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九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胡文穆公文集二十卷（二）

〔明〕胡廣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胡張書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文穆集二十卷》提要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一

序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一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里梓

遠孫壻尹學清對閱

仝弟拜思校正

序

送羅生回廣東序

南海古揚州之區其地與中州相去數千里稽之於書禹平水土而朔南暨聲教則南海者其聖人幅員之内其俗宜與中州不甚相遠然地志以為其民椎魯若未及于先王之教者漢置郡縣羈縻而已用此而鄙夷之余曩遊其地以觀其風俗見其民亦多秀而文其服食弔問與中州無甚相遠求其故蓋其地富饒與巨海相接魚塩之利水陸之產珍物奇寶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以宦遊或以罪遷流寓其間往往樂而忘反而子孫遂為編氓歲月已久尚能守其舊而不失無惟其習俗之變華而椎魯之移易也今　朝廷以德綏海内以仁懷四夷凡圓顱方趾有血氣之類莫不從風向化矧夫南海之地之近者哉余居

京師會羅生與余為隣閒其鄉則南海也問其先世則廬陵也因其祖官遊遂居之至于今數世矣然猶能讀書守其先業而不隨其俗移易是尤可尚也一日生將歸來徵余言故與之言此俾歸以語夫是邦之人士使去其風土之習堅其禮義之守異時南海之區賢者相望而出如明珠大貝充貢于　國都則凡為世之所寶者將不在物而在人也詎可以地自限

贈道士郭本中省親詩序

有學老氏之學曰郭本中將歸省其毋介其徒來求予言以黶其行余惟老子之道與吾儒不相同本中不求之於

其徒而求於余將何以為言乎且其道以虛無為宗以修煉為術存神固氣求以永年凡為其學者必之其徒以求其說苟得其門而入則其所至亦或易非如吾儒之佩仁服義循守於日用之間應變乎萬物者以為道也自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倫秩然有序而不紊一語言進退而有則焉一飲食作息不敢違焉夫如是則吾儒之道不既勞乎豈若宗老氏之道行無所牽止無所泥泛若浮雲無所住著相忘於矩度之外其所為顧不易耶本中不究於其所易而欲求余之所難者是猶欲北而南其轅也或曰本中篤孝人也必離其毋而從其師以學夫老氏之學既得

其學而事其師不忘今思其母浩然欲歸省不以其絕物離倫之想而易其孝感之誠有可尚者噫若是者宜乎本中之求余言也世又有非其流者不能此若矧其流耶其能不求其說於其徒而求之於余者猶可尚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贈道士徐真常歸臨川序

方外之士徐真常臨川人也幼頴敏從其師以學老子之學得其說遂見稱於其流洪武甲子以太常樂舞生選居神樂觀迄今二十餘年靡有愆失可謂謹恪之士矣乃者以疾謁告還其鄉介其友某來丐予言以為贈予固辭之

而其請益堅乃為之言曰臨川為江右望郡賢才之生代不乏人雖釋子道流往往寡絕在昔晏元獻公起童子入秘閣入翰林為學士遂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書奏論議之文傳天下惜真常生其處不得以聞公之盛纂之而與起焉者是可憾矣真常今幸得歸凡公之出處見於載籍者不必道若公之居于鄉黨處于家庭而其事之可以為師法非載籍之所有者或有在焉幸於暇日訪求於遺老或者得其一二足為久遠之傳如此則先正之休美益著而庶幾不愧為是邦之士矣雖然元獻公距今亦遠矣而其事之遺落者知之有弗可強至於吳文正公以卓絕

之才豪傑之見宏博之學幽深微妙以贊翼朱子之道上
究伊洛之傳以窺夫孔孟之說為四方學者之宗以其時
則甚近其道學之懿必有得其要領者子如未之聞焉歸
宜諜諸故舊詢其說為何如亦必有欣然而為子道者
則後之所得其必有異於今之所聞毋徒誘曰吾所聞者
異乎是則子之惑滋甚矣真常歸矣尚無忘斯言

贈錢知縣考滿序

守令責任之重從古然也今之為守令者又豈可以易而
視哉其材之能否政事之得與失又皆易見而不可掩非
若府庫道路水衡倉廩之職為比也古者舉而任之非出

於公卿大夫之口與夫衆人之口交稱其賢則不敢輕授
焉是以古之守令賢者多而不賢者少也今
天子加意於隆古之治即慎擇天下守令非交稱於上下者
弗以授之以為接千里之地得一賢守焉則千里之民受
其惠環百里之地得一賢令焉則百里之民蒙其福其賢
者能者率俾就位不賢者咸黜罰之於是千里之地百里
之邑無有遠邇皆翕然從風于時守令之賢不下於古也
而責任之意不甚重歟吉為郡在上郡而吉水為吉之大
邑今錢侯實令于茲侯之為政不敢徇時俗好惡始焉衆
皆疑之久而後信夫始焉而疑終焉而信從古亦有是病
侯固不以是為輕重益堅其所守既而遂見稱於邑之人
士者如出一口蓋其環百里之尤賢者也迄今三載將考
績于天官主簿華亭王侯文富篤同寅之好來京師求予
言為贈然予蓋知侯者有不可辭且嘗聞侯以賢良稱于
其鄉用薦者起之于　朝授河間故城令治有能聲至今
民猶思之今日之政又若此其異日去于吉水安知民之
思之有不如故城者乎得於彼豈有不得於此哉遂書此
以表錢侯政治之有成知非苟於為政者侯字本中毗陵
人

彭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其來尚矣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後之
命氏其義有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居事職之謂也自錫土
之制著于夏書司商所掌表于周典世本起於漢氏昭穆
著于晉家於是譜學之傳厥有所由而屬籍之辨得以不
紊矣唐初譜錄既廢公靡常產之拘士無舊德之傳言李
者悉出隴西言劉者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可按冠冕
皂隸混為一區然山東士人頗尚閥閱後雖衰微子孫猶
負世望故有納貲舊門貿昏為榮者太宗惟其流弊特甚
乃詔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
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高宗又改為姓氏錄自時厥

後有姓族系録編古命氏衣冠譜開元譜姓源韻譜百家類例及古今人表元和姓纂等編氏族之學於是為盛循至於宋有姓觧姓纂姓氏書辨證春秋譜百氏譜諸作推源泝流派別又班班可考是以軒裳綴軌彌久而彌彰簪組盈朝愈遠而愈盛由是見氏族之學世既不可以少而衣冠之家又豈可以無譜哉吾鄉多舊家詩書門胄櫛比相望世遷代移而不隨之以淪胥者蓋家有譜以著其世德子孫從而為之守也鏡芳彭氏世為衣冠之族彭君子斐彭氏之賢良也以其家譜增而新之乃持來京師屬予為序未幾其族子仲矩亦以書來請氏族之學不講久矣

世鮮克以此為尚其有拳拳以此為務者可不謂之賢乎按彭氏之先盛於漢蕃衍於唐烜赫于五季至于宋元科第彬彬而出向非其家譜所載之詳子孫能守之而不失不然其相距數十百年之久何足以知之夫如是則衣冠之譜家不可廢而氏族之學世不可以無也因彭氏之譜益有所感余故歷序從古以來氏族之由書于彭氏家譜欲其後來者守之而不敢忽俾知作譜之源有所自又當知其有益於世道為不苟矣

贈廖教授序

播蜀西南之境古夜郎郡也去京師數千里在唐猶以為極邊之徼凡有罪謫逐左遷者居之而士大夫無事鮮有至焉者唐末太原楊氏始以威信服蠻夷長有播土歷宋及元子孫相承我

太祖高皇帝平蜀率先内附今太平四十餘年幅員之廣從古罕比自播之外幾萬餘里悉皆郡縣以今視播則内而非外甚近而非遠士大夫居之者亦樂而不厭也且其地殷富髦牛笮馬茶紙椒漆之類尤多產故商賈往趍之者弗絕于道如吳之適越山行野宿雖一人荷不憂盜竊非其故蓋由楊氏世能以信撫其人善其俗者也宣尉使楊侯孟高承其先世之美喜文而尚禮教乃者請

命于朝欲建學校官如内郡縣且以其師廖君伯琛為薦

天子嘉其意即可其奏今年春伯琛來京師受命將歸余率交游賦詩以餞之余惟伯琛以端愨茂實之資溫柔敦厚之學信於播人者久矣昔者師於一家則其所及或有未浹今師于一郡雍容于威儀俎豆之間使人觀感而成化況夫以素所信於人者而施於所可行之地宜無有不及將見播之境漸濡於詩書縫掖之習者必由伯琛始又況

國家風教漸濡之久亦為之而無難也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邊文進序

晉唐以來善畫之士有名於載籍者至今幾三百人而已今之畫士求超然可以上下於古人者亦才數人耳余得邊文進盖其一焉文進洛陽人幼從其父宦遊寓居于閩性閑放喜交游酷嗜花木禽鳥之觀日寘于左右取以自適常學邊鸞寫生法獨悟其妙以此馳譽於時

今上即位之初首延訪天下賢才雖占一藝之長者咸被顧問而文進在　召列既至寫畫數幅以進

上覽之稱善寘文進秘府使區別名畫余嘗觀古之畫花木蟲鳥者非惟施彩色取形似而已直有得夫造化流動之機欻榮生暢各極其趣使見之者精神遐想若有得於登臨覽物之真者夫然後可以言畫也文進每圖一禽一鳥狀其飛鳴俛啄之態曲盡其妙盖其心神融會致思精巧得古人之高韻故能如此余知異時論名畫與薛鶴郭鷂黃筌崔白輩同稱者文進將必不能遺也因其謁告歸閩凡交游者皆賦詩以贈之而浮邱鄭先生徵予為序姑書此于首簡

山莊獨樂詩序

士之徜徉于山水之間者固恒懷自足之心而一切身外之慕不足以易其悠然之樂其所得必有非衆人之所能同也夫士得乎一邱一壑之勝耕田鑿井以樵以牧與田夫野老朝暮而同其作息其所為不亦勞乎然語其事則勞而語其心則未嘗勞也盖田夫野老之所為役於其身其勞也固宜而士之事其事者所以陶其情性故樂而忘其勞也惟能忘其勞故凡耳目之所得者皆吾所樂之趣而耕鑿樵牧皆吾所樂之事也故惟達者為能知此雖萬鍾之富不能以易之而拘拘於事為之末者其必至於牽外慕而戚窮其心也邑人劉某樂恬退而忘於外慕之士也嘗處于市㕓厭其喧囂乃斂跡于山中買田數畝築室一區與田夫野老相雜而處悠然之懷出乎事物之外乃名之曰山莊獨樂客有賦詩而美之來徵余言為序余以為天下之樂鮮能獨有者也惟樂之得於心者非人所得而知乃可以獨樂若孔子之飯蔬食飲水顏子之簞瓢陋巷盖自有其樂者也其餘之所謂樂者不溺於其所好則狃於其所喜是則與常人同而非可謂之獨也今某雖未得乎聖賢之樂以為樂然能離乎塵雜之外而樂其所有事斯其所謂獨樂者豈不異於常人乎苟能忘其事之樂而樂其樂吾知其所謂獨樂者又不啻若此也故以此序其簡首請以質諸知道之君子其必以余言為然也

正固先生挽詩序

正固先生沒凡相知者咸哀悼之得詩若千首其子用道

徵余為序余自少歲時聞先生名不數年先生物故嗚呼
悲夫竊謂世之人未嘗苟生生而無善之可稱不若不生
之為愈也生而未嘗無死死而無善之可述則亦徒死而
已其與草木榮華飄風倏忽何以異哉先生之學問克
於己而行誼信於人及其沒而人痛惜之者發於詩歌太
史書其德行傳於墓石其與苟生徒死之流相去距不遼
絶哉予因書所感以弁於首俾至其平生行事之實具見
銘述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學者私謚曰正固先生云

京闈小錄序

永樂九年當鄉舉取士之秋應天府奏請考官于朝

皇上命臣廣臣榮承
命惟謹時同考者知州臣孟教諭臣振臣某訓導臣孟恕
職其事者府丞臣洋通判臣某監事者御史臣鑑臣務掌
卷者教授臣觀內外執事咸共罔懈就試之士凡千三百
人拔其尤得三百人刻為小錄著其姓名鄉郡以傳播遠
邇咸俾廣為序仰惟
聖明育才養士有鄉學郡學太學所以甄陶作興之至士之
出于是者皆博達明秀文藝超越成譽髦之美自元年迄
今又四開科所得皆瓌異卓傑之材是不負
國家教育之盛意不負科舉簡拔之至公於學校大有光矣

諸君子擢秀登名於是者胥縉有耀雖然廣不敢以是為
諸君子之多又將勗諸君子於道也幸為今之士遇時行
志毋畫於一得之卑近而必求造乎高明之域科舉士子
進身之階於文藝固有以考見其末竊未有以窺其本本
之不立末云乎哉諸君子尚當培植其本砥厲其末所謂
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
者將見升于春官入對
大廷發舒所蘊上有以應
國家之需下有以副生民之望豈不為吾道之重凡未登名
於是者視斯亦可以勉進於德行充積其文藝以俟他日

之舉又何患乎不獲然則是錄庶幾或有少勸云遂書此
為序

贈金生還鄉序

金生驥諭德金公之從子也去年來省其伯父諭德於
京師諭德留之于館下同諸子從師受學生容貌靚秀性
溫謹有受教之資見者皆喜之居歲餘將歸省其祖母與
其父母乃來拜予求一言以為贈予觀生出有賢師良友
為之切劘講明入有諭德公家庭之訓於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少者之道必飽聞而熟究之矣矧又覩
京師之繁華人物之都會以廣其見聞生之所得者必當

予固未足以知之其將何以為生曷雖然予於他人尚不
能亡言况生為通家子弟又豈可無言乎予將曷生以進
於道也道者不越乎日用事物之間所謂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少者之行所聞所知在於真知實踐為修身為已之
學非徒誦說於口耳之間而已生歸矣拜祖母於高堂拜
父母拜長者然後拜鄉之親戚先輩有問生之所學所得
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毋强以不知不
能者已知已能如此則自信之篤而無罔已欺人之蔽人
見生之切於為已必樂以道告生也不然以所見所聞於
外者誇眩於人非徒為識者所鄙而生亦自畫終不能以

進於道矣予期生以遠且大者區區務外非予之所望於
生也生勉之哉俟予重來予將徵焉

贈楊行人歸省序

士之窮經將以用於世者以得一舉為榮然既得矣又必
以進士為榮於進士得矣又必以登科為榮於科既登矣
又必以仕宦為榮於仕宦既得矣又必以歸于其鄉耀于
其里閭以歡樂其親為榮也然於是數者有不可必得而
得之者亦鮮吁豈不難哉余友清江楊君起隆以春秋領
鄉薦登進士第仕為行人今歸省其親可謂榮矣於是數
者人有不能兼得而起隆悉得之天之於起隆何獨厚歟
夫士之出于時將以行其所學者於光榮寵顧雖曰得之
然必欲行其道也欲行其道者又必欲施為之得其地苟
不得其地雖有其學將安施乎今起隆仕于
朝而為將命之臣可謂得其地而行其道者歟且行人周
官也
太祖高皇帝倣古定制用以宣布詔令四方取學問之通疏
才思之敏給者授之以是任而其行事有卓然不辱于
君命者又不循資格而超擢之故內而為御史外而為臬司
鉅而為方面之司次而為郡守州牧之寄咸於是乎選而
朝廷委任之意不既重矣乎故居是職者必皆進士為進

士而居是職者每相與飭勵以毋負於　朝廷優待之意
其有非進士而弗潔于其行者則必群居而斥讓之甚者
恥與為列故行人之中凡若干人舉無有不賢者而起隆
而承
君命出使于外以能介之名稱於人則起隆之克盡乃職而
不辱於
君命其所以榮其親者豈不尤在於茲乎異時以卓然之行
登之于卿大夫則必無負於
天子無負於其親無負於所學而亦無負於科舉之得人矣
夫如是則非特足以榮于其身以及親將吾黨之士亦與

有榮焉矧曰閭里也哉於是其友劉君叔諒聞余言而然之請書以贈起隆之歸

贈許子昴序

幼道許君僑居余里旦暮往還識其從兄子昴于其家予昴原慤士也故自號曰介石山人蓋取易豫之六二介于石之義余每造子昴雖知愛余折輩行以相交又識其兄學文謙遜謹飭言不出口亦雖知敬余未幾學文受薦仕至漢川尹余見許氏之多賢心竊羡慕及詢諸長老則曰許氏故家在先朝多以科第顯　國朝初許君茂明以文行舉仕至武鄉尹幼道君冢嗣也居君之喪哀毀盡禮寢

苫枕塊不食菜果醯醬歠粥面深墨者三年鄉閭称之曰許孝子其處族姻兄弟曲盡其道故長幼戚疏之間舉無間言洪武之季九江之湖口聘幼道為其學師起之來京幼道不欲就試遂以之訓武學迨今已三年於是子昴念兄弟之久違嗟骨肉之契闊一旦翩然走　京師二千餘里之遠歷江湖冒險阻與其弟一握手于旅邸遂其怡怡之樂者逾半載于今浩然有歸志幼道欲留之不可將餘以慰其離合之情以余為鄉里舊好且相知之深欲求一言以贈夫　京師天下之都會四方之人駢肩累跡相望於是者不輻于名則幾于利非有甚不得已者不至于是而子昴非出是二者獨能行人所不行而亦無所愛慕歆羡於其間惟篤其情誼之重若此許氏一門孝友輯睦之風其可尚哉昔詩人詠兄弟之親者曲盡夫人情而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讀詩者或不知所以感發於聲嗟慨歎之間乃真以為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今子昴兄弟既盡夫和樂且孺之情而深得夫是究是圖之實詩人之旨豈有以加於此乎當必有能賦者以發其精微委曲之意余故道此以為之倡并誌其家世族望之美與其孝弟友愛之實書之于下方以告夫未知子昴者庶有以見許氏之多賢且以慰子昴之歸也

贈楊布政序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其為陝西布政使受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其王其合士大夫為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

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為心固不以鄉里而為嫌也某之材誠為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

皇上既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奐所貴乎君子者德修於己而信於人不出乎閨門跬步

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弟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既賢之今之為政有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如飢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損哉某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數荅稱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為將必有異于是因書此為序以贈

送曾教授序

西蜀天下之奇勝也川流之舂激山峽之崎峭極天下之壯觀也然人莫不以一遊於其間覩其奇勝為快其或有至者焉夫地之在天下凡有力者皆可得而至然而有至有不能至者豈非命歟至者固得以親歷其奇勝不能至者惟想見夫川流山峽之崎險而終不能如親歷者之得其真也余生僻處一隅常有志遊於天下為形迹所拘有所不能而為天下之奇觀不得以盡見惟思想其奇勝知瞿塘為險矣鳥道為危矣然不知危且險者果何如而實不若真見之[illegible]覩者慕之有不可得其有得之而不一得者則其快於耳目壯於心胸與夫欲見

而不得者相距豈不遐且邈哉曾君用臧纍遊于蜀既盡得夫川峽之奇勝所謂瞿塘灩澦後蹊鳥道皆目覩而身履之蓋得余之所不得矣今往教于蜀又將歷崎嶇披[illegible]巖以再騁其遊目此所謂不一得者也夫蜀古稱天府之國而士大夫多流寓於其間杜少陵居之為最久山川雲物陳蹤舊跡每發之於詩雖幽花野草虫魚鳥獸亦見於歌詠千載之下使人誦之者如親歷其地然少陵遭播遷之餘所以形於慨歎者不無北風虛邪之感黍離行邁之憂其忠君愛國之誠無非因所見而發其情也今天下無事海宇寧謐而用臧得以周遊歷覽窮其奇勝又非少陵羈旅流落之比曳裾王門以行其學矧遇賢王崇禮樂親道德嘉與士大夫講明孝仁忠義之道而用臧優游進退於其間其所以發而為詠歌者必皆大雅雍容之語而無變風匕刺之流山川草木見於風愁雨唱者用臧必能為少陵解頤也余雖不得以游於是然嘗誦少陵之詩而知之於千載之上矣又必俟用臧之發輝有以啟余於今日也

贈周同知序

往年永康朱侯仲智守吾郡而富順周侯均福實貳之政出于一不簡不繁民安其業吏守其職奸蠹不作環境之

内揖讓相慶無鬬爭之聲人孰不樂侯之治績有成而惟
恐其去巳也吾郡尚禮義而敦詩書凡吏於是者以禮義
導之則易動以刑罰威之則難從或者不知而一以刑威
則民疾視之有如仇敵往々誣以為難治是蓋不知所本
矣二侯知其然即政之初登其老者於上立其少者於下
申其教詔之令禮其老者而進其少者焉故不加威而民
勸嘗行鄉飲酒禮于時忝從俊髦之列二侯坐予於堂以
觀禮竊視其雍容揖遜於尊俎之間俾岩穴之士蒼顏皓
髮復覩三代淳厚之風而老少貴賤之等不別而定浮偽
之習不戢而無今朱侯調于重慶周侯貳于曲靖二侯之

去也吾郡之民老少懷其德者至今不忘
聖天子撫治萬國登庸賢俊日旰忘食拳々焉惟以安民為
事侯能率是心以宣昭德澤移施於吾郡者以施於彼安
知治効之成不如吾郡之易哉予知侯亦必若是矣異時
之去彼民之懷思者亦必不異吾郡人之思今侯來京師
昔之所常交游者眷々不忍其去皆賦詩以見其情屬予
為之序姑道其實亦以見予之情侯過重慶見太守朱侯
煩致予意

贈鄧主簿序

人之為仕要不以位之崇庳為戚喜而必以才稱其位為
美也夫才稱其位則生民之福由之不稱其位則生民之
禍由之古之君子貴乎自知無慕乎外受其事者必盡其
心則於其位豈有不稱惟患居其位而卑其官以為不足
為故有忽其事而不能以稱其位求其善治惡可得乎為
仕之敝大要若是余每於此恒歎人之才能為難得也今
年春鄉友鄧資深以慈利縣簿秩滿來考績于天官與余
相見于旅邸問其所以為治資深曰吾始至慈利行未信
於民故未即服從既而稍々歸命久而號召即至今焉如
身之使臂々之使指皆熟吾之使令也吾無他能惟以誠
動之而已余聞其言而歎曰善乎資深之為政也其無所

慕乎外而恪勤於乃事可謂能稱其位者歟今　國家愛
人如恐弗及凡一州一邑有民社之寄與夫大夫君子有
官守言責者咸能稱其位如吾資深則何患乎生民之福
不臻也哉資深尚勗之毋謂吾治已足而不加勉於善之
中當求其有不善以造乎至善斯為善矣然資深歷縣職
者凡再三所至有能聲見稱於士大夫間其必不負於余
之所望也

贈江知縣赴真寧序

先王以大司徒敷五教々萬民民知禮義而成治化之美
者由其教之專而習之熟也自先王之道不行於後世而

凌厲侵暴之行日作往〻攻治不能如隆古之盛者其獘盖在於忽其教也為政者莫不以刑政為先以教化為緩苟有志者欲行巳之所為然言未出于口不見訾於下則必見詆於上其不以為迂踈侵薄也者幾希求其故盖由循習之獘既久而人樂於為目前苟且之政而不欲行先王經久之道吁自司徒之官不設三物之教罔聞而民不得以覩治化之盛者其來遠矣然而教化之職厥有在歟自漢以來惟責之於守令故曰守令者民之師帥也非特授之以政而必兼總於教故必得賢者然後可以為民之師帥也今　朝廷考覈天下守令察其賢否而黜陟之興

其教化以復于古天下翕然從風而暴虐强横者不得作教化之美於是為驗孰謂為政而可以威驅勢迫哉在乎力行何如耳江君復初作宰于陜之真寧行且有日來索言為贈復初服縫掖者也其於入官之道素所習聞奚待於余言雖然古之君子不以人之巳能而不言余之所言者皆復初巳知巳能者特懼其徇一時之好惡而求免過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於所謂教化者有所忽於其行故以是告之

夏伯時先生挽詩序

夜光之珠沈而知者惜焉明月之璧毁而識者歎焉若夫善人君子没而世之知與識者焉得不歎且惜哉有如吾鄉先生夏君伯時者是巳先生抱有用之才守專門之學僅而試文學官而未得以大展其用而遽焉以没譬之夜光之珠未貢於　朝廷明月之璧未薦於郊廟而人鮮有不悲且悼者矧曰歎且惜哉故一時相知者咸為詩歌以哀挽之盖傷先生之不遇也夫人所修在巳而遇則在天惟其在於巳者為無歉則其遇與不遇何足道焉顧惟先生之不遇在巳亦不甚惜其感於人者悲傷痛惋之情自有所不能巳惟其有是悲哀之實故不覺其形於嗟歎之餘世固有力倖貴肓富埒封君死之日無得而稱其與草

木鳥獸同腐也者幾希若先生生為善人没有餘哀其可謂無愧矣先生之子子尚以書來京師索予序其挽詩之首予且悼且惜追惟先生之不可作矣而鄉之先輩日寡焉得不興懷以寄無窮之悲也哉遂忘其鄙陋述其說如此至於先生世家之詳德行之美備見于墓誌兹不復贅嗚呼使先生遇矣不過得以行其所學先生之不遇命也生則無辱没有餘哀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夫何憾為先生其無憾矣噫後之欲知先生者於諸君子之詩有徵信余言為不佞也

贈齊知縣赴夾江序

予蹇劣無庸叨竊祿位而靡所裨益心切愧耻每樂詢天下賢士大夫取其所行以自勉寮友楊君弘濟告予曰吾友齊復東字汝陽賢者也自幼讀書卓然有立即異於群學者有司考其德行貢于太學太學以其德行告于閣部遂擢以職仕為徐州蕭縣丞始至蕭縣大水漂没禾稼蕭民來訴于汝陽求達于上汝陽曰水殺汝菽粟事固實在我豈不欲為汝聞于上耶然聞于上必覈實至再三俟覆至汝始得服力於田畝如是積日既久則汝之田遂不得耕矣今歲不耕卒歲之計汝何仰乎汝不若因其汙下者種以穀因其高亢者藝以麻豆則汝之田不致於荒蕪而

官府之供輸亦不致於久負矣民從其言退即就耕是歲收入倍於常年衆咸悅服隣境有以水災聞者卒如汝陽言也先是民間輸租皆小米及是納大米恐歲以為常汝陽即以實訴請勿為例竟從其言無何以事去民老少相率送于道及至京謫役于靈鷄山視其貌蕭然無一日之資汝陽處之泰然不以為意既而編隷兵籍亦然會有以汝陽之賢聞于有司者遂援之除蘊之嘉定令邑素繁劇汝陽治之易易耳朞歲有不律者即數其過以黜之首言薦舉須用實跡即是其言其為政治率欲倣古一毫不善不肯苟安其居家甚貧暨居官不異於家每食飯一盂蔬一品無豐餼異味凡遇祭得肉即分與群下不以過三日所居官舍未至之先常有物為妖人無敢居者汝陽至有告者曰此有怪不可居汝陽弗聽居之妖竟不作未幾丁父憂居喪守禮哭踊祭奠率如節歠粥食菜果必以時杜門不出謝絶人事人見其如此歎曰人須學古人我且由齊汝陽學矣予聞其言每慕其人而心私識之今春汝陽服除來朝始與之相見觀其言温而志慤雖類不適中人而其卓然以德行自持者信如弘濟之言也乃歎曰人之學行欲勉至乎古之人者不過真知實踐而已若汝陽者其真知實踐者歟觀其所行類皆若是求至乎古之賢者

亦何難之有今陟授蜀之夾江宰將行弘濟來言曰汝陽德行嘗聞於子者也今有遠行願索一言以為贈予即許而不辭於是述其德行之美寘于簡首且以告吾黨之士俾知汝陽之賢也雖然夫幼學壯行者固士之常然而真知實踐者蓋寡往往徒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汝陽知而能行非惟於已克修而在人亦得以蒙其惠今之去夾江也余知其躬行以率民民觀其德行而成化異時賢者輩出如汝陽者將必有其人焉汝陽尚勉之以慰予之所望也予學問無所成方賴友朋以教其不逮適見汝陽冀有所取益而汝陽遽有遠行竟不得以沾其麗澤徒負拳拳之

歎汝陽行矣幸將惠我好音以正予之不及

贈呂從周之平江文學序

士之仕也思得祿以養其親非苟仕而已矣使仕而祿不及其親雖富有萬鍾食列方丈亦為徒仕矣是故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也其或家貧親老道與時違而亦不得不仕故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謂欲得祿以養其親也古者田必井授仕者世祿而黎民不飢不寒須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故人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而仕者必俟以行其道可也孟子之時其法已敝由是世無恒產之家人有為貧之仕降及後世仕

雖為貧思得祿以為養然仕者或一得祿東西相違越數百千里雖欲一及其親詎可得乎甚失為貧而仕之意

太祖高皇帝許親老者移近就養其法良便石首呂君從周曩由科舉發身署山西蔚州學正以母憂居家今年服闋來朝以父老乞附近就養遂得署岳州平江文學平江去石首纔數百里而近從周仕於其間祿得以及其親而無遠離隔越之憂士至於此亦云幸矣復何憾哉從周將行其內弟楊君弘濟華其歸求諸士大夫賦詩以贈之且命余序其首余以不才幸叨祿仕違離親側不得以朝夕養顧從周之歸也焉得不敬羡歟天下之所同者人心也心之理仁義而已矣然孝弟又為仁之本孰有不感發者哉從周之歸平江迎其親以就祿竭其奉養之誠人將見而化之興於孝興於弟有不必言而從也亦其心之所同然耳余既書此以復弘濟之命且將為平江士君子之賀并為從周得祿養親之慶而有見夫古道之可復也

贈劉司征序

余友劉君公潛言於余曰吾宗人伯紀仕為將樂司征以考滿而來今將復任願求一言以為贈按劉氏為歐陽公鄉之望族以儒為業科第相承累世不絕簪纓蟬聯至今尤盛伯紀克守其世家不墜先緒在洪武間有以才能薦

遂得仕為今官又能恪盡乃職以考書最是亦難矣夫人惟患恃其先世有足以高人而在已則不之修恃其才居下位而弗共乃職往往於家則墜厥聲於官則曠厥事舉無足稱者今伯紀無是二者於劉氏則為賢子弟於吳商則為良司征豈但無忝於祖考而亦不負於　朝廷用人之意也今其重歸將樂也余益為之喜夫將樂本龜山楊先生之鄉二程夫子講道於伊洛先生從之游得其道而南其山川秀麗人物繁盛甲於諸邑余嘗欲遊其間以覲先生講道之所追想其流風餘韻然僅一望其境而歸不得以撫其遺跡至今猶以為恨伯紀幸宦遊於其地得以

擧其山川之美人物之盛先生遺風存者必心領而意會之矣其所得有非他人所能與知而伯紀獨知之然於余尚有憾焉余意深山長谷有得龜山之道樂而不反者伯紀儻尋而師之於先生之道必有得其無言之秘異於所想望而得者夫如是則伯紀之仕不為徒仕而學亦不為徒學矣伯紀行矣予俟子重來而卜之必將有以啟發於余也

善樂堂詩序

人之所為皆委責於天而不責之於已天為可必乎天未可必也已為可必乎已有可必也人惟求之於不可必而

不求之於所可必故天下之事常相反而不相同也天下之事相反而不相同則委之曰天也非人也是其惑不既甚矣乎夫人惟當修之於已而不責之於天修於已苟善矣則其以類應者有不求而自至苟昧乎善而惟惡之是從欲責報於天得乎或曰斯理之難曉在已有可必亦有所不可必也顏子善人不為惡矣然則顏子何為而夭盜跖惡人不為善矣然則盜跖何為而壽善惡之報何其相戾乎曰是不然顏子雖夭而其善與天地悠久盜跖雖壽而其惡亦與天地悠久豈非在已者有可必乎於乎善可為而惡不可為世之人莫不知之然能違惡而趨善者往

往蓋失其要乃昧乎在已而惟取責乎天烏乎其可必哉余每於此而重有所感焉適歐鄉陳氏啟明告余曰吾家本寒微然自吾上世以來知為善而不知為惡吾父獲為善之報嘗名堂曰善樂吾父志也今吾父既沒吾敢不夙夜以戒以敬承先人之志乎於是求當時之能詩文者以發揚其義凡得詩若干首然未有序以弁其端願求一言以為規余聞其言乃嘆曰陳氏一門克有其善可謂能責之於已而不委責於天其為善不既實矣乎惟其在於已者實有是善故在其心者亦實有是樂謂之善樂不亦宜乎視彼浸淫于聲色酣醄於歌舞取悅於耳目之好得其

外而不得其內者以為樂其與陳氏之樂相距豈不遼絕哉矧余嘗登其堂觀其子姪之繁衍兄弟之怡怡是皆善樂之徵而取獲於所可必者也於是不辭而為之序且以戒夫世之委責於不可必者云

贈劉子相歸田序

士之抱一才一藝將以求用於世於進身之階百計以求之紆徐曲折迎合還就必欲得之苟得矣則中心喜悅夸眩於其妻子驕傲於其里閭其有不得則其心恒戚戚然以耻士之求利達者類如此其去古之人遠矣哉古之君子其仕也以道懷藏仁義取足於已其上者必俟乎人君

致敬盡禮然後出而仕其次則必公卿大夫聞其賢舉而用之然後起然猶有高世絕俗輕視富貴長往而不來者踰萬乘之尊不得以屈之其亦異乎今之所謂士也嗟乎奔競之風生而廉耻之道息其要豈非澳忍自售之徒有以斲喪之也歟今之取士非不嚴矣然而卒不聞一人卓然於功名事業之間彷彿於古之士者豈盡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寧不以濫進之塗開賢者耻而屏跡覬覦之私惑薦舉者忽而鮮擇歟今之用人欲得賢者必考其德行及其才藝詢之於鄉黨察之於州閭衆咸曰賢然後試之試其果賢然後用之如此則奔競之風可息而自售之塗

可塞矣余每於此與二三友朋莫不痛惜而熟講之然未足以拯其弊竊歎廉退之風不得而作也鄉先生劉君子相以長沙文學薦舉來京師與余相見觀其無一毫仕進意余甚疑之以為子相窮經力行將以致用今其出也適當斯時而其志乃若此非余所能知也未幾試于翰林一不偶即辭老以歸絕無顧惜留戀之意其視夫紆徐曲折迎合遷就者大不侔矣人之知子相者咸曰以子相之學乃足以為人師表然而卒不合者豈非命歟子相曰吾老矣血氣衰矣吾尚何心以求祿仕哉得之不得吾何較焉乃抗手而別其志亦異夫尋常之所為矣於是士君子咸高其行賦詩以餞之屬余序其首余因書此以贈其歸

贈巴典史歸任序

京師天下之都會也四方遠近之人日萃于茲於凡有司之能否政事之得失善惡美刺交接乎耳若覩乎目未有是之親且切也故聞一賢者弗以位之崇庳士大夫交口而譽之稱之于公卿誇之于同列惟恐人不知其善聞一不賢者則交口而嫉之詆之于公卿揚之于同列惟恐人不知其惡是以賢者之名益彰而不肖者之名益損嗟乎人之賢否關乎世之好惡者如是有民社者盍知所省懼哉余居京師於人之賢否亦樂稱道而誇揚之每聞泰和

主簿永嘉吳勝祖之賢士大夫稱其仁厚廉公明辨果斷民咸戴之既而以疾卒于官舉邑哀慕余亦為之痛惜又聞其典史巴氏壽山之為人和厚平易克有所守菜羹麄食處之裕如其贊縣政以愛民為務毋涖事未嘗施鞭箠事亦不勞而舉稱道之者往往如出一口故聞之者咸惜其賢懸其居下位而弗克以盡其才也今年春督運來京師於是嘗聞壽山者咸曰昔聞其人今得其實觀其怯然一布衣殆與昔之所聞者不異其為人果賢也哉夫人於富貴利達求足於已者為易得而欲其名聲稱揚於士大夫之間者為難得且壽山一典史耳以官論之則至庳而

能卓然自守乃遂得譽於公卿間夫豈易也哉觀夫言與
行違名浮于實欺誑於一時而貽虐于生民者位非弗崇
又不能若是為士大夫之所唾棄其視壽山能無愧乎是
以不可不慎也壽山徽之歙縣人曩以國子生除今官當
言路者廉察今之典史將必有超拔之舉余知壽山亦必
不久於是任矣今竣事將歸西昌仕于朝者合諸士大夫
賦詩以餞之徵余言為之序余因書此以贈之且以規于
凡有政事者

贈王都督往鎮雲南序

古之善交者不以窮達易其心不以患難改其操惟視夫

義之所在雖死而不避者若管鮑陳雷是已其人雖已遠
而其風足以使人興起要其所為實曠世之所罕有故人
人喜稱而樂道之世俗之輕交也其來久矣雖翟公猶不
能免於一死生一貧賤之嘆况其他乎孔子稱晏平仲善
與人交當是時賢者固多孔子獨稱晏子之善交者以見
夫世俗之偷而人之篤是道者鮮矣夫道有汙隆俗有升
降孰謂今之善交者不如古之人乎若都督王公思忠徐
公子安可以觀矣二公垂髫交志同道合誓相死生而不
改易非惟見之空言而實見於所行也徐公嘗阨于難王
公以身保之極言犯死不顧所謂死生之交者於斯見矣
管鮑陳雷尚何多哉昔王晉公以百口明符彥卿無他世
謂晉公有陰德以致子孫之顯融今王公之於徐公雖其
素交之深篤非彥卿之事可擬蓋忠厚之風有同於先烈
者歟然雖不能因言而免其家禍當時孰肯伸一語以自
處於嫌疑之際乎是蓋人所難為而王公能之亦曠世之
所罕較之於古夫何歉哉今王公承
天子命往鎮于雲南徐公若有所不忍于別者乃道其平生
交友之誼來干予言以為贈夫雲南邊陲之地負固阻險
服從最後
太祖高皇帝平定之初即命重臣以鎮之於今二十餘年畏

威懷德弗敢有違今
天子嗣登太寶撫念黎庶無間遠邇一視同仁故重選人以
鎮茲土王公適膺是寄夫宣
上德而達下情者臣之職也今王公為
天子重臣其必能體
皇上憂勤四海之心以綏靖一方使九重宵旰無西南之憂
遐陬僻壤霑雍熙之化則公之是行也不在干戈驅迫之
間而在安輯教道之耳公宜夙夜匪懈以副
皇上圖治之心然公急義人也其於交友之誼尚篤如此而
况於

君命乎徐公曰然請書以為贈

贈行人楊渤使安南序

聖天子即位之初仁恩溥博旁及無外四夷異域仰承德化畢獻方物惟恐或後乃永樂元年安南遣陪臣奉表來貢
聖天子嘉遠人慕義於是命使臣往諭焉而行人楊渤實膺是命戒行有期京華之大夫士多賦詩以餞之中書舍人吳某俾為之序夫安南居南荒萬里外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宇內奉職來朝修其禮物逾三十年罔敢或怠而朝使往來宣布德意亦比々焉然而克共其職不辱
君命見諸紀載者每有其人至今猶能使人起敬為使臣者其可不思所以自勵乎哉余觀古之詩人詠歌使臣者有曰每懷靡及夫宣上德而達下情者使臣之職也苟有每懷靡及之心則於其職分豈有不盡夫君之德猶天也天不能遺物必假四時以成歲功君不能徧布其言必命使臣以宣通德澤為使臣者詎可忽乎然渤嘗將命徧于四方矣其言語行事素所練習今是行也益當展其所蘊以
誕敷
聖天子之休命俾遠人漸濡聲教達於禮分以明夫綱常之義者渤之責也遂書以為序

贈周貳守復任序

古之善為政者不必求赫々之聲籍々之譽惟勉夫所行之實而已為政者徇夫赫々之聲籍々之譽苟使得之而過乎其實如王濛之於并州何益之有其所行誠有實惠及于民雖夫赫々之聲籍々之譽庸何病焉古之善觀人者亦必不于彼而于此也夫聲譽未必無也要必合乎人心之公非違道以干之自然而得之者然後為君子之善治乎世不知此為政者或專事以緣飾觀人者或取之為重輕苟有學古行道之君子則亦何以自見哉昔歐陽文忠公承包孝肅公尹開封公不事風采無赫々之聲或以為言公曰人材性各有所長短舍其所長強其所短以徇人求譽我不能也既而大治君子於此孰不稱道而歎慕之謂公之善為政也嗚呼以歐陽公之所為當時之言者尚如此矧夫今之為政者哉廬陵江右文獻之郡也凡為政於是者苟非其人未有不即得致而能有譽者鮮矣富順周侯均福來倅是郡與太守金華朱侯協力一心撫字烝庶興利而去弊修廢墜而振綱紀孱弱者得其所奸慝者不得作郡之人無老少咸唶曰侯吾父母也寒能衣我飢能食我勞能逸我使我亡飢寒困苦者侯之惠也其不求赫々之聲而得夫籍々之譽夫豈偶然哉且人譽侯者

若此余則以為不在於是自侯下車佐守出令政不苛察善祀鬼神三年怪雨盲風不作五穀蕃稔民皆樂業境内熙熙有古循良之風於此則可以驗侯之為政與及民之實惠也昔之觀人者入其境田野闢道路修而其賢否已瞭然茍有使者如范延貴之過境則侯之所為又何藉乎人之譽乎有公卿如張復之之求賢則侯亦將如張希顏之獲升矣惜觀賢察能者異乎是侯來考課於天官績稱為最將歸于郡凡廬陵之士喜侯之重惠于是邦咸賦詩以餞之徵余言序其簡首余知侯為深故獨舉其實又嘉與士大夫道之然非所謂譽也侯學古而行道樂與賢者

諦明夫仁義之美知夫譽者非侯之意故特書此以贈之

一視同仁堂詩序

京口王從善氏以醫名家尤長於針灸受其濟者頗多郡太守楊侯遺以一視同仁名其齋

靖江郡王書四字以與之前太常少卿高公遜志為之記而士大夫多賦詠之然未有序因友人張某求余序其簡首余雖弗及交於從善知其為尚德之士者歟某致其言懇惻姑不可辭先儒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最先者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莫非已也醫家者流本以活人為務其所為庶幾乎仁也夫人之有疾非特痛害于其體膚抑且死亡以之故為醫者不可不慎存夫閔恤之心以拯夫人之阽危也近世之弊尚利之徒挾伎以擾人之貨財人有疾不即愈之反投劑以甚其疾痛使人求之愈急而已愈緩不如是不足以得利之多也及得利然後以一劑愈之則疾痛者之受其苦已多矣噫此其不仁甚矣從善獨異於是嘗積善藥遇有求者則即與之未嘗有一毫計利心凡人有疾甚若已有人獲其惠者衆名其齋曰一視同仁夫豈過情哉昔柳子稱宋清之樂施為清之言曰取利遠而獲報厚蓋不求於衆人而或在於一人從善之所施無間於富貴貧賤其均無所望於報豈不尤賢於清

者乎柳子謂清居市而不為市之道以諷當時之人然未嘗以仁許之今從善得以仁見許於人者其賢於清遠矣由是推而行之達乎天下之理夫豈遠於仁哉

濂溪遺愛亭詩序

濂溪周子繼百世之絶學開萬世之堙塞其道學之傳學者當如飲食布帛不可一時而舍也今之士茍有志於聖賢之學者弗由其言則不能以探夫聖賢之賾鮮克因其語而悟其心也余嘗讀愛蓮說觀周子心游於道若無與於物乃有取於蓮者以其出於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凈植可遠觀而不可

褻翫焉且謂蓮花之君子也余謂周子豈真愛蓮哉特愛夫君子之人而有以取於蓮也故曰同予愛者何人蓋深有望於將來者乎雷州劉成章氏好學之士也始由太學生仕為延平之沙縣丞嘗於其公廨之前植蓮一池搆亭其上日翫遊於中間誦周子愛蓮說因其語而得其心乃曰此濂溪之遺愛也遂以名其亭其心之所得者必有以契乎言意之表非拘拘於愛蓮而已也愛乎周子之道也夫舉近以見遠即此以知彼苟非善學之士有所不能成章其可謂善學者歟其有得於周子之道者歟夫以蓮之愛成章既有以同於周子安知於道之愛其有不同於周子者乎雖然周子之道天下之通道也非一人所得而私至其著圖以闡陰陽之秘作書以發精義之蘊成章必能先得余所未得余將因是而質焉成章來　京師將士大夫為之賦詠者詩凡若干首介中書舍人吳其求余言以叙其端故為之說如此云

送鄒全州叙

自古守令以久任為美以驟更數易為弊也夫守令民之師帥凡任夫一州一邑之責者一州一邑之民情物態與其利病務必周知然後能興其利而去其害夫環數百里而為邑民情物態與其利病豈能即周知之必俟久而後可見我

太祖皇帝深察乎此一洒先代之弊故守令之任率以九載三考而覲其殿最然後為之黜陟著為令蓋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意夫古法之不行於後世者其來尚矣往往治效不復三代之盛者大要責任之速故也是以官之去職如遽傳舍民之疲弊勞於迎送故官之視民若與已不相干而民之視其官亦易易耳由是上無及下之惠下無敬上之心上下之間交相慢易求其政治之復古可得乎要知欲復乎三代之盛者必以久任然後為庶幾也全州守鄒君希南守全之三年來獻其績于天官考稱為最且復歸于全全民之情弊將必能周知而悉舉也夫全極湖楚之際雜乎溪猺峒獠之間其民情物態似未易遽得而周知鄒君治已三載矣況今復臨之周其民情物態去其害而與其利其政績之成亦可以徵久任之得矣余知其重來則全之民必相謂曰我父母其去我也恐去我弗復歸于我邦必有攀于轅卧于轍以相留曰我父母其終惠于我乎夫然後可以觀鄒君之政與民之情也上下之間寧有不孚也哉夫政惠之可以及民者惟守令為然行一善政則民即感發一善令則民即服其餘雖貴為公卿有惠及民而民鮮克知之鄒君今歸矣其嘉惠之及于

全人者可勝道哉其亦全人之幸也余將為劉君賀且以賀于全人於其別遂書此以贈之

贈黃德修序

太學生延平黃德修將歸省其親其友王永年氏來干余言以華其行余與德修且嘗相知又與其師陳仲全相知之舊於其別豈可無言乎延平李先生之鄉也其山川明秀有九峯雙溪之勝士生其間者往〻奇偉卓絕德修生乎是鄉蚤游庠序承先生長者之教獲聞昔賢之緒論故貢于太學升于上舍有本者如此哉今居太學三年例得歸省將必有以慰其親而榮於鄉邑者也夫士之承教於

師者將以行於已形於家者將以施於國非苟為利祿而已德修昔之學於鄉固將有以施於國今學于太學其於施於國之道既審且備矣雖未及見於用然其實已具將無所施而不可夫抱已具之實歸以見其親則其親詎不喜且慰曰子昔之學於鄉所聞如是今遊太學所見如是而鄉邑之人咸相與誇異而稱詡之則豈不足以為慰其親哉雖然此未足以為至也德修異時才見於用澤及於人可以顯親揚名夫然後足以慰悅其親者也余重為德修期之於其別遂書此為贈

送王壽州序

聖天子涖祚改元之初加意圖治屢下　明詔求賢審官而人才之至者必慎加遴選試其才藝之高下而擢任之於是宜山丞王廷傑適以考績來朝命其歷試于刑科以觀其能否凡四閱月衆咸稱之遂超壽州守將行來徵言於余〻嘗聞廷傑之丞宜山也涖事明敏撫字循謹民懷其惠夫宜山遠處南荒絕徼之外其民則猺猫獞獠非一類也其俗則頑獷暴戾至難治也喜則人從怒則獸縱往〻叛服不常出沒為寇掠劫其弱衆凌其寡然非得良有司誘而治之不猛不縱羈縻遷就不能致其帖然無事也廷傑為治蓋得是道故能安其俗民終其任不為寇盜於其

既去也而益思之是皆可尚也已今其知壽州也余知其為政將必有大於是者夫壽州邦畿千里之地民淳俗厚習於詩書禮義之教廷傑撫而治之如駕騏驥而馳于康莊之衢益得以展其才俊又非若宜山僻陋之比也將見廷傑之譽日廣而名益彰異時
朝廷考其績而超擢之抑又不啻於斯矣於其行故以是期也

贈彭主簿序

曾生慎來言於余曰慎之友某好學而多能先慎出以仕今為宜倫主簿宜倫在大海之南俗至難治也某治之若

甚易已歷三年考來獻課于天官且將歸于宜倫慎與為友敢求先生一言以贈之且以勉其未至余與其無一日之雅且將何辭以易之顧自求尚有弗暇矧暇以言語勗人乎以此屢辭於慎而慎請益力於是為之言曰古之仕者非徒曰干祿取榮而已要必利澤可以及人聲名足以傳後世之苟利祿者則不然惟知貪慕富貴而不知愛民之道故身沒而名隨以泯而視君子之澤遠名流者蓋遼絕矣今某之主簿于宜倫者其當以古之君子自期毋曰簿之卑不足以盡其才而僅酬荅於簿書期會之下於其遠且大者忽而不究此則不可或但徇其名而不務其實

徒取誇眩於外此又不可惟當盡其在己者而已蓋簿雖卑以任則重古者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郡縣皆有主簿以鈎考簿書非賢而有德者不以任之故仇覽為蒲亭長王渙聞其以德化人署為主簿由是可見古之主簿必得賢者為之若所謂高士不為者蓋御史府之主簿也某尚勉之余知枳棘非久棲矣慎曰所言善矣請書以贈之

贈裴太守之通州序

鴻臚少卿建寧汪景亨謂予曰山東裴某曩嘗守吾郡廉而不暴不為赫赫之聲而有籍籍之譽既以事放歸田里吾郡之人咸懷思之未幾以薦者復起為華州守踰年丁內艱去官今服闋來朝調知通州戒行有日凡交游者咸賦詩餞之欲求執事一言以弁其首予與某雖未獲一識面以知其為人之果賢否也然景亨信實之士其言不浮足有可徵乃不辭而為序夫人之為政不必求知於人而常揆之於心於心苟無所歉而人之知不知蓋不足恤也不求知於人而人知之則其譽毀一皆出於至公而非有偏好惡之私也某守建寧時距今已六七年今建寧之士大夫尚憂之如此是不求知而人知之也於是可以徵其為政矣今其知通州也移其治建寧之政以加于彼予知

通州之人士將必愛之者又有甚於建寧焉無患乎人之知者不如建寧也余

聖天子統馭華夏憂念黎元宵旰孜孜每詔銓曹嚴擇守令又責天下風憲考覈治効凡有郡縣之寄者咸當勉力以副

上心況某歷任郡長州伯其於撫字之道孰究于心必不待督責懲勸而自有所施為矣通州自曩歲以來民困兵戈今幸蘇息某宜加意撫摩之俾生養遂而衣食足庶或可以少紓

聖天子一方之憂

湖西羅氏族譜序

求豐湖西羅氏族大以蕃當宋南渡時以科第振拔者先後相望至于今子弟守詩禮不墜其家聲信其積蘊之深而流澤之長也世所謂故家者非謂其他也為有禮義之訓相承於悠久以不覆墜于厥緒又有譜以著其世澤之所從來者也或者不知以為其他子孫守之有餘無事乎是往往見嗤誚於佩仁服義者及今視之則其子孫弗守門第移易亦有荒基斷礎漠然於寒烟野草之間為行道之所咨嗟噫是向之所恃者誠不足道夫然後知仁義之懿為可貴也國子學錄師程克紹其家世其心惟恐弗遠拳拳焉以修其家譜以為譜者著氏族之所由來盛衰離合於此乎係有不可以闕焉者故序其世次則顯微者無不錄疏其派別則幽遠者無不存而又求當時大夫士以表揚之欲以垂示於後世其用心亦仁矣間來徵余言為敘姑書此于篇末將以告于羅氏之來者俾益有所勵焉嗚呼世之觀羅氏之譜者烏得不油然而有感於斯

蕭氏族譜序

族譜之作非所以彰榮耀而示夸詡也蓋以隆孝弟美教化而善風俗者也夫聚一族而處有親者焉有疏者焉親者有服而疏者無服有服者其聚處歡洽孝弟慈愛之情

有不待於感發而動若夫無服者亦若是而不敢有所違者有義存焉耳夫一族必有長凡有事而必以告焉者義也有不告焉者必群處而誚讓之故人獨恥蒙不義之名樂然於孝弟之歸由是親其親長其長幼其幼動必以義少而孤寒者不患無所字老而貧匱者不患無所卹不義不悌之習漠然而無也然則族譜之有功於世道者夫豈少哉吾鄉多大族而倚富蕭氏為著姓自南唐御史大夫儼來居之歷至于今數百餘年而蕃盛不衰若然者其積之有本也歟今其裔孫曰時遐時徽伯仲將其家譜續而廣之辨其親疏序其長幼定其尊卑其親而遠疏而近不以遠近而間其親疏也其長而貧幼而富不以貧富而紊其長幼也其尊而少卑而老不以少老而失其尊卑也秩然禮分之宜而不亂固足以示法於其鄉黨鄰里而成其風俗之美而先王六行之教於是乎在矣夫世之悖慢陵厲斷骨肉之恩違孝弟之道者鮮為人之所容其視蕭氏之譜能不有所感乎蕭氏之子孫其必鮮有犯是名者其一有犯是名者將必不容於其鄰里鄉黨矧於其族者乎時徽曰然請書為序將歸以告于族之人庶幾有所勉亦以勗諸來者

贈王司訓往教會昌序

余外兄匡所存氏幼失怙恃家貧孑然無所依間往來余家不與群兒戲獨喜與予談論終日未嘗及世俗事每見人讀書心欣欣好之然無資可致書籍偶得朱文公四書晝夜誦不離口雖負荷亦携行以閱一旦淹熟背誦如流已通其大義其精微未領其要乃慨然曰雖熟其辭未造其奧徒熟無益也於是差穀日齋沐焚香告于其先人欲求師以究其指歸矢學不成不已遂往郡學謁謝易菴先生先生閔其勤悉以其說告之即守其師說以躬修實踐為務靡有少怠先生併授以詩經教之習舉子業由是棄置家事不以經心雖隆冬盛暑不暫休遇歲大比輒邀遊

場屋與多士較藝其為文理暢辭質不合於有司故每不捷退則愈加劘礪恬然不以得失為意然尤好義凡人有急力可為者皆身任之不辭於物視非所有者不苟取嘗以公誼服其鄉人宗族長幼咸信而稱之故其行誼日著交游莫不愛重之今年夏虞之會昌遣書幣走聘為其鄉校弟子員師來就試于京余時承乏翰林與相見未嘗一言及榮利但曰就試已非也隨所有而應之利不利有命不可違命以圖徼倖耳余觀其言則其志之誠而守之確其所得者益多矣既而試合式入選將歸于會昌中書舍人徐君崇威合凡相知者各賦詩為贈且以序屬余余故道其所行之實以冠諸卷端非以為佞也蓋以張其美亦固以見夫世之所尚者有不在於其外者歟由是推其所得以施于會昌使其學者知去浮華而務實踐必於茲行余將有望焉尚勗之哉。

秋闈小錄後序

人才之興關乎氣運也氣運盛則人才盛人才盛故治道隆此古昔盛時致雍熙泰和之治者若唐虞之百寮師師成周之思皇多士可見已然盛治之時賢才之衆雖曰氣運所關要亦必在於教養造就之耳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以

上聖之資受天明命奄有四海為億兆之君師制禮作樂身致太平興崇學校養育人才一道德而同風俗雖遐荒僻壤咸化其習四十餘年之間鈞陶士類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每三歲大比登其道德明秀才藝精敏者而任使之故領政要總出納典風紀司獻替及夫方伯郡守之職州牧邑宰之寄咸於是乎選得人之効萬古為盛意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物固以類而相感況乎

聖人在上時亨道泰諸福駢集而人才之出豈有不盛也哉矧夫教養造就之功如此其至乎所以德被黎元祚錫後嗣肆我

皇上誕膺隆曆睿克集茂勳秉義持仁肅清內難入正太宝纘述舊章懷保萬方紹開文治育才造士之功視昔一轍而士之際遇明時叨蒙樂育咸相慶幸莫不欲爭先快覩也洪武三十五年秋適當大比有司以期逼奏以明年補試皇上可知永樂改元之秋京畿當試禮聘四方耆儒碩士以司選校而典文衡者循舊制奏取於翰林皇上遂命學士臣王景侍讀臣胡廣以往受命以來夙夜祗懼顧惟猥陋弗堪至期入院合太學畿甸才俊之士凡千二百有奇皆奔騰軒舉奮飛鼓舞抽其秘思吐其華藻獻藝於文翰之場簡拔之力不敢不精以稱乎

皇上取士之意也乃選其優者三百人將刻其姓字郡邑及所為之文以為小錄監試御史暨京府官寮咸俾為序自古風氣之開人才之盛固由乎聖人在上亦本乎作興之功唐虞[illegible]矣而文王作人之功見於歌詠者尤著夫有作於前必有以繼於後文王既作人矣有武王成康以繼之故有周之士獨盛今國家養士我太祖教育於先皇上作新於後人才之盛與有周比隆士之超擢于今日者匪唯騁其文辭尤當砥礪其志行他日升于春官入對大廷行將有官守言責矣當思其生也有關乎氣運之盛為不偶然必盡心於所事以勉其德業如唐虞成周之士則於　國家有無窮之休於己有無窮之聞苟為不然惟竊科名以矜世眩俗不以遠且大者自期固非朝廷育才養士之意亦非愚之所望於諸君子也

送太學士黃先生詩序

永樂十年春二月丙辰

聖天子推錫仁恩特賜在廷文臣誥命光榮其身以及其所生幽明存沒均被顯耀受賜者凡十有四人而廣亦忝在列十四人中有偏侍者有永感者而具慶者不過一二人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黃淮宗豫其一焉宗豫既受

命即走一介迎其父思恭先生來京師拜謝于　闕廷先生且至服五品服蒼顏華髮神清氣和步履康強拜跽不倦人皆歆羡其壽老喈其遭逢之盛也先生居數月有桑梓之思宗豫不敢強其意遂拜辭　闕下而歸於是凡與宗豫為寮友者咸賦詩為餞屬廣為之序竊惟人之仕也莫不欲得其祿以養其親亦莫不欲得榮名以顯揚其親然而得祿以養其親者或猶有可及得榮名以顯揚其親者益有所難必也如予輩之偏侍永感者雖仰荷聖天子之寵光祿足以養親而親不逮榮名足以顯揚其親而親不見深有慨夫二者之難得先生父子獨兼人之所

難得者而得之豈不重可慶乎且以廣之非才承乏翰林夙夜惴惴惟恐惰墜恒與同寮切磨警勵修其職業以求無負於

聖天子寵眷恩欲一闋父師之訓有沒齒不可得之恨而先生父子家庭之訓必有出於橋梓天器之外者而予輩不得以聞於此故尤以羨於先生父子者也先生歸矣奉五花之雲章舉星辰於奎壁光耀鄉閭優游晚景以樂太平之樂時有嘉訓以教令子願無靳以相及

梅氏族譜序

余郡之南關有大學生梅君和丕持其家譜至京徵余言為弁余觀其世系出自北海殷梅伯後歷傳至漢而生鋗鋗為漢番君將伐秦功大封十萬户侯世襲祿位自是族大嗣繁散處江右有貢捐别駕職曰吉先世居豫章自子若孫詩書不絕作求世德傳至元末明初有和勲和丕和樂兄弟為吉先之耳孫避難吉贛和勲散居章貢和丕散居吉州和樂仍守豫章祖基然和丕余自弱冠時在鄉城山祖居處得交時相往來彼之為人毫無吝嗇喜讀書愛飲酒賓朋至家慇勤追洽有忠厚長者風誠為有道之士也故以譜諜屬余所以不辭而為之言族譜之作昭孝子仁人之念也遠總前哲之芳徽後啟嗣續之繁衍且以著

遠近分親疏别尊卑序昭穆非仁孝者孰有志於此也矧和丕又係先世顯族後屬流離播遷之遺别宗室於數百里之外接見時稀會晤無期不有譜諜以紹其傳則世遠年湮將何以明其遠近親疏尊卑昭穆之倫焉得不急急修葺乎譜者慮子孫睽違遼遠歸家無日一旦浩然而有思歸之志不知其本源之所自出而先人之湮祀不幾頓喪乎後之為子孫者可不因其流以索其源無桑梓之居以為歸宿之地而有隕擇底根之誅哉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二

序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二

翰林侍講男穜暨穆穗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閱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宥 宰 宮 重梓
遠孫 堺 尹 學 清 對 閱
仝弟 拜恩 校 正

序

贈湯司訓序

湯禮文儀以薦來北京授宣城訓導徵予言為贈予惟訓導以官則卑以教則重有師道之責學至於為人師其責重矣為訓導者苟知其所重則必不敢自輕必將謹其為師之道夫師者模範於人者也以一人而模範於一齋以一齋而取法於一人行已操執必循乎軌轍進退周旋必合夫矩度所以昭德揭義使人觀感聽服而成化雖云一齋之小而繫乎人材養育之效為甚大何則夫生員由鄉學而貢大學亦有即登科第躋膴仕馳令名者要皆平昔師友講習學問有以培植其根本非驟進而遽至也其為人之賢否一皆由於教迪之功何如耳由是知訓導之教於學校人材為最切不可以凡近觀之也今文儀任訓導

處師之責其知所以自視之重則必不為苟且之教當博學洽聞以克於已推其所有以及於人謙卑以自牧和順以接物相率以仁義之歸而不為彝常因循之習則人材孰有不成教道孰有不至哉若曰已之所任者小無係於大非但人材無所成就於已之工夫亦茫然矣文儀年富力強資質溫謹可以造道予之所望之者非特於此尚欲其勉進於聖賢道德之懿若惟安於是而不加於自勵此則非予之所望也文儀曰敢不拜教遂書以為贈

贈郭正已序

洪武庚午秋正已與予同游南越眺蒼梧鬱林之奇訪羅浮勾漏之勝弔尉佗伏波之故跡遐思遠覽慷慨於海烟荒漠之中相與豪吟劇論極才情所至時正已年未三十予才及冠二人者年甚少意甚相得雖嶺外風土異宜能確然自持不為常情所易疲則相與篝燈讀書或踰中宵乃寐或達旦始休人皆嫉予二人之異已恒指咲於市亦莫之顧間有疑予二人者亦莫與辨如是者數月如正已先歸予尚留滯予去正已怳然若失左右手明年予方歸復入閩而正已亦他遊矣又明年予歸自閩後一年與正已得一再握手於鄉邑自茲遂相别於今幾二十年今春正已忽來京師訪予于玉堂之署視其鬚髮已皤然予

覺視亦茫乚矣予憶與正巳別時俱少壯而今皆若是慨人生之幾何而衰老漸及之遂質問正巳別後之所得正巳告予曰自向者之別凡載度嶺海涉鯨波復入洞庭泛沅湘盤旋于荆楚之間入瞿塘上三峽歷覽巴蜀探青城峩眉之神秀求司馬相如楊雄杜少陵之遺迹噫若正巳之與予別雖久而其遊覽之所得則有倍蓰於予者矣雖其蒼然者見於外而其充然于中者有莫得而知也豈得不為之嘆羨哉雖然予深有望於正巳也正巳其能不靳以所得而教余者乎正巳其無使予之寡聞也且正巳又將與予別弟未知相見復在何時異後日之會正巳之得又必多於今日矣正巳往哉予益重有所望也正巳姓郭氏善詩能琴喜交游予邑人

蕭氏族譜序

泰和南溪蕭鵬翔以其家譜介其甥鍾啟晦來請予為序且曰譜其兄鵬舉之所修也嘗欲求執事序于首未遂而没予與鵬舉交鵬舉篤信君子也居官以廉介自持攻苦澹泊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鵬舉尤好義嘗與其季父讓死於公庭當時聞者見者莫不嘆異人為之著騈義傳今鵬舉已矣而鵬翔復能成其兄之志又以譜序偁予余不得辭按蕭氏始由金陵徙長沙又自長沙徙永新又自永

新徙泰和至南溪復三徙矣其詳具見譜牒江鄉故家自元季兵亂零落者十常五六求如南溪之久而不替甚不多見且又有如鵬舉兄弟競爽一時故能益大其家聲其賢於人遠甚今之為故家子弟不思前人世澤之美以培以植乃有匱懕摧剝以墮其家聲其視蕭氏能無愧乎然則蕭氏之重其族譜蓋知所本也重其譜而不敢以輕所以著前人之美為後人之勸且以昭其繼承之序使久而不紊以廣其孝弟之心豈不為世道之一助云予故著鵬舉行誼之槩以為之序使其家有所取法知家聲之不替者由夫賢者有以維持之庶幾敬承而不敢以忽也

溪山清趣圖序

樵在山漁在水終日處山水之間而不知山水之趣故恒不以為樂居山水之間而深得夫山水之趣而樂之者惟賢士大夫乎嘗觀古之賢士大夫棲遲於山水之間其跡與樵漁固無甚異然而放情適興以樂其樂陶寫性靈暢為吟咏探幽鈎微鼓動萬物之表發舒造化之賾凡一邱一壑煙雲草木蟲魚鳥獸與夫朝暮晦冥之變態四時寒暑之更代無非為吾之資一物之流形與吾心之妙用相為流通夫何有所牽係而役使之哉惟其如是故能得其趣而樂其樂有以異於衆人者也予邑黄仲聚蓋得古人

之趣者仲聚居山中據溪山之勝恣情於吟咏優游涵泳
俯仰于古有所感寓於一詩予發之雄詞藻思摹狀萬物
各極其情態追蹤於建安之後馳騁於大曆諸才子之間
雖居溪山之中而超乎形迹之外實異夫尋常拘々以役
其心志者之為間得古畫一幅翠壁青嶂雲嵐晻蔓林屋
幽邃舟人行旅之往來烟汀霧渚之掩映曲盡夫溪山之
趣境與神會遂名之曰溪山清趣士大夫為之賦詠徵予
言為序余觀仲聚居太平無事之時徜徉於林壑之間深
得夫山水之趣以為樂而區々之言又烏足以盡仲聚之
所至哉欲盡仲聚之所至者當索無言之言與溪山之外

也必有能賦者為道之

鍾氏族譜序

泰和鍾啟晦持其家譜徵予為序余讀啟晦自序知其譜
嘗阨於水乃日夜搆求補葺以復其舊啟晦用心可謂勤
矣按譜鍾氏系出唐越國公紹京之後公以平章氏難夜
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後因上疏
讓官睿宗用薛稷譖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昔我先
人守彭州時嘗記紹京刺彭州數事史傳畧而不載豈有
所遺耶今觀其譜見鍾氏子孫之盛蓋其積累之厚有由
來矣啟晦自其八世祖朝奉大夫文正徙居泰和世世讀
書入仕故鍾氏為泰和名族今啟晦又以文學拜
趙王府伴讀謹勤小心論議正直觀其外則瞿然一儒生
求其內則確然自守有非世俗所能移者允稱其為鍾氏
之子孫也況其子弟族人又皆能世守其業是則鍾氏之
澤流而未有艾其家譜識不可無也近世宗法不明譜牒
多弊往々有崛興之家妄買譜牒以偽亂真者有矣頹波
汎濫蕩而莫止士大夫之家受譜牒而為文者動積几案
曾不考證其源流輒采摭典故數語於上謂之曰族譜序
者此誠有可恨也予每惡此有來求文者固拒之庶幾少
殄其弊顧以一喙而欲勝衆口亦難矣哉獨於鍾氏之譜

序之而不辭者蓋與啟晦同鄉郡且相知有素故樂然而
書之使鍾氏子孫讀予文者知重其譜而不敢以輕售於
人此蓋予之言亦啟晦先人之志也

贈劉氏甥振歸永豐序

予甥劉振別予九年今冬承其父母之命來省予于京師
出所作經義數十篇求正余讀之皆有合於經旨而無相
背者屬予承乏禁林荷
聖天子恩眷之厚夙夜憂畏弗敢怠豫庶求寡過以副
聖天子寵任之隆晨入朝昏暮始歸々則親戚滿坐相與序
契闊而道舊故且弗能及私矧暇與振論文哉雖於振一

諭其父母以長之外他事未悉及振亦知予之無隙而亦絕口不敢言居月餘告余將歸余懼其無以復其父母之命言於其兄弟朋友乃為序以贈之曰夫學者不以能文為工而以窮理為尚不以已知為得而必以實踐為至研幾於精微之蘊致要於道德之歸豪傑之士有志於古之聖賢者不居於一得之小成而必求造道之極致故言出而可以垂世立教王公不能與爭名四海仰之以為法夫亦豈嘗有意於為文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言者德之華充於內而自形於外苟內有所不足則其光華亦不外見譬之泰山喬嶽出雲烟而吐風雨藏虎豹而蟄龍蛇

草木生之而貨財殖焉若是者其蓄之厚也譬之滄海納百川而不見其盈浴日月而不見其際波濤浩瀚晦明變化於倏忽之間茫乎渺乎莫知其極若是者其積之深也若夫一簣之垤蹄涔之流豈足以擬太山之與滄海哉孔子孟軻之道太山滄海也衆人之學蹄涔簣垤也故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至於海斯亦海也衆人學聖人而至於聖人至於聖人斯亦聖人也今語人以此狂者必哆々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蓋有所不足學者也委靡崖積者則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其何敢企望焉是二者俱不淂乎中道求其能入聖賢閫奧者寡焉夫聖賢之道載諸六經皎然如日星坦然如大道有目者皆可見焉有力者皆可行焉特昏愚者不見不行耳荀卿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學至乎歿世而後止昔者濂溪周子生聖人千數百載之後卓然以振起斯文為已任其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闡畜立言開覺後世其功大矣周子續聖人之傳者其言豈夸我乎有志之士於此而奮興上探聖人千數百載之蘊於開物成務之學豈無所淂於其心哉否則圖冠句屨衣絲食粟而已矣余自早歲雖嘗有志於是執德不弘徇於苟得智不足以辯惑勇不能以力行上下於科舉之學然既得之而於所本者蓋淺矣

故進不足以致君澤民退不能以修辭立德顧歲月如馳補過不贍雖悔何及姑以予之所甚病者告振俾知所儆然山林之日長其尚思繹余言毋亦蹈予之悔也夫善射者百中一失不足以言善射善御者千里一蹶不足以言善御善學者一類不通不足以言善學振乎尔勉之哉歸而求之有餘師

草堂李先生挽詩序

草堂李先生歿幾二十年士君子哀而惜之者猶一日得挽詩凡若干首先生長子孟昭彙次為一卷徵予言為序顧予之淺薄豈足以表揚先生之潛德哉然為童子時嘗

從先生仲子游已熟聞先生文行之懿起敬慕而不可以企及焉者矧今孟昭有命其何敢以固陋辭先生家鄱城西世為詩書之胄其學根据於六經其文章温厚和平氣充而理暢其居處動靜之間必由於矩矱而不茍其才器有餘而所守益慤故兩佐劇縣有善惠及民般譽著[illegible]其民至今思之晚退休于鄉恬然自娛杜門著述博覽該貫不留心於世慮故享有壽齡翛然終於牖下於乎先生之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古之君子有一行之長或得於此而違於彼然猶足以成名於當時雖公卿之貴極衮之榮不能以尚況先生兼人之長而有之其與古之君子卓然而

相高考其德行文章之美或者猶有所不逮焉先生其可謂盛矣予固書所深知於先生者以為序蓋凡知先生者無俟予言用以告于不知先生者先生諱鼎字克貞草堂蓋學者之所稱云

帯源王氏族譜序

邑之南芙蓉之東嵩華之麓其地曰帯源兩山聳夾盤互如城一溪中流清寒瑩潔可鑑可濯王氏世居之列屋于溪之兩傍雲峰烟巒蔚然靚秀修篁茂樹左右蔽蔭絃歌之聲旦暮不絕望之谺然而深廓然而有容潛然塵雜之俱亡也王氏為衣冠望族雖歷變更之而其業不廢益盛

或者以其山川之氣會結深厚故其發舒之久遠余獨以為不然王氏世儒家日親詩書禮樂之教長以訓其幼幼以承其長蓋自為童子時已不習外事薰灼漸漬以成其德其來也遠矣況其里舊建夫子廟歲時朔望長幼祭拜序登降揖遜之儀於其中熙熙然鄒魯之鄉視他為莫及故其宗族之盛人才之多代有顯融由其風俗之厚詩書之教使然也進士王君樂孟以其家譜徵予言為序嘗觀族譜之作君子所以重本源而厚禮義成教化而美風俗尊尊而卑卑明其親疏之本序其昭穆之倫雖百世之遠而不失也若夫譜之不作未及數十年之久而錯舛謬亂

尊卑倒置而恬然安之莫知愧赧此可為世俗大息也宜乎樂孟拳拳於是非徒可以淑人心厚風俗其所以重本源篤倫誼而望於後世者至矣夫以王氏詩書積累之厚循其禮義之教其綿綿而來者無有紀極尚思所以篤其道而不廢是予所以重有望於王氏之來者至於序其世系之詳而予友解公備矣予故書王氏之所以至久遠之由者俾於其後吁苟知重其本者觀是譜必有感發於予言

劉蘭所家世序

久見解君大紳為劉子蘭所序竊想其志潔行芳而嘆梅

南公之有克家子也方今氣運昌明猷為聿脩懷瑾握瑜之材莫不雲蒸霞蔚映日月而輝山川士逢嘉會洵茅抜彙征矣蘭所以明經赴選謁予而見之丰姿皎皎儼覩家矩益信梅南之規範其未有艾乎款接既深道及家世本末不勝唏嘘因知蘭所之支派分衍樟溪系出億田由來鉅族也稽億田文物自趙宋康定以前堪為屈指不朽其曰顯曰琮而下科第聯標榮溢青簡者纍如貫珠即薦抜膺組譽問昭灼者亦代起有人越慶曆間虎榜衰息穀名沉晦惟身通仕籍尚未盡歇也是時袁州司户有若起巖位卑稱職官無曠而終老殆與本支㸃潛縮同散秩均抑于道州司户而有光于先世之廣西提刑邦鳳公者也曰積益微最後而踵跡者則杭州千户諱梧焉已耳歷南渡遭元季乃得梅南之休風分衍其緒于易地再傳蘭所繼徵用以遡水源木本經時變而思勿替庶幾億田遺澤何患乎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視乃列祖無時豫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為人子孫者克紹先訓而愈以昌大之則蘭所因觧君之說丕承焉篤叙焉自足以披其香而薰襲乎邦國之遠又何必嗟勢數之阨抑慮貽墜于家穀而自隘其分量也矣是為序

贈安吉尹蕭雲高序

士之仕也不求有以異於人而其所為人有所不能及則自然有以不同於人也夫日用之道至切於人者有能行與不能行者而人之賢否於此焉分矣今夫為仕者舉知曰廉公而已矣勤恕而已矣求能盡其道蓋百不一二焉非斯之難能特有所不為故能行者所以異於不能行者也新淦蕭雲高氏尹吳興之安吉以廉公勤恕自守上官稱其賢下民懷其惠是蓋特然有所為而異於人者也今而考課于天官治績為㝡將復歸于安吉諭德金君幼孜淳鄉里之好合交游賦詩贈之徵余言為序余思為令者孰能行其所當行故人安得而異之漢文之世循吏無稱而吏皆循良後世得以一二數是故有可槩爲者矣夫道之在天下公人心之所同推篤行而不已則無不可至雲高能行其所當行則非但有以異於尋常之尚於為政者而亦可以進於古之道也夫期之以所能行不強之以所難則從之易而信之篤有不同於君子者予不信也予故以雲高之所能行者勗其所未至且以規夫今之為令者亦以見余之望於今之為仕者厚矣於是為序

孝友堂詩叙

天下有至當不易之理雖堯舜不能加毫末於其間用之於身而身修施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達之於

天下而天下平放之於四海而無不準是道也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大要不越乎人道之常所謂孝友而已矣書言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人能盡孝友之道謂曰非知為政有不信也邑之東門徐氏詩書故族其先世以好義稱於鄉且為政有穀于時今叔通徐氏賢子孫也奉其二親克盡於孝群季一門怡然雍睦歲時奉觴稱壽以娛樂其親之心有古孝子之風為鄉邦之所稱羨君子有所取亦乃以孝友名其堂而學士解公為之記士大夫為賦詠之集詩凡若干首叔通徵予言為序余惟孝友者雖人道之常然能盡其道而無所違者蓋鮮矣故自古以是為美昔

諸詩人之美張仲而稱其孝友張仲賢者也豈但曰孝友而已哉惟其孝友則足以蓋其餘若夫世之人苟於孝友而無所稱雖其才之美則亦不足觀矣叔通以是見稱於君子者夫豈易哉惟能知其所難而益知所勉則今之詩可以繼歌於張仲之後其孰曰不然遂書此以為序

石室山人挽詩序

山人姓朱氏諱震遠字疑道徽之婺源人也常居梅源山中山有石室可庇風雨日偃休其間故自號曰石室山人山人幼孤七歲失所怙執喪哀毀有若成人鄉黨宗族咸奇之曰是子不群毋使廢學為致束修俾從師即力學不倦稍長於經史靡不究心時母黃孀居左右奉養克盡誠孝母樂而忘戚母忽遘疾籲天願減己年以增益母壽母病果差逾七年而終不得善地以葬日夜憂恚無已一夕忽夢人指以葬所遂有以其地來售遂買以葬人謂山人孝感所致云余觀山人天性至孝故能感動於人感動於神明者也夫為善無不報而孝子之門和氣充溢故有施五色之芝生連理之木來靈異之鶴者今山人享有遐齡子孫滿庭繩繩蟄蟄而考終正命德延于世豈非有以獲報於天者乎今其季子原貞擢進士為侍從之官由刑科給事中陞吏科都給事中今陞為詹事府丞揚歷顯要

未見其止雖原貞才學有以自致是皆山人餘慶之所鍾也豈不大於芝草駢枝之瑞乎原貞集輓詩一卷泣請予為序余嘉原貞之能顯揚其親者是又能繼其孝也遂不辭而書之

劉朝紳文集序

予寮友翰林編修永嘉劉現朝紳亡之三年其兄覲集其所著詩及記序雜文凡若干首攜來京師予始得而讀之泫然下淚惜朝紳之不可見矣所可見者惟詩文耳讀之如見吾朝紳也朝紳負魁壘之才博辨之學始占一命未究所施而止於此悲夫予輩以寒薄之才過

聖天子太平盛治優崇文學宣讀左右日將穆清而朝紳不得與其命也夫初余來京師與朝紳相見南宮聽其言論獨出稠人中識其不凡喜得益友予少竊有意學為古文不喜為時文糊裂之習年二十餘游鄉校不能同時流所好往往言出而為人所非笑予亦倀倀莫顧自是㤗與朝紳同寓每相與議論歡然相得朝紳謙恭氣和其為文溫粹爾雅蓋深慕於古之作者故志與予同言與余合也獨恨交游而去速不得以久聆其議論非朝紳之不幸而為交朋者之不幸也朝紳居京師時妻子先病死與一子纍然獨處既而亦臥病形體骨立乃謁告歸治予謂朝紳之

去將愈疾而來別亦不甚為難不謂其歸而竟不起苟知其去為永別余與朝紳握手之痛宜何如哉於乎朝紳不可見已其所就若此蓋不類於天者而造物者之於斯人果何為耶予觀古之公卿大夫居富貴穀華烜赫於一時及其沒而名無足以稱於世若夫窮居陋巷之士其言足傳而其名遂不泯朝紳之言自足以致久遠雖沒而不朽其係於窮達壽夭者蓋不必論予故曰非朝紳之不幸也三復其詩文不能少置遂書予之獲交於朝紳而與其所以相得者為之序且以致予之思云

贈魏太守之四明序

士之負瓌傑卓犖之才者不惟於其達而後見之於沈晦抑鬱之時有以見其然矣蓋士修於家充其學養其氣具其體而施之於用者沛然而無所不可故觀人者恒求之於未然而必有以知其將然也於其未達而識其賢矣則其既達而措諸事為者寧有不賢哉此予於四明太守魏君本敬蓋亦若是觀之矣予年二十餘遊閩中寓于延平李先生之鄉而予先君子亦嘗守其郡愛其山川明秀謂必有魁傑卓犖之士生乎其間而願見之始與本敬交見其敦茂盛實氣和而言溫既交如是久亦如是終始一致未嘗見其有厭倦之色予竊喜曰是所願見者蓋其人焉

自是與余相處者久之同寢一室連榻而語須臾不相舍去暇則登山臨水酌酒賦詩凡老氏之宮釋子之宅有可樂者輒要予遊延平雙溪之上而郡齋尤爽高出闤闠後有極高明閣面城者諸峯靜夜月明本敬與予坐其間縱談劇論嘯歌吟詠或焚香鼓琴伸紙揮翰極才情所至傾倒歡洽四顧闃然惟予二人獨得其趣當是時予已心期本敬為遠大之器自是予東歸不與本敬相聞者七年既聞其充貢入太學已而闓擢天台同知佐郡有聲已而拜番禺太守又有聲於乎此予之期本敬者信有徵矣由番禺以內艱歸今起復來京師有四明太守之命其鄉友

中書舍人吳君文質合交游賦詩餞之以為知本敬者莫余若也徵言為序予惟四明為浙大郡而太守為郡之望以本敬之才之學而為望於大郡將必又有觳而番禺也夫自古親民吏惟守令為然有惠利及民民必愛之去之日有餘思遺頌甚毛不已而奉嘗之者其他雖貴為公卿有德及民而民不知蓋其勢與民相遠故也是以黃霸為相而功名減於治郡

聖天子俯念元元慎選守令凡千里之郡百里之邑舉得其人而民豈有不蒙至治之澤者乎本敬於撫字之道精績而熟究之矣固無俟於予言然予猶有祝於本敬者生民

治道尤宜盡心而不可以忽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斯皆為政之要予知本敬之深故相期於古之道於遠且大者將有以望之蓋不啻若此而已爾

絜矩齋文集序

絜矩齋集者清江聶鉉器之先生之文也先生明春秋學

國初登進士第授廣宗丞三入太學為助教三入翰林為待制為編修為典籍晚賜優老遂有廬陵文學之命時余先叔祖子貞先生亦訓迪廬陵余為童子時嘗往來學中拜先生于進士第一之堂先生進余前勉就學予始得先生洪武聖德詩南京賦誦之詩類元和賦似兩都蓋已知先生之文矣當是時從先生游者今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君幼孜蕭君廸恭兄弟彭君子斐皆一時才俊予得拜先生因恒與諸君子交游先生喜飲酒常飲巨觥舉觴酌以飲予予飲不能盡先生令予盡盡則先生抵掌大歡謂予曰讀書為文章正如飲酒雖一時之言要之有理實先生愛予故引喻以見教也後余遊南粵去二年而歸遂欲復求教於先生而先生已違世矣常思先生高懷雅度不可復作輒為愴然今年冬先生季子季順來京師

介金君以先生詩文一帙求予為序予嘗侍教於先生先生之愛予誘掖獎勸者亦云至余故可無言乎先生樂易和平故發為文章溫厚恬雅而無險奇峭厲之語開卷三復如對先生而聆其高論雖然予豈敢評先生之文哉而先生之文亦無待於余言特以季順之意有可尚金君之命不可辭而亦予之情有所不能已故僭書此于卷端云

望雲思親圖詩序

分寧彭君勝玉官為兩淮鹽運司同知其母年八十餘欲迎養不得日翹首南望不勝懷思交游有憐其志者作望雲圖以遺之蓋取諸狄梁公之言也士大夫為之賦詠得

詩凡若干首介予友石君彥誠徵余言為序于惟人之得祿上以養父母下以畜妻子有餘則以及其鄉黨朋友此仕之道也亦有得祿而親不逮養或者親老雖欲就養而道途之擿頓反有以勞之人子之情固欲其親之安勞則豈其所欲哉雖古之人其將難之彭君之母已八十餘欲迎養則有重湖大江之險寧不敢以勞而易其安歲時甘旨之奉雖常致然不足以勝其睽違之思此望雲圖之所以作也夫人子之於其親親愛惻怛之情本乎其中固非有待於外然覩物興懷觸于外而感于中自有所不能已昔者詩人陟岵思父陟屺思母岵屺何與於父母也特其

所感者如此梁公所見其情不殊而彭君之所思者同一瞻悵宜其有取於公之言也公以忠孝名節為一代柱石之臣所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於公其有焉是以後之君子吾聞而樂慕之尚使公之不賢雖其言有足取而天下後世蓋將嗤叱之不暇焉能愛慕若是哉此可見天理人情之至不容強者彭君之志蓋有足尚矣君由戶部主事陞遷於是職君能孝以事親則必能忠以事君異時忠孝之名卓卓有聞於天下然後無忝於梁公之言無負於友朋之望斯不亦善乎余之情有同於彭君者故書此相為勉焉

泰和楊氏族譜序

楊氏族譜斷自南唐虞部侍郎輅者著其所遷之始也自輅之六世允素而下特加詳者所以著泰和之始也非詳於泰和而略於其他者他蓋自有譜也天下楊氏皆祖漢太尉震後世明經傳學篤志為儒厲忠義之操秉抗直之節守清白之訓躍名教而昭史籍無忝於太尉者為吉水泰和為然雖曰太尉累業載德尚有餘慶實亦廬陵之士風氣習有由來也歟此廬陵之所以有光於天下而楊氏又有光於廬陵也此世譜之所以必作名家之所以慎重者其在於斯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君士奇泰

和之裔也以其家譜告廣曰其家舊譜刻本燬于兵其世父與芳翁辛勤廿有餘年考求亡逸僅克成之非翁則是譜幾墜翁年九十餘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皆有足徵乃盡為圖以一本寄士奇士奇又參以己之所知補其缺略既序其首復命廣為之序蓋欲以白翁之志忠厚之至也廣嘗觀士大夫之家不可一日而無譜無譜則宗子之法壞宗子之法壞則序垂而族亂未及百年而感慨係之此與芳翁之有見乎此而拳拳焉以成其譜而士奇又拳拳焉以成翁之志其所以有幸於楊氏者大矣則楊氏之長幼尊卑親疏遠近

而不有塗人之視[illegible]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楊氏之子孫益修厥德以濟其世美其思所以
有光於泰和有光於盧陵有光於太尉庶幾無負於與芳
士奇修譜之志謹書此為序

安成前溪劉氏族譜序

安成前溪劉氏修其家譜將成來　京師徵予言為序予
辭之再三而其請益勤乃為之言曰夫譜者所以明其族
類之所自出世久而族蕃不有譜以著之則尊卑昭穆之
分乖乖則踈踈則相視為塗人此勢有必至焉爾古之君
子有見乎此所以慎重而不敢以忽故必修明其家譜無

擇於親疏遠邇惟一於至公知始者本於一人之身故不
有塗人之視而少長卑尊之分禮讓揖遜之容輯睦於一
族之間相親相愛相賙相恤無凌競虐厲之殺則族譜之
作誠大有裨於世教近世譜諜不明古道遼邈以親疏遠
邇而有間或偏於一已之私忘其本源之所自雖聚處於
一堂之間有如吳之視越借有譜亦何補哉此予深有慨
於斯也然則劉氏之修其族譜誠能知所重矣抑能免於
乎之所病者否乎苟無予之所病則人孰不曰劉氏能復
古之道至公而無私不亦可為世道勸不然徒取以為夸
詡事名而亡實亦末矣遂書以為序

贈李縣丞序

聖天子稽古明道興崇文治即位之初首召天下文學之臣
編纂古今載籍包舉天地囊括萬彙為古今所無之盛與
凡士之得致力於斯[illegible]李與大焉大
理府太和縣丞[illegible]
事數年勤敏如一日論者咸指之今踐事將歸大理其友
冼馬楊弘濟篤久要之誼徵予言為序以贈之余惟士誦
六經之言修仁義之道其志將以行於天下故達者則可
以行其道而窮居隱晦者無以自見或寓於編摩纂述以
表其素志今永思以官守有為欲行道之地矣而又蒙

朝廷製作編纂之盛固足以伸其為士之志其於光華益
加炫耀非但得於此而不得於彼之為慊也今其往大理
也雖在南詔萬里外然又遇
聖天子德化洋溢六合昔之雕題椎結之地今皆化為冠裳
禮義之區往往至者樂其俗而亡返矧為其民之長貳者
乎予知永思之是行也必不遏道途行役之難將必展其
宿志大有以慰其民之所望也予愧識永思之後而交之
未深然因弘濟而知其為人又嘗竊觀其所為非苟求合
於人者是皆可尚已於其行遂書此為序

贈石彥誠之徐聞令序

今之士學古之道能確然不易其所守外物舉無足以動其中者予見石君彥誠其人已彥誠與予交至久其言行操履有過人者人皆知之有不能盡知者惟予知之

聖天子纂修永樂大典天下學士大夫多與選拔彥誠亦在列出入　禁闥凡六七年小心謹畏趨事罔懈屬編摩告成擢為雷州之徐聞令將行來與予别且徵言為贈夫徐聞遠在南海之濱昔之風氣與中州異其土卑濕炎暑煩燠颶風驟發

毒霧砭肌

襍處鮮士大夫相接故人至者皆不樂居之今　國家包舉六合風氣宣通昔之偏遠之地咸蒙治化徐聞為雷大邑南連海外諸州遠接諸番山珍海錯奇寶異物非產于其地則必道于其境故其人多富實尚詩書禮樂之教蓋其薰蒸漸磨變化移易有非一日凡祥厲之發視吏之賢否何如耳其風氣與中州無甚異故其民號為易治今彥誠得徐聞以數展其才力徐聞之民得令如彥誠以宣布治教予知蓋有以變其風俗而開其窒否非若但為歲月之計者而已雖然彥誠學古之道其施於民與夫自處者講明練達有不待余之言但所用之道當審其先後緩急之宜求合於古而達於今餘則非予所能知也予知彥誠

者於其行故序其所守以贈之

贈劉廸哲序

學校育才之地人才之成否繫師道之立何如師道不立而育人才之成惡可得哉故為師者非但以言語訓詁辭章句讀而為教所貴以道相傳道在於身具五常百行之懿示規矩準繩之則使人於此取法尊其言而信其行潛心默化於觀感之間如時雨之澤物沛然生發莫之能禦是以為教不勞而成才亦易今之師道不立鮮克以身任之往往為一切之教故學者狃於聞見之近淪於卑汙苟且之習而不能造乎高明遠大之域甚或師不知其為弟子弟子不知其為師相與尔汝戲狎反目詆毀誚讓居不相識羣居終日

淺促促然

同流合汙也者幾希如此而欲望成才之効難矣故雖有瓌傑之才亦必籍師友講論之益方能有成夫駿馬駃騠逸足千里苟無伯樂以為御終弗能以致遠有顏淵子夏之聰明不得孔子而為師豈能升堂入室是故道非師不明非學不至不學雖有明師亦無如之何已竊謂得賢才易得明師難有明師則不患無賢才倘使一鄉學得一明師則一鄉學皆善士推之郡學太學莫不皆然蓋良匠之

圖多美材良質之區無賤貨其理固如是也

聖天子興崇文教宵旰求賢以隆治化於學校尤加意焉天下競有明師之擇而余吉水以劉迪哲為薦來試　京師迪哲故儒家以專門之學擅名於鄉為鄉學之士所信服今歸而為之師施於教者要當以道而淑人心厚風俗先其所急以拯頹弊卓然任其責而不為常情所移庶幾為師之道矧予鄉多俊秀尊德樂義自强不息迪哲宜有以倡率之將必皆成茂碩之才出為　國家之用則教與學之功均有其効矣檢討劉宗平中書舍人劉謙合交游賦詩以贈其行求予言為序故以此告之

贈劉孟獻序

居有山林園池之娛耕稼可以足歲計無奔走愁戚之嘆交游往還有雞酒魚鼈蒲蔬筍棗栗之味猝然取具不勞心力叫譁衝突之擾不至其門若此者人之至樂也然人不可必得有得之而不以為樂者是蓋不知其為難也天之生人

體膚或

二耳豈非甚難得哉夫能知其以為難得則必能保其樂而不失也予鄉劉孟獻家金灘之上予所謂樂者其蓋有之今以才被薦來　京師例得釋歸諸君子賦詩贈之求余言為序予以孟獻之歸而又得以享其樂當思其為難得又當思所以保其樂也出作入息循理奉公含哺鼓腹為太平無事之天民其樂豈不大哉予他日或得謁告南歸艤舟訪孟獻於金灘之上相與擊鮮酹醴解衣盤坐于長松修竹之下抵掌一笑以賞孟獻此樂以徵予之言也

安成王氏族譜序

安成城南百丈王氏相傳為唐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仲舒之後按本傳仲舒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樂譏爵則其子孫之居江南理或然也然則安成之王為仲舒之後者信有足徵其後多有聞者有諱曰撝號

撝翁者謂上距觀察使才十世補太學生有詩名見鄉先生劉龍雲集中其從孫有曰三錫者兄弟數人俱以文學名三錫與瀘溪先生往還序宗譜遠元時有諱曰以達者敦尚儒雅急義好施沒而李廣先生狀其行申齋劉先生銘其墓其行事皆鑿鑿可傳至

皇朝有曰子志者以軍功授昭信校尉而王氏之顯融蓋未見其止也子志嘗慨其家譜燬于兵燹懼久而失其宗法乃與其從子孟南孟鼎邦憲於其散逸力考成之於是其家譜世系親疏少長之序朗然而不紊矣邦憲　壽梓介于交　論久

遠威大[illegible]則其
發也悠遠公觀察江西時[illegible]錢九千萬[illegible]利子
民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産猶不釋囙之公至脫械不問人
遭水旱賦窘減宴樂絶他用錢以丐貧民其德之及民受
其惠者長子老孫蓋不能知也今其子孫食其餘澤宜其
久而不竭世有倏興忽替不知究其所由而反見咎於天
者悖理之甚也於乎源之深者濬之則益長基之厚者培
之則益固王氏之子孫觀是譜者克念先德勉修是紹則
可以無忝於前人苟以為可恃而伐其所積則其竭也可
立而待予故僭書此序王氏之譜使後之觀者知所勸而

不敢以忽也

黃氏族譜序

黃濟亭氏以其家譜來北京徵言為序余觀諸寮友為濟
亭叙之者已詳備豈庸贅辭雖然予尤有取於濟亭也昔
先儒謂作譜者斷自其可知者始濟亭之譜亦斷自其五
世祖而下是蓋譜其所可知者深有得先儒之旨其與拜
汾陽之墓者遠矣予與濟亭相距章江一水之間自其乃
祖乃父皆能識之鄉稱為善人其兄謙亭精郭景純之學
比以薦來 朝受知於公卿大夫而濟亭又以醫術得名
於江湖兄弟子姓皆循循謹飭黃氏之後將必有興者以
昌其族也遂書此為之序

贈林叅政序

古之君子一言行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天下後世有法之
而無異辭[illegible]
之為事發[illegible]
不由於斯今之學為古之士者則其所以取法雖不能合
詩書六藝之言以明道術要其能真踐力行如古之人者
不能無所憾焉此予之所以常興嘆於茲三山林彥質學
古之士也仕為户部主事余未登 朝時已聞其譽於其
從父主簿可則其言行固已著于予心比來 京師未嘗

與之獲一接言觀其循然雅飭不事表襮則主簿之言誠
不虛也繇主事陞員外郎繇員外郎陞郎中小心畏謹靡
一無所缺失
聖天子俯念元元擇人治理優繇郎中陞四川左叅政皆其
言行篤信有以自致者也其鄉友王孟揚因其行請余言
為贈且予嘗得其內矣豈欲以言而揚其外耶夫叅政古
方伯之貳其倚任之重非一郡縣之可比居是職而不慎
擇其人則環數千里之地政治之善否係焉四川為西南
鉅鎮控制諸蠻夷民物殷富甲於天下彥質領是寄於其
間可以攄其所學以行其素志凡政事之得失得以損益

馬屬吏之賢否得以黜陟焉何者利之可以興弊之可以
革焉審其緩急輕重之宜而時舉措之一切合乎公論而
無好惡之偏則人孰不樂得其惠哉夫如是然後可以成
國家之治亦不負於
聖天子慎擇之意苟惟鉤撽於法數之末而失忠厚寬仁之
本是非學古之道胷中公有言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彥質於是盖知之明而行之熟則無[illegible]
予樂言[illegible]

端員外交遊翰墨序

兵部武庫員外郎端木公孝思集其平日所交游翰墨成

卷朝夕對之常若朋友之在目雖其人死生富貴貧賤有
不一而公視之無二致於此可以見公之忠厚也公以文
學馳譽當時交游天下之士而人以文字往還其初心豈
意必傳然公畢收而不遺者顧情誼之相託不在文字之
間盡在於公之心公之所存豈世俗之可論哉夫人之交
於富貴苑生貧賤鮮有不變者觀翟公之書門可知余於
此每悵然太息而有以見公之賢於古人也使天下之人
皆得見公之所為而採知公之心其必有所與起則公之
是卷其有裨於人也為不小矣予忝與公同　朝不以余
為不肖恒得討論於文字間出示此卷俾序其首顧余淺
陋文不足傳而諸公之翰墨與公之高誼有不待予文而
傳或者予之文反因公所為而得與諸公之翰墨並傳焉
斯又余之幸也

龐氏族譜後序

吉水馬田龐明序來告余曰其族人文遠將修輯其家譜
學士解公已為序於前敢求下執事一言以序其後余觀
解公之序其家世歷履極為詳備予奚容贅嘗誦蘇老泉
之言曰譜為親作也故知譜者序其所自出明其統紀之
分辨其昭穆之等不使疏間親卑踰尊百世之下子孫禪
續其勢有不能不顯而其等差不致於紊亂是則族譜之

作何可以後歟宜乎龐氏之孜孜於此[illegible]
處推其[illegible]尊
卑之分[illegible]
非有譜以明之則其頹流之弊胡可以[illegible]
一定而不可踰禮之本也人而舍尊卑之序不由禮者也
人而不由禮且不能行於一身一家而况於一族也哉宜
乎龐氏之孜孜於此也觀譜者知禮之不可以踰則自無
越等凌分之事孝弟之心亦油然而興則必相親相睦相
周相助必不至於相視如塗人焉是則族譜之有益於世
道為不小矣若惟倚之又為矜世眩俗而不究其實亦何

有於作譜之義哉明序聞予言而善之請書為序明序之
先人曰文方徙居金灘今又為金灘龎氏云

劉道章先生挽詩序

二解先生伯中仲正名重天下嘗三領鄉薦不得以行其
所學退築學舍于東山之陽以研極奚與四方之士授經
問難者接踵于門聞先生之訓眞積力行以循乎聖賢之
塗非但為解釋疑惑而已故出先生之門者皆淳篤君子
也若道章劉先生是巳先生天性敦慤二先生授以易書
夜讀之反覆思其奧義盛暑不揮箑隆寒不附火至老忘
倦毎處一室蕭然無長物左右帷圖書吟詠諷誦之餘陶

然自得一毫俗慮不以經心卒究於道德仁義之懿充於
內而盎於外其言溫厚和平不為町畦故望而知其為有
道之士也夫自利祿之塗開人皆奔競於功名之場先生
獨恬然為〻巳之學豈非特然豪傑哉盖二解先生得范
文正公之傳而授之先生其源流有自矣
數十年[illegible]先
生憶居[illegible]
址乃二先生與門人講學之所優悠[illegible]
幽深亢爽迴出塵表顧望躊躇不忍舍去覽夫山光水
而翹然動懷德之思高歌激烈白雲徐來意者二三先生
之靈猶盤旋於玆乎歌曰鬱陶乎予思嗟先生兮何之往
來兮山阿水湄飲醴泉兮茹紫芝松風蘿月兮相因依甲
為河嶽兮高壁奎來莫從兮去莫追先生不作兮吾誰與
婦先生之孫宗平與予同官于翰林以先生挽詩徵予為
序遂書此寘篇端云

上印劉氏族譜序 環洲

余友劉孝彰承其父兄之命以其家譜來 京師徵予言
為序余家與劉氏世相契好先君子延平府君與滁州太
守敦復倶事
太祖高皇帝歷至顯要交情篤密孝彰與予又二十年莫逆

交雖不敏豈可以辭予觀古之君子必重其所自出故尊
尊親〻不敢以忽尊〻親〻人道之大也傳曰親〻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族之有譜其
以是歟今之於譜者或不求其義昧其從來者失尊〻之
道罔其所承者失親〻之心合於族屬而不見其實施於
孝弟而虛襲其名是則雖有譜烏用之哉若劉氏之譜尊
其所尊而親其所親長幼昭穆之序粲然以明遠近戚疏
之別久而不紊盖其世為士大夫家守禮義而不廢故能
若此夫江河之流混〻而不竭者其源深也日月之行綿
綿而不巳者其本裕也今孝彰孜〻以修其家譜為務盖

思濬其源而豐其本也將見劉氏之族歷久而不涸其端愈遠而不失其緒厚人倫而美教化豈不賴此譜乎是為序

送劉孝彰序

昔余居家時與孝彰游其為人溫然而和其為學勇進而不見其止其行誼端方而不輕以隨予心樂與交故久而益親也予家郡城東芙蓉山下滄洲之間山圓潔靚秀百里之外望之蒼翠如屛其傍石磐懸水數十仞噴珠濺沫炎夏臨之不知有暑凉襲衣袖毛髮森竪滄洲界乎中流白沙豐草幽林茂樹可藉可蔭漁舟烟艇出沒無際皆可

樂而可愛也余與孝彰往來其間或登山臨水酌酒賦詩搴芳菲而漱清流目飛雲而狎漚鳥當是時自謂與孝彰恒有此樂不計有睽違也余來 京師數載孝彰亦索然獨處思予之所與常游且心相好也一日直走二千里外來與予相見孝彰之所喜余心之所慰蓋歡然兩釋其離別之懷予以諸子無師遂以試孝彰孝彰亦欣然樂居淹留二載遽辭予欲歸重留之人情有所不可遂憮然而與之別孝彰之去予也予有所言其誰語耶予有所不足其誰予告耶孝彰其何使予獨處于此耶予之情有所不能忘而相與劘切者深有望於孝彰也孝彰歸矣經夫容滄洲寧不徬徨顧望以思舊游之樂者乎視有可與余言者而時惠我好音

送王瓊州序

昔我先中憲公與鄉先生王君子啓志同道同復同領薦同事

太祖高皇帝

而入桂林西經瞿塘三峽而入巴蜀同舟以載遇景輙賦詩一倡一和旦暮寢處不離情好深篤不啻若兄弟二家子弟往還若家人焉廣為童子時見先生從子今瓊州太守伯貞來家神爽英邁博辨通敏語傾一坐雅知愛重今

距其時餘三十年不與瓊州相見因其來獻課于 朝覲之已蒼顏皓首而廣亦及壯齡追思疇昔恍若夢寐為之慨然瓊州以老成宿學為二千石吏廣以翦才竊祿幸與同事

聖天子其令子行儉亦同朝是又一時之遇也廣恨早失所怙而先公之交游鮮有存者賴瓊州時舉先公行事以教廣使聞之而永藏於心者瓊州之言也今瓊州將歸侍講楊公士奇修撰梁公用之皆賦詩為餞俾廣序其簡首夫以瓊州之明達精練識察治體年既倍長而造道日先聞見該洽而度量宏遠其於為政如騁騏驥御王良而驟康

衢和鑾瑲鳴而馳驅有節如駕虛舟乘順風而放中流飄揚莫止瞬息千里顧以廣之蹇劣望下風而趋後塵何足與言哉而亦不待於言故特序其通家之舊使後世之子孫觀而誦之者庶幾不忘前人相與之義也

贈胡能定知侯官縣序

凡為令皆同也處辟邑則欣然以喜居都會則戚然不樂豈不以都會簿書政事之煩俯仰周旋之數而僻邑蓋無是也而君子則不以此為欣戚顧所行何如耳夫令者一邑之師

以苟凡

力行此何則夫一都會有力[illegible]師臬司郡守是皆長而臨於上者事之之道當如子弟之於父兄父兄有事子弟不敢以辭其勞鞠躬盡力惟恐不逮上之視之亦當如父兄之於子弟如此則民見而傚之亦猶己之事上推及下之道莫不皆然而世之樂為苟且安適之計者不務為此而為彼苟無所事則已設或有事一遇監臨之者則蒼黃無措其不至於顛倒眩惑者幾希況望其能有裨於事為者哉予友胡君能定練達通敏好學而文人交薦其才擢為閩之侯官令侯官閩大邑處乎八郡之都會往往號為煩劇難理君獨欣然無戚容蓋其所抱負者素定又何一邑之煩勞所能動其中哉譬之屠牛坦操刀以割何憚乎髖髀而目無全牛行且騞然而奏刀矣君將行侍講金君幼孜合朋友賦詩贈之徵予言為序余聞叅政永嘉楊公汝寧房公之治閩吏安其職民懷其惠二公忠厚人也君有疑而請問之知其必不吝而相告亦必有以處君矣於是乎序

贈胡遂安序

聖天子俯念元元勵精治化日覽萬幾弗遑暇食恒慮天下之大民病博施屢下詔求賢分布庶位共理天工敷宣政教凡巖穴幽隱之士及負才能而抑于末寮者咸得薦擢

用人之道至矣予友胡君子澄纍贊象山幕以廉能稱繇是被薦比丁父艱起復來 京師銓曹策其才學得擢嚴州之遂

一邑而

而最以非若郡守牧伯之漸遠於民者比也苟用之非其才而示民無其道則一邑之治否係焉雖有賢郡守牧伯卒亦末如之何也已今之任選擇之責與夫為令者果知慎其事而不敢以忽則民有不蒙其惠者鮮矣大抵治官如治家視民如子弟常恐其有飢寒疾痛視之切已誠心以求之撫摩煦嫗使遂其安養生息之道去其蟊蠹與其

化條要求於禮義之中拊循於教令之下恕以待之信以使之如是則用力寡而收効速民不期治而自治古之君子率用是道故澤之入人也深德之及民也厚而人尊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雖百世之遠思念之而不忘愈久而愈愛戴之也若夫小丈夫之所為其莅民也惟恐巳之不尊民之不畏修飾邊幅如木偶人巍然臨乎衆人之上譟譁之聲衍溢於趨承誅責之餘宿奸積弊紛如蝟毛視民之疾痛恬然與巳不相干若此者豈足以治民適足以厲民夫安得以語君子哉予少長於草野每歎夫此常思欲得一邑以自効幸遇

聖天子寵眷之深俾承乏侍從仰惟

聖天子之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均陶於覆載照臨之下顧以爝火涓埃亦何裨於天地日月哉方竊自愧而吾子澄以賢能擧最為親民吏可以行其道成其志視余之無以及民蓋相遠矣然子澄與予學同業志同道同予雖無以及民而子澄為政施其素所蘊者以惠利於民則予亦與有光

聖天子用

彭叙古挽詩序

彭生叙古余友彭子禮之仲子也自幼端慤謹重讀書記閒敏捷善學得古師法尤善小楷摹畫逼真今

天子詔求善書者有司首擧生應　詔試高等命日習法帖於内閣生日臨字數千筆法日漸超詣駸駸如良驥安閑馳驟康衢人莫不歎服余見生所進若此竊甚喜之而生不幸死矣年纔二十有六旅瘞于國南門外余哭之甚慟相知者莫不哀之方生初來時子禮與偕以生屬予曰願朝夕教訓之予愧疎陋無所裨益然或有所言生俯首聽受不以予言為不信也予又喜生之謙虛非為才藝之勝人將其學問有過人也不謂生遽至此耶於乎天之生才往往才者夭而不才者反壽豈天之不明於所施耶蓋

偶然之遇也夫五氣流行而人得之以為生得其清明純粹者為賢昏濁尨雜者為愚賢者得其正愚者得其偏得其正者宜壽得其偏者宜夭生既得其明秀清純者矣而不得於壽豈有所不可兼者歟抑造物者固將嗇其前而豐其後歟夫盡其在巳以俟乎天而修短之係乎數者有不足論也古之賢者不得其壽未為不多然獲稱於當時之君子則遂久而不泯使人誦其言猶有無窮之悲雖夭於一時而無所聞於後世者蓋相距遠矣若生之才之美當時士大夫哀而惜之者咸見於詩歌其言辭足以傳於久遠生其託於此而永存者歟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之士

者也予于生實深愛之則其死也安能默然已哉爰成挽詩一首以寄予哀痛之私而于挽詩之端更為之叙以見余之情焉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剌序

聖天子德洽仁浹覆載之内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為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剌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須周讓嘗奉　命使百夷聞古剌名且知其人素慕

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為之先使歸以聞

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魑魅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　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苦甚至今年更遣使同讓偕方物來貢且請臣置吏

天子賜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剌宣慰使賚予有加復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為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夫無剛毅則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變則必至於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為使也今讓以單車從數十人往返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駭獸縱之夷以宣布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遏有凜然氣不少慴能使遠夷知　朝廷[illegible]畏矣傳[illegible]也予知自古剌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旻派劉氏族譜序

北京工曹員外郎劉君叔毖以其家譜徵予言為序經年未有以酬之予固非能文者自知有不足惧無以與君言

且其譜又皆諸先輩為之序若前貢士王先生子讓國子學錄蕭先生子所予舅氏庄山先生是皆文章先達言之詳矣顧余末學豈敢厠名其間弟劉君之請不可以辭予嘗誦程子之言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有不相識於乎程子之言有關乎世道之重要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公使人之尊祖重本孝弟之心油然不息予觀劉氏之譜真有合於程子之言哉劉氏祖於圖練使其由唐末來鎮安成遂居于固岡四世至仮南唐保大中徙居廬陵之旻派今為旻派

始祖歷若干世子孫蕃衍分散聚處其尊卑昭穆之等秩然不紊非其宗法素著譜系素明焉能如此蓋嘗觀於世俗有宗法不立譜系不明遂忘其本以至援聲勢而棄寒微躐等差而踰定分者比比皆是其視劉氏之譜能無愧乎矧乎衣冠科第先後相望詩書之澤源源不竭不以既盛而獨存不以既微而不錄非特見其有合於古又見其忠厚之至深有益於風教者焉雖然榮茂者餘慶之流光繼承者子孫之盛美苟惟積累於前而無以紹續於後有如叔向之

由文學

惠今去沅陵已數載而民猶來請於　朝欲留之雖古良吏何以加此信為劉氏之賢子孫可謂無愧於其家譜者也後之人其尚以叔然為法於承家之道必無忝矣

贈鄒太守之紹興序

君子負瑰傑之才而欲行其志者得其位為難得其時為尤難夫位或有時得之而時則不可必遇古之君子如馮唐顏駟猶必老而始見甚矣時與位相值之難也如此所以曠百世之下善治少而不善之治恒多洪惟我

皇上履太平之基開文明之運四方萬國廓然同風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致治之美超軼往迹猶孜孜求賢以忘寢食仁惠天下者至矣全州太守鄒君希南用薦者擢為紹興太守漢制郡太守二千石也宣帝以為吏民之本嘗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故太守之職自古所重今希南可謂得其位矣又遇

聖天子在上圖治如飢渴凡蘊一才藝者咸得引用可謂得其時矣希南可以展其才行其志以求無愧於古之君子可已紹興古會稽也山川人物競秀天下其間名宦若第五倫之躬斬芻飼馬妻自執爨受俸才留一月餘以與貧民張霸之興經術道路但聞誦聲馬臻之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劉寵之犬不夜吠民不見吏顧雍之郡界寧靜吏

民歸服蔡興宗之以法繩奸江華之人安吏畏又若范文正公趙清獻公皆卓然名臣也未暇悉數其流風善政存

之則民

時得位

宜不難矣希南久歷官途紹郭　於為政如走丸於峻坂無所留礙紹興去　京師不千里而近其人之來者朝暮相踵于道希南之政聲將必與是人皆至矣予當矯首為君延譽鄉友之在　京師者咸賦詩以餞其行徵余言為序故書此為之贈焉

胡氏族譜序

泉州太守金川胡侯出其家譜徵余言為序侯家自章貢來居金川由宋歷元至于
皇朝凡若干世詩書之澤至侯而益顯於斯可以考其世德矣章貢多名家若曾文清公之先由贛川占籍河南至公兄弟以文學顯卓然為宋名臣與南豐之曾後先共盛今胡侯系亦出于贛先世占籍金川侯亦以文學登顯仕何其若是相似也自庾嶺以北山川蟠固惟章貢為然二水合流群山來湍傾折東下達于彭蠡注江而入於海其蓄之也深厚故發之也悠遠今侯雖居於金川孰謂其孕毓之源不本於章貢哉宜其宗族之繁衍也侯之譜自金川

推而上之至於章貢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戚不遺賤疏不通貴粲然昭穆之序而不紊拳拳根本之思而不窮可謂悠厚之至也世言胡氏或出於陳胡公之後或出於春秋胡子之國予家自金陵徙吉於今凡二十餘世家乘本出於陳胡公然自金陵而上莫得以究其世系之詳侯之族由章貢徙金川已十二世其上下爽之詳猶能由章貢又推[illegible]
魯之[illegible]
予又將為侯歷序之侯名器字[illegible]琢[illegible]為郡有善政且有名譽於時信無忝於其宗譜者矣

湯如川挽詩序

聖天子蒞祚改元之二年策天下多士于廷吾盧陵才俊魁傑之士登名于天府者數十人特然為天下先猶明珠出櫝干將發硎光彩煜燁上徹霄漢又若渥洼之駒神駿超逸追風衛雲不可羈勒于時莫不羨吾盧陵文學之盛有以見
聖天子作興之效也吾友湯君如川王君詢謨皆居是選同授翰林庶吉士二君為人溫厚和雅為詩文清醇穠郁在儕輩多推讓之
聖天子以是科得人之盛擬其尤者二十八人讀書內秘期

至于古之學者二君咸在朝夕勉學不懈為詩文益功沉深雄偉如決川注海波瀾浩汗勢不可遏渾然之氣吐納萬彙成之也其止也未幾二君相繼而没於乎悲哉二君之才之學天既予之矣使假之以年則其所造豈可涯涘然既予之而又夭其壽豈造物者之所忌耶二君之沒其秘也如川之死因其弟來省之先死如川哭弟傷感成疾遂不起死數日隣舍失火并焚其柩詢謨死妻子俱病一子後死二君受禍之慘又何相似耶交游之相知者莫不痛二君之死也吾友楊君士奇銘湯君之墓其情切其辭哀足以見君之平生吾友解君縉紳[illegible]

情惜二□□□□□□□□□
之凡若
如川獨無言可乎且以如川之於
宜其不知如川者聞而惜之又何如也借使如川之不死
又烏知將來之惜者有若今之惜者乎由是知造物者之
有以厚於如川也非忌也吾非特為如川惜蓋以為鄉邦
之惜亦以慰其父母之悲也

高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以載事譜以系族無史則國之政績不見無譜則家之世數不傳二者雖有大小然其所

係甚大矣我余里有高坪高氏者其先世蓋亦世族焉予索高氏蓋姜太公之後傒高子以王父為氏越十數傳曰攀遷于魯生子羔仕衛不徑不竇乃聖門之賢人也十六世曰超曰赴耻事新莽超遷江南赴遷湖南楚地其十八九世曰允貴寵清貧允之九世名季輔者為監察御史因卜居于豫章嗣是族姓繁昌散處于建臨吉贛泉廣韶交之閒而季輔之後裔名承恩由鄉科而授吉邑教諭因卜居于吉邑之城南面對字水背倚文峰又歷數傳而生仲仁由恩貢任廣西慶遠府之宜山縣政績可稱
朝廷以其賢良擢陞鎮江知州來 京師献課於
朝為余言曰余居城邑心厭市塵之煩囂樂鄉居之清寂魯置田畝於墨庄以為他日退休之所余之季子賢携孫林已還居矣此地與君居近隔咫尺朝夕可以往還求君一言以詔示來者予素雅與高君遊高君喜詩酒平居多所吟咏而冲抑謙虛不自滿假迹其為人忠厚長者後裔將騈鑣雀起綿衍而未有艾既而高君出其譜以徵序于余ヽ曰族之有譜所以辨昭穆別尊卑明長幼分親疎也數者不紊庶可以相親相睦于無窮否則數傳之後源流失據系緒無考遂至親疎視為途人往ヽ皆是此世數之不明良可浩嘆然則族譜之作烏可緩歟宜乎高君之孜

孜焉以修緝為先也今觀高氏譜牒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燦然秩然其用心亦良苦矣將使後之子孫考其世數分其派別一披卷而了然于目是譜之有裨於百世之下者豈淺鮮哉余故為之序以弁其端使後之觀者知所考而不敢忽也

贈進士曾生還鄉序

永樂元年秋胄監生寧都曾慎伯敏領鄉薦余時忝司校藝得其文讀之喜其實而不浮非馳騁貿街者所可比乃寘之前列一日盡以其所作來謁余且曰願有以教之余細索其義理順而辭正異日有司者豈能遺之尚何能有

所增益哉今年春慎舉進士第而昂然先人有出余方自信知慎不虛也

聖天子登崇賢俊弗欲勞以吏事進士皆授庶吉士食其祿或令讀書或令觀政諸司弗署姓名慎始視事兵部甫三月復入翰林讀書例賜遊家且以介期　恩至渥也而慎與是榮焉促裝上道來告別於余再拜而言曰慎承

天子之恩歸榮鄉里而家尊在堂幸莫大焉茲焉去通都而居僻邑則聞見陋而昧乎大道之歸於此是懼願畀一言以為朝夕勗余聞慎言而歎曰人方以得一榮足矣而生不有於是獨不能忘乎道其去人亦遠哉余將何言以告之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斯言何謂也無非曰孝弟可以盡道孔子居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過里門必下車[illegible]所有[illegible]子矣為人者鄉黨宗族既賢之一國莫不賢之矣一國既賢之天下其有不賢之乎天下既賢之則可以信於後世矣余知慎有志於遠大者故以是贈其歸

湖田胡氏族譜序

湖田胡氏其先世居開封宋建炎間徙居今新淦之象口象口有胡氏自茲始其來居湖田者又自其十八吾府始距今已十四世矣而子孫益遠益繁推今驗昔可以知其世德也夫世之言譜者莫不曰別同異而辨親疏此特為一姓而異族者發若夫審賢否而觀盛衰孰有不由於一家之譜哉故族譜之作家不可無也自有姓氏以來人始得以明其所自出故久而不紊疏而不遺先王定姓之意於是乎見其美矣善乎蘇氏之言曰觀吾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其意亦謂是歟胡氏之賢者曰子亨知其然故拳拳焉以修其家譜為事溯其流而尋其源著其亡而存其失瞭然世序之明而無所疑其用心亦勤矣哉因携來　京師徵予言遂得而覽之故書此為之序

贈楊廷振先生南歸序

友梅楊先生來就其子祿養居　京師凡三載矣一日浩然有歸志將徧告別于其所知乃及余門且出諸交游所贈詩徵言為序余與先生令子起隆為同年以是黍知於先生先生有命其何敢辭夫以為人子者得一命之貴祿足以養其親莫不以為榮幸亦有欲養而親不逮有或在而庭巍[illegible]有六[illegible]得乎胡為而欲歸先生固無所係而先生之子獨能安乎予竊惑之先生曰吾有園有池有田有廬門有松蘿籬有

圖書修竹千竿古梅數株故榻已塵三逕就蕪吾何爲獨不歸哉吾將挾飛濤駕秋風以返于清江碧障之間杖屨行吟幅巾逍遥静觀黙識將與造物而爲徒矣吾兒之養雖榮而不能以易吾思余曰先生歸興不可留矣乃相與登鳳凰之臺眺龍虎之都酌秦淮之酒歌古詞一闋抗手登舟而别

贈王榮歸閩序

洪武辛未秋余遊閩與數君子交今翰林修撰王君中美雅與予好恒有所啟沃中美家多書充牣于一樓之上暇則邀余登樓隨探而讀之倦則同休取酒而飲縱談劇論

究極於天人之蘊竟日盡歡而罷時其弟榮總角侍于傍予甫數齡亦側立顧之皆静秀娟好信其爲嘉子弟也余去閩十又三四年與王君僅一再會今幸同官于　朝可以朝暮見去年見其子昂然已過其父今年見其弟充然似其兄思往昔之遊與今之所見怳然如夢慨人生契合之不偶而會悟之良難也今榮又辭余將歸余方歎與榮十四年始一見未展綢繆之情而遽有别離之感继兹又詎可以期哉昔杜少陵之别唐誠以九載相逢與百年幾何之歎顧余之於榮其歎蓋不啻少陵之於誠焉雖然予與榮睽違既久固有足歎而其學[illegible]爲喜今之别久[illegible]又不啻[illegible]故重以勉於己者以期於榮[illegible]以則其得詩凡若干首列于左

贈劉太守之懷慶序

環千里而爲郡郡必有守得其人則千里之内安故古者於是任必慎選而不輕授人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士之負魁壘傑出之才者必得是而後可以行其志仕至於守亦天下之至榮矣然自漢以來爲守者不爲不多然其間卓然能以聲名稱於後世者僅可數耳此可以見守之難而

成名焉者寡矣

聖天子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乃勑銓曹行薦舉法凡幽潛沉頓者皆得遷擢故横州守豫章劉君允佩以才被薦考其行能優等陞之爲懷慶守蓋選之慎而授之重者也初允佩以名進士初筮永康令即有能聲歷再考而陞於州令由州而陞諸郡其於爲政之道若屠牛坦之深刃以割骼然而無所留滯矣今之爲賢守者舍允佩其誰歟继兹以往余見允佩之進未有涯也古之君子之莅民也一道德而同風俗不以子子之爲能故民日化而不自知夫懷慶地濱大河人情風俗著之於詩昔之於今豈亦有所異歟

夫宜教化而善風俗者太守之職也往哉光佩行見有考
槃於澗者當語之以
聖天子皐用賢才之意國子祭酒胡君若思合士大夫賦詩
以壯其行徵予為序故遂書之於其端云

鍾啟晦文集序

趙王[illegible]
予方[illegible]邑從征虜北歸
塞無以復啓晦之請三復其言實而不浮得古作者之意
古之所謂文者誠載道之器也由其人之道德充積於中
故發而為言達而成章有以垂世立教世降俗移道德不

修文章隨而披靡而人競趨為浮藻之習言匪不文也未
免不出於自然誕者矜誇卑者萎苶或徒騁於其外而不
知所以求諸內於乎此雖為文之弊而亦有以見世道之
得失也
國朝混一四海車書會同制作禮樂興啟明文物之教盡
革天下浮華之習歸於淳朴風俗於變大復古治當時士
大夫漸摩於仁義之中修辭立言一刬相沿之弊必底乎
道德之奧非徒言之而躬踐之也予少竊嘗有意於斯文
恒與二三君子講論其旨私相慶幸謂逢辰之復古也獨
愧耆質愚下道德無聞今以菲才承乏詞林執筆操觚文
思猥陋不足以黼黻　皇猷惟重素槃之羞然夙夜自勉
非敢以矯其所不能必約而求之於道而已間觀啟晦之
作有以合於予之所云者由其學之有本故也異時有以
考見得失者於是乎在遂書此以勉啟晦且以自勉云

周易備觀序

易者聖人為卜筮而作也始畫一陰一陽演為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備天地萬物之情極顯微幽賾之蘊所以
明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知吉之不可以倖而趨凶之不可以苟而避兢兢乎其憂
世之心至深切矣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

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此
蓋易之旨歟人能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則動靜云為脗
合天理亦何有於凶咎悔吝哉夫二氣交錯萬物紛揉有
陽必有陰有善必有惡有君子必有小人消邪妄之萌防
陰凝之漸存天理而遏人欲莫大乎易也故曰君子修之
吉小人悖之凶意易豈易言哉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
未嘗及易他日但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此雖聖人之謙辭要亦致警於學者竊嘗誦繫辭之言
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蓋

非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必也省察於平居之時致慎於
所處之地遇占而吉也求之於己德足以當之則吉否則
雖吉亦凶遇吉而凶也能警畏惕厲雖凶無咎蓋亦無所
不致其謹也愚性鄙陋簡率尤甚每好讀易以自警策不
聰敏玩象則違辭玩辭則忘象恒病不能一之間於暇日
偶取易六十四卦以爻辭象辭各系於每爻之下舉一卦
而辭畢具因辭以明卦爻由卦爻以定吉凶審夫安危憂
患之幾慎於言動隱微之際以順夫性命之理名之曰周
易備覽固知僭妄罪不可逃然私於一己取便觀覽不敢
以示人謹藏於家時而玩誦日加省察庶求可以寡過此

愚之志也

北京八景圖詩序

地志載[illegible]
往見於簡策
聖天子龍飛于茲肇建北京為萬方會同之都 車駕凡再
巡狩文學之臣多列扈從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
緝仲熙獨曰昔之八景偏居一隅猶且見於歌詠吾輩幸
生太平之世當大一統文明之運為
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所業而從遊于此縱觀 神京鬱葱佳
麗山川草木衣被雲漢昭回之光昔之與今又豈可同觀
哉烏可無賦以播於歌頌衆咸曰然遂命曰北京八景間
更其題數字仲熙作詩為倡於是繼賦者國子祭酒兼翰
林侍講胡儼若思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楊榮勉仁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善幼孜翰林侍講曾棨子
啟林環崇璧翰林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梁潛用之翰林
修撰王洪希範王英時彥王直行儉中書舍人王紱孟端
許翰鳴鶴暨廣凡十有三人得詩百十二首廣雨和仲熙
之韻詩獨後成竊嘗自惟承乏詞林以文字為職乃獲隨
侍 萬乘覽山川之雄歷古蹟之勝於所謂八景者得之
獨先且多儒者之遇孰有踰於此者然才學猥陋不足以

敷贊鴻休賴諸公有作雍容大雅宣暢發舒可以傳於久
遠而廣忝厠名於末亦何幸焉乃寫八景圖并集諸作寘
各圖之後表為一卷藏于篋笥遇好事者則出示之俾知
今之命題賦詩者權輿於什[illegible]是作也要非眩名役志
之為寔以識斯文遭遇之盛
老[illegible]
聖化
上之恩與夫平生交游出處之感耶

集句詩序

集句起於近代然非該博廣覽用意精到者弗能佳也夫

散取古人詩句萃成篇章牽聯掇拾必意貫辭達如發於已心出于已口使人讀之不厭不倦不覺為古人之言斯為佳矣若王文公之送劉貢甫吴顯道及明妃曲虞美人胡笳十八拍諸歌詞之類雖施張遊戲然脫洒流麗不涉形跡尤為絶倡又若丞相信國文公集杜句二百首寓其孤忠憤切之情宣其覊囚堙鬱之氣要非苟為之者夫作詩為難集句為尤難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者詩也隨所感而發隨所至而止意窮則辭盡抑揚闔闢宛轉布置易於為工作固不難於集爾若夫裒古人之句以為詩得其上或遺其下得於此或忘於彼苟不遺忘求其意之聯屬無

相齟齬油然如出諸已者戛戛乎其鮮矣是以一篇之詩必窮其智力竭其心思搜索研磨協情比類既諧且和始克成就是故集又難於作也會稽劉天錫先生集古句為詩彙為一卷總若干首間以示廣凡贈遺酬荅感寓題詠各極其情意之所至誦之纚然如貫珠翕然如奏樂俯仰疾徐咸得其趣意何其善集也蓋其遇太平無事之時演沖澹和平之音一本於性情之正是又以集為作也摘其精醇擷其華美長篇短章舂容典則求於作者意庶或有過之先生專門正葩之學長於六藝故得其切妙集句特其餘

辭

送彭子斐訓導毗陵序

漢儒傳經以顓門名家得立博士自非顓門者不得立學官故治經者競守其師說牢不可易謹其傳而重其所由來往往傳至數世而不輟替者以此故也士之列於博士學官者彬彬多文學之士有仕至郡守大中大夫諸侯王傳相與為丞相列侯者則其教不亦盛乎予鄉自宋元以來訖我故家以經學相承世其家毅不改其業士之從學者必擇顓門而趨其未有師承者亦莫之從也蓋猶有古之遺風歟夫摳衣請業且猶恥非顓門而況於立博士學

官者乎世之博士學官舉得顓門宿師以為之則人材何患不與教化何患不成大要經明而後德立德立而後才克施之於用而無所不宜苟舍經而求士譬之去舟而求濟釋鐏以求獲烏可得哉予友彭君子斐衣冠文獻之胄其先世以春秋登科第者繼踵不乏數顓門之學偃指而彭氏在焉於今數百年可謂盛矣子斐早孤弱冠從清江聶鉉先生於廬陵講明春秋之學偕三四友朋淨掃一室閉門誦說晝夜不輟得其師傳以紹其家學所謂三四人者毎擢科第為學官為民吏登顯庸者若今學士金公亦其一也獨子斐抱一經退處山林若無意於進取比年始

以廣者而起乃者積修經書大全及瑗事適有昆陵學官之命今將行凡交游者咸賦詩為贈而以序屬予予惟子斐之於教職為之蓋不難矣施其家學與其所以為學之道以導夫人其收效朞月而已固無俟於予言然予猶有言者通天下之獘也今學校之士惟記誦於貢舉之文以資進取師弟子均幸以是為出身免過之階於所謂教與學之道蓋憒然不知所本獨不知昆陵然否苟如是必先以經學正其本使咸趍夫道德之懿將見教化之成彬彬以文學之士可以方於古昔矣予之所以期望於昆陵亦以幸願於天下之士也故於子斐之行而重致意焉

天台趙氏族譜序

趙府長史天台趙公季通以其家譜徵余言為序觀其世系為宋周恭肅王元儼之後元儼太宗第八子也有賢德事母至孝真宗即位授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封曹國公明年為平海軍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封廣陵郡王改昭武安德軍節度進封榮王後加兼侍中改鎮安靜武信加檢校太尉加兼中書令坐侍婢失火延燔禁中奪武信節降封端王每見帝痛自引過帝憐之尋加鎮海安化軍節度使封彭王進太保仁宗為皇太子加太傅歷橫海永清保平定國節度陝州大都督改通王涇王仁宗即位拜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徙節鎮安忠武封定王天聖七年封鎮王明道初拜太師換河陽三城武成節度封孟王改永興鳳翔京兆尹封荊王遷雍州鳳翔牧景祐二年授荊南淮陽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慶曆四年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州牧燕王謚恭肅子十三人得名者四允熙允良允廸允初熙寧中以允良子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為周王

高密郡公仲銛仲銛子武經郎士軏右班直士貸士貸子保義郎不伐成忠郎不猻不獵子善學善悉善悉子汝能汝夔此史傳宗室系所載譜云允良為晉安郡王宗蘭只稱司空高密郡公仲銛為仲銘武經郎士軏為仕範無右班直士貸有宮使仕仔不獵子善能無善學善悉善能子汝凱汝峋汝峴無汝能汝夔與史系畧不同未詳孰是史系自汝字而下無載譜自汝字而下具見至季通又五世徙居天台者則自仕範兄弟始此譜之言也予觀宋史宗室系獨詳於他史蓋當時宗正所掌有牒有籍有錄有圖又有譜以叙其系宗法之嚴禮意之厚亦可槩見載於史者凡二十七卷當時族屬之多可謂盛矣今季

通之譜惟詳於其所自出而他派不與焉非畧之也謂其自有譜也余謂季通考於世系合而一之亦百世之宗無絶之義所謂同姓為宗合族為屬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也遂摭其源委序其譜云

秦氏家譜序

秦為伯[illegible]周孝王封其子于秦厥後以國為氏者㨿國亡宗[illegible]其子姓散處江南支分派别不可勝一一譜其世[illegible]口以門地顯者諱潢卿為元提舉而家譜失其傳[illegible]祜讀書勵行為元六安守其子璧者紹其昭也[illegible]丞之子鳳予同榜進士今任尚書者繼其穆也[illegible]國有史家有譜

提舉公而上[illegible]於戲鳳為秦氏之後遭元季兵燹[illegible]曾祖提舉公而下圖而演之曰某有行藝之人也今其子孫何如某有文學之人也今其子姓何以自[illegible]其可疑者悉置弗錄將欲傳信於後人願賜一言以序諸譜首可乎予聞而嘉歎曰家之有譜乃仁人孝子尊祖宗敘親疏右賢德詳昏嫁慶吊之禮行昭穆之義敦此古今天下不易之道也今秦君能修其家譜如此比之昔人求附[illegible]之系妄拜汾陽之墓者其為人賢不肖何如也予知秦君之子若孫世守斯譜以尊卑昭穆自辨以詩書禮樂自淑以科名勲業自期無以族大支分自貶則張子所謂子孫賢族將大必有徵矣於是秦君題而又題遂請書為譜序云

再賦八景詩序

廣嘗賦北京八景詩拘以和韻又局於聲律故不足以盡其奇偉[illegible]日再賦五言詩八首以發前之所未至非以夸多闘彌誠

聖天子設都于茲建萬世悠久之基山川景物壯觀宏麗必當有所[illegible]傳播無[illegible]如古之作其見於詩有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又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斯不服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三

碑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三

翰林侍講男種暨孫穆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佩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孫　婿　尹學清　對閱
仝　弟　拜　恩　校正

碑誌

周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伇字朝陽吉水城南周氏高祖諱直字方大宋進

士第擢禮部侍郎曾祖寅禮父恩補通仕郎祖梅山宋武陵尉父道存以博學徵授瓊州郡守處士兄弟三人伯兄通領元乙亥進士仲兄潤國初以才辟授吉水州同知處士居幼性坦夷喜讀書卓然自持既長與朋友交尚信義不事外飾居里閈輯如也一言行未嘗有忤於人有忿爭者歸處士求決從容開導是非自辨尤喜周急人家有餘輒以給貧匱諸兄早世奉母旨井無遺人咸稱之嘗訓諸子曰吾家世科第躋膴仕為子孫者可不力學以紹述先業吾嘗以科第自期遭世變兵戈搶攘東西奔竄弗遂所志汝曹勉之訓鄉人子弟循循有序人莫不敬愛晚遇薦辟以疾固辭嘗往來廬陵之永和樂其山水與仲子原凱居之日望東山曰此吾耕隱處也乃號曰東山小隱前中書舍人詹希原大書以揭于楣間易庵謝先生為之記士大夫多為賦詠處士雖不仕其名益表表不泯予嘗聞之吉陽故家而城南稱周氏處士能不失其世守誠可書也處士生元至正甲戌十一月十九日沒洪武壬午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娶曾氏子男五人原濟原凱原鼎原茂原通孫男九人繩祖望祖同祖興祖隆祖華祖羅祖顯祖榮祖後二年塟于縣之折桂鄉從先兆也原通來請銘用述其槩追納諸壙銘曰

吉陽周氏有烜其聲赫赫高曾以肇以承於乎朝陽不忝厥世有邃其中堅蓄固秘莪莪鳳岡矗矗東山以耕以游徜徉其間豈曰無貴亦既有富曾不耇終於彼奚慕折桂之鄉先人有阡卜以祔之惟以永年

故浙江行省檢校許公墓誌銘

公諱洪字彥章幼穎異不凡五六歲即知讀書數過輒能成誦十六七為文章才思奮發嘗賦詩以寫志前輩見者多稱歎之通伏生書欲取科第適元季兵興奉其母居山中時寇盜紛擾歲荒歉力養不乏國初以明經被薦洪武三年受橫海衛知事始至事繁劇公處之恬不動聲色剖

析疏決畧無停滯時安慶倭伉成畧衛事極加敬重推所
乘馬代出入後除英武衛知事治聲如横海時六年除浙
江行中書省檢校時左右方司員缺印悉以委公文案填
積酬荅無遺官長胥史咸加敬服紹興倉儲多積弊省欲
覈實而難其人咸曰非許檢校不可於是以命公公至即
設法出納正其宿弊公私不擾上下皆悦嘗按郡四明天
台歲大旱郡守禱無雨公為文禱神雨旋注所至作興學
校以俸錢市布帛書籍筆墨試諸生第其高下賞以激勵
台之解後嘗有妖物為恠夜擲瓦石擊門户每使者至避
不敢居公至吏以為言命闢户獨寢于中夜寂然無聞妖

遂息俗浮薄多鬻僞器公禁之無敢以售公循々儒者應
以律已謙以待人内克外和不瀆不諂嘗有使者至省公
適以他事謁遲公至拒不見公從容進曰某聞禮者君子
之大防明公進退人必先於禮威望欲行禮不可廢使者
愧謝九年以母老請歸養　詔許之時年三十六解官行
李無長物惟圖籍而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旬侍湯
藥不離左右夜則焚香禮斗減已年以延母壽事兄彦良
尤謹每食兄不在不先食兄或他飲遇夜必躬候於途醉
必掖而歸暇則以詩酒相娛樂一門之内怡々如也居邑
之南郭有南耕别墅杜門著書訓課子姪時人亦以南耕

稱之洪武丙子終享年五十有八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祔于口南原先塋之次公為文章不激不隨一歸於義
理其歷官為政卓然有稱盛年退休殆不可及曾祖諱季
開祖諱雲瑞父諱德中母陳氏娶羅氏樊氏子五人長曰
琳次曰夔曰翰曰翼曰磬女二人長適某次適劉孟連孫
男七人公睿公佐儀祖進祖光祖回祖斗安孫女五人公
没之明年翰錄公行狀泣來請銘後十四年始克為公銘
廣常思十四五時公一日見過廣侍立左右有問輒對公
辭氣温厚顔色和悦謂廣曰昔子之先大夫為御史時日
治官事夜則與鄉之諸友仕于朝者同聚于我官舍篝燈

講論以古道自期後分散各以事業自見今存惟吾吾見
子喜故人有子又與廣言典故數事歷々可書後十餘年
公没見浙江之士夫美公之詩文稱誦公者知出一口惜
公之退早未盡其所施苟獲展其所藴則豈但如是而已
夫銘曰

氣和言温守恪行惇積之粹兮辭達成家黜浮抑華學
之懿兮崑山瓶珙為圭為璋為珮璲兮匪徒之驕退勇
於進未究施兮懷哉君子德音無已不慭遺兮没而有
光墓石之藏銘永閟兮

學古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黃氏諱鼎字孟鉉學古所蔵修齋名學者因稱曰
學古先生先世居建昌之南城八世祖諱笏宋孝宗時令
吉水遂家焉曾祖立道祖天衢號似山又號客菴通五經
於書無所不讀學者稱之曰似山先生又稱之曰客庵先
生考諱貴宣字彥粲博學有行義鄉里稱之曰小山先生
小山四子先生居長自幼穎異絶人書過目輒記甫六歲
四書五經之文皆成誦十歲能屬文對客操筆立就滿座
驚動十五通詩書二經為舉子業既成而歎曰此不足盡
吾學乃悉取家所蔵書晝夜讀之探賾聖賢之旨得其歸
趣發為文章頃刻數萬言奔放雄逸浩然如百川之赴壑

波瀾汗漫隨遇賦形勢不可遏於是名聲藹然而起四方
聞者咸加敬服前輩無不推讓弟季岳聰明博學為文章
酷似先生洪武乙丑先生年二十餘被薦至
京師先生出其文與弟季岳之文若干首示人人爭傳誦
皆駭愕自失翰林吳沈尤見敬重與人言曰吾見文字多
矣未有如黃氏兄弟者異時必名擅天下蓋今之軾轍也
欲上先生名未果會銓曹以常選授將仕佐郎鎮江府知
事先生長於為吏遇事剖決如流無一不當人心者時鎮
江號為煩劇相知者莫不為憂先生處之裕如也故治效
有異績民咸德之後坐事免歸杜門不出尚友古人博文

強記反求諸己蓋沉潛於聖賢體用之學取舊所為文焚
之覃微索隱仰觀俯察研幾於天人性命之蘊所造淵深
不可以測見其際修辭立言一本於道德仁義溫醇純雅
豐腴嚴潔醇如也大要以明王道繼往跡淑人心變風俗
為務由是學者相踵于門先生各隨其材而成就之循循
導誘婉辭悅色以誠意感人廣於先生交游獨後先生一
見即傾倒如平生不以廣之不肖謂可以語道與廣言論
終日或夜達旦未嘗有倦容先生之言皆出入經傳貫穿
百家論議閎偉氣象從容不踰矩度而聽之者遂不覺其
自進矣先生謙恭樂易不為崖岸不以所長自足人有一

善稱揚不絶口未嘗言人過失廣常侍先生或有語及窮
達患害而坐者皆隕穫失數廣時年少未更事實無所知
適亦不動于色先生謂廣曰子能不驚于寵辱耶廣謝不
及先生曰由是勉之每語及當時賢者廣不能識詢其人
之平生且及其子先生一日謂廣曰吾每見子好問及人
後是亦仁者之心廣又謝不及先生曰擴充是心可也廣
受先生之教者多矣顧才質駑下迄無所成於茲誠有愧
焉思惟先生之言豈可復得先生才高意廣襟懷灑落丰
儀修潔望之如清氷玉壺即之如和風暖日使人胸中開
爽鄙吝自喪誠英邁間氣之才也假之以年獲　其所施

不知古之人為何如惜不得其壽以歿嗚呼哀哉先生生
元至正辛丑四月廿五日終於洪武戊寅九月十六日享
春秋三十有八聞者知與不知莫不悼惜以明年十一月
日祔于水南楓樹山之原從先兆也配姜氏後二年歿子
二人長濬有文學次淵女二人長適劉燁次在室孫男一
人有五經四書精義若干卷文集詩集若干卷藏于家先
生歿後八年仲弟鑑以先生行狀速廣為銘於乎其尚忍
銘哉然義不敢辭後四年始克為之非敢後也蓋常執筆
哽塞而廢惟不可以緩今始忍戚而書之惜言不足以盡
先生之平生謹述大槩以誌于墓云銘曰

於乎先生卓特超舉英邁之才尚友千古著書立言充
積滿家明誠之學所造寔多孝友之行溫恭之德勉々
循々威儀是式西京專門毛萇仲舒正誼明道廓然規
模玉磬金鏞郊廟之器致和神人以用則貴咸濩希聲
抑厭中野抑厭中野噫嘻天者於乎先生夫何為哉不
朽者存來賁將來

明故徵士楊公墓誌銘

永樂六年戊子六月庚辰予寮友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
侍講楊君勉仁聞其父徵士公之喪頓哭幾絕明日即易
服設位哭又明日言于
天子又明日以檢討蘊君伯厚所述行狀泣告余曰榮不天
不幸家門多故殃罹于先人奄忽見棄榮叨祿于
朝生不能供湯藥於晨夕沒不得飯含就歛抱無窮之痛
惟先人生有令善懼弗能以顯揚則不孝之罪益深願下
執事賜一言為埋銘以掩諸幽且以慰先人於地下言訖
而愈悲予知勉仁者既弔之謹序而為之銘按狀徵士諱
伯成字士美姓楊氏其先自鳳翔游宦于閩唐末亂因家
于建其後子孫分處浦城建陽崇安遠有曰萬大公者又
遷于甌寧之豐樂鄉族益大遂名其地曰楊墩萬大公之
子自楊墩徙于建安之龍津數世至三五公者公之曾祖

也祖諱恭父諱達卿皆隱德弗曜達卿三子徵士居幼性
端慤童丱時嶷然如成人不妄言笑讀書有關世教者舉
以為人勸事親孝凡有可以娛親者必力致親有疾憂形
於色日夜侍側衣不解帶疾愈則喜親沒葬祭盡禮尤善
事兄友愛甚篤母兄伯祥舉孝廉當之京不欲暫離即隨
行及拜鳳陽留守司知事往來候問者凡再兄卒于官持
服蔬食與人言輒流涕撫育其孤子女六人以長以教畢
其婚嫁析財產無分毫私勞事則委己子不以任之尤好
施與宗族親戚鄉隣有貧乏者輒賙給之子弟不能就學
延師以教之與人交處以道義相尚不為苟合遇有過失

者必正言以折之人皆欽服所居近雲際山峰巒秀拔嘉
木清池映帶左右築雲山草堂以居之絕迹不至城府藩
臬聞公名欲求見固卻以疾有舉公應茂才以母老辭不
就後有司以孝廉薦至　京以子仕于　朝賜歸田里公
平生儉素服食不喜華靡終身衣布衣而已常以奢侈戒
子弟一家敬承無敢違恒以書勗庶子盡忠竭誠以報
恩遇不及家事比庶子受上尊豚腊嘉果之賜遣家僮歸為
親壽公飲盡歡又三日命家人具酒食召所親飲且曰吾
命盡今日故相與永訣坐者驚愕及晡沐浴更衣端坐於
室且戒葬斂悉從薄衣衾惟用布葬地擇水深土厚之處

不必泥陰陽拘忌之說悉取假貸者所負券焚之循諄諄
以教其子弟至夜分家人圍立而泣公曰死生有命若輩
毋庸自苦遂就枕奄然而逝時永樂戊子四月二十八日
也生故元至正癸巳享年五十有六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於其山之原配劉氏有婦行子男五人長即庶子也次曰
富先公一年沒次惠早夭次信次貞女四人長適建安吳
某次適甌寧劉某二在室孫男六人孫女四人予與庶子
同仕于　朝觀其循循謹飭有以見其家庭之訓矣而徵
士操履篤實信義著於鄉邑安命樂天翛然而逝誠曠達
之士也宜為銘以詔其後昆垂於不朽焉銘曰

武夷蒼蒼九溪泱泱公之鄉也檜栢喬松荃蘭杜蘅掩
幽芳也良玉在璞其質弗斲韞德含章也伊嗟君子好
善無已惟其有常也知生知死於物無繫超彼芒芒也
我作斯文銘于泉扃思悠長也盍盍崇岡有封如堂以
永其藏也

孺人郭氏墓誌銘

孺人諱靜柔姓郭氏安成故家子處士彭君文郁之妻今
翰林修撰汝器之母父子明性豁達人尊事之生孺人無
他子幼極聰慧善女事不待教而能父母甚愛之曰是女
不比凡子及長擇所宜歸以彭氏故簪纓家有禮法遂以

妻彭君為姑周氏性嚴難事孺人為處子時未嘗習勞事
既入門承上接下動合儀則主中饋執祀事甚謹飲食非
親調不以進舅姑朝夕服勞無怠閨門之間處之肅然家
人未嘗聞其咲語舅姑尤篤愛之稱為賢婦內外無間言
彭君喜賓客士大夫日盈其門飲食餽遺取具一時孺人
措置有方應酬無乏君或出游四方綜理家事皆有條緒
如君在家尤喜教子禮名儒為師故三子皆有立長汝舟
洪武甲戌進士初為長泰令再調閩清令有能聲次汝楫
次汝器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修撰以文行稱皆孺人
之教所致也孺人性勤儉初汝舟為縣令時以俸貲繒帛

歸獻孺人勗之曰汝能不負於朝不辱於親則於吾有華於文繡焉用是終身所服惟用布素而女紅之事至老弗懈或諷之曰家素饒裕非不足者宜少逸何乃自苦孺人徐舉魯季敬姜之語答之言者慚服由是宗黨效焉女二人長適賀恭先次適劉容止孺人生故元至正壬午沒於永樂戊子享年六十有七汝器聞訃哭頓絕既成服謁告奔喪將以其年某月日塟于某山之原以修撰王褘所為狀來請銘曰某之有立者賴母之訓今見棄背慟何可言懼無以暴母志敢干一言以蔵諸幽予觀汝器之賢有以見其母之能訓用撫其實而為之銘曰

婦之順妻之敬母之訓勗于正具斯衆美古賢婦莫競有弗永傳謂予不信

楊處士墓誌銘

余友司經洗馬兼翰林編修石首楊君溥喪其父處士於家君聞訃不勝哀毀予適致齋[illegible]弔問及罷始往弔君體羸然哭泣氣息欲絕君無他兄弟予勉以節哀以襄葬事君勉強收淚予與君交且將十年知君莫予若也且又闕處士行義之詳以埋銘見託予不敢辭處士諱文憲字彥彰其先本弘農人唐有曰某者刺史潭州子孫因家焉曾祖諱西英宋茶陵州學正祖添祐幼孤從其季父添祥官游于荊始卜居于業城遂為業城著姓元季復遷于石首父真齋豪俠尚氣誼妣程氏河南名族處士自幼聰悟及就外傅記誦過人早喪母事其父以孝謹稱元末寇亂與父避難于山中寇且至父病不能行處士曳其裾號泣不忍舍去告寇曰此我父也幸無恐之若欲見殺我寧就戮死且甘心寇聞其言感動于色遂不加害及長鞠躬子職不少懈洪武初游鄉校從其鄉先生高草樓習舉子業因嘆曰讀書非干祿養親須及時含色養之歡圖顯揚於後其如日不逮何乃退而耕讀以奉養為事行年五十日侍綵膝下求悅其親親喪終喪不踰禮常勗洗馬就學必勉

以忠孝大節間發疑難從容啟廸未嘗有疾言遽色性樂易外無所慕日惟與親友登臨眺望賦詩飲酒而已家業終歲計不求贏餘足跡少至城府遇鄉飲才一見其大夫洗馬君常致書迎養則命之曰先人廬墓不可暫離遂不敢強處士尤好義宗族有孤子女撫育教訓長擇婚嫁俾不失所困窮者必力賙之不計有無人有假貸不立券責償嘗游鄧州有假金者處士將歸人無以償欲以婦首飾還處士曰首飾婦人所愛割愛歸我是傷人情乃不辭而去開省先塚于潭州有以米貿易者未酬其貲其人被風濤溺死舟人促行處士曰人死而負之吾豈忍為乃訪其

同旅以資歸之其處心忠厚類如此永樂戊子六月甲午以疾終疾革顧謂左右曰好語吾兒敬謹從事吾不及見矣言既而沒享年六十有六娶詹氏茶陵官族子一人即洗馬君也女一人適趙葵孫男一人曰瞰孫女四人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卜厝于某山之原予觀古之君子有一行之善而其名遂傳於世人皆喜稱而樂道之者況處士誠孝急義其大節卓卓若此尚何忝於古人哉是宜為之銘以傳於永久銘曰

於乎處士猗歟孝子好善急義歛其葩蘤而不于彼所貴在此於乎處士人誰無死死有耿光德音不已懷哉

我銘悠悠江水

玄君孔氏墓誌銘

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張公宇初之配曰孔氏諱靜柔曲阜之裔也父思言元翰林檢閱官沒於王事孔氏遺腹生生而有異徵母李氏長育孔氏苦節自礪義不他適比長擇宜與配遂以歸張氏張公亦擇所儷鮮愜意者獨孔氏如志是能內助予也孔氏既歸事姑相夫恭敬有禮宗族皆賢之賓親往來禮意具至待下有恩德感奴婢凡春秋祭祀籩豆肴實必躬治務精潔遇忌日則素食興泣盡哀綜治家事勤儉有法不以貴富怠女紅有閒則誦列女傳孝經以訓其女邏夜移漏乃已張公營新第宅及有所為竭力以相其成恒多疾湯藥不離或勸之少逸庶可愈疾終不息永樂丙戌姑玄君卒哭泣盡哀扶疾以襄喪事疾益篤嘆曰顧豈久於人世者耶明年十一月廿八日竟沒生故元至正辛丑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里峴山之原生五子俱夭以從子某為嗣女二人吳基郭琪其壻也又明年張公以孔氏之行側請于 朝錫封溫淑貞順冲靜玄君循其實行以著厥美 恩至隆也張公謂其受命既光顯矣而埋銘未作無以掩諸幽乃以合浦令吳侃所撰行狀來速予

銘予辭不獲遂序而銘之銘曰

孔氏之裔曰有賢女生不見父德成由母長歸于張作配之祥宜室宜家于宗有光行不逾則壽不稱德噫嘻天只何斯之忒錫封之榮 恩煥日星其在于茲以妥厥靈峴泉之原山高地厚百世其藏斯文永久

劉仲海墓誌銘

仲海諱潮姓劉氏其先系出金陵有曰堯夫者始居吉水城南遂為吉水人家世業儒高祖明翁為南陽教授曾祖義甫徙居邑之古城祖天輔元廣州順德路長官父子源隱德弗仕築別墅于中華山麓有林泉之勝故號曰源泉

處士處士二子仲海其次侄㬂醇沈深寡言嘗受易於鄉先生劉道彰道彰有行義為鄉里所敬重其教人必本於道德仲海之修飭謹厚蓋有得於先生講授之益居學宮之傍於禮樂籩豆之數升降揖遜之容漸漬習熟所交皆師儒君子故其涵養成就有異於人好尚質樸不事華靡退然自處非公事未嘗及公門惟刻意於詩遇有所感即形於賦詠但取適興而已喜植花卉畜圖書花時輒邀客宴賞飛觴交錯雅歌談笑以為樂賓客無不歡洽歲以為常故人謂其宴為牡丹會云篤意教子常曰吾不及以詩書顯世其在於吾子乎將長子謙已入邑庠充弟子員別

延名師于家以教之謙與同門友夜誦相講論仲海必正衣冠危坐而聽遇有疑難言之亹亹終夕不倦故謙卒底有成焉仲海事親孝於友愛尤篤父嘗被誣當逮仲海曰吾父老豈能對吏耶遂白于官請以身代繫京師幾二年始得釋鄉人皆稱之與兄仲瀛同處一家輯睦內外無閒言女兄之夫胡叔方嘗以事被逮至京其子幼仲海力扶持叔方卒於途買舟載其柩歸為治喪葬經紀其家訓其諸子俾有所立其好義類如此父沒母夫人熊氏尚康彊無恙朝夕奉養必如母志無所違今年夏母夫人病仲海侍湯藥憂勞成疾母既瘳而仲海竟不起乃八月二十七日也臨終時遺命勿厚殮勿作佛事俟謙歸葬故權殯于家生元至正丙申享年五十有三娶藍氏前監察御史宗勝之妹子男六人長即謙字長謙今為中書舍人曰益謙曰守謙早卒曰福謙曰履謙曰撝謙女一人適藍彥福孫男一人孫女三人俱幼長謙聞訃哀毀頓絕既成服斬馬衰絰以翰林檢討解榮所述行狀泣謂廣曰謙不孝致禍罹先人遂見永棄抱無窮之痛然先人幸托知於下執事敢以埋銘為屬謙歸將卜年月日安厝于某山之原庶有以慰先人於地下廣與長謙同遊鄉校常侍其祖源泉處士蒼顏白髮鬚如森戟論議慷慨每於廣席高歌激烈傾其

坐人有古豪傑之風又添知於仲海今與長謙同仕于朝東髮至今二十有餘載交其祖子孫三世義不可辭遂序而為之銘銘曰

劉氏之先系出金陵居于文江有揖其繩由儒而官自其高曾暨厥祖考顯隱時乘於乎仲海克紹克似就實斂華弗耀厥美昌其後者允矣令子銘詩固藏其永無已

幼道許君墓誌銘

永樂二年歲在甲申正月四日予友許君幼道臥病于京師之虎踞關予與侍講楊君士奇往問之病且篤君見

予二人來曰我見故人勿藥而愈越十七月竟不能起予聞其死而哭之君純孝人也自少有志節不與群兒戲稍長值兵亂衆取金玉藏匿君獨抱書十餘卷走避難人或嗤之君曰寶貨易得書皆吾先祖所遺難得也豈可失識者異之及冠力於學事親早作夜息率其家人以盡婦事舅姑之禮閨門肅睦纖芥罔有違親沒哭泣擗踴殯斂祭奠必依禮節不作佛事不設音樂朝夕進食如事生之儀終喪寢苫枕塊歠粥不食醯醬菜菓雖祈寒盛暑不輟不扇毀瘠幾不勝鄉里稱之曰許孝子尤慷慨好義遇人有急雖涉甚危害委曲周旋不少辭避人有假求不計有無

即以與之其友死為位朝夕哭奠之其所為類如此洪武戊寅有以明經舉至　京遣朝廷初建武學以君分領教馬至是沒享年五十有五旅旐　國南門之鳳臺里其子清將歸其柩于鄉哭而請曰先君子非執事孰與銘者乃叙而銘之君諱佑幼道其字曾祖東崖隱德弗仕祖山梧元太學正父茂明　國朝武鄉令娶劉氏有婦行能承君之志先君十七年沒子男二人即清次曰浩早夭女二人孫女一人於乎生事葬祭之禮聖人垂示於天下後世者昭昭矣古之君子事其親皆行之無以異者其情自有所不能已焉耳世不究其情而所行一趨於苟且君卓然行古之道而盡其理分之宜有足尚也所貴乎君子者非必皆貴為公卿而可以顯揚於天下後世若夫窮巷之士身死而名不泯有重於名爵之貴者豈不以其德義之修於己歟君之才不見施為而死然死而不亡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昔孟郊窮而殁昌黎韓子為之銘君之窮盖似郊惜余之文弗如韓子未足以盡君之美也銘曰

於乎許君德義富於其躬而不昌其逢命也何窮鐫銘永藏三尺之封

解原昌墓誌銘

江鄉故家自唐至今盖可數而邑東門解氏其一焉解氏

系出鴈門縣唐御史大夫金紫光祿大夫致仕琬始至天寶進士禹來刺史吉州則其始遷之祖也至蘄州司戶參軍隱家邑之同水鄉其後又徙居于邑之古東門坊世有君子著學行顯科第申齋劉先生嘗云自唐至今譜不絕世不失為士祀田不易姓者惟解氏非樹德弗及此使其子孫徒食舊德亦不至此真名言哉予家自宋與解氏聯姻譜予兄弟一門皆受學於筠澗先生而家子弟交游往還如家人焉先生從子朝夫生歲餘而孤與予生同年月而差後一日常兄呼予而予亦早孤每相會之頃輒自相弔予二人所遭之相似也相與篤志為學以世科自勵而

朝夫舉進士擢高第信所謂能鴻厥慶者乎朝夫恒悲其父之早歿語及輒泫然流涕曰生不及見父孤獨若此哀痛罔極一日誦其先太父淵靜先生言其先君之大槩述爲狀來速予爲銘且曰其幸惠我先君以不朽也君諱瑋字原昌自少天資莊重器識不凡初就學已嶄然出群比長篤志讀書晝夜弗息至忘寢食咀嚼精淳探賾隱奧諸子百氏致力搜抉尤用意於易有衍義三卷伯父觀我求我二先生極稱賞元季兵亂避地于邑之析桂鄉常曰易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且耕且讀若將終身雖居亂離奉親事兄處宗族接賓客無不盡

道　皇明混一華夏畢羅賢俊君方欲奮張其久蓄之氣而死期遽及之於乎悲夫時洪武辛亥六月二十日也年才三十有一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傷親弗及終養不見其子之成立聞者莫不哀之葬于東湖伏兎山先塋之次曾祖諱熙子宋太學進士祖諱申叟元萬安學正父諱泰字成我一字季通淵靜蓋學者私謚云娶劉氏子一人曰繪即朝夫也孫男三人曰親德親仁徽生曾孫一人曰飭孫於乎天於善人始若無意者及其久也而其報施無所差爽則然有意於善人也若君之早死一子方歆亂骯髒得其有成今有子有孫卓然取高第顯名於時克成君之志豈非天意有以相之哉君歿距今甫四十年而子始克銘君之墓其盖有所待也歟銘曰

非天而天宜壽而否始者不然其獲在後天壽不貳所以事天非徒食德厥修已然東湖之陽松楸霜露百世攸寧其永無斁

李似淵墓誌銘

予聞邑人李似淵孝友好義父客死于外不憚險遠負骨歸葬撫其幼弟及從弟皆底成立一門三世同產內外無間言立志書發欲光大其前人喜讀書教子弟延致賢士大夫歲無虛日傾心接禮無倦容君子固多称之事母奉

旨甘無違毋嘗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性謹厚不喜訐人陰私至於濟急解紛甚於飢渴噫似淵之所自樹者如此其何有所不慊哉似淵諱菊似淵其字曾祖德輝祖諱脩父仲宣皆能廣貲財治田園致家富累千金似淵又克承其先志無所失墜是益可尚也娶王氏子男三人長曰遵顧次曰遵孫季曰遵愬女一人適宋孟舉孫男三人鏆鎮錝似淵沒於洪武戊辰十一月十九日享年四十有四葬于里之九江鳳凰山之原從先兆也後二十餘年遵愿以前太常博士劉君履節所述行實來徵余言為銘謹按劉君之狀而銘之銘曰

富厚三世和睦一家在[illegible]或難君子攸華伊疇銘之乃
克求世奚有令子附青雲士九江之陽鳳凰之側春秋
霜露百世不斁

吳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黃氏諱妙清延平之南平故家子也為同邑吳順卿之妻今中書舍人勝之母也年二十歸順卿勤儉相家克盡婦道致家益饒裕性慈惠喜周給人鄉閭有死喪疾病貧困者必齎助之故人咸敬重洪武壬戌順卿以疾沒喪葬一如禮時孺人年方盛諸子皆幼刻苦自守恒訓其子曰汝家嵩陽里望族也汝父篤實純厚不飲酒不好戲

謔鄉稱善人今不幸早殁爾等當克紹其志毋隳先業由是諸子皆能承孺人之訓伯與仲躬治田園綜理家務季子肆力於學及冠以俊秀選入郡庠充弟子員未幾以才貢于禮部入太學為上舍生已而授中書舍人是皆孺人教訓所致也孺人生故元丁丑殁於永樂庚寅十二月十有八日享年七十四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子男三人曰華曰孫季即勝也女二人長適黃次適鄧俱名族勝聞訃成服斬焉衰絰持其友行人甯善所為行狀泣而請銘于曩游延平與勝交今又同朝義不可辭謹按狀而為銘也曰

儉以成家惠以卹鄰有淑其儀展也令人何以報之曰
有令子何以久長銘藏不已

故處士蕭君樂存墓誌銘

處士蕭樂存諱最廬陵儒家子也幼有志好讀書十歲餘值天下亂奔走避兵寇猶挾書自隨有間輒誦讀不輟人或嗤之但笑而不荅嘗橐書行山間遇盜疑其所負必重物以刃向之凝然不懼盜傾橐見書册心異之遂劫與俱去以要索財物父以白金遺盜乃得還然讀書之志不替益堅　國初平一四海慨然曰遭亂廢學今天下大定學何可廢乃往求明師以質疑難家貧無以貿妻首飾為贄

於是所學大進先生長者大奇之未幾喪父晝夜哀毀目為之喪明事母克盡孝敬有所欲必極力致之授徒鄉里旬日必歸省戒其妻毋俾一毫拂母意母年逾八十終哀毀如喪父時尤急義好施予其季父與從兄歿方為治喪葬撫育其孤又能捐所愛以予人皆人情所難者無所顧惜有貸錢穀貧不能償且復有所求即應之無難色值歲歉家無宿舂有則輒分與丐者家人或止之則蹙然曰飢莩若此寧忍獨活耶恒訓諸子曰吾幼值亂壯弗及仕今老將及之無益於世名不植而志弗遂職此是憾在汝曹其成吾志性樂易不事緣飾與人交其終如始無少變鄉

鄉有爭不能平者輒詣處士求決一言以剖其曲直退咸
帖服處宗族少長有禮待僮僕有恩內外肅然屋廬僅求
蔽風雨田園足以卒伏臘不求贏餘襟懷洒落無係於物
恒豁如也高祖耕道宋韶州仁化縣尹曾祖雲澗祖淇淥
父復心母劉氏娶李氏有婦行極善事其姑處士生故元
至正丁亥歿今永樂九年某月日享年六十有四子男二
人長不敏次時中以詩經魁於鄉試禮部中高第廷對第
一入翰林為修撰女四人長適劉次適康次適陳幼許胡
孫男三人孫女一人將某年月日塟于其鄉八石湖之原
時中持狀來乞銘處士於鄉為先輩時中於予為寮友是

不可辭乃述其槩而為銘銘曰

於乎處士其行在己其報在天其獲在子力行為善衆
人所嘆在己無歉夫何恤為材未試削璞未試琢渾然
其天貴其天爵靡辱伊榮於焉允臧刻此銘詩以永厥
芳

李一誠墓誌銘

李敬字一誠吉水東門人也性惇慤不喜外騖出入里巷
間恂恂謹飭無賢不肖皆敬愛之與人交游始終如一不
見有怠色雖居市廛非公事未嘗一入縣邑暇則與親故
往還嬉笑娛樂口不談世事處宗族兄弟之間藹然和睦
間授徒家塾切切以善誨人事親克盡子職父嘗病朝夕
侍湯藥唯謹頃刻不去左右親沒治喪塟率如禮不苟為
時俗遷就歲久遇忌日必潔奠哀慕如初喜教子多延致
明師于家四方來從學者館留之雖久不厭尤喜賙給人
有急者輒捐所有以予之初不計有無也曾祖宗仁祖智
叔父明文俱有隱德一誠幼時極秀敏父奇之稍長令治
伏生書遇元季兵亂其志遂寢晚更自號曰拙逸恒語其
子曰吾以多故不獲如志今老矣無能為也汝幸際治朝
可以致力於學以卒吾志長子讓克如其志勤苦問學由
邑庠生貢入太學為上舍生讓性溫雅故自祭酒而下皆

愛重之有未知一誠者於此而可以見之矣一誠生故元
至正己丑七月廿四日歿於永樂辛卯五月廿二日享年
六十有三娶夏氏子三人長即讓次曰遜幼曰謙女三人
適徐適周適觧俱名族以年月日塟于其山之原讓以予
與其父交游知其平生者亦莫予若也乃來乞銘予誠知
一誠者故所書皆實事而辭無溢美也於乎一誠無毀無
譽無怨無惡而又無所外慕抑世之所謂善人者乎是宜
為之銘銘曰

東門之李其葉薿薿有朗高曾孔令兄弟猗嗟一誠李
氏之英內外醇和愷也稱名動不踰規言不出口恂恂

御間無怨無詬六十三年莫知是非壽不為夭可謂全
歸鍾湖之陽仁山之麓我思若人碧雲黃鵠一坏載封
春雨秋霜銘辭永傳惟以固蔵

翰林修撰彭汝器墓誌銘

永樂七年春
天子巡狩北京文學之臣與扈從者暨廣凡十二人修撰彭
汝器其一焉明年九月丙寅以疾卒于五雲坊官舍得年
三十有三凡交遊者皆哭而惜之廣言于
天子深加悼惜乃勅行在吏部以其族兄孚恂護喪歸葬于
友翰林庶吉士李時勉述其行狀徵廣銘其墓乃序其事

而為之銘汝器名璉汝器其字姓彭氏世家安成自為童
子時嶷然有成人志一日請於父曰儕兒童讀書徒數字
誦句讀無益也願擇所從游父以其幼未許固請以行登
鄉先生劉肇清之門問難質義下筆綴文辭藻涣發迥出
流輩師甚奇之宗族皆期其顯大家門縣令聞其聰敏選
入鄉校永樂元年以易經中鄉試明年會試禮部對策
太廷俱在高等入翰林為庶吉士
天子簡用文學選二十八人讀書秘閣學古文章紹司馬子
長班孟堅韓柳歐蘇之迹汝器在二十八人中年最少才
最優焦然特出同輩多推讓之五年陞修撰嘗承顧問敷
荅稱旨下筆為文發舒所蘊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而
駸駸入古人之域聲譽日起汝器不以此自足自視欿然
故人尤以此重之恒積苦于學因得羸疾凡四年或作或
愈疾劇書籍紙筆堆積于床榻間猶讀書為文章不廢程
度或勸其少休則曰天壽命也豈可一日廢學竟坐是而
歿歿時絶無一言及他事但以不得見其親為恨於乎悲
夫汝器性剛果急於為義論議有氣槩凡力有可為者即
奮然直前不顧利害與人交意豁如也惜其負才器而天
不及見其成使天假之年當必大有名於天下後世其止
於此亦命也夫曾祖諱某祖諱某父文郁鄉稱長者母郭

氏有婦道威汝器之名者亦由其母之賢也娶胡氏子三
人長曰某次曰魁幼曰某女一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之原所著詩文若干篇皆可傳銘曰
良才之摧不能百圍良驥之僨焉為六飛嗟嗟汝器學
問文章天實畀之胡溺其昌剠剔剷斲為班為馬韓歐
柳蘇馳譽天下緊名之靳豈庸之遂鍇折莫耶以壽厥
鈍二十八人我鄉其希始者迄今吾哭其三回也好學
年不及一賢不為夭死焉何惜書臺舊卿一抔固藏我
銘孔悲曷其能忘

明故歸德府君夫人高氏墓誌銘

夫人姓高氏諱源潔其先蜀邛之蒲江人五世祖泰叔登宋慶元丙辰進士第仕至中奉大夫知嘉定府事封蒲江縣開國男魏了翁稱其才名四十年仕宦八千石行其心之所安循乎理之獨得者也泰叔之子允績由漕舉登進士仕至江西運管轉朝請大夫知南康軍事子翁發以父蔭授登仕郎遂家豫章後贈嘉議大夫嘉定郡侯夫人之曾祖也祖華父吳江州判官贈嘉議大夫嘉定郡侯父敬初夫人初生有以壽星圖贈華父華父曰是女其有壽乎稍長性聰慧勤於女事習詩書女史之戒華父最鍾愛臨終指夫人謂敬初曰善擇佳壻後以適余氏為歸德太守

諱德升之妻今翰林修撰鼎之母夫人端重簡默賢而有婦行事舅姑惟謹凡飲食衣服必躬自理不以付婢妾具酒漿奉祭祀必敬必絜府君之父仁仲元贑州路知事元季兵亂南康被殘親族咸趨贑仰給衣知事夫人與姑供給無厭煩及贑陷知事還[illegible]章家[illegible][illegible]而親族猶相依不去夫人盡鬻簪珥衣物以給之僮婢分散躬操井臼不憚勞苦姑甚憐之曰吾新婦素出綺紈家一旦遭貧匱乃能甘之視之流涕夫人曰勤勞分內事貧乏丁時艱毋為念也知事君歿夫人助理喪事又恐悲傷其姑百計寬釋國初府君以賢良薦始為章邛丞迎母就養夫人念姑春秋高不宜涉遠適晨昏竭力以供甘旨姑曰吾有新婦如此何必遠去姑卧疾夫人日夜侍奉湯藥辛勤萬狀不以為勞及喪具棺槨衣衾殯歛哭泣盡哀人咸稱曰孝婦後府君為滄州同知夫人居家治麻枲以教其子及守婦德始挈家聚處夫人每戒其子曰汝父居官廉介吾與若宜從儉約以副其心府君衣垢弊夫人躬為澣濯補綴遣其子從師州學督歸必閱程課府君歿夫人還家篤意以教其子雖貧不使廢學鼎登永樂甲申進士入翰林為修撰皆夫人之教也鼎迎夫人就養屬多疾且重聽為書字問荅猶拳拳誨其子永樂七年

上巡狩北京鼎與扈從恒以夫人年高為憂夫人以書示鼎曰吾方健食能步履汝但勉於所事毋吾憂也明年冬鼎還又明年冬得疾遂不起生故元至順庚午十二月廿三日歿于永樂辛卯閏十二月廿一日享年八十有二子一人鼎也孫男二人鶴年山年孫女一人適龔璠鼎將歸柩以年月日卜葬于廬山之南五鼓山具夫人之行泣請予銘夫人內修閨門外睦姻族尋夫成其志教子成其才為鄉里取法稱為賢母是皆可傳也銘之允宜銘曰

於乎賢母葬此山之下百世不斁過者式墓昭此銘詩以勵為婦

漢府右長史錢公墓誌銘

公諱允升字仲益姓錢氏吳越武肅王鏐之後五世至承
奉郎進始自嘉興徙毘陵之無錫遂為無錫人曾祖諱裕
以勤儉起家致富饒樂善好施遇歲凶則大作饘粥以食
飢者全活甚衆趙文敏公題其堂曰種德祖文煜元承事
郎知雅州考思孟元田州路蒙古學教授母蕭氏沈氏公
沈所出也生故元至順壬申十一月廿六日幼聰悟稍長
勤學既冠博聞强記六經子史淹貫無遺至於吏牘目一
覽不忘語及輙能成誦其精敏類如此
國初御史聞其名辟為縣文學掾後被薦除太常博士永

樂元年預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陞翰林修撰賜襲衣銀綺除
漢府長史以年老不煩以重任備咨訪　殿下甚加禮待
前後以手書勞問賜銀帶廐馬他物稱是以母憂去官時
年已七十八矣　殿下眷念不置請于朝奪情起復永樂
十年正月十八日辛于　京師崇禮街之官舍享春秋八
十有一先是得疾未嘗就枕友朋來問疾者坐與談論臨
殁草表辭官對客口誦其詞至是翛然而逝
殿下聞其殁甚惜之遣官賜祭士大夫聞者莫不惜之公
天資爽朗有氣岸至老不衰每當廣坐高談雄辯聽者忘
倦平生持正論别白是非不少假借賦詩為文下筆立就
畧不經意而思致往往過人然極謙和不以所長自眩雅
好棋對客且觴且奕竟夕無厭嘗待　詔禁垣每有賜予
閒呼為棋仙其始終所遇亦可謂榮矣娶曹氏次室周氏
張氏子男三人長曰山早卒次曰杲曰棐女三人長適傅
以德次適過尚賓孫男四人常翰長壽孫女八人二子迎
柩歸葬于縣之開化鄉將軍山先塋之次來匄予銘公以
名家自忠懿以上功德顯著有不必論自公曾祖好義恤
貧人受其惠故至于公享有福壽以收其報是宜為銘
銘曰

惟錢之先系出于籛因官命氏其來有緜至於武肅始
大而昌三世四王鎮于海邦五代僭亂民困干戈獨此
吳越嬉游鼓歌功著于朝德被于民其裔必蕃百世于
孫猗嗟錢公無忝為後以[illegible]以承世德實茂英爽之才
豪邁之氣距之式遠尚有遺似開化之鄉將軍之山何
以永傳刻銘石間

許生墓誌銘

許生儀祖字岳胤予友許鳴鶴之子七歲喪其母隨父居
京師性聰敏好學常與予諸子同游讀書聲琅然抑揚可
聽予聞而嘆賞每朝退輙召與諸子來前勉勵教訓生唯

唯聽受不敢違對賓客即夸詡其能子家人亦甚憐之凡
飲食居處視同諸子生亦知所敬愛予 扈從北京與其
父同寢處生留 京師教童子學能作詩賦雜文通四書
大義往往呈藁於父書字端楷遣詞亦條暢無倍於理予
益喜之又能勤勞雖極辛苦不憚御史王處敬聞其才以
女妻之今年正月娶婦才七日感肺疾體浮腫過半月而
歿得年二十有二沒時無他言但瞪目其父曰兒從此永
別矣於乎悲夫予與生昔者朝夕相見今相距
禁城東西間多或一兩月少或半月始一見聞生病不謂
至大故遽聞生訃心震悼驚慟家人方執箸飯梗塞不能

下咽又聞其父哭之甚慟於乎生父子為士何惡戮於造
物者幼喪母父鰥居十餘年零丁相守以撫以教期生成
才而生遽死矣生父子獨何惡戮於造物者耶是可悲也
其父以二月己未權瘞生于都城南門外鳳臺鄉予不及
臨棺哭之乃為之銘以慰其父之悲銘曰
於乎許生我哭爾有時汝父哭爾無窮期我銘爾藏辭
孔悲於乎許生

翰林檢討蘇公墓誌銘

永樂九年冬十一月廿二日翰林檢討蘇公伯厚卒凡交
游莫不嗟惜而同寅諸公獨惜之甚咸曰蘇公忠信人也
何可多得皆哭之慟其門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楊公勉仁既為治喪事又述公行狀致公臨終之言曰
必得予文以銘其墓於乎予文豈足以揭公之德華哉然
忝與公交游最久其能已於言乎乃忍涕而為之銘公諱
瑋伯厚其字以字行姓蘇氏世居建安之璜溪其先本姓
雷公之曾大父諱文叔仕元為建寧路儒學教授為後於
蘇遂蒙其姓祖子庸父明遠俱以行義為鄉師表母章氏
明遠四子長即公自幼以聰敏聞性謹重不妄言動比長
博通經史猶長於毛氏詩於琴棊書畫曲藝小數咸精到
然不以自衒人莫知其能惟刻意為文章援筆立就辭意

超詣見者奇之自是聲譽日起公益自沈晦篤意事親講
學絕跡不至城府 國初有司以經明行修薦至
京師以親老辭歸闢館授徒誘掖學者多所造就洪武乙
丑郡辟為訓導教授周斌勉公曰既仕不離鄉又得祿養
親不宜辭公從之居學校十餘年啟迪作興之功尤多丁
母憂去居喪哀毀形瘠杖而後起及期不得塟地悒鬱成
疾其友憐之遺以塟地人稱為義邱云繼丁父艱毀瘠踰
前喪服闋來朝授 晉府伴讀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尋陞翰林院侍書纂修
永樂大典為總裁明年陞檢討常進講 文華殿敷說稱

旨甚見禮遇兩與考禮部會試所拔多佳士公耿介負才
氣勇於為義方為訓導時學地舊為軍衛所侵公力復之
文公先生祠在府廨内難於謁祭公倡率出貲葺祠於學
宮傍歲時朔旦拜謁始便修孔子廟及宸奎尊經二閣數
月百廢具舉聞人有急周之惟恐或後嘗遇歲歉民艱食
力請於官發廪賑之民得粟者咸望公門拜曰是活我父
母也鄉鄰有爭競者懇〻以理諭解已皆悔悟或有侵慢
者畧不與較人自慚服在翰林幾十年絶無私謁禮部尚
書鄭公賜有師友之舊未嘗一至其門鄭公常請見必規
以正言每加敬服其餘諸生或仕於朝或為守令者會次

輙加誨諭故出公之門者咸條守有能人有一善稱之不
絶于口對同寮詞氣溫和罕失色於人居家有禮法服用
儉約常自號曰優素　漢王殿下書二大字賜之弟仲簡
早喪撫其孤幼以長以教為畢婚配還有　賜予必分諸
弟姪今年夏忽得羸疾久不起臨終語其子曰吾無過人
者惟平生守正人不敢犯庶幾無玷今得正而斃題吾墓
曰有嚴先生之墓足矣言訖氣息奄〻正衣冠端坐而逝
享年六十有四配趙氏有賢行男子三人曰鎰曰鏜曰鑣
女子四人長先卒次適高庸次適劉深幼適山東道監察
御史江鋐孫女一所著詩文曰優素集凡若干卷諸子鑣

扶柩歸建安以年月日塟于某山之原惟公行事始終無
憾實可傳載冝為之銘〻曰
嗟〻𩔖公其得者厚也道德之腴為佩綬也六藝之菑
為畋畝也優素之揭以厲其守也方而不剞劉不可揉
也得正而斃克全其所受也自始迄終俯仰無詬也雖
不百年惟善以為壽也昔不知其生而今乃無有也匪
銘之傳盍自足以致不朽也以似厥聲庶以告其後也

周府君墓誌銘

長洲縣文學掾周岐鳳將改塟其先大父瑞林府君於其
山之原遣其子走　京師丐予銘且曰其先大父初塟于

里之清水塘既有銘矣今改塟不可無銘當求立言者以
圖不朽故以備之於予焉謹撰狀而為之銘公諱成立一
字元瑞號瑞林姓周氏世家吉水之泥田高祖子淵宋秘
閣侍書曾祖應龍中博學宏詞科號磻洲先生祖諱岳與
兄伯寬俱登咸淳進士第上書斥賈似道時論偉之父諱
厚母宋氏從父能遠無子以公為之後公器識卓特魁岸
不凡傑然出衆故元元統乙亥兄弟同中鄉試甲乙榜會
罷科舉不及會試然一門競爽當時稱世科之盛周氏必
在所選公雖不得進益肆力於學為文章雄健有法暇則
綜理家事尤善事其親獨得父母之歡心親喪晝夜悲哭

不絶聲哀毀成疾而歿生元至大辛亥没於某年月日享年配彭氏子二人長曰于昭擢童子科早卒次曰觀女一人適彭子敬孫男四人曰鳴即岐鳳曰梧鳳曰翔鳳曰儀鳳曾孫男五人勉叙崇顯求曾孫女四人玄孫男一人玄孫女二人銘曰

年雖不久而死如生兮彌不及售而價益增兮蓋卹於昭昭而信於冥冥兮不在其身而在于孫曾兮我銘不滅永閟幽倘兮

孺人曾氏墓誌銘

孺人諱靜貞姓曾氏邑之蘭溪故家子也性莊淑不喜外飾年十七歸我族叔祖原長翁事姑章克孝以順相良人克勤以儉處宗族克和以敬待群下克慈以愛閨門之間靜而不譁致家饒裕而埒於封君者皆孺人內助之力也雖蔵積充牣而自奉甚約平居惟布素日食不重味待賓客奉祭祀則必豐饋親戚周貧乏則必急故內外之稱孺人者舉無間言廣八歲時先大夫延平府君見棄大夫人日悲哭不少置廣焭然服衰麻哭於大夫人之傍孺人見廣哭亦泣下謂我大夫人曰兒幼宜少止哭恐傷其情致疾耳大夫人雖勉強少止而哀戚益甚是時廣方就外傅孺人日取棗栗啗我於書堂語諸子曰其孤子也善待之諸子與廣同學凡有無共之未嘗有一言不善此皆孺人之訓也洪武辛未有不逞者誣鄉人連及翁翁被逮齎没孺人曰良人歿我生何為遂自經時年四十有二於乎孺人生平尚義卒以一死自誓雖古之貞女何所讓哉子男五人長肇先先卒次繼先先從先劾先女二人孫男四人塟廬陵胡家坑之原繼先曰先母之墓塟而未有銘子宜銘之追而納諸幽廣遂述所知者為銘銘曰

松風泠泠兮涵蘿月崇岡蜿蜒兮隱復凸瘞貞骨兮玉雪潔山可礪兮石可泐世世相承兮銘不滅

故翰林檢討廖公墓誌銘

聖天子御極之初即詔求文學之臣以延論治道會修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爰求舊臣以咨遺逸以同纂修毎詔翰林儒臣各舉所知今學士解公縉紳退與廣言曰鄉之先達惟廖公幸無恙其筋力未衰其記憶尚未忘其才足以有為於是舉為宜乃以公姓名言於上命禮曹驛召公暨至而實錄告成公辭歸召問拜翰林檢討乃永樂元年四月九日也今年四月十日以疾歿于官舍其仲子自廣聞訃亟走奔喪臨柩哭已斬焉衰絰見廣悲慟嗚咽不能已久之乃出公行事示廣曰孤不孝不能

朝夕從先人病不得侍湯藥没不得聆一言以永訣終生
之痛何可言也偷存喘息視欲無生惟先人之柩未返于
鄉日之是懼將圖歸以祔于先塋之次非銘無以掩諸幽
敢以為請廣與公為通家且忝同寅義不可辭潤序而銘
之公諱欽字敬先宋尚書工部剛之後遷于新淦之長派
七世祖諱為尉吉陽因家縣西之東溪曾祖諱某字季崇
祖諱某字明德父諱觀字觀民有學行治家教子有法在
元時有以隱德薦辭弗就以退省自號故人稱之曰退省
先生公其冢嗣也自幼強學明毛氏詩於易書春秋通其
義鄉之先輩莫不器重之洪武三年

國家設科取士公與弟敬存俱薦于有司一不偶輒歸以
事親講學為務明年例取至京試才學優等授懷慶府河
內縣丞比至一以忠信導民未幾化其俗河內西北要衝
往來絡繹民疲於供給公以祿入助民為費會稅務侵匿
課錢事覺連及累年收稅之人省臣督責甚急民逃匿太
行山公為言曰民竄矣急之則不可得盍少緩焉與我以
期不効併責我省臣曰諾就以委公公求侵匿人姓名及
錢數榜列于市且潛使人告其速來保無他民素信公皆
奔走而集惟恐後未及期而錢足公私不擾省臣大悅舉
酒以相慰勞復獎公以詩公言于省臣曰錢既足民得無
罪乎曰然公曰何不許其自首省臣從公言民獲無事他
郡械繫者不絕于道皆坐是民曰微我公吾其亦若此乎
八年秩滿調燕之吳江丞吳江素繁劇難治公治之一如
河內有隄護田數千頃久為水所齧田不得耕勢家互相
爭奪不決事聞于朝始得白令官為之修築責成之期甚
迫同寮皆失色欲以他事避去公獨怡然自任即請隄所
計其工費召民從事且喻之曰隄成民享其利不成我受
其禍於是民私相戒曰我曹當戮力成之毋俾我公蒙害
至期隄成人為公賀公一笑未嘗以為德秩滿既去適河
內舊虧課錢三千五百文典守者指以誣公公亦不辯逮

受讁役作于鳳陽河內吳江之民聞者來為公助役董役
者曰廖某行何道而能使人若是乃加敬焉既而釋歸杜
門以教諸子鄉人無賴子搆詞以誣公兄弟公曰我豈能
對獄吏語以辨曲直乎雖誣我當受也兄弟俱逮下獄公
語弟曰我與若萬一有不幸其如老親何莫若我受辜尔
得歸事親俱溺無益也弟曰我當受之留兄以事親公曰
兄可以善弟弟不能掩兄乃相讓于訟庭公曰其咎在我
弟實不知觀者惻然感動由是弟獲免公竟謫戍富峪數
年以老病還遠近交辟乃起為袁州郡學弟子師嘗校文
于廣蜀公入翰林人咸謂稱是惜未及見於施為而没也

公處已廉於物無苟取與少有違理不肯姑安嘗經河內
休于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紿曰我商人非爾父
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
慰藉明日各持縑以遺公須臾裒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
父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報父願卒
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愛我以德乎苟以
所贐為可受則昔之所為不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
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
其所行類如此求之古人夫豈少哉公居京時嘗止廣寓
舍故得公之事為詳及公病時廣為求醫藥公曰藥無與

於死生遂却不進病且革猶起與人為禮未嘗少亂其孫
祖還侍側問其後語迄無一言蕭然而逝朋友咸傷悼焉
公生元至正壬午享年六十有三配王氏有賢行子男四
人俱力學克繼其家世長自公因省公于邊沒于途次自
勤今為　蜀府紀善自廉善為詩歌自謹雅飭儒者女二
人長適陳伯璋次適胡方平廣從弟也孫男五人長即祖
還次祖回祖歸祖歡祖與孫女　人公為文章出入子史
尤能詩有師古齋集哦松集塗陽集晚號訥庵又有訥庵
集凡若干卷藏于家公修身勵行卓然自樹非有所得於
古之人者莫能至此而人之知公者蓋亦罕焉廣故書公

之事見其畧俾後之覽者有所考銘
惟公之德溫粹縝栗玉之無疵惟公之才軒昂超軼驥
之不羈澹而不汩擾而克乂見諸事為謂既予之胡不
憖遺以單其施雖歷顯揚連蹈窮阨何間險夷此公之
心所以獨得伊疇能知公之得者沒而猶存其獲在斯
中心永懷臨文孔傷以哭吾私庶幾來者有以考德徵
此銘詩

羅處士墓誌銘

東莞文學掾同邑羅大敏葬其父湛然處士八年而墓未
有銘令冬持狀來　京師以廣為其友也託為銘按狀處

士諱幹字伯貞其先世居延平之羅源豫章先生之從曾
孫德翁游吉陽樂雙溪山水之勝遂家焉曾祖世楙祖子
昇父秀可俱隱德弗售處士生而頴敏嶄焉出群十歲能
背誦孝經四書人皆異之稍長習毛氏詩反復歌詠以求
其旨趣既冠聞歐陽楚公致家居即買舟往謁之公見與
語大奇之作詩為贈未幾漢沔兵起乃歸而鄉里寇盜亦
縱横矣遂携家避地于廬陵金川所至雖暴悍皆知禮敬
我
太祖皇帝平一四海始歸復業而故廬已蕩盡復築室于舊
址日課諸子讀書有所得輒筆之積久盈帙喜工書眞草

篆隷咸得其說尤博通於諸子百氏之言好作詩五七言長短句冲澹可愛性剛直於人無毀譽人有過即面喻之俟其改乃已與人相接雖杯酒必盡歡洽閒居恬然自怡於聲利榮貴無所歆羨因顏其所居曰湛然學者稱之曰湛然先生嘗語大敏曰我家世事詩書先人之澤未泯在汝輩宜勉承之俾勿替乃遣大敏從石門梁孟敬先生學遂能成名大敏前為延平順昌文學掾處士喜曰延平吾祖宗之鄉大敏奉以偕行暨至即往羅源訪其族人拜省豫章先生之墓俯仰興懷悵然不忍去既歸復往居數月復歸以疾終于家洪武丙子十二月五日也享年七十祔

于里之北溪先塋之次娶王氏後五年卒子男三人長即大敏次曰次重曰幼行後八年没女子二人長適宋琮德其一早夭孫男十人森焱劒鐔都鄺浮恍恂驥孫女七人一適王來旬一適劉英奇一適董宗正其四尚幼銘曰

嶄焉頴異出其群蘊璞弗耀吁逢屯研磨經史啜精醇
捜抉百氏吮奇芬斲削既就斂斧斤湛然無欲輕浮雲
詩書之澤傳子孫何以紹之視羅源有識其德於銘文

夏母蕭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蕭氏蒼雪翁處敬之女處士彥珠之配自幼靜淑父母鍾愛擇所宜歸乃以適夏氏夏氏族大孺人十四入門為冢婦事其舅姑惟謹姑性嚴孺人晨夕奉養得其歡心姑亦甚愛之日則具酒饌以宴賓客夜則明燈火以勤女紅如是者歲以為常姑悅及舅姑沒處士於喪祭率依文公家禮不作佛事孺人絶口不言佛事事處士數十年家日以裕由能以義相之處士喜延師教子招致名儒孺人日必躬潔飲食以為奉或有他故弗及經手則終日不樂嘗戒諸子曰汝曹無知宜善事師以承其教治內有法家婢十餘人人各執一事遇事有弗建則督過其所執者故人皆自勵少有懈以是內外嚴肅客至不聞其譁壹賙人急有來假索即與之不吝親疏之間少長卑尊無不

悅道馬蒼雪翁喪其子處士迎其夫婦歸養孺人修毋旨左右奉養無違蒼雪翁沒孺人事其繼母有如生已及繼母喪棺槨衣衾之具必盡其美朝夕哭奠極其悲愴鄉閭莫不稱譽家雖甚豐於已則務為儉薄賢行著于閨門為一族之冠永樂三年十一月其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四人曰鼎曰卣曰卓先卒幼曰哻女一人適吉水燊園周綬孫男一人曰宇以是年月日塟于里石屋山之原哻持紀善廖君自勤所述行狀來　京師速廣為銘廣娶夏氏為孺人從子故知孺人事為詳義不可辭乃為銘曰

內失良助子失慈母家失賢主歸咎何所石屋之陽有

爍其罔没有不七以來其蔵

故奉議大夫浙江提刑按察僉事劉公墓誌銘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

拜浙江提刑按察僉事決積歲冶獄六百餘起有聲於文繫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咸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竟為陳所銜傳致其死時洪武六年月日得年四十有九公諱宜正季道其字其先消人唐末自沛官袁五季之亂由袁徙吉居永豐灞溪曾祖諱某兩領宋漕舉授新淦縣丞祖諱某恒山縣令父諱奇相元至治癸亥領鄉薦為東湖書院山長吉安路儒學正撫州路儒學教授母張氏公居幼穎敏過諸兄八歲隨父居東湖讀書聲琅琅聞于外賓客往來應對閑習人多譽之九歲喪母哭泣逾哀十三喪父居喪毁瘠不勝始事鄉先生劉忠心繼從山泉解先生二先生咸異之時郡守開賞試公年十八就試中高等獲綵綺二既而特所[illegible]于有司再不利有得其文讀之曰如此而見擯斥命也季道奚辱公曰吾學未至耳非有司病吾元季天下繹騷其友梁某為福建招討託致其母扶持兵革間出艱難致其母子相見其拜公曰微公其孰能致吾母終身不敢忘德嘗與姻戚客逆旅忽得疾公親為調藥餌既死公抱之而哭解衣斂之所遺金悉以歸其子兄弟四人長皆先沒惟仲兄存公迎至家養之比其沒斂祭皆盡其情無子以次子為其後公娶邑曾氏賢而有婦行自公沒惟以教子為事子三人長曰忠次曰勗幼曰

肅字子欽子欽登永樂二年甲科為名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其文學為儕輩所推讓女一人適某孫男九人女二人距公沒三十餘年將卜葬于其山之原子欽始以狀來請銘謹按狀而銘之銘曰

嗚呼劉公挺然之英政事文章焯有時稱發奸之言揚于大廷巨蠹一閧膽落魄驚飆辭戒逸治定功成至誠有動錫賚寵榮載歷風紀激濁揚清事有失類公執其平伸抑理枉獄無歎聲奸臣銜公頃不忘情傅致公死惡害公生生有不没死則公寧公天既定彼奸曷勝以磔以裂

天子聖明公憾既釋烈日薄氷彼奸見蹙公猶列星有煒其
芒南極長庚伊彼見蜮毖其纖腥有北豺虎以莫不憎
公有令子式克繼承以昌家學甲科聿登庶或在茲報
公冥冥有封如堂以妥公靈爰伐貞石鑱不朽銘昭百世
之下斯文是徵

翰林侍讀學士奉直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達字達善毗陵之無錫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隱
弗耀公始業儒家素貧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為
文辭援筆立就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
則之嘗受經於鄉先生張公壽公甚器重後張公拜禮部

尚書公來卒業　京師翰林學士宋景濂先生見公端重
簡默而丰儀卓偉嘆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邑大夫賢公
辟為鄉校弟子師公訓導有方學者多所造就及訓迪大
同亦然入為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趨公之門以請益公
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倦成德達才之士彬彬然出
公門下今
天子居藩邸聞公名即位召與語稱
旨遂命入翰林為編修與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陞翰林侍讀學士編纂
永樂大典為總裁兩知貢舉得士尤多公為文章有典則
援引證據必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韻晚號耐軒又號
天游道者有耐軒集天游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桂林機
要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總若干卷藏于家公生於元至
正庚寅月日卒於大明永樂五年六月乙未享春秋五十
有八先是臥疾
天子命醫往視及是訃聞良深悼惜命有司具舟載公之柩
歸葬于惠山之麓從先塋也配某氏子男一人女二人長
適某幼在室於乎廣與先生交游　京師幾十年忝為寮
友獲公相知間於退朝之隙要廣坐軒中以惠山泉煮陽
羨茶看書論詩文清談忘倦公性樂易不為涯岸與人交

始則淡然久而彌篤性不飲酒惟甘嗜薄味常苦氣疾遇
寒暑輒發然亦隨差不謂竟以此而死公方病時醫者謂
宜屏絕人事廣視公疾遂以此不得見公以書來告廣曰
過五六日病可少瘳不意五六日來遽成永訣公之門人
兵科右給事中倪峻狀公之行速廣為銘於乎其尚忍銘
公之墓耶然義不可辭謹按狀而為之銘曰
神完而氣充內溫而外恭不矯矯以為異不翕翕以為
同金馬玉堂晚昌其逢豈但全歸榮名令終惠山之陽
有栢有松歲寒蒼蒼閟此幽宮我銘固[illegible]允[illegible]

吳處士墓誌銘

清江玉笥之間有隱君子曰祥字處中姓吳氏爽邁英俊之士也自幼聰敏智恒過人有志經術游學四方洒脫綺紈之習年壯元季兵亂慨然欲奮發取功名馳馬試劍奇氣震蕩會母老乃就歛退躬負米以奉養當艱難阨困之時使親不缺甘旨之味猶能以其餘及其鄉里母没喪塟不違禮不事浮屠惟日拜奠每歎曰親在貧無以為養今祭雖豐何益尤好義不喜爭競當亂離田産為勢家侵奪置而不問

天朝平一海内勢家願以田歸悉酬以直聞者歎服力能搏虎常有虎噬人踣而殺之有盜數輩白晝掠殺人無敢近者禦而縛送有司置之於法他盜聞而屏跡有望里門而避者曰吳某在不可犯之其為人所畏憚如此恒語人曰吾家世業詩書今不可失獨闢館延師以教諸子遇佳時即携客出游分韻賦詩喜飲酒終日不醉常曰酒不能醉人人自為所困耳不迷其真安得成亂君子以為名言所居多林木群鳥來巢恒戒人勿彈射愛物之仁又如此人有爭曲直不辯者一言而决之及老壯志未衰因躍馬墜而成疾遂不起享年七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塟于某山之原曽祖諱朋夫宋撫州學官祖諱昭陽元袁州儒學教授父諱鼎元母李氏君娶蕭氏子三人長曰汝深次曰汝澄幼曰嘉靖左春坊左中允女一人適吉水王時茂孫男九人曰節肅乂哲富洪壽建進孫女九人曽孫男三人嘉靖以行狀泣而請銘其辭甚悲余哀其志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虎能搏而不惴褐寬博馬能馳而惜違其時息爭禦暴年幾于耄報不在身于其子孫固藏玆室其永無斁

溪閑處士墓誌銘

處士没三十有二年其子启公明述行事之槩來請廣為銘廣為童子時處士已没今幸與處士之弟仲方子公明游觀仲方文學老成言論不苟發匕必中理其居官行事皆有過人者誠篤行君子也公明恂匕文雅言行酷似其季父以二君者求之則處士之賢為可知已處士諱渠字孟泰姓周氏溪閑其號也其先世自[illegible]之烏東徙吉水之泥田至處士凡十有八世[illegible]二世至元禮事親孝有靈鵲來巢生子名孝感孝感生士元士元生遜尹號湖田居士處士曽祖也祖孟聲称蒙泉先生父學顏學者称沂溪先生沂溪二子處士居長次曰渠即仲方也處士幼聰敏爽朗嗜學不倦大父蒙泉極鍾愛之遂益刻苦自勵以成其學適故元紀綱隳廢政事日衰四方兵起因以飢饉故家右族蕩析離散敗亡澌盡者有焉處士

獨側身鋒鏑之間攜老撫幼養生送死如平時舉家無恙
殆天有以相之也我
太祖皇帝平一天下處士復舊業完葺先廬闢館延師以教
子弟洪武庚戌初行科舉法處士昜弟仲方應舉仲方領
鄉薦歷數官至郡別駕處士以書戒之仲方所至有聲称
人以為處士有以教之云處士又嘗訓其子启曰吾家盛
時閨門長幼聚食幾千餘指喪亂以來群從八人今存者
二深可悲也然承家惟汝汝宜勉之相顧流涕每春秋祀
先率婦子必誠必敬退即泫然曰昔亂離不足今雖有餘
不逮也歲丙辰冬一日微疾亟召启語之曰術者謂吾歲

行在辰命當終意者其止此乎然修短數定吾無所憾第
恨不及見汝成立汝善事吾母及汝母吾即瞑目矣又命
具紙筆貽書於弟曰吾不及見吾弟當服勞乃職以報
國家勿以吾死為悲他日善教吾子與汝子如斯而已遂沐
浴具衣冠翛然而逝於乎可謂樂天知命也歟處士生故
元至順壬申五月十五日沒以洪武丙辰十月晦日享年
四十有五瘞于里之將軍山從先塋也娶彭氏賢而有婦
行後六年卒子男一人即启也為廬陵學官孫男五人曰
道迪邋達述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曰元曰朝處士性至
孝友事親克盡敬養於宗族有恩冲澹寡默與物無競嘗
闢隙地為宴游之所致佳花異卉美石其間日吟詠相羊
以自樂客至則汲泉煮茶剪蔬釃酒為懽久而不厭客
亦甚適嘗閔家譜燬于兵懟每嘆曰宗法不明由族譜不
立故也乃日夜修明因畧為詳增舊為新捐貲命工板而
刻之尊卑之分親疏之殺有條而不紊矣故處士之沒宗
族之間無長幼皆哀傷焉於乎處士生於壬申廣先大夫
延平府君生於癸酉處士沒於洪武丙辰先大夫捐館於
丁巳俱享春秋四十有五而公明之早孤與廣蓋相似而
公明年差長獲聞處士始終之言知有所守克承其訓今
道明德立且有子有孫可以無愧於其先矣廣以童孺之
年先府君遠違臨終不得聆一言以為法今貿貿焉道德
無成卒為庸人之歸將此是懼因銘處士之墓不能無感

焉銘曰

有周姬姓其來也遠文武子孫孟蕃益衍廬陵烏東周
氏宅焉由唐長慶徙居泥田一十八世至處士君喬木
繁蔭冠蓋如雲詩書禮義克承克繼既茂而昌有引無
替猗美溪間展也碩士蒙泉之孫沂溪之子自幼爽朗
克稱家兒勤儉樹立追章繪儀遭時孔艱志弗獲伸躬
蹈干戈孝養于親及時載清欲展經營恬退邱園鳳鳥
德星命也柰何壽夭在天璧毀于櫝珠沉于淵戒弟之

言訓子之語臨終拳々家傳千古吾儕小人未聞大道
感公德言惟善為寶我作斯文瞻望是式用寫我私以
賁泉室

程氏大夫人墓誌

僉左軍都督府事徐公子安之母程氏大夫人卒具其事以狀屬某為之志其墓某素聞子安聲譽之著由其母夫人之賢鞠育教誨有以成就之故克臻于顯融也徐氏世居廬之合肥曾祖諱某妣某氏祖諱必才贈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僉事妣某氏封夫人父諱興事
太祖高皇帝數從征伐有功累官至成都前衛指揮使夫人其配也克相維持與有力焉興沒子安襲其職屢立戰功陞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府僉事父贈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母封大夫人夫人自適徐氏克盡婦道事上有禮接下以恩雖其夫子之貴顯然未嘗有一毫奢侈而儉約自如閨門之內肅然無譁故享有富貴而克終其天年也歷觀載籍婦人之賢者固多其間克全福壽者蓋少夫人兼而有之天之畀予可謂厚矣夫人生於某年月日沒於洪武三十五年月日享年　子男七人長曰凱即子安次曰崟曰嵩曰岩曰岳曰崇曰嵓女一人適東昌衛指揮朱武孫男　人曰禎祓祺祚禔祥祻禮禕祖祿禬禪餘尚幼孫女

二人長適前軍都督僉事甯忠次適敘南衛指揮曾俊曾孫男四人曰誠曰謙曰讓曰誼曾孫女二人長適成都僉事吳正次適寧川衛指揮同知鈕潤乃序其世家志其墓以傳於永久

劉生公肅墓誌銘

劉誠字公肅永豐遷鶯鄉鶯溪里人也曾祖楚奇元海北道廉訪副使祖尊賓平圃學正父子合子合四子誠居第三余家去鶯溪百里而近劉氏與余家連姻好余女兄婦誠從父子仍歲時往來見誠淳厚乃以兄子妻之由是誠益自勵日夜讀書不廢學書賦詩咄々逼人前年余居
京師誠不憚勞裹足來省今不與誠見者三載誠乃買舟游濟魯間以廣其學道　京師寓余客館余喜與誠見且得以相慰藉未幾疾作竟臥不起余哀之甚痛悒塞幽惋傷于心悲誠之負才器而妖夭夭之於物各因其材而篤焉誠秉靜默端謹之性聰敏溫粹之質廣身以禮接人以恭事長有節言語不苟發宗族鄉黨與皆稱之若是者誠非夭者而何遽至于斯是造物者不可得而知也苟使不才不知所趨向乃得老死於其鄉與其昆弟妻子朝夕相見得以承訣必不至若是之離悽也夫天下之理萬有不齊往々不才者壽而才者反夭是宜誠之不得其壽以死

也余無以慰誠於地下乃序其世家書其生卒歲月以誌其墓且以寄余悲於無窮焉誠生於洪武辛酉正月七日没於永樂元年癸未五月廿六日以明日買地葬于江寧縣鳳臺鄉之原俟余他日得請南還携其骨以歸誠有男子一人甫歲餘於誠尚如此矧敢以望其成立也耶是亦未可知也銘曰

上違其老下背其幼悠悠蒼天曷其歸咎

靜軒陳處士墓誌銘

邑陳冲氏持其祖靜軒處士行述來　京師謁余而言曰冲之大父没適元末兵變權葬於里之西眉山距數十年冲兄弟始克謀改葬然葬而未有銘以述先德冲兄弟惧無以見先大父於地下用録先大父行事梗槩請銘於下執事追而納諸幽是冲兄弟之志而亦先君子之所嘗命於冲兄弟者也余憫其言之誠而志之篤於是為之銘按狀處士諱顥字伯淵號靜軒世家文昌鄉曾祖諱其祖諱㓜學字君許號屏山宋紹興辛亥嘉定壬戌兩魁春秋補試父諱應乙字季良號良齋宋寶祐丙辰舉進士登信國文公榜良齋三子長曰伯恭次曰伯炎次即處士也處士生而岐嶷異於群兒嘗隨父謁郡守張槐應見其穎敏甚加愛重九歲喪其父又三年喪其母廬於墓側哀毀如成

人伯兄卒依仲兄伯炎以居伯炎時為觀山巡檢坐避兵誤殺逃卒連繫獄處士即奮白其事適部議反獄詞伯炎以復見收乃悉捐其私帑以逭其辜後卒業宥既而伯炎以言忤州長被譴欲抵以奇法處士間行告中書檄下得釋暨冠力學治生家日以隆兄欲異財産悉讓之無所問宋季天下紛擾有兵百餘猝然而至衆懼其鈔掠處士獨捐資贐送之出境環里獲免元兵追文丞相至空坑處士度里溪橋朽腐恐丞相師至為所逼乃夜舉火徹而新之丞相師既度聞其故命處士相見歎曰使人皆陳伯淵予事其濟乎因辟為屬以疾固辭大德丙午歲大歉發其所有振族里之貧乏計口給之全活甚衆或言米價翔湧且幾難糴可數倍處士曰乘飢以邀利仁者所不為言者慚服有來貸者即與之無吝其有以金帛為質辭不受歲既稔償者以息本相償收其本還其息謂償者曰若以息人皆可異問我為人咸稱之如是者非一歲延祐乙卯寧都寇作亂勢甚猖獗官兵討捕所過暴横處士具酒牢以慰遣之士卒無譁閭里不擾泰定乙丑州守馬稱德作新學校損己田入學以贍師生至順辛未里大疫與閭戚疏皆齎以醫藥其親戚子弟孤弱者為長立之教誨婚娶有如已子尤好林泉多搆樓館亭榭於左右當代鉅公為書名扁

一時往還者皆衣冠宦達元季亂作傾貲倡義以保障鄉
曲人倚為重未幾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處士生
宋乙亥正月沒於元至正壬辰六月以洪武某年月日遷
于文昌鄉塔坑口之原處士存時所自卜也娶蕭氏前臨
武簿元英之女子三人長先卒次曰謨冲之先君也次曰
季發孫男四人長曰善次曰齊次曰恒次即冲也孫女六
人曾孫男十人曾孫女　人嗚呼積善之報徵之於近若
未可見徵之於遠然後可見而易信若處士好善急義孜
孜若不足在當時則未有以見天之報之者何如及今沒
五十餘年而其所為之善斯著其子孫益繁而昌是積善

之報久而後可徵乎異乎世之罔善而不知為者故為之
銘曰

陳氏之先來于義門德義之存久而弥敦好善者誰猗
嗟静軒幼而克嶷長而粹温賙于山窮保于鄉園飢者
以飫寒者以暄暴横不作紛鈫不煩考終正寢慶茂且
蕃全歸之卜塔坑之原安于玆邱永詔來昆善施無艾
乃徵予言

羅公蒙叟墓誌銘

我
太祖高皇帝乘運龍興文武智謀之士四方雲集各獻其能
芟薙暴横肇建洪業僞漢逞兇殲于鄱陽其子理潜歸武
昌
上不欲窮兵乃遣儒生掉三寸舌以說之廬陵羅復仁承
命往說上下完城不費一矢雖其口舌之功而實本於
太祖不殺之仁有以致之也復仁質直遇事敢言以是功授
弘文館學士後賜休致于家其從子蒙叟好言語持辯論
侃侃無所避人謂有其從父風而文學或過之羅氏代有
其人蒙叟諱以明蒙其字自號曰曚叟幼知慕學家貧
母鬻簪珥以教之七歲善聲對十二三能為辭賦及冠為
童子師常得肉味輙先以奉親所得一毫不自私元末兵

亂值太父母及父三喪竭力盡喪葬不以貧窶廢禮一日
假館新淦忽心動亟回家時母遘疾甚危即禱天請以身
代母竟死更二日復甦謂曰適有神人告我云更與汝壽
五齡人皆謂公孝誠所感母後果五年而沒母沒哀痛幾
絕終喪如一日自是遇歲時祭奠必泣下沾襟鄉人見者
莫不称歎故公之行有以服人雖寇盜聞公言皆感愧不
復為攘竊　國初有勉公仕者公曰我逢
聖朝為太平之民謳歌田野以樂治化教子課孫以報覆育
之仁吾老矣無能為矣今
天子即位改元永樂其中子汝敬領鄉薦明年上春官登進

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陞修撰皆公之教也汝敬嘗迎公
來就養公時猶康强朝
上于奉天門見　皇太子于文華殿特加問勞命大官賜膳
人皆榮之已而辭歸詞林士大夫多為詩歌餞送于都門
外觀者咸嘖嘖加羡公歸鄉惟日賦詩歌頌太平間以書
勉其子惟盡忠孝年已八十六耳目聰明飲食無異平時
一旦翛然而逝永樂壬辰十一月廿三日也生故元泰定
丁夘月日曾祖德茂元瑞州學正祖仲哲父時中俱博學
有文章母蕭氏配蕭氏再娶李氏俱先歿子男七人曰忍
曰德曰盈曰恭曰肅即汝敬曰仁臨江郡學訓導忍德先

卒盈為後仁後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曾孫男其曾孫
女若干人以其年月日葬于鄉某山之原汝敬以右春坊
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所述行狀泣請予銘予生
也後嘗忝與公有文字之交且辱相知詎可以辭况公平
生學問操履出處大槩表表可稱至其事親誠孝感動
神明此猶可書謹按其實而銘之銘曰
羅氏之先始出錢塘有衍其支乃遷豫章奕葉廬陵徙
籍吉水桃林之墟蔚蔚嶷嶷科第相望寶祐迄今有曄
高曾襲其簪纓猗歟蒙叟式承家學以孝事親質神無
怍士服儒紳八十六年鶴髪童顔飄然若仙逍遥林壑
優游卒歲他人天爵公獨良貴公今逝矣以妥其冥九
原不作永閟斯文

陳雅言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氏字雅言以字行其先有曰大朗者宋初繇瑞
州銀坑來仕廬陵因家永豊五世祖諱俊建德府僉書判
官高祖諱夲建寧府觀察推官曾祖應沐信州司户參軍
祖可權號月庭博學好義嘗割己田數百畝創書院于邑
西聚群書教宗族鄉黨邑以聞于朝賜額曰陽豊田曰義
田就以可權為山長考立本與元路學正生五子先生倫
次居中生故元延祐戊午幼聰敏異常年十三可權嘗閉

戶校書先生偶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
無一字齟齬數過即能背誦稍長授詩於傅翠微授書於
徐江東二公見其穎異咸加歎賞初學科舉業既成遂肆
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丸
藥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以茂材薦
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已寒松二賦以見志雖居亂離
不廢著述已而丧父搶攘中歛葬必盡禮
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廢墜永豊首起先生典教縣
學屬草創户口土田失實供需百出縣官無藝處置先生
為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成祭器一出先生計度招致賢

後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其族子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
而好學者衣食之其父母妻子相繼而沒無以葬又具棺
衾為埋之前後葬不能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
督逋甚急貧無以輸一女鬻之先生為出所逋租還其女
所為類如此郡守屢舉薦辭以母老辭母年九十四乃終
寢苫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
未行而疾作自是竟不起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七日卒享
年六十有八配孺人鄧氏有婦道次年沒合葬邑龍雲鄉
長源坑之原祔先兆也子男二人子威子儀女四人長適
曾濟次適曾仲禮郫縣訓導次適曾用威

蜀王府教授幼適張宗璉孫男五人彝訓今為中書舍人資
訓大訓其訓是訓曾孫男若干人所著述有書經卓躍今
行于世又有大學管窺中庸類編四書一覽運幹文類矩
齋課志七家詩選樂府訂成及擬崔駰達旨二千餘言天
對六篇雜文并詩若干卷彝訓以狀謁廣為銘先生學有
本源言有要領德行道義篤實膚腴雖為師儒於一鄉而
其學則行於天下後世沒世而名不泯是宜為之銘追納
于幽堂銘曰

於乎先生儒冠縉紳恂恂其德咻咻其仕著書立言有
典有則進升之階經師之式位不浮德沒則垂名祭而
在社其謂先生龍雲之鄉閟藏其宅山高水長懷求無
歎

宜人王氏墓誌銘

故翰林檢討廖公之妻宜人王氏諱某字某廬陵儒家子
也自幼有淑德宗族咸重之年十九歸廖氏事舅姑克盡
婦道時祖姑李氏猶在最嚴難事繼姑周氏亦嚴難事宜
人左右奉養朝夕無遺皆得其歡心故舅姑稱之曰賢新
婦而祖姑亦稱曰我家賢孫婦尤鍾愛焉祖姑歿宜人慟
曰何教我之不卒耶及姑歿慟如之遺子女二人皆幼宜
人撫之尤謹凡衣食必先衣食之而後及己子內外莫不

歎服洪武初廖公領薦官為河南丞初辭家時以親老子
幼為戚宜人獨能以丈夫志勗其君子謂惟盡力於官事
家事無煩念廖公出無所係累者宜人之助也自是宜人
處家教子率放其祖姑與姑之訓嚴而有法勤而有制儉
而有節閨門之內雍睦有禮尤善訓諸子或少有怠略不
假借即呼而前笞責之恒曰吾自為汝家婦每聞吾祖姑
與姑之訓子孫必嚴必正故咸底成立今吾不能訓汝
輩有愧于汝家婦諸子皆感泣痛自飭勵遂成儒者廖公
再丞吳江未幾以事謫戍于邊宜人持家益勤凡奉賓客
祭祀嫁女娶婦皆宜人早夜紡績織紝以為具諸婦入門

躬率以勤女紅鄉黨親戚舉勤儉有禮法者則必称宜人焉後廖公再起為郡文學入翰林為檢討宜人守志自如不改初度逾年廖公歿宜人訓其諸孫如諸子曰吾幸不死將不欲使汝輩無成既而疾卒聞者莫不慟惜生故元至正壬午歿於永樂癸巳享年七十有二子男四人長曰琮有文學先二十年卒次曰器曰成曰用俱有文學器縣

德化文學官至

蜀慶二府紀善女二人長適陳伯偉次適胡方平孫男七人孫女六人長適于長子種次適張其餘在室以某年月日壟于某山之原成述宜人行狀謁廣為銘以藏于幽有不

可辭遂為之銘曰

勵夫之志樂羊之妻成子之名陶氏之婆伊嗟宜人展也是儀惟其所難抑又過之春秋霜露昭此銘詩

熊府君墓誌銘

邑熊自成喪其先府君三十有餘年未有銘以掩諸幽懼無以慰其先靈於地下一日持其友胡敬方所述行狀走京師求予為銘追納于墓坎之次予忝與自成交且與其子倫同肄業鄉校相知有素予雖不能文然恒樂傳道人之善況邑有君子又有賢子孫若是豈可使其無聞是皆宜銘烏得而辭府君諱超字元亨曾祖榮甫有隱德祖秉

卿號南溪以學行稱鄉先生梁奎峯以女妻之父以德早卒府君事母李氏甚謹值元季兵亂鄉里寇盜嘯聚一邑之內竊據者數姓狼吞鼠噬人無寧居府君奉母避地于文水之西雖遭世難旨甘無缺人咸稱其孝與母兄李用泰居同爨十餘年長幼無閒言暨寇平復故業悉讓居地與[illegible]人別築室于學宮南之古城闢家塾延明師以教其子歲久禮意益虔無懈撫育妻之孤弟既長為畢婚娶割產以贍之其篤孝尚義類此性淳厚容儀修整善論辨每對客談古今事纚纚可書前輩咸敬服一日偶得疾自知其劇徧告其親友曰吾疾且作作必不可為相與永訣矣

人咸愕錯惟其言歸拜其母曰兒疾行且作作必不起兒不孝不能終養且遺大人憂願大人割不忍之恩兒命止此毋重傷痛復語諸子曰善事吾老母善為學以圖顯揚言未嘗及他事已而遂卒聞者莫不悼惜沒之日年才四十有八時洪武辛酉六月廿又六日也生故元元統甲戌四月廿五日以卒之年十二月庚申葬邑中鵠鄉五十四都韓家園之原娶王氏出右族有賢行事姑教子克盡其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四

墓表　狀　傳　哀辭　祭文

處士梁公墓表　翰林庶吉士陳君墓表

孺人鄭氏墓表　胡岑恩先大孺人墓表

先曾祖興樂先生墓表　先太父[illegible]齋先生墓表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贈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墓表

王詢謨墓表　處士周國賓墓表

處士[illegible]墓表　李原通墓表

胡[illegible]求墓表　石處士墓表

徐公[illegible]墓表　王孟端墓表

吳先生行狀　歐陽師尹傳

沖虛子傳　方山陳公子賢哀辭有序

周處士哀辭　弔蕭處士辭

思訓堂辭有序　焚黃祝文　祭[illegible]學士王公文

祭翰林陳孟潔文　祭姊夫劉子仍文

祭王孟端中書文

卷之十五

銘　贊

靜庵銘　謙牧齋銘

觀陰堂銘有序　羅[illegible]家畫像贊

蕭主事畫像贊　貞隱先生畫像贊

袁太常畫像贊　劉朝縉畫像贊

賓谷先生畫像贊　石處士畫像贊

石進士母畫像贊　趙木菴畫像贊

董長史畫像贊　覃處士畫像贊

張宇清真人畫像贊

卷之十六

書

與楊諭德　與黃學士

與張檢討　與周編修

與解檢討　與陳翰林

與季敏　荅王學士

與黃叔昭　書與兄方大

與伯兄　與王所存外兄

與楊諭德手書　與楊諭德

翰林侍講男種暨穆穗編次

裔孫 張書 紀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駿 昇 文敏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孫堦尹學清對閱

仝弟拜恩校正

墓表　狀　傳　哀辭　祭文

處士梁公墓表

永樂八年冬廣扈從北還道聞處士梁公卒甚悼之至
京師之又明日首弔公之子潛潛哀毀痛傷形容骨立越

旬日得歸塋述公行實命廣爲文以表于墓廣與潛同寮潛凡兩迎公就養幸竊見知於公公嘗賦畦樂詩屬廣和之其氣清和雅淡得陶淵之趣嗚呼此可以見公之學與所養矣公諱蘭字庭秀一字不移先世由長沙徙泰和九世曰均崇仕宋爲鳳翔知府弟均傑同知黃州府入充史館編修官居縣之東廓聲望甚著吾世至昭伯昭伯生才可才可生彥卿一字心易學者稱心易先生先生三子長庭芳次即公幼仲敏時里鍾謹獨爲梁氏甥無子以公後鍾氏公自幼穎敏好學七歲侍父側命與諸子屬對公應聲立就而語益奇餘子不能及大見稱賞稍長心易授以易得其說探索玩味有所未究雖祁寒甚暑不休元季値兵亂父兄皆沒公獨奉母孺人楊氏撫訓幼弟雖處困窮而不易其樂公小心謹厚處鄉里惟恐有失意於人恒懇懇語人爲善嘗出夜歸遇里人訴其怨家語憤切不能平公反覆開喻至家少頃聞扣門聲亟啟戶視之乃向怨家子拜公曰人訴吾父於公公始終好言以解之吾躡其後欲刃之公長者忍以此累公明日持縑來謝公弗受其忠厚類如此長子潛以蒼溪文學被薦爲四會尹入翰林爲修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次子混初教于瑞州調溧陽文學公每以書付二子必勗之以道德故潛爲宰有政聲居詞

林以學問文章名于時爲儕輩所推重混謹飭循雅優於經學與兄齊名教出其門者皆底有成凡鄉邦之稱善教善承者必曰公父子焉以潛仁無後命潛請于朝後梁氏姓君子以公爲盡禮晚喜林泉之逸日杖屨相羊於花竹間種畦植圃觀物生意以適其適因自號爲畦樂翁學者稱爲畦樂先生教鄉人子弟精於講說推明反覆引譬切當透徹隱微聞者悅服爲文簡而有法詩亦閒曠有油然自得之趣喜飲酒客至輒傾倒醉而後止諸孫侍側歡然自娛不以二子遠去有毫髮戚戚意時潛被　召在北京公賦詩二章以勉潛盡忠乃職公時疾已劇遂屏去醫藥

賓客來問疾命取酒飲客辭命為深衣幅巾曰以此歛我臨終問日早暮對以晚食時即盥沐更衣而坐蕭然而逝乃七月二十六日也生元至正癸未享年六十有八配陳氏賢而有婦道子二人潛字用之混字本之孫男八人果粲栗樂秉揖榆樅㯶秉早夭孫女六人曾孫男二人翰班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具誌于幽堂廣為表于其墓曰嗚呼公耿介自持安乎儉約委命自信孝弟之行著于家庭忠厚之誠達於鄉黨雖不見於事功而其取足於已者固不待表而後有以見於後世矧公之二子方以文學進用於時其所

以顯其親者自足以致久遠則公之潛德隱行必茂著而無巳也姑述公之大畧以揭于墓庶幾以慰其後人之思焉

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墓表

永樂八年十一月乙亥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潔以疾卒于官廣扈從歸京師之明日也享年四十有五卒之七日廣始克憑其棺哭之其子年歸其喪葬于鄉山之原其外兄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士奇銘其墓其姻友胡廣為文以表之君諱廉字孟潔以字行先世縣金陵徙泰和為衣冠名族世顯科第曾祖主一祖心吾為江右鉅儒以德行文學稱于當時出其門者咸造于成自號曰海桑翁故學者稱為海桑先生有海桑集若干卷藏于家父孔碩忠厚急義凛然風節母羅氏君幼性穎敏過人讀書日記數千言十二下筆為文章粲然有法度海桑先生獨愛之聲譽籍籍先生長者無不加敬君事親孝能得其歡心臨患難雖死不避間遭不逞者構詞以誣君之父君憤痛冒死赴愬闕下父得白不為所誣父殁撫育諸弟妹長畢婚嫁不以一錢私藏喜周人之急為宗族故舊解釋糾紛力不辭勞胸襟豁達交四方賢士大夫至其門者無虛日必盡興乃去喜飲酒雖終日大醉無毫髮忤於人廣與交二

十餘年未嘗見其有疾聲厲色與弟孟旦自相師友永樂乙酉入貢大學是年中鄉試明年中會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為校正官君樂踈曠不事檢束對客即傾倒雖病不廢飲酒竟坐是而卒噫君誠忘世之士哉配蕭氏子一人即年也廣許以子妻之君時迎母羅氏孺人來就養君没而孺人哭之哀甚今年來速廣文嗚呼孟潔君以豁達為高故於其外者無所慕而超然於事物之表曾不知憂戚之嬰其中而規規於事為之末者終歲或不能有一日之適視君脫畧世故相距遠矣雖其壽齡不永有若可恨而其名於世者將不在於是也遂書

其槩以表于墓使後之知孟瀫者於此而徵

孺人鄒氏墓表

古水夏成章之妻鄒氏孺人諱懿字淑善邑之北門社倉里人也大學博士諱湛之曾孫進士諱浩之孫文學諱能之女幼性慧喜讀書父時授以孝經論孟之書輒能成誦長有賢行於女工之事自能若素學者早喪母及女兄將嫁爲助治奩粧凡資身之物悉推與之無一髮顧惜計父獨愛之曰是女不凡必不與常子以夏氏詩書家遂以妻成章焉成章嗜學銳意科第孺人力治家事不以煩之時舅姑俱老精意奉養無懈賓客往來日爲酒食供具必愜

舅姑志得其歡心恒曰是賢婦是能理吾家內助吾兒孺人益自謹與妯娌居胥讓無間言婢僕未嘗聞呵叱聲元末避地于邑之董富遭歲飢勤成章以所餘賑之至今人猶感焉舅姑歿春秋祭祀必盡誠敬外家兄弟衰落歲必歸設奠其先悲泣盡哀撫其孫曽有所立成章嘗得疾湯藥必躬進或以命諸子不使童婢人問其故曰童婢固當報勞然疾病非其所諳脫有失爲患非輕聞者歎服後成章歿諸子尚幼孺人居喪守禮勤儉以治生致家益饒裕延師教諸子皆能有成及撫訓諸孫亦如訓諸子常曰汝家起科第代有聞人幸自勉成名耳毋替家學諸孫有好學者喜形於色躬爲治茗飲酒饌以奉其師一日忽臥疾不起諸子驚走求醫孺人止之曰吾平生少疾今壽止此藥無益於生死言訖而歿時永樂甲申　月　日也享年八十有五以　年　月　日葬于　山之原子男四人子厚子安子莊子澄子安子莊先卒女一人適李一誠孫男十人舉謙敏常斂道斂求敏服敷素經孫昌孫良孫震孫孫女三人長適劉元素次適劉明哲次適劉蘭芳曾孫男四人敏求領乙酉鄉薦是克成孺人之志惜孺人不及見也敏求以其父子澄之命述孺人之行來請曰吾父見棄於先太父賴祖母教訓有成立又教吾諸孫皆底有成

吾家以不替者實吾祖母之賢也然藏諸墓者既有銘矣而暴於外者尚缺將無以示後之子孫敢請執事一言以表于墓予觀孺人之賢克順其舅姑克相其夫克訓其子孫享有壽齡延慶于後是皆可書用序其事以表于墓上俾其後有所式

翰林侍讀胡若思先太孺人墓表

孺人姓徐氏翰林侍讀胡若思之母處士仲器甫之配前處士諱朝英之女也生六歲而母卒孺人性婉淑處士獨愛之及笄擇所歸曰必得儒家子爲宜遂歸于胡氏孺人周旋慎密克相其家勤治女事不厭其勞雖兵戈飢饉而

家常裕如祭祀賓客之奉豐潔必如儀小大之事率有條理尤善事其舅姑閭里親戚無間言咸稱之曰賢婦焉予與侍讀同官于朝每與予言及孺人輙汪然泣下謂孺人幼喪母事其舅姑如所出諸子幼時嘗口誦孝經論語以授之今侍讀得成其名以顯揚清要者雖處士有以教之亦孺人與相之力也侍讀謂予曰子吾同姓也且幸同列於侍從願畀一言以白先母之志庶或可以少慰於九原遂述其梗槩以表于墓至於其世家歷履生卒歲月墓誌備矣余嘗讀列女傳觀古之婦人或刻苦以抗其節或舍生以成其義雖其所遇之時有所不同然皆能成其名垂於後世爲君子之所與其從容不迫合乎中道而可爲式於鄉黨者亦不多見若孺人之居家庭爲子克孝爲婦克敬爲母克慈而可以爲鄉閭之法於乎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先曾祖鼎峰先生墓表

於乎維我先曾祖鼎峰先生學問淵懿承乎先正德行道誼追縱古人弗克顯揚于後世謹纂次行實以表于墓先生諱元吉字鼎亨號鼎峰學者稱之曰鼎峰先生博學無所不通當元盛時恬退樂道不喜仕進惟以經書教授鄉里家居靜坐一室沉潛覃思仰觀俯察以極夫幽微之賾

於聖賢之學深造其奧與學者言剖析其旨必窮其歸趣教人必謹孝弟忠信一切浮薄飭使勿爲出入舉動必由矩度孝友恭儉敦行踐履儀容肅肅如也鄉黨宗族化其行凡冠婚喪祭有欲行禮者咸於先生取法衣巾舄屨皆取則焉苟衣袂巾帶有不如則者即剪緝之曰胡先生巾帶弗如是也豪貴過里門輿必式曰此胡先生里也其爲人所敬重如此平生重然諾與人一語千金不易聞人有善甚若已有人有不善曰彼不學固如此使其知學焉得如是或召其人與語以道理從容規誨已皆改行更不敢爲非間有過失者輙自咎曰恐爲胡先生知也雖鄙夫小子見先生必斂衽肅容毋敢放肆然胸次坦夷渾然淳厚與人言必傾竭無留賓客過從日接論議樂而忘去每談未然事其効若蓍龜不爽歲大比輙先語人曰今年出某題其策聽者初不甚信已而果然如是者屢人始服先生先見蓋先生靜中工夫爲多故能如是常教子弟力行爲善當暮夜集於中庭以嘉言善行爲訓聞者皆唯唯聽受自後有舉名言以教子弟者曰我聞之於鼎峰先生云性好山水天氣晴明或出一遊適興即返暇則杖屨逍遥於園林之下無一毫世俗慮治家有法不豐不儉無歉無贏有餘即推以與人遇水旱即施糜以食饑者喜讀醫家書

多蓄善藥濟人蒙惠者甚多一日無疾肅衣冠端坐翛然
而逝享春秋七十有八生宋咸淳甲戌　月　日歿於故
元至正辛卯　月　日葬邑五十二都黄土嶺白竹塘之
原葬之日四方來會者數千人洪武庚申改祔于廬陵縣
儒行鄉胡家坑先塋之次曾祖敬之宋修職郎知沅州録
事叅軍祖諱震龍字啟晦宋宣義郎將作監丞父洪範宋
國學上舍生上書言賈似道被斥後得釋家居抑鬱而没
妣夫人蕭氏配夫人黄氏子男三人彌高彌紹彌性女三
人適歐陽遼張遼侯孫男三人子祺歷官至延平知府子
和子順曾孫男八人直廣辛崇應賓賢覲曾孫女八人於

乎維我曾祖爲世醇儒平生所行皆足爲世師法惜其隱
晦人不得盡知所著述不幸燬於兵燹深有可恨廣先大
夫延平府君策志勵行欲樹建勳業以求寵贈又不幸早
世弗克如願廣幼孤仰賴先澤遭遇
聖明叨列侍從思有以紹承先志顧惟庸駑無以自見恐歲
月易邁先迹堙没謹述所聞以爲墓表雖不能罄先德之
詳亦存什一於千百者也用揭于阡使後世子孫知有所
感慕興起云

先太父貫齋先生墓表

於乎我先太父貫齋先生博學而志篤行純而寡言言足
以明道志足以有爲雖不能行於天下然内克於己而及
於妻子外被於人而化於鄉黨惜不遇而没卜厝於今四
十有二年懼先德無以昭于外謹述言行之畧刻諸石表
先生諱崧字彌高貫齋藏修之號也性端重有德量人未
嘗見其喜怒交際必以禮取舍必以義不躁進以求名不
苟同以合俗家給僅足仰事俯育無以累其心故休休有
餘談詩書而誦仁義以教夫人當故元科舉盛時其友劉
粹中龍原同嘗勸先生就舉先生辭之二公强先生行不
得已一至場屋不終試而出曰吾志不在是也遂泛扁舟
遊江漢過洞庭歷覽於荆襄之間歸家益窮力於所學至

正壬辰天下兵亂部使者守郡檄先生與義保障鄉里先
生以義激動鄉人翕然皆從由是寇不敢入境鄉里得安
方疇功上名授官先生力辭未幾以疾殁時甲午七月九
日也生故元大德壬寅享年五十有三曾祖起晦祖洪範
父鼎亨妣夫人黄氏娶夫人帝氏德性賢淑處閨門有禮
法奉舅姑極孝順侍妯娌和睦事先生敬教子女嚴治家
主閫有相於内焉同時相繼而殁男子祺累官至延平知
府女二人長適王吾先次適王啟宗長州縣令孫男二人
直廣也孫女四人曾孫男四人同老敬老詒老秀老先
生無恙時嘗遊原壄間指一丘語延平府君曰此吾葬處

也識之勿忘及歿權厝于里中後有以地來獻乃嘗所指
處遂以常氏夫人合葬焉時洪武元年　月　日在邑五
十二都鋪席洲之原於乎維我先太父稟惇厚之資蘊正
大之學有德而未遂所施故覃及我先府君際遇
聖明得歷顯官然褒揚之志未酬賫恨以沒其責在我後人
顧廣之不似才能菲薄無以暴著先志謹纂爲墓表昭揭
于阡庶猶有望於將來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贈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墓表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未克以表于阡將無以昭
著先德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公諱壽昌字

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子勝避地廬陵
之薌城因家焉七世祖宋資政殿學士忠簡公銓銓子泳
宋右丞務郎泳次子榘宋兵部尚書榘子煌煌子文彬宋
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子敬之宋修職郎又徙吉水之
大洲子諱震龍字起晦宋宣義郎子洪範宋國學上舍生
先公曾祖也祖諱元吉字鼎亨究極群經不樂仕進急義
好施以德行稱考諱崧字彌高號貫齋博學有隱德嘗一
試于有司輙就引退探索至奥以造其成妣夫人韋氏有
賢行先是未有子嘗禱于神大父夢巨星隆于舍已而生
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稍長端重如

成人太父尤鍾愛從龍原同先生受學於郡城章師爲學
日謹不懈深爲龍先生所器重龍先生歿再學於華樂吳
先生卒業于門先生尤篤愛事親至孝親疾侍湯藥日夜
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相繼沒力疾以營喪葬撫
諸父弟妹長爲畢婚嫁元末兵亂避地于洪歲壬寅
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趍吉安初僞漢右
丞鄧克明降以其衆從征至吉水叉奔回新淦王師追之
弗及獲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爲從賊欲盡戮之先公言於
軍帥曰此良民非從賊者不可殺軍帥愕曰有是哉訊之
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爲州

文學三年春　詔入京試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八
明日　召廷對適太史奏文星見
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爲監察御史錫宴御史臺以示優寵
太祖曰唐有十八學士朕有十八御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陜
其畧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先於建都夫咸
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田壤之膏腴光嶽之氣
全寒暑之候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社稷於悠久者也
天下可爲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跨有西北控制蕃漢
堯嘗都之然其地隘塞汴梁北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
之然其地平曠無險阻可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

遷之矣然嵩邙諸山何若殽函終南之險瀍澗伊洛之水
何若涇渭灞滻之雄故得天地之中據夷夏之要莫關中
若也可以永宗廟之享可以綿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
以居重而馭輕可以强本而弱枝可以頓天下之兵可以
聳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居外
而制中者難　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
陛下也夫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　陛下肇基
於此中國迎刃而解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宋齊梁陳得
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中原有人也中原
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

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下符民
望願移江上之龍興來正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
之事固將次第言之而獨以此爲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
王創業於悠久莫不以建都爲重故敢首以爲言惟
陛下圖之書奏
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先公與御史王子啟被
召入對稱　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二公儀表魁岸
及陛辭
太祖顧謂曰真可懾服蠻夷至則出臨諸郡敷宣德意撫察
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錄囚有疑獄必平反之恒語

吏曰人死罪不復更生罪苟當無憾不當則負冤無窮常
求其當恐猶失之過況不求乎由是所活者多時征稅失
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爲額先公監處視舊獨無增羨屬使
舉他郡例爲言且恐并得罪先公曰實無所增有罪吾獨
當之不敢虛羨以病民後亦無事民竟受惠融州真仙巖
多碑刻元祐黨人碑尚存即擊碎之六年調知彭州初灌
縣都江堰自秦李冰爲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
畝歷代相沿修治兵亂堰廢民不得畊田野荒蕪先公以
修堰興水利爲言達諸省府咸不樂反復詰難欲沮格不
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乎乃再三言便辭剴切轉聞

于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集丁夫伐木萬五千有
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縛長木爲三脚架銳上而闊下束
短木於其腰載以竹筏豎置於江口水中表裏二重大小
九十餘坐復架長木於横木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却
立順水木於三脚架外又排二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
簟苴以萑蒿實以砂土所[illegible]江流乃用工淘洗積淤以竹
編籠狀若長蛇凡千三百餘實以砂石包護堰岸重疊三
層以分水勢前高後低隆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千餘
横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二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貫
穿聯繫使無衝决修築都江及大小釣魚石門侍郎口寶

瓶口顏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八又作護水
堤二里修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都田畝充足公私
皆喜前代修堰鑿石甃城欲其固練油灰膠其縫冶鐵偽
鍵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之衝以鐵為巨笮交系於鐵
柱之上春夏水泛旋見衝决然槩費錢粮動以萬計先公
計於每歲農隙水涸之時如前修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
力而沾水利者亦樂於趨事為文記之自後一守先公之
法又修彭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
泉居民炊餼取水於十里外朝夕厭苦及是堰成引水旋
注鑿井即生水民免負汲之勞四召流逋勸其開墾教以

樹藝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暨後歲增數倍兵荒州多暴
骨命徧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堂下為政三年專務德化
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株其半已枯至復榮
茂鶴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不驚及將去鶴群噪連日
九年陞延平知府吏有不檢者望風解去比至臨事神明
宿弊悉革廨後有淫祠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
為言先公曰非祀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屋而居之絕
其妖妄作興學校修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
生徒多底于成甫朞年百廢具舉奸蠹屏迹政化大行會
有大星墜閤光芒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孤實丁巳夏

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事不輟
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翊日坐聽事署
案畢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矣言訖而終同寮
遽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
悍卒咸感動嗟惜為具棺殯斂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
十二月十八日卜厝于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
生墓側團如車蓋覆于墓人以為陰德所致云初娶太夫
人晏氏元獻公之裔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
師尹即莘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大夫人生
二男四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榮

次適徐崇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穆稹穗
孫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裔先公居鄉
黨治家理官動必由禮雖一啜未嘗不敬對人無疾言遽
色有犯不較重義樂施甚於嗜欲有孤弱者矜憐扶植不
使失所故仕官所至多惠愛凡有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
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無華美取適可而止歷官數
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
遠胸襟湛然無所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惇厚誠敬
為先故當言路傾竭不諱揚歷風紀持憲公平典領州郡
盡心撫字懇懇愛恤吏感于德民懷于仁棄諸孤之日無

一毫長物惟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集
若干卷於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不幸七年而孤賴
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揚先德今幸
際遇
聖明竊祿于 朝荷
天子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考先
公德行與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槩以揭于阡庶後世子
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感于斯焉

翰林庶吉士王詢謨墓表

於乎余友王詢謨卒于京師凡相知者莫不哀惜之余獨

爲之深悲悲其父母之失子予交游之失良友 國家之
失賢才余何爲獨不深悲之哉予與詢謨有世契之好昔
我先公忠簡公以直言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三人頭觸忤
權奸得罪謫逐當時士大夫鉗喙縮舌莫敢發一語詢謨
先祖敷文閣直學瀘溪先生贈詩得貶世方以爲危先生
恬然若嗜欲不顧且以得共貶爲榮自非先生禮義之勇
安得如此今幸與詢謨同朝相與勉勉以求無愧於二家
子孫而詢謨竟棄予長逝予焉得不深悲之哉詢謨名訓
幼穎悟過人其祖授以春秋之學未卒業而祖沒日忽忽
不樂乃辭其父母游學四方聞笠一文縝得歐陽楚公之學
教授於蜀即擔笈往從之弗憚險遠居數載悉得其說以
歸而克然于中遠近之知詢謨者交相薦辟郡大夫視其
才召居鄉校永樂元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授翰林庶
吉士編纂于閟閣
上擇二十八人以應經宿使悉讀四庫書博極精與期至於
古之人然後已而詢謀在選人謂其資質粹美造於所成
蓋未可量也今年夏卧疾遂不起妻子亦病在側其友大
常博士劉履節爲之殯殮時 月 日也得年三十有五
於乎悲夫詢謨爲人温厚孝謹慷慨好義其師歿爲致其
喪還其鄉以塋之其家貧復重貲贈之鄉人子弟有廢學

者盡心教之爲文雄健不屑屑於蹈襲而奇氣奮發若此
者疑付之將以有爲當不類於天者而何遽止於斯是造
物者有不可得而曉也將其有不歿者存而所謂天者有
不足道是未可知也曾祖文昭祖子阜學者稱爲池南先
生父仲約南康文學母羅氏娶郭氏子男二人其一後詢
謨數日死其弟其將歸其柩祔于吉水泥田之先塋予表
於其墓曰於乎詢謨謂爲遇耶負才器而不得其壽謂爲
不遇耶逢時受祿而享有榮名是二者果不可得而兼耶
苟使予之才而獲少施於世固必有可稱述豈啚之於今
而將以昌其後者耶其亦異乎老死而無聞者也於乎詢

誒其命也耶其可悲也耶

處士周國賓墓表

周編修崇述之從兄國賓以永樂八年十月卒於家越二年壬辰五月之望其子應等卜葬於其鄉孔坑之原前葬之數月編修君語余曰吾兄之葬竊為銘其墓矣今其孤猶欲得大人表之因以屬余詰弗獲辭君幼失怙恃孑立而能自修習稍長壻於孫氏孫氏惟一女愼所選得君廼喜孫氏之少長咸屬咸得其懽然剛介嚴毅不苟阿世或加以橫逆則奮發不屈生平禍患多所涉更故年纔四十鬚髮已白而卒不為狡猾傾詐是其志識精明有過人者且遇賢士大夫則謙卑遜順士以此高之又能決遣是非故鄉有鬬訟多詣其廬居孫氏三十餘年後歸其宗治田植花以佚其老客至閲圖書[illegible]藥而已當其寢疾語不及私卒年六十有四君諱評其先自廬陵烏東徙吉水之櫪坑十傳至仲山者舉宋嘉泰辛酉進士始徙桑園評事禹玉鄉貢聞卿希賢則其二三四世祖也曾祖方太任高州同知祖仁顯奉聖州教授與洪武孝廉誠達寧鄉教諭仁惠兄弟皆以文章稱職著父子方補太學生母鄧氏子男三人應岳泰女四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建威延還俱幼嗚呼君以世族顯後遭際多艱然處變不失其常遇難能優

其順此有守有為而非尋常可擬者余雖不獲與君之父而諸弟與余同官於　朝崇述君而外猶有編修君孟簡御史君仲舉其人者因得其概而哀其淯薀之莫施也諱勸之夫

處士[illegible]墓表

處士[illegible]君象先吾同里慷慨有氣節疏通而潤大事父母至孝祖喪在停十數年父不克葬處士舉而葬之父病衣不解[illegible][illegible]親嘗平時父心不悅百計以求其歡有怒則曲[illegible]解有恨則勸使釋或設譬引據或直詞剖分及父沒哀毀骨立喪葬皆合乎理事母恭如其儀處兄弟至和其弟七去處士撫育其子如己所生為之教養婚配均其財產無纖毫或私處友朋有無相通有友貧甚使與共學均其日用且稱道其友於姻之富室使就學于其家食俸悉所供給其御羣下至慈小過則為寬恕處事則度其宜不以勢利動亦不以怯懦息樂與賢人君子遊有相過從則流連款洽不以貧乏致吝處士生元泰定某年月日沒洪武某年月日葬本都黃江橋鯉魚形曾祖宗何祖鳴遠父士恭配楊氏子三人振名振位振[illegible]孫男五茂謀詔誥誌小之不失其所處士兩間完人也某子振名請銘于公卿間求余為表余於處士誼切同里且維其制行故不辭而

許之

李原通墓表

於乎友悌之道其係於人倫大矣人鮮能盡之往往有視同氣如塗人甚則有如仇敵此豈人之道哉予於此竊怪人心之不明喪滅天常有如此者其去夷狄禽獸幾希邑人李原通弟原達獨能行其道兄弟友恭怡怡和悅長幼聚處一無間言内外輯睦不聞其譁士大夫以是稱之前中書舍人詹公希原大書友恭以表其堂翰林學士劉公三吾爲之記今學士解公縉紳復記之雄文大書焜煌炫[illegible]觀者嗟敬足以敦薄俗而振頹風也斯道之不行而原

通兄弟獨能行之豈不謂之賢哉原通諱泰原通其字也美丰儀長髯白晳善交友喜談論嘗與余言曰鄉之其人者友弟輒加手於頷曰是可敬曰其人者不然則面頸發赤戰手唾罵其篤於倫誼者蓋天性然也予嘗至其家見其視姪不曰兄弟之子有甚於已子焉兄弟視其子亦然教訓服食無二致一飲饌少長必偕人比之揚播云其叔祖老而無後事之終身敬之如祖存焉歿之日盡喪葬之禮人尤以是多之曾祖諱某祖思齊父添祥原通生戊戌歲月日以今年五月丁巳寢疾終於家享年五十葬某山之原娶耀氏子男三人長曰貞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張介

申次二人在室孫男二人孫女二人貞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聞訃成服斬焉衰絰持顔先生子明所述行狀泣請曰貞不孝禍罹於先人銜哀罔極弗欲有生先入與先生辱知且舊向求先生晚翠軒記不得而歿貴恨九原今先生幸哀貞之請成先人之志特書以爲表貞歸以勒諸石庶幾見先人於地下無憾矣予閔貞之志且悲原通之死遂不辭於乎原通篤友弟之行負俊逸之才不見施於用其可悲也夫予特表其行之大者有關於人倫風化之首俾揭於其阡使過者讀予文哀其人式其墓焉

胡時求墓表

余友胡時求死之明年其子正來　京師徵余言以表其墓予與時求交幾二十年情誼篤密觀其襟度超詣期其才有所爲不意竟死於乎傷哉其尚忍表君墓耶其可無言耶時求諱希壽字時求一字昶好學能詩有才畧負氣槩倜儻不群卓然有立喜交游善談論不屑於卑近予居鄉秋時暇即訪時求聞予屐聲即出户相迎邀入小軒煮茶對奕奕罷酌酒論詩談古人事高歌擊節有遐舉之志酒罷命其弟時昭在傍鼓琴其子正始垂髫亦立侍於側毎坐過宵分或達旦始休予來　京師與時求别且將十年毎思交游之樂未嘗不心馳意往謂君年富力壯可以

尋舊游之好不謂遽至此耶於乎時亦果何爲耶豈天不
欲才者壽也何遽失吾友也凡天下之物萬有不齊凌霄
之榦或折於風雨樗散擁腫得以全其天年若時亦其尚
何悲其尚何悲時亦生故元至正壬寅歿于永樂四年丙
戌五月十日得年四十有五曾祖諱榮祖元吉水州判官
祖諱折父士能號小圃篤實君子也母王氏娶趙氏子男
二人長曰正字端方次曰慶字善方女一人許適其以年
月日塟於其山之原予爲表於其墓曰嗚呼時亦才可以
有爲而隱居樂志不汲汲以求進豈以親老而不欲仕耶
抑必有所待耶使君　之才獲見於施爲其必有可觀也

命之不與吁其柰何

石處士墓表

石處士歿距今六年其子武義縣丞彥成狀其行走　京
師謁銘於縉紳間彥成以予有同志之雅欲求一言揚其
先德余不敢辭謹摭處士所行之實及其世家以表于其
墓處士諱均武字天然號耕叟其先有曰鏞者仕宋藝祖
爲河中倅家豫章之西山子昭游分寧樂其山水遂徙居
之祖諱亨雲宋江州都統祖妣胡氏封夫人父諱伯升不
樂仕進以經史自娛化及其鄉里父歿處士事其母蔣氏
盡孝事諸父盡禮於昆弟有恩元末兵亂鄉人聚結爲盜

竊掠謀曰石氏族大必刧石某以爲謀主乃可濟否則必
滅石氏不尒敗乃事或以相告處士曰我豈能從盜爲不
義以苟生耶遂負其母逃去爲他盜所執欲害之處士徐
曰我死何足恤忍能使人老母無所歸乎盜感其言竟釋
之乃變姓名携家僑由間道走襄漢間以避難崎嶇險阻
無所傷人皆以石氏積善所致云逮我
太祖高皇帝平江西始挈家東歸秋田百餘頃槩爲盜所奪
者悉置不問所存數頃分以給宗族之幸存者蓋其性溫
厚不與物競如此常傷其母沒於亂離塟不克盡禮言輒
悲慟流涕至老不衰遇祭必齋有如事生之禮尤好學手

嘗不釋卷於諸史靡不博覽談往古治亂之由歷歷如指
諸掌平居奉己甚薄然遇貧乏即賙之無吝惜有疾惟飲
藥不喜巫覡不作佛事與人言惟導以善賢者愛之不肖
者亦不敢慢有族人嘗就僧飲食未竟而暴卒家人以僧
致其死持之急僧不能白欲自絕處士曰初無怨惡何有
致其死爲蓋死生命也僧獲免其言之信於人者又如此
嘗語其子曰吾涉難得不死以有若兄弟者蓋　聖明之
賜也吾老不及仕以報在若等勉之吾死且無憾彥誠由
進士爲今官以清白刻苦自持皆處士之教也洪武辛巳
三月十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八娶張氏子二人長曰彥

文次即彥誠女二人長適黃昶次適周律孫男三人曰爽曰磬曰齡孫女二人以壬午年十二月日瘞邑黃田之原

余觀古之賢者不必皆有功名富貴烜赫于時而表稱于後世者良由其素有於躬故行一善行而人感之出一善言而人信之若江華王烈是已石處士行足以感暴橫言足以息紛糾爲鄉邑所稱苟無以表示後世則何以彰其善歟書以遺其子彥誠俾碣于阡以爲爲善勸

元故提舉徐公海峰墓表

謝文靖泛海滄濤衆惶懼已獨恬然無怖後世服其雅量蘓長公得餋生之說所謂安者亦若是李觀元故提舉徐

公宗可常泛州大江至小孤風濤驟作舟幾覆衆駭懼公端坐不少愕衆咸服其量自非有所養能如此乎於此可以知公之賢也公諱興宗宗可其字海峰其號也漢高士之後其先世自宋元祐時由豫章之武寧來倅於吉因家於吉水中鵠鄉之豊山曾祖諱尚質祖諱政父父諱仲華世業儒家饒貲財公生而穎敏未冠卓然有成人志暨長益勵於學不牵於外物恒以公誼服其鄉人推其所積以賙匱乏興水利以便灌溉里人德之又卜居豫章東湖之濵買田以祀高士元泰定間游京師受知於公卿當路薦其才授曾領怯憐[illegible]幾慨然曰吾嘗推所有以與人吾何心於富貴乎遂棄官歸謝絶人間事謂其子弟曰靜觀時事將有大變貲業不足恃也爾輩宜處勤儉守詩禮毋爲所苦公歿未久果兵亂公子弟能承公志傾貲募義保障鄉里鄉民賴焉公生元至元辛卯歿於至正巳丑享年五十有九初娶邱氏未有子以弟子用佐爲子官爲高州學正再娶陳氏乙先氏子三人曰用禮官爲遼陽瑞州學正曰用明用賢俱以詩禮紹其家聲女二人長適李思孟次適邱思中孫男十二人欽銘鎰鑑鏞鎬鈞鐔鑄鉞鋭鍷銘仕至監察御史鉞今爲中書舍人我女兄歸之公瘞縣南洞巖之原距今五十餘年未有文以表其阡鉞

始以命予觀公之操履若是蓋亦有自來矣於乎公之雅量卓然超異故能脫富貴如屣灼知夫理亂之由而以儉約訓其子弟俾克全於患難非有出人之見者弗能使其遇盛時得行其志必將有所爲惜其不見於用遂汨沒以終蓋澤深者流長不在其身則必在其子孫也因著其實以表於墓且以垂示於將來

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永樂丙申春二月庚午中書舍人王孟端以疾歿於北京之官舍其妾尹氏與其養子安買舟載其柩歸瘞於其山之原其友翰林修撰沈度偕其同僚中書舍人許鳴鶴朱

孔暘等合辭請於余曰孟端死其友太醫院御醫趙友同既爲之銘埋諸幽者有託矣而表於外者無文足下知孟端者宜賜一言使其有知無恨於地下矣予與孟端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孟端殁既哭之又祭之以文而墓石之辭予焉得而靳孟端諱紱字孟端以字行毘陵之無錫人曾祖某父某母某氏孟端幼穎敏稍長好學入鄉校爲弟子員治經習舉子業既數奇連遭困頓即棄去放跡於江湖間越太行上巴蜀歷名勝採古迹以蓄其奇氣縱情於詩酒交結名士所游皆公卿貴人無不相敬愛尤善真行書筆法出入晉唐間律詩學太曆諸才子時有警句間或

戲墨爲山水竹石用意高古超然無俗韻人往往作意求之或經數歲不能得一筆偶遂興連掃數紙不辭精神入妙態度橫出或就賦詩題上以發其磈壘之氣語皆奇特觀者莫不跌足驚喜而孟端亦不自知其至此也然每欲秘之不欲眩其能嘗援筆曰誤爲此也雅好博古於諸書皆覽獵至於釋老之學亦闖其閫奧

聖天子即位之初詔求善書者侍從之臣首以孟端爲薦命習書中秘集天下能書者十餘人日臨法帖必求至古人乃已已皆稱　旨永樂十年皆除爲中書舍人凡制敕機密悉委書之而扈從北京與有榮遇一日偶得疾才數日即不起矣病革朋友視之問之曰有何言從容曰無可言者但負

君恩未報耳又問曰尚有何言指其心曰此中甚分明無可言者翊日翛然而逝孟端性介直不能容物人有忤之者心中勃勃不平即面折之以是與人寡諧退求其中不留也然襟懷洒落神情曠逸宛如晉宋間人每退朝家居黃冠野服蕭然有林下風靜坐一室焚香煮茗怡然自得遇客至即呼酒傾倒及其沒也人無不惜之生故元至正壬寅五月日得年五十有五娶趙氏先卒子二人長默次恒女二人長適某次妾所出也有詩集若干卷余表於其墓

曰嗟乎孟端有傑然之才剛毅之氣所蓄者固有兼人之長而早遇顛蹇困踣蓋天所以老其才而爲今日之用也何啚其年而遽奪之速耶抑其命止於斯耶嗟乎孟端官爲侍從顯登清要不爲不幸矣視彼老死山林而無所稱道者相去懸絕苟使孟端無可稱述雖過百齡何益是以君子不可不勉於爲善有如孟端者名附於不朽固無所憾特惜其死而求若斯人者少也遂寫予之所以知孟端者以哀之於無窮且以慰其寮友之思焉

故登仕郎兼修國史開封府儒學教授吳先生行狀

先生諱勤字孟勤先世自大梁徙居于荆至宦遊南康子

孫居廬山之陽至諱晳者爲汞新簿因家焉曾祖諱其祖
諱文振考諱師尹字華樂學者稱爲桂江先生元名進士
廸功郎永豐縣丞母龍氏孺人以元至順庚午八月生先
生幼穎敏方學語時乳媪負之行庭外先生以手指地媪
莫顧行而過少焉仍經其處復以手指地乃視之得一大
錢媪意其欲之取以爲夭指錢上字捏媪手置案間由是
皆異之七歲時日記書數千言背誦如流十二三於五經
群書之文咸能成誦十七八下筆爲文章詞藻煥發即欲
角藝塲屋桂江止之曰我在爾且止先生曰兒欲遊戲耳
非謂有所進取也弟仲謹英邁後秀俱負才名人謂之吳

氏雙鳳云元末兵亂寇盜竊據互相吞噬先生謂弟曰苟
如此何以自生乃以弭盜之策獻元守臣納速見丁言懇
惻切中時弊守臣不能用但曰儒者徒能言耳先生曰盜
如是民旦暮不保我豈爲是言耶守臣歛容以謝卒亦莫
能用鄉閭日益亂歲戊戌避難於洪時陳友諒兵至洪被
圍先生立滕王閣觀其勢甚熾乃言曰使南湖有守賊安
得至斯聞者皆壯其言欲薦于司徒道童先生曰城破在
朝夕我豈能坐爲魚肉乎明旦司徒遁先生由間道歸歲
癸卯我
太祖高皇帝遣師平吉紀律嚴肅先生曰此眞王師也向者

狐鼠寇竊惡能有成乃往見總帥時淮南郭公奎爲叅謀
相見輒門即傾盖歡如平生相與劇談論達旦不寐遂出
所爲詩命先生爲編正郭公深相敬愛就署先生爲泰和
令先生以親老辭洪武初大徵天下名儒先生被徵至
京試經學第一銓曹欲置先生於館閣有　旨弗治經者
入襍流銓注治經術者俱授教職以高下分等第三年有
成許給傳來　朝先生以高等除武昌教授比至日與學者
講明問學於聖經賢傳剖析奧義反覆開導懇懇不已諸
生才質高下咸底於成後多歷顯官有至中書叅政者有
爲國子祭酒者莫不感德曰此吳先生之教也先生待學

者有如己子其父母曰我能生我子而吳先生乃成我子
我子吳先生子也當其及三年有勸先生趣駕就道先生
曰吾安於此他非所願人莫能强居數載以從弟平陽同
知孔麟故得解官歸先生將去其弟子各持饋贐先生不受
弟子皆泣曰先生卒教我舍我去我無以寓其誠而以是
爲贐願先生受先生固却之有言曰先生素不苟取遂皆
持去及歸惟篘簏盛故衣及錢數緡而已先生由是家居
遠近學者接踵於門凡科舉必有先生門人洪武戊辰楚
王遣人致書於先生曰人之有子必得師教之令余諸子
未得賢師以教昔典教郡庠知有學端謹令聞閑居鄉里

特遣人招致府中教諸子讀書書至勿辭先生往至則待以殊禮居凡十載先生小心愼密教世子郡王經開諭諄勤務盡誠欵時蜀王亡敬慕有自鄂來者必問曰吳先生安否湘獻王常致書問候有詩曰清才美德冠時儒辭翰欣看逼楮虞自愧謭才思見面故遥海鶴寄音書又曰螺浦田舟音遂歸故園松菊想離披醴筵精設待君从同賦淮南招隱詩此其畧也若其它詩詞稱譽極至不可殫紀歲賓與四方交聘以司文銜楚王念先生高年勿欲令馳驅却其聘幣而自遣以幣如其聘數若是者數矣三十五年 皇上涖祚纂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召入史館既畢加賞賚 上閔其老弗任煩勞優以閑職遂除開封府教授先生訓導學者雖老弗倦周王日召侍講筵待以賓禮賜坐命弗拜贈予尤厚世子尤加崇愛毋見不稱名惟曰吳先生其遇寵榮如此永樂三年二月二日卒於官享年七十有六王及世子哀悼不已遣官致祭賜塋於金明池俟歸柩於鄉配孺人蕭氏賢著閨門克相內事先十年卒子一人曰善存女一人孫男三人曰耕曰耘曰籽曾孫男二人先生學問博邃於群經子史靡不究析雖隆寒盛暑手不釋卷至老不倦爲文章溫淳平易不爲險刻峭厲之言作詩古體追漢魏五七

言近體春容渾厚有盛唐音臨紙援筆立就若不經思及徐讀之雖巧思者莫能到寫字有晉人風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常燈下書小楷片時可數千雖少年者自嘆弗及性至孝友事繼母惟謹待寡姊盡其敬處弟極其和弟歿撫育諸姪教誨婚娶不失所田産悉與之謙已接物不爲崖岸雖小夫傭奴皆知敬愛見人有善稱道不已見人有惡嫉之如讎喜飮酒無賓客終月不飮若值親故傾倒連日不辭胸次軒豁未嘗有分毫塵滓毋於廣席掀髯論辨一坐盡傾常思其先世自廬山不忘所自來故號曰茞山樵者居鄂又號曰黃鶴山樵晚更號曰由翁有茞山樵者

集黃鶴山樵集由翁集六義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先生才德兼茂學究天人而弗盡所施始終一教官而已此尤不能無憾焉者然君子視其在已者爲無歉則其係於命分有難必者固無所容心焉先生安其所處然豈不得位其造就人才爲國家之用者其施豈不大哉矧遇賢王尊重禮敬雖漢之申生白公又何以加且以壽考令終斯其有過人者夫復何憾廣大夫人爲先生女弟廣八歲時先中憲公見背賴先生教誨粗獲有知後竊祿于朝日侍先生於史館益得以究所未至義在甥舅情廹肺肝用述先生之行以告於立言君子庶幾於誌有所徵云

謹狀

歐陽師尹傳

歐陽衡字師尹號華雲吉之吉水人文忠公十一世孫也少時極穎悟讀書不輟於口有志於古之大儒及總角時聲名籍籍嘗誦曰士學不志於道則爲徒學毋沉潛於六經孔孟之言日夜探窮奥理有所未得至忘寢食久則涣然無所凝滯諸子百史天文地志律曆之書以至稗官小說靡不涉覽元至正庚寅以書經中鄉舉見元政日非即斂退不復出放情山水益究其所未至常慕康節邵子之學反覆推原其說隆冬盛寒擁衾危坐思其禮致户庭之

外終月不出而時緩步階除吟哦歌咏以達其適胸襟洒然物慮澄湛自謂得浴沂氣象未幾時亂有檄師尹爲從事者引退避迹山林日與學者講學不休有强暴經其里門輒斂戢而過曰歐陽先生在是勿擾君子其爲人所敬愛如此亂後書多廢缺口授五經四書之文於學者不遺一字剖析義理毫髮曲盡其博學强記人莫能及咸加敬服入國朝有以遺逸薦之以老疾辭人亦莫能强性篤謹温厚待人接物和氣藹容終身不言人過聞人有善甚若已有稱言不已故學者登其門多底成才見義勇爲其交有託子於師尹者就以女妻之平生自奉甚約於富貴泊如也洪武辛酉卒子一人未及繼其業而卒孫曰孝忠

贊曰鄉之長老歐陽師尹忠厚長者博學踐履雖古之君子無多讓死未久一子竟死咸悲師尹之所持守而致疑於造物者獨遺一孫孫苦零丁仰食他人孰不謂其家學絶矣今奮志力學克承其業暴師尹之德於斯可以徵造物者之有意於善類蓋未嘗忘也苟惟無以抑揚之則於爲善無所勸君子曰仁者必有後斯言信哉

冲虚子傳

冲虚子姓饒氏名正道字中正吉之文江人也生有奇相目光炯炯如電比長神采清臞有道士見而異之曰是子

不凡非塵垢中人語其父母携入崇道觀爲道士受以金丹秘要悉領其妙尤能運精氣書符篆驅役雷霆水旱疾癘人有求之者其應如響於儒書亦兼通工爲七字句詩往往有奇語洪武辛酉徵爲太常樂舞生一時名公愛其才皆與納交會夏久不雨有以冲虚子言之高廟即日命建壇神樂觀冲虚子凝神默坐期以三日必雨及期日色如赭無纖毫翳衆咸駭愕冲虚子獨怡然自若俄有雲勃然從東方興雲際閃閃見旌旗狀旗上隱隱有青雲二大字衆復大駭已而雲陰四合陽光漸斂雷殷殷作聲風冷然而起須臾大風又須臾雷電交作雨下如注衆乃大悅

縉紳士多賦詩美之永樂元年授北京祠祭奉祀
皇太子同　漢王命修醮於白雲觀凡七晝夜皆有異徵喜
其有誠遂賜以真武像劍印星冠霞服諸物而冲虛之號
亦當時所錫者又作冲虛庵記予之人遂称之曰冲虛子
云明年鶴駕來京冲虛子忽忽感疾遂溘然而逝　殿下
聞而甚惜之特令中使往取所賜物付其徒大常贊禮郎
傅霞岫霞岫頓首受之珍藏什襲以傳來世謂幼事冲虛
予得其師說乃叙其事求予為冲虛子傳太史氏曰予嘗
與冲虛子交與其相對終日不問則不言言必中理畧不
以人事接於心耳此蓋有得而然夫錬精葆和之士用志
專而神完固故能超出於塵埃之表若冲虛子者其幾於
是乎

方山陳公子賢哀辭并序

余曩遊閩周旋縉紳間獲識方山陳公子賢甫於浮丘先
生之座公即不以余不肖輒相與交洽如平生時余方弱
冠而公以浩首乃益謙下而見愛於予者有若儕輩觀其
貌敬而言信誠盛德之君子也余自度學無所長才無所
取論議無所發明而不見鄙棄於先生長者竊自喜幸既
而西歸思欲重挾所學質疑於交游間冀得與凡相知者
彝契好而為羈馬所縶不復能舉足矣後十年叨祿于

朝承乏翰林適浮丘先生典教國子因得論道疇昔云公
已没余深歎惜既而公之子安仲以余嘗託知於公遂以
公之行狀不遠數千里見示讀之愈益傷舊之感思公不
復可見矣於是述其情為辭以哀之用書以慰安仲吁安
得起公於九京為余一聽也哉辭曰
悵余懷之壹欝兮慨君子之云没路迢遥而險崎羌山川
之修隔生既託以相知兮没不聞於何時想音容於往昔
兮或交懽而猶可追胡盍埃風而上征兮杳冥冥而長之
瞻總幃之飄颻兮鶴夜怨而秋猿悲溯雲中之何許兮招
美人兮不來搴芳洲之薜荔兮舉余袂其遠渚謇溪毛之
可羞兮將以薦夫清醑望方山之匪遥兮瞰龍門之嵷嶼
翳公之高義兮乃相並而延佇昔風塵之昏眯兮欲仗義
以成膚公時不可而有為兮解吾劍而將曷從衆煌煌而
佩較兮獨甘老於蒿蓬全首領於牖下兮挾其志而令終
嗟人生之倏忽兮榮露華於芳艸雖富貴而幾何時兮惟
佳名以為寶猗嗟公之超舉兮身不辱而操不群告來者
以有徵兮其尚鑒乎斯文亂曰公之裔兮太丘行不忝兮
德相與倚洒乎滄之浪浪兮日復日兮思悠悠

周處士哀辭

處士周君尚志殁之五年其仲子彥奇出其行述示余觀

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所撰墓表極稱處士之行余獨惜其如此而不獲一試於用以展其所蘊竟奄忽以殁乃為詞哀之辭曰

嗟嗟周君邦之彥兮學積於躬弗外衒兮丘園是韜安貧賤兮樂義好仁恒弗倦兮東山之陽日遊宴兮衆皆紛華靡歆羨兮人尚表襮已不緣兮質直冲和愲狂狷兮珪璧温栗弗陳薦兮胡然求逝埴埃先兮懷哉若人弗可以見兮作辭寄哀淚如澗兮

弔蕭處士辭

蕭處士殁距茲二十五年墓木已拱矣而其諸子哀慕之

情猶一日非惟哀慕之而又欲顯揚之賢矣哉諸子是欲不死其親者也按處士世居吉陽之文昌鄉饒財好義慷慨有志節惜其不見用於世而殁余與其諸子友觀其情之可閔乃為辭以弔之辭曰

伊嗟乎歸來兮去將奚之歲冉冉其忽邁兮覺日月之已非信奔波之莫返兮歎往者之曷追瞻文昌之故鄉兮羌前臨乎瀧水繄高山之可以眺遊兮而清流之可以釃倏往來乎其間兮跨玄鶴兮履青兕朝發軔以翱翔兮暮秋鶩兮徙倚靈飄飄而上下兮湫余懷兮何窮掩涕淚而薦觴兮悲遺響於淒風指白雲以凝睇兮挽落景於長空慨斯人之不可以作兮杳夜臺之幽閒固生死之殊途兮羨反真乎安城彼汩沒以寂寥兮曷若公之令德於以不磨其耿光兮蕃子孫之蟄蟄雖已死而猶不亾兮視此巖巖之貞石伊嗟乎歸來兮妥溪陵之窨室

思訓堂辭有序

通政叅議宛平陳侯至善早失所怙母夫人獨存以育以訓至于有成官至通顯而母夫人棄榮養侯泣血哀毀恒悼曰吾父早見棄賴吾母存以訓育諸孫今母又見棄孰為我訓者思母訓言今不可聞然常聞之而著於心者有不能忘也乃名其堂曰思訓志思母也翰林檢討王汝玉

為之記來求余言予惟陳侯可謂善思矣傳言思者思其居處咲語所樂所嗜而已而陳侯之思訓豈不善乎夫父母之於子惟欲其成才故所訓必以正而子之賢者乃能不忘其親之訓也忘親之訓者非賢者也侯其賢於伯魯矣於乎使人皆能如侯之不忘其親之訓則豈有不善也哉予嘉其志有裨於彜教遂作辭一章以遺之辭曰

草木落兮風悲淒寒日澹兮林鳥啼彼孝子兮懷母慈陟高堂兮思訓辭母之訓兮頤我才或提耳兮面目之誨諄諄兮書與詩母今逝兮杳莫追母言在兮音容非母之德兮予仰思日復日兮無已時

焚黃祝文

維永樂十年歲次壬辰二月丙辰朔越十五日庚午男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廣謹昭告于
先考中憲大夫延平府君尊靈曰恭惟我先考稟賦天成忠厚豈弟樂善好施廉公明慎文章政事踵迹古人際遇
聖朝揚歷顯要壽齡弗稱隕於中途未究所施覃及後嗣廣以不肖綴膺眷顧擢任清要
皇上恢隆孝治特推仁惠寵錫誥命追榮褒嘉
聖恩所臨幽明咸賴厚德之報其在于茲永慕音容日邈月遠生我劬瘁欲養靡及祇奉制書徒增哀感廣不肖惟當夙夜虔畏竭忠盡孝以荅褒賜以承遺德不敢荒墜禮有焚黃道里遼遠拘以守官不得親瞻松楸以時執事不孝之責無所逃罪涕泣摧咽不能自安謹遣長子種具牲酒祭告伏惟恩靈服此休命尚饗

祭翰林侍讀學士王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翰林侍讀學士耐軒王公之靈惟公夙抱奇志發身業儒剖析微言博洽群書淳慤温恭有實若虛鏗鏘縝栗佩玉瓊琚張拱顒卬中道徐趨褒衣大帶貢如濡如孝第之行表式州閭訓迪鄉校髦士有譽助教國子仁義菑畬六館諸生以範以模講說論議自朝及晡成德達才時雨溉濡晚承優渥金馬石渠職登清要位列大夫九重顧問言出
帝俞作為文章上追兩都發藻摛華芳敷且腴公允遇時展也有需人或不足公兼其餘何斯微疾竟隕公軀公既全歸胡能不吁交孚之誼死生莫渝銘旌揚揚執紼載塗孰寫此悲哭奠一壺託文告情靈其鑒諸於乎哀哉尚饗

祭翰林庶吉士陳孟潔文

維永樂八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癸亥朔越二十日壬午姻末具官胡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親家翰林庶吉士陳公孟潔之靈曰烏乎哀哉孟潔吾與公豈意遽長别耶憶吾與公為友自垂髫至今二十餘年篤道義之好盡討論之益勵堅苦之節嗚呼哀哉其尚忍言之氣烏邑而不申淚迸下而淋漓慟良友之不見吾曷為而不悲公之孝友人之所知公之襟度曠然坦夷故與物而無忤不枉道而爭馳烏乎哀哉吾侍從北巡二載始還冀以謦欬閒息與公子年締為婚姻義好篤堅吾視公子如吾子焉烏之臆舒从别之顏何溘然而奄逝傷痛裂於肺肝吾之弱乎哀哉人生百年終有歸盡富貴壽考惟命之順公有不朽在於文章得於此者彼也何妨舉此尊酒哭奠一觴靈其鑒之懷永不忘烏乎哀哉尚饗

祭姊夫劉子仍文

維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三月癸巳朔越二十二日甲寅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謹遣長子種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姊夫劉公子仍之靈曰於乎廣别去十八年然夢寐常相見覺則恍然如初别不覺其為久也蓋情義深重親愛之篤故爾彼此心事相孚無能有逾之者自謂相見有日可以輸寫懷抱豈擬為死生之别也今春收小兒種書報云自去冬卧疾於春首棄世倉卒見此悲慟驚悸精神如失迸淚嗚咽於乎何遽有此凶問耶何奮我之速耶前冬老母見棄去春奉　命歸葬　賜期

一月謂得與姻戚會哭此時適已疾作遣子來賛襄事廣以歸　朝限迫又兼以百里之遠不得一造問疾且謂必不至於大故何意竟以是疾而喪也苟知此為永隔雖相去數百里之遠過違數日之限亦必匍匐相見與一握手也嗚呼此痛此情何有已耶流水浮雲浩浩無涯越數千里緘寄哀辭寫此平生秪益傷悲薄奠一觴知乎不知尚饗

祭王孟端中書文

維永樂十四年　月　日具官胡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七友中書舍人王公孟端靈柩之前曰於乎吾輩與子交游於今十又五年出入禁垣朝夕相見豈期一疾未逾十日而奄忽長逝其夢也耶其果死也耶謂為死耶見未幾時猝遭斯變聞者固錯愕不信謂為夢耶則真死矣夫安得而不悲悼哉何造物者遽奪吾孟端之速也豈泌其藏而不欲其久洩露耶抑命止於斯耶於乎孟端才氣充乎其內而輸墨超絶於人不同於衆不諧於俗自視者固如此而知之者不以為異不知者以此少之也夫知不知固無與於子子今死矣求如子者蓋不可得然後知子之自視以為高者為可信也於乎孟端以子之才際于明時官為侍從不為不遇以子之年五十有五亦不為夭夫何

憾為於乎孟端子其有知也耶其無知也耶如其有知聞吾斯言則必無遺恨於九泉如其無知亦寓此一慟耳據寫故情哭奠一觴覗其無遠鑒此哀悃尚饗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五

銘　賛

靜庵銘

厥初肇闢块圠無垠伊疇綱維植此動根妙化未形藏乎至靜淵渟岳峙乃見天性一幾相乘錯綜流行循環莫窮萬物以生維人最靈體道毓德動惟厥時靜無我忒嗟嗟君子飭躬持循不汨于中以守其真有翼者庵在彼城側轇轕紛紜居之則寂朝斯夕斯以宴以游俯仰堪輿心焉休休揭靜以名訂碩是師戶牖洞閒昭此銘詩

謙牧齋銘

廖君伯琛以謙牧名齋蓋取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之義夫謙者人道所好達乎上下故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是故知乎謙之道而能處則樂天[illegible][illegible]退巽不矜己雖卑而人益尊雖晦而德益顯故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伯琛得乎謙之道在於己者履之而無違用之而無失謂之曰謙牧不亦宜乎於是為之銘銘曰

天之生民萬善具焉有一或歉弗獲乎天所以君子求全衆理其有不備孜孜而已處身之要是之謂謙譬之於山其高不嶄君子德盛執盈若虛卑以自牧終罔或逾尼父大聖尚曰不厭其在于今瑕不作念下齊上行天地之道虧變益流害惡福好嗟嗟君子謙以名齋夫易有訓永佩茲哉

槐陰堂銘 有序

槐陰堂者何王君季敏之所以名其堂也謂之槐陰者何昔宋晉國王公嘗樹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果大貴顯而蘇長公銘王氏之堂曰歸視其家槐陰滿庭觀其世澤綿延溢於無窮故季敏之有以承藉于後而以是名堂也夫人積善於己若無與於天然而徵之有不違驗之有可必此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晉公之責報於天取獲於將來者如符契不爽而長公知其然是以望於其後世者靡有止極季敏能繼晉公之心推長公之說益加於為善培其根而固其本使其陰益繁且茂則其慶流行必有如晉公之所期長公之所誦者况其父祖以來率皆善人其子紹安雅好讀書克繼其志是皆足以席前人之餘陰以收其可必於茲者也余忝與季敏有家契之好常登余於堂具肴觴以相樂子姓群然列於左右乃取長公之文誦之誦已指其子姓曰吾後世其復有昌大于王氏者乎余應之曰惟為善有可必季敏曰子之言然我固知其然也子宜為我序其事而銘之以勗其未至既而曰未可也姑俟他日余來

京師四歷寒暑念季敏之昔有命於予者未之酬竊往來于中今年夏命其從子紹隆來速予文雖不敏其可以負其請乎遂道其積善之所從來者以歸之且以警乎世之忽於為善者銘曰

維昔晉公德茂而豊乃樹三槐以徵其逢槐之茂矣乃德之碩薿薿其陰後世其食必於天者視善斯何積之也厚獲之者多譬之菑畬用力勤薄稼穡歉餘隨其所穫伊嵯王氏積善相承載沃其膏益耀其庭文江之陽巢峰之下王氏所居槐陰翳户前者既植後者益培繼繼繩繩以昌厥來

羅餐蒙畫像贊

德也温學也沛欲識其內觀其外物無競心恒泰有如不知亶胡害樂逍遥以相羊委富貴於蟬蛻呼吸造化之精和而享壽齡於無艾者也

蕭主事畫像贊

昂然如千里之駒皎然如明月之珠超櫪出柙以應時需故其仕也為司馬之偏於其成也有髦士之譽吁此相鄉秀氣之發舒而為若人也歟

貞隱先生畫像贊

父母生我惟公成我伊我初生公實名我我幼而孤公我植扶敦我禮義訓我詩書我粗有知公心私喜謂我先友延平有子自公逝矣我失所依茫茫路岐疇將我歸仰公德容如玉如金儀存我目言結我心班馬之才李杜之學未窺其際曷喻其博芙蓉之陽滄洲之濱天漢昭回景星卿雲公庶在茲式宴式游庇我後昆永矣承休於乎小子懷思罔極臨文孔悲用寫我臆

袁太常畫像贊

其內休休其行優游克然其儀㒺然其眸剪夫容於綠水懸碧鑑於清秋具單父之明兼洛邑之見豈但同長社之四歎能識龍鳳之資天日之表而況於王懇之封侯者乎斯人也懷耿介之志有出塵之想非勢利之可干而世俗之所可求也

劉朝縉畫像贊

達若窮介而通藹然其外尞然其中朝衣朝冠肅乎其容不知者視其為顯爽之流而知之者尚其有山林之風噫確然之璞而不斵渾然之旋而未雕藏孚尹而不眩蓋能保令名於始終者也

賓谷先生畫像贊

純粹温和德之美也忠信篤敬職操履也仁以為施義其止也闇然而章蔚乎其理也深衣大帶肅端委也高步長

趨動循軌也壽考維祺介繁祉也曰古之人豈今之士也雖彼走夫亦知其為君子也清風逸致邈不可企也然而無似乎爾則亦無似乎爾也

石處士畫像贊

昔未識公先識公子行義端方學問源委今見公儀有嚴且莊知彼之美由此之良野服素巾童顏鶴髮和氣滿容玉光山萃

石進士母畫像贊

懿彼淑人德貞且順儀則閨門克敬而慎三遷之訓婉於前古處士之配進士之母

趙木菴畫像贊

恭而弗糾直而弗捺氣充乎内言不出口表裏一致確乎其守朝衣朝冠鏘玉佩玖況木菴以自怡揖申白而為友也

董長史畫像贊

肅肅乎無矜歉歉乎無盈以經學而傳家以政事而馳聲慕古人而尚友寔亦蹈乎所成沐春風之怡怡覩華髮之星星挺泒操於霜雪擬松喬而齊齡

章處士畫像贊

氣和色温行端容肅松栢孤貞芝蘭幽獨青山白雲黃冠野服逍遙夷猶鑑湖一曲

張宇清真人畫像贊

雍容乎舒徐雲冠兮霞裾粲瑤林之玉雪濯秋水之芙蕖抱一守真宴虛息無軼前轍之高蹤挾飛仙以為徒橐籥陰陽翊贊化樞運風霆於掌握凌倒景於八區趨蹌委迤逍遙清都每邂逅而一笑覩若谷而若渝蓋常觀徼妙以為道誠已造夫大方無隅者乎

鏡方彭竹所真贊

肅如其容翼如其恭凜乎有冰蘗之操澹乎尚恬退之風不矯絕以為異不委靡以為同優游乎仁義之塗紹承乎

專門之學而致力乎研磨之功方其晦跡山林固陶然而莫知戚其窮及其登名仕籍亦蕭然而莫知展其通蓋能安於所遇而逍遙於壽域之中者也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六

書

與楊諭德

士奇諭德相公足下向者臨江分手老兄依依之情見於顏色僕心知之然僕以扈從之榮千載一遇志甚氣銳遂爾不覺未知老兄視僕何如平生想慕中原歷覽奇勝此行渡江涉淮馳三千餘里經古名郡又日參侍鑾輿以備顧問人生之遊孰有踰於此者僕輩何幸有此奇遇但惜老兄不與茲行日阻高論接䜌言笑悵然興懷嘗屢寄口音未知達否人來詢知動履清安甚慰所望前承

諸公分韻見贈倘能足成一卷好詩有便附來亦見佳致別後恐無人言此矣小兒頑早晚提撕教訓使頗有知覺皆拜所賜家事尤望責其經理向行李中絶不曾帶書籍退　朝靜坐一室有如盲人惟記憶古詩數首時一吟詠耳然無他事相聒胸中澄澹亦甚暢達貴恙近如何須及早調理久則成痼疾向仲熙曾託求松雪黃庭有便即當納上宋史板已亡弗克如所願倘諸公有暇力纂成詳節續東萊之舊亦是美事此正吾輩之所宜盡恐扶臨淵羨多耶鄙見如斯未知雅意以為如何有便望示教臨楮叨叨不盡所懷憂切希為　國保愛不宜

別去自春涉夏行又見秋矣渴仰之私無日不尔人來累承口教具審為况清勝甚慰甚慰僕蒙　恩深厚居此賴安公事之餘他無往日在家之撓煩亦自適但以久踈言論胸次鄙野無以啟窒老兄曾不見念不辱一字毋乃過見斥外豈真不足以語善言者乎固知幾務靡暇少假寸晷何事不了殊不知行者之情與居者異所謂聞足音跫然而喜非僕敢以是為誑也蓋親歷之然後知耳向令犬子從游知此下愚不可相累然實欲得早晚一言警策使不為小人之歸近人來紛言為無賴數曹誘入于市酣酒蹋鞠至暮回家沉醉不復省人事老兄亦嘗有聞否以家

法治之不改必當諭以官法及早猶可整理若流而忘反日荒日縱僕又遠去則寒門必為所蕩矣老兄能不惻然于念乎此中無所告訴故敢以此瑣瀆萬望留意使不遠復庶猶可說若置之度外未免貽玷左右此僕之所以拳拳致懇也本不敢作書坐此不得回避臨楮迫切不知所云

別去七八月渴望賜一書竟不可得深為悵悵比者忽蒙惠音誠出望外適僕輩扈從至　天壽山遂留數日不得與寄書人一見又不得即時酬荅益增悵惘暨歸首聞老兄與黃學士有書下及屬已夜急遣人追而觀之對燭開

緘捧讀數過如親見手采喜慰無量僕性疎率於時無益
此老兄素所知者承喻若重有望於僕者誠不敢當誠不
敢當是益重僕之愧與罪也至於孜孜上報　聖天子眷
遇之恩惟當勉力以副來教感佩雅意何可以忘大子深
賴教誨渠資質愚下雖賢師執友日訓以嘉言譬以水沃
石不能相入極知老兄勞費神思渠自暴棄夫復何咎向
無所告懇舍老兄其誰語者故敢懇於左右不意老兄痛
以此尅責使僕驚駭無地着愧承吳先生不見鄙棄光賁
猥陋使得早夜親炙倘不為無賴之歸或者先人餘慶未
竭亦斯文骨肉琢磨淬礪之功也於僕則不敢自料付之

造物者而已老兄又云與黃學士商議吳先生歸俾從吳
司業游此誠佳事非平生愛厚何以代顧慮及此僕妄意
欲令冬遣其南還畢姻了此一事僕身漸減一事但恐家
兄有出又不欲以此上累老親事相隍杌有如此者老兄
何以見教僕比蒙　旨有王文正責限二直官之舉
聖恩深厚撫念極至不敢有違必傳聞左右姑用相報老兄
尚亮察承貴體微恙宜善調攝以副倚注之重仲熙子學
諸公至此皆無恙令曾太父吟蕙先生題名碑後當納上
樂毅論曹娥碑東方朔畫像贊俱無此刻但有趙松雪所
書金丹四百字及黃庭各納上一本雲麾將軍碑俟打得

別納上臨楮拳切未免叨〻有便時望見教秋凉千萬為
國保重不宣

與黃學士

近辱書粗慰久別思念之勤捧讀連日不能釋手有暇輒
一覽如見顏色兼承佳茗每遇良時嘉賓則淪一甌便有
江南風味頓覺清興洒然本即致謝意適寄書人上道遏
迫弗克奉伏負愧負愧

與張檢討

前令姪汝勤至獲所寄書極辱愛厚非通家契誼安能有
此蓋古道寥闊朋友規戒之益久不復聞忽得教札有所

警策去常情倍萬欣感無量鄒侍講諸公至備詢為況清
吉甚慰甚慰僕居此粗安但於學無所進汨汨度日不足
怪也令姪孫宗璉到家想比平安兒曹相見望提教一二
因便謹此奉報未間伏冀加愛

與周編修

別去倏又隔歲想惟鑽磨研究日造奧如匿〻碌〻者
無足道也向蒙賢昆仲以手書見教每欲財答執筆臨紙
輒以他事見妨故爾稽緩負罪負罪比聞舊疾復作須善
調攝非但藥劑飲食起居宜無不謹僕居此他無所係累
但以諸子失教往來懷抱次兒穆幼兒穗欲託於館下受

教於賢伯仲父要之故必不見却通家子弟使其頗知禮義不為市俚之歸匪僕之幸亦不為同寅之愧他無所控禱敢以煩左右干乞介意臨紙不勝拳切向暄保愛不宣

與觧掄討

去春之別轉盻又復一歲企望之情無日不爾人來屢詢動履知近況清佳喜慰無量久欲致問以多事匆匆故闕於奉狀廣居此粗安無足為道長兒種放蕩不檢欲遣其南歸次兒䄂幼兒穗欲託崇述孟簡早晚訓之已嘗致書達此意循望一言從臾成就崇述伯仲亦篤於鄉誼必不見辭夫子薄劣時望召至館下教責之至懇至懇喜易

向嘗一得問迩動履如何有良便望示數字相見未涯切希慎重不宣

與陳翰林

別久豈勝思企比姚府尹至承教劄具審迩來為況清安烟閣中外俱吉甚慰甚慰承令弟有邑文學之舉得此甚喜何則令弟如干將莫耶其精光洞徹上射牛斗豈能久處積中莫若一出又不離郡邑尊夫人在堂早晚不去左右兼且為徽學半足以成其遠大之器不宜有所抑之也令弟必旦夕至京惜不得一握手以罄十載別懷且承欲錫告歸省此亦人之至情然行止亦非可必當與令表兄

一諭德公篤之令弟亡京不幸以才早夭可憐可憐令郎須一鞭辟向學如犬子輩無人拘束聽其放蕩此付之造物者而已漫發一歎僕春仲有塞外之行會晤無期餘希保重

與季敏

近蒙　恩賜上尊思欲與足下共飲道遠不能得也今付去一瓶同沾　渥惠鈔二錠用致為下酒之具亦
上所賜者雖不多聊見下情實以榮
君賜也

荅王學士

前者貴體失調徑詣館下致問知服藥袪屛人事遂不得

一面而退日閒漸劇驚悸尤甚比問士奇知向差不覺頓釋今晚忽覩手帖深慰渴想所命作文雖不敏即不敢辭吳興書一見如拜賜也竊愧無毫髮之助況敢受惠乎謹託倪愉納上冗迫未得時相問候伏惟善加調攝不宣

與黃叔昭

闊別數載思念何堪屢承教劄拘以冗迫未及一裁荅而老兄賜教益勤足見厚愛聞山居授徒講學此樂無涯令姪喜無恙尋溫舊學毋俾荒廢僕以菲才叨蒙　寵任惟重愧畏老兄不猥棄時惠教寔所望也夫動之所為與靜之所見相去懸絕故敢悲告左右承示令弟墓誌筆力雄

健序事詳備非解公相知他不能也令兄先生墓銘已勉强下筆第以才學踈陋不足以發揚盛德叔通四已題卷附去專望指教繆扇托朋友寫竹石其上因賦鄙句相寄聊表下情相見無期徒增悵惘不具

書與兄方大

大哥座前　廣不肖仰賴　先人遺廕際遇
聖朝荷蒙
皇上寵眷深厚二月一日須賜　誥命特加封贈榮及幽明
仁恩曠大欣感無已禮當躬自焚黃但以官守不得輕離二子幼穉無堪遣者重以

君命不敢久稽用託孟猷親故賫奉至家遣長兒種[illegible]日具牲醴詣先塋告知不孝之罪實為深重南望欷歔豈勝摧咽冀老兄率諸幼同往行禮庶以慰悅先君神靈於九原少逭區區之責於萬一幸甚幸甚春寒侍奉老夫人祇迓繁祉不具

與伯兄

廣再拜舊歲別後劉甥至知已達吳城孝彰回魯附一書想正月中必達似昌來收老母教言知家中動靜審抵家平安廣自新歲百為如昨毋煩念慮諸小亦粗安二小女患疹皆已平復二小子傳學金宅二月九日

大駕北行扈從官皆予全俸數口寄寓可以無憂此行諸物皆
上所賜甚不艱難但以遠行貽老親憂念侍邊乞常以此意慰解庶使放懷雖知不能盡釋若時聞好語亦必鬆寬不至甚戚老兄來此想在夏秋之交料須處置家事妥帖方能啟行彥誠極託致意向語已達用報知之歸期度在冬間必遣長子回畢姻客外諸事不可倘得畢此一事其餘亦逐漸祛遣聞四哥兄弟分競不已冀望其長進識達道理今既如此復何所望相見之頃須責以大義庶使先叔九原無憾也每見人家昌盛者子弟出入前皆循循有禮

誠可嘉敬渠兄弟幼失父師之訓一變至此深可悵歎本隱忍不言静思不言孰與言者猶冀其改悟倘不遠復可以無悔以遠別瞻拜無期遂不覺覼縷春寒伏惟奉
大夫人千萬慎重不具

與王所存外兄 樵山

去歲知有赴京之期謂即可握手以罄久別之懷不意使舟已達采石遽然返棹令人悵悵不已昨令郎來承教札奉誦如覿顏色并審宅眷俱安甚慰甚慰但聞長令郎棄世豈勝傷悼何以家門遭此之變度哭子之動不能為懷然修短有數幸加寬釋其守職如舊今春蒙　恩須賜誥

命封贈二親榮及存沒第愧才薄力劣無由報稱
老母年躋八十且喜且懼久曠省侍為罪深重顧此不肖
之身
君親罔極之恩實難酬荅望老兄時惠教以警其不逮幸甚
幸甚長兒蘊在家廢學二稚子又皆無師錄錄小人之歸
又重以此為憂柰何柰何令郎回謹奉此楮相晤無期暑
中加愛不宣

與楊諭德手書

憂礽匆匆一別殊覺愴然每翹首南望此心未嘗不在左
右人來輒詢履況審起居康勝甚慰下懷比宋尚書至承

惠教札憂鬱中得此足解懸渴但未知何時可遂玉堂佳
話同伯居鄉有音問否有便時望箴敎之庶幾其長進此
情惟僕與足下近勉强隱　制文數篇附去令小兒呈上
求教所需東岳廟碑文嘗即以奉寄僕欲集廬陵先賢傳
足下收錄事蹟幸望見示鄉里友朋有收輯者亦望掇拾
見與庶其成此事晏彥文近相見語及此亦甚喜彼亦錄
得事畧一本向度闕去已為留下以脩恭考人回謹此奉
報秋涼慎愛不宣

與楊諭德

新歲緬惟若翁微猷動履多福去臘承教兼蒙寄鄉先賢
事蹟得此良深有助未及奉荅為欠僕閱宋史傳後來史
臣多有忌避凡忠臣臨危憤激痛切之言皆已更削非但
失實甚失當時氣象如君家先正忠襄公傳可見已若此
等者固多皆不可據僕嘗以言行錄恭入此未經後來改
竄之手事較實落　　　江湖文獻乃為可徵鄒渢
傳宋史中缺板此不可得望錄見示然此編亦漸次可成
乏人代錄必自經手以少暇時不能即了第得草槀就工
夫過半矣更希博采以增所不及子魯郎中南還謹致此
楮二兒時乞提撕教訓使頗知道理拜賜非細令郎阿稷
必長成同伯有家問否亦時望警策之向暄保愛不宣

胡文穆公文集目錄

卷之十七

題跋

卷之十八

題跋

卷之十九

雜著

翰林侍講男種 暨穆穗編次

裔孫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敍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孫 堉 尹學 清 對閱

仝 弟 拜 恩 校 正

題跋

老拙解

吾性樸愚不能劘方以為圓揉曲以為直飾辯以為詞狡媚以為智故動則䟦疐言輙衝突凡百所為齟齬杌棿人皆謂吾為拙吾應之曰拙吾所得於天者吾不能自知而人知之吾固無以逃吾之拙也且吾固未老也而拙尤未足以盡吾之無能而又加吾以老拙則吾之拙甚矣或語吾曰子拙如是宜日見嫉侮於巧者雖極困辱而不自知子何不祛子之拙而趨於考也吾誦周子之言以解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考者賊拙者德巧者㐫拙者吉吾固不能易吾之拙而為巧其心終老守吾之拙而已或者聞吾斯言恍然而寤豁然而釋悵然而嘆擊節以賞吾之拙也

題酣宴圖

右酣宴圖不知何人所畫始亦不知其何名後人因見其十八人偶合於唐文學館之數遂直以為十八學士因其飲酒遂名曰酣宴圖且指為趙文敏公所畫謝先生子方亦信其言而無所疑而李先生伯高亦辨其非唐十八學士明矣然猶信其為文敏公畫以予觀之此畫逸其首所存者蓋其後半耳其全固不啻今之十八人而已若文敏公所畫必親題識其名不如是之草草余嘗侍 武英宴間得 賜觀古書畫自唐宋以來諸名家悉得辨識至於一圖一畫必首尾聯屬宛轉意態不窮必著畫者之名於所畫之上考之畫譜無一不合者文敏動則古人豈嘗見一筆不用書印余未敢信其然今此圖筆力亦清勁亦必能者所作觀其沈酣於麴糵之餘棄縱於禮法之外固為可醜亦足為戒其亦有所取爾展卷覩畢用題其後并為之辨如此云

書碩畫後

翰林典籍王君文英持其先世仙都公手書一卷示余始於諸葛武侯見先主策終於冠萊公澶淵之議凡九事題之曰碩畫其子晉齋識其後予觀之竊有以見君子之用心也夫聖人之道載諸方册雖一語之多足以垂訓於天

下後世顧不之書而惟及此數事者蓋必有所為歟方金虜鴟張宋室南渡小人當國因循忍恥不復敢舉措忠謀讜議之士憂深思遠志欲復讐語財出喙即見謫逐投死於荒域之外有識之士為之疾首疚心公非有見乎此而為之者歟自古明哲之君未嘗以言罪人致此焉以求天下之言而猶恐人之不我告天下之賢者聞其好言如是苟無所欲言則已如有所欲言則必奔走而相告惟恐後其肯有所諱而不告歟故天下之事無所蔽而功業可成治道隆盛若高宗不明於燭理昏瞀於知人諂諛者得以競進鯁直者反加黜辱此其委靡頹墮終於不振反是則

中原可復積憤可雪惜其不能而徒使英雄撫膺扼腕緘口束舌可勝嘆哉若仙都公學問足以有為沉鬱一官不得以盡其言以伸其志畧見於所書區區數事或者尤欲因是以感動當時之人然亦莫能曉其意而究其心悲夫昔子朱子欲集韓信見高祖鄧禹見世祖諸葛孔明見昭烈與王朴之對世宗數篆而時觀之然則公蓋得朱子之遺意歟不然其抱膝吟梁父時耶景仰前修撫卷慨然

題諸賢臨後帖

右虞永興顏刑部僧高閑所臨右軍帖及宋米南宮臨永興帖金華魯齋王文憲公家舊物也文憲公題識于上其裔孫翰林典籍文英出示于觀虞永興顏刑部俱以善書名唐而為後世所重然則古人之得名者誠不苟也蓋由其不自以為足而取法於古故能各造其妙若高閑昌黎韓子謂其澹然無所嗜而亦留心於此豈真有旭之心而慕右軍者歟米南宮臨永興帖亦溯流徂源者也於乎今之學書者當觀古人之用心未有舍學而能自致者也一藝猶然而况於他乎

題化度寺碑後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刻真本固難得而贗本今亦不全不難得也近見此本有真本二百四十餘字以他本補足世

固罕見其真刻間雖漫滅而筆意具存視他刻懸絕近學率更書者摹倣形似未能得其神情蓋以不見真本故也使其一得窺此必超然頴脫造詣其域文英宜珎襲之永為家寶

書劉仲修書揭文安公詩後

清江劉仲修博學能文章尤長於詩善書蓋其餘事一時名稱籍甚在元時豫章諸才子咸相敬服國初如宋學士景濂諸名公極見推重有得其一詩一文讀之不忍釋手至於字亦然於乎鄉里前輩不可見矣徒想望其高致余友金君幼孜出示仲修為其先大夫書揭文安公詩一卷

并字說一通筆力老健誠可愛也遂不覺敬羡書此二卷後

書劉氏族譜序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素問玄機原病式行于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日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予謂為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數世不能守其世業

者有矣日昇之於河間久而不失其可羡也夫豈可感也夫因書此于後以歸之俾其後來者知所勉云

書貞白生傳後

漢楊伯起為郡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或欲令為開產業伯起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夫其言如此天下後世舉賢之而取以為法雖一言之傳而人樂誦之有如列鼎之貴駟馬之富一介廉恥之士而揚芬於無窮以是知貨名貪利不如清白也予讀貞白生傳得其人焉蓋亦有慕乎伯起而興起者也其能如伯起之清白然後可以言貞白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毋自戾焉

書時苗留犢卷

武昌王廷傑氏嘗為宜山令既滿將去其友以時苗留犢圖遺之按苗漢建安時為壽春令以黃牸駕車居歲餘產犢一及秩滿去留其犢以為初來時未有犢故也後世傳以為美事往往見諸圖畫廷傑得是圖漫不留意及持來京師遂除壽春守視斯圖乃若先兆者也於是裝潢成卷求余言識之余惟天下之物有適然相遇而事有相符不爽毫髮方廷傑得是圖故無所庸心而不知其將來之兆已見於此矣當是時廷傑不知而其友亦莫能知獨知之

者鬼神有以窺其機焉苟有聰明先見之士必預以告廷傑惜無其人而必待拜除壽春之日始悟昔之相遺者已顯然示其所處之位矣夫以一物之微而關係之重如此而況大於是者乎凡人之動止蓋有一定不易之數要未可以智力而求之世有處夫卑下弗能安乎義命輒有幽欝沈頓之歎視夫此其或可以少免雖然以苗之事激詭過中而後世不能無議焉者廷傑覽是圖以為今日壽春之徵於苗固無所慕也苗之治壽春惟以此一事著其他善政善教未有聞於後世廷傑能勉其所行如古循良之吏異時著美蹟於壽春豈特如苗之所聞如是而已乎

原缺第八葉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廷傑尚勗之傳曰有物將至兆必先余知廷傑將來之兆必有大於是者矣

跋朱編修贈言

右贈言卷者寮友編修朱公文晃初起京師時其師友所贈之言也文晃別字梯雲以篤謹厚重之資弘偉沉深之器已見於講習討論之日期之以遠大者誠有以知其然也今為
天子侍從之臣可以大展所蘊信不負於贈言者予與文晃同年獨無友朋一言朝夕箴規方此是歉視文晃斯卷益赧然于中矣荀卿有云贈人以言重於金玉信哉

書徐茂建傳

右潞國張公贈徐公茂建序其從子崇憲持來京師出以示余學士解公為傳於後前國子助教聶器之先生哀辭屬而書之是三者均足以傳於永久也而茂建其將不死矣予觀元季喪亂以來豪門右族超邁卓越之士泯滅何限至今孰有能知之者若茂建雖死猶生豈不在於此歟崇憲宜慎藏之永為家寶

書前進士鄒奕詩後

崇憲徐君橐游長安前進士東吳鄒弘道先生與之交游極相敬愛及將別先生賦七言律詩二首贈其行情意藹然

[illegible]墨本示予殊不足以啟人意見其[illegible]無疑[illegible]筆勢翩翩神爽超越大勝家姪帖諸刻誠可為希世之玩也

書許益之所書學箴後

右學箴一篇金華許謙先生撰書以遺其徒東平王麟麟優理至誠有以得乎為學之要今麟之子延齡為翰林檢討用表章之間以示予予讀之三復起敬有以見先生之教人以道而麟必能造其閫奧惜乎未有以考見其成也且予聞麟之事先生克盡其道麟居維揚時聞先生沒悲不自勝即為奔喪後凡遇生辰忌日必設祭去酒肉不食先生所著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二書麟又為刻板以傳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德漸漬於人心者深而麟之所以報先生者亦極其至也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麟蓋有焉近世師道不明教者不以正而學者無其誠有朝立館下而夕相詆訾雖韓昌黎猶不能無憾於籍湜輩矧其他乎求如麟之所為邈乎遼絕麟可謂有道乎哉先生之教於是乎在矣不揣僭踰用敢書此于後以警夫世之為師弟子者先生字益之號白雲道士元史有傳麟字其領元鄉薦仕為昌平教諭以終然所用未究其所學吁惜哉

題楊待制墓碑後

右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賢可墓碑銘

元故翰林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楚公玄撰書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楊宗瑞篆額待制公曾孫左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嘗手錄一通命廣題識其後今士奇從兄仲基又以楚公親書復命廣識之廣於是卷凡三覩之矣每一讀楚公斯文心恒起敬愛其沉雄渾厚序事切實有以得待制公平生公以科第發身以廉公為政卓然有稱於時始終不易其操在國史有傳及其退處卯園守貧樂道晚節尤高世蓋未之知也江鄉故家文獻不多見前輩流風餘韵無所考後生以此為恨今此卷獨存於兵難之餘流落人間復歸楊氏若有

物以相之考見公之德澤所積也深其施有未艾爲子孫者當寶惜之尚思勉修其德業以毋忝乃祖可也

書胡直翁墓表後

右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公儼撰其先府君直翁先生墓表情哀辭嚴確然可以傳於後世先生抱朴蘊貞含輝弗耀潜德之發施及于後可謂沒世不朽者矣廣忝與祭酒同朝覩其學問博洽論議不詖操履篤實動循矩度恒不目以為能言則曰此我家尊之教也於此可以徵先生之行矣往年祭酒嘗迎先生來就養間獲承清論覩其風神秀偉氣宇溫厚瀟洒絕俗類烟霞中人祭酒侍立于側父子之間怡然和悅以遂其天倫之樂人孰不歎羨以為其際遇盛時子受厚祿父享榮養方此以為之幸既而先生歸于故鄉終于壽考歲月奄邁墓已宿草今覽誦斯文俛仰疇昔重增感悼雖然祭酒於斯文亦寓其無窮之悲也所以顯揚其親者固在於是昔歐陽文忠公作瀧江阡表謂蓋有待又云足以表見於後世公以道德文章政事名節為宋名臣天下後世讀公斯文莫不信藥則公之所自期必者灼如數計要之不必他求蓋在已而有以知之今祭酒居師儒之位以道義為倡率修其德業無愧於古人則光顯褒大於其先人以表見後世者亦有

可必也廣知公父子者故敢僭書此于後

題劉子欽所藏六帖

凡物有可敬可愛者豈不以其人哉苟其人不賢雖其物之貴重而人且賤而易之其人賢矣雖其物之至微而人且重而惜之崑山之玉非不貴也以為桓魋之杯則人必鄙之下澤之蒲非不賤也以為顏子之席則人必重之所貴在人而不在於物矧其物之可貴又遇其人之皆賢則人惡得而不重之哉予觀於此六帖蓋可知已自康里公余忠宣公而下六人學問名節文章才藝表表於世故雖一帖之微而人愛敬珍襲有如珙璧況其他乎借使諸公

之不賢則是數帖者覆醬瓿久矣豈能留至今日於乎甚矣人不可不勉修其德業觀一事之小可以喻大予歛出示此帖三復起敬書此于後諸公事蹟載在國史故不更論有國史不載者則見前數題識毋庸贅也

題先賢遺像

廬陵周克己以道學諸先生遺像示余焚香拜觀起敬起慕欽社肅躬勵吝消盡於乎數百載之下見其遺像尚如此宜當時及門親炙之士有不喻而化克己學者也探索義理之微玩心高明之域時一瞻仰德容必有得於觀感之間者矣

書嚴壽堂卷後

太醫院院判蔣公用文謂予言其姊子吳中早喪母賴父長育教訓克底成立兄弟構堂事其父堂成而未有名中走數千里至　京師求名我取易書之義名之曰嚴壽御醫趙公友同為之記我作四言詩一章以朂之丐執事一言以為中勉予觀蔣趙之言朂中者備矣何庸贅辭不已則推用文之意以告之嘗讀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今中父存而母亡用文乃取嚴壽以名其堂者蓋欲中於其亡者致其思於其存者願其壽致其思者慕其嚴願其壽者承其嚴承其嚴者所以致其孝肅然於家庭之間憒然無悖理之為夫如是則父父子子而家道正推而達之無往而不得其正矣用文以是名中之堂其意深其義切中尚懋之當求無負於名堂之意

書韓復陽墓誌後

右韓府君復陽墓誌銘刻本金華胡翰仲子撰前中書舍人詹希元書府君長子奕識其陰其仲子太醫院判公達裝成一卷求在朝諸公題跋于後不鄙於予間以相示欲于一言以識于卷末觀府君之行自足以致久遠予言豈足為重輕然公達有命不可固辭按墓誌府君系出韓忠獻王裔忠獻為宋名臣豐功偉績照映千古故其流風遺

澤被及後世久而不衰宜乎韓氏家有賢婦成此令子如府君者魁傑有守不為俗情所移真可謂丈夫哉自元末兵興兩浙失守士大夫偷生苟合於僭偽間淟涊自售不為少矣其在當時揚揚以取富貴氣焰烜赫一旦淪喪如飄風倏忽府君嬋蛻汙濁生無公卿之榮沒有德華之耀至今使人讀誦斯文祗敬其行以手加額曰韓氏之有子孫視彼沒而泯滅無得而稱者蓋霄壤矣如此則誠無愧於忠獻者也噫德厚者流光遠今公達事
聖天子夙夜小心恪勤乃職又能承籍韓氏之業其後之遠大蓋未可量也韓氏之子孫宜益修其世德罔俾荒墜

書墨莊卷後

右海陵胡先生記劉氏墨莊事晦庵朱子為劉氏墨莊記所以發揚墨莊之義者至矣今總之金溪劉令聞謂為劉氏之裔一日持其家先世文翰來蒸墨介予友翰林修撰王君時彥徵予言識其後予惟劉氏為名族而又有朱子之文章以表稱之自足與天地相為悠久顧予何人言豈足為輕重而敢妄廁名於大賢君子之後蓋甚矣其不知量也辭謝至再而時彥致令聞之意益勤固辭有不獲輒敢妄為之言曰凡人之所以遺其子孫者鮮有不欲崇大廈廣膏腴豐倉廩富財貨以為長久之計劉氏獨蓄圖書

數千卷以遺其子孫謂之曰墨莊其去人賢不肖遠甚夫居廣廈享膏腴之奉謂足以不竭然朝炫赫而夕寂寥者何限豈若劉氏廣仁義之澤其來也無窮乎蓋自磨勘君而下至尚書郎立言太傅立之秘書立德皆卓犖有聲至公是先生敞公非先生攽侍郎敔弘深博雅磊落倜儻又如端明殿學士奉世全州府君符奉職不苟質直平易及其後也至靜春先生子澄從朱子游講道著書篤志于義理之學耕道熟仁收墨莊之穫者大備於是於乎所謂以禮樂詩書之積以厚其子孫者劉氏之先蓋有焉以仁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者則其後為不乏矣將見源之而來者詎有艾乎雖然時有顯晦道有汙隆劉氏之子孫守之益力而不隨之上下豈不尤賢乎已不然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是盡有忝於墨莊者也為劉氏之後者其尚勗之哉

書柴望傳後

君子之所為惟徇於義而已苟合於義則是非毀譽舉莫能動其中夫惟於是非動於毀譽則其所為者偽耳亦烏足與言義哉予讀柴望傳每深致歎焉望杭人也其友曰金觀母死弗能葬哀毀成疾而死已而其妻又死望舉其三喪以葬之或者舉郭元震范堯夫之事以擬之謂望若

有所慕而為之者於乎夫烏足以知望哉方望與觀交時其誼固無間於死生及觀之死三喪纍然不能葬雖行道見之尚或殣之矧望為之友其得不惻然于中耶是以不顧其力之不能為而力為之此其發於至情以盡夫友朋之義夫豈有所羨慕於彼乎世俗罕見盛德之事而反以當行者為異可勝悼哉或者又因望之事而詆時人之不然吁是蓋非人也已遂書此于後以儆于媮薄望有子曰東今為兵部武選員外郎云

書高閑雲集後

北京國子司業董君子莊以其先大夫所賦詩一帙號曰

高閑雲集示予觀其言溫厚和平無險刻峭厲之語真君子之言哉予嘗讀三百篇詩要皆溫柔敦厚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詩之所以為教者如是而已故先王采之以為風以為雅以為頌用之於鄉閭用之於邦國播於朝廷而奏於郊廟豈徒爭妍競麗類俳以悅人哉若高閑雲集者其猶得古詩之遺意歟惜其不遇太平盛治之時與大雅詩人相頡頏於鳧鷖既醉之間而乃馳騁於變風之末晚際治朝獲沾一命而老遽及之奄忽羈纏悲夫雖然時之過否無足論也惟其言之可以感人將必有采而為之者用列於樂官予知高閑雲集有必傳而無疑

也謹書其後以俟

書陳縣丞墓銘後

右德興令四明陳公孟藻墓誌銘翰林學士王公景彰所撰稱其為政寬平務盡仁恕不深文不隱惡吏毋敢欺且曰古之人古之人夫縣令親民吏也非寬平仁恕則民不親苟能盡是雖古之人又何加焉陳公可謂知所本矣昔
太祖皇帝勵精致治慎擇守令故郡縣多良吏若陳德興者夫何羨於會中年哉今
聖天子式循成憲宵旰圖治於守令之職尤重其選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克承德意如陳公之為政民其有不蒙至治之澤哉今公之子歆宗出以示予因書其後以為為政者勸云

書楊待制墓銘後

右元故翰林待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賢可墓誌銘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楚公撰[illegible]卷待制公曾孫今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士奇手錄也廣嘗見楚公親書今又見此卷楚公與待制公同年故序其歷官行事為詳前後凡七遷官所至多異政民有遺頌卒致事引年而去終老于家載諸國史者大槩與楚公所述相同雖炳然有權此僅得其近者而未足

以盡其所至嘗觀申齋劉先生與草廬吳文正公書推尊魯齋許文正公紹程朱之學謂紹許公者則在於吳公也時吳公入經筵為講官申齋謂大明四書五經之用大慰天下之望則深有望於吳公末極稱楊公之賢謂其有為有守夫學至於有為有守亦可謂安且成矣以是進楊公於吳公者蓋謂吳公欲大明道學於當時則楊公有為有守可為輔翼者也知楊公者宜莫如申齋楊公雖不見引用其幸見於申齋之言者有足徵也嗟乎申齋以布衣一介之儒而好賢憂道之意拳拳若此大要謂楊公之學得行則即其道之行也噫使楊公果得行其道於當時則其

所為蓋不啻若今之所聞也惜其止於此申齋亦卒老死而莫之知者是皆命也士奇亦廣斯文故僭書其後併及此云

跋歐陽文忠公官告後

右歐陽文忠公慶曆三年知諫院官告一通太學生歐陽齊藏之甚謹求當時名公識其後謂廣生公之鄉亦欲求一言廣辭謝久之以為公之學問文章存乎著述垂於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公之政事名節載諸史傳是皆與天地相為悠久顧廣何人而敢輕言也哉蓋亦無庸於言也所可感者世遷代移自慶曆三年至今凡六周甲子三

百六十有五年而翰墨猶新不失為歐陽氏家物豈公之靈在天有以相之者歟按公為諫官時與余靖王素蔡襄同列皆天下之望而韓范諸公復見召用識者以為太平可朞月待而小人方且目為朋黨公當言路首著為論極君子小人之辨剴切當人心而人始仇視之矣昭陵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於乎在當時人君重之如此天下後世受公之遺澤仰公之餘光者宜何如哉揭文安公有云歐陽公為廬陵忠義開先又曰歐陽公廬陵之元氣也斯言至矣用僭書此于卷後使歐陽氏之子孫益知重此而無忝於公可也

書金守正先生詩後

金君幼孜以此卷索當時能書者寫其先大夫詩暇日亦欲僕寫數首愧筆力不工不足以稱君之所欲特重君之致孝於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情故勉强用直行草三法為寫數首以表同寅之好他時歸老山間凉暑風而曝冬日時一展誦雖不能已其悠然孝敬之思則又豈能免暮雲春樹之懷乎

書劉仲修手帖後

右清江劉仲修先生與金守正先生手帖二通前一帖蓋仲修被逮時語也然辭理淳正惓惓以二親為念勉朋

友以進學略無一豪憔悴隕穫之歎此可見其所守臨患難而不變後一帖論詩別朱子之言極作詩之妙仲修以善詩工文能書名於時故其言論皆不苟後有所書絕詩一首幷小帖二紙字法皆嚴整今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君幼孜重先友之義彙次成卷徵士大夫之言識其後間以示予予得觀之嗟先輩之已遠挹餘風之猶存撫卷興懷悵然而已

書宋黃裒官告後

右宋永嘉黃公裒官告三通其一勅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任饒州司法叅軍三考以舉主例轉階左從事郎其二

由左從事郎歷任滿七考以舉主奏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州學教授其三磨勘轉左奉議郎權通判均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前告紹興八年五月八日趙鼎秦檜曾開並列職名後二告失去年月則是檜加太師時在十二年九月獨列其官銜無趙曾名已為檜所竄逐自時厥後檜獨用事正國步艱難之秋君子垂首喪氣之日齷齪之徒一言契合即位顯要士大夫一言異已即見斥逐如黄公衮在當時舉之者非一人其才猷不見超用終於一郎官而已知非附檜者使其如鄭仲熊輩則名位可立致其不位通顯宜哉雖抑厭於一時而發之於悠久覩

彼歘然而㷇忽然而熄者相去遼絶今公之八世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宗豫以是告示余其家君思恭先生題識其後甚悉既嘗失之復歸于黄氏若有物以相之者識有可感也非公世澤之遠則幾何而不淪於煨燼乎然則其可不知所重哉昔王大令以青氊為舊物尤重愛惜矧此告乎黄氏之子孫宜世寶之可以驗其先德也

書竹林七賢圖後

古稱賢者以其道德可以模範於當時而垂訓於後世若孔門高弟弟子者然後為稱情也其餘雖功如管仲孔子既許其仁而猶見絀於曾西不得以為賢矧其他乎吁人之稱為賢者夫豈易得其名哉嘗觀晉竹林七子放形骸於物外合仁義而不由於聖賢治心修身之道茫乎其莫之究然世称之曰七賢歷至于今而無疑之者於予心有未安焉夫所謂賢者果何所取歟抑賢者之名有二致歟大抵晋有天下士大夫以清虚為宗以曠達為尚故當時競以任放為賢之數子其蓋當時之所稱遂流而至於今日者歟今觀錢舜舉所書竹林七賢圖放唐閻立本家法觀其放情自恣縱棄禮法其在當時猶可想見而舜舉乃謂諸賢各有心流俗毋輕議其有取於數子者吾不得知其意也如山濤者僅可矣其餘則無足取焉世之君子學

聖賢之學者其必不賢數子必曰古之賢者也苟以數子為賢而於此取法則其去賢者之途不其遠哉觀是圖者宜知所取余既不免流俗之識姑識其說如此知言君子必以余言為然也

書鏡方蕭處士墓銘後

廣幼孤孑然以處無以自立而宗之尊姑夫蕭公孟郁極深見愛每勉以就學嘗對大夫人曰是兒不凡不可使廢學以墜胡氏家聲歲時往來輒相弄教語或移日乃休或終宵始罷廣聞其言即服膺惟謹比再見或詰嘗所與語者應答頗無遺乃喜曰是子可教對人言極加稱道及既

帅間往其家公每待以賓禮俾坐諸客上廣退讓不敢居公曰子佳客也豈敢以親序抑子居下姑坐勿辭常念公愛廣之情實深厚每形於嗟歎大夫人每曰蕭姑夫酷好吾兒吾兒甚毋不肖以孤其所好也然姑夫性至孝事父母尤謹克盡其道爾當効之廣益尊敬不敢少忽戊寅秋廣忝領鄉薦公走來賀曰吾期子久矣子不負吾所望明年赴春官公來送別于文江夜同宿于城南王氏明旦謂廣曰子是行必捷夜者吾夢一物蜿蜒于吾側吾與子同寢非子之兆而何後忝登進士第而公惠音來京師曰老夫聞子之捷喜不自勝然子於榮名者既得矣尚當勉力

於其餘其所以愛廣者至矣今冬友人彭君子斐以書來告廣謂公捐館廣不勝悲慟公之令子忱以利津主簿丁憂過京且狀公之行求墓銘于公卿間已得銘表於諸顯達其文足以信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公之名得以相為於無窮廣以不才類公之所愛者深所期者至安得無一言以識其私乎遂述其情以付于後然未足以盡公之平生庶亦可以少慰公於九原也

書金壁孫氏族譜後

右金壁孫氏族譜凡若干世余友解公縉紳序其世系之詳歷歷可見然自元末亂離故家右族譜諜淪燼十常八九惟其子孫之賢者則能采輯而修其廢墜其不賢者視此為不急之務吁殊不知人家不可以無譜無譜則長幼之分乖親疎之禮廢求無陵犯者鮮矣今孫氏之賢者曰中鼎知其為先務獨拳拳焉以為已事其賢於人遠乎哉然余觀其上世自宋治平間至中鼎方廿一世其間世次恐因兵燹不能無遺落昔歐陽公與南豐先生論氏族謂其自曾元至漢二百年僅四世自漢至蕃世又二百年亦四世無其世次久遠而難詳其間不能無遺恨余於孫氏之譜亦云中鼎幸更加考正以俟重觀

書桑園周氏族譜

余觀解君縉紳序次桑園周氏族譜其所由來之悉歷歷可數周氏世名家雪江翁與余先人為翰墨交子用與余有同游之好其學問博洽為流輩所推解君之所稱者信不虛也周氏世多賢者自雪江子用而上非予耳目所能知然觀其譜可見自雪江子用而下才俊瓌偉之士彬彬然而出不待於譜而可見周氏之澤其有艾乎人惟忠厚可以致久遠孝弟可以保福慶觀周氏數十百年之久而蕃衍若一日可羨也夫世苟以家聲之足恃而所以致久遠者不之修則視一體之所出者如仇怨一家之所處者成楚越雖有譜將惡乎補故譜者所以著孝弟之道也歟

觀之者念其所由來則必惕然而有感而陵厲振伐之風自無有也譜奚可少不知出此惟倚其前世爲夸詡則於作譜之意何有哉余故書此于周氏之譜且以勸諸凡有譜者

跋時敏齋詩卷

右時敏齋文暨詩凡若干首當時大夫士為順昌黃平仲作也平仲篤志好學故以是名其齋且求名卿詩文以自勵閒以示余欲干一言余以為古之君子務求其在已者苟於已無所得則惟日孜孜斃而後已今平仲從事於斯可謂知所趨向而用其力者歟其肯自畫於中道哉將見

異日之所就詎可涯乎雖然時敏固聖賢為學之要苟徒知其名而不實用其力以求其所依歸則終不能有成順昌本饒雙峰之舊鄉揚羅諸君子講道於東南而一時咸得以沐其膏澤至今聞其風者尚能使人起興平仲能由是求其傳授之奥而致力不怠則庶幾可以上窺聖賢之域設或昧於其所依歸而但取是名以自飾則非余之所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平仲尚勉諸

讀耽犂生傳 生字子琳鄭其姓也福之長樂人也

余讀耽犂生傳知其為介然自足之士也觀其甘心於畎畝之中盡力於犂鋤之下勞其筋骨畧無所惜真高世絕俗之倫哉或曰古之君子克其學於已則必有以用於世豈以離倫絕俗為自高乎余曰富貴利達君子不以為必可求而求之貧賤患難君子亦不以為必可去而去之特以命分之何如也生蓋安乎所遇而不求其外者也或曰世之需賢幽人貞士嘗不自見而澳溷自售之徒奔走附麗惟恐或後生其有見乎此而不屑於所為故潔已以矯弊歟余曰非也夫趍競以躁進乃妾婦之道而矯枉失正二者均不得乎中道况生嘗用薦者起之于朝隨以事謝去其心非有所謂矯也若有所矯而為之生亦不勝其矯矣且其常曰吾耽犂得乎中道夫一事得其中則其餘之

不苟可知。或曰於子之言生可謂賢於人乎余曰賢者非其力不食故寧甘心窮餓老死而不悔若伐檀詩人是已生其若是之倫歟於是或者釋然喜曰吾於子得耽犂生不然則幾何而不失之矣嗚呼士君子之行已不可以不慎也耽犂生確然以求其志或者猶不之信豈遂以卑污苟賤之徒其出與處不足以取信於人而使世之聞者併見疑於君子其有所為而為之則不可知矣使其無所為而為之則其風豈不遐且邈哉太史公曰巖穴之士趨舍有時然則耽犂生者欲砥行立名者歟非歟

書康氏族譜後

余觀康氏族譜有以見吾廬陵風俗之厚而尤有合於古之道何也古者譜牒之作所以別同異而辨親疎使天下後世無殽雜之患吾廬陵世家故族獨存乎此雖屢遭變更而譜牒不失故寧有飢寒忍死而不輕以售人蓋重其祖宗不肖以紊其傳緒其有過於他邦遠哉康君志高以其家譜示予其始祖至今始十七世十七世之上不得而詳焉蓋譜其所可知而畧其所不可知深得夫作譜之意余家自始祖刺史君而下至今凡二十餘世始祖而上亦莫之詳蓋亦如是大抵譜系貴乎誠實而世俗喜為夸張好聲名而惡素寞往往有失其真者可為之歎也程子嘗言傳神者一髮增損終失其真則子孫為拜他人作譜之失豈特傳神乎故於譜不可不慎余獨羨康氏之譜有合於古故書此于後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八

書吳處士伯岡墓銘後

右吳處士伯岡墓誌銘學士解公所撰也且叙其歷履之詳而有以見處士之行義信其為君子者歟古之為士者不必皆顯達而其所施反有以異於人身往而名不泯昭晰簡策於後世若漢之高士晉之處士是豈必皆顯且達歟今觀吳處士抱篤實之學負有為之才而拂衣高蹈曾何有於富貴之慕其泰然於去就者有足尚哉而又得世之名卿為表著之將可以傳於天下後世矣其與區區操罔善而無所稱者大相遠哉因書于後以為為善者之勸

書葛曾二公墓銘後

右吳文正公所撰葛謙山墓銘揭文安公所撰曾君儁墓銘二通其詞嚴其事覈讀之可以得二君之梗槩也葛為臨川望族而君儁以曾氏子為後於曾曾亦望族也故能得二公之稱道古之賢者積善於其躬而不獲用於世亦有既用而不能盡其才者及其沒也必得名公卿之所知書其行能而傳之於天下後世遂相託於無窮觀二君之事亦若是矣然謙山無一命之榮君儁僅得一書佐其才德非不若人第造物者嗇其所遇耳雖然不顯于其躬則必在其後世今其孫中遜給事工科為

天子侍從之臣其積於此而發也歟善乎文正公之言曰蓋
將有遲遲其裔信哉不誣中遜又求當時名公卿表揚其
先德誠亦賢矣苟能勉其在已者豈不益有耀於其先乎

書劉處士墓表後

[illegible]校時猶及識劉君子源接其宴咲終日使人忘
疲君豐資頹鬚如森戟望而竦人敬愛今既沒而其精神
尚可以想見觀學士解公表君之墓者誠有得君之平生
非交游篤好之至能如是乎惜余識君之晚然猶得見君
於蒼頽皓首之時聞諸故老君壯盛時尚氣好義人有不
善雖於其師友直折之不隱人以是敬憚之夫以君之好

善若此使其遇王彥方又奚肯多讓之哉而人之知君者
其亦皆能如余之所聞否耶今其子姪中書舍人讓命余
題其後姑述其所聞以識之

書素菴後

司經正字王君格非持其友魏其素菴卷來徵言予惟素
者君子守身之常道非深有得於斯道者弗足以語此此
得之而能行者其惟君子乎故於死生富貴貧賤患難視
之一致舉不足以動其中所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苟以富貴死生貧賤患難爲可喜可慍則戾乎是矣
又豈足語君子哉格非曰宗晃儒家子也質美若學素菴
其藏修之所今佐大郡有民社之寄而所行不悖孜孜不
忘乎素可謂難也矣噫誠如斯言則宗晃其有道君子願
學素者用書此以歸之且以自勉

書遼府翰墨後

右　遼王殿下所書勤有齋三字并詩一首予中書舍人
吳均仲平辭翰清麗文彩煥發信非彝常拘拘於繩墨者
比勤有齋者乃仲平先府君之齋名也仲平克繼承其先
志夙夜不忘
王故嘉奬之爲書此三字與之瞻仰蓋非惟有光於其先
將有光於其後世也詩所以別仲平者詞氣雍容情意懇

至有小雅詩人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之意觀於此可以
見賢王好賢之心而仲平之得此者有已也夫宜固藏之
示爲家寶

書重修宗忠簡公墓碑後

嗚呼君子小人之不兩立世治則君子進而小人退世亂
則小人之計行而君子之謀不用自古莫不皆然若宗忠
簡公澤之在宋是已當金人入寇萬乘南遷衆欲偷安一
隅咸以主和爲議公獨抗章請還故都以係人望疏累上
輒爲小人所沮志不得伸疽發以卒當是時使公之計得
行則河北可復南北播遷之耻可以湔雪惜公之計不用

遂使犬羊之腥污濁中夏而宋之宗社幾微矣雖公之不
幸言不見用是亦宋之不幸也千載之下人心之公書公
之事莫不下淚惋惜公之墳在京口汝山舊有雲臺寺僧
為之主守田若干畝以奉歲時祠事今寺已廢墳獨無恙
前太守金華劉君伯靜來守是邦下車之初即謁而拜之
修其殘缺復其墓田令龍華寺僧守之且召其子孫歲時
展省噫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先務矣夫舉廢墜而厲風教
雖曰太守之職亦由公之忠誠結於人心者自有所不能
已爾故死猶不死若汪黃輩即隴穽落埋沒於荒烟野草
之間過者孰不唾罵之矧能得人之愛敬如此此可以見

後世之公論劉君乃序其事既刻諸石復書于卷因以徵
予言書此于後以見君之為政知所本庶幾後來者有所
勸云

書巙子山所書捕蛇者說

右元康里子山所書唐柳子厚捕蛇者說題其後曰為曾
君儁書筆勢超邁俊麗可愛余嘗讀其傳稱其風神凝遠
制行高潔望而知其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
法家拂士不能過之善真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單
牘片紙人爭寶之不翅金玉今觀此書誠如所云可以想
見其風采然謂其博通群書得誠意正心之要故其事文
宗嘗以聖賢格言講誦於側事順帝勸其務學凡經傳奧
義必反覆紬繹感動帝衷遇事盡言不隱有古烈士之風
而能書特其餘事或者不知目其為書家者流不復道其
學問事業之盛甚矣末俗之不足尚也雖此書之工能起
人敬愛亦徒然莫得其心余嘗觀其以子厚梓人傳反覆
論說於其君之側今是篇者豈徒然乎亦必有所謂也其
筆法之妙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不待予之評論余言亦
豈能為之輕重哉工科給事中葛中遜氏曾君之裔孫家
藏此卷出以示余求題其後故特發其微意如此云

書韓布字說後

太醫院判韓公達名其子曰布其寮友趙公友同字之曰
伯廣且為之說以發其義間徵余言題其後予觀趙公所
言勉之備至無餘蘊矣何庸贅辭不已有一說焉士之為
學貴於取友取友之道誠非一端要必有所慕耳若司馬
相如之慕藺是已今以布為名者蓋亦有所慕乎古之名
布者固多然有賢者焉有否者焉當效其賢者而棄其不
賢者在於審擇取舍揆諸中道而已孟軻氏有云以友天
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以是而求之則進德修
業立身成名之功益加廣矣斯即趙公所期之意亦必不
負乃翁所願也

書東皐卷後

洪武辛未秋予遊閩寓三山客邸時前國子博士鄭公孟宣家居近烏石山下日相往還登覽吟眺適興於詩酒文字間獲識諸老先輩一時才俊魁傑之士咸得納交前溧陽司訓林君伯予其一也伯予學問博洽資性醇慤不事表襮世家長樂為簡肅公之裔鄭公常語予曰長樂多故家衣冠文獻尤盛其山川秀麗甲於他邑名賢遺跡考求咸在邀予同游者屢矣每將行輙有所足一日作輿及臺江夜宿湧泉庵艤舟待明發復不果既而數約為鼓山之游或牽於人事或沮於風雨又不果友人周又玄戲予云

長樂可游當必去鼓山須上莫窒回叢相激耳孫是竟不能往予歸自閩掃絶江湖之蹤二十餘載而閩之諸老先輩皆已凋謝舊交相繼淪没往年又玄物故比歲鄭公捐館巋然靈光惟中美王君伯予二三人而已俛仰疇昔愴然于懷今春伯予起復來北京邂逅于萬寶坊之官舍手持其先祖東皐詩文一卷示予皆故元名公所作讀之益重予所感恨昔之不至長樂以觀故家流風遺韻之美又不得縱覽東皐以盡其奇勝今雖倣像於詩文之中而遐想遠慕心神遥馳於彼矣伯予徵予言題其後顧以淺陋奚敢厠名於諸公之末特念故游不能忘情輙僣書此以著久要之誼至於東皐則無能有以傳其奇偉也第什襲此卷永為家寶

題朱文公約游金斗詩墨蹟

仰瞻翰墨天光日華邈企德容海涵春煦後學豈容贊一辭廬陵胡廣焚香三復再拜謹識

書誠意堂卷後

熊君自成以誠意名其堂士林諸君子或為之記序或為之箴銘或為之詠詩發揚其旨無餘藴矣自成間求予一言題其後愚不佞惡敢以與此竊惟誠意者孔門傳授心法大學進德之基子朱子釋其義者至矣淺陋何容贅一

辭自成但當用力以持循乎先儒之言研精以窮究夫聖賢之賾真知實踐自然造詣其域透此一關無限關美又奚待乎愚之架屋上之屋也哉遂僣書此于卷末以歸之

題趙文敏公所書晝錦堂記

朱子云文章至歐陽公而後豊腴又云至歐陽公而後暢今觀趙文敏公所書晝錦堂記字畫精妙渾然如刻玉與歐公之文蓋相稱也此文舊為蔡端明書豈文敏欲與端明爭衡耶尚書夏公家藏此卷盖不但嗜文敏之筆法其必有在於魏公之事業耳

題文敏公書嵇康絶交書

懷素論書法云心手相師勢轉奇又不如莊子所謂用志不
分乃凝於神觀文敏公此書筆法嚴密斂宗自如變化入
妙蓋得累丸承蜩之法者歟論者謂公書多出李北海竊
謂使北海見之亦必低頭拜東野矣公嘗自云更後百年
未知有此筆法否此語雖戲要知亦誠然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病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來
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關有抵捂鄉先生前遼
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為丞相傳比國史為詳大要其去
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又必參諸

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故元元統初
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岳申文集近年樂平文
學夏伯時亦以鋟板於是岳申所撰丞相傳盛行於天下
而史傳人盖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略不同不能無憾因參
互考訂合而為一中圭岳申之説為多并取証於丞相文
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備使人無惑論贊則並錄
之國史之論援諸人事而言岳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
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
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此之夷齊心
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為特立獨行窮天

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
尚已其相從與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播
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
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固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
使人皆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饕富貴其視丞
相厮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
書自有以見之廣齠齔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
然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成
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盖漸遠漸疏其
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寖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瞀異同莫

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不敢妄加
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之者其必不
以為僭也

書袁鏞傳後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都城無結草之固董文炳經畧
兩浙列郡望風披靡仗節死義之士蓋寥寥無聞讀史至
是不能無慨乃今於百數十年之後得鄞進士袁鏞傳讀
之云其在當時守死不屈由此觀之史失錄者有矣吁若
鏞者使其守一城保一邑其肯輕以土地授人耶惜不見
於用徒以一儒者施口舌為干櫓卒九死而不悔視彼膺

斂裸將之士為何物事恒有慚於前而顯於後者夫固不沒人之善也鏞事幾無傳矣賴其曾孫太常丞珙珙子中書舍人忠徹以表彰之鏞之志遂得以暴於後世世故有徇名而亡實者若鏞之為豈徇名哉特以天理民彝之迫于心有不可泯焉是以就死如歸後之人得其心而不遺其實可無愧於前人矣

題許氏戒子詩後

太學生天台許敬軒以其曾祖得靜所為戒子詩求予題其後予觀得靜之能教諸子之能守先廣其家聲而不墜今子而又孫相承如一於以見許氏之慶綿綿不竭益肇於一詩之訓乎詩之感人之深其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益敬守不替則永永不微矣昔衛武作抑詩以自警其言有正心誠意之極功後之人讀之者興起而成德使其子孫能守而不違則豈有父子夫婦大亂之道乎不寧惟是使太康克守禹訓不忘典則又豈有覆宗絕嗣之患推之一家一國莫不皆然夫事雖小可以喻大故予題許氏之詩而并及之

書丞相周益國文忠公題湯氏別業詩序

廬陵忠節名天下自歐陽公以古文振天下之宗明王道之本揚忠襄以身死國文節憤奸執柄不食以死忠簡公以諫忤高宗之聽益國公以身致乾淳之治厥後文丞相之死又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世是數公者雖書廬陵之英華是亦國家之元氣也其文章事業具載簡策天下之人口傳而心識之間有得一辭半語寶之如珙璧兼金非惟以為貴而實以為榮也吾里湯氏為鄉著姓丞相益國公有詩題其別墅今湯氏之別業雖淪於陵谷變更之餘而子孫之誦其詩者肺銘而心刻之矣詩存猶別業存也於是求時之賢士大夫題而藏之以示于其後前進士君鳳高先生既題其首桂隱劉先生復書其次吏部侍郎顏公子中又為詠歌之而吏部辭翰之妙固無愧於益國

之詩而其盡忠一死尤無忝於忠節也湯氏子孫均寶惜之不亦宜乎嗚呼後數百年存是詩者尤以為先榮炳其時宜何如哉今文愉為湯氏之賢子孫復將詩文表而成軸欲求時之名卿以顯揚之以余為鄉里舊好且嘗親侍教於吏部者干一言遂忘其僭妄書此于吏部詩之後姑以識余景仰先烈之私俾湯氏之子孫守而勿失非徒以為翰墨之光而實可以為家聲之重也

書肥水報捷圖後

君子之觀人當取其大而畧其細其大者有可觀則其細者雖有可議亦在所置若惟取其大而不畧其細則天下

無令人矣謝文靖以身係國家之安危名重當時而称於後世然矯情鎮物之議古今不免君子於此蓋亦少恕哉以余觀之文靖有高世之志而貴寵喜辱曾不足以動其中及其當天下之大任乃違衆舉親不恤物議於是有肥水之捷收効之速如此非其識之明而舉之當安能若是哉方是時苻秦以百萬之師有投箠度江之擧意輕江左其志驕盈在法必敗公豈不知其然而廟筭神機已定於未捷之先故驛書之報置而無喜及過户限而折屐齒或亦適然之遇而談者以此測之過矣余以為公之不喜或者以中原久污於腥膻方當經營謀畫以為蕩滌之舉而

區區一勝何足自矜以中原未復為可憂故淮肥之捷不足喜也或謂當時之捷秦師解體乘勝長驅克復舊物如反掌耳惜其燕安江左無意北向卒失其機而使與午氏之業終於不振職此以咎公然不知旋定淄青遂收幽冀置戍備守而國家之力有不能給不幸温輿之變忽形金鼓之破速讖而公之命遂殞幼度繼亦以病求解天不祚晉豈盡公之不能哉世徒觀公之迹而不究公之量所以往往索瑕玼於瑾瑜苟得其纖毫則遂以為非美也夫江河之大非蹄涔之可比岑樓之高豈寸木之能齊觀其汎海浙濤衆方悚懼而已獨舒悅恒温陰有移晉室之心所忌者一二人而已王坦之齊名當時新亭之迎倒執手板公談笑以挫其氣秦師百萬震壓疆境命　駕出游夷然無怖其雅量素如此矣而世之論者何獨屑屑於其細故哉於乎有公之量然後能知公之事無公之量而欲論公之事者是猶睹卬垤而輕太山也

永樂元年順天府鄉試策題

問治天下之道教與刑而已稽之於書舜命契以敷五教命皐陶明刑以弼五教是教與刑相為用而不可相無也伏讀

大誥有曰君之養民五教五刑焉蓋與唐虞同符而合轍矣然教固不可廢而刑或有可措果由何道而致歟願聞其說毋泛毋畧

問鄉飲酒之禮聖人制之以化民成俗也說者謂鄉飲有四其四者之目可得而言歟抑不特四者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王道之大無以加矣聖人於

鄉飲而見王道之易何歟然其禮不行於天下矣我

國家申明古先哲王之制頒示

大誥行鄉飲酒禮於天下欲使斯民咸化於善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其於古者儀文象數之詳獻酬辭讓之節與夫今日準酌之儀諸君子行之有素矣請詳陳之以觀所習

問昔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作春秋以垂憲萬世六經之道炳若日星說者乃謂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理情性禮以謹節文春秋以正褒貶經之垂憲果若是而已乎若然則五經各一其用而不能以相通矣抑別有其說乎諸君子講之熟矣請悉言之以觀所學

問三代以降有漢之治矣至於文帝躬修玄默務在寬厚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幾致刑錯近古以來所未有也然而為治之吏獨称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而循吏少見其名何歟豈有之而史不錄歟至于宣帝治有不遠而循吏之名見於史傳者不一而足記史者何詳於此而略於彼抑必有其故歟夫論治至於文宣載籍之於史漢亦學者之所常講而不廢願聞其說以觀所蘊

問為治之要莫先於禮樂夫禮樂有本有文非本則無以立非文則用無以行昔者顏淵問為邦夫子以四代禮[illegible]之其體用果何在歟夫四代禮樂百王不易之法萬

世常行之道他日夫子論三代之禮而又欲從周何歟禮樂之盡備君子朝肄而夕講幸詳言之毋隱

永樂九年應天府鄉試策題

問六經皆孔子所定易序彖象所以釋伏羲文王周公卦爻之辭而文言總釋一卦之義何以止於乾坤書斷自唐虞下迄于周何以終于秦誓詩有風雅頌之名所謂風者列國之風而雅則朝廷之詩頌則宗廟之樂王風宜為雅何以為風魯諸侯之國也何以有頌春秋天子之事也何以託始於隱公褒貶殊致也何以折衷於三傳禮樂之書不全三禮之說何據五經莫重於祭而軍禮何以無傳六

經之道同歸諸君子講之有素願聞其緊以觀其蘊

問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六行以孝為先故漢初復孝弟之科其後舉孝廉之舉求曾閔之孝夷齊之潔以勵風俗所得人才賢否相半豈化之不下究歟抑見廉而不舉不察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勵精政治恒舉孝廉嘗降清問故著明孝之章於
大誥續編既總序其綱又詳條其目家傳而人誦之也宜皆勉於實行而尚廉恥何令牧民之司不以廉名稱者十常八九伊欲使孝舉而廉與其道何由願悉言之毋隱

問洪惟
國家建立學校以樂育人才厚其廩餼復其徭役
恩至渥也士之居其間者得以朝肄而暮習所講者皆聖經賢傳之旨所聞者皆忠君澤民之道比年選其才者貢於冑監三年大比與其賢能而升於有司或為進士而任之以官或為監生而委之以職往往所用非所學所行非所聞補報之意茫然顯揚之道何從致
大誥三編有進士監生不悛之嘆若是者豈學校不足以得人歟果師道之教有不立歟抑亦人性有不可移歟諸君子務身學校必明見其弊其詳言之毋隱

問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為傳又撰異同為國語又有世本至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有楚漢春秋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纘其後事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稱遷有良史之才班固作西漢書未免多仍其舊固譏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曄稱固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亹亹不厭豈遷之學有不及固歟學者之於史漢蓋嘗以而不置其於固之譏遷曄之稱固可得而悉數歟其優劣可得而辯歟請詳陳之乃所願聞也

問道統之傳至孟子而止矣宋濂溪周子出始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其教人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獨不言學孟子之學何歟二程皆周子之門人也先儒謂伯子可比顏子叔子可比孟子二夫子所成何其異歟伊尹稱明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續孟氏之傳又若在程子而不及周子何歟周子發明太極圖以闡不傳之微邵子推演先天圖以析羲文之秘其旨同歟異歟二子皆有功於聖門其與顏孟果孰可以比歟抑別有說歟濂洛之學諸君子亦飽聞而熟講之矣願聞其要毋泛毋畧

卷十八畢

胡文穆公文集卷十九

雜著

牛李維州事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illegible]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illegible]藏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要泌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

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寇西川常舉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奔遁西川南詔之不服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卻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illegible]衆奔成都李

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葦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

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愒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冤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溫公之意即夢[illegible]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

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決折簡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幽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嘗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

唐憲宗讀國史

憲宗欽於政理謂宰相裴垍曰朕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

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相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力扶救垍等舞蹈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按太宗撥亂之君始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致太平輔弼左右共成治理貞觀之初相房玄齡杜如晦同管朝政引拔士類咸得其職王珪魏徵讜言善諫繩愆糾謬事有可稱溫彥博之敷奏詳明出納惟允戴胄之處煩治劇衆務畢舉劉洎馬周岑文本褚遂良高季輔張行成崔仁師皆以政事為時所稱其間或以小人忝之若宇文士及之便佞侈肆封德彝之偽行匿情論議反覆蔽賢不舉為貞觀致治之累然當時賢人尚多太宗立本深固故不能為害及其末也用一許敬宗奸諛陰險殘狠狡賊卒為宗社大禍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為相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此所以佐唐中興也若張說蘇頲之文學李元紘之清儉韓休張九齡之骨鯁又若盧懷慎源乾曜張嘉貞杜暹輩雖無長材然能以公清勤儉自檢循循畢職故無得無損開元之初治政可觀及其後也侈心日縱放遠直臣任用奸邪若宇文融之辯詐興利啟掊尅之端李林甫之傾側市權

蔽欺耳目妬賢嫉能奸險深刻陳希烈之諭佞阿諂左右巨奸楊國忠之貪淫固寵擅作威福遂成播遷之禍幾亡天下用君子小人其得失如此後世宜視此以為鑒戒憲宗讀二帝實錄必有以見乎此委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絳武元衡崔群韋貫之裴度等為相然諸人互有得失要不失為賢其最優者惟垍絳與裴乎故能致元和之治及其後也用一皇甫鎛為相聚斂剝姦妄巧媚以進妖人貽為身禍何其所為先後之懸乎豈君子小人果難辨乎要之非言之難而行之為難也史載憲宗嘗問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此聖賢大學之道垍舉以

為對誠為美矣惜乎憲宗不能再問埴亦引而不發使憲宗知正心之道則又不為小人所禍必能取二帝之長棄其所短力行其至循為三代之君如之何其不可也夫如是則慕先代之言不為虛文矣雖然埴於大學之道蓋未必知也觀憲宗問埴之時埴但當云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何用舞蹈進賀乎長諂諛之風以來皇甫鎛之奸佞者未必不由此有以啟之也

周禮考疑

周禮一書疑之者非一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

之書蘇穎濱疑非周公之完書謂秦漢諸儒多損益之五峯胡氏斷然以為俗吏掊克之為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容齋洪氏直以為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盡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按漢書藝文志周官六篇即今之周禮也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秘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畧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以是考之則非出於歆手漢儒博覽者惟稱鄭康成謂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止齋陳氏謂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但疑周禮六典與周官不同惟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竊惟三代之法至周大備夏商之禮有不足徵周家法制賴此獨存孔子從周取乎其文豈不以此秦漢以來率事苟簡先王立法以詔後世不復能行使秦漢之君而能行之則先王之良法美意豈不收效如此則秦非秦漢非漢直與成周之迹比隆矣向後一二欲舉而行之者不探其本而揣其末豈能得先王之良法美意如劉歆王安石是已歆之導莽固不足道若安石之志不惟泥古而又好高觀其對神宗輒以堯舜禹湯之道為言鄙漢唐以下人

物不論其言大矣惜其所行者欲舉成周之事而施之後世致事相牴牾使人并疑於聖人之經排觝訾毀不一而足夫無成周之時又無成周之人而欲行成周之法憂憂乎其為難矣故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近世臨川吳氏考[illegible]精詳以尚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乃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後以補冬官之缺以考工記別為一卷附於經後則周禮遂為全書一洗千古之疑矣要之用而無弊者必當守程子之言也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ヒ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臨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博乎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屡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

無輪臺之悔矣

季布不死

班固以季布不死為賢謂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此言抑揚大過夫為人臣者死生視義何如耳義可死而不死謂欲用其未足則固之言有以啓後世貪生畏死之弊

魏豹呂后之言

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疑古語漢人但引為說魏豹反漢高遣酈生往說之酈生至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張良有致四皓安太子之功乃學道辟穀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延饍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后豈道豹之言歟此語必前有之秦二世[illegible]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與此正相類

申屠嘉

班固謂申屠嘉剛毅守節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斯言抑或未然論輔高祖定天下之功則嘉固不敢望蕭曹陳平論術學則陰謀詭秘三人者有之至於聖賢大學俱未之見也嘉之斬鄧通請誅鼂錯其毅然之節誠有如固之言豈不勝陳平阿呂后以王諸呂乎

心大心小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先儒曰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有物皆病一言心之體一言心之用心之體固欲廣大寬平故能具萬物之理無往而不達若狹小則褊陋固滯則有物皆病心之用故欲小小者精詳之謂蓋心小則密於察理於事無粗疏之失此心大心小之別也

燕書

宋學士濂有燕書不知何以取名豈韓非子所云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引其事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

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本意也燕相受書曰舉燭者尚明也舉賢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ゝ則治矣非書意也取名之義疑出於此或又以為燕閒所作之書其意殊無謂也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群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報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

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雄曰晉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黃四娘[illegible]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illegible]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白著

今人謂物為人徒取去曰白著此二字蓋亦有由唐元載為租庸使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故此二字相襲至今猶云以見載之刻薄而民怨之深也

四凶

宋神宗謂吳奎曰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地耳他日又謂王安石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辯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契亦安肯苟

食其祿以終身乎奎之言以指安石而發安石之言似指異己者而發奎之言覺寬緩安石之言覺急迫於此處最好觀人德性

李杜酬荅

洪容齋謂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考之杜集稱太白及懷贈之篇凡四十五至於太白與子美略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别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容齋考論如此然以今太白集觀之有洸

卭城寄杜甫詩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卭城〻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詩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來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觀二詩可見李於杜之情豈謂不見一句耶

賈陸言仁義

賈誼過秦論謂秦仁義不施陸賈對高帝嘗以為言賈時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

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賈陸之言[illegible]合一轍豈亦有所本哉初三老董公遮道說高祖以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高祖用之卒滅項氏用仁義之效如此治天下其可忽此而不務乎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効及諸呂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事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平畫計乎

李廣好殺

李廣不得封侯自恨有殺降之過竊以為不但此也以霸陵醉尉一呵終不能忘及後再用為右北平太守請尉與

俱至軍而斬之尉夜呵人乃其職也漢文所以美亞夫者以其能盡職耳廣以一呵之憾而殺尉獨何為乎廣既殺降又用私意殺醉尉欲望封侯難矣班固謂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至廣孫陵遂亡其宗豈不以多殺故歟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勳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考周之跡絶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决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

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盖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實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修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盖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陰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

孫鑿空西域啟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昆侖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卭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漢重乘車

漢重乘車以乘騎為非韋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鮑宣遷豫州牧郭欽奏宣行部乘傳去法駕〻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大抵車服本以别貴賤明上下先王之制不可以廢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所以昭德行示威儀也漢去古未遠猶以乘車為禮不尚乘騎三國以後人多趨簡便雖不乘車而人亦不以為非矣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脫粟飯其躬行節儉盖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于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

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修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减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以仕王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虛偽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瞿義李敬業

王莽居攝丞相翟方進之子青州牧義謀舉兵誅莽當時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遣孫建等七將軍將關東甲卒擊之義敗磔尸東市汙池其宅發其父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唐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誅戮唐子孫天下憤之李英公之孫敬業謀起兵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孝逸將兵三十萬擊之敬業敗逃於海陵其將王那相斬之傳首東都夷滅其家并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蔵除屬籍此二事甚相類史謂義不量友懷忠憤發以隕其家謂敬業

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竊觀二人之心忠則忠矣惜其志大謀疏舉事無成身亡家滅戮及其先亦可悼也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子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序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

矣雖賢如三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悅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蓋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之跡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辯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黃生不師孔孟而立異端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兇賊矣雖然操何足論以彧身為漢臣為操畫謀以贊其業及纂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欺也宜矣何足取哉

龔遂賓對

人臣有功而不伐能容人之短而不隱人之長最是美事龔遂為渤海太守有治効宣帝徵之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宫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廼臣議曹教戒臣也宋曹彬平江南及入見刺稱奉敕

江南幹事回初彬之行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其謙恭不忘如此蓋亦聞王生之言歟唐馬周初入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初太宗恠問何也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敎臣言之何武人不涉學能不隱周之長如遂之於王生皆可稱也故并記之

三三生

漢有三王生其一善為黄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顧謂張釋之曰吾韈解為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其一宣帝時為太子庶子時蓋寛饒為司隸不得遷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失意不快王生予寛饒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覧寛饒不納其言其一為渤海議曹教龔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觀三王生皆賢者其屈張廷尉者有以為廷尉用也蓋圯上老人之倫歟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為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

馬門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及景帝即位釋之恐誅稱疾欲免去欲見則未知如何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此王生所以報釋之者也其告龔遂者使遂不聞其言則必自陳渤海之功烏得有長者之褒釋之與遂俱能用二王生之言故能保身成名獨一王生之言不見納於寬饒使寬饒能采王生之言則必終其身而無患噫賢者之言亦何負於人哉

啄啄不同

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啄卯咮字竹救反東坡韓幹馬詩云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以啄為啄

協鶴字韻啄乜字音不同豈公之誤不本朔傳而自為說耶不然亦用之誤耳

漢書記事不同

漢書一事兩出不同者匈奴傳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匈奴傳高后時冒頓寖驕迺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

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齒髮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以布一人言兩處所載不同前說本於史紀後說不知何從出也中間二書媟褻尤甚在班固所當刊削不宜留汙簡牘史記於匈奴傳但書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數語而足斯為得體於此亦可見史記漢書之優劣也

馳封

大月氏國出一封橐馳顔師古謂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杜子美詩紫馳之峯出翠釜亦言其肉高

如峰然則封峯不同二說孰是但封字尤古而峰字亦明白要之無害於義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在已凶為在人往往不應則帰咎於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花何可以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廼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匈奴兵敗而降武帝帰咎於卦兆反繆當初時[illegible]能云所必無喪師[illegible]之耻而卦為可徵矣噫蓍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張辟彊

惠帝崩呂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年十五為侍中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觀辟彊所言為陳平一身之謀而不思為漢社稷之計當是時使諸呂將兵居中用事苟有妻之志視去絳侯朱虛輩如薙草芬易置劉氏如反掌耳平亦豈能自安哉諸呂本皆庸才無能為者故一旦得而禽獮之漢之不為呂氏者幸爾辟彊年幼好謀如此無乃循習其父風使留侯而在其肯為此計乎陳平佐高祖定天下秘計滿懷何以輕聽其言卒啟王諸呂之議猶且阿諛順旨而莫知止果何為者厥後雖有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前過

記李白帖

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右高齋漫錄記夏羅家蔵太白墨蹟十六字又太白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

此帖在雅州郡齋未知今存否然皆不可得見今觀其詞超出物表要自是太白口中語他人不能道也又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自忘此興何極此亦太白語也

記古詩

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此古樂府三叟詩也葛蒲花難見面古語也見施肩吾詩然此語人之常道及問所出則莫能對因筆記以備遺忘

記鸜鵒布谷

考工記云橘踰淮北而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

地氣然也春秋書鸜鵒來巢所以紀異也今踰濟之北而多鸜鵒豈亦地氣使然歟康節於天津橋聞杜鵑以地氣自南而北比至漠北多聞布谷則南方之氣益遠矣

記漢高王莽

漢高祖初入關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王璽後即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及王莽簒漢乚失天下亦以孺子嬰莽乃脅取傳國璽高祖得天下甚明白何其受傳相似莽雖不足道所謂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自曹魏下至趙宋得失報復往往皆然故劉因詩曰卧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

家七歲兒此言甚有深意

通鑑提綱

朱子云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後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柰何也教相随入死例書其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今綱目則書曰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與前說異豈後來有所更改歟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遂良復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群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動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

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為賢使果為悔過賞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為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借此以樹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絶於東征之

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啟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閨閫之疏乎由此觀之曷嘗有悔過之實積累蓄忿久而不解至于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夷雖衰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徵玄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横渠所言

横渠張先生云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此雖先生所行之實而自云尔者似覺有矜氣然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亦矜乎要之大賢

君子躬行之實不如此則道不見其自言如此者所以誘進學者在大賢則可學者未造其域則不可也

儀禮難信

或問程子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程子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耶若此等難信也愚謂問名之後而卜者非卜昏姻之吉凶蓋卜納吉納幣之日也未知是否因筆記之以俟博禮者

李若水何㮚

靖康之難金師入汴京欽宗往金師而還及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尚書右僕射何㮚吏部侍郎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及帝至虜營虜逼帝易衣若水方抱持而哭乃詆罵虜後竟死難然若水區區之死豈足以贖勸帝再行之罪當是時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去而㮚與若水獨以為可然則誤帝者㮚與若水也使其行時能如唐恪之言曰一之已甚豈可再乎則帝必不往帝不往則無播遷之辱慝如若水輩乃宋之賊又豈可以列之忠義乎此宋史失討賊之公也

天曆甲辰之符

元文宗至順二年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

天曆終是甲辰君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須告中外詔令翰林集賢奎章禮部雜議之議者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謙光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而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記之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按此議引據甚正蓋當時虞揭諸公在朝故有此議是能引其君以

當道者也使其遇諂諛者附會以成其說則必貽後世之咲矣故凡論事者必當援古以證今折衷於理而後可也

江上漁父京口舟人

伍胥奔吳至江追者在後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宋文丞相脫京口趍真州余元慶求舟許以白金千兩其人云吾為大宋脫一丞相事成豈止白金千兩哉不受夫伍子胥遁跡以報父仇文丞相脫身以圖存國當間關危險之際而遇濟若此千古之下事有相類蓋辭劍漁父與

辭金舟人其志皆賢俱隱晦無名惜哉

鄭子皮

襄公三十一年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不可以操刀棟折製錦射御四事反覆曉譬之子皮善之曰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昭公十年晉平公卒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將以幣行子產止之曰喪焉用幣不行必盡用之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按子皮始言雖家事亦必聽於子產子產知其難也故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及是如晉將以幣行子產言之豈非抑心所謂危亦告也而子皮不從卒如子產必盡用之之說是何與昔之言相戾乎及其反也雖有悔過自訟之辭而亦不足以償拒言自用之責噫觀此可見從善之為難也或曰子皮之事與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同乎曰其事雖不同論其私心則一也先儒曰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二子俱不知此矣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

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〻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猶孳〻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貴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按何處危疑之地岌〻乎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為安易疑為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獻計以斬鍾離昧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子產對問疾

春秋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歷舉以對謂實沈參神臺駘汾神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晉侯以子產博物君子也重賄之七年子產復聘于晉〻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按子產前說病不在于山川星辰之神在君身出入飲食哀樂斯言甚正大後說又惑於夏郊無乃迂遠而近於怪乎與前說相戾及韓子祀夏郊而晉侯有間蓋亦偶然中耳豈真媚於鯀之神而致然乎啟後世信妄喜怪者不能無責於是也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

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鬬乎始而間將継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己而後動及其破趙寬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

有泜水之勝乎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記高昌碑

近年朝使往西域回摹打高昌舊碑六本來進其一重光寺銘大魏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廣平司空仲豫為鎮西將軍交河麴子韓作謂子韓為昭武王第五子今上之混弟後有章和二年出臨交河郡之語其二記寺田園刋之碑首云和平九年辛未歲八月二十九日有子韓官爵末云延昌十年庚寅歲謹樹玄碑用傳不朽其三右衛

將軍領宿衛事麴斅芝追遠寺銘大周麟趾殿學士晉國弟侍讀朱幹撰中云斅芝今上之從兄祖鎮京將軍橫截公鎮衛等將軍田地宣穆公冲考建武等將軍開定隱者龍驤等將軍橫截太守孝真世父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親執玉帛朝于京師末云延昌八年歲次玄枵律中太簇上旬刋訖其四無量壽窟銘太學博士明威將軍令狐京伯撰中云麴氏元堂公主獻文王之女張太妃所生今上之親妹末云延壽七年庚寅七月下旬刋訖　右前四碑皆用俳體蓋高昌之文非中國之作中間事有可疑字間有異故知其然高昌本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

也自拓跋魏以來金城人麴嘉奉命為王表請經史子籍并請國子助教劉爕以為博士集學官子弟教授故其人多能文柒習華風麴氏立國數世私署官職有令尹公左右衛八長史五將軍八司馬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等官要之不但此也亦必自稱尊紀年何以見之其重光寺銘為麴子韓作稱昭武王第五子今上之親弟與後追遠寺銘稱斅芝為今上之從兄及後無量壽窟銘稱公主今上之親妹者知其為稱尊也所謂章和二年者非魏之年號章和漢章帝紀年所謂和平九年辛未者和平雖為魏文成帝紀年起庚子終甲辰止五年而無九年辛未所謂延昌

八年十年者延昌雖為魏宣武紀年起壬辰終乙未僅四年明年丙申為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延昌無八年十年所謂延壽者亦非魏周紀年然則章和和平延昌延壽者豈非其自紀年乎所謂大魏大周者不過髣假中國之號耳其右衛將軍領宿衛事麴斅芝追遠寺銘謂考建武將軍開定隱者世父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親執玉帛朝于京師未獲反命仍徂洛[illegible]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隱者又為蠕蠕[illegible]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乞遣第二子為隱者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　京師仍求內徙乞軍

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迎之至伊吾失期而返二事畧與碑合麴氏自嘉為王再世而下漸習僭擬驕至文泰驕橫誕妄敢抗上國貞觀十四年太宗命侯君集討平之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治交河城并立郡縣徙其子及其豪傑於中國由麴暨唐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至文泰孫崇裕永徽中為右武衛翊府中郎將封交河郡王終鎮軍大將軍封爵遂絶麴氏既泯沒斷盡獨此碑居荒漠之外由魏至今八九百年字畫尚存不為風沙磨滅亦可喜也　後二碑乃唐碑也亦用俳體其一西州四面精舍記隨軍守左金吾衛兵曹叅軍振玠為節

度觀察處置副相李公述末云唐大曆十五年歲在庚申六月　日攝西州柳中縣令給事郎守太子司議郎楊濟然書其二大唐故伊西庭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刑部尚書寧塞郡王李公神道碑攝支度判官兼掌書記朝散大夫處王友朱震述李公名元忠前碑稱李公而不名者疑即元忠也元忠名畧見于唐史未有列傳覩此碑可得其槩遂撮其事蹟于後聊備唐史之闕云　李元忠河東人也本姓曹字令忠後以功賜姓改名祖考以上皆負名稱元忠天資傑出年幼狎諸童兒好為戰陣之形綴幡旗以為樂及弱冠從軍蓄氣厲節嘗抗臂言曰大丈夫必當聽

戎狄掃氛祆建號立功皆[illegible]能唇腐齒落而為搆士者乎故恒遇戰勇冠[illegible]西伊西庭節度使王部尚書弘農楊公之亞將及弘農公被害元忠誓報讎乃以師五千梟周逸戮强顒雪江白之耻報長泉之禍義感四海聞于九重解褐授京兆淮道府折衝都尉大曆二年遣中使焦庭玉授伊西庭節度兼衛尉卿瀚海軍蕃落等使大曆五年九月中使將軍劉全璧至加御史中丞大曆八年四月中使內寺伯衛朝瑳至加御史大夫賜姓改名賜衣一襲元忠勇於濟時急於周物不矜不傲儉約從下辛勤王塞斬將搴旗摧堅陷敵以成厥功大張權宜廣

設方略峻城深池勸課畊桑政令嚴明邊庭肅靖雖在戎旅之間輕裘緩帶志間心逸故能使葛祿葉護稽顙歸仁授汗那王屈膝飲義值邊境有災民艱於食盡發廩以振之不足傾竭其資又不足解玉帶[illegible]金鞍駿馬以易粟遠近攜來者以萬計恩施絶幕惠被

三年二月廿七日中使

此處闕四百廿九字

年土蕃圍涼州走保

否碑云建中三年二月廿七日加刑部

尚書寧塞郡王會要云建中二年七月加伊西北庭節度

使李元忠北庭大都護與碑不合豈二年為遣使之日三
年乃至塞之日也所加官爵不同不審何者為是會要云
此時蕃虜所隔元忠奉表數輩不達信問不至者十餘年
及是遣使自回紇歷諸蕃始達故有是命按碑大曆二年
五年八年建中三年俱有中使加官之命安得十餘年不
相通問耶唐書回鶻傳云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
鶻乃得至長安帝進元忠為北庭大都護此史之失也碑
云建中五年五月五日公薨于北庭之廨宇六年塟前庭
東北原火山南面然建中止四年明年為興元元年又明
年為貞元元年無五年六年則是沒於興元而塟於貞元

豈建中以後使路阻絕惟知有建中而不知有興元貞元
也竊觀唐自太宗好勤遠畧拓地置戍控制[illegible]
國以資戎狄及其後也全軍覆沒使雄將勇卒[illegible]
恨無窮若李元忠者寥寥史籍泯然無聞獨賴此碑之存
不與塵土俱腐幸遇我　國家德化廣遠際天所覆極地
所載皆為臣妾高昌特邊地耳故得遺跡傳流中國使見
之者猶可以考見一二而元忠遂得以顯著於後世無復
埋沒風沙之憾矣　今高昌為畏吾兒之地虞邵庵序高
昌王世家云畏吾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一夕天光
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癭若人姙身然

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癭裂得嬰兒五收養之
其最穉者曰卜古可罕既壯遂能有其民人而為之君長
傳三十餘君是為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
和親以息民罷兵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的斤之子葛勵
的斤居和林有山曰天靈山又有石山曰福山唐使與[illegible]
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强以有此山盍壞其山以弱之乃
告諸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
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
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而輦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
日玉倫的斤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數七乃

遷居交州今火州也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至元太祖初
年率國歸附　嘗問諸譯者曰畏吾兒突厥種也然考之
唐史突厥自唐開元中已滅之其地盡入回紇唐末嘗以
公主妻突厥者以公主下嫁諸蕃者亦無金蓮之名惟西
突厥後七有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玄宗立史懷道女為
金河公主以妻之豈即此乎或者以金河而[illegible]
蓋北庭自唐楊襲古沒後為土蕃葛祿所有[illegible]
祿于北庭勝而有之西突厥為諸蕃所侵部族微弱餘部
有附回鶻者唐末常來朝貢至晉天福間始絶而高昌為
回鶻之地矣宋建隆乾德間西州回鶻可汗遣使來貢太

平興國中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遣使來獻宋遣供奉王延德等回使高昌即其處也至于熙寧間通貢不絶宣和中疑其與西夏通始禁絶之後無所考也今以畏吾兒遷居交州稱高昌至元太祖時凡百七十餘載推而上之當在宋天聖明道之間契丹太平重熙之際此時高昌為回鶻之地畏吾兒為突厥又安得有之豈其先微弱時相與雜處其地其後回鶻衰弱而畏吾兒乃大乎是皆不可知也不然亦相傳之誤耳其輦石之事用役浩大史當有之何故不傳見與樹瘦瘧兒事皆神怪豈其國書所載云然虞公特從其言而書之所謂傳疑云耳嘗以遼金元

史不與西北諸蕃國立傳今無所據可為恨也因識此數碑并考其事著于後尚俟博古君子以質正焉

永樂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廬陵胡廣記

記徐元張旺史整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弑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整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虜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僞人不預馬放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遺高[illegible]求纂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illegible]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嘗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救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歟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灌嬰井

潯陽城內有井謂與江通江有風浪井水輒漂動土人名之曰浪井寰宇記以為漢高帝六年潁陰侯灌嬰所開太

白詩云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胡祭酒若思云灌嬰井當是陳嬰井以漢書功臣表考之陳嬰嘗定豫章灌嬰未嘗至豫章太白盖誤用之此若思見功臣表即以為疑然獨不觀之灌嬰傳盖自明白嬰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遂定吳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高帝紀云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事在高帝五年陳嬰歸漢雖在四年正漢楚相持之秋未有豫章之役五年既平項羽楚地悉定後亦無事於楚矣不知陳嬰之定豫章又在何年也表言其有定豫章之功或者從灌嬰耳非獨將也井以灌嬰得名而非陳嬰明矣太白

必有所據豈敢輕議其誤若思堅執初論予恐聽者之惑遂筆記之俟博雅君子質正其說

召平

召平姓名見漢書者有三其一廣陵人為陳勝下聞陳王敗走秦兵且至乃渡江矯陳王[illegible]楚王上柱國其一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東陵說蕭何讓封者其一為齊相齊王陰謀發兵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中尉魏勃紿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勃將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

斷乃受其亂乃自殺以三人論之廣陵者蓋機謀變詐人也為齊相者匹夫之諒婦人之仁也智識高邁超出於二人者其惟東陵侯乎

序戲

張平子西京賦其序戲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岳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蔓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狖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絲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illegible]又顧發乎鮮卑賦之所云者大畧若此今所[illegible]跳劍走索岡巒木果戲豹猨援蟾蜍與龜易貌分形吞刀

吐火倒投跟絓而已所謂白象行孕者今易為獅子與牛其餘蓋未之見大抵此戲本出於巴俞都盧尋橦蔓延其來遠矣所未之見者亦今之伎不能如古也一戲尚然而況於其他乎先儒謂太史公敘驪滑馬陵事委曲詳盡觀平子之賦序事亦曲折周至可見古人為文章筆力妙處

作文引援

凡作文援引經傳雖記憶精熟亦須檢閱不可輕易輒書防有差誤東坡作南安軍學記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點者三則僅有存者與射義不合蓋序點者弟子之名如東坡所謂則不以序點為人

而以為揚觶時事或以序點者三為序點三揚觶強為之解愈說不通蓋初揚觶者公罔之裘繼之者序點未嘗及三也東坡文勢亦不如是要之為誤審矣然作此記時自海南還求文者相從三百餘里亦途中或無書可考故偶誤耳於乎以東坡之宏博其失尚尔而況於淺學謏聞者乎漫錄以為警

侯文之言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張綱在列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京師震竦綱語

蓋出於西漢侯文文剛直不苟合京兆尹孫寶署為東部督郵入見寶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illegible]猾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illegible]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今人但知此語出於張綱而不知本於侯文蓋文微而綱顯故也

溫嶠高歡

溫太真用權以濟謀因為醉以手版擊錢鳳幘墜雖區區小數然深中小人之機洪容齋謂其用袁盎衰辱趙談之策蓋偶然相類至若高歡之拳毆賀拔允使尔朱兆以為誠而委信之則與太真事甚相合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陷身於危險之地必思有以為全身遠害之計故其謀之深容使人不測若太真賀六渾可謂善用其智使敦兆二子圄於其術中而不知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

記姚栖筠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為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時栖筠方六歲其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瘞之又招蒐瘞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

中府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弟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仍世廬墓宋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狀列于朝乞詔史官書之蓋自唐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客至其家少長羅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illegible]以一人守墳墓雖廢為僧亦廬墓側早晚[illegible]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即鎖廚門無異爨者男女之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蔚然擁

酒種藝甚謹有田十頃謹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以訟至縣庭至宋南渡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纖靡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嗇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反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哭欲亡去邵伯溫聞而閔之語縣官曰孝義之門豈忍使其至此縣為申府得免役永樂陷虜姚氏不知存亡矣

余讀宋史孝義傳有姚宗明者為栖鸦十世孫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史臣曰冠冕百行

莫大於孝防範百為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弟非履信思順之世乎余觀先王之世以德行教民而民莫不從化又有八刑以糾繩之故世無不孝不弟之名自世教衰禮義廢父子兄弟曾未易世而分門割戶視若塗人故孝義有傳以人道之所嘗行者為希美是亦為世道計所以扶綱常立世教存勸戒使人知畏不孝不義之名而不敢犯以勉循夫孝與義也尚德慕行之風或於此乎興起若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初昌於栖鸦之父一人之身其後相繼遂綿延不絕曾

使之者要皆出於秉彝好德之良心蓋誠所歆羨無所為而為之者也此誠三代之民也歟觀其家法公平忠厚渾然和氣無毫髮之間足以華頑狠息暴戾傳謂求之天下未或有焉信哉斯言昔張公藝九世同居累朝旌表以為異事姚氏自唐貞元間至宋政和以後義居已二十世其過公藝家遠甚雖經唐末五代之亂其家不失一人蓋孝義之家天地神明固有以相之其後陷入虜籍無以考見其盛衰要之孝義之澤必不頓竭世之欲擬變故而享久遠豐亨之福者不在他求在於孝義而已予謹記其事為風化萬一之助且以俟永樂之人詢姚氏存亡

讀朱子語錄

問賈誼五餌之說如何曰伊川常言本朝正用此術契丹分明是金帛買住了今日金虜亦是如此昌父曰交隣國待夷狄固自有道五餌之說恐非仁人之用心曰固是但虜人分明是遭餌但恐金帛盡則復來否則五餌須亟用然宗室之女妻之則大不可如烏孫公主之類令人傷痛何必夷狄齊人歸女樂便是如此下如阿骨打初破遼國勇銳無敵及既下遼席卷其子女而北肆意蠱惑行未至其國而死因哭謂趙曰頃年於呂季克處見一畫卷畫虜

酋與一胡女並轡而語李克苦求詩其勉為之末兩句云
却是燕姬解迎敵不教行到殺胡林正用阿骨打事也
阿骨打金太祖諱也收國元年乙未正月壬申即帝位
改名旻是年為宋政和五年契丹天慶五年
六年六月戊子金主旻親征契丹是宋[illegible]
輔七年五月丙寅次野狐嶺六月壬午退契丹主次鴛
鴦泊八月乙未次渾河戍守崩于部堵濼西行宮此云
殺胡林用阿骨打事恐是契丹主耶律德光事誤也按
德光之滅晉也民被其毒遠近嗟怨漢劉智遠起太原
所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相州殺契丹守將閉城

拒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
悉驅以北行至滦城得疾卒于殺胡林契丹破其腹去
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謂之帝羓焉疑即指此
此條門人沈倜所錄恐一時記之不審以致訛誤因讀
語錄遂書以識之

記螢火丸

螢火丸辟疾病疫氣百鬼虎狼蚖蛇蜂蠆諸毒及五兵
白刃盜賊凶害

雄黃　雌黃各二兩　螢火　鬼箭
蒺藜各一兩　鐵椎柄燒令焦黑　鍛竈中灰　羖羊角各一兩半
右物各如粉麵以鷄子黃并丹雄雞冠血丸如杏仁大三角
絳囊盛五丸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中居家懸戶上辟
諸盜賊邪毒

此方得之於張山人惜其死不曾一試然以余觀之傷
物命甚多一兩螢光須得數千百螢方可假使用之果
驗尤不欲為況不驗乎漫錄于此以為傷生之戒

記雀餳

宋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侍讀學士時都[illegible]
日若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illegible]
懌子弟啟諸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大非佳兆吾門其[illegible]

矣踰年鎬薨總有八喪廣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召此為
上瑞若人家有之矣亦雀餳之類耳

記禾絹

忠簡公為安成劉智原作紹堂記中有禾絹紫塵曰火之
句養吾劉先生云澹菴博貫奇闢用字若事類非耳目所
近猶記公與安成某氏作紹堂記中引禾絹平闕書之汔
然莫喻其所自後十所年因讀南史宋書方知禾絹如稱
六飛鑾輅此其所以為平闕也廣因讀養吾文集偶識茲
事

卷十九終

翰林侍講男穜暨穆穗編次

後裔 張書 經 宗侃 攸援 蘭

德順 兆麟 昇 文敷

紹安 宿 宰 宮 重梓

遠孫 壻 尹 學 清 對 閱

仝 弟 拜 恩 校 正

卷一

春日扈從幸北京

曉隨仙仗出時巡
聖主恩深四海春萬馬蔚雲開輦路六龍扶日度天津陽和布德初回暖別苑飛花不動塵惟羨楊雄能獻賦却慚載筆列詞臣

過滁州

參差樓堞見孤城烟樹空濛驛路平 聖主北巡經[illegible]
高皇前此駐霓旌澗邊幽草皆春色[illegible]首開花向日榮緩轡清流關上望[illegible]遥接 神京

夜發紅心驛

期門鼓角鳴乘騎月中行雲壑暝烟色風林亂葉聲辭[illegible]千里遠報 國一身輕且喜驅馳慣應知侍從榮

陪祀皇陵

聖主春巡日 皇陵曉祀時千官陪玉輦萬騎擁龍旗嚴肅陳明薦煮蒿重孝思成周深德澤瓜瓞此攸基

過鳳陽

高皇發跡自濠梁萬古中都建鳳陽山勢西來臨海盡河流東合接天長九霄日月旋丹殿五色雲霞衛
帝鄉 聖主北巡因駐蹕靈泉石室重輝光

靈壁道中

荒原衰草入霏微茅屋人家處處稀杳杳長途迷去騎蕭蕭細雨濕征衣身依仙仗隨 龍馭目送飛雲上
帝畿自是 宸游敷德澤陽春花柳正芳菲

過隋堤

清晨騎馬度隋堤荒草微茫望欲迷往日繁華遺舊跡當年歌舞竟黃泥猶疑殘錦成花發無復垂楊聽鳥啼已有人家來上住麥苗新長綠萋萋

到宿州入城見徐氏姊

離京喜到宿州城旅寓相看骨月情一夜[illegible]不[illegible]百年為客念平生愁心寂寞空齋冷別思[illegible]月明莫恠臨岐俱忍淚他鄉沽酒易成傾

出宿州

馬上看山出宿州暖雲晴日路悠々盡符離是夾溝

過徐州

形勝由來古九州經過此地思悠々九嶷山近環寒翠百步洪深湧急流乘輿有情尋白鶴登高無處賦黃樓明朝擬訪英雄迹扈從　鑾輿不敢留

沛縣道中

風雲還覩舊山河赤帝興劉用策多父老猶能談往事登因主進識蕭何

過滕縣

寂寞孤城接草萊馬前黃霧起塵埃幾家茅屋依林住一樹梅花近路開謬忝詞臣班玉署遠隨　仙蹕上金臺和風麗日行時令

聖主恩波遍九垓

過鄒縣

往日欲觀鄒魯地而今鞍馬歷修程已從嵬嶧山前過還在龜蒙境上行闕里古祠瞻亞聖禮儀綿蕝憶諸生壯遊喜遂龍門志况是時巡扈蹕榮

過濟寧

琴臺辭鄒嶧覽旌度濟寧花迎人意發草薦馬蹄青水落

孟諸澤雲迷甲父亭平生慕奇賞安得歎飄零

至汶上暮　召至便殿賜坐

上論治道夜分乃罷

聖主從容論治道承宣催　召到行宮夜深賜坐令前席道合推心邁古風自愧謭才非稷卨幸逢盛世在羲農明朝號令宵踰肅語罷歸來漏正中

三月朔早發東平

上望祭泰山

泰山遙隔五雲邊青嶂岧嶤遠接天

聖主齊明嚴祀事侍臣陪從肅精虔虞廷望秩修常典漢武登封禮上玄自是時巡宣雨露只期四海盡豐年

銅城驛

路傍細柳綠參差芳草霏微去馬遲父老焚香迎

御輦遙瞻霄漢望龍旗

茌平

古城蕭索接榆林滿路飛沙蔽夕陰好是詞臣兼扈從壯遊已稱昔年心

過高唐州

壯遊當盛代　扈蹕過高唐野曠多榆柳城卑半堵墻避塵官道外飲馬古河傍又聽南歸雁聯翩向北翔

發恩縣

强半春光翠柳枝清氷猶自上吟髭北來已諗寒都減還
似江南臘月時

德州随　駕觀獵

聖皇廵幸來北京六龍馭　駕中天行和風駘蕩清蹕路武
雲冉冉懸霓旌古城茫茫烟漠漠牛牧野田未東作雉肥
猷腯可充庖小獵平原共行樂希貢列圍分兩行金戈燿
日銀甲光雕弓彎月響鳴鏑一發已殪雙白狼羽林猛士
材官手舍矢争言多中鷹蒼鷹低拂草頭飛狐兎翻來馬
前走紫髯胡兒飼玄豹攫拏捷疾好牙爪錦裀馱得不動

塵過眼應空東郭鏡吾
皇仁聖有深澤解祝遠總成湯迹大開三面非掩群聊向此
中觀騎射歸來帳殿日欲曛頒令賜酒恩波均從臣擬獻
長楊賦却乏雄才似子雲

過景州

孤塔亭亭對夕曛荒原去鴈不堪聞百家市井空無水一
片風沙遠接雲故壘高低其半廢古河湮没路中分
鑾輿廵幸當春日令肅行營按六軍

阜城即事

一夜狂風響怒濤飛沙如雪上征袍帳中聽角渾無寐卧
看轅門月色高

過滹沱河

輕塵不動暖風和一片旌旗水上多已喜北京看漸近滹
雲無雨度滹沱

同金諭德遊河間城

古城寂寞皆臨水舊郡猶存漢國名文廟有碑基半在瀛
臺無路草偏生道傍問俗經行樂馬上吟詩感慨情獨有
金君同逸興肯尋故壘訪毛精

過任邱

茅簷古樹雨三家滿地輕紅落杏花不是惜春憐物色只

因鄉路避風沙

過雄縣

孤城春色裏烟樹綠參差前代此為險今來始見之山川
連薊北鴻鴈到天涯忽聽江南曲行人歌竹枝

過白溝河

十載艱難此用兵敗戈折戟想縱横猶餘戰骨埋荒草已
有新桑長舊營山色遥連褒國迥河流遠落薊門清輿圖
一統歸　真主廵狩于今屬盛平

過涿州

涿鹿古名郡城堞列參差山連獨鳴澤水落督亢陂下馬

彝古跡近郊多故碑欲為征北拜不見侍中祠

度盧溝橋 作於金大定二十九年六月是年世宗殁章宗即位成於明昌三年三月

危橋高架度渾河清曉從　鑾萬騎過飛蓋已凌雲影近
行人偏聽水聲多銀潢不用傳成鵲金環猶能念涉波聞
道盧師曾泛此至今棲迹在平坡

卷二

永樂癸巳再扈從北京首出都城

聖皇巡狩出江東翰苑詞臣載筆從滿路菲花迎過輦九霄
晴日馭飛龍旌旗遥映川原靜雨露深含草木濃共荷太
平無以報只期四海盡年豐

登清流關望琅邪峯

策馬上故關回望琅邪峯[illegible][illegible]千仞白雲連數重蔚
見林壑蒼翠入空濛徘徊[illegible][illegible]浩歌懷醉翁清風遐難
攀賢達杳莫逢欲訪豐樂亭[illegible]心窮遺蹤漱齒釀泉流枕
石蔭喬松茲興不可得幽抱[illegible]忡々去々下長坂哀々隨

飛龍

發紅心驛過鹿塘嶺望鳳[illegible]

過盡長亭過短亭垂楊飛絮草青々數叢粉蝶穿花見幾
樹黃鸝駐馬聽冉々雲霞環
帝里陰々松柏近　皇陵自慚淺薄隨仙蹕淮水淮山又重
經

馬上

南地春光先北地時巡日從六龍行東風次第開桃李一
路看花到北京

度淮

五年三度過淮流十里平橋駕造舟山勢北連渦口堰水聲東下邵陽洲烟花瀁蕩迎鑾輅雲樹蒼茫隱郡樓誰羨枚皐偏寵渥也因載筆扈宸游

固鎮遇雨

大雨漲平陸春泥没行路疲馬怯修程望々不能去畏滑踐短草野水時屢度征裘已沾濕漸漬及襦袴所念在僕夫據鞍數回顧蹇予騎驅策嗟彼方棘步烟火睇遠村微茫隔雲樹綠疇散耕犢新桑鳴早扈但欣農事足豈復歎塗污發生本天意膏澤順時序豐年歌匪且吾願靡遑負

過隋堤

長堤邐千里迢遞接楊州遥想瓊花發空聞煬帝遊宫羅裝綺樹錦纜拽龍舟過此頻惆悵萋々芳草愁

宿州見徐氏姊

一見一回別一別一傷悲依々骨肉情戀々庭闈思同氣五六人契濶成乖離伯兄客幽薊長姊歐江涯仲姊居故鄉已說鬢如絲季姊戍山海死生殊未知姊隨官宿州我官在京師於寓偶相會惻然淚先垂喜我衆扈從念我恒驅馳酌酒慰羈懷勸我以盈巵剪燭到夜闌離倦已忘疲欵々意難盡拂曙復言辭問我幾時還約我重見期再拜出門去行道意遲々

雨中過徐州

孤城黯々埋煙雨四望悽然一懷古馬嘶驚度古戰傷共說彭城是西楚劉爭項蹙竟成空往事荒凉在眼中水聲日夜還如昔汴泗交流百步洪

利國監逢沛縣教諭劉鐔

天營下馬喜相逢客路鄉情覺轉濃問事立談難得盡匆時分手且從容

滕縣隨獵觀犬噬虎

隨獵入深山山深多乳虎虎見人來却負嵎人一向之㘞而怒群犬聞虎聲競趨至虎傍下口亂咋虎莫當犬視噬

虎如噬羊須臾犬散虎即死虎本啗犬犬乃爾駁食虎豹貍伏師子吁嗟猛悍不可恃失水鱣鯨制螻蟻昔聞泰山麓有虎相馳逐尼父駐遊車下問婦人哭嗚呼安得此犬在當時盡驅猛虎食其肉更啗貪殘甚苛酷

鄒嶧山

馬上看鄒嶧嶙峋幾千丈鳿濛壘嵌巖屹為鄒魯望連山亘海遥秀色出雲上中原泬空濶東南限平曠三峯露奇崛千里見雄壯秦碑有遺刻孤桐絕餘響我時欲登覽乘風訪前賞吊古豁遠懷決眥窮詠蕩去々不可留回眄重惆悵

謁亞聖公廟就拜孟母祠

春樹綠參差川原麗日遲肅瞻亞聖廟仰拜断機祠泮水三遷教明王百世師千年有遺跡拂蘚讀殘碑

濟寧道中

驛程修且長周道坦如砥近郊阡帶畛連郭樹如薺浮山接碣磝鉅野匯瀰瀰鳲鳩鳴新桑行帝方苞體感時念前邁迢迢望千里旬穀擊清塵烏章映寒水緬懷王伯宗更憶仲公理斯人不可見芳躅永清濟

汶上遇東平太守楊季琛

前年相見頭仍黑今年相見髭鬢白人生年少能幾時可

惜朱顏易得衰君為太守當劇郡已有清名傳古郓自是忠襄之子孫時人不識何須問汶水城南忽遇君落花飛絮晴紛紛未把羈懷論契闊且呼斗酒慰殷勤日斜上馬别我去為道明朝候城墅馬蹄已遠望不見官驛塵沙隔春樹春樹離離翠接天相思一夜共嬋娟東平王墓青山下準擬經過弔昔賢

發東平

曉随萬乘發東平飛騎翩翩過古城滿路流鶯春欲暮近郊芳草雨初晴看碑猶識隋朝寺遶墓重經漢代塋惟見彩雲低翠巘也因來往候 龍旌

過東阿

扈蹕蒙
聖主思看山看水勝桃源行尋别徑風沙少坐愛喬林樹草繁幾處人家村帶郭千峰烟景縣當門經過亦有關心事誰向空城弔舊魂

銅城

計程强半過今日至銅城草樹看新發風沙憶舊行綵雲迎輦路紅日麗 天營已覺征裘重將更白鬢輕

茌平

青林遶接縣城幽三從鑾輿此地遊春草微茫連北望暮

雲迢遞向南愁布衣何處尋張鎬魯酒無緣酹馬周往日名賢俱寂寞只今懷古思悠悠

高塘城

高塘城城邊榆柳何青青往時檣翳人不耕只今墾闢經界成往時一州僅數里只今烟火連雲起東屯咫尺接西屯芽麥陰陰桑柘冀我時扈從來此狩載筆忝在詞臣後觀風問俗非吾事閑愛村村看花柳道傍少婦賣粉餈樹下老翁沽甕酒幸逢四海太平年鷄犬不驚人晏眠齊地健兒更莫懶驅犢乘春好種田

採桑女

青裙陌上女遲々行採桑徘徊桑樹間攀條折遠揚東風
夜來寒露忽凝霜新葉已凋瘁采々不盈筐苦憂桑葉
乏後恐蚕事忙鳲鳩待食甚鳴鶡亦翱翔天時有乖違發
生成殺傷豈望充私篋頤足公子裳造物秉至仁滋息回
春陽繁柯蔭濃綠我績載玄黄女心勿孔悲天監誠昭彰
努力慎厥職良以戒怠荒西隣有艷婦蛾眉理紅粧不事
紅女勤反以矜年芳日立歡鞦韆下羅衣滿笥箱

過高唐州與幼孜入榆林中避風沙漸行入夏津縣古
河屯遇一田家邀予二人飲意甚勤厚幼孜飲少僕為
飲數杯上馬而去

策馬度榆林行次古河曲河堤隱若城河流已不復下馬
飲古河邊人問鄉俗田家有好懷邀我坐茅屋為言家登
萊分丁屯茲陸居此成聚落歲久遂生育公家幸少事衣
食恒自足所欣遠官至閑甕酒初熟呼婦洗尊罍旋篘春
分醁馨香忽出户浮蟻泛精麴雖無殽羞味羅案具蔬蔌
野人性真率酬勸情轉篤殷勤慰飢渴餘以及童僕一見
意氣豁豈能更拘束質朴存古風不知禮繁縟興闌出門
巷老少磐蹌踽相送河上村徘徊佇延目

早發恩縣

晓起星月輝車聲雜人語茅屋燈火明家々趂行旅深林
暗烟霧遠戍寂鍾鼓飛鳥驚栖巢冥鴻度寒渚去程尚迢
迢千里獨延佇旭日麗滄已彩霞光拂曙計傳及舍餘下
馬整容輿

過德州慨然有懷

平原喉襟郡城堞亦何雄地控齊魯閣路當幽薊衝古河
忘舊名故壘有遺蹤我頻邑 仙蹕來往經山東到此懷
宿昔望遠臺已空談諧失方朔聰明無管公高翔許不傳
稱衡賦徒工若人俱寂寞蔓草起凄風偉哉顏大師矯々
人中龍智明炳機先芽蘖防奸究豺虎方哮噬予以折其
鋒霜霽森百卉挺然見孤松高名懸日月壯節凌蒼穹悠

悠英烈氣尚見成長虹

德州遇鄉人

下馬南關一問津河邊喜遇故鄉人便留買酒船頭飲客
裏鄉情轉覺親

別平原將至景州有作

朝辭平原甸午望弓高城曠野垂天闊古道如砥平微雨
夜來過振轂游坌清新屯居相帶宛若郭中行篤騎隨
鸞輅六龍駕霓旌飛鳥避輦路慶雲覆 天營軍容固嚴
肅扈從多寵榮我愧非枚馬詞賦乏頌聲所經求古蹟兼
得詢物情故壘見龍額舊河逢鑽鳴風俗尚質朴强暴無

侵凌更聞州守賢安靖能不擾草萊悉墾闢民獲力田畊
渟源後遂初千載仰
聖明

景州逢劉仲戩

一官遥謫景州屯旋築茅廬郭外村行客經過勞慰藉寒
驢載得酒盈樽
暫蘇荆棘種桑麻樂土經營即是家君看陶朱緣底富多
因客裏作生涯

發阜城道間寫懷

曉隨萬騎發　天營日炫霜花劍戟明龍領城邊春欲盡

胡盧河上雨初晴圖經已出齊封候沿革今仍漢縣名劉
晝閉門坐不逢可憐白首作書生

過滹沱河

載筆扈　萬乘三度滹沱河春風如舊日暖水浮新波張
幟揚飛隼伐鼓喧鳴鼉氣櫂貔虎士光炫金銀戈前茅閑
道路大車鈴鸞和野塘芳草合塗潦積漲多濟權執王霸
轉溜疇庸何報
主之長策奚德亡頌歌聲將理歸旅稱馬重經過

獻縣逢故人

獻王城邑古時州此日逢君憶舊游蕭笋功臣壞鳶屬鷄程

魚蔪繪可充羞山連恒岳侵霄出水落滹沱到海流北地
從來多慷慨明朝相別思悠悠

過河間東一二同志

城門寂寂水邊開四顧荒涼盡草萊劉輔上書室不見琴
高乘鯉竟長回昔年駐馬曾經覽此日從龍却又來便欲
與君重吊古高陽臺上望瀛臺

經過謁城將至任邱

謁城有遺址過此是任邱紅杏開初落青林憶舊游莫亭
連夕霽滋水帶春流來往頻為客風沙滿故裘

過莫州

西登廣邱臺北望莫州郭曠野入莽蒼古城亘蕭索城隅
駐我馬欲往仍復却千載與遠懷逝者何揮霍已無長桑
君安得遇扁鵲故宅有遺址祠廟日半落嗟予有深癖疇
能為爪幕渴思上池水飲以懷中藥視見垣一方悉以祛
疢瘼兹意諒不愜呼酒聊復酌去矣難滯留高情寄寥廓

過雄縣

長堤數十里遥接尾櫊閣流水繞城去歸鴉向堞還過河
驚白鷺下馬見青山千載英雄迹蒼茫落照間

獵後蒙　恩賜鹿

萬馬翩翩看合圍旌旗閃閃近雲飛侍臣賜得中庖鹿正

是吾 皇祝網歸

度白溝河

白溝河邊沙浩蕩傳是去年山水漲決堤潰堰走平原高者成窪卑者填河邊人家盡茅屋漂沒多因近來築漫說麻姑見海塵目閱桑田變深谷我時扈蹕重經過馬蹄上下隨坡陀麥苗青々黍將種今年旱澇知如何吁嗟岷江猶可導小流壅閼能為暴但願司空尋禹蹟疏濬九河循故道九河下流滄海清河邊處々人樂畊年々種穀秋有成歲々歡娛樂太平

新城縣

南接雄州北涿州紫泉出郭向東流來時記得歸時路一半春光一半秋

過樓桑經先主廟

先主帝室胄生胡丁季時中原遭板蕩豺虎羅交逵經營圖漢業中興力支持志期芟僭偽豈復論艱危蛟龍失雲雨顛倒在污池天運嗟不久炎精屬已衰君臣雖契合事機竟參差三分成鼎峙一統乃瓜披正閏自有定所係則于茲彼哉鬼蜮操苞蘖滋奸欺公議誅漢賊難掩直筆辭我々銅雀臺夷沒為人嗤清歌委蔓草冷風惟臭遺我來巵 萬乘重拜樓桑祠雲霞護寢廟香靄依靈櫬陟降儼

猶在於纓晰龍旗豈必云巴蜀神明無不之悠々千古下永係人心思

過涿州訪軒轅邱偶然作

天上軒轅自有星彗作蚩尤旗亦名軒轅豈是黃帝靈蚩尤焉得為妖精憶昔黃帝擒蚩尤大戰涿鹿徵諸侯豕磔貐獅無停留殴民之害除民憂黃帝端拱垂冕旒風后力牧相以猷衣裳而治百物修弦弧剡矢作車舟書契律歷癸隱幽萬世永賴緊鴻休吁嗟三皇自神聖繼天立極民立命日月同明天地並崆峒之說誠荫帳往事荒唐奚足問鄭聲亂雅何由正鼎胡飛龍若可乘會見海竭荊山平

良鄉遇家僮來候

三載重遊從 翠華經過此[illegible]足風沙山僮寄寓來相候强道明朝是到家

到北京

三更已渡桑乾水曙色熹微到北京雙闕雲霞浮瑞氣萬家烟柳映春晴香風徐引 鑾輿度仙樂遙聞鳳管聲載筆詞臣今又到秪將詞賦頌昇平

卷三

春日扈從北征初發北京

胡虜潛干紀邊烽徹塞城君王奉天討車駕出　神京萬騎飛塵暗千山積雪明指麾憑上將號令肅行營日落旌旗動風高鼓角鳴轅門無夜警驛路喜春晴壯氣凌遥漠蒼旻貫至誠報恩在弓劍却悔作書生

過居庸關

連營亘山谷駐蹕龍虎臺車馬候晨發關門徹夜開旭日照龍旂長轂轟如雷扈從侍　萬乘優荷　重瞳回疊磴

歷崎嶇飛巘墮崖嵬前行人轉塞後騎迭相催仰視雙闕高下見孤雲來千崖互出沒　湍抱喧陘陰壑雪未消絕澗水飲積壯遊志萬里撫景何雄哉擊劍出遠戍長歎矜崇限明當縛胡雛歸旆凌浮埃

過懷來

一片孤城雉堞齊亂山積雪影高低飛塵不斷征車過芳草無窮戰馬嘶大旆滿川營向北小橋流水日亭西經過此地隨丹輦已有　天書降紫泥

雞鳴山桑乾水經其下

石壁千尋上河流一峽通路危巘欲墮地濕雪初融扈蹕來關外看山勝畫中壽勞　天語問論古典無窮

過宣府

烽戍依青嶂雲山入壯觀川明殘雪在野迥北風寒玉帳行春曉金鉦響夜闌燕然碑不沒乘興也須看

營中晚望

瞑煙起山麓遠岫入微茫野燒連營闊陰雲接塞長悲笳吹上月畫戟炫飛霜廟筭空驕虜應看獮犬羊

途中逢清明

朝來馬上值清明風景蕭蕭向遠征邊氣未回春草色河流猶帶臘澌聲十年夢繞江南路萬里身經塞北城把酒看花懷舊賞亂山高下正含情

過宣平

積雪緣沙白平山返照紅嶺雲連塞北川路接雲中行役敵所愾從戎擬建功羯胡須膽落方識後車雄

度德勝關

重關壯天塹石壁與雲齊危磴回車輻層冰裂馬蹄淒風寒刮骨陰雪踐成泥已覺孤裘薄黃塵路轉迷

過野狐嶺

山迴阪路長川合冰成梁北風吹沙大如指擊面敲鞍不墮地馬毛如蝟行不前黃塵飛霧暗塞天古原蕭索惟荒

草空山過盡無人烟陰岩積雪石火令隨　駕還登野狐
嶺遠峰遥落馬蹄邊前麾才到摩雲頂閑門阨塞僅容車
謾道秦關已不如此處由來天設險千秋萬歲壯
皇圖

輿和偶作

疾風偃苑草飛沙暗胡天孤城臨古戲落日下窮邊氣寒
弓角勁霜拂劍光鮮

皇威震萬里虜運無百年秉鉞行弔伐去兇拯顛連旋頭忽
摧滅太白正高懸坐見大漠靜佇縛小醜還武庫戢戈戶
烽戍絕狼煙閑門夜不閉將士長晏眠

輿和得老母家書

北出輿和道關山萬里餘忽逢南國使寄得老親書跪[illegible]
依行帳臨絨想倚閭無窮遊子念歸計問何如

直行帳蒙　恩賜食黄羊

聖恩日優渥侍從念儒臣賜食黄羊羙無嘗綠蟻醇上軍嚴
虎旅禁衛列鈎陳夜久依帷帳更休轉北辰

出塞寄玉堂諸友

扈蹕從戎事武勛虎頭誰識漢將軍曾聞車騎空沙漠又
逐嫖姚度塞雲馬上抽毫時草檄帳前對月夜論文故人
若問封侯事直斬樓蘭報

聖君

輿和駐兵

落日照邊城城邊駐大兵陰風騰殺氣飛鳥避連營驃騎
今無敵膺揚舊有名成功在萬里破虜重橫行

塞垣即事

三月邊頭未見春茫茫衰草正迷人數聲塞鴈遥銜雪一
片沙場暗起塵帳毁頻煩　天語問轅門又見月華新自
慚報　國渾無補不憚驅馳萬里身

營門暮立

極目望無窮天垂四面空暮煙漫地白野燒上雲紅用武

經營際平胡指畫中兵行在席卷計日可成功

過鳳凰山

仙蹕移清曉鳴車出漢關陣分貔虎士旗拂鳳凰山雲氣
晴猶濕笳聲晝自閒南風掃沙漠待侍　六龍還

侍從閱武鳴鑾戍

四海自混一小醜乃不庭
聖皇肅遠討車馬戒嚴征羽旆春出塞連岡駐　天營士卒
在精練號令貴簡明陳師誓牧野整旅篤周虔煌煌揚幟
文淵淵伐鼓聲步騎相錯綜部伍互縱橫變合入神妙驟
騰若流星堂堂山岳堅赫赫雷霆訇破虜見揮霍窮奇靜

赳赳桓桓六將軍疇勛誰衛青天子方倚注勛哉圖令名歸來麒麟閣畫史有晶熒

侍從登凌霄峰望大漠

宸遊曠遐矚四駕登崇巒雲連大漠迥風吹荒草寒大影無端倪四顧浩漫漫坡陀亘緜邈隱若瀚海瀾未涉道里遠焉知霄壤寬幸此逢仙蹕登陟令縱觀高懷凌紫塞壯氣橫烏桓絃行殄兇醜一使叉側安載筆紀功德萬世垂不刊

駐營值雪喜暖

隨征萬里向交河歲月頻於馬上過南望漸離鄉國遠北

來偏遇雪霜多沙場風急回蒼隼塞草春寒吼紫駝已喜陽和銷虜氣邊頭從此息干戈

馬上作

儒冠暫脫事兜鍪萬里關山是壯遊意氣已橫鵝鸛陣風沙渾上鷫鷞裘文章不用誇班史勛業還須讓霍侯早晚黃塵淸塞北會看飲馬月支頭

關山月

關山月影團圞初升紫塞外忽上青雲端素娥照鏡淸光潔流輝下映陰山雪何人見月傷別離我獨見月如家時家中見月趁朝早此日從征看更好朝朝暮暮侍

龍顏遙隨明月度關山胡塵埽盡胡天闊萬里關山看月還

駐兵凌霄峰

沙場一去靜妖氛笳鼓聲恬語不聞暖氣欲消深塞雪晴光猶礙遠空雲雅歌惟重祭征虜方略何如霍冠軍指日武成歸受脤華山牧馬自成羣

塞外寄胡祭酒兼柬玉堂諸公

為報南州胡祭酒別來相憶思紛紛鴛鴦濼裏無青草濼鳫沙邊少白雲春夢幾回和月到舊情千里寄詩聞想應退食多清暇日與諸公細論文

塞外早行

早行馬上吟詩倦遙對西山落月斜霜氣欲微烟外火人聲渾雜路傍車但平北虜成功業肯與東風競歲華莫道書生無長策試看談笑掃胡沙

早行同金諭德迷道入山中

從征來塞外與子惑多岐空谷影偏寂寒風殺正悲心懸馳虎旅目極望龍旗忽聽[illegible]北去遲

與楊庶子金諭德塞外升五雲關歸大營日暮迷道入山間遂相失僕同金侍郎奔馳一宵倦宿草間黎明與二友遇午至錦水磧大營

曉行看月落暮行看月生月出雲掩翳山深路欹傾度岡

後下竪攀緣入岭嶝矯首五雲閑極目盻　天營去去亦
何嶮石壁高崢嶸下有千仞崖側足重嶺塀策馬履巉巖危
石墮砯砰野燒騰燄燄疾風吼悲聲中途失儔侶形影尤
孤嫭徬徨不能去𧺆趄復前征邂逅少秋官繾綣發衷誠
藹然篤友道意氣和且平相呼復相逐殷勤見主俘逶迤
轉盤麓迢遞得平陵烟草遠微茫豺狼正縱橫寸心戀行
在耿耿惟憂嬰遲遲度曠幕悅悅踰殘更力倦鮮羸騎藉
茓聊枕肱目交神魂眩惻惻寐不成塞鳫背人飛穴鼯近
我鳴旅況自蕭條聞此心蜩趙蒼黃四顧靜留奕東方明
忽與同袍遇砉然脫煩縈並轡趨幽谷回望東南行飢渴

色慘澹雨雪更飄零褰裼濕滲肌寒氣入凌兢對此發長
吁誰能慰羇情路逢孫驃騎部領左掖兵導我還前去緩
我中怦怦遲過錦水磧九仞覲　鑾旌玉帳拜
天子撫問深見矜愁懷頓祛遣陽和釋曾氷微勞焉足卹所
志掃攙搶由來賢達士辛苦樹功名

駐師環瓊圍

日出見山低日入望山高四山宛如環層沓湧秋濤天兵
駐連營雲霞護鈚旄春陽被野草暖氣回征袍司馬用九
伐　廟略全六韜師行貴神速令肅無讙囂勇士一敵百
太山壓秋毫上軍先伐謀小醜焉能逃漢將伊吾捷羣兵
梟蘭臯何如仁義師一舉靜腥臊

過壓虜川

征騎遥過壓虜川黃塵白草遠連天莫言邊塞多風雪且
喜沙場足水泉皂纛正臨玄武上彩雲長繞翠華前出車
今見歌行役六月應看又勞還

次金剛阜

日落風蕭蕭胡天遠寂寥虜塵須靜埽邊祲已全消縱獵
還馳豹彎弧慣墮鵰將軍倍勇氣目數霍嫖姚

大風帳中作

連日狂風聲呼號飛沙擊面如刺刀胡天昏黑晝漠[illegible]胡

兒嗔走騰堪落凌空殺氣何紛紜大旆高牙駐六軍陣橫
紫塞山邊雨勢捲黃沙磧裏雲鐵騎嘶鳴銀甲炫漢兵賈
勇奮欲戰
天威震蕩胡無人旄頭夜落如飛霰

早行度小井泉

蓐食星月曉秣馬風霜寒長驅度塞外遠眺凌雲端短褐
戴行囊乾糇繫征鞍功名在萬里辛苦不辭難

過沙磧

策馬度沙磧沙深沒馬蹄小穴隱沙鼠短草飛沙雞黃沙
漠漠迷行路四望蒼茫不知處惟有胡兒識水泉往來遡

裏度長年弯弓逐獵本胡俗渴飲馬湩飢食肉禦寒只是
重皮裘馳駃何曾愛綺縠胡人恃此以為强破胡之策用

胡長縱使沙場一萬里馬蹄到處胡人死

立夏前二日風霜甚寒水皆結氷帳下偶成

虜運衰微已有徵眼空沙漠氣憑陵談兵晝静雲横陣草
檄霜寒硯作氷不道平胡無策獻已看破敵有機乘夜深
長得參帷幄仰見中天轉玉繩

次大甘泉

承恩在禁䕶鑾扈從度関山日月隨　仙蹕風霜變旅顏飛
塵雙日眯彪髩一𦬊斑破虜宣　丹詔高秋奏凱還

至清水源

絶塞風塵迴沙陀去路長雪明鹽海白日淡塞雲黄入夏
方春早凌晨尚肅霜征裘看已敝髭髮亦成蒼

感興

大鈞播二氣我獨握其清遨遊天地間𦁤落無所嬰睥睨
萬物表幽顯洞其情高卑殊貴賤巨微同衰榮小草競秀
色叢蘭揚芳馨春陽發華滋秋霜萎以零大椿與蟪蛄時
至枯朽并四季不云朒千載豈為羸寸長尺有短執壽等
籛鏗愚者好自欺達士矜令名所以獨逍遥行歌聘八紘
無心厭機巧有酒率然傾遇事隨應酬往來無將迎瑣〻

奚足論且以崇高明

長城曲

長城莽蒼天北隅秦人築此遠備胡秦人一去胡來牧城
邊春草年年緑禦胡無策徒尓為亡秦者胡高弁斯可怜
長城猶突兀誰知下有秦人骨陰燐飛走夜不滅可憐還
是秦人血秦人不用悲辛苦長城歲〻磨風雨當時若去
桃花源至今不筮長城土往事蕭條莫歎嗟單于已死空
黄沙漢家舊道無人跡冷落寒雲野草花

馬上口號

山川行欲盡又復有山川大漠沙如雪長途日似年迷雲

鴈影斷度蹟馬蹄穿惟有丹心壯長依

御帳前

塞垣即事

塞垣逢首夏霜氣曉凝寒手足猶皴瘃風沙益瀰漫望塵
霎眼暗報　國寸心丹吟得詩盈帙閒時一展看

次屯雲谷望玉雪岡

行盡關山路沵迤北來沙漠飽風霜袖中兎穎時生彩腰
下龍泉自吐光鷙鳥摩空歸紫塞胡兒走馬躲黄伞連營
已駐屯雲谷明發遥過玉雪岡

發玉雪岡

曉行初日澹長路浩漫〻拂面霜華重凌風馬色寒塵沙
仍不濺饘粥強加餐未慰東山望低頭愧謝安

馬上望賽罕山傳聞此山人跡少至其頂至則有大風雷雨

三峯直上與雲齊烟霧空濛望欲迷絕頂常風留積雪陰
崖無路引丹梯孤高遙見胡天闊蒼翠平臨塞嶺低聞道
有靈長閟護毋教雷雨阻輪蹄

玄石坡見山桃花 二首

地底寒氷夏不融山頭經日起淒風窮邊四月如春半才
見閒花一兩叢

山桃何事不知寒偏向風霜發細丹蕭條獨自憐春色下
馬摘來手裏看

承 旨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勒于石并書
御製玄石坡銘及紀行刻石

山巔崖石聳嶙峋把筆書題若有神漫道仲將頭盡白却
慙揮洒墨盈貝

玄石坡乏水地忽出泉足飲人馬
勅賜名曰天錫泉

陰山乏水地凍厚枯腸得水如飲酒往時患癖忌冷飲此
日數杯方潤口我時得水猶不難旁人無水日未食沙場
掘井地斥鹵東邊水淡西邊苦苦水少汲淡水枯井邊爭

水人喧呼山君一夜效靈異忽遣流泉深出地六軍鼓舞
騰歡聲三邊胡虜馬足平山頭勒石紀奇跡萬古長留天
錫名

鳴鑾鎮早發

東方欲曙鼓鼙聲天外殘星數點明輦路風清塵不動馬
蹄常從 六龍行

營中早朝

日華初映袞龍裘雲罕高懸十二斿侍衛千官環彩仗嫖
姚萬騎擁青虯香飄帳殿爐烟上山繞天營
御氣浮不羨陳琳能草檄只歌大武頌成周

次歸化甸

營屯四山合塵起驚飆風虜寒塞溫異胡雲聚散同水泉
凹地底斗極過天中謬忝隨清蹕丹心貫白虹

征途遇大風

北風卷山地欲動滿磧奔沙如浪湧將軍鐵騎吹倒行猛
士雕弓不得控紛〻塵土撲征衣狐裘不暖寒侵肌髭上
清氷拂還凍滿川亂石隨風飛胡天氣候本殊異萬里塵
沙入荒漠蕭條古塞少人行但見黃雲日西暮我車轔〻
我馬鳴戈頭相[illegible]沙息天衢淨埽無
欃槍

次楊林戍

虜磧更踰陸行川復過山路長憐馬瘦天闊羨雲閒車轂轟霆震旌旗眩月殷胡雛貧深澤天討殄兇頑

至擒胡山廣承　旨往營外十五里山峰書石勒銘夜宿山中金諭德留直行營有詩見憶情見乎辭和韻酬之

與君邑　蹕踰沙塞馬上論文到隱微華髮數莖添鬢雪新詩滿卷晃珠璣毎同行帳看明月獨向空山伴落暉暫去相思猶繾綣不須遠别各依依

香泉戍

榆柳蕭條映白沙帳房高下似人家近泉野馬能知水向磧山桃自著花塵起南風隨去騎川明返照炫餘霞茫茫大漠行無盡何處天涯是海涯

早發廣武鎮陪　駕登靈顯翠秀峰

曉隨　仙蹕度中峰曠望陰山極萬重雲外登臨心廣莫馬前顧問語從容風鳴天籟和雙角日炫鸞旗引六龍從此烟塵清虜塞北窮瀚海盡　皇封

和金諭德

兼官同翰苑扈蹕向遐方誼重金蘭契賦裁雲錦章新詩頻慰藉舊學已蕪荒報國嗟無補應慚執戟郎

並轡隨丹輦吟成毎共談臂弓便武袂走馬媿儒衫淺薄渾無補驅馳本自甘鯤鵬九萬里斥鷃笑圖南

發高平陸望懷遠塞

一程未斷一程來漠漠黃沙去路催胡鴈數聲緣客聽野花幾處為誰開莫驚蓬鬢隨年改待斬天驕向日回却笑賈生何似業空將名姓勒莓苔

捷勝岡　山多雲母石勅令書雲母山捷勝岡六字刻于石

群山奔走接天長把筆書題捷勝岡雲母石開明晃日野桃花發冷經霜蕭條雛麓惟芳草淅瀝龍堆自夕陽共道胡雛難竄跡天戈一掃淨窮荒

清冷泊

獵獵風吹鬢蕭蕭塵滿衣野煙橫絶塞疎雨濕斜暉舉目山川異逢時氣候非班超早投筆壯志願無違

登雙秀峰望威虜鎮

雙峰高出衆山低細草茸茸長未齊莫雨欲來寒已至昏塵遙起望還迷胡雲似染參差色野鳥如歌宛轉啼扈從巡遊來遠塞石崖碑碣待鐫題

陪　駕登紫霞峰望玄雲谷

畫戟連青靄霓旌拂紫霞透迤望雲谷迢遞見天涯草没單于壘川迷破訥沙壯遊未覺遠四海正為家

發古梵場

去路行難盡迢迢尚肅正殘星深塞曉翠黛遠山晴感遇風雲會蹉跎歲月更故人應見憶數日計歸程

晚宿長淸塞

深谷何逶迤群山相鬱盤地凍水泉澁風多塞草寒夕陽忽西下北斗漸南看車馬驟長阪烟火綿崇巒空濛霧靄合錯落劍戟攢悲笳聲激烈壯士淚汎瀾平生懷耿介遠別無辛酸赤心事 明主浪跡叨從官志期滅匈奴無欲靖樓蘭一舉在兩得外攘則內安沙漠永蕭條戍烽消𤇺端碁圖鞏盤石萬古洗胡秆

發順安鎮望白雲山

塞垣一雨洗塵氛面面青山起白雲身在王維圖畫裏翠華旖旎從 明君

臚朐河 今名飲馬河

臚朐之河水如綫百折東流疾於箭河邊地曠芳草深從來此處多征戰漢家烟塵西北起漢將成功曾度此推兵夜走左賢王前騎先驅右谷蠡一朝館置呼韓邪郅支遠去誅旋加塞上防秋令行急匈奴遙望陰山泣只向河邊循故道遂收年年起水草

聖明天子御八荒四夷遠邇皆來王獨有胡兒負

恩德逆天之罪干天章天兵萬里從天下却向此中來飲馬胡塵一掃大漠平河邊草綠山空青

臚朐河逢端午

臚朐河上值端陽芳草萋萋塞日黃翰苑故人遙入夢楚江舊俗苦思鄉野花啼鳥離心遠濁酒新蒲引興長却憶紫宸朝退早宮衣賜出被 恩光

別馬歎

紫騮賜騎出天廐錦韉銀鞍絲絡首四蹄踏鐵露蘭筋細步都門不動塵浪傳赤驥書不得要使花驄空歎息時時剪拂向階除肯與駑駘共槽櫪幾回送我早朝天雪裏驕行不用鞭晚來綬轡度金水昂昂獨出凡馬前廻風轉鬣

生光彩傍人見者誰不愛當時若遇九方臯應知不在驊黃外一朝胡虜忽干紀

天子親征來萬里叨隨清蹕到瀘朐紫騮踏遍沙陀裏四蹄蹀躞從六龍常依天仗嘶長風誓將猛氣慴驕虜一心與我期成功北來水草非土性飲食失宜輒生病瘦骨稜層似堵墻鬅鬙慘澹垂頭領我壹躊躇憐此馬朝看暮看來帳下寧非衰足走征途忍使低頭棄中野故人勸我休烏邑破敵乘機有緩急且將此馬送還官飽食天閑勝羈縶我聞此語增歔欷健用其力羸棄之紫騮別我出門去風

沙漸瀝雲參差

度臚朐河 元泰定時名曰龍居河

天兵向晚度臚朐河水纔深數尺餘徑涉不須投馬箠虛名浪說是龍居三邊虜氣空蕭索五月寒風尚凛如無限野花開滿地爛熳鋪錦薦 鑾輿

廣與勉仁扈從逐虜西行幼孜承旨留大營馬上送別

子留依將幕我更向前征臨別一忍淚相對各吞聲丁寧慎起處懷款見深情語竟意難盡雨中為送行

次平虜塞懷幼孜

相別才三日相蹤若十年長途覺我瘦知已有君憐明月

千里共離心兩處懸遙知極吟望目斷五雲邊

追虜至斡難河 今賜名玄冥河

從征度深塞逐虜斡難河青山蔚葱蒨綠水生盤渦山回蒼松深水曲白楊多佳境有奇趣豈意得經過孰知荒漠中有此好岩阿鳥韻出林薄牛羊下重坡雲散遠峰際日澹清颸和平生躭逸興對茲愈幽遐舉首四顧問擊節一高歌虜跡已蕭條萬里空塵沙歸流遠朝宗連岫自嵯峨息馬茂樹陰濯足東逝波俛仰思千古忼慨夫如何

紀夢

余於翠雲谷營中偃息夢入一僧寺緣階修竹千竿蒼翠可愛予獨吟其下意甚適成詩二句云卷簾看遠岫倚竹度清風及覺則在塞外荒寂之中此夢殊非想而有也因憶此二句足成一詩

寂寥荒塞外夢入梵王宮花徑鳥聲靜禪房僧影空捲簾看遠岫倚竹度清風對此興頗適悠然孰與同

輕行逐虜以柳枝數條作窩鋪用氈衫覆其上夜卧其中聊蔽風露宛如一小舟强名曰蓬窩

旋結蓬窩似小船翠茵藉草覆青氈不教風雨驚殘夢長見星河對倦眠大幕無雲山疊浪碧空如水月涵天滄浪鼓枻歌聲遠思繞吳航越艇邊

自玄冥河回次殺胡城喜見幼孜

睽離常入夢相見復清歡共訴別情苦休歌行路難馬蹄穿遠道狐裼敝征鞍且喜平驕虜窮荒走可汗

征途值雨

長途連日衝風雨濕地通宵睡不成愁對空山仍悵望倦騎羸馬尚遙征炊烟低聚凝雲色河水交流遶樹聲征戰由來勛業事也圖青史為垂名

回度飲馬河

輕兵逐窮虜歸馬度河流橫槊賦詩處揚鞭得意秋暮雲深古塞宿雨洗荒邱忽見有疲役翻然動客愁

經舊戰場

古塞臨河水遶峰帶夕曛雨浯埋箭鏃沙蒿卧戈䃥戰骨纓青草歸魂條白雲漢廷憐衛霍誰惜李將軍

復度臚朐河

五月逐驕虜四度臚朐河濃雲深欲雨流水急增波解衣騎散馬跣足踏青莎歷涉從今慣驅馳將奈何

玄冥池舊名濶濼海子

瀦流成大澤浩蕩迴無涯疊浪排銀雪倚空倒盆池飛遊鳧鴈逸荏苒柳蒲滋予匪乘槎者觀瀾有所思

塞外對月

離京五見月華圓関塞蕭條易惆然目斷飛雲思故土身隨北斗望南天已平胡虜回車騎久歷風塵忘簡編行盡沙場千萬里歸來誰信馬蹄穿

玉帶河

河邊楊柳年年綠岸上雲山面面青胡虜已空麋鹿下水聲嗚咽少人聽

雄武鎮

塞草迷人眼山風蕩客衣路遥征馬疾沙遠落鴻微古道留車轍雄師振武威胡天轉蕭索慘澹暮雲飛

青楊戍

向兔度河水臨流駐六軍煙籠蒼峽樹雨漲黑山雲巖警時傳報清笳夜不聞抱鞍候晨發豈敢畏辛勤

蒼松峽

絕塞少人跡沙陀草樹深岡巒如見画松栢自為林空谷生煞籟流雲下夕陰據鞍思敵愾敲鐙一長吟

過黑松林

遠岫晴雲斂夕陰晚來還度黑松林飛鴻向日胡天迴征馬嘶風塞草深鬱栗一聲堪下淚燕支萬里最關心彎弧早殄天狼滅聖主神功照古今

逐胡寇至靜虜鎮大戰敗之

窮荒倍道逐驕虜壯士奮兵騁虓虎陣前殺氣高入雲夜半妖星墮如雨塞上橫行五月餘草呈蕭條邊月孤霜華拂劒弓角勁只欲斬殄諸胡奴胡兒無知來格鬭出沒山間若飄馳猛將材官一敵百徑斬胡胸斬胡首紛紛白羽急流星馬蹄亂蹀胡血腥群胡奔哭泪交落漢兵大呼天山傾轤車棄野紫駝逸牛羊散漫豺狼鳴白日沉光雲似墨燕支慘澹無顏色票姚轉戰不肯休飛旆窮追勦殘賊天子勅將士予匪黷干戈所以伐有罪罪弗及于他但使匈奴怛威武不欲禽獮皆虞羅拊循降附釋俘縛頓令寒谷

回春和沙場自此少征戰邊將高眠安驚燃冠軍車騎浪
成名　九重廟筭先餘衍漢家禦虜無中策選練年年為
防敵五原秋高綠草腓胡騎猖狂恣充斥漢武出巡空待
邊單于依舊遁漠然只今大幕淨如洗
天子神功高萬年

營中夜直同金諭德

曉聯征騎先元戎夜直　天營處處同火影遠搖山色裏
角聲孤起月明中鄉心迢遞瞻南斗胡鴈淒涼喚北風共
喜　皇威清絕漠蕭條萬里虜塵空

過長秀川

兩山迢遞白雲屯一水西流百折渾舊路草深迷轍跡平
沙雨漲失蹄痕吹人晝日陰風冷破虜連朝殺氣昏馬革
裹屍終不厭誓將丹悃報　君恩

過蔚藍山

群山如龍走復蟠或如列戟森相攢濕雲黯慘半川暝陰
雨霏微六月寒壯志由來懷耿介長途何得有悲歎破虜
慙無一絲補徒勞報　國寸心丹

次紫雲谷

龍旂駐深谷落日下青坂僮僕暮不來糲粢夜方飯野火
照連營石道響輕棧四海今一家河山孰為限

度紫微岡

回車車言邁旌旆何煌煌我弓亦已櫜我馬亦已襄白露
霑野草鴻鴈紛南翔感兹時物遷征途悠且長迢迢度遠
磧靡靡踰重岡虜塞日蕭條浮雲自飛揚但見空山卯榛
莽盈道傍成功在廟筭一一由
聖皇嗟我乏遠猷謬忝侍從行曷以報素飧懷思不能忘操
觚載紀述萬古有耿光

次青華原

歸路正迢迢空山已寂寥連營横紫塞飛旆拂丹霄萬里
胡塵淨三邊虜氣消成功在
天子不是霍嫖姚

次秀水溪

昨宿淳化鎮今次秀水溪秋日苦相促去日不可稽晴嵐
散餘練流雲映虹霓迢迢川途永矗矗群峰齊逝鹿忽雙
下飢鳶時一啼散馬憩平原廣陸漸成蹊拭目盡一眺但
見煙草萋涼風吹旅鬢颯然思故綈所嗟寒暑乘越鄉易
棲棲願言堅苦節庶以寡忸怩

淙流峽

峽路阻且長一水瀉其中千崖互排戟兩山列崇墉歸馬
日屢涉陟降無安蹤跨巖路欹危臨險戈相舂盤回若羊

腸歷堍屭龍從嬴驂蹄欲路前望後高峯行々未能已羇
抱盃忡忡罔轉遲猶塞川遥雲疊重野花浥凉露茂草偃
疾風愴怳心如醉感激情疇同秉志矢弗移庶以竭愚衷

錦雲峯望應昌

歸路亦何長逢人問應昌計程須數日下馬又斜陽容鬢
驅馳改詩書背誦忘懃踈文武畧無以荅吾 皇

過通川甸

山徑高低度川流宛轉通故鄉南斗下賤跡北溟中歸羡
張雲疾行看二支同應昌西在望一水隔營東

次金沙苑

歸馬度沙磧風寒霧滿林高低緣野路坦率任予心日月
隨馳逐山川自古今故鄉有音信誰寄塞垣深

武平鎮得羅修撰寄書

半年亀 踝塞垣深苦憶交游滿翰林多情獨有羅修撰
寄得書來抵萬金
邊城蕭索鴈聲遲一紙書來慰所思末後數行題不盡殷
勤更爲寫新詩
渴心無那久塵埃苦憶金莖露一杯滿城春酒香如許有
待新豐濯足來

至開平

城上蕭條半野蒿滿溪清水浥鳧毛轅門落日旌旗動雲
裏青山斥依高芳草微茫歸戰馬岑風蕭瑟襲征袍只今
胡虜消七盡邊戍長閑矢載櫜

開平經元宮故址

百年遺跡草烟空一代繁華感慨中往事已隨流水去青
山還與舊時同花明錦綉閑秋日鳥美弦歌向晚風却憶
年年來避暑九重深鎖翠微宮

過李陵臺 今名威虜驛

少小馳名譽乃有國士風早拜騎都尉召見武臺宮貳師
伐天山欲使將輜重稽首謝武皇願以少擊衆所將荊楚

士一一皆劍客始出遮虜障遂抵居延北值虜三萬騎格
鬬兩山間轉戰日不息壯士血流殷矢盡五十萬劍殘斬
車輻軍吏持尺刀蒼黃入陿谷勢窮力不競陣敗鼓不鳴
踟躕長太息死矣寧無生丈夫貴果決臨難毋苟免天命
雖弗遂一降頽有醜居胡二十載咄嗟不再回至今荒澤
裏徒有望鄉臺亀從破虜還褭回重延佇懷哉蘓子卿[illegible]
君不同語

登西凉亭故基

零落宮墻墮粉泥水聲東去日亭西重門久廢無人到[illegible]
樹猶存但鳥啼桂殿椒房山寂々畫闌雕砌草萋々從來

值此多傷感不獨咸陽易慘悽

龍門

兩崖如擘破ヒ水界中流浪激魚龍險天字猿猱愁彝巖常礙日古木易驚秋安得乘鵬翼凌虛到上頭

過雲門

清旦策歸騎隨 駕度雲門山旋歷長谷雲深藏朝瞰岩竇瀉寒溜野草浥露香青松亞濃翠幽鳥近鳴喧石棧亘曲折大車聲哼ヒ馬蹄欲蹩躄飛鞚時騰驀轉顧向來途掩抱蔽回軫群峰削矧芒歘厓勢若奔由來此為險天作千仞垣一丸諒可塞求矣固維藩

度燕然關逢金尚書

行行入故關宛轉度重阨河傾流欲瀉山險勢將壓林薄深掩翳車馬紛雜遝天籟萬竅鳴凱歌互相答拭目騁前峰浮雲正交匝所欣征路近香醪有餘榼况乃逢故交慰問情款洽藉草坐行帳倒甕示醬劉為羨本縫掖而乃事弓甲雖云肉消髀跨鞍亦便狎維時屬孟秋淒風時颯ヒ殊方氣候非久客多茸闒明當解重裘清涼堪衣裌

過長安嶺 即槍竿嶺

重關斥堠與雲連雲際諸峯上倚天繞峽水流通碣石盤崖路轉接燕然乘繻去後思當日破虜歸來已半年侍從鑾輿承顧問書題仍許此中攜

歸至懷來

入關已喜到懷來雲散群山巘業開百雉曾城遥帶水滿川歸馬動飛埃因思故友傳書劄暫把新詞勸酒杯南望居庸應咫尺明朝璚島見蓬萊

入居庸關

昔出春未半積雪盈關路今還屬秋初白雲滿關樹關門亦何險飛鳥諒難度石罅響暗泉巘巖宿晴霧千厓别嵩崒環峰亘四互危矼矗巑秋愁闘淙㴋虎怒仰闕天宇窄下鑰坤維固朝見日光遲向晚倏先暮惟此勢獨雄中原奠

後户一夫但當關萬騎須却顧幸逢
聖明時攘狄去蟊蠹大漠净胡塵六龍回輦輅風雲感際會千載始一遇太平無戰伐將士安邊戍韜戈日正閑惟以趣農務

次龍虎臺

龍虎臺前駐六師千官迎駕肅威儀青山繞澗圍黃幄落日連營照大旗濁酒喜逢京國醉清笳不似塞垣吹征裘準擬明朝脫便着朝衣拜 赤墀

歸至北京

曉随綵仗入都城雲散扶桑旭日晴萬國衣冠迎 玉輦

九天仙樂度韶英華夷混一歸
真主宇宙弘開爲
大明燕薊河山誠壯麗閶闔歌舞樂昇平
神功自是超三代武庫從今戢五兵紫塞已空胡虜跡丹
山長有鳳凰鳴烽烟寂靜無宵警邊戍常閑只歲時歸馬
放牛秋野迴逐禽校獵內庖盈從我適見征車出獻馘旋
看告禮成預報明朝行大饗百寮同此沐
恩榮

永樂甲午扈從征北虜初出北京
聖皇肅天威萬里征驕虜三月出薊門六軍闞虓虎晴日炫
戈鋋和風飄毛羽行人歌采芑烈士奮心膂嗟予愧薄資
謬忝玉堂署載筆兩扈從才愧述文武雖非傅介子壯志
終自許策馬向前邁委身報　明主

出居庸關過飛狐口
北度居庸關西出飛狐口行雲逐征騎微雨滋新柳春風
墳曉寒邊境異氣候清宵動霜角嚴警傳刁斗萬里掃胡
塵報
恩誠愧負此身誓許　國兒女應知否

屯保安州
河流東繞萬山重殘雪遙凝仗外峰一道春風吹草木五
雲冉冉從　飛龍

經故花園
繁華百歲竟成塵惆悵東風易愴神幽鳥似言興廢事閑
花猶媚往來人空山落日蕭蕭莫野草寒烟寂寂春惟有
桑乾河上水年年流恨下通津

過宣府見解十三丈夫
粉堞參差杳靄間平川遙接鴈門關雲遮趙女磨笄嶺雨

暗班生勒石山舊路重經懷往跡故人一見觧愁顏再隨萬乘平胡虜擬待清秋奏凱還

三月廿五日過野狐嶺

颯颯邊風冷蕭蕭塞草黄重關連雪嶠萬里渡氷梁絶漠胡塵遠窮荒道路長悠悠馳峻坂應重愧王陽

出興和

邊上風景惡終日多暴變揚沙晴中営咫尺不可見胡天旦暮寒無夏四月嚴霜冷中夜厲氣觸於玉塞深春光不過長城下長城蕭條愁殺人漢家衛霍成功勛自非六郡良家子兩從征車度蹟雲

出塞偶然作

胡地邈萬里師行日踰舍屯雲掘水泉剪芻飼征馬勁弧逐飛走拂羽急控射奇兵利神速嚴笑貴閑暇三時易氣候草木見榮謝全軍戒戍危夾牓籌一借盪滌净腥羶未以寧中夏豺狼自畀類鼠雀恒遷化熏穴必殄滅焉謂匿旁蹊用機妙潛運龜筴安所藉堂堂熊虎師肅肅風霆駕旌旗炫白日鼓角警嚴夜誰為第一功早入麟閣畫

過長城

北度長城外重經又五年寒雲低接塞荒草遠連天扈從乘時出驅馳計日還男兒事功業應不羨張騫

飲馬長城窟

下馬長城邊飲馬長城窟長城多悲風蕭蕭動毛髮借問長城窟此為誰所掘云是秦人掘築城備胡羯暴師十餘年中原困驅役上有未招魂下有久埋骨噫秦昧遠籌薄伐惡如周孰知邊戍者睥睨起草頭可憐阿房宮一旦為荒邱惟餘故長城蒼茫使人愁照水可鑑影水濁泉不流向來嗟李廣迄死不封侯擬金度天山悠悠踰萬里陣横高闕雲氣盪單于壘神謨制全算伐暴綏邊鄙慚無汗馬功肇硯徒為爾

營中感疾偶成

出塞異氣候起居難適時蓐食凌氷霜風寒砭骨肌孔竅忽閉窒手足如榜笞三焦苦煩鬱逆欬多涕洟夜眠不成寐晝坐强力持服藥觧腠理如旱掘枯池得汗忌觸風曠幕無重帷展轉將及旬覥顔問醫師一劑亟宣疏洒然脫如褫一下固云好再下恐不宜所慎耗元氣支體成尫羸雖有盧扁工神巧何由施

次凌霄峰遇風雨是夕僕不得飡馬不得芻

斜風吹急雨荒塞晚生寒征馬色憔悴僕衣濕不乾泥深妨夜卧烟冷未晨飡報　國慚無補驅馳不憚難

重經清水源

昔時曾此隨　仙蹕今日重經又五年荒草茫々連幽海
平沙漠々有靈泉塞雲荏苒迎丹輦邊日蒼涼下遠天漫
說陳湯多計畧虜中遥斬郅支還
重過玄石坡登立馬峰
立馬峰前一回盼荒山野草正萋々黃沙漠々寒雲杳紫
塞迢々落日低萬里風烟騰殺氣九霄旌旆拂虹蜺重來
五載無前迹玄石鐫銘看舊題
重過禽胡山
沙磧蕭條舊路微青山寂々繞龍旂三更玉壘遥吹角五
月霜風冷襲衣塞下已看袄祲沒帳前閑覩陣雲飛殘胡

何用干天紀四海歸仁孰敢違
重經廣武鎮遇雪慨然有賦
上磧復下磧度原更踰隰師行先前茅部伍各有什糒水
即屯營人誼井爭汲青山帶寒色霰雪夜來集力倦雜坐
眠[illegible]　候夫困刈芻壯士瘁荷鈒晨駕慎裝束夕
馬戒絆縶道遠日悠々行橐苦羞澁乾餱無異珍薄味聊
以給飲啗久自便勞逸在練習左脾挽角弓右手佽決拾
兆鍪結朱纓茜裼披袴褶戎裝雜行隊危從仍兩及戟筆
傳嘶令插羽流星急握機猝神變指麾在呼吸堂々
天王師而不在掩襲揚旌駭飛隼旨鼙啟寒蟄威武震北
庭先聲慴奚霫既脫空寂寥殘虜氣嗚唈桓々衛霍徒漢
史先昭熠諸將懋策勛書名超等級燕然有遺踪紀石奇
功立御煩本在簡衆心乃由輯曉度廣武水磨刀水聲泣
一鼓淨荒裔振旅凱歌入文德肆時夏干戈須載戢
重過懷遠塞
兩乘征騎出關門萬里沙塲危
至尊玉塞行兵嚴號令　天營待詔奉
皇言盡驅當户歸中土生係單于淨五原獨有筆鋒堪掃
敵也勝一紉報　君恩
發玉帶川馬上口號與楊庶子金諭德

車馬填川谷悠々萬里行塞雲隨武帳邊日照戎旌飲馬
氷泉冷開弓驄箭鳴代言文事簡韜筆共談兵
發至喜川
曙角催晨發陰山道轉賒炊烟漲晴霧馬迹徧寒沙絕澗
危猶度長驅靜不譁捐軀心獨許報　國乃忘家
至飲馬河駐師數日始獲虜人訊知聲息
數日水泉竭喜到臚朐河河邊草青々叢柳鬱成科征人
見水如到家馬嘶芳草苜蓿花胡地蕭條易慘茫々大
幕飛黃沙河邊屯營連數夕伐柳汲水爭炊淅柳盡草竭
更移營旋架長橋度河北過橋車馬湊如雲騎馬度河々

水渾水深没鞍濕雨胯結囊救得乾餱存到營晒衣仍值
雨童僕凄凉色消沮回風嫋嫋動旌旗落日沉沉響鉦鼓
忽報前鋒哨騎回成群驅得胡馬來玉帳氤氳軒喜氣頓
令於邑愁懷開

發飲馬北是日凡五度河至河南築城屯粮午次三峯
山下營

築城臚朐河上頭城邊水繞青山流城中貯粮城外住馬
驢散牧夜不收前征嚴令選勇鋭羸弱疲病俱存留我顧
僕夫脚力健步行猶得相追求緣山變壑屐崎嶇北望程
途且復修忽看飛鞚塵沙起邏兵生致兩虜酋索情餉計
獲黍曲鼠黠狙狡寧無譸亟傳號令肅機警下馬雖勉不
敢休大軍深入臨重地審形決勝防慮周胡兵出沒好縱
罢秖憑弓馬無戈矛以我之長制彼短用有神捷安足慮
將士人人懷敵愾磨刀礪戟風颼颼獨愧無能報
天子明當被甲肇應投

別飲馬河取捷徑入崇山塢夜宿無水

一別河流更入山行迷古道覺尤艱地當險處備防敵愁
到窮時自鮮顏萬里黃雲天接塞數聲畫角月臨關和林
此去無多遠待斬胡雛却早還

入長山峽馬上與楊庶子金諭德言志

寧挽一石弧不掉三寸舌寧投班生筆不握蘇卿節曾聞
三箭定天山萬里封侯異域間塞下收兵成底事節旄落
盡始能還世人莫浪輕儒服豈識禁中有頗牧可能談笑
淨胡塵不使風沙眯人目

出長山峽至雙泉海虜名撒里怯兒華言云斜坡句子元太祖發跡之地每歲於此度冬舊禁人於北取土

塞路悠且長行行未能已縈回度修峽犖角逾石嶺塵昏
白日暗天窄連峰峙叉歷據鞍勞攀戀徒數里三旬不櫛
髮幾旦未盥類清泥淵水泉踐踏還成滓僕疲行且睡裝
橐被攘攘深悲吾道窮憂來慎所止朝餐不宿飽午炊望
烟起然炷馬通濕烹糜淅舂榖斯須更前邁轉折歷磈礧
薄暮及雙泉涵天見白水奔騰萬騎嘶讙譟六軍喜過山
壘層雲蹟甸平如砥下馬詢故老云此元迹始寒暑易所
居斾車成朝市向來氣燀赫消鑠隨波靡空原亘烟草舊
殿無遺址臨風發慨嘆經過得所以采掇靡遷筆聊可備
逸史虜兵黠如鼠出沒騁驕詭弔伐仁義師麾戈在一指
齊旅載明誓稱矛比弓矢集勳撫方夏奮伐領
天子

入蒼崖峽

入峽山谷深路長馬無力陟巇道彌惡冒險逾絕域陰雲

暮慘憺隱見日光白風寒氣候殊山高影易夕仰望萬里
天蒼茫眩南北憂來對弓劍却悔事翰墨丈夫輕喪元此
身矢詶 國死即膏野草馬尸裹馬革敵愾怒肝膽乘機
獻籌策薄言苦可售六足籌奇跡能詩將勝茅土勉旃樹勳
績

六月七日遇虜於忽蘭忽失温與戰敗之名其地曰殺

胡鎮

前年殺虜斡難河上流今年殺虜土剌河東頭追奔逐北
無倖留殺氣凜凜橫清秋　駕前勇士眾雄猛十千鐵騎
皆貔貅當先摧鋒一敵百愁胡亂哭聲啾啾別有健兒夸

好手挺身生猝兩虜首驕如疾鶻搏孤烏萬人辟易皆凝
眸黃旌蔽山鼓霆震連營比列攙戈矛昆吾寶刀龍吼躍
叱咤生風蕩荒幕

皇威倏振斡海濱忽然夜半旄頭落起聲谷邊褭草寒天靈
山下晴雲薄會看談笑取封侯將軍空多誰衛霍帳前草
詔飛捷書錦衣給使左右趨中原不日聞

天語冀國權情仰　乘擧關山徐度凱歌入戰馬皆騎汗血
駒三更絕塞聞吹笛五月霜風墮古榆蕭條邊地少人迹
但見鼠穴飢鳶呼從茲一掃胡塵淨蓋道此功絕世無用
兵本自不得已由來征伐惟匈奴繼陳大武頭於鑠載囊

弓矢還　皇都

回師出三山峽

已平驕虜出重圍閃閃旌旗照碧山夾道彩雲迎日馭連
營喜氣動

天顏掃除毒螯千年後洗滌腥膻萬里還勝敵更應嚴紀律
六師齊肅凱歌閒

發雙泉海至平山鎮

扈從來深塞修程及大刀風雲依帳殿日月麗旌旄秋入
南天遠星移北斗高指揮諸將逸煩覺

聖心勞

度山至飲馬河清源峽

鼓角旌旗動塞雲連山高下度輜輻師行九地形難露陣
列方城勢不分韜筆毋煩重草檄據鞍且復細論文喜看

飲馬河源近日暮屯營傍水濆

飲馬河聞布穀三絕

布穀何為者遥來塞北鳴此中無種藝不用尔催耕
氣候異南北物情應亦殊數聲馬上聽令我久無愉
勇氣威沙幕兒郎唱凱歌飛鳴當遠去莫傍陣雲過

發青楊海望三峰山

崎嶇絕塞歷修程歸路偏憐馬足輕芳草正深迷望處野

花爭發不知名關山積雪看新月并晝依然過舊營喜見
三峯雲外出青々數點落霞明
回至平胡城
邊城目極望歸程烽戍孤高一礮鳴殺氣已消騰喜氣鼓
聲不斷難征散向來從事寧論命別後逢人各慰情自幸
為儒親武事也勝白首作書生
度飲馬河駐營河北
塞城十里散青草渡河下營河水深馬蹄一蹴流欲斷旌
旗四合天為陰窮荒無人晚寂々愁雲低塞秋沉沉報道
降胡稀境至豺狼狡黠非真心

駐飲馬河北移師東行
河邊足水草歇馬連數日樵蘇不遠求僕夫稍休逸汲流
飴浴身臨風髮重櫛連旬不解帶衣袖生蟣蝨倦來藉草
臥飢膚不遑恤我矢已載服我刀已蔵鞬軍事希簡書終
不離紙筆號令難刻畫機變在神一猶未出敵境慎須防
衆失師行貴有律況乃親警蹕敢謂達經濟顧豈但文術
片言應可肅馬能忘悩々夕陽下荒塞凉颸起蕭瑟連營
捲旌旗壯士吹觱栗歸心對關月孤鳥南飛疾明發別河
流策馬度沓崒掃石載勒銘功成在呵叱
度飲馬河東行離河南行入山

度河南行歸路長胡天漠々雲茫々登陵歷陸逾高岡步
騎參伍森成行連雲畫戟流電光寶刀耀日飛寒芒掃清
妖穴無豺狼陣前逐獵射黃羊一箭得雋讙聲揚馬上馱
來獻 御傍割肝生與胡兒嘗胡兒飲血如飲湯飢啗燒
肉充餱粮露居草宿乃其常氊車為屋皮為裳習性粗鄙
能雪霜撫巡此輩皆循良衡堅被銳疇敢當花門勇決徒
夸强見賊身輕氣益張剖心輸膽報吾
皇誓以弓劍淨朔方坐令四海歌時康
回次青山夾遇雨
陰雲如墨暗前山急雨旬雷黯慘間為洗塵埃清輦路更

消氛祲淨邊關六軍敵愾乘時出萬里平胡奏凱還躍馬
報 恩終自許長驅寧得有愁顔
次蒙山海
歸程喜得循故道轍跡荒凉見遺笴窮邊氣候本自殊六
月新霜殺青草馬齕焦枯行且嘶路遠翻愁穿四蹄已有
水泉盈舊井不勞畚鍤掏沙泥
次野馬泉
師行久塞外歸路日無程過午聊休馬因飡更起營膽懋
神劍舞心折暮笳鳴見月臨關塞誰能念遠征
回次環秀岡

策馬行且馳迢迢度山岡倏朝忽已暮塞路亦何長路長
各有思遊子望故鄉故鄉道云遠舉首但蒼茫達人宏大
觀志士多慨慷一身頭許 國偷安矢弗遑生當著功勳
死即隨沙場誰能久不化何用徒悲傷

次至喜川晚再行十里下營

去日草青々歸來成赤地疲馬飢且嘶橫奔駘銜轡下營
欹午倚帳聊息憩日斜更前邁神倦心如醉行忘歷危
險據鞍忽成寐徒旅競奔趍塵沙欲填嗜艱苦何足論委
致乃吾事功名非所期耿々懷忠義

過黑山峪

春去秋還又幾時故園應是數歸期無端塞北江南思撩
亂西風兩鬢絲

六月晦日晨發翠幕甸晚至富平鎮

半山行盡草萋々萬里黃沙踣馬蹄細數歸程將及半不
須惆悵夕陽西

將至玉帶川道傍小卒數曹皆能識予遂賦一絕

兩伐匈奴出玉京弓刀筆墨載同行馬前傾問頻呼召因
得人人識姓名

將至懷遠塞路逢老將話舊

老將沙場無慣經曾隨征虜掃邊庭相逢細說前時事馬
上無情倦與聽

次廣武鎮

萬里胡天闊歸期已及秋草緣行處綠山積去時愁學武
慚無術攻文不濟謀惟應班定遠投筆取封侯

經香泉戍

黃沙磧裏路漫々榆柳蕭々野草寒蘸武澤邊雲自去李
陵臺下月誰看金戈玉節迎回輦白馬騂弓列從官慚愧
獨為周柱史筆鋒無力報 恩難

七月五日至鴛胡山頒詔

綸音頒玉帳萬里赴中原下土聆

天語丹心仰
至尊彩雲低塞路喜氣滿營門視草皆親授無能可代言

營中夜坐偶成

塞下胡塵已掃清壯心自許欲橫行吹笳一夜邊風冷獨
倚營門看月明

塞下秋夕

銀河澹々流月色北風吹樹觳蔌々聽笳竟夜不成眠草
頭寒露如霜白可憐四序迭奔馳遠行倏已逾三時人生
幾何易衰老萬里功名那得知

將至清風鎮途中遇雨

長途無日不栖々風雨何堪更慘凄疲馬不前沙磧遠壯
心翻作數行啼
嗚轂鎮午憩偶成
萬古流沙北千秋征戰場草深迷塞綠塵起接雲黃馬迹
經秦趙車輪躪漢唐悠々懷往事彈劍倚蒼茫
暮至玄石坡書懷
還家頻有夢出塞久無音未展經綸志徒懷報　國心路
窮光祿障日落殺胡林烟樹蒼茫外愁雲萬里深
過玉雪岡
陰山磧北草紛々瀨々塵沙上接雲日暮無人來射獵黃

羊野馬自成群
次屯雲谷無水
六師雜畚漢勞逸竟如何騎士竊乘馬步兵行荷戈有粮
餘萬斛無水載千駝日暮傳鉦鼓連雲唱凱歌
次清水源下營
白翎鵲飛遶日斜行人唱歌喜還家兼程遥進不知遠馬
蹄蹴踏䴵塵沙塵沙茫々飛滿面相看咫尺不相見塞源
風景愁殺人長笛一聲淚如綫
營中偶成
驅馳鞍馬敝征袍萬里功名不憚勞彩筆已磨鈍兎穎劍
光仍淬鸊鵜膏
歸次大井泉
去時桃杏正飄殘歸日枝頭實半乾莫怪驅馳容易久胡
天漠々路漫漫
次小井泉
群山四抱宛如垣草實垂黃葉正繁絶似江南三四月麦
雲晴漲萬家村
經鴛鴦泊
亂山高下師齊渡沙磧茫々迷舊路元戎小隊先啟行旌
日旄麾向南去輕裘肥馬馳揮霍無人不道從軍樂我曹

緩轡行且吟晚晴已過鴛鴦濼
次錦雲磧冢　恩賜食燒羊
日落陰山晚漸涼大官封合進炰牂
聖主恩深欲同味帳前先賜侍臣嘗
早發錦雲磧途中丧馬
驄馬青絲韁雙瞳明月光四蹄蹀躞超乘黃籋雲躡霧輕
騰驤騎來萬里危
聖皇淨掃胡虜清沙場急難憑仗相周防鞍韉日久背生瘡
汗血模糊骨骼張剪毛拂洗重徬徨愛惜不使侵風霜蕪
旬廝養良已康追群逐隊仍昂々時後相從鵷鷺行功成

擬放華山陽飲𤚩齕走恣徜徉豈意沙陀歸路長須臾得
疾在轉轀五更秣飼曉忽亡無力瘞汝棄道傍終惠濂慚
田子方我心惻惻徒悲傷敝帷未展何由償空原落日何
茫茫多少白骨横山岡志士溝壑應不忘思汝用力裂守
腸臨岐叉袂涕泱滂為招汝魂歸故鄉

龍沙即事

北風吹送雨廉纖忽覺輕寒向晚添行人便作還家計沙
海茫茫競採鹽

歸次殺虜欣然有作

到關日漸近下馬氣愈蘇有客傳生信無人識故吾敵喪

思補綴瘦骨厭馳驅去路今多穩困蹉歲易徂

駐興和

興和城下留三日歸馬蕭蕭向晚風殺氣已隨祆祲盡風
烟并與陣雲空関門不閉宵無警弓矢仍橐歲已豐自是
聖人用神武功成應不仗元戎

度野狐嶺入德勝關

山路崎嶇下重関次第開六軍從北伐萬馬向南回日炫
旌旗動風喧鼓角催緩程毋太急立馬且徘徊

次萬全晚大雷雨晨發喜晴

一夜風雷雨洗兵曉行山路喜開晴滿疇禾黍高低熟夾
道香花次第迎日下萬全回玉輦雲邊五色擁霓旌放牛
牧馬于今事載𥳑應須紀武成

歸次宣府遇大雨早行泥潦中午晴次泥河

高城何迢迢城北多青草下營俯荒郊驟雨漲行潦暮炊
向寂寥夜坐成懊惱曉發望東南漫漫迷故道徒步有顛
躓攘鞍畏欹倒日晏及泥河群山雲灝灝憂來悲萬里不
覺中懆懆功名非所期且用釋憂抱誰能守蓬蓽汩沒以
終老　君恩報無極兢兢恒自保矯首對歸鴻長鳴戾秋
昊

次雞鳴山賜酒殺桃李

雞鳴山下路征馬屢經過古寺殘碑在遺橋故迹訛分桃
嘗味羨賜酒醉顏酡飲馬桑乾水毋勞歎逝波

次懷來

一入飛狐道雲山四望稠地名經統幕今訛為土墓河水渡
嬀流古戍斜陽暮荒原野草秋到関應不遠咫尺是神州

入居庸関遇雨出關逢家僮來候

山盤阪路遥歸馬紛爭馳前麾塞中道後伍雜遝隨側徑
俯窮厓況乃多陰巇大雨漲巖谷覆裘重濡滋奔騳不少
停我馬亦已疲翻憂墮千仞攬轡强力持危途懷戰兢周
行思坦夷悠悠出重關耿耿望故知親戚候征人佇目臨

路岐見者各欣懽不見中條悲生還始自憐聊誦拾遺詩家僮挈壺觴對之情頗怡殷醬酒清冽一飲當百巵存亡固有命馬用苦歎爲吾徒保忠義惟以報恩私班生千古名待勒燕然碑

夜宿田家

聖恩先賜出天營夜宿田家厭雨聲坐過三更渾不寐起挑燈火度昌平

廿九日早至沙河歇馬田家

下馬田家坐土床倦來欹枕色凄涼窗前小婦殷勤問為喜征人及故鄉

至清河寺望北京城

五雲深處望京華金闕琦樓是　帝家明日拂衣朝玉陛先呼斗酒濯塵沙

入城

千官候駕出都城紫陌香街結綵迎瑞靄卿雲浮喜氣茅簷茆屋有歡聲

到家

入門喜氣滿中閨已見行人不用卜舉室俱歡愁盡遣比隣相慰酒能携且休官馬閑羈絷便脫征衫洗滓泥一去還家經半載野蒿長得與墻齊

驅馳萬里慶生還路過紅橋覺尚艱芳草廢宮元氏壘愁雲凄雨伯顔山風霜秖擬催年換塵土何緣促鬢斑鮑照可憐才俊逸空將詩賦老江關

胡文穆集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胡廣撰廣有胡文穆雜著已著錄是集其裔孫張書等所刻凡詩八卷應制詩文一卷各體文七卷題跋二卷扈從詩及扈從北征日記一卷其第十九卷即所謂雜著也朱彝尊明詩綜錄其楊白花一首謂世傳袁景文賦此題蓋緣讓皇遜國而作不無故主之思集中過顏平原文信國余青陽祠輙有弔古之作其題宋思陵所書洛神賦詞意悽惋不類牧豬奴云云似有意為廣湔洗又卷首米嘉績序極論靖難之事斥死節諸臣之非而以廣之迎降為是然公論久定要非可以他說解也集中論漢高祖初入關秦王子嬰獻傳國璽王莽篡漢亦從孺子嬰取傳國璽其受傳相似所謂天時非人力所致又論李若水乃宋之賊豈可以列之忠義宋史失討賊之公云云持論殊為倒置惟記高昌碑有裨史事李元忠神道碑所載事蹟頗詳亦足備唐史之闕耳

節菴集八卷續稿一卷

〔明〕高得暘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節菴集八卷續編一卷》提要

節菴集目録

節菴集卷第一

錢塘高得暘孟升

雜著

河清頌有序

永樂二年冬十二月平陽府河津縣黃河水清冰流而西千有餘里稽諸傳記河清為至聖之君之大瑞而平陽河津實堯舜所都河清於此實此天地之心特以顯明

當今聖君有堯舜之盛德也夫美盛德之形容必於歌頌見之臣雖燕陋寡敢默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巍巍天朝重華承堯盛德孔昭內難旣平萬國來定天清地寗河為瀆宗黃流蕩衝澄清罕逢天眷聖人聖人肇啓昌辰禹爽效神臨汾暨蒲堯舜之都清而不污千百里間走沙淤灘隆冬盛寒乃於是時不凍不澌自古無之雲斂霞舒倒影涵虛天與水俱澄澈渟明豈徒濯纓可以鑑形居民詣言俾臣周爰詢其本源發於崐崙經於龍門至于河津津流汯汯晝夜駿奔匪撓而渾聖矣我皇

皇上隆慶唐天錫其祥黃河水清清應龍興以開太平臣述

恩波作頌以歌〻不磨
平安南頌有序
皇帝登大寶位為天下主內安中夏外撫四夷日月
所照之處莫不來庭於其來也一一以誠意待之盡懷
柔之道而不鄙其所為尊無貽之禮而不較其所貢
一視同仁之心唐虞三代之治不是過也比者安南
肇臣黎季犛祇受王封圖知感戴濫刑虐政以暴其
民狂謀妄計以肆其詐逆我命使侵我邊陲至於擾
立二都僭稱兩宮建國紀年靡不為之
皇帝垂憐海隅蒼生罹其荼毒命將出師聲罪行討
遂乃賊生釁於境上破賊巢於江外闔門既勦餘黨
悉平人蒙再造之恩地復郡縣之制俘獻所至臣部
慶快伏惟
皇帝陛下至仁如天大智如神剛斷出于中成算授
于外除暴救民在於一舉太平振武之功前古所未
有也臣稽之交趾本南越之地漢武帝分九郡交趾
其一也然而武帝兵窮武黷僅乃克之其後屢臣屢
叛以至黎桓擅權稱尊雖以宋太宗英毅之君莫之
能平
天啓清朝大將徂征提兵萬里奏凱三月鋤其強梗

摩梁改錢不叶韻

保其善良金鼓一動誅戮成功一何易也一何速也
猗歟盛哉嘗誦成周江漢常武之詩唐平淮夷之雅
作興歎羨今茲克清大憝悉平定一方較其功績百
倍過之是以懽忻踴躍忘其愚陋述事為頌謹拜手
稽首上進詞曰
聖皇統御如日在中萬國四方照臨所同同一光明
並受其福爾今一隅獨為寒谷叢爾南交蠢茲肇臣
王章在躬曾不知恩乃蓄狼心乃奮螳臂乃肆冥頑
乃逞獷戾職貢不修筐篚不將狡眾烏集敢為跳梁
昔害其主以據其位復戕其從以絕其祀狐謀鼠計
不知其非坎井蛙埵欲以為基二都謬稱兩宮亦僭
紀年僭更國號偽建侵我邊陲境入思明還我奉使
道梗占城驅其善良納于塗炭炮烙髡鉗罔有忌憚
毒痛于民憤發於人神怒於天腥穢四聞司馬上
言九伐有典除暴救民郡計荒遠桓桓上公受鉞于
廷龍節虎符鳴佩珠纓百萬貔貅雲屯霧擁眾一其
心人百其勇斫山開箐淺水斬闌核柵立堡眾糧如
山乃舁舟遠彼洮岸剖穴焚巢入無阻閡多邦之隘
富良之江履其險峻有如康莊西樹飛撐通其窟宅
北列艨艟拖其灘磧雖有鉅象千百為群倒戈相攻

躪

蹂躪衝奔援絶枝竊寔
逕騾其蹤神哉我兵自
江遠轍涸犁醜閻門衆
萬里獻俘生致渠魁一
仰戴知感昔漢爲郡其
彝誅罔[illegible]在彼可恕法
皇仁一視咸與維新祛
光昭率土臣作歌詩無

聖孝瑞應詩有序

永樂四年丙戌之歲十
詔建金籙大齋于朝天
宮恩酬罔極福被幽
塋修瑶壇肅啓翼日辛
而来壬戌
天駕躬臨祥烟佳氣聚
降神樂龍傳呼者三甲
車駕載臨慶雲紫氣復
太祖高皇帝景命之辰
孝陵已已鸞鶴迴旋於
上表稱賀其夕皓雪大

始一會兮歆靈筵載雙飛兮盼神衆白而蒼兮蒼而
妧元永延長兮壽方萬千
神人欸祝
啓來思兮仲至懷衆恭然默兮致心齋存三景兮注九
天誤
垓綵章進兮大開
帝心簡兮曰俞哉傳山呼兮兮兮下瑤臺臺有神人兮自
天來
寶蓋隨車
蕆
五綵霞兮三素雲團簇々甡兮結氤氳倚翠華兮擁升
輪金支煤兮龍鳳文玉羽葆兮鸞鶴群覆衆輅兮入
金門相追隨兮奉——至尊
慶雲捧日
爛熳漫兮葱蔥蒽紛郁々兮鵠重々捧日表兮天之
中秉一氣兮從龍龍煥五彩兮被琳宮惟
天孝兮與舜同承華景兮歌百工
瑞雪迎臘
鑣
奏金鉦兮迴回鸞鸞鐃散六花兮徧九霄芳菲々兮臘前
飄輝美瑞兮英瓊瓊瑶璘瑤璣粹兮玉燭調時丹平兮歲
豐饒明堂開兮萬國朝
騶虞賦有序

永樂二年九月九日
周王殿下所進國内所獲騶虞詣
闕上表千官稱賀萬姓聚觀誠前代所希有實國家
禎祥也臣欣覩盛事謹拜手稽首述而為賦其詞曰
大明麗天聖人在位育物以仁制事以義四夷慕德
而威賓百靈助順而效瑞嘉禾同穎既庫兆於歲豐
野繭成絲又廣資于民利正重華熙之辰大一統文
明之治爰有巨獸貢于清都首如狻猊身如於菟馴
服有大象之性品流實麒麟之徒其質孔白玉雪為
膺其章則妧元金雜紛數有棹者尾常長踰於軀造化
鍾其神秀山川聚其扶輿光華爛若文采燁如茲非
經史傳記載美其仁或嘉其義而其名謂之騶虞者
乎斯獸之良為世之祥其出以時其應非常不於僻
壤不在殊疆嵩高峙乎天中地靈發于鈞陽雄藩開
賢王之域福庭閟神后之鄉隊風氣之淳淳固宜託迹
而徜徉扶擬護深宮居之遂爽續肹清嘯之長林躡
紫府巖穴清虛燕蘇紛然游息自如往而干々來而
徐々行不履塗止不負嵎白鹿為之從徙赤豹為之
前驅不食生物不踐生芻騖騁之才夫豈不足純厚
之德真若有餘雨露之膏澤下被天地之至信中孚

聖臺預占于象緯瑞光已動于衡樞見而際亨嘉之
會夾而叶太平之符承東顔于鶴駕效南從之鵬圖
祀千里于一瞬望九關而遥趨爾其道汝瀕經濠梁
度天塹遠康莊長河護龍而利涉晨門儀鳳而高張
奏前陳于丹陛詔許見于明堂數旦巧位荀節惟良
漏聲嚴催乎曉箭爐烟初裊乎天香旌旗動龍蛇之
影環珮肅鴛鷺之行啓金函而上進宣賀語之琅琅
知天顔之有喜重華萼之聯芳大廷之内仙仗之傍
雕闌繚繞寶押熒煌初旭射而增耀彩霞映而彌章
開笙鏞之間作若拜俯之低昂文犀𪂹其寢陋猛虎
見而彷徨惟環觀之臣庶争先覩如星鳳凰相與興
歎羨起揄揚稱治化讚時康詠恩波之浩浩播歌頌
之洋洋同聲歎乎三祝盛事傳之萬方冀處類之咸
若同化育而蕃昌匪鹿階其濯濯率舞共其蹌蹌乘
風雲之慶會依日月之容光樂悠自于靈囿永奉承
於
聖皇賦已復為之歌曰仁義之獸古所稱兮圖存其
像書載名兮間雖一見在郊垌兮未聞馴致登天庭
兮帝王一心為羣生兮况又孕澤洞幽冥兮諸福畢
集備休徵兮騶虞出世現真形兮黑白成文秀氣凝

構

兮宸黄合德嘉祥呈兮九州四海播頌聲兮萬歳千
秋仰
皇明兮

紫芝山房賦有序

建寧城南有紫芝山禮部尚書鄭公彦嘉構書房其
中因以為扁以文見徵為之賦曰
攬勝槩於武夷兮沂仙源於建溪歟水西之玉洞兮
瞻維南之金猊一山屹立以獻奇兮擁羣岫而戴業
靈草産乎其陽兮擘金光之燁燁吐三秀而擢九莖
兮初何種而何根合鸞青與鳳丹兮凝紫烟而如雲
伊泰園之委和兮亢方祇之寶惜滋之以膏露之華
兮潤之以乳泉之液一茹而飢可療兮再服而年可
延豈無自而偶生兮誠有開之必先名兹山以紫芝
兮志發祥於往代也人之傑而地之靈兮諒於時而
有待也緊武公之苗裔兮發探奇於其間匪放耕於
谷口兮匪追隱於商顔構書房以藏脩兮即山名以
題扁隔市聲於籬垣兮距城闉于不遠朝思樂乎泮
泮兮夕歸理乎芸編對生色之畫屏兮納蕭爽於賓
筵忻青松以為鄰兮紉芳蘭以為佩胥麗澤於同心
兮來慈裾之織翠英藻斐而俞俞兮跡徒閑而彌章

預賓興而計偕兮辰鯤翼而翺翔策臨軒而獨對兮
懋素蘊而上進龍頭屬夫老成兮快青雲之發軔攬
金響于驂駒兮繳余我以神羊揚清波而激濁流兮噫
振兩祭之宏綱轉隆寄於方面兮祭雄藩之大議宣
德化於江沱兮播仁風於幽薊由中臥而外兮擴氣
宇之日充期上下之不負兮幸昌辰之維逢六龍飛
而御天兮肇一新乎宇宙同建官而必賢兮別求人
而惟舊大司寇之重任兮出廷僚之至公副一人之
欽恤兮制百姓于刑之中善日遷而恥格兮延洪閒
於無已夫既弼予之五教兮其尚與朕之三禮郊斯
格而廟享兮相茂想輯之舊楚會萬國之職貢兮肅
鵷鷺之羽儀持衡鑑於大比兮揭吉士其濟濟文昌
明而泰階平兮覩天顏之有喜入荷囊以敬慎兮出
退食而委蛇寓遐想於桑梓兮睇送本而長嘯揭舊
扁於新第兮恒心存而目注移近邸堅於丹青兮儼鈞
游之佳處衣錦行乎白晝兮豈徒於里閭名閈喬木
之蔚如兮將有俟乎懋串衍世澤於推轂兮振家聲
於聽履方重見於五色之雲兮終為濟于九老之盛
仍紫誥之襄綰兮待紫泥之嘉徵記山房於家乘兮
兮留故事於國經帝眷其簡在兮風裁凜然乎朝
躋
名於縉紳

著保令德而無斁兮尚以永于終譽

南薰賦

繁大塊之噫氣執與名之曰風按八方而定位順四
序以成功春噓和而獻歲朔號寒而為冬秋應商而
肅令欽華實之光容惟九夏之爲薰獨有情于化工
爾其南訛司時祝融效職陽烏出水而上翔燭龍銜
火而下擲大地一爐炎雲四赫暑方斯隆曷其有極
而斯風也肇自巽戶盛于離方與與依依溶溶洋洋
不疾不徐或抑或揚排綠樹而絕野度青松而踰岡
灑雲舞庭塊之翠晴浪翻隴麥之黃清入緗簾倚蘭
逸幽閒之操香飄羅袂來蓮窗竊寵之章起快哉之
歎者方披襟而臨楚榭得悠然之樂者且胆腹而臥
陶窗汗歛體而卻扇思刳胃而寧床惟人物之所被
資長養之所望若乃蕩滌塵歒袪除煩蒸致天地之汞
蕃達虞廷之啓勿咨昌言之都俞和嘉猷之吁咈撫
軫玉與徽金叶五絃之六律寓仁心于永言審時政
之治忽故能軟布群品潔齊萬物小大咸播其吹噓
畢高共資其披拂被九歌以長存歷萬世而不泯此
其功之尤著非庸言之可述乃若繼聖立極因時行
權剝一氣之合德與重華而齊角嚮明而治人文朗

宣道有契于今古理無間于後先絃歌娛乎暇日清埒播乎長年尚聿脩于此道故其興也蓋亦勃爲歌曰彼美薰風來自南兮入高堂之琴兮解民之慍阜民財兮尉臨軒之懷兮穆如清風恩浩蕩兮旁通而曲暢兮顧均此施萬民仰兮帝舜之在上兮

志雅堂賦 有序

虎林城中有雅飭之士曰姜潤筆與其弟潤英日誦正德之篇有所興起爲所居之堂曰志雅將其心之所之者在是以文爲請余曰賦可也作志雅堂賦夫何闤闠之紛挐兮中儒服而棲遲心有在而靡他兮念古道其何今之去古若甚遠兮理在人而甚邇匪厭俗而好奇兮惟性情之正而已鄒武成之錫土兮古稷下之諸姜木有本而葉斯蕃兮水有源而流長里仁學而家雅睦兮猶獨有此娣節由誦詩之三百兮於中心而有得伯氏之吹壎兮仲吹篪而嗣音聿二難於一門兮志二雅於一心審成周之音樂兮繼韶舞乎有虞則雎麟趾之佚倡賡歌乃其權輿溫柔敦厚之爲教兮風至雅爲尤正朝同氣以以相求兮夕同聲而相應言始求於鹿鳴兮吹申以華萼鄂之章知急難之當親兮郎示我之周行爰由此而引伸兮一君子之愷悌與飛躍于鳶魚兮昭此理之極致或無饗而歡欣兮又和悅而盡下情或受蓬而陳戒兮肅儀矩于形庭考紀叙之小大兮關王政之事體成孝敬而厚人倫兮風俗移而教化美彼卷歌與里曲兮非析揚其黃華入邑而喜其蕩兮入國而悅其哇豈予心之所取兮甚異端之斯害固大音於希聲兮觀舜文於昭代擴周道其如砥聲兮何鄭聲之敢淫一詠而復三嘆兮意彌長而味深此貫者之所尚兮共一志而莫奉内友于之恭順兮外英華之煥發堂渠渠而朴素兮春怡怡其載和感牘歷之相春兮起投壺之長歌花木秀映乎軒窓兮文石芳聯乎砌葱意凝遠而地自偏兮移山林于城市得斯扁於楣宇兮匪自矜而實自箴尚有望于述迮兮追古昔于當今

靜學齋賦 有序

太醫院院判蔣用文氏家儀眞之龍灘而京城全節坊則其廨宇之所在用文嘗以靜學名齋文奉鉅公著作亟卷未有爲之賦者因來徵言遂作斯賦

當九衢之洞達兮宜人物之稠綢居連甍而接棟兮行結駟而並軿紛總總其徵逐兮芳菲菲其遨留出

讚 并叙正

紛筆而入道義兮心恒戰而靡休中兩紫兮而一決兮時將見夫斯文人之傳尉秣陵之筆虓兮獨知止而好脩企心齋于千古兮樂所得之優游吾嘗歎其高尙兮聊秉服以苟循門軒宏以延爽兮逞窈窕以通幽飛花散乎晴簷兮嘉樹蔭乎清漣來惠臨之文沛沛兮納徑造之筆賜喜襟懷之蕭洒兮悅親話之綢繆 其學之定向兮唯靜之是求訣疊疊而中理兮頓繭緜之長抽兮審先幾之生乎動兮僅一善而三光 吾初其不遠兮知旣放而當收始寂然而無閑兮 六鑿之雕鍥中泊然而無營兮廓心境其悠悠終湉然而有感兮通萬變而應酬酌於是而能安兮旣入乎聖域之優夫豈冥塗而肆步兮迷其津而妄涸將徒思而無益兮奚明思而操柔顧夙儲之綸簡兮直究棟而汗牛先六經以爲本兮後百氏而旁搜人文筆自羲軒兮天理闡于魯鄒得於心而不失兮施於用而克周朝蓁惟而玩味兮夕繼晷而焚油過傳記之忠孝兮必再四而繹紬感螢闈之向邈兮思駐景其何繇起居謹夫簡凡兮養知備夫膳羞惟多病之所須兮含藥物其爲謀慨茲事非細故兮忍委之於庸流答九聖與太素兮別脉絡之交鉤回生意于沈頹兮匪瞑眩其曷瘳處恬淡而閑邪止移精而祝由推格致之妙用兮又何事乃治而先算衆全人生其有術兮畢新年其無憂導餘波於上池兮流芳馨于中州雖九死其怙先兮務一己之見披與從容之美仕兮日邇近乎瓊樓方功名之鼎盛兮足青雲之富遊名門俯乎龍潭兮舊業依乎鷺洲承先志之謹嚴兮校家學之春秋注心目于華扃兮豈專纂於武候仁者靜而好學兮徽顏氏其依晞別良醫之有濟兮與相業其相侔齊斯民于上壽兮尚上益贊於皇歟

皇獻

慈烏圖贊辭

武庫員外郎海昌俞倫善事親有慈烏圖余爲之贊

維烏有烏由鶵而雖本乎天性知有安眠每返哺以資養縱既長而弗渝毋也充飫已乎飢虛載飛載鳴相依相于雲霄之上雖乏華彩可以嬈乎鳳鸞之侶天壤以間乃有至行可以愧夫象獍之徒或萃于冠或集于臺示人以福至之兆表世以試應之祥符詩人美而見錄青史愛而爲圖嗚呼烏乎試自傳所謂烏中之曾參是兮吾於俞又將以爲人中之顏烏

然子

節菴集卷第一

節菴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雜詩八首

錢塘　高得暘　孟升

皎日出東表孤陽爍羣陰金輪御中天萬物同照臨
出入光輝中孰知功最深唯有花間葵傾注長一心
猗蘭有清香況爾春風嘘正應一室間長與善人居
緑葉汎崇光芳菲倚前除玉樹在其側輝映復何如
江上芙蓉花紅素千娉婷曉色淨涼雨鮮飈度芳馨
故人渺何許一水秋盈盈折之遠莫遺悵望獨唯含情
秋露白于玉夜滿青松枝沆鶴乃有警長鳴當此時
靈物感陰氣豈惟寒迫之悽其壯士懷慨然亦如斯
我有緑綺琴幽懷託之寫見客不惜彈當有知音者
泠泠松風生淅淅竹雨灑無云無新聲我志在風雅
仙人雖遺世遊戲時往還乘風下鶴背翩自入壺間
我欲往候之非能叩元關刀圭幸相授持以駐靚顏
錚錚代舍鋏濟濟侯門裾彈將秋月上曳逐春風舒
理義苟自勝紛華焉得如秋清焉春正和還讀吾書
川流既汩汩原泉復混混逝者靡有窮來者詎無本
一哉聖賢心開示何縷繼進德貴自強語道誠不遠

南園

帷

南園閒曠地日渉頗成趣坡陀帶岡阜逶虛足延佇
振衣林影亂夕陽在高樹歸来有新詩情境適相遇

夜坐

攬衣起中宵寒衣月初上風林動素光石澗流清響
平生學道心坐與歲年徃從琴不成彈無因寄遐想

初春書雨

潤物莫如雨況於發生時泉脈既活動土膏亦華滋
泚〻宇宙間一〻甘澤施欣〻各有得蕩〻本無私
大哉皇家恩及民正如斯擬拾擊壤翁来聽康衢兒

春日對酒

丈

屠蘇

玉壺貯美酒置之春風前幸與良友共為歡豈徒然
一倡白雪辭再賡朱絲絃翩躚東家来雙舞花增妍
急觴雖快意徐引容款延豈曰惜芳景樂茲太平年

耆山春為無為張真人賦

群巖緣清溪遥嚮出重霄巋然又人行仰止非一朝
開雲結層巓為此青岧嶤諸峯似諸孫相拱如相朝
幽探得奇勝熱坐息喧囂龍斂卑其傍百靈不敢驕
延矯贊至治歌咏諧鈞韶時来金華牧或過青城樵
紫芝初無根黄精元有苗服食體可移顔養神自超
卑道方還車何在搏扶搖從茲至千歳長向此道遥

送宇上人回吳興

上人雲川秀法筵推巨擘教来浩如海渉歷欣有得
兩軒兩華時言下見真的〻意既解知虛名諒何益
小隱徒勞人西湖漫招客向来棠業處安溪水精域
平生香火情詎忍付榛棘耳根松風聲已度舊衆百
過我索送行為問果何達白雲在虛空去留本無迹

陪徐教授觀朱清翁宅牡丹分韻得寄字

清翁喜玩芳名卉無不藝牡丹赤城本渉海遠移致
歲月培深根春風育生意重臺胃千葉大朶壓孤蒂
蜂黄注額鮮猩紅入肌膩雕闌周遭圍牙籤後先記
同心或許看俗眼那得視廣文風昔交花時欣一詣
預約耆英從亦不寒晩棄良辰屬微陰久雨遠初霽
杖屨踏春泥尊壘臨午砌勝賞愜所懷良會匪容易
盍簪主賓歡移席有核果延留頓忘歸談笑不知醉
行樂須及時人生信如寄

題淵明漉酒圖

酒中有妙理飲者未盡知千古一陶翁嗜此能自怡
秋菊生幾叢芳菲繞東籬掇彼露中英汎我風前卮
興来自飲滿客至聊共持今晨新釀熟正好斟酌之
葛巾淨無垢倉卒亦可釃笑將代葛簁驚省集童丱

篘

一巾安足惜我尚簪紱遺頭顱已如許為歡能幾時
悠然北窗臥快哉南山歸生世徒物役不飲誠何為
游神太古初丘壑共熙熙天命信可樂於焉復奚疑

題錢舜舉紅白蓮花圖

脈玉既有方繪霞豈無訣雨雨仙之人心同顏色別
一從擒丹丘巉飛下銀闕機羅夜侵涼衣錦春於熱
遺之紫瓔霜報以臙脂雪纓華拒易保貞素諒難涅
永結白首期莫待紅芳歇波聲散鴛鴦吳儂正愁絕

孟夏齋館清會分韻

綠樹生晝涼風清雨初止齋居寂無營澄心湛如水
高閣推共憑代木歌未已小車花外來愜況良可喜
道術圓相忘妙論該物理為樂世應多此意知者幾

風雲壇次王達善學士韻

兩暘既時若年穀咸順成四海懽心同頌
聖人秪秩宗典三禮祈報嚴遵行親臨來風乘壇壝
生光榮風與視河漢表階中夜乎涼隨白露入暑退
金風清肸香教至治宣獨感神明

題王子華桑弁圖

大化無停機品彙各生植春華爛陽鷸陰倏燧秋實
物物具太極一一生意全至人悟物理坐閱觀序變

偉哉愛蓮翁窻前不除草自家意思同可與知者道
夭夭桃李花顏色殊可嘉朝榮夕乃悴零落隨泥沙
幽蘭及秋菊寒梅與脩竹雖之嫵媚姿清貞異凡俗
是以君子心雅好非等閑要令山水趣長在庭除間
秋風無時生霜雪被崖谷顧言崇令德歲寒以相勖

和崔原楊書懷二首

雅志在山水端居尚幽僻廓然心境虛萬籟自虛寂
兩壁蝸涎枯風庭蕪泥澀鉤簾一憑軒雙梧眼中碧
一水不可越閑門清晝閉美人渺何許清風邀難襟
野鶴玉雪姿乃在泥滓間安得住相近論心日往還

題盛子昭小景

茅堂溪上立溪水三面繞波光入虛牖玉壺蕩空渺
遠與城府違雨無塵俗擾秋聲滅楓梧晚色集蘋蓼
孤吟不出戶思在雲樹表故人扁舟來粟意慰幽悄
便當掃蘿逕邀為致清醇近作得細論佳趣應不小

陪壽椿堂得然字

良辰慶壽宴杯雪被芬甸主家樂豐年華堂具珍饌
維此座上賓於世不多見道德副令名勳勞注深眷
爇香鵲尾爐濡筆鳳味硯幽賞愜所懷歌詩紀清燕

遊清涼報恩寺

清凉古净域乃在城西門前當紫陌首後枕蒼山根
重閣松檜合一逕宣寂分金書煥新額琉璣繁華文
梵宇壯神京寶帑開宗潘曰維象教力可報君親恩
付囑語在耳倚敬道獨尊維時屬承平芳春布微暄
幽尋動佳興駿馬聯高軒朝回蓬萊宮訪此祇樹園
談空理深契結領旨猶焚翠微閣竹房雲蘿青可捫
亭前桃李花翩其隨風翻究然芬陀利從天雨繽紛
樂哉今後遊慰我夙昔聞明朝向城市却望山中雲

題高士譙萬竿烟雨圖為方尚書賦二首

誰傳此君神穠纖揣長短隱然千萬竿清風座中滿
醉雲三昧手嗜此驟騙纂平生足所滿歷許門可款
酒閑擬林軒茶餘憩池館得意雲霞箋汎筆冰雪岩
淋漓夜雨寒杳靄朝烟暖詎思付魚綸端宜栽鳳嘗
聯娟得地生清秀信天產律呂固可諧村器未易求
白雲幾葉孫青年登仕版吾鄉士如林頹脫見誠罕
森森玉笋班表表驚人眼豈惟人眼驚况在帝
帝心簡雅德配瑤琨貞姿壓樗散勗哉歲寒期永言
秋瑟僩

送童伯顏賢赴德安府教授

臨海有佳士氣質清且和少小富文學華年擬高詩
擢為千里師坐見九載過秋闈與春貢得士何其多
重攜教鐸去清音振江沱采采泮水芹菁菁中沚莪
成效日章著今聞益巍峩行當副徵用圖風聽鳴珂

夢遊武夷

維南有奇山仙人所遊既苟非登躋衆凡蹤日捺亂
丹梯緣青冥臺榭擁樓觀稍出林壑幽始信仙凡判
瑤天倚圓蓋四顧無際畔油油白雲生乃在山之半
自嗟筋力弱敢覬胎骨換山花笑如迎山鳥聲相喚
徒驚閑梓歌未得賽亭幔欲覺詩已成誰能更塗竄

書袁庭玉族譜圖後為尚寶丞忠徽賦

日湖碧澄淳雲鄮青截叢袁翁生其間雙清歸一攝
才堯既瓌奇經史叉漁獵平生兩眸子巖電光燁燁
偏閱郡國人不作兒女囁恩承天九重寵被日三接
老氣秋峥嵘風韻春和協容臺謝事餘京邸雅懷愜
華髮咲烏紗白鬢照紅頰門前小園圃蹊花戀幽蝶
等閑不厭看清興時一涉雪晴擁吟裘泥香移步屧
佳兒不負丞金階早攀躡養志意素堅奸禮情逾浹
豈徒讀父書尤知詮家牒錦軸張芳圖珍藏欲箱篋
見過徵品題自愧誠萎薾相期非溢美駿足方高躡
矧逢聖

聖明朝宜樹遠大業上以慰翁心下以振来葉

送徐文穆從弟敬赴漳浦訓導

徐門故名家唐鄉昔通譜芝蘭玉樹間敬也復翹楚振振翠麟角燁燁紫鸞羽經明得師承才高出儕侶承恩入清選司訓起祕武好山接閩南大邑美漳浦氣冷產珍奇庠息成樂土海翁通化地絃誦儼鄒魯春旂折桂香登鶚溢天府良由後蒙泉廣可滋蘖圃華年坐皐比高齋普講今古誘然諸子衿肅爾就絕矩官階孰崇庠職業在脩舉矧惟斆學半於已豈小補實大聲以宏吾將拭目覩張遠鳳城隅鮮纜龍江滸便道一過家畫錦勝綵舞南風努子舟到日及夏五有書勤問安雖遠若晤語毋令池塘草夢隔三春雨

奉和椿堂少師寄挪莊表太常韻

二老

潜郎舊所遇寓常相依祇今巷南北乃爾會面稀椿堂朝番廣挪莊畫掩扉關心藥裹留調息爐烟微老臣戀闕情有山都忘歸書函詢近況詩筒續前徽尚憶平生言傾悟行年非来往亦風流此願終無違

節菴集第三

七言古詩

神龜

常聞孝弟之至通神明又聞金石可開惟至誠聖心
聖心一念存永慕帝
帝遺大寶貽衷情仰惟皇
皇祖答爲運混寰海于安蒼生肇基垂統育謨訓繼
志述事無紛更察脩信史紀善政恭進尊謚追鴻名
羨橋顏面長對越山陵碑表巖經營詞垣撰述任元
重選石築勤功非輕鳳域逶勝花隱隱龍潭佳氣朝
盈盈知原壤下深固乃有鉅石中峥嶸鳩工啓視
喜色動龜靈在側真形呈拼除土花露介兆卓立山
骨晶英渾然凝就太古色知之隱若韶鈞聲泗濱
浮磬匪異體九江納錫應同盟星辰安耀統陽質元
武孕秀儲陰精光輝豈遂地理泄肖貌貴繫天生成
擎頭久爲霄漢望曳尾肯向泥塗行坤祇守護爲呵
禁野老鋤鑱徒縱橫避試搜壁沈洛水藏爲藏器樓
神京爲祥爲福爲壽算如金如貝如瑤瓊想能前知
世當泰欽息以俟河之清禹功巍巍足並駕堯德蕩
蕩同恢宏璇穹眷顧鑒誠孝至陛瑞覩羅瑤纓小臣

獻頌致嵩祝樂與萬里共鼓舞歌升平

畫梅為金侍郎題

花光妙手真絕倫一生好為梅傳神神交意會得三
昧胸中滿貯江南春戲拈剡溪七尺絲笑染蘇堤六
橋水暎風蘿蘿短長條香雪亟亟踈密蕊銀鉤團楣
蟠爲絲玉質溫潤無瑕疵墨痕微帶烟雨氣芳心競
露冰霜姿蕭然一樹當空立雷動孤根蛟起蟄萎苔
斑爛凍猶黏蘭蕙清芬暗相襲退朝花底鳴珂來錦
袖看花參復開初疑碧紗窗下見大似白玉堂前栽
工夫如此不易到筆力翩翩參神造人憐踈影弄寒
觴我喜繁花挿晴昊徐熙沒骨錦衣模補之撇蓬騎
命奴頻令詩興起東閣已違歸夢尋西湖使君何緣
最鍾愛為有歲寒心事在枝頭生子子生仁長與皇
皇家調鼎彝

陳琳起小景為胡郎中題

遠山近山青戟戟當戶一峰如壁立往來都作翠屏
看清高不受黃塵集故人山中星散居一時相過欲
相於詩癖為林下座縣輿欲向屏間書倚空懸腕
捉斑管毫端颯颯秋風滿龍蛇盤屈氣自長懷鶴驚呼
頭為短紫苔畫破鋒如鏃肺腑流出皆神奇人徒慾

悠記歲月我方徐徐德祺期南宮官居達玉署奎宸
分明舊游處九峯秀色吾眼中洮筆重當為公賦

淮山圖為左伯瑛題

拘栢山頭淮水出淮上諸山總奇崛霞光射月麗丹
霄雲杪從龍佳紅日英材世出豈尋常佳氣年來倍
芝蔣雪軒將軍司徒孫千戶侯封繼籍箏不知何處
得此圖故鄉山水能追摹遠峯橋嶂碧邉還喬木灘
樹青蔥竹板橋溪口通經術茅屋林背枕村渡騎驢
入寺定吟叟泛艇乘濤多釣徒將軍年少游家平梁
特長思生處早好其水景丘繹翔游肯堂肯構開懷
抱世人此意那知得丹青屏幛開花草錦衣行看當
晝行十襲斯圖作家寶

贈醫官張善齋為高汝霖賦

三皇有書曰三墳肇啓大道宣人文天官下取藏玉
府世無其本名空聞九靈太素出西漢軒岐論醫更
間難玩辭每為今古綆按理元如日星繁聖賢君臣
心事同上畏天命悲人窮好生一德參造化利澤萬
古蘇疲癃泰和越人兩巨擘大闡遺文著奇績張公
仲景出超群妙論流芳足矜式家聲澤久益存千載
更多賢子孫德齋清風善齋續學有獨得誇衆門疾
年枝書山水邑恩被忠民期普及黄茅九轉金液乾
笑蓉五色砂床灑錦封百里龍蟠長西聯岩崿粟餘
鯉剎菲茅舍不嫌陋乙藥與藥方傳方太學儒生吾
故交有母賢如鄧孟母一疾三年不下床百術旁觀
駭袖手高門義聚江州如杖藜見過詢鼎烙聽聲望
氣知所苦俾以匕劑呻吟除雞鳴山前天已起尺兩字
平安萬金直回帆有便緘寸誠欲以文章數謝臆我
思醫者視病人與人愛親堪比倫湖湖後進繼先志
仕仕孝子多忠臣何以為生酬眷遽試輙叙醫增健
羨宋清逝矣豈無人救故因循稽作傳

送道紀丘卯一清圖宗陽福地

青衣洞口晉山頭倚真素多仙者流仙人於世去或
留誰樂逸駕追飛鞘鮮纖紫氣知青牛達遺一老東
家丘卯君道號松喬倚碧晴峒之明漱畔默契玄理
窮寞搜杪簪晚榻爭晉緻宗陽上宮風景優悟陰符
色交清濤丹光劍氣相纏繆神公受命鬼母慈蓮羡
為屬題敢伏洞房火候時添柏尘斷日暑鎖更籌忘
年昔曾交游江湖浩蕩縱浮欲叙雅好嗟無緣
聖人孝與重華伴昊天罔極恩思酬備龍立教試湛
按丹符一發備九州五千環珮琳琅球膏霞為衣蛩

為芙湖然齊賦登瀛洲黃壇金篆嚴科筆堂慈窔重
襜細覺旌絳節參飈存真宰下顧天垂休福資寅路
䡴諸幽般禮既備玩功周大庖燕錫羅芳羞天香滿
袖風飋飋龍江潮長渺維舟勝容入抑呈春柔擢郎
棧作邊歌謳為君滿泛玻瓈瓯雖有鄉思無離憂山
窗逌白鹿鳴呦呦松醪朮煎俱戎篘海鱔消息曾回不
素書肯隨洪喬郵南屏春色西山秋舊盟那忍寒汀
鷗如能邀我同來猶寄聲鄕廊共詠逍遙遊

題閒山行旅圖

長雲黯慘風栗烈行人在道歸心切上坡下坂車側
欹跡涔凍合來時轍牛毛蝟縮寒不禁車馬莫前雪
易深青袍朝士蹇驢背詩興豈為梅花尋疾驅猶惧
前山阻關門漸近爭先覩驗繻關吏勿作難回風急
雪方灑灑

晚春用和貢文初韻

香雨飄紅換新綠雛鶯怨咽參差玉畫闌墜露泣殘
粧遠翠愁山蛾黛蹙勞勞乳燕說烏衣海天凝雲烟
草迷東流苦長西日短惆悵花前𪈭鶒危繡幕深沈
雨聲小夢入神山良夜悄鏡裏韶華又一年曲渚雁
鳴錦屏曉

題趙仲穆雙馬圖

兩馬翩翩皆駿骨一見人人羨神物出自是天驥
騊入貢來支從月支窟雄姿逸態將翩翔游龍騰蛟
相頡頏霜蹄踏月照夜白肉駿𩥇霧真飛黃異官善
調不勞力一匹生駒牽一匹賢臺望忽千金豪門爭
看比儼壁吳興畫馬知馬情高樹大葉長風生春流
飲去御溝滿秋苑牧回沙路平吁嗟伯樂不常有每
為驪黃分牝牡地上騏麟衆且奇人中騏驥君知
否

春暉堂為祈指揮賦時平搖回詩中及之

先王功烈彰西土白叟黃童頌禰祈父
天君有命許承家仲子起群能繼武耀來持節南海
南存心忠孝人皆歎貔貅在伍民按堵黎庶潛蹤鰐
徙潭潘與迎養數千里得侍慈闈心益喜寒暄易地
慎起居鼎俎隨時奉甘旨高堂華構奐新既髹
毿紅錦茵晴雲爆爛窗戶曉淑氣映北屏棣春風笙
龍管奏箏侑春酒雙螺介眉壽桃花含笑向東風萱
草忘憂北牖堂中慈愛和且熙究若天上三春暉燁
無私到處照不以弱草偏見遺銷霜融雪回困頗鮮
凍生和護柔嫩眇然自顧欲報難只有拳拳心一寸

寸草雖短心甚長欲與葵藿同衷腸毋息君寵供在

述懷

上朝：暮：傾輝光北山象魏雖孤絕二十餘年憑
險阻海函春育怡不知鼓吻磨牙猶自許朔南一統
安可容兵符淺海徵銳雄暫違膝下即上馬小醜已
隨神籌中摧靡偵諜胃烟霧直入深山更深處主將
首懸納摵串劇穴焚巢開道路明家跋馬歌凱還侍
門喜色生蒼顏錦袍五彩耀金繡拜舞下歡萊衣斑
鯨濤帖：山寂：今與芳聲揔總洋溢醷臺增重已無
燮幕府論功頌第一春暉佳倚深意存孝以事毋忠
事君國寵紫誥進高爵恩光重見父名門

寄曹玩隱

自我度梅嶠不聽天柱峯啼鶯變鳴蛩清江五閱秋
芙蓉豈無賴仙屏吟眺亦可供亦有滄翁坎石船毋
寵篆皆封天風汗漫浩如海幾時收我浮游蹤既未
能端簡祇謁搏桑宮一聽彩鳳華噦：又未能乘槎下
遊訪五老九江攬秀摩雲松英酒懶擊玻璃鍾空令
磊塊填吾胸年華悠：不相待風簷霜柳難為容采
蓮作扁舟折竹為長笛踏雲泛月思追從豈憚水復
山重：此時此與不可過佳景莫負春光濃金芝初
生兮瑤草芳茁與君共拾期相逢期相逢丹在壑天
桂峯頭月上時好倚南樓待歸鶴

題牧牛圖

牧牛兒無是非日出而往日入而歸長林茂樾相因
依是時東原露方晞草光照曜三春暉老牛出乾朝
正飢有角繭栗鳴相隨鳴犢何長又何悲吾聞受人
之牛為牧之要今所欲無欠虧亦猶主家養兒時樹
根盤礴春熙：坐見白日花閒移吁嗟兒兮將安為
食主之食衣主衣牛飢牛飽曾無知主家可罔心難
欺牧牛兒無是非不信牛瘦兒長肥

贈醫士唐永年為李宗祐賦

今之業醫隨處是碩學誰如賢父子醫門論議浩無
涯能以儒書會其理阿翁活人：共稱有病有藥無
不起子也卑譽實克家播揚清風生錦里新溪東畔
城西隅杏花紅繞仙人居廉收藥斛虎林殺架插百
軸龍宮書丹光發曉雷屋淨玉氣照夜雲窗虛邦人
拜惠户椁屨官長門係門駟車浮玉山人仙所請標
字心勞病脫剝玉幽金匱為選方鍾乳丹砂不論直
清羸羸充實一氣和神觀康强百骸適贋門賞家總欣
欣唐家名聲迴籍：我行欲半東南州看山偶為拉
山留談醫風昔猶嗜好能者時復相交游阿翁堪乎

見青眼與我論心志白頭兒童誦比馬君實女子亦
知韓伯休子時承歡在左右五色萊衣耀晴晝林壑
秋風桂一枝階庭春雨芝三秀寔衮纘世毋廢墜詩
禮承家有傳枝更期積予十全功歸祝而翁百千壽
淄

題浙江潮圖

雖剎江爲水之府瀛鼇當年稽神禹江濤壯觀天下
無雄蓋䶢闔踦吳楚其來不知自何許或云海鰌穴
呑時出處此語通足欺聲發陰陽升降元氣中從此
翻：卷：至信無寒暑我家作傳如槊侮嫵：衫生
綠一縷烏合逆連百萬兵鷹揚驟貴三千弩鑪蛟愕
貽巨鼇吳鼉駿首掉尾呈怪獻異迭出而舞舞八月
十八秋正中月輪車午涵晴空雪崖冰嶠光逵射瓊
樓玉宇寒玲瓏岸邊千朵青芙蓉彷彿隨在龍王宮
陽侯趍駕馮夷馭後至前驅急於赴瘧蹲踏路兮就
閼坤戶尾閭既滅雖挽之泝流一躍透神助崩騰排
拶巒圓互作意昂頭上天去顛倒滄溟風雨愁艱皆
赤石當霆怒吁嗟雄哉東有龍門西有砥柱河盤峽
東兮角鬥觸之勝負靈胥忠憤今千古肯與鴟夷俱
臭腐撓書中臣：不懼獨懼感君：不悟臣心似水
長東注有聲莫徹姑蘇臺有恨欲吞句踐墓思古人
而不見兮悵披圖而延佇鳳山平晚卜歸期把酒臨
江重作賦

杏林春曉爲吳志學賦

吳郎林中無雜木杏子千株森矗：漁舟誤覓爛漫
壇容優争趢珽阜屋散衢黃蜂采採花蠖蠊於蒐脈
收教多情對景賞心濃累葉傳芳生意足年：韶光
豔陽時未明即起常嬉遊披衣出戶月皎：曬霞燒
徑風羞：露旁夢遠蝶猶困烟恍惹容鶯成癡作閙
睡眼如見盡細撚吟髭爲賦詩奚囊詩多歸更改不
盡形容春似海瓊園賞處日增輝金谷看來徹選采天
然活色謝丹鉛地出生香笑蘭茝祝融峯前有此林
吳郎家居今幾載上圖譽：圖曹究心禁方村後懸
千金揭來金華被隴剡籍寐桑梓猶追尋藥籠參苓
不可缺公門桃李爭相款顧言及時樹勲業畫錦行
看耀故林

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

驢壇迍響何寂：作者逝矣誰能拈挑然七子英風
度乃有遺像圖生綃衣冠半帶晉季氣人物絕是唐
中朝想當朝事得休暇擬采野景歸風謠青驪黃犢
踏凍兩蹇驢瘦馬銜寒飇醉鞭笑停似按譜吟鞭詩

柏催獵鑣宿花多情且少待尋梅有與非無聊此圖
我嘗見十數高林大樹風蕭々掃除閑冗存簡素兵
興筆老才尤超方之粉墨巧塗染姿止天地相懸遼
尚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道遥道同氣合志相
感雖曠百世如同傍畫師晚出有深意況自昔日傳
於輞屋梁落月見顏色妙處不待窮摹描君不見袁
海僵臥寒正驕王維巧作雪裏之芭蕉

璧和

御讃如來大寶法王巧絶感應詩韻二首

大雄高舉超凡門揚[illegible]與世無相關有情有感那有
應處金剛座安如山當建一花試拈起後來傳器無
遺水以無生法利羣生都在飲光微笑裏鹿野苑至
拔提河截流香象騰清波悲航從此廣利濟彼岸東
到何遮羅明星現前路不昧心印相承今幾代竹林
精舍憶如新金縷伽梨留得在法王大善悟真空與
大雄尊備證同道風吹香播塵表慧日破闇行天中
隨機應顯無多路堂々獨露如々體悲非微聯青蓮
節 疑衍
青妙相生成紫金紫以道與人祛障惑以法爲人除
縛 疑衍
繁纏素懷善世選
皇圖況有深緣在中國十萬里程流沙西一路指點

行人迷如摩尼珠照濁水如淨寶月涵玻璃又如陽
和到幽谷萬物生輝威煜々又如醍醐出雪山要令
飲者沾膏馥毗盧頂者上五色光盡虛空際道微從
萬八印首從淨域四衆捧足修修廊寶蓮九層花百
尺栴閣攀猗從晨々慇懃攝受許加持細密工夫無
罅隙清涼山上文殊臺六月飛雪洗炎埃象王趣馭
家久駐龍華廣會當重開諸天參侍祥雲繞塔影穿
慇明皎々獅音一吼天下聞不待鳴鐘報人曉

又

法王有路趣真覺覺者無爲爲者學言下分明直下
當衣內繫珠光爍々為言亦有功夫無一無之外常
如々庭前何曾見栢子東壁宣解懸葫蘆達人那堪
浪數演定力堅持不退轉冰花結就火中蓮春賦飛
出桑門論法王身是覺王身知古來今三世因天生
聖人御寰宇躬膺寶曆持金輪以善養民視如子尚
擬求賢資孝理都緣一念感通開竟從三昧安詳起
聖心有願報成生更願濟福諸蒼生使叢從恥宣齋
修旨路人迎拜騰歡聲應備迷途長劫々汨沒塵勞
增垢業多方引入真覺門慈悲不惜言重疊諸天伎
樂從空來飛樓湧殿空中開千々影現多寶塔一々

映

光暎千華臺靈谷山中禮真佛山比靈山更奇崛欲
瞻相好得從容不比觀存戒條欲常時他報具二縣
六度萬行那哪能斯正如周天列衆宿徧照大地唯孤
蟾老扶幼挈來聽法雷音鈞：光雲：酪陀上味供
乳糜龍腦諸香熱𧍠甲目不暫捨自啟離能仁一視
忘等差普令未覺獲有覺感因有覺超無為西來的
意親聞度終日鍾山龍彩霧玉音忽報日邊來寶讚
新傳天上賦青陽獻歲春妝妍　九重湯：開堯天願
承善教伸善綢
聖壽永與天齊年

九竹軒歌為曾侍講子榮賦

佳哉居乎靜而窈兮誰能即徑造極垣西畔宮墻拗
金門大隱玉堂彥長歌淇園之操兮一軒瀟洒市遠
無諠繞眼中不入闌草木此君雅德我迺知兮鮮颸
自天發英積春霄駿地騰神鼓假泰笙以見稽兮含
爾龜史谘瓏第霞宮初畫啓乾爽蒼莨應軟侍陽丈
三：玉立英風度一：秀挺森㭉指想當排閶闔而
呈琅玕兮金支翠羽飛舞揚旂楯山禽水鳥低迴顧
盼不敢近丹丘邱綵鳳擬下高枝銜紅接紫閣相望咫
尺兮和鳴嗟然中律呂采色爛若呈文苴退朝華裾
日見過闌門拄杖時來敲風晨月夕別有好事者閒
行叩老兮載酒持有胡床笑擻相與坐其側清景儘
足供吟嘲新詩哦就綠筠刻鉄史借向清陰鈔錦裲
乍發生意動忍放縱守思克庖歲寒心事試與傾倒
兮班聯玉笋繼族如久要不以爽晚輕相拋清脩高
節出入表滿簪蒼雪吾方愧爾青雲交

水竹居為鄭伯規賦

昔年曾入錢塘去行過斷橋西畔路杖藜隨步到孤
山西子湖邊竹深處孤山不改舊時青桑海塵飛歲
幾更水竹人家今在否凌波空憶珮環聲美人家在
錢塘住水竹幽居有深趣秦淮官舍偶相逢問舊與
懷結愁緒自憐落魄為虛名快郄平生吟嘯情藏晚
誰收丹鳳實汲寒空負白鷗盟作詩贈子淅珠玉有
約滄江須預卜待予清節報
君思拂袖西湖看水竹

松雲軒為蔡長季題

大松落：羅軒掩浮雲往來如有情清風天邊鸞鶴
語白日地上蛟龍行軒中之人足文史拏筆藉甚張
童子壯心逸氣少不凡松堅雲高意相似仰看坐對
哦新詩錦囊珠璣光陸離學書尤喜學草聖墨池水

湧鵝鷲飛與來一掃一萬字不用芭焦只揮紙有時
梵香理氷絃弾得中郎舊焦尾人言之子才德俱所
愛特與尋常殊一經已授東閣易三載尚曳西湖裾
吾聞其家世昌大說是江西武夷派老人大父澤感
天〻馬生駒奇絶代嶄然頭角已如斯此軒此扁誠
何辭捌懷昂實巢壁具正傳儼武脩文時九重明主
明玄恩威暢四海儒風俞相尚明堂清廟需棟梁致
身早立青雲上

題周益恭畫梅和王汝玉贊善韻

西子湖頭我昔住正對逋仙隱居處芙蓉蕩垠柳迷
人清高只有梅花樹看花長過鶴邊籠嘯歌驚醒癡
蛟眠青鞋屢試雪華地絲舟横渡氷壺天歳寒心事
相期久一別俄成卅年後素衣莫問緇塵京國相
逢總依舊白玉堂前見故人欣然為我輸情真誰能
健步託移遠爾獨妙手工傳神寒留餘雪横籬落暖
逐東風入帷薄北枝更比南枝繁一色瑶花數千萼
詩人老去才滯多為憐歳月傷蹉跎孤山入夢凡幾
度恭春無計將如何芳尊尚擬市前約翠羽啁啾畫
簷角斷橋何日繫歸橈喚起逋仙共清酌

節菴集巻第三

寒

節菴集巻第四

五言律詩

駕幸太學

賢關崇國子昭代重先師
萬乗臨雍日諸生聽講時泰由王道致德本
制心推盛典欣重斯文慶在茲是日祭酒蹤坊泰什司業講書尭典

朝天宮金籙大齋

玉宸敷孝治琳館啓玄科德報生成重恩覃品彙多
蕊林凝梵氣碧落度空歌
九廟資冥福羣生保太和

雅集分韻

帝里春風早金河凍雪消晴黄杉着柳新緑已平橋
米闌情何厚西園景倍饒朋簪喜相盍歌詠樂清朝

臘日夜飲宿次王達善韻

直廬依禁籞清夜仰堯天壺抱金徒箭衾垂甲士絃
龍山青上月鳳閣紫浮烟燈影何妨照神清自不眠
霜花數碧瓦氷筋掛雕簷凍色春前重寒威臘底嚴
茶杯濤滿泛香爇火頻添正是初三後新糖露欲纖
齋館晨興早東方未啓明祠官迎騎從翰相視犧牲
林影隨燈遠溪聲度沼清趍庭將對命司折尚持更

春夜次韻二首 一

好月當筵照香幃卷絳羅玉壺初滴水銀浦欲生波

富貴青春景嬌娃子夜歌千金酬一刻論直未為多

柳葉眠眉綠花枝粉臉紅金鬟籠細霧繡幕護香風

夜氣三更後春光二月中梨雲隨蝶夢來往繞簾櫳

府中即事

掘務嚴中間暇思坐後堂綸巾白羽扇瑤簟紫藤床

日暢秋猶熱風生盡頗涼邊陲無警戒官府樂時康

本清軒紀興次韻五首

長夏追遊簡高軒眠詠多神清忘暑熱心廣育春和

庭有琅玕長門無縱識過臨池時閣筆戲水愛群鵝

窗櫳總軒豁服食更清涼苦茗黃金筭甘瓜碧玉漿

境因幽處勝日向靜邊長所貴能順養于茲樂壽康

錦屏張畫格縱幌護書林竹暗鷳鳴午松涼鶴在陰

清吟題綵筆雅調寫瑤琴自足酬高致誰能預賞音

碧藻隱清漪紅窗俯綠池露珠凖流灑冰玉結玻璃

魚隊群遊處鷺聲百囀時晚風留小憩蕉葉稱題詩

香風吹不斷花木四時妍階砌綠翻藥池塘又採蓮

詩成留客和酒到命兒傳有美東園趣為歡莫問年

對鏡

良鑑不易得照人真具明青金圓鑄魄白汞埘流精

重購元無價頻看自有情浮塵虞見翳隨處錦囊盛

寄觀妙道者

顧我塵緣重多君道氣濃幽懷悲欲寫清事幸相從

已辦登山屐兼營拄月筇高秋霜葉盡遲爾澗西峰

秋懷和趙古則韻

歸計定如何西風日夕多山中黃葉路江上白蘋波

晚色群鴉集秋聲一雁過離情方繾綣何處竹枝歌

題春江晚景圖

遠水漾春色近山橫晚晴烟青楊柳暗月白李花明

歸雁聯翩影跳魚撥剌聲平生江海意撫卷不勝情

游九仙山和尤鍊師韻

高山同仰止相與造仙鄉躡屩穿林遠籌燈入洞長

樹含春雨潤花落曉泉香幽討平生願佳期此日償

南歸

行李迎朝雨歸蓬趁晚潮還家疑夢往別友信魂銷

隱隱山頭近盈盈水脈遙問程猶幾許傳指更三朝

懷周文敬

卓犖三山彥棲遲五嶺陰桑蓬年少志松柏歲寒心

雅道如君少高情為客深海天雲漠漠飛夢若為尋

題葉錬師崆峒山房

翛然學仙侶久矣遠人群種石皆成玉營巢半入雲
衣新縫鶴羽銘古鑄龍文毋俾長生訣唯教上士聞

吳江夜泊

江色入秋清蒹葭白露紛星移孤雁影月落亂雞聲
旅泊常隨處舟行不計程三高呼莫起誰與話幽情

西湖和貢友初韻

佳趣誰全得閑情自軼群貢所聽夜雨立馬看春雲
酒伴期相共詩題得屢分西湖天下景坡句昔曾聞

約人遊湖

明日湖頭去期光間畫船分酥開臘甕茗試春泉
知己能否會同心託就延隻家橋畔柳拂曙看鶯遷

懷臥雲軒魏朗綉錬師

歸路青山外青山更幾重向來容易別此去益難逢
月有長圓相雲無一定蹤玩摳方欲寔安得會從容

和王耐軒韻簡秦代宗欽一宗二禪伯

松室類巢居逍遙磵谷虛雲來常就宿草長不教除
送客成三笑進人話六如高軒勤遠過愧我跡猶疏
補艾費針尖牽蘿緝帽簷鼻垂寒涕滿眉長壽毫纖
漸覺根塵減卯知樹礙添故人多雅道來往慰幽潛

江上寄賈惟仁

湫湫滄江上悠悠客路中短蓬春夜雨孤棹晚潮風
野唱驚沙鳥鄉心怯塞鴻長沙望猶遠錦字若為通

西山道院

闤闠疑無地山林別有天竹庭群玉立蓮館一珠懸
訪舊來清友談玄聚列仙從容陪畫坐陡覺淨塵緣

題唐子華山水

積翠連山起源水入江流樓閣前朝寺帆檣遠道舟
濯纓誰獨往著屐會同遊頻類匡廬景幽奇或可謀

挽沈彥良

每念東陽裔猶潛北郭居高情千載上直道半生餘
弟已傳兄服兒能讀父書秋風原草白忍淚重欷歔

題耕雲小隱圖

一逕隔紅塵千峯盡白雲幽巖宜卜築沃壤足耕耘
預卜登多黍長懷獻寸芹攜琴誰見過野色小橋分

遊靈谷分得人字

净社馳情久良辰發興新松雲初出壑花雨不沾塵
妙供延清晝芳盟及早春歸看河畔草已有醉眠人

寄楊起宗

數日情懷惡中年故舊遙鯨波君久涉猿嶠我先歸

慧以集校

春事踰成服秋期及授衣信知無過雁魚素莫教稀

問遴菴疾次韻

幾度臨風想那能觸熱過有情頻入夢微意豈為痾
賓退賡酬少僧来問訊多以時須一造彼地入三摩

秋郊晚步

西門久不出霽晚興堪乘自是秋容别非関暝色凝
漁村紅葉樹官渡白頭僧花石橋邊路尋詩記昔曾

竹軒為俞彝仲賦

秀巻寸金地君家聳玉林秋聲穿戶早雨氣入簾深
瀟洒留人坐清虚引客吟相看久無厭為有歲寒心

奉和火師姚公南園初秋游矚見懐韻

南園倚江郭秋信易為通鶴啄蒼苔露蟬號碧樹風
振衣埃壒表游目泬漻中定有重臨日還期一笑同

挽神樂觀鶴林周玄初提點時歸塟姑蘇

楚楚林中叟飄飄鶴上仙兩朝
宸眷重十月聖胎圓雷撤催甘雨
天書護醴泉神遊應未遠隨月上吳船

暮春有感

故山遥在眼流景急催人寒食清明節長干白下春
病憐身是幻歸怪夢非真此日南屏曲湖光緑轉蘋

五言排律

武當山道士進榔梅恭緝賀語六十韻

河清符世治物育騐時康聆代膺多福明廷集衆祥
仁敷春块扎吉叶歲豐穰嘉采来仙客微芹献聖皇
聖皇珍調供上用玉食奉初嘗東旭晴楼曙南薰午
殿涼諦觀争歎羡稱賀共趨蹌載籍詢文彦圖經記
武當靈源循漢上奥壤在均陽佐翼嶽諸峯秀朝宗
一一水長塩華凝碧沼漁唱出滄浪玉子懐冲舉童真
志激揚忘懐勤内煉欽迹擬深藏棲息投林下遨遊
阻澗旁清泉飲如醴白石煮為糧淵默存丹府希夷
養洞房五龍朝擁座一虎夜巡廊磨杵知勤勵虔禖
抱肅莊霓旌吹奥氣斗斂耀寒芒相彼榎榮樹生如
羽葆桑長林徒蓊鬱高節獨軒昂盆盎古嘉洗島群
孤鳳盃本心如可表生意不相妨誓願萌中素精虔
格上蒼榆星元著象梅雪敢同光持此瓊瑶質置之
冰炭腸一枝分爽影数朵折幽芳藉地須瑶草凌霄
倚翠篁奇芬散蘭麝清馥襲冠裳臘艷還呈露春妍
孰頡頏托根先得所結實更為良青潤烟如沐肥
雨似粧細紋微帯紫頳頰半傳黄啄雀邊鄰木攀猿
度别岡甘酸飽風露辛苦歷星霜蕊踏嚴承鐡蘿垣

謹護防長陪蹕蓋立永謝斧斤戕儒典趣雖略而書
紀至詳等閑花滿眼容易子成行不有升平兆應無
應彰九重開泰運萬乘攬乾綱内難清南紀中興肇
翊方咸宣玩武宅道洽太和鄉渠渠方舒玉粟粟若
綴瑞筠籠下參嶺桂棹過瀟湘篚從菁茅入包先橘
柚粉蕉新歆太室致敬進明堂寶鼎和羹美金盤漬
嵌香頻婆珠火顆椰子漫多凝棗怪安期誕挑憐曼
倩狂瑤池雲縹緲蓬島霧微茫望遠嗟何及求原式
未遑荊州幾只尺禹服乃封疆入貢誠非異難生亦
足常從凋尼父植遺愛召公棠景睨既臻嘉慶靈祇
妙贊襄史書黃閣老賦著紫薇郎述德侔靳吳論功
邁漢唐尚資神化永益輔
帝圖昌紀事忘愚陋攄誠效頌章

送周令憲赴湖廣二十韻

荊楚名都會西南大屏翰淵衷垂眷甚方面得人難
載憲勞推擇群黎賴撫安徵書傳海内公論出朝端
秀擢烏臺植芳揚鳳晩蘭金閨名籍籍玉佩韻珊珊
武治開昌運優陞復舊官輕車還熟路峻坂著流
丸仕宦仍通顯文游倍喜歡叩頭方闕下分手又江
干水闊長雲淨湫堤小雨乾健帆凌巨浪柔櫓曳平
灘黃鶴千年景清風五月寒落花三弄笛芳草一遥
闌部吏迎驄馬居人望豸冠狐狸䠞頓絕鵬鶚勢方
盤詎肯留餘墨唯知竭寸丹嗟予成久別幸此得相
看祖餞慚先酌鄉情叙未闌尚期加寶練佇見侍金鑾

題虞氏玉雪軒二十韻

公子開軒處蒼筤玉雪如門深通窕窈窗迴對扶疎
翼翼青雲表娟娟碧雨餘龍梢蜿鳳實綴夢與縹
紛飄香後珠琳長韻初美筠呈外潤貞節抱中虛生
意春長在濃陰晝自祛披閑翡翠窺月見蟾蜍坐
詠留文茆游觀集翠裾饒林重拓運旁舍遂開渠蕭
悅慚濡翰廛鄰樂著書自緣承世業豈獨愛吾廬長
日叢悰卷清風藹映舒芳敗催變化嶰谷播吹噓溪
逸非余悉林賢漫爾舉植臺膺重任棘寺轉優除清
白平生志忠誠夙夜攄材為國祥瑞作世瑞璵使宇
字仍華扁仙瀛稱廣居筍班聯峻級長此奉宸輿

送禮部郎中鄢汝舟從征安南二十韻

節鉞授三公
綠綸出九重功由司馬紀恩許禮官從東魯生公族
南宮隸秩宗英聲蜚籍籍令聞播顒顒肅觀方脩慕
棘門郎喬肅雉琺交趾蠢敢敵有苗㓜近際中興運

仍叨異數封王章紫錫袞土賦綫輸賓擾地懷方命
滔天辟象畚
皇仁猶欲偃政典詎能容廟論歸成弄兵機在發蹤
識當銅柱折罪甚匽茅供珍蟻無遺育焚狼息警烽
軍于陳表路鷁首擁艨艟壬議推謀略文鋒倚折衝
秋聲肅殺華晚色淨芙蓉酌我般杓酒澆君磊磈胸
壯圖欣遠到大用羨奇逢露布馳清晝星杓指孟冬
凱還隨井帝虎進接夔龍

西山晚景為太僕少卿祝孟獻賦十六韻

環滁山總好際晚景偏饒勝賞多陳迹高懷獨遠超
一軒臨霞絶刋岫獻岧嶤淨露收花外斜陽在樹腰
延暉空日夕致興邁晨朝儼若珍圖對那能彩筆描
少卿營別墅季子與同僚雅好長相共幽期不待招
吟餘簾影轉坐久篆烟銷短笛歸村牧長歌歸出樵
疎林紛像翻森木半鳴蜩萬隊麒麟種千嶂苜蓿苗
功成告暮息政暇得逍遥黃菊香仍在青松節後彫
豈徒娛老境正擬樂清朝長句臨風贈令人逸思飄

挽趙教諭二十四韻

世胄分公族家聲出士林故山還靡靡喬木正森森
質異人應降才長衆所欽文章煥東壁人物重南金
力學窮朝夕研精貫古今 君子事禮樂聖人心
共仰清霄斗期為早歲霖 不偶變故日相尋
往者龍庭阻紛然鼠穴侵獻書來貫謚草檄得陳琳
纍客聊煩禦偏師不待擒功歸方別駕事去漫拔簪
昭代膺天眷斯文起陸沈公卒欣待詔敎鐸許揚音
列座春風暢開門夜雪深溫如玉界尺清矣錦囊琴
正席聯賓序橫經擁子衿燈吹秋閣響簾捲畫堂陰
大匠施規矩瘞人精砭鍼三年嗟易度一疾悞難禁
零落襄陽傳淒涼澤畔吟夢回明月浦腸斷白雲本
如僕憐方學承君愧弗任兆哀因令子淂亦滿吾襟

贈張訓導二十四韻

彼美當塗彥無如張仲賢詩書從世講孝友見家傳
司訓當鄉邑脩身歷歲年文高人少識職冷士多憐
倅禹羣公表仙槎獨客邊觀人本言行具眼別媸妍
試以清真賦滑如麗則篇吐辭光燁燁落筆勢翩翩
傑出才超古寔搜思入玄風騷元得体駢儷自成聯
紫貝千機錦青銅萬選錢金聲纏擲地寶氣欲衝天
與進非無意遭逢信有緣幾年成契闊此日邂招延
賓館崇儒久書堂領教 遠收臨海梓安坐廣文氈
夜雨和春霸晨風入夏絃高閑志祿游講貫察魚鳶

令閑居人右清名達
御前俸分民部稟餼出主家筵盛世英材出名閣裡
義全雲龍攀並從星鳳覯爭先子幸蒙知矣吾猶㝢
望馬盡心圖報稱拭目看超遷

北京進嘉禾謹述四十韻

帝座臨南面璇星拱北辰百祥隨地出萬福自天申
玉燭調元化金穰叶火鈞澤深涵厚土德茂動高旻
仁亦揚芳舊嘉禾入貢新二儀鍾間氣五穀效奇珍
是在邦畿內非如裔壤濱鸞旂曾此駐鷁駕復時巡
子致開丹雀群遊見翠麟華滋膏露液潤浥醴泉津
秀發(參)甘推長靈芝奸結鄰吐華方燁燁成穀又詵詵
穎散蔥芒直光含璧色純一莖舒鳳尾九穗簇龍鱗
細霧紫柔穀輕霜移素塵同根非獨立異畝亦相親
皓景收成候清秋刈穫晨星垣旁見駟月令薦來賓
喜氣趨田畯歡聲起甸人神農功永賴后稷教尤諄
事著周書定名垂漢紀真樂豐思擊壤推本獻歌幽
嘒昔雖多美于今更絕倫封章方迅速(遂)脩(獻)致因循
吉日重闈曉香風合殿春駿奔馳辟佞篤任廷臣當
宁謀恭至同朝慶抃均太平元有象禎應並無因尚
憶先皇詠宜為後代遵德音昭琬琰(璞?)畫(畫)與璘(瑞?)芳
繼惟懷—祖深恩在養民衆雖知稼穡只粟入[illegible]
維北休祥徵備端由孝理臻新宣登廟禴潔可鵝郊
禋彩繪歸圖畫詞章出縉紳四聰數濬哲一視廣同
仁運值重熙際年書大有頻車轀盈白粲倉廩積紅
陳秉(陳)翰歌仍述松椿祝載仲辭蘄草野拜手獻
楓宸

送陳安仲訓導回泉庠祿養親終八韻

遂闔終祿養訓沭(沐)帝
鴻恩北上雲霄近南歸雨露繁
右文風益盛崇孝理猶敦綵衣服趨非遠青雲望尚
溫卷圖知地脈開多見天根桂粟飄吟幌螢華映壽
鎮德星重見聚世澤久猶存此日嗟輕別何時續重論

送寰南能長老赴雪竇十二韻

兩浙叢林盛都推雪竇雄虎丘(邱)方駕外撫坐旦評中
南隱清貲陟西來的意通有脩皆務實無事不談空
京闕騰禪價江湖播道風已成聞竹解猶證坐蒲功
淨社來元亮吟壇效惠崇少師親擢秀老衲共言公
一錫飛京口孤帆指甬東聽徒欣憩憩送客惜怱怱
風際汀花白霜餘岸樹紅鬢絲禪榻畔茶話幾時同

節菴集卷第四

節菴集卷第五

七言律詩

送趙惟一會試

驄駒踏棘振金銜羨爾英年志不凡桂子園黃照秋
佩柳神八綠染春衫天門日上龍承榜江驛風生燕
引帆帖子泥金能慰母桑雲先寄故人緘

題劉伯琛教授孝文卷

番易江左詩書郡劉子城南孝義家綠竹有情冬出
筍紫荊無恙歲開花三珠照耀眉偏白五綵怡愉鬢
未華此日清風能激勵于今文運正亨嘉

送沈新民進士服闋回監學

郎看廬墓雪霜前又見囊書日月邊仙府姓名丹桂
籍儒家心事蓼莪篇豹藏虎穴文章別魚過龍門羽
翼全壁水春風深德澤清朝此日重興賢

贈道官錢德廣

冲玄道人清且賢太微洞口住多年三花夜結黃房
橘一葉秋乘碧水蓮鐵簡有靈龍或躍玉書無便鶴
能傳清脩近喜新樓觀山月玲瓏對九仙

題昭君出塞圖

玉顏掩泣出龍關萬里風沙去不歸馬上齊歌胡地
曲車中猶着漢宮衣丹青誤主心良是紅粉和戎事
御非唯有琵琶傳舊恨畫圖千載想音徽

分題得夢筆驛送杜士能回京

仙人手持五色管夜授文通驕正酣天上霜毫分月
兔海東雲錦出冰蠶一時翰苑驚神助千載郵亭籍
客談春草綠波南浦路送知訪舊為停驂

賦安齋贈梁谷林醫師

伯鸞聲價舊無雙安穩齋居在曲江丹訣早傳龍井
葛素懷深羨鹿門龐古苔結綠封金竈仙杏飄香墜
玉缸我正清蕭須藥補幾時一一造語寒窗

送劉本中教授回海寧

海寧只在郡東邊斂佩西來又半年一出已酬明府
重儒生盡說廣文賢桃花紅落玄都雨藜杖青吹太
乙烟別去定多清暇日詩簡莫惜小童傳

書王節婦傳後

憶昔相從結髮初十年兵火共艱虞江山有恨心難
轉天地無情眼易枯堂上白頭朝戀戀機邊黃口夜
呱呱紙今貞節歸良史千古清風激懦夫

種梧桐

東山花木半烟蘿照眼亭亭碧玉柯生近朝陽因地

利移從春雨得天和感時卻羨桓司馬得趣終憐郭橐駝此日鳳雛欣有託青雲門户緑陰多

送徐思誠進士省親回京

東亭勸罷碧香醪草色波光映去袍十日到京三月暮五雲深處九天高翠華曉潤蒼龍尾玉樹春明彩鳳毛堂上老人殊健在服勤王事莫辭勞

題王志學教諭仙都生卷

紫陽夫子通化地青箱先生家世居獨峯一接使星後喬木幾經兵火餘諸弟咸儀丹穴鳳老親甘旨鼎湖魚蓬萊谷中讀書處仙都之名良不虛

賦山陰劉丞梅花紙帳

剡藤十幅暖藏春想像南枝帶雪分孤鶴羽衣明海色臥龍鱗甲隱波紋仙山有夢長宜月僧屋無塵半是雲遥憶松龐成獨宿清詩哦浮吐奇芬

寄滕仲揚

思清亭上立殘冬彷彿山陰之故蹤百世子孫頻愛護一時賓客儘遭逢竹根生筍石頭裂桃樹落花泉眼封春事又過脩禊日袖琴早晚許相從

賀唐平田醫師生日

平田正在錦峯前此老高居似列仙龍女獻方金作

匿鳳雛行酒玉為船山中杏熟偏宜夏海上桃生不計年五福定知陰德報蘭孫早省掌珠圓

寄贈西徑山雙林寺愚叟極長老

雙樹幾隨劫火空把茅重起雨花中石頭路滑無塵到天目山深有徑通渭水摩尼涵夜月香林薝蔔散春風遠師若擬招陶令杜老平生喜贊公

用前韻漫興

貂裘敝盡酒船空歷〻經行在眼中青海北來隨地轉黄河西上與天通夜窗省斂燈前雨春館閑歌扇底風此日一麾官舍冷登臺家〻自諸公

贈嚴闍雲鍊師

咀嚼含冰有古風玄元門幾筆浮如公鐵鞋踪跡半天下鉛鼎工夫十月中海水涵秋瞳已碧崑崙駐景臉長紅閑雲猶是當時號久矣身心等太空

重午懷古

獨醒未必饗蒲觴弔古令人感興長湘水有靈知貫傳英陵無骨葬懷王讒言躁毀冰霜操直氣猶爭日月光畫鼓龍舟兒戲耳一天風雨送端陽

送王益吾知縣入京

大樂聲初報捲簾早朝應不憚寒嚴鵷袍前引郎官

拜覓鎢中煩太史占京口沙長沽酒違江心水好煮
茶甘錦　有待須燈夕千里嬋娟共海蟾

寄題郭氏樂古齋
閒道金臺郭隗賢端居好古樂悠然屋連顏氏華瓢
巷門泊米家書畫船北海客來尊每設南州人去榻
仍懸胸中富有通今學鄉得蕭齋老壯年

題陸仲賢梅南老人卷
門對梅花晝不關南枝春色照簷顏歸來五柳先生
懶老去孤山處士閒載酒人過來能賦上堂兒戲舞
斕斒何時求見西洲諸身到暗香疎影間

遊天龍寺
九龍山下天龍寺樓閣巋然兵火餘微雨散香花冉
冉好風弄影樹疎疎黃金臺客丹青障玉雪坡翁篆
籀書況還湯休善文事白雲擬借白開居

題糜母張氏孝節集
百年夫婦六年婚一隔幽明兩地分山水無波生古
井孤松有節抗浮雲蛾眉暗感姑垂老熊膽親丸子
益勤今古幾何能此道髯筆端可託斯文

題楊子東紫筠軒
萬玉繞軒生紫烟疎簾清簟更蕭然每留好事書飛
燕 槩校及

白雞得知音語太寵雲腴丹邱翔鷺鷥月寒貝闕走
蜿蜒他年彩色應相似會有功名附簡編

次崔原撝書懷
簾捲東風薙雨斑斑高堂獨坐一春閒不愁明月隨
水常恠浮雲占好山來興自能通竹所閒奇誰擬扣
松關哦詩都憶崔斯立溪上扁舟幾日還

奉和崔原撝先公伯恭舊題韻
金甌名族布中州玉冊高勳冠列侯應昂早膺民社
寄騎箕終作帝鄉遊北門鎖鑰當周道南省衣冠萬
庾樓耿我不才承令子污渠深愧映清溝

賦徐復初參政篆吳山偉觀樓
天府南來第一州脊邱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還都
會地接三吳控上流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車蓋樂
春遊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秋日遊横里山題凌氏軒居二首
入眼千峯與萬峯澗聲洗斷俗塵蹤秋風落水青紅
雜曉日浮嵐紫翠重家近不防樣盜粟窓虛時聽鶴
尋松歲寒卜築無多路來往何妨數杖笻
愛爾當門聳拔峯石層長記虎來蹤遊誰道同心少
清宴何煩異味重寒露未霜應待蕪暖雲欲雨每依

御筆挍改

松登臨況與重陽近力疾猶堪策瘦筇 漫

題前赤壁圖

秋來赤壁氣澄鮮誰把生綃寫昔年露下九霄山吐
月舟浮一葦水吞天吹簫猶覺聲如縷作賦還驚氣
欲仙千載東坡那可浮江山形勝自依然

梅竹山房為雲間周復禮賦

翠竹瓊梅蔽絳霞九峯清氣撲窓紗龍陂鄉杖人歸
洞鶴見開籠客到家薦酒旋挑烟外薺蒸茶預掐雪
中花歲寒心事思傾倒何日來尋石逕斜

醉漁

醉鄉不在漁村外日日招邀酩酊歸萬事不論唯嗜
飲數杯相與了忘機潮生潮落餘秋色鷗去鷗來自
夕暉破浪長風吹不醒小船流過釣魚磯

次黃可久韻書懷二首

讀書豈為萊高科泮水年來得切磋樹影夜寒烏鵲
月芹香春暖白鷗波郢中孤客知音寡洛下諸生效
詠多春色似憐人寂寞東風曉起忽來過
儒然不飲忽經旬氣與偏於筆硯親芳草又回霜後
燒老梅空度雨中春住諳山野忘為客吟到江湖思
入神坐處青氈仍故物客來應笑冷官貧

題張光弼送張伯雨詩後

外史詩為人膾炙玄元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
上滌筆冰甌雪盌中龍去茅陂乘暮雨鶴歸華表語
秋風一瓢喜落廬陵手簡簡青錢鑄作工

分題得潑墨池送蔡長年回京

石沼秋涵墨暈濃大茅峯頂廟遺蹤山開二酉奎婁
現天叱六丁雷電從老子註成人上鶴壺公別後客
騎龍長才況有如椽管政好探奇淬筆鋒

和樓則中歸奉化草堂韻

江亭曾為看潮來又送孤帆越雨開我喜杜陵茅屋
在人知賀監酒船回畬田火熟長腰米溪水雲蒸側
理皆非日相逢今日別可容孤負掌中杯

題杜子美秋風茅屋圖

秋風捲茅亂交加披圖知是杜陵家天陰漢〻雲堆
墨屋漏床〻雨似麻長夜火眠無限意當時多難不
勝嗟獨憐廣廈千間意畫史無由見際涯

遊徑山用祥菴韻簡報復原長老

佛刹江南第一山老禪宴坐樂高閒無生底用憂身
外有相常住世間大戢香雲朝冉冉廣庭花雨晝
斑斑摩挲石上東坡字洗眼龍泓照壯顏

題李元賓墨竹

我生愛竹日已夕豈但成癖兼成癡櫻廚不食僧舍
筍槿落為護鄰家枝息齋手澤凡幾見空谷足音真
一奇吁嗟此老儻可作乞寫萬竿烟雨時

賦山陰周履常柳莊桂林二首

屋前屋後總楊柳千縷萬絲拂茅簷玄蟬翳葉聲在
戶黃鳥啄花香撲簾華胄應從漢周黨高情誰似晉
陶潛綠陰不動日偏永繞倚南窗興未厭
會稽山人性好高多植桂樹繞林皋西風吹香滿天
地明月篩影如波濤不須清歌和招隱正可痛飲讀
離騷廣寒一枝人儻羨冀爾高攀李錦袍

寄贈玉碧岩上人

玉也西來自古邨雪山分得小嶙峋了知佛法無多
子解繼禪宗有幾人風動蓮幢巢燕出雲生丈衲鉢
龍馴新詩寫就遙相寄欲話三生別有因

和教士文御史遊洞霄宮韻二首

報道分司御史來仙臺倍覺勢嵬嵬鶴歸天柱迷烟
草龍護雲根臥雨苔玉局有靈從地出玄關無鑰許
人開蓮山堂上留題處應遇神翁解御杯
九鎖峯前記往來青山一步一嵬崔雲中春樹多於

薜雪後寒梅半是苔上界神仙官府足下洞樓觀洞
天開石闌一曲丹泉水擬試長生瘦木杯

送朱伯載之淮南

北風吹折楊柳枝舟人催發已多時分攜何必有悽
色贈別只愁無好詩日氣射江冰漸泮觥聲搖月岸
如移獲未卜相逢日春樹暮雲勞我思

題潯陽琵琶圖

昔年曾讀琵琶行放歌自覺思淒清青衫司馬何多
淚翠袖佳人亮有情千載畫圖傳好手一時哀怨記
新聲風流盡逐江流去江上年年空月明

題天目高拙菴卷

紫陽宮裏老祠官滿卷新詩寄我看玩世厭求兒女
巧傳家秪遺子孫安黃金不煉非無藥白石徒鑽或
有丹應對巢鳩成自笑山中歲月足盤桓

宣和金蘭為蘭軒羅叔謙題

天階幾色晃覽旌鳳葉龍鱗照眼明露滴金莖宸翰
潤風迴玉樹國香清幾人居室同心契之子開軒獨
目成賴有湘絃知古意臨窗欲寫不勝情

題侯侍郎福唐迎親圖卷

天官登第蕊闈下馹使趨庭瘴海間

恩詔自天頒鳳尾吟蓮和月出龍灣綵衣笑對三山
舞白髮歡從萬里還純孝已應書史冊清忠更仰著
朝班

題汪宗彝知印雪檜軒

柏葉松身千尺餘歲寒長得護琴書六花點綴當適
好萬木雕零愧不如硯影分青朝几淨薰光生白夜
窗虛紫薇花近欣聽對雅好時來織翠裾

高源辛未新歲書懷

東風於我亦相憐鮮翦微和及冷還客路六千非故
里人生四十是中年故頭沙白流膏雨海口山青息
瘴烟不是春來眠不得倚門慈母雪盈顛

題袁伯瑛千户卧雪軒

轅門高卧瓊臺雪不比東山與北窗執戟夢邊青瑣
闥枕書光眩碧油幢安貧昔有高人幾繼志今無國
士雙艇子何時乘興訪忍寒先遣膽魔降

郡齋對雨簡曹守伯成

楝花半白雨頻仍梅子初黄氣鬱蒸池水上階高一
尺山雲壓屋厚千層閒船擬作浮家計窺户嘶無補
漏能五馬高居清勝地未知念及草堂曾

賦嘉興醫士晉新民存仁齋卷

杏花繞屋錦為屏門對南湖畫不高突與貧人焚藥
券喜逢佳士授鍼經黄芽伏火龍蟠鼎瑤草生香鶴
在庭早晚歸逢經醉李水邊舟楫為君停

題盤谷草堂圖

好山矗矗環幽谷喬木森森閱歲年甘郭地寬資種
藝通村逕曲得盤旋苓饑肥浥松根土茗盌甘分竹
裏泉清隱有人如李愿草堂消得畫圖傳

挽趙撝謙

客袂輕分海上舟瓊臺南望思悠悠書無盡月勞頻
寄詩有高風得屢酬鵝泮方為多士仰羊城遽逐五
仙遊聲音文字堪傳後一展遺編一淚流

題唐子華山水卷

水邊茅屋幾時起林下柴門鎮日關野色雨餘青入
樹嵐光天際碧於苔何人高閣掀簾坐有客危橋拂
袂來正是溪山最佳處卜鄰擬集看書臺

送吳淳伯歸海昌和胡虔白韻

送客江橋春未深鄉人把酒說鄉音柳搖弱纜舟難
繫梅吐餘花帽可簪定省禮說疎長注意釣游迹遠
倍關心不因作別增離感歸夢多時繞故林

賦蔡蘊明長史主敬齋

昔年曾閲敬齋藏滿席清風凜莫禁持已懼忘師友訓玩辭喜見聖賢心大書座右常留目莊誦燈前每正襟矯首紫陽千載上九峯用意更精深

用石永常韻簡楊志明知府兼致別意

傳家清白自關西千里河山入品題今譽已為多士重能聲當與古人齊圖書碧玉鐫龜細翰墨黄金鑄裹蹄相別自憐成造次清風何處手重攜

送學官蔡士賢致仕歸諸暨

蓬萊闕下沐恩光許戴朝冠歸故鄉車馬都門瓻太傅簪纓家世蔡中郎江楓映日春花艷籬菊禁霜晩節香舊井鴟夷泉尚冽煮茶釀酒足徜徉

題濟源廟次巖直翁尚書韻

麗牲有石紀豐功廟貌森嚴祀典崇瑞鳳銜書將雨露神龍承簡鼓雷風名齊北海聞天下源出西山伏地中彩筆留題多勝士登臨懷抱古今同

林塘清隱為臨川李處士賦

幽棲占得蘆溪勝水木清華趣有餘愛聽採蓮翻舊曲慣看種樹撰新書春風九島供魚泳夜月孤軒借鶴居況有佳兒能佐郡暮年此樂信誰如

竹軒為嘉興縣丞張仲進賦

清河大族古金壇瀟洒軒居閲歲寒花上鈎毛多翡翠蘚邊枝節總琅玕四簷雨急宜人聽三逕風清引客看此際松廳應念舊詩成時遣問平安

題黃岩葛谷良虎岫幽居圖卷

楣頂苔茨藉紫霞岩棲為近若堂封九原尚幸音相接一室何妨膝僅容昔有於菟依茂樾今無白鹿抵喬松拔圍因爾增遐慕雨檻揮毫涕亦從

索菴為陸生安賦

人徒務華不務實子獨養索如養恬姓名豈得鴻漸陸忠孝語出成都嚴雪花姿砌白生室烟柳狂門青繞簷一菴清致有可樂久慕雅範無由瞻

題松崖瀉瀑圖

怪石岩前松臥生高懸一道水簾清千年雲樹微時暑六月雪花飛晝晴海眼氣衝龍倒走山頭聲落鶴長驚遠漸李白飛流句亦有新詩立馬成

蓮子

碧印初呈紫菂齊纖歌又繞若耶溪野鬟時至自成蹊天馬夜來新墜蹄香惜餘花含霜露味勝鮮藕出污泥中心冰槃誰能識賴有詩人為品題

節菴集卷第五

節菴集卷第六

七言律詩

元日朝賀奉和少師姚公韻

歷頫永樂紀初元億萬斯年第一年六服諸侯来率土九戎廣樂奏鈞天星明黃道晨光燦日麗青陽霽景鮮湛露歌中陪大宴天香滿御爐烟

奉（校加）

人 和王達善學士韻

端辰朝賀禮行時久雨俄晴造化奇五緯聯珠環紫極萬方執玉會彤墀嘉禾薦瑞彤歌頌彩燎騰輝肅典儀年穀順成人事泰不煩龜筴可前知

奉

又 和王景章學士韻

三元今旦同朝會萬歲齊聲晃旒玉砌金堦天上路珞珠簾繡柱日邊樓凍消餘雪催花發暖逐輕烟上柳浮宴罷歸来揮彩筆鮮吟春色滿皇州

奉（校加）

又 和張司業韻

聖皇萬壽與天齊元日晴光滿玉墀善治唐虞三代後雝聲胡越一家時銀河北斗迴（回）璿馭仙仗東風轉繡旗歌詠太平多雅頌清朝詞翰更揄誰

大祀奉和少師姚公韻三首

雲歛浮陰日載陽東風暖勝北風凉泰壇雨霽（霽）天應壽華路塵清地亦香三宿致齋存孝敬百神合饗集休祥慶成有侍陪鑾賀獻壽先稱萬歲觴

郊禋肇舉三陽首陽德方回一氣元皇祖神靈尊太室紫微星象拱端門祥光下燭歆誠意慶澤旁流沛湛恩敬誦昊天成命句亦糊

睿齊等乾坤

瓠祓雙峙仰高寒八陛遥分內外壇鳳老降神傳玉璜龍章衮常備玄端爐烟冉冉光凝紫庭燎煌煌焰吐丹大禮告成多福集鴻圖鞏固萬邦安

立春日和曹侍讀韻

宴啟金門同餞臘歡傳綵杖共鞭牛五辛作菜青綵勝百甲紆芋縷草柔杓轉璿璣看斗運葭吹玉管驗灰浮太平別有陽春曲不比尋常里巷謳

春朝喜雨

眠醉桃花暖氣薰春膏漸瀝喜初聞歟（敷）紅浥處塵無迹新綠生時水有紋細洒珠簾微帶雪斜飛畫棟半為雲天家恩澤農家福預向豐年報十分

遊蒙（幕）府寶林寺次壁間韻簡寓春山長老

寶樹林巒一逕微金蓮蘭指八重圍華裾攬勝登臨慣老衲安禪出入稀雲嶠風清知虎伏天門日近見

龍飛春山會得新春意笑指青從柳眼歸

南池即景

篆倚雕闌瞰碧流花前天氣漸和柔日行東陸春偏早人在西園景自幽出水蒲芽纔短茁牽風荇帶欲輕浮綠波涵育羣魚樂不識江湖有釣鉤

玉堂清夜和王景章學士韻

金門恩又是逢春攜得天香滿袖回遂使春風生畫閣不知夜雪滿瑤臺雕詩有意追奈鼎按曲無煩倚酒杯倘恐隔叢花凍損溫泉澆醒聽粃梅

會王達善學士見贈二首

清朝制作追三代良史文章自一家太乙青藜秋吐焰江淹彩筆夜生花風雲才思元無盡雨露恩榮未有涯佳句相期感相好尚慙倚服泛瓊華

上庠教事蕢分席左掖絲綸羨作家古字幾行書難葉新詩百首詠梅花清高地位推師表汗漫天游極聖涯今闕邉馳徧湖海相逢却喜在京華

遊靈谷寺簡頂圓極長老二首

蒼山背倚翠周遭路躡金沙地勢高衹樹園林開佛刹寶華樓閣湧神皋喜從上客清遊樂尚憶
先皇翳思勞一路好風香十里松花如雪灑吟袍

石門窈窕復深土僧重客如南金松簷皆脩總清供水鳥樹林皆法音後雲閣兩群人意涼風入室開吾襟幸同暇日得瞻仰天下第一之禪林

賀王遵訓指揮生日

長庚夜現耀寶月瑞露朝籠貴主家具慶在堂陳列鼎特恩開府建高牙鐙挑正結瑤池果碧𥩟方開玉井花滿席薰風散炎暑綵衣獻壽泛流霞

聚玉堂為鄧伯陽賦

昆季同堂聚懿親溫然如玉立莊莊懷才總是人中寶待聘爭誇席上珍家世春秋邦于國階庭蘭樹謝公都高文比德來瓊署價重邊域製作新

白蓮和王懶雲鍊師韻

銀渚秋衣一色分明狐白勝裎紅飛瓊有意奔高月屬玉無顏立下風冉冉濬香生水上亭亭靜植出泥中却思太華峯頭井應近仙家雪稀宮

夏夜和張學古韻

吹盡炎歊已晏殘晩風留我此憑闌井梧涼早秋期近宮漏聲遲夜禁寬月影微升滄外天香直下彩雲端倫然一段凌虛意寫入湘縹作此彈

少師姚公赴姑蘇賑水災和王達善有懷韻

帝心特為吴民念妙簡廷臣遣大僚一路春從天上
至三江水向地中消錦衣耀日鄉關近玉節觀風道
里遥攬香故人懐契濶詩成儀直詠秋宵
琪樹風生感別情秋堂輾轉夢難成露華此日驚初
白天氣速霄喜漸清道在貳公當世重
思隆奉使故鄉榮三吴景物渾如舊勝有新吟入紀
行

少師使還訪丁禹所同登天禧寺塔用達善韻

月上庭梧曉思清紫騮青絡候前楹班聯玉筍方趨
闕契重金蘭更出城輟脚昔聞官局會盍簪今喜梵
宮行與來高塔憑闌處秋滿瑶天眼倍明

沙溪精舍為郎子貞評事賦

高人精舍在沙溪清景相關足品題風度晴洲微有
浪月籠寒水靜無泥荷軒鼓瑟游魚躍柳崕垂綸落
鴈齊此日京華方嚮用故園未許事幽棲

太社秋祀齋居和曾修撰韻

露下碧天秋氣新巧雲猶儗玉嶙峋一年農畝收成
際八月
皇家報祀衣庭桂又看新結子蕃遂應笑老為賓夜
涼齋館清無寐步韻成詩答故人

秋望

落霞飛盡碧天空野色鮮新入望中三疊雲屏張晚
翠千林霜葉勝春紅棹歌傍岸鷥洲鷺江影涵秋見
塞鴻析得笑答思寄遠吟邊清興有誰同

春暉堂為源都司賦

遲〻麗日上高堂春滿慈闈樂壽康畫戟門闌迎喜
色綵衣庭户拜恩光百花照眼爭先覩寸草輸心獨
不忘坐鎮雄藩脩子職移忠想見更傾陽

碧筠軒為純上人賦

一軒林下坐從容繞屋篔簹紫翠重客有閑情時遲
造僧無俗事日相從瀟〻疏雨秋聲早冉〻斜暉晚
色濃猶有香嚴舊公案肯因微擊露機鋒

送顧禄敎授赴成都

贊政容臺已有年玉門此日重興賢頂斯善譽逢人
說顧况詩名到處傳玉牒諸藩周屏翰錦城一帶蜀
山川紀行料得多新製徧寫花溪千樣牋

再遊寶林寺簡富公

好山青繞帝王州一度逢春一度遊幕府遺基增壯
觀道林主席得名流立當絶頂雲生足談到真空石
點頭車馬勝闌趣味富高風端可繼前修

一

送杜學録貫道回越

主家重展廣文氊仙畹多陪上相筵冠帶新
恩逢盛世詩書舊學養餘年春風花竹山陰路夜雨
桑麻杜曲田相送龍河暫相别端陽時節省回船

題蕭用道長史父蕭尚仁墓誌後

清脩苦節人誰及直道危言
帝汝嘉十策便民皆為國一經教子况承家風前溪
柳花吹雪霜後山楓葉蘸霞前華蓋儀刑何處見秋峯
秀色湯三峯

賀雨軒洽公生日

陸行中象水中龍負荷宗乘力量雄萬杓隨時資化
雨五山到處仰高風花飄座上天香異樹長階前法
臘同世值雍熙人向善金輪御宇道彌崇

題青松紫芥圖

紫嫩青疇得地生露芽風葉並根榮鵲袍官制分顏
色虎榜人材台姓名清泛冰壺思作傳香浮玉椀記
調羹披圖細咀留題味歎賞如聞擘節聲

遊天界寺分韻得登字

南陌嬉春惜未曾東家有約喜相應尋芳笑看花前
客談妙聞過竹下僧幾載審談開寶地萬年王氣聚
金陵太平時節宜行樂華藏樓臺取次登

躬耕城南為葉叔恭賦

羨爾能知稼穡難身親南畝敢求安好田負郭秋常
熟流水當門夏不乾饋饁有兒農畯喜催租無吏室
家歡古来耕者多才達未邦宜應不久看

江山獨步為白彥琦山人賦

萬壑千巖入短節長年行處只孤蹤名山勝得徘徊
看好穴偏於邂逅進雙履穿林踏去鶴一搓渡水訪
来龍青囊更有奇書在相約何時載酒從

謝惠茉莉

海舶南来載異香素馨北面愧尋常芬芳自是宜炎
暑蹤跡由来遠雪霜雀舌濃熏增美韻鳳鬟斜簪襯
新粧若將花譜重評品祇許梅兄可頡頏

送琦玉峯赴台州府僧綱

錦還足慰里中懷妙選親從闕下來雲近家龍瞻日
月表風生談麈偈天台雙源勝概知無恙一郡宗綱
屬有才想見到官公事少祝釐惟日望蓬萊

題應天府學訓導吳以顏大父金洲先生傳後

斗嶼原頭誦刻辭令人長歎起遐思功名始信徒奔
競抱負終憐未設施松長墓門成宰樹桂生庭户見

孫枝扣舷何處流仙韶應任今洲月上時

送刑部主事孫景鉉赴四川憲副任

白雲郎署歎勞神為府官僚喜得人驄馬辭
朝金闕曉繡衣行部錦城春澄清一道嚴綱紀勉勵
羣材肅搢紳全蜀由來民俗美觀風何惜更咨詢

送人材俞景安赴肇慶同知任

海昌佳士茂才猷發軔青雲賦宦遊端郡美官稱別
駕松臺候吏迎鳴騶乳蕉子熟光風轉丹荔花香瘴
雨收素蘊好攄勤佐理清聲即聽播中州

謝吳宗直郎中惠扇

泥銀刷翠謝纖縉價比蒲葵想更增春蘭巧裁斜疊
雪長蘇遠避直疑冰情懷如子真堪羨面目憐予老
可憎相見何時得相謝清風已足解炎蒸

閨窗春意次韻

喜妹垂户鵲窺簷從入新年火應占寶帶腰圍非自
減鸞臺容飾為誰添幾回好夢春宵短何處閒情歲
月淹偶向繡床牀挑錦字柔腸如線綫繞纖尖

名園春雨次韻

百花遲裏薄霜鋪寒入春衣栗起膚細各攜來盛芍
藥采殺枯去作擣蒲生憎紫燕輕於蝶始識文鴛小
似鬼搔首東風無限意好憑周昉寫為圖

遊雞鳴寺訪戒定岩禪師

道林時昔妙圓通幻室于今喜紹隆真境正宜居闠
下好山難得在城中弄晴乍歇黃梅雨薦爽頻吹綠
樹風妙論洗心欣竟日舊遊卻悔太匆匆

題萬鍾伴讀朝陽軒

金烏浴海鳳鳴岡照檻浮炎拂曙光影入筠簾晴湧
浪氣蒸蘭帳暖生香衣冠假寐思趨府甘旨承歡憶
上堂臣子一心同愛日願傾葵悃侍君王

書槐指揮卷

濟南名士魏將軍壯歲雄才迥出群寶劍芒寒騰紫
電錦袍花暖簇春雲登名幕府奇功建掌籍金門美
譽聞愧我老從翔詔後喜承青眼為斯文

孙題得水月樓送完景脩赴天竺住持

樓光皎皎碧波心照映層樓閱古今大士有靈長示
現高人無事每登臨寶珠煥彩蓮宮淨金粟飄香桂
殿深師有勝緣居勝地好憑舊檻發新吟

送李能白復任廣西太平府通判

南洲半刺喜翶翔仙李由來奕葉芳高步雲霄趨紫
禁平分風月坐黃堂三春課最才華茂八桂推賢姓

字香握手都門笑相送芙蓉江上錦帆張

文淵閣僚書奉和壽椿堂韻

泰階星象煥文昌延閣人才集俊良
聖主無為臻至治儒臣有幸近清光藜燈夜見來天
祿蓬涵時聞出建章包括古今歸一覽書成萬載永
流芳

賀少師姚公壽日

優桂飄香月窟中壽椿植本日華東際時已展經綸
志弘化方資輔導功岸冠鵷鷺人望重庭陳車馬聖
聖恩隆長生宴會從今日衆酒為歡總鉅公

天禧觀堂聽講用壽椿堂韻簡邃菴佑法師

方從香案侍君王見說天龍護講牀玉帶鎮山無
客色金瓶入寺有輝光散花仙子趨經席應供神僧
會饌堂顧我何緣獲隨喜只疑此地日偏長
想應親還大醫王不侶維摩下下牀善世昔曾宣德
意聯天重喜沐恩光會開方　延居閣具說伊蒲供
上堂塵柄風生談亹亹東林義學未為長
花逕新行見象王龍龕不動舊蓮牀捐金樂起人心
敬湧寶欣增佛髻光四色錦雲敷淨沼六時天雨下
虛堂諸方讀處煩重衆占相那能計廣長

登入室山贈金尊師

棲真幾載坐山顛山下人呼作半仙紫氣東來應久
矣丹光南見豈徒然雲根危壓藏書穴霜樹橫籠洗
藥泉青壁黃緣欣有路未愁鐵鎖向空懸

送顏宗裔赴四川僉憲

錦江一水會沱潛遥送郎官作憲僉粉署掄才選青
白烏臺肅令慰黎黔校書香序風生席閱牘秋堂日
射簾早晚使星回自益政聲文譽喜相兼

題晏僉事瑩冰壺秋月軒

燕坐壺天小隱高明窗戶白生虛露溥沆瀣冰凝後
水溢方諸月上初爽氣入簾秋拄笏寒光滿席夜看
書麈原舊掃今重揭一道澄清百慮除

送曾侍講子棨赴北京

聖主時廻修治典詞臣分庶擢英髦屬車載筆天顏
天顏近法從聯裾地位高千里龍光開御道萬年龜
兆食神皋兩京賦就誰同獻宮錦先看得賜袍

挽王侍郎

天子興懷眷老臣地官贊政際昌辰帷中論事丹心
舊闕下承恩白髮新久仰挽雲俄掩幌忽聞薤露欲
霑巾瑤環瑜珥欣相接世德傳家喜有人

節菴集卷第七

七言律詩

洞霄眞境八詠

天柱山

一柱迴當霄漢立三泉深擁石根牢北辰御座垂天遠南極台躔出地高華表剛風吹別鶴崑崙積水載靈鼇會凌絕頂邀仙侶月下吹笙和玉璈

九鎖峯

山開朝暮景難齊路入雲深望眼迷金鑰玉匙機關閟瑤臺瓊樹影高低三三曲折疑無路一一躋攀信有梯誰倚松風歌欸乃恍然坐我武夷溪

龍洞

右肩中開倒景虛淵靈何代此潛君危峯陡起千尋表舊水深藏一斛餘白日雷霆驚叱咤青天雲霧出呵噓乘時還解為霖否諸葛南陽亦草廬

鳳洞

靈鳥胡為巢洞府羽儀來會玉皇家醴泉秋泛三危露丹穴春蒸五采霞樓老帝梧非故樹養成孫竹是新花一鳴好在高岡上咫尺蓬萊見日華

大滌洞

何處飛來小朵蓮中匱元不鐍雕鐫空同欲縮三山地句曲潛通半壁天啼竹子規偏惱客銜芝白鹿或馴仙金堂玉室人間隔水那愁石一卷

雲根石

仙迹東邊一朵雲劫灰不與玉俱焚烟浮草木金銀氣日射莓苔錦繡紋天地一時成變化鬼神千載護氤氳傅岩有意蘇群望不待崇朝雨八垠

翠蛟亭

石背亭當綠樹交源頭泉注碧山坳飛流巧作蜿蜒勢接葉深籠翡翠梢南渡君王閒駐蹕東坡賓客預行庖會心疑在闌干角擬向雲松借結巢

丹泉池

一道溫香入沼寬九峯清溜下雲端陽坡伏火丹砂熱陰洞藏冰瑪瑙寒雨後春聲通藥圃月中秋影落松壇豈徒來此鑑鬚髮亦欲飲之生羽翰

西裡山八詠

天掌峯

五峯秀出冠叢林千載奇稱過賞音雲雨自成翻覆手盧空難識往來心山圍竺國層層玉地入祇園步步金一指倘教歸大道石頭未怕路嶇嶔

驪珠峯

誰向龍淵發秘藏遠煩天掌為挈將四山白月爭秋色一島紅雲護夜光靈鶩料飛天側畔陽烏正照地中央向来將竭輸瓊玩在處還應屬上方

洗雲池

偶然鑿破一方苔雲影中間去又来本已飄飄離世俗何煩洗濯絕塵埃染衣淡女花陰合滌硯山童墨筆開智者正為秋水觀可容、礫涸靈臺

瀉玉巖

千尺飛流如瀉玉㳽岩新受得佳名雷驚石眼分嵐氣雲走峯腰學水聲百折豈辭歸海遠一生長喜在山清浮漚起滅尋常事慚愧高人眼獨明

雲筆峯

一峯岸律直如椽五色䌌紦若烟太華秋高金氣肅須彌春暖玉毫圓油然亦是無心出卓爾何曾有字傳安得文如然許手相期洮露向堯天

峨眉峯

普賢說法西江上節彼名山具仰瞻人喜長卿能慕藺我慚邊世號稱嚴烟供淡掃蘭煤重月仂新彎篛玉纖寶閣梵餘聊作供莫因暮雨始掀簾

雙桂林

雙桂成林開勝域綠陰夾道閟禪關芳聯天目東西逕氣壓淮南大小山金粟堆時何槩槩寶華雨處共斑斑覺皇境界容親到袖取天香散世間

蕎菊軒

一軒專為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本勝從方外得妙香多在定中聞引泉北砌分清露開逕南山見白雲此意欲為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群

海瓊八詠

瓊臺

白石峩峩照素秋古臺高起海中洲月中漫有銀為闕天上元無玉作樓錦瑟數時魚出聽紫簫吹處鳳来遊使君按節時登眺五色雲開見帝州

石室

雲根鑿破翠巉岩真境天然顫一龕花落洞門霞散彩芝生堦砌露凝甘空中難大遺丹竈地底蛟龍護玉函瓊琯古来仙迹廣公餘何惜為幽探

惠通泉

淵然一泓漾林臯秋影涵空見節旋惠澤無時資聖泌通津有路會波濤不因宿雨添幾滿自是仙源出

本高亦有銀河佳句在為君攬勝一揮毫

蒼屹山

蒼山屹立淨無埃秋色相高亦壯哉五朵芙蓉金削
出一雙鸞鷲翠飛來橘中弈叟留棊局松下樓禪妥
食畫一步餘濤有斯境何煩弱水訪蓬萊

白沙港

港上白沙如白雪水邊一帶積瓊瑶長風破浪吹方
起烈日當空照不消綠派樹根含宿雨紅堆花片入
歸潮樓船習戰歸來晚鷲得鴛鴦撲畫橈

鴈塔峯

塞鴻何代度餘波山頂留窣堵坡片影隨陽霜雪
火遺蹤閱世歲年多遠來豈為傳書札高舉應知免
罻羅却憶慈恩舊題字文光萬丈鬱巍峩

南渡橋

鑿石為橋鐵不如橫梁絕海勢凌虛行人穩踏金鼇
背使者遙乘駟馬車斜日倚闌挑浪湧好風解纜柳
烟舒南來一渡趨京國郡乘應煩特筆書

靈山

奇峯突兀排千疊佳氣氤氳聚百靈錦繡屏帷開慈
紫素金銀樓觀接青冥登山簫鼓春秋祀刻石文章

歲月銘鰲極奠安民物阜永留勝槩鎮南濱

錢塘十景

西湖夜月

共說西湖天下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
頃瀬氣涵空玉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露
中開酒船清夜乘清興絕勝笙歌日往來

浙江秋濤

秋滿吳天八月中潮頭萬丈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霆
鬪水擊鯤鵬渤澥空自古江山誇壯觀至今父老說
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孤山霽雪

山頭白白六花鋪水面青青一髻孤翠鳳團雲朝貝
闕玉龍擎日出冰壺梅花政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
凍沽千載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

兩峯白雲

西湖之上兩奇峯高入太虛雲氣中華蓋浙迷青縹
緲浮圖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
繞空幾度登臨舒遠眺英英佳氣盪吟胸

東海朝暾

一道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浴朝暾銅盤迥立仙人

流

掌金柱中擎王女盆出水赤烏銜火躍隨澗白馬扶
雷聲負瞎亦有磯頭老欲效微芹獻至尊

北關夜市

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國流傳直到今青苧受風揺月
影絳紗籠火照春陰樓前飲伴聯游袂湖上歸人散
醉襟閶闔喧闐如晝日禁鐘未動夜將深

九里雲松

喬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雲一逕開雨氣直從天竺
去濤聲長似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樾子落僧前點
嫩苔山水清暉增倍觀託根元不愧徂徠

六橋烟柳

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烟柳上浮淺水籠寒橫晻
靄微風薰蹴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纜縈紆出
綵舟徧倚赤闌頻注目為憐飛絮舊風流

靈石樵歌

靈石塢頭樵逕連羣樵唱和石頭前猿驚鶴唳清相
似野調山腔近自然木杪緑厓通窈窕竹根灈澗雜
潺湲白雲還處清風發吹入長松勝管絃

冷泉猿嘯

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猨驚樹間逐侶出雲風動
空呼兒歸洞月横山曉空惹悵人初去秋入荷衣客
未還清響不同巴峽怨時々斷々和潺々

七言排律

題建寧府知府宣城菊志文敬亭山房圖卷

故鄉山色繞宣城不厭相看是敬亭門外浮嵐披霧
縠窗中遠岫列雲屏名因李謝齊喬嶽里有陳荀應
德星福壤與人興閥閱慶源朱子見寧馨遺安累世
居相近攬秀長年戶不扃衿佩承聯鳴泮水軒車軫
重過林坰花邊詩韻人爭和竹裏書聲客細聽學舞
胎仙隨綵綺求書羽士換黃庭匡床棐几無華藻古
硯熏爐有刻銘爽氣偶然留拄笏快風終爾助揚舲
龍媒喬迓来西極鯤翼騫騰起北溟典郡良規循鉅
鹿專城重寄莅顧寧來輶行野春千里冰鑑懸空月
一廳碧水丹山歌不闕雙溪疊嶂夢初醒秋叢影落
孤飛鴈夏揭光流幾度螢鮮使吟脾長紫翠善進畫
手善丹青行全忠孝關天性秀鍾英材出地靈此日
美談歸賦詠他時盛事載圖經中興致治開昌運上
考書勳屬壯齡舊業增輝新攺舉微符昨晚下彤庭

題諸葛宗道為龔靜齋畫白雲山居圖

青山歸傍青山住窗戶浮雲盡日封翠色入簾秋滴

滴玉光出岫朧溶〻往來天日東西運彷彿湖頭南北峯使者于旋無處覓仙人芝草有時逢尋幽自足聞鳴鶴擭老誰能效伏龍行慣䢷愁橋木獨居安漸喜屋茅重綸巾羽扇三花樹布襪青鞋九節筇野圃黄精霜後斸石田白粟雪前舂對床風雨新移竹歌枕波濤舊種松尚憶草堂分獨坐可容蘿逕抱琴從瑯琊畫史稱諸葛荊楚清風慕雨龔甚欲米芳將別意錦溪五月正芙蓉

寄題虎跑寺無已求上人滴翠軒

千古大慈清淨境一軒小立碧峯坳遠煩好事輸材木試與安禪蓋把茅坐席不施閑玩具行囊且解遠遊包襟懷冰雪欣瀟洒戲跡塵埃耻混淆雲斂晴嵐供帳設風林爽籟鼓鈸鼗澗阿怪樹龍新抉石罅靈泉虎舊跑空翠濛〻如墜露湯珠汨〻遠成泡染衣秋色何曾著過眼春華不待抛東向松枝時復顧西來貝葉日頻鈔此郎乃向僧中見老我方為客裏交夙世有香曾結願長年無信恐貽嘲舊遊門逕須重訪拄杖非因省竹敲

節菴集卷第七

節菴集卷第八

五言六句

題王耐軒學士畫竹

新梢未見霜秋意滿瀟湘千里不易致一枝析節將唯應鳳池上春雨緑生香

早朝

聽雞起常早上馬忌傭清殘月梅梢掛輕烟柳上生朝回得新句春滿鳳凰城

五言四句

題顧定之墨竹二首

九點蒼梧翠一江春雨斑相思不相見桂棹幾時還

木落洞庭波秋風日夕多鵁鶄棲啄處依舊緑猗〻

題王山農畫梅二首

東風天上來大地皆陽和開訊江南春唯有梅邊多

老樹倚斷岸疎花雜苔痕我昔曾見之烟雨西湖村

題扇面小景二首

嵐翠濃於滴楓丹老欲飄溪山如此好野服任逍遙

烟柳含春色汀花媚夕暉白鷗無住着閑送釣船歸

六言四句

月桂次韻

校
改築校

仙質獨超群木芳心正透靈犀幾載根移蟠窟四時
香滿金閨
題畫
樵擔行趨曉市吟筇曳入秋林不惜攜琴遠過山中
為有知音
七言四句
寶賢堂喜雪欽和二首
六花有意舞層空一白無瑕勝萬紅盡道
皇都春色早騰前祥瑞應時豐
瑞雪飄時萬木空寒梅獨露一梢紅想能預報春消
息準擬來年黍稌豐
題裴日琰五色鳥圖
羽衣五色繡春雲迴出人間燕雀群二月錦屏山下
路數聲曾記隔花聞
題戚子昭春山小景
綠樹滿山春雨餘龍湫雲氣卷還舒水邊樓閣如堪
借來讀平生未了書
蒲竹盆石圖
一朶玄元雲結紫苔虎鬚鳳尾巧雖栽雕盆新注清泠
水帶得瀟湘雨意來

訪胡宗善
喚渡長橋倚夕陽君家正住錦溪傍東風昨夜山中
雨流出碧桃春水香
溪亭小景和蔡長年韻
流水松篁覆小亭看書終日把清泠抱琴童子來何
晚彈與魚龍月下聽
宣和墨竹扇面二首
烟雨渭川空萬竿清風數葉足生寒蒼梧日晏湘雲
薄秋影留將月下看
想見臨軒運筆時龍池春雨墨淋漓分明不是洪園
種天上清風玉一枝
雲山圖為監生杜士能題
中天樓閣倚蒼山地位清高不易攀遍卻橋門風景
別置身應在五雲間
墨梅為陳柳塘題
萬斛香中一點春歲寒留得伴吟身從教塗抹誇年
少不似陳玄元面目真
墨竹
黃陵廟在漢江西九點青雲望欲迷桂櫂不來春又
晚一林烟雨鷓鴣啼

秋夜書懷和董僉憲韻

白髮相看憶在堂玉笙怕聽弄新涼自憐不及雲中鴈得趁西風到豫章

題馬麟長春蛺蝶圖

何處香風送蝶來長春小苑報花開太湖石畔闌干角欲去先教掃綠苔

見花常是為花羞一度花開一度愁好在春風長管領手中團扇不禁秋

春溪待渡圖

兩地相望意不殊呼舟花外立斯須未知雪夜來過者有此從容氣象無

題朱松年仙居圖

磨廝小〻幾年居火候溫〻九月餘階鶴長鳴知有客出門接得海壇書

畫馬

首蓿青〻野草稀山陽騋牝入秋肥圉人指點爭誇蓑說戰罷新從塞下歸

畫蘭

山骨峻嶒石髮蒼紫莖旖旎紺蕤長崇光忽逐東風汎散作一林春露香

畫龍

雲中頭角現蜿蜒天上飛騰豈偶然定有神功施旱歲九州從此樂豐年

月潮圖

月到天心夜正中濤頭萬丈駕西風何當直泝流光上赤岸銀河一水通

王師文梅花圖

雪裏開花氣亦豪寒岩千仞蓄根牢題詩有客頻翹首占得陽春地步高

雪苔冰蘚擇春遲開到懸崖一兩枝幾度相尋忽相見斷橋下馬立多時

題王叔明枯木竹石

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山空下可招真迹幸留王宰石昧篁光樹共蕭〻

題張叔厚濼漁樂圖

晴來閒卻綠簑衣穩插蘭橈傍釣磯睡起不知春色老滿船載得柳花歸

題張真人為少師姚公畫蘇臺高風圖

黃泥坂近赤霞山臨水茅亭只半間千載高風誰領畧待公他日拂衣還

節菴集卷第八終

節菴集續藁

平胡頌 有序

皇明統一四海幅員之廣際天所覆唐虞三代聲教
治化所不能被者莫不梯航而來共脩臣職唯胡寇
遺孽偷生沙漠涵育之恩罔知向戴侵擾邊境拘留
信使怙頑縱暴罪實貫盈
車駕北巡邊吏上奏從臣列疏
皇上於是親率六軍明致
天罰 天放神斷將帥用命一與之遇執訊獲醜
再乘其遁奮勇振武掃蕩潰散懲其奸慝芟刈不遺
釋其善良俾之有生師旅有一時之勞我遏除千古
之患實
宗社萬年之慶也捷報星馳自天而下懽欣舞忭中
外同心臣自惟愚陋不足以鋪張鴻休揄揚偉績而
踴躍之情不能自已謹述事爲頌拜手稽首上進頌
曰
皇明御宇仁周義浹有土有人靡不臣妾
聖皇纘緒文德益敷自作弗靖唯彼殘胡彼胡罔知
天命不懷元祚既終熸火何熾犬羊之徒豺狼其心
狼戾桀驁日滋月深乃犯我邊乃執我使我優其容
彼肆其恣
皇時北巡封人狀陳司馬飭驛具以疏聞擒胡有月
亡胡有歲九伐弗行傒蘇罔慰師不妄舉功不浪施
邦政攸繫動惟厥時
皇曰俞哉我其躬出我寧一勞民永於逸
乾綱獨運欻自
淵衷白旄一麾虜任日中沙平草柔車徐馬疾玉帳
生風驚旂耀日斡難之河前途倒戈委棄輜重牛羊
馬駝生口醜類俘獲無筭電掃霆驅觀離衆叛俯地
就殪仰天吁生顛崖是極欵塞是寧
天威實嚴神武不殺根荄既握何有萌蘗漢唐邊患
多在匈奴太漢一空亙古所無伐下曰征止戈爲武
肅爲秋霜沛然春雨百靈助順六合騰歡虎賁振旅
龍御回鑾屬車載筆封山勒石巍巍峩峩昭示無極
鐃簫鼓吹凱歌而旋
帝王之師出于萬全奏功
皇天篤勳
祖廟播之聲詩鏗鏘焜耀
皇圖磐安
皇風清夷垂拱萬年

皇德無爲

靈谷寺寶塔影賦有序

聖上大孝之心格于
皇天通于神明無所不通故能致法王之西來舉
薦資之大典　恩酬罔極福被幽冥永樂五年二
月初五日建壇啟會凡二七日嘉祥美瑞無日無之
中外臣隣胥慶交賀
聖情謙抑咸不自居歸勉于下復申至願惓惓然以
保民致治爲意而大靈谷寺實大林真覺寧公禪師
棲神之塔在焉其塔自始建暨徙立千百年来未嘗
開其現影今於大齋之後
聖念之初自一影以至數影日益加多在在處處悉
皆呈露物象備具纖悉分明以彰
聖心以著靈貺甚盛事也甚奇事也臣不揣凡陋謹
即其實述而爲賦拜手稽首上進其詞曰

鍾山之陽孝陵之旁地布金沙天開寶坊禪林爲京
刹之第一寶塔屹霄漢而無雙遥攢於鳳闕近聯帶
乎龍岡壓華陽之地肺迎閶闔之天香妥靈蹤而幽
閟歷予歲月而悠長故能於太平之世而現夫希有
之祥茲非真覺聖師神靈於斯而藏者乎原夫師之
生也夙有神光初發於劉宋大顯於齊梁游戲三昧
變現多方或隱或顯非頓非在既行道而闡化遂欽
迹而含章世已遠而莫覩道彌久而彌昌惟
聖人之在位致物阜而成康獨永思之一念靡頃刻
而少忘以特享於嘗禘長日現於羹墻舉薦資之盛
典感西來之法王由啟筵而記事儼如在而洋洋慶
雲甘露之敷澍金蓮寶華之紛揚衆欣覩而申賀
上謙抑而弗當乃歸善於臣下復拔誠於覺皇沛
恩波於四海開壽域於八荒方　淵衷之默運遽隨
感而昭彰即窣堵之有像申靈貺之無央現真影之
燁燁露全體之堂堂始納豹於一牖繼分彩於六窗
妥二三而相生遂浩乎其莫量大雄青蓮之座維摩
狻猊之牀千華流酥之蓋七寶纓絡之幢雲髻霞冠
之大貝銖衣瓔珮之明璫圓玉毫之圍繞爛金色之
嚴妝壁燈簷鐸之懸列雕櫳垩戶之開張煥輪奐之
種種植寶樹之行行丈藤振抉淩風而下上迦陵頻
伽鳴空而飛翔萬象咸備其纖悉一物不遺其毫芒
既下臨於方丈之室亦旁入於禪定之房不以烏兔
而易向不以陰翳而有妨覩觀音於面面諦鏡容之
煌煌觀者雜遝而踴躍聞者趨拜而踉蹌彼顏虎頭

繪事之善而揚惠之塑手之良殆將目眩而心駭豈
止流汗而走僵形容莫進於彷彿讚嘆罔既於數劉
斯啓　仁孝誠敬之靈應夫豈詞翰摹寫泡殘而
能詳著　於昭代垂萬世之流芳重為之歌曰龍
龍任天納祐兮膺乾惟大孝兮拳拳致昭格兮金仙
臻至治兮道平平來禎應兮福綿綿
聖人之德兮視古無前
聖人之壽兮與天齊年

清白軒銘（有序）

清白軒者刑部主事金華祝戒存禮自脩之所也存
禮先居是職亦以此為扁揩之於古漢楊震守涿郡
時或勸其關產業震曰使後世人稱為清白吏子孫
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唐許圉師為相州刺史部吏受
賍不忍按治惟清白箴示之其人自愧改為廉士存
禮以此自警前後一志較之二公尤為切實誠可嘉
尚遂為之銘曰
惟君子立心本原澄澈故其制行終身皎潔如
玉何額何瑕澄澈如水何滓何渣如水如玉是為清
白君子之心君子之德以之居家家政以齊以之奉
公公爾忘私思古之人有行之者制行立心皆非苟
且一日以此遺其子孫一日以此箴規於人孰若存
禮憂深思遠或出或處揭此為扁秋官至清白雲是
司撓而弗濁涅而弗緇退食自公心存目注尚其
慎旃以永終譽

賀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公壽日詩

明星壽王侯也王侯有德有文有猷有為宜其有福
而有壽焉
明星煌煌月自東方次于孤南麗乎天頳君子之生
天錫之祥禎祥之兆邦家之光維此君子帝曰予甥
玉珮瑍瑶翱翔于庭汝翼汝為汝股汝肱高爾堅如
崗如陵如崗如陵乃福乃壽令聞孔昭德音實茂是
宜夙夜常在左右每有嘉謨入告于后天眷我后大
命惟新陽德載和同育至仁酌彼金罍慶茲佳辰國
之元勳家之懿親以輔一人以永樂千春

賀王遵勳生辰　任親軍指揮乃永春侯子

大造鍾靈秀明時毓俊英侯門賢冢嗣戚畹嫡
皇甥人品殊高朗天姿近老成衛神降喬嶽西宿現
長庚騖代祥麟出知時彩鳳鳴彤庭頒寵命寶數錫
嘉名聖主恩遺重親軍任匪輕羽林陞上將棨戟典
中兵位亭金吾貴官刀玉節榮戈矛隨後騎鼓吹導

滄

前旌入直成儀肅司閑號令明趨朔晨晝禮歸省暮
閑情列爵烹調味高堂語笑歡聲綺紈無所好圖史有
餘清索羅唯忠孝丹衷蘊敬誠家宜承閑閱國可秉
鈞衡華旦欣初度清朝樂太平錦雲籠甲第瑞日映
雕甍鶴壽三千歲鵬圖九萬程勉馬仲善頌特以慶
長生

題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公承恩堂詩五十韻
龍御臨華旻侯封錫永春萬方歸
聖主一德仰賢臣尚論廷中傑咸推國至親主家方
擇婿甥舘早聯姻燁燁才華富溫溫性質\[綜]先皇夕

幹　春

先皇多顧睞奉使廣咨詢惠澤宣傳遠嘉模入古姻
豈徒延二室正欲豎通津春意將中出仙游已上賓
鼎湖猶在望裳海遽羅屯黙綴青蠅集潛留尺蠖伸
天心同白日引領向蒼旻此際誰知己當時豈愛身
王師持大義真宰斡洪鈞日出蒼茫表春回寂寞濱
解懸蘇困苦濟溺拯艱辛肇啟——中興運光昭累
洽辰民彝欣再造祖訓責全遵特進膺朝命崇階秉
國鈞賞功延世嗣書事復宗人蟬冕聨王絶臺印
鑄銀親眾何肅肅公子又振振橋梓榮相繼方遼福
祚臻葵傾長繾綣芹獻敢遊巡勿謂忠良異唯存念

閑

應純人啓知
帝力吾獨戴
皇仁相地維東畹瞻天近北闉圍丁治織雜軒子俯
清真自度宜栽植何煩更卜隣方墉塗淨堊圓磉斵
堅珉境得林塘勝村備澗壑珍翠飛簷翼鴛卧尾鱗
辟戶立三槐庭栽五桂新落成端有待立志豈無
因以此懸華長如對紫宸詠歌還欣欣感激語諄
諄朝罷金鑾日香焚寶鴨晨祈祥豊舞教祝壽倍莊
椿藁外多清致蒼松削翠筠庭前無長物縣几列文
茵琴瑟參差設圖書次第陳伽陀獻僧衲稚頌作儒
紳俗客交游絶家僮禮法循晋卿徒玩世逸少未離
塵貴戚時相較高勲孰與倫
洲裒知簡注應政倚經綸韓斗瞻多士商霖慰下民
慶源方衮衮善譽益彬彬際遇真千載期順始四旬
頌言符吉夢黃閣畫麒麟

朱自方山水扇面為蔣用文院判題
金門朝退蓬萊班爐烟火媿西窓閑援琴欲鼓不成
調怪　詩思生江山多君手攜山水幛清流一曲千
峯環浮嵐撲面春靄靄濕澗落耳秋潺潺秋風不知
執扇老墨汁未覺金壺慳茅茨屋宇出村遠土木門

逕隨橋瀆長松切抉石掛蘿薜小花倚竹呈妖媚飛
樓傑閣空際立別有仙境非塵寰畫師多情貌奇絕
妙手豢已無荊關撳蕭展玩起遐想江山勝處嘗躋
攀幽徑吟哦樹葉路月滴涎棹桃花灣水窮雲起各
有意坐不知久行忘還黃冠緇袍每相與題石勸破
蒼苔斑別來傳書蕉有夢舊詩侍我重遊刑好山好
水〻意亡我自向鬢成蒼顏感君見示為君賦寫句
水光山色間

送忠誠茹少保赴陝石

石王之郎國屯從選公爵少保當朝傑廷臣議老成
淵衷知簡在特旨許陪行戚晚聯姻貴官階列爵榮
藩維分建樹第宅藉經營數旦春方媚花時景正明
日中冠蓋影天上珮珂聲別宴都門設離觴祖道傾
留人牆頂燕求友岸層叢香霧蒙楊柳光風泛杜蘅
魚亮驚鼓吹鷗鷺避旌鉦解纜承潮信披圖記水程
陸趨分陝路道邁大梁城怪石留陳迹奇峯得美名
岳蓮迎玉樹龍樹引牙旌鸛鵲嘯朝暝驂騑趁晚晴
樓臺遺締構碑碣放縱橫有美登臨福毋煩感慨并
觀風詢白叟宣德惠黎氓當宇興懷意同寅仰止情
史書資筆削人物待權衡西去涼應早南來暑漸清
星軺便早發驛騎慣宵征歸奏天顏應善賡歌讚治平

題蔡震直尚書奉使南國圖

尚書昔使安南國名士作為安南圖山重水複路險
阻嵐深嶂厚雲煤梱金牛觸石散熠燿香象戴上承
浮屠計桂萬里本絕域通語三譯尤台都西隣龍州連
奉議風俗乖邕人獷戾憑陵敢爾趂狼心當撤公然
奮螳臂計成一窯欲何為政司九代那能罝聖人居
中撫四夷將軍征南擁千騎臨軒授鉞建鼓旗陸行
水進爭先馳掌中擅有彈丸地狠底郎為齏粉期顏
惟此邦距此境壤地相接居相依匪憑皇華往懈諭
坐見赤子懷驚疑是時尚書為御史遠駕輶軒將帝
言八荒雷動花發生一路風行草披靡玉節從天忽
下臨雕麵俯地爭迎從貽書示戒大義明宣德從容
下情喜懷柔豈獨仁恩漸禦侮亦有威刑兼其王感
激顏𤨏順舉國懽躍何精嫌米禽無警烟燧息白雉
有獻風波恬使星還朝善奏對皇天開霽收威嚴一
別安南倏七載嶺嶠徹茫隔滄海豸冠進武接清階
燁晁成文瑛華彩名高銅柱勢巍〻蹟紀瑤編聲藹
〻披圖卻憶奉使時歷〻山川元不改

送鄭濟汝舟參政之廣東三十韻

横浦西江盡連山大庾南雲嶺踰嶺嶠烟水際流耽
豸郎供都會羊城足羨說伯基餘翹尉仙迹半迦曇
昭代弘宏清化洪禧桓遠覃至和春並育深澤海同涵
野老無遺梗溪然於待戩尚惟方面寄常擇羨材堪
構廈先梁棟僭瀝在杞楠承宣關重任事體貴周諳
冢宰親承旨儀曹特拜參廷辭蒙眷與陛奏蹴香含
江驛巖飛鵲河堤肅候驂渚紅蓮灼灼岸綠柳毿毿
帆幅張纔雨歌聲疊又三祖筵雖甚惠別筆易成酣
荻港花生浪梅關果漫嵐聽雞催蓐食伐騎藉筠籃
樂土卯公乘清泉浸魏貪文星離斗近好雨作霖甘
台上珠還浦潮陽鱷徙潭諸方銷警燧列郡樂畊蠶
勤事分陰惜奇鐵暇日探荔洲仙子梓蒲澗大師龕
行部詩留惠升堂酒載儋歲賓輸紫貝朝蛋薦紅蚶
交誼親誰及衰悰老自慚風姿欣秀整霜鬢愧鬒鬖
客袍移多夢鄉書月幾函中臺微馬聽行復會朝簪

題岳陽樓圖

洞庭湖瀦七百里兮天開幾萬頃積水蕩漾東南敞
巴陵地擅天下勝何年有人好事兮建此百尺縹緲
之飛樓風櫺雨檻臨水起賜鳥翔空而下瞰兮丹青
輪奐五候第金銀臺榭三神鄉聊乘暇以舒快兮危
梯獨步淩高秋玲瓏簾影直閣曲檻月夜夜供懸鈎
晨光夕翠可攬結千態萬狀同冥搜鈞天九奏不可
得而聞兮風濤泙湃隱若榭鳴球有時雲舒霞卷俯
仰其一色沖瀜露飛轉覺浮生浮芳洲日暮聞其無
人兮靈娥夢破寶瑟怨哀蘭泣露芙蓉愁君山青青
湫何許突兀一柱支中流吾聞仙人好居時一至駕
風飆霆兮控鶴驂蚪范公文筆燕許大手筆光焰燁
燁淩奎婁胸中雲夢吞八九眼底溟渤同一漚身居
江湖心魏闕後樂而樂憂先憂高風偉節凜乎如在
兮山川歷歷與之共不朽此意畫史能知不書留撫
卷重太息九京可作我願再拜從之游

雲林親舍圖為吏部郎中張宗周題

張郎手持親舍圖邀我為作雲林歌白雲英英起江
上縈紆越樹何其多姚江江頭雲接野吾親舍在長
林下青年有事試天官豈比尋常遊遨者朝看白雲
生遠岑暮想白雲栖故林夕陽佳景凝望眼依依一
片江東心眼光有際心無際畫圖不盡雲林意未收
早歲作霖功已成霄漢從龍勢吁嗟望雲詒梁公高
山仰止人心同翼扶唐室定大業為子全忠孝臣全
忠雲林此心應自許奮然欲繼梁公武毋思君罷兩

供酬忠孝清風播千古
永春侯王公奉使北還遊長千諸寺獨庵衍公
雨軒合公二善住刎陪清游賦此紀事五
百字
使華北旋初及此春正富故人方外交萃月陳會晤
入門見佳章偶悲情　因僕下一面何以慰馳慕
大廷早朝回晨光未鈄暉疎星淡河漢金烏漸騰翥
清遊動高興幽事那可娛眺彼南城南叢之所舉刎
利兜率運無着天親住遊絲曳晴空香康鶯行路三
摩入淨地一逕通幽處重重寶稍閣歷歷金沙布下
馬和高尚快覩若披霧殷勤勞新歸從容詢舊故雨
軒延一飯儀軒尋頻顧風流義二老同官立朝著推
誠贊治謨延稽翊王度好容心不殊興物竟無恪談
空作棒喝擊蒙啟圓悟新茗惠山泉預致恐遲暮開
筵出玩好觀畫重毫素摩挲東坡墨鑒賞西園趣數
筆識黃公重屏勝白傅圖書列文房戈戟森武庫詠
香艷龍涎異味陳桂蠹脩蘭茁近庭孤接立當戶覺
義金臺賢大江浮笠渡當時牡丹開饌設伊蒲具自
稱夙有緣與侯巧相遇茲花花中王衆芳無敢妬賞
心如惠氣香霞陪龍護尚論茶品高京華昔無樹近

校

聞廣智岡遠距全室墓瑞英鶯初雷震芽綻　露使
道試採擷一吸洗百慮筵與度崎嶔碧磴免顛仆踰
旗未成比粟粒方兄喻摘鮮發天香嘗新過日注奇
遑悵所願清約還當赴毋使散花人臨風久延佇維
摩室方丈獅座極寬裕松檜廿可供竹萌美堪茹作
者凡七人稚集欣相預舫齋有茗戰金谷無酒數顧
余樗櫟材宗人坐賓署讀書未聞道齷齪牀時務高
懷每見容驥尾慚蠅附維時際昇平朝野同歡豫行
樂既及時登高宜作賦紀事僅成詩誰云有神助

書袁庭玉傳後

自古帝王之生神龍其種固已自異常人殊　然而
必有明鑑高識秉心至誠之士以前知識豫見
躍在淵之日在漢高帝時則有若單父呂公唐太宗
時則有若并州書生宋藝祖時則有若華山陳圖南
是二三君子皆有以前知豫見其言一一符應毫髮
不爽豈非所謂明鑑高識之士歟世之人率以善相
之術亦見其學術之精而秉心之誠未必能知之
也今天子登大寶之初概念潛邸舊臣如袁庭玉者
僅惟一人而且老矣將必用之于是使者捧驛
行千五百里迓

旨以召既至慰勞諄複錫予駢蕃追記褱
語簡在
帝心乃命丞于太常俾贊祀事夫太常古宗伯之官
主天地人三祀之禮任是職者所宜夙夜一心敬以
直內物欲汙穢不使一毫入其靈臺丹府斯可交於
神明以上副
至尊仁孝誠敬之心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顒若
而盼響之應可以潛希而默承 隆恩美任不惟旌
其前知豫見之明實知夫老臣之德之才與其至誠
之心有足稱是任也予以每旦朝參假館容臺之署
先生不以晴雨率三致郎至相與坐話侍漏謦欬之
下珠霏玉屑援引古今出入書史皆尊君親上忠孝
勤敬之事麗澤之益沾溉惟多先生近以會稽戴叔
能所為傳見示屬題其後予觀傳中所載閱人容貌
光澤刻月期日休咎靡忒真若養由基之射發無不
中而中無不奇亦甚驚人矣有得於異人之傳信哉
至於占人吉凶即知其心之善惡是即鄒魯聖賢觀
人之法蓋先生之心不為事物所奪勢利所撓故能
即夫人之徵色發氣者攄理以告之即事以道之其
言無所矯拂而天機自應宜乎初相見者歎其學術
之神而深相知者則服其至誠之如神也先生名在
四方已五十載傳中所述不過什一於千百爾先
生之學要當與呂陳葉相頡頏視許負以下諸子不
數也茲因先生之請故為著其明鑑高識之有徵際
遇融顯之有以自補傳文之所未及并推先生之學
一皆本諸至誠之心見而覽者咸曰因其時而溢美
夫人豈知言哉豈知言哉

題樂清處士小像贊

臞然山澤之容隱然湖海之氣貞松勁竹之節操行
雲流水之心胸不知者觀其衣冠亦以為超乎時士
之表其知者想其襟度而謂當求諸古人之中樂琴
書以逍遙棲邱壑而從容是乃見善則喜聞義則從
脩身而慎行秀出於吾宗者歟

跋商山四皓圖

吾嘗謂四皓非隱者流使得時行道其功名事業豈
下人哉不遇而避者蓋時乃壯而秦焚書坑儒紀綱
大壞老而漢溺冠嫚儒禮樂未遑於斯時也孰謂彼
富貴之憂而可以易此貧賤之樂乎應徵留侯疇克
知之嗟彼商皓悠悠我思

節菴集八卷續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高得暘撰得暘字節菴錢唐人遷居臨安洪武間有司以文學薦三爲校官永樂初擢爲宗人府經歷充永樂大典副總裁是集首雜著一卷次各體詩七卷鄭濟墓誌謂其生平稿多不存故所錄僅止於此誌又稱得暘與修永樂大典分掌三禮編摩有方今核所纂三禮諸條於前人經說去取尙爲精審蓋亦博識之士其詩文以清麗爲宗如曲澗迴溪瑩澈見底而一往淸激尙少渟蓄之致姚廣孝序乃以江漢并流曲折千里擬之過其實矣

澹然先生文集六卷

〔明〕陳敬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澹然集五卷》提要

[illegible]聞名曰記陳文定與李忠文同時爲祭酒陳方
嚴而下李平恕得士世稱南陳北李可謂二公信史矣然
於李述其觸怒振閣卒至荷校而於公謂其以嚴得名亦
以是致怨爲僚屬生徒所訟至不見閣尊表表大節闕而
不書則何以故豈未之攷耶方公以秩滿赴京振欲致之
門下而不得籍周文襄爲介紹祈一見而又不得此與薛
文清拒李文達致二楊之意不往謝如出一轍及振用文
襄言而禮幣求書乃爲書四歲與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
見茲又非君子遠小人不惡而嚴者耶竊謂公實以正自
持不弟以嚴見憚故振雖能使公十八年不遷然卒不能
有加於公有忠文之忤而無忠文之禍公固有大過人者
也或者謂李居北雍密邇閣勢不得不觸怒而公久處南
雍以師道自任故得超然免於構陷及夫歸休行樂比節
避翁匪懈之忠保身之哲殆兼有之是則所謂易地皆然
者孰謂作配古應僅僅以嚴稱耶夫嚴非師道所諱患不
正耳身率以正則教不肅而成士不威而化雖欲怨之其
孰能怨之當文襄欲代爲中雪公竟不辯而自白則其以
正受知於上者素矣英廟嘗諭吏部曰陳敬宗學行老成
正宜模範後學未可以去其令復任春注若此然則久而

不逐非振能尼貨不敢動公云爾厥後易名之典特取夫純行不爽非謂立身大節有終始不渝者耶公有澹然集行於世嘗與文清集竝傳至是邑侯滿公重刻之且為之序其閒葉亦既詳且美矣而余則以所疑於端簡者特為辨之并置諸首簡同邑後學楊守勤謹書

重刻澹然文集序

士君子不朽之業詎徒捘蒸摛華擷金霏玉傑然撰作者之林蓋必有行足述品足貴表表宇令人仰止者然品易以定也大都豔塗易敗勁節難持有能出越去就閑於道寄拂袖而不倚冰山壓樓寄忤俗而不屑脂韋模稜寄積薪而必期釁挂自殊松柏自秀以此思品品可知也品端而後人重人重而後言重如子雲子厚詞賦文章方振耀漢唐之間而美新黨文至今清議之口欲嘔將毋所傳祇為木災而具隻眼者不飛蓬置之乎四明自宋慶曆淳熙以來其間有道君子代不乏人適不佞謬承慈家慈湖楊先生與先賢陳文定公春秋兩仲余嘗駿奔俎豆而不思所以揚其不朽之業將安用余哉既以梓慈湖遺書而史得文定公澹然集隻字片語總根理要關世教而從賢數華其華自朕嘗論公盛祖文皇帝初年通籍受知遇即甚渥自是兩握翰苑五歷聖朝倘其斗鼎于時何難卷過公高標偉節楊建安不為禮蹇西川不能屈大閹如王振不得見由是官司業司成六考未遷師表愈端而不為沮當時美譽在搢紳謚忠在春部祠享在祀典則公非一文士已也所錄道德五品非其人與嗟乎國有正人如公竟抑於權倖不獲早秉衡軸而彌王木之變氣數之厄也諸

餘所吾異世之下仰其聲光而欣慕不已品格之高也世
號公為滄然遂以名集竊謂惟滄則無慾無慾則剛入世
出世從吾所好此品所以可重而言之所以可傳哉是集
刻於前尹賈公今以歲久板朽裔孫陳生光昭先德欲重
鋟謀之余〻讀其文想見其人執鞭空慕緇好難已議貲
助資廣其傳使士誦公之文希公之品實有模範豈具當
吾世而失之人〻知有故吾而過之利鈍勿論其於公不
啻旦暮遇之矣余安能默〻於此故僭〻漫言於濠梁蕭
山之後
萬厤丁未歲夏仲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慈谿縣知縣皖城後學潘汝楨拜識

後序

當文皇帝之時海寓雍熙威武四暢天子既歲伐胡有功
而內建都邑作宮室選天下文學敦敏之士請書文淵閣
尚方給筆札出膳羞講論六藝褒次大典而是時積和塞
明卿雲甘露之瑞麒麐龍馬之祥至又通道於九戶八蠻
重譯納貢者交臂於闕廷則有騶虞符拔白雉大雀之屬
上輒命諸侍臣以賦頌而文最高得上意為海內傳誦者
莫過於陳文定公然公自永樂二年選入翰林終文皇帝
世二十一年官止侍講宣宗初始拜南京國子司業秩滿
為祭酒公在太學以師道自處設章程立條教飭廚舍時
餼廩與諸生習禮樂於中絃誦之聲振於林木一二博士
老掌故弗使也合詞排公會事得白而公誨益勤政益肅
不懈其志同時李忠文公時勉為北祭酒與公齊名士子
丕然變風彬〻於學行二公之力也而公自歷宣宗英宗
凡諸生親北面為弟子者裁縣制科裁縣徵拜屢起有至
九卿者而公卒未嘗遷一官至景帝初竟從祭酒致其仕
以去在太學者又二十年陳子曰我於是知先朝任人之
專待士之厚也夫綴文述古非旦夕可期必使人專於職
積精畢思垂歲月之久而後可成一代之典歌頌功德亦
宏闊可觀而今翰林為史官若有數年又不盡親史事自

宮僚以上每歲一還或不及問官守而两太學為首善地
王化之本士氣落、有城闕之嘆而官之者眂如傳舍稍
舉高皇帝制而約束之則以為迂滯不曉事嗟乎欲國家
文章典雅追两漢之盛而人材衆多風俗醇茂刑罰息而
禮樂興豈可得哉今公之文具在其應制諸作詩則賡落
温厚頌不忘規有曲終雅奏之風文則敦重舂容文質並
茂出言有章即未知與相如孟堅何如而以眂沈宋燕許
斯無媿矣所修書如永樂大典性理諸書足以繼聖緒翼
經傳豈不燦然庠序哉至於成均之政不競不絿章條明
備舉而措之異如也聖天子方修祖宗之業游意典文興
起學校得如公者久任而專責之何遽無成效哉余仕公
之鄉而慕其人因思先朝之用人先賢之自處皆可為後
世法故不辭公孫念先之請而序其集
崇正壬午嘉平月吉雲間後學陳子龍撰

後序

四明陳文定公文集歲久散軼裔孫諸生念先以其父重
梓未竟繼志編蒐得若干篇刻成屬序余惟本朝人物列
上等稱第一流者自永樂至景泰間天下稱公無異辭蓋
公處為大儒出為大臣求之古人要在聖之下仁之上也
嘗於公有幸者四惜者二向疑而今釋者一人皆以不作
三公為公恨余觀公在南雍立法為萬世規養育人才供
國家百年之用功在天下公自不欲以三公易其師也幸
一世不乏工詞章居侍從者獨公當盛世明良歌咏太平
若預修高文仁三廟實錄永樂大典一統志性理五經四
書大全翺翔著作之林立言不朽幸二公在朝後草除二
年而成進士先後仕五年而致仕幸三李忠文見嫉王振
以代去彝倫堂前樹枝橫被大辱公於南雍盡伐楊木易
種松柏於時四凶在列卒不能傾公幸四性理五經四書
大全此數書為萬世之功足繼孔述孟公既同五瑞緒廸獨
與李忠文改令仍完實錄不得終事盡出其所學相正列
名四十二人惜一公所自著五經四書語錄行世亦竟失
傳惜二按陳清瀾通紀載王振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公
走筆書之每疑振乃知程子四箴耶今閱陳生是振未求
書公為書四箴與之公故以非禮勿動自許耳此釋疑者

一也凡此皆余所敬尚論公者若公之文論定久矣豈復俟余言乎昭陽後学李清心水甫謹

澹然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三

記

卷之四

序

卷之五

序

贈僉事鄺公之任序
贈撫州太守王公致仕序
贈督運參將湯公序
山東參議孫公詩集序
贈淮安太守彭公考滿序
善政詩序
挽東阿知縣貝公序
積善堂序
送周副使之任序
贈寧國太守袁公考滿序
贈御史王公考滿序
贈吏部主事蕭公考滿序
贈武進縣令朱公考滿序
贈監察御史李公考滿序
贈建昌知府楊公秩滿序
贈禮部侍郎陳先生致仕序
桂林詩序
贈陳太守復任吉安序
志隱堂詩序
贈孫賢士宜均省兄還廬陵詩序

贈臨洮太守劉公之任序
慶脩撰桂公壽序
倡和詩序
庶子鄒先生哀辭序
流觴曲水圖序
贈許景芳詩序
春亭雅集詩序
贈存性張先生還南昌序
贈監察御史馬公序
贈刑部郎中方公滿考序
貢猶集序
古城時讀詩序
贈僉憲韓公之任序
雲山清隱序
贈主事王公奉使西蜀序
華陽春曉圖序
贈太守程公序
贈大理寺丞李公還朝詩序
贈太守陳公致政還四明序
贈上元姜知縣考滿序

傳

卷之六

題跋

贊

銘

明史本傳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脩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脩五經四書大全再脩太祖實錄校翰林侍講內艱歸宣德元年起脩兩朝實錄明年將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諭之曰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九年秋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實長奸惰請以肄業多寡為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悍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為屬草辭稍遜敬宗驚曰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忱道意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就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為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為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議論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

守備南京每留飲舉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十二年冬乞休不允景泰元年與尚書吳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五月卒年八十三復贈禮部侍郎謚文定初敬宗與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曰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稍寢二人同時為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澹然居士自贊

凡人不可以太廉、則貪汙者忌亦不可以太公、、則欺罔者嫉不可以太正、、則邪媚者怨不可以太直、、則阿曲者毀愚也才德不足以淑人文學不足以傳世既患四者之病而又昧於識時往抱孤忠不能變化兩入翰林預脩三朝國史雖乏選國之良才豈致公孫之曲學於是楊建安嫉余之塞、、而與塞西川快余之斥遂尚畏朝紳議其不公乃詢南京國子司業蓋陽尊而陰擠之也而余四者之志持之益堅幸賴宣宗章皇帝仁聖九年而陞祭酒又九年入覲上疏乞老又為楊石首所阻又六年兩上疏始獲遂所請而歸自古大賢君子阨於權臣屢遭斥逐流離轉徙以至死於貶所者何限況區、、之微眇者哉嗟夫權臣之勢其可畏也夫其可懼也夫乃自題其繪像曰海可竭而吾四者之志不可遏而奪山可顛而吾四者之志不可拔而遂衰、、惟鳴蟬噪而吾之志行之而益力持之而彌堅自少而壯、、而老終始一心而不變焉白雲在山明月在天洒然清風於千百年

□□□□文集卷之一

明慈谿□□□□□撰

北京賦 有序

欽惟太祖高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受天明命君主華夷翦除羣雄底定萬方乃遂建都江左肇造鴻基功冠古今福延萬世皇上德協重華纘承大統宵旰圖治惟在繼志述事恢宏帝業故興國之廣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悉歸臣妾罔有內外春茲北京實皇上興王之地山川雄壯地勢恢鴻鞏固盤薄王氣攸鍾揆之四方道里適均是誠足為帝王天府之國朝覲會同之所趨向者也皇上知天意之有屬人心之所趨考之龜筮並皆協吉於是建都於茲仿成周卜洛之制以為南北兩京而凡郊廟宮闕剏建悉備嚴嚴翼翼巍乎煥然則皇上神功聖烈上足以承太祖高皇帝之先志下有以開聖子神孫萬世之太平何其盛哉臣伏覩營建以來天神協贊臣庶効職和氣薰蒸靈貺昭荅若慶雲甘露麒麟龍馬元兎素烏之瑞紛綸炳煥莫罄紀述是益足以見皇上克享天心故景命益隆而有以臻其盛今功已告成涓吉於永樂十九年正月朔旦皇上御奉天殿以朝百官四海會同萬方交慶臣不勝忻忭踴躍之至臣竊惟古者治道之隆必有文學侍從之臣雍容贊詠以傳其美於無窮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載之詩書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厥後若班固張衡之徒復能以詞賦鋪張有漢之美雖其言多誇詡然猶傳誦至今而不泯焉臣伏覩聖朝隆古之治足以四三王六五帝而漢唐不足云也今朝廷清明海內晏然四夷職貢萬姓樂業而又獲覩都邑之盛聿新治道則功業之巍巍誠足以卓冠百王而無與為儷也其頌聲歌咏固宜與虞周之音並傳於無窮豈特為鼓班張諸人徒為誇詡而已哉臣忝職詞垣忻逢盛事豈敢以菲薄自解而無言謹用攄揭駑鈍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惟聖皇之建北京也紹高皇帝之鴻業啟龍潛之舊邦廓天地以宏規順陰陽以向方準四裔以布維揭八表而提綱繫星分於箕宿映黃道之開張壯天險於居庸矗重關於太行會百川於遼海環河嶽於封疆拱北辰兮帝居陞鞏固於金湯均萬國兮會同而適居天地之中央也於是頒綸音建皇極布深恩施廣澤捐內帑之金錢出天府之玉帛眷工垂錫匠石惟群傳衆斧主萬國雷動雲興紛紜絡繹忻忭踴躍各供厥職遂選材而度物資百神以興集魁奇挺拔千仞之名材五色五采希世之珍特犖載甫千舟運允斥紛河榆而海會肆邱蘊而山積爾乃太史告吉

司空奉冊魯班運斧公輸制器智者献謀勇者宣力精諭巧思悉就経畫百堵皆作畚挙鼛鼓之弗勝庶民子来咸須靈臺之勿亟歸壮麗於崇朝睹雀兔於瞬息前朝後市之規既肅々而嚴々左廟右社之制復亭々而翼々布列有序不爽寸尺妙合化工莫究窺測其正殿則奉天華蓋謹身之尊嚴翊以文樓武樓左闕右闕之嶒崚開千門兮萬戸帶巖廊以廻縈臺百尺以截嶫重三階以躋登屹中天以層構抗浮雲而上征激日景以納光耀丹碧於紫清觀其墀階瑤砌赤墀彤庭青瑣金鋪綺窗珠櫳鏤檻文欞玉鷄繡楹峙丹鳳於阿閣栖金爵於觚稜懸綵虹於脩梁躍蒼龍於飛甍含靈曜以欲翔望北辰而高興飾華榱以璧璫綴琱櫓兮列星彤霞映菓栭之葩蕚薰香爵枅辟之芳馨日華藤文栱之玲瓏空彩鏤果累之晶熒三光臨耀五色璀璨壯勝穹窿莫盛名賛過鴻濛以特起凌太虚之汗漫發業乎雲霞之表巍峨乎層漢之半進天闕以並崇炳祥光而增煥目眩眸於仰瞻神怡恍於流盻雖使都盧之巧捷不敢以躋攀翔鵾之扶搖不得以鼓翰此誠所謂曠千古之希遘超萬代之奇觀者也其前則九門洞開華路如弦軒々豁々坦々平々望圜邱以岧嶤接靈壇兮山川昭神貺兮景彰揚瑞彩兮雲烟啓大明兮當中莫長安

兮東西森拱衛之嚴密列周廬之逶迤耀雪霜於戈矛揚鷹隼於旌旗選虓䫆之桓々精百萬兮熊羆惟方叔兮召虎藴謀畧兮神奇聯金貂與玉蟬紛紛奕而光輝襍冠佩兮趨蹌蔚百司兮咸儀各攄忠兮献納亦卑虚而諭思天官之明鑒衡司徒之謹度支宗伯之備禮樂司馬之整六師秋官之邦刑是慎司空之百工惟時百僚濟々各謹攸司小大畢職庶績咸熙其後則有太液之池萬歳之山琪樹敷榮金芝芳妍翼鳳飛兮絶儆波龍躍兮澄瀾聳靈峯於天上流恵澤於人間其右則乾清坤寧之宮太乙紫微之所壯皇居於九重肅勾陳於天府若夫蓬萊方丈之神區閬苑瀛洲之仙宇良賁休於咫閑不可得而殫數其左則為文華之殿鶴禁青宮玉葉金枝儲副是崇講道育德惟孝與忠體文王之三朝謹視膳之禮容又其右則為天禄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々蹌々章甫講説六經之言談論庠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坐鏞乎道治黼黻乎皇度至若靈囿之所蓄亦雜沓而紛綸麒麐之振々騶虞之彬々白象之瑩潔如雪金猊之威猛如神類靈姿於龍馬運奇文於福庥絢綵霞於丹鳳耽丸兎於蒼玉鸕鷀之色維黄素烏之質耀霜紛珍異之炳煥咸献瑞而呈祥他若内藏寶貨之充金玉珠貝之富象犀

虎豹之雄驊騮騏驥之底國家富有萬國垂固瑣瑣不足數也其外則都城列兮萬雉開十二兮通衢蔚邦畿兮千里比百萬兮民居接棟連甍溫郭填邦藹藹鬱鬱密而不疏里邑錯分別遂分區四民樂業室家歡娛農務乎耕桑士究乎詩書雅工及賈貿遷有無百貨之所充斥百器之所崇積累金珠兮列肆駢繡綺兮阡陌珊瑚琳琅璀璨赫奕飛畫棟兮飾甍高王侯兮第宅填車馬於閭閻紛襟沓而絡繹喧舞榭與歌臺樂鐘鼓兮昕夕載瞻辟雍學宮逈遠穆穆乎宣聖之廟肅肅乎群賢之祠崇祀有典釋奠有儀歌棫樸以作人俾髦士之攸宜贊明廷之禮樂炳道德之光輝於是經營既終厥功告成方青陽兮屆辰逢吉旦於元正於時萬象維新三光以明慶雲扶於斑霄爛祥光於太清皇上服袞服乘鸞輅設警蹕陳鹵簿翠華葳蕤颺雲飄霧潔精誠宸思應奏雅樂諧韶護謁郊廟告太祖香苾芬其上升靈昭昭兮來下眷肸蠁兮方集綏萬福兮純嘏於是升金根旋太常御正殿開明堂朝百官臨萬方會諸侯陳玉帛旌淵思明然陟然後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錫高年兮上尊進賢達於庶位敷唐虞之道德厚湯武之仁義與三代之禮樂躋漢唐之功利納玉燭調元氣協重明於日月侔化工於天地使九州八荒含齒戴角之群四方萬國懷仁負義之士莫不熙熙皞皞於太和仁壽之域仰事俯育於漸摩涵煦之內此誠所謂恢鴻業於千古開太平於萬世際興圖而覆載大一統而無外也是知國家萬萬年隆盛之慶皇上萬萬年高厚之壽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窮之祚蓋與天地同為悠久也賦已乃復作歌六篇以獻詩曰

潔靈壇兮峻層臺躋金墀兮登玉階儼神祇兮莅止三光宣朗兮昭回慶雲五彩兮祥飈馳變化翕歘兮興雲霓虔郊禋兮燔燎降鴻禧兮孔偕　圜丘

歆神臣兮潔廟廷儼肅穆兮著威靈啓瓊扉兮朱戶爛蛟龍兮綵楹祀事備兮孔明昭至治兮揚德馨尊皇祚兮永久於萬年兮奉嘗蒸　太廟

協貞符兮聚奇文偉四靈兮魁祥麟躍騊駼兮蚑足尾炯特兮胚華膺端規矩性含仁叶周南詠振振樂熙皞兮皇化囿萬物兮同春　麒麟

孕瑗玖兮胚瑞璵耀霜翎兮滋雪膚考靈編兮披瑞圖表質皎皎兮呈祥烏性含靈兮慕慈孝辭勸盡兮潔其汙疹鳴鳳兮朝陽揚德輝兮遊天衢　瑞烏

有明眎兮靈且仁脫凡質兮披元雲霧含英兮滋氣添凝潤兮墨流津耿金睛兮星懸獻瑤階兮蒼璧陳辭三穴兮

樂窮固度徵眇兮陶皇仁瑞光
炳房星兮榮波澄靈姿夭矯兮龍馬生肉騣翠兮麟臆首
渴烏目兮長庚蹋風雲兮淩太清變化翕欻兮迅騰獻嘉瑞
兮天闕千秋萬歲兮隨龍軿龍馬

龍馬賦 有序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君臨萬國統御華夏義澤仁恩涵
數博洽是以靈氣嘉氣充牣洋溢自既御以來祥瑞疊臻
若麒麟騶虞素烏充兎甘露醴泉之屬紛綸雜沓莫能紀
述乃者山東諸城縣民復以龍馬來獻言縣有清水潭淪
渟靜深而龍居其中潭之旁有牝馬龍實與遇而生是馬
故謂之龍馬其狀神駿超越夭矯欲飛體披鱗甲布列班
瑛雖古良驥莫與為比誠盛世之嘉禎也且誣用稽諸瑞
牒龍馬神馬也世有明王則見伏羲之時有負圖畫卦之
祥唐堯之日有赤甲綠文之瑞羲與堯古之大聖人也其
德足以感召故皆克臻其盛後歷數千百年雖世有明君
而龍馬之出則罕聞焉至我太祖高皇帝龍飛九五撫有
萬方致治之盛古莫與比故龍馬之祥獻自西蜀皇上纘
承大統重華協德治隆三代道冠百王諸福之物固已咸
臻畢至熾煜焜煌而龍馬之祥尤為炳耀以數千百載之
間僅一二見之而惟聖朝兩臻其美蓋由皇上聖德合於
天地和氣溫於兩間故神貺昭彰久而益盛而龍馬之出
自不能外於天閑十二之中也則國家萬萬年隆盛之慶
於是信足徵矣何其盛哉且忝職詞垣躬逢上瑞不勝忻
忭踴躍之至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清源之水與滎河而同源伊沙漫而洸瀁兮亦湛澈而淪
漣鍾靈氣之翕闢兮流五采於東海之壖晦冥眩鏇杳不
可測其深兮藏蛟龍於九淵蒸雲噴霧時出下土兮覩神
物之蜿蜒有牝飛黃兮天厩不羈游潭之涘兮弗銜弗羈
或跋而延頸兮亦朵其頤忽風雲之感通兮龍與遇之覯
其揚鬐鼓鬣於馮夷之宮升降翕欻於渝淪之中太乙垂
既天媲於璞而神駒生焉世孟未知其為馬而為龍也其
為狀也超神於𡢃黃於牡之外蛻跡於蝕蝣宛轉之餘捫
彩顱兮隆隆其角插華領兮隱隱其珠耳削渭川之岡首
昂渴飲之烏膍棲丹穴之鳳蹄瑩荆山之瑜尾搖空而電
掣目流曜而星懸筋椎奇而膂肉磊硠而峰巔汗流頳
而蒸霞噏含丹而噴雲首无庭以呈甲披綠霧之鱗鱗紛
被體之翠翠煒碁布而星分以為馬耶則飛騰變化恒矯
首而欲騫以為龍耶則神奇駿邁逞逸足而懷奔夫知驊
騮騏驥不可以為匹纖離騄駬不得與之羣不假鞭勒之
飾不資豢養之勤茲誠所謂龍之駒馬之神而為瑞世之

珍也於是川后前驅昆吾從後百神援轡而授織孝靈頊
節而扐恭是乃嵡屏騎閑鴻濛翔赤虬舞玉虹虎豹屛易
象犀戰猳望天閽而長鳴兮扶風雲於九重驂六龍以御
天兮翔鑾輅之雍々盖不特充偉觀於天閑十二之中也
臣聞乾為天而為龍坤為地而為馬坤順而乾健陰乘而
陽剛皇上握乾符闡坤珍明並日月道合陰陽剛健中正
之德叅乎二妙聖神文武之資冠乎百王是知龍馬之出
誠為聖德之奇應盛世之嘉祥也粤稽古昔世在宓羲滎
波洲灘闡天地人文之秘龍河汩漪顯赤甲綠文之資高
皇御極既已載祥圖之煜煜聖皇繼統又復覩瑞牒之陸
離是何前數千百載之間僅一二見之而惟聖朝獨獲再
覩其光儀也他若漢庭千里之駿唐室千騏之奇是誠瑣
瑣不足陳也又安敢與龍馬並稱於今之時哉賦已乃為
之歌曰
泰階平天駟熒龍馬生性含靈逐流星躡太清獻明廷昭
嘉禎萬斯年翊龍軿

麒麟賦

明堂大啟天門洞開列文軒於丹陛獻祥麟於瑤階於時
靈颷載馳慶雲烟垂禮備樂和文恬武熙慶嘉瑞之駢集
祝聖壽於無期廷臣有問儒者曰吾知麟之為瑞而不知
其故也陰陽昭明精氣注焉化秩翕張形孰賦焉厥形麗
矣奚類於麕尾何脩然而肖於㹀惟頷有角偉然特起夫
何戢之而不以抵足匪不履吻匪不食胡為生類弗殘弗
亂聲發於中步形於外中規協律其理安在動物斯夥孰
堪儔偶瑞非一物孰為稱首自昔盛時世主仍之德異功
殊孰克膺之行將獻頌大廷咏歌聖德敢詢厥詳顧聞其
悉儒臣曰猗歟休哉麟之為靈々乎不可尚矣稽之往昔
攷之冊書則其徵可得而詳焉盖寰宇之區渾一聖人之
德昭彰然後出而為雍熙太和之符為世一時之祥耳故
其生也歲星鍾其和氣元楞萃於至精上帝為之降命百
神為之効靈懿性於是乎孕粹質於是乎凝麕其身者與
永年之道合也㹀其尾者與養民之功協也角而不抵昭
其神武不嗜殺也不害生物仁義之性內充洽也中規協
律中和之氣外菊達也彼兩儀中間四海內外翔者走者
鱗者介者或巨或微或雄或雌紛々錯々盈川溢野千形
萬狀囿不為寡孰得而抗之哉惟洛之神龜河之龍馬岐
之威鳳是皆禎之大者而莫不為其亞也故自開闢以來
聖帝明王能致其至而與之符者盖亦無幾昔有熊氏之
皇天下也法諸侯朝羣后五經常去紛糾其道若此而後
遊於其囿陶唐氏之帝天下也著魏々配高厚光四表被

九有其德若此而後出於其藪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克勤
儉蔑誇矜平水土粒蒸民其功若此而後步於其庭漢或
出於北海或獲於雒時或適值於雍州或偶來於帝里或
獻由於嵩嶽或貢自於交趾彼君臣者雖或有以致之而、
其德終未足以假也惟我聖皇受天命統八紘續鴻圖開
太平明並日月澤被生民繼天立極聖、相承遵有熊之
皇道體陶唐之帝德建夏禹之神功法太祖之宏武考百
靈之徑達究群恭之休戚於以膺寶麻於無窮而傳子孫
於萬億也乃稽古典考經常舉巡狩省萬方相披遐荒尚
用弗康梗我皇化侮武邊疆於是震霆威奮神武命將帥飭
部伍躬討不庭以篤皇祜默而戰不亟誅功不肆虜黃鉞
所加莫不順附自三代不能致其臣五帝不能為其主者
皆陸走川浮輳集天府各効其職以輸貢賦已乃止天戈
以脩文扇仁風而布澤哀恫其鰥寡欽恤其刑辟濯炎煦
寒蘇枯膏瘠滂洋汪濊周徧融液普天率土無遠弗及措
六合於雍熙躋群生於壽域尚莫有一民之不安一夫之
不適也哉由是神人以之而和天地以之而寧四時因之
而順序萬物感之而咸亨和氣充乎宇宙頌聲溢乎朝廷
此上帝之所以降監而聖皇之德所以協於休徵也蓋將
登三邁五而娩美吳漢唐諸君之足稱也哉臣聞其言乃

載拜稽首而獻頌曰
天命無枒降而為祥貽格下土應於聖皇惟我聖皇克配
彼蒼遵契有熊德協陶唐統御華夷克靖四方建茲戎功
兆民用康上帝監止受命溥將受命溥將福祿穰、天子
萬壽永、無疆

瑞象賦

永樂十九年秋九月三日庚戌占城國以瑞象來獻體貌
奇文粲若列宿姿狀豈偉華勝可愛誠為國家上瑞臣恭
覩盛事豈勝忻躍謹拜手稽首以獻賦曰
騐瑞事之孔多兮偉茲象之奇特萃乾坤之至和兮妙神
化之巧施蚘凡質而胚秀兮羌靡素而匪緇錯二采之貽
彰兮白黑煥其陸離其狀則俯懸垂玉之鼻仰凌昂霄之
顱靜屹岡嶽之趾動移廻山之軀勢雄百獸氣橫九區其
文則燦若列星之耀芒郁若春雲之騖空皎若雪花之晶
熒瑩若玉玦之玲瓏或疊如連錢或綦如聯璧間之黑章
元英如漆錯綜密疏布置如奕奇形異狀莫藝殫悉想其
初生也瑤光降精百神効靈慶雲垂輝祥飈穆清山川為
之增勝日月為之晶明及其出也既狎而馴擾之不驚飲
甘露之瓊液陰金芝之玉英犀兕不得儕其偶熊羆不敢
為其朋然後知其為盛世之嘉瑞太平之休禎也於是衣

文犛垂珠纓被錦韉銜和鈴偕遠人而入貢重九譯而來
庭於時天門洞開冕旒當扆帝臣赫赫文辟濟濟覩茲獸
之聿至式戢拜而載起旋卻而前卑踏以舞進不踰規退
不失度曉靈囿之有歸依玉階而徐步式昭斌斌之文旋
著桓桓之武茲豈不足為禽獸之雄四靈之伍也耶於穆
聖皇既御萬邦功高前古德冠百王際天極地悉臣悉妾
九夷八蠻罔不梯航海宇寧謐民物阜康由是和氣充溢
鬱為佳祥麒麟騶虞之瑞醴泉甘露之禎駢臻而疊至猶
未足以副上天之眷愛我皇也乃復執奇毓秀瑞象是呈
匯於遐邦發自天以彰神化之靡物弗成奠國祚於泰山
之安而永聖壽於億萬斯齡也乃為之歌曰
象之至兮崇文之化兮達於夷夏兮又歌曰
象之禎兮萬物其成寧兮四海其永清兮

獅子賦

絕域之表金天之西乃有神異之獸雄偉魁奇負剛健之
銳氣蓄煒赫之嚴威虎背豚質解翼其姿天骨秀拔猛勢
颮馳鐵額銅顱犖鬚蒼鬣發聲而驚雷震瞋目而赫電飛
柔毳豐茸勁毫銛錐霜牙鋸列利爪鉤持故能拉虎豹吞
熊羆裂犴猊搏象犀偉哉獅之為獸真足以為百獸之雄
傑盛世之威儀也方其始生也金精降靈太皞資德三光
被其華彩百神贊其威力振鬣而萬壑風生屹立而千山
夜寂耽視而六丁膽懾睥睨而群獸辟易覩其陟崇岡走
峻坂凌莽野越重澗俊俯首而念之曰天道好仁而惡暴
聖主除暴以施仁故萬邦無梗化之國四海靡違之臣
歸焉放牛戢武脩文亦何敢恃群雄之威矜絕倫之力逞
雄遐陬而不得旅四靈於上國也爾乃伏猛潛暴革心從
化朝遊芝圃之中暮宿蘭林之下飢食瑤草渴飲醴泉肅
步武而中度和鳴聲而弗喧於是四方之人載顧載瞻既
忻既忭援之弗驚馴若素養罘網不加羈紲靡絆載之華
軒文采粲粲踰崑崙越西極歷萬里而來庭奉珍璧而偕
獻於時祥飈勃穆慶雲炳煥開天門兮九重回重瞳之屢
盼揚百辟以縱觀溢頌聲而嘉贊惟我聖皇乘六龍以御
天大一統而無外皇威震於蠻貊仁聲播於海岱九土以
寧萬方咸戴由是三光明泰陰平四時序而百穀成醴泉
出而芝草生騶虞產於林谷麒麟見乎郊坰以至文貍赤
豹白兔神鹿之瑞亦莫不疊見而畢呈今茲西域之遐雄
獸復出益以彰聖德之皇皇神武之赫赫物無猛而弗至
人無遠而弗格也臣忝覩盛美豈勝欣懌遂稽首以獻賦
祝聖壽於萬億

騶虞賦

繄瑞物之不常兮匪盛世而莫出惟聖皇之居九五兮見禎符之不一蘊乾坤之至和兮川嶽萃夫英靈氣脗合而焜煌兮瑤光翊而降精羌充牣而鬱勃兮爰孕靈而儲秀紛衆瑞之莫當兮獨鍾奇夫仁獸皎雪霜之爲姿兮披雲霧以爲章峙虎軀之雄傑兮聳猊首而昂藏宜猛暴而噬嚙兮性振振而孔仁戢爪牙以弗用兮弛其武而崇文覩生物之彌野兮戒其趾而弗躡紛狐兔之盈道兮忍殘生而不饕餮寧曠食而懷餒兮恒有待夫自斃雖蹇步而弗前兮將不尚夫千里愧熊羆之斂暴兮豺狼悲而避跡致羣獸之景從兮匪畏威而懷德叱兕神之呵護兮與山靈而夜語秘神貺而弗彰兮斯有異夫豺虎綠翁從而翔鳴兮文豹翼而先後睹茲瑞之煌煌兮豈下邦之宜有九州茫茫兮居何攸宜騰騰具原兮魯邦之垂榮光燭天兮祥飈戴馳覽德輝之熠煜兮來遊於茲翳野夫之詫覩兮獨心怡而神懌異茲獸之希遇兮告士林之有識來冠佩之翩翩兮披厥瑞圖知匪猊而匪兕兮實維騶虞惟我皇之受命兮文武聖神來玉帛於萬國兮極覆燾而無垠霑仁恩之淪浹兮恭庶樂而咸春宜和氣之名祥兮致茲瑞之攸臻實皇德之所感兮天錫夫茲應啟秘貺之昭彰兮由皇德之仁聖備儀衍之異異兮獻於闕廷具文軒之煌煌兮爰告以迎紛禹夫而來觀兮不震不驚從矩步之盤旋兮登之以行景星麗而耀芒兮慶雲爛而垂彩仰金臺之巍巍兮度梁宋而達於行在時豥兕之御於明堂兮方九奏夫簫韶列千官於瑤墀兮同萬方而來朝賀天休之宸動兮慶茲瑞之稀有睹重瞳之載瞻兮勑伏攸於靈囿維古昔之治世兮伊祥孔多龜出書於洛兮馬呈祥於河鳳凰翔乎阿閣兮麒麟見乎郊藪表世道之昌盛兮著簡冊於悠久矧我朝之邁商周兮復比隆於虞唐施仁化之宜民兮義澤霈乎汪洋宜白象之來於南郊兮神龜見於鐵向頌黃河之既清兮復芝草之來獻降甘露於上林兮醴泉出乎京師紛諸祥之畢至兮惟聖德而臻茲矧茲瑞之非常兮歷千古而希遇雖見詠於周詩兮徒形容而莫擬今既覩夫盛美兮頌聲作而洋洋祝聖壽於萬年兮皇圖固而永昌奠宗社於泰山之安兮四海永靖而樂康

清樂軒賦

客有號慕華者問於清樂主人曰吾聞廊廟山澤不易地以改樂軒冕韋衣不移志以奪嗜公實路國象賢勳戚之貴其居則畫棟絲甍綺疏朱戶亭館臺榭莫計厥所其御則綠幕羅幃蘭麝郁芬內廚分庖絲絡八珍其出入則麒麟錦袍玉帶裘馬煌如神人無與比者公不以是爲樂吾

固有所未解也主人曰生之識亦淺々耳夫不溺於富貴者無驕縱以致失不習於奢靡者有德義之可尊知者昭昭愚者昏々士固各有所尚若生之言則非所願聞也生曰然則所謂樂之清者安在夫陽葩豔林竹風送凉霜菊佳色寒梅獨芳蒸霞歎灼々之英干霄聳亭々之節繞離舒翠々之金逕启瑩皓々之雪或馳想於洛陽或興懷於渭川或弦高於靖節或比潔於逋仙雖四時之景不同而各得其趣之自然公之樂其在於茲乎公曰豈不知玩物喪志君子所戒茲論有病請言其次生曰軒窗虛明几席瑩光丹青耀壁琴書在床揮絃撫嶧陽之桐爇爐散沉水之香灑翰挺象犀之管摛詞聚雲錦之章詩名可齊於李杜文彩不讓於班揚則公之所以樂於此心者又或在於茲乎公曰近之矣得其外而遺其內生宜復致其思焉生曰夫靈臺湛璇穹之澄精爽滌灝氣之潔滌煩濊悶之風舒彩攬瑤池之月心目融朗洞澈端倪靜窺元化之秘默契聖道之微一私不存萬理明淨湛淵雲之流輝寮羽翮之翔泳樂不假於繁音情獨暢夫一清忘富貴於淡泊祛侈靡而弗屑茲固哲人君子之高致而能拔俗超衆以獨行然則公之所謂清樂者豈不誠在於茲乎主人忻然而笑曰生其得之矣夫資外物以澄志孰若明本善以洪身生以慕華為號乃能脫去凡近進於高明放論宏博追蹤古人是亦足以嘉與進倘翻然而為清樂之倫也生遂喜而拜作而為之歌曰軒居巽々兮敞晃而層宏松檜蔚茂兮竹秀而蘭馨鳥鳴樹巔兮鶴在庭博山吐香兮茗淪中瀹激六藝之芳潤兮咀百氏之華英灑翰墨之淋漓兮蔚鳳翥而鸞停吐詞摛章兮奏金石之鏗鏘聚日星之炳煥兮惟吾道之光榮心胷灑然兮玉潔而冰清呼吸沆瀣兮挹秋露於金莖飆精爽之超越兮氣欲仙而上征樂茲軒之不凡兮又何必羨乎蓬瀛

萬竹軒賦

大何茲軒之崇朗兮美輪奐之翬闕列脩竹之參差兮蔚蒼翠而敷榮鬱雲氣之空濛兮烟霏々其冥々密葉崗其攢々兮挺琅玕之亭々性剛介而卓絶兮奮凌霄而上征色靜深而娟秀兮美質嬈乎玟瑰雖萬幹而一本兮紛異態而殊形既夭矯而蜿蜒兮亦婀娜而婷婷若游龍翩其乘虛御氣兮勢將降而復騰鳳凰盤千仞覽德而欲下兮復翀然而和鳴又若霓裳羽衣以萬舞兮曲將闋而復停綰霧鬟與雲鬢兮騁嬋娟而効能清風忽其微動兮韻百簧而為聲仰太虛之寥廓兮闞天籟之冷々倏響遠而音杳兮氣肅穆而清凝月朣朧以含輝兮散繁影於廣楹皎

素辟而揺金兮華席琴而流瑛潞乎襟之間曠兮湛玉宇
而俱澄渺孤思於千載兮馳遐想於八紘汎湘而弭櫂兮
凌嶰谷而抗旌侈晉林之蕩志兮慨幽絶之湘靈豈往昔
之徒徵兮固婣脩之典并託茲物以為象兮締歲星之佳
盟彼衆芳之可懐兮羌摠〻其難名陶菊暴其晩秀兮屈
蘭佩其幽馨茲固嘉其不凡兮吾猶思其霜霰而脉寒執
與茲竹之孔嘉兮貫四時而逾貞宜君子之比德兮日追
琢而有成廓中虛以肆容兮衆善萃而益宏挺峻節之勁
拔兮凜貞操其不可攖抗高標之出塵兮振庸俗之營〻
資閫讀於廟堂兮贊皇猷於休明是宜紹武公之迹軌兮
叶淇澳之青〻乃為之歌曰猗紛其乾茲猗静秀彼無遺
榮益阜而茂有斐君子悟〻其守子〻孫〻尚引而永久

為善陰隲頌有序

臣聞天地生萬物聖人設教以育萬民唐虞三代之君能
躬脩德教以訓飭天下之民故民皆知忠君孝親脩德行
善而世以克治漢唐以來治具雖張而教詔之言不發乎
仁恕訓飭之文不出乎至誠是以人不蒙化而克享福祿
榮名者益鮮也欽惟皇上以智聖寬仁之德撫育黎元涵〻
煦萬有践祚以來所以修政立教而惓〻焉垂訓於天下
者無非欲四海臣庶孜〻為善不作非惡以共享太平之
福於永久然皇上既以纂脩六經頒示天下復念仁義道
德民或有所未喩而為善獲福之言乃愚智所通曉而樂
從者也遂於萬幾之暇躬閲簡編采輯古今名臣賢士有
陰德而獲善報者通得百六十五人纂集成書釐為十卷
其事覈以明其義顯以博其詞約而不浮論斷以闡其奥
歌詠以達其微而前後二序又以總明其大旨書成名之
曰為善陰隲俾鋟諸梓以須賜中外臣庶使得省覩古人
集福之由以自勵焉其所以訓迪勸諭漸摩涵養之恩不
啻慈父母之於赤子也而凡得閲聖訓者可不思所以洗
滌創磨務脩德善以副皇上教民為善之心乎臣幸獲是
編之賜奉而讀之大哉聖人之言乎蒼然不知天之高而
無不覆也渾然不知地之厚而無不載也赫然不知日月
之光明而無不照臨也真足與典謨訓誥之大同為萬世
之所永賴者也何其盛哉臣不勝忻忭之至謹拜手稽首
以獻頌曰

於皇聖心仁並天地綏厥兆民爲邦底治民性若流導之
孔易爰稽古昔諭以報施德施靡祿彼獲彼濟陰隲冥〻
有赫斯至作善降祥天道孔邇彼昏不知曷識厥旨顕〻
皇猷翼〻聖制玉振金聲星昭日麗德音諄〻為善之義
有克舉之介以繁祉王侯之封卿相之貴報豈不遐施於

子孫祇承聖謨豈特在位凡厥烝民率循以勵抂斯有賴
啟斯靡晦伊嗟薄夫悉為善士惟皇聖明貽憲垂世訓誥
典謨理同一揆人文孔昭禮樂斯備治化之隆無與為儷
臣拜稽首詠歌德意臣拜稽首聖皇萬歲

甘露頌有序

永樂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丁巳天降甘露於孝陵松柏之上脂凝肪聚飴甘酒醴濃厚光潤彌布柯葉至二十日庚申連降益盛承賜不晞香氣益芳烈盡達廟廷神靈歆豫嘉瑞昭彰皇太子祇承神貺采獻闕廷皇上謙抑弗居告於郊廟頒賜在廷之臣勑之曰宜與卿等同享神惠以答天心臣等既霑賜皆欽承聖諭頓首稱賀以退臣仰惟皇上以聖神文武之資至孝純誠之德纘承太祖高皇帝之鴻業德洞淪冥功彌覆載仁涵動植化浹幽遐是以天地清寧品彙亨遂諸福畢臻若麒麟騶虞慶雲祥霧嘉禾瑞麥芝草醴泉之瑞層見疊臻莫殫紀述可謂盛世之徵至治之效矣皇上之心不自滿足每念太祖高皇帝恩德功業廣大如天地昭明如日月宜益思所以高明光大顯揚而崇報之也乃益孜々圖治宵旰靡遑修舉舊章罔敢或違祇敬郊廟克嚴禋祀惟懼弗成弗肅至凡可以丕顯鴻業崇賞福德之道靡不殫竭宸思務極隆盛以對揚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由是上天垂眷太祖高皇帝錫福之厚乃復有甘露之應焉臣謹用稽諸往牒甘露仁澤也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萬靈則甘露降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應則甘露降於松柏夫自唐虞而下甘露之瑞見諸載籍者有矣然能以孝德格天而臻致嘉瑞者則自生民以來惟我皇上卓然獨啟於今日也况孝陵太祖高皇帝陟降神靈之所今日甘露之垂不於其他而於孝陵是蓋有以彰皇上孝德感通之大驗也自古帝王之德莫大於孝而惟舜與武王稱諸後世其於感通之妙則亦未之有聞則皇上至孝之德誠足以卓冠百王而為國家萬世無[疆之]作皇上永々萬年之壽於是信足徵矣臣叨職詞林躬覩上瑞固不敢鄙薄自默又幸沾賜神惠得以除疾延年其可不竭駑鈍以贊頌聖德於萬一謹撰詩一篇誠懽誠忭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瞻彼鍾山孝陵之宮鳳翥龍蟠有矗其崇神御孔嚴靈既昭融天降甘露於柏於松元氣淋漓黃蒸陰陽斡轉儲精天乳曜芒有液其津有澤其滴湛々瀼々浥々滾々注集垂柯彌林布樹積潤含滋聯華含素有清其集以沛以聚密々紛々亦孔之富其凝如脂其白如肪有飴其旨有錫其芳有玉其豐而浸其漿有甲其芬亦光其香精英璀璨

光彩的滉映日不晞皓々爽々如貝之編珠珱紛積發耀
揚輝昊蕩洞射東宮承慶載頌載忻曰惟天寶爲澤之仁
工啟聖微下福萬民執克致茲帝德實臻采獻闕廷玉几
流耀帝咨受禧宜告郊廟勅賜臣工粥予有道臣拜稽首
我皇聖孝於昭我皇統御萬邦功高千古道冠百王九夷
八蠻罔不梯航神化涵洽鴻恩汪洋諸福畢臻靈貺滋至
嘉禎奇祥莫可殫紀聖敬日隆孝德益備格於天心致茲
上瑞惟皇神聖赫々明々甘露之應式昭治平惟皇大德
至孝純仁甘露之彰聖壽之徵惟皇萬壽天高地厚惟皇
萬福如山如阜永々萬年臨御九有臣作歌詩以播永久

聖德瑞應頌有序

臣聞聖人有冠百王之大德斯能致曠前古所無之嘉瑞
唐虞三代之治後世有不能及者由堯舜禹湯文武之君
能達孝尊親敬神愛民故其德足以格天地感鬼神召和
致祥而景星慶雲甘露醴泉麟鳳龜龍之瑞書之簡冊不
一而足何其盛也洪惟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嗣登大寶
敬天勤民撫育萬邦夙夜圖治不遑寧處仰惟太祖高皇
帝孝慈高皇后罔極恩德宜勤崇報乃永樂十七年春正
月命緇流於海印禪寺肇建大齋以昭答二聖在天之靈
祈福施仁無間幽顯啟事於是月甲辰於時天日霽朗星
象昭融法會有儀神具莊止越五日吉旦慶雲如車輪天
花如金蓮祥光如彤霞飛滿於法壇騰輝於寶幢而垂耀
於梵宮之庭五色五綵朗燭星漢又有甘露下垂醴泉湧
出其圓潤如連珠其甘如飴蜜其泉之芳潔如玄酒醍醐
飲之可以愈痼疾而延壽考又明日庚戌致事之辰皇上
復遣禮官詣壇致祭再見瑞光如衆寶出肆洞射人目變
態神奇不可名狀臣謹按孝經援神契曰天子至孝則景
雲見德至天地則甘露降德至　則醴泉出　國曰
茂德內彰則瑞光外燭今皇上孝念至而心益虔德愈懋
而澤　天下已安萬姓已寧而圖治益勤雖二帝三王
之聖無以復加是宜天地感孚神貺昭荅奇祥異瑞層見
疊出聖德之感誠足以冠百王而軼千古又何唐虞三代
可得而專美哉臣道逢明時獲睹上瑞豈勝忻忭踴躍之
至謹撰頌詩一篇拜手稽首以獻頌曰

於穆聖皇達孝是隆爰念恩德溥被昊穹禘禴有常報典
宜崇用嚴齋禋於梵之宮巽々梵宮淵々鼓鐘寶幡綉幢
鸞鶴飈空對越肅穆孝實感通二聖昭假庫靈景從嘉祐
紛元集福厥躬亦忽渝其俾罔時恫元化潛孚神澤載豐
曰陰曰陽悍掾攸同萃於至和鬱勃龍蔥氳爲嘉祥式昭
以融昭彼慶雲有燁其叢玉葉金柯郁々紛々載睹天葩

匯萃而芬錯采閒紛百寶具陳亦有祥光洞燭星辰益惟
沉璧靈於河瀆其甘如飴靈膏表精美傃堯紀匪漢所珍
春茲醴泉玄酒在尊溢於瑤池玉液津津致茲繁慶爰究
所因實由聖德達孝尊親赫赫我皇文武聖神齊堯之欽
邁禹之勤澤及重淵德昭蒼旻凡厥有生悉囿化鈞萬邦
率序四夷咸賓際天極地悉貢悉臣興圖所及覆燾無垠
功德巍巍煥乎其文治世之隆古莫與倫況茲嘉禎疊見
駢臻目覩工瑞式忭且忻謹獻頌詩河嶽涓塵惟皇萬福
自天所申惟皇萬壽永綏兆民

連理木頌有序

先曾祖商洛墓臨東南有嘉木焉根碩枝繁鬱然翠蓋之
高張也幹腹雙枝齊起隔可二尺忽一枝横貫其間聯級
兩端膚理天成罔有纖毫作為痕迹圓圓僅逾五寸永樂
中予自翰林侍講丁內艱還家一造焉見之矣詢之守墓
者則曰不知生於何年因命其守護甚謹正統六年予自
南京國子祭酒請恭黄見之宛然如故景泰二年予得
致政歸里三往見之視昔益茂而逾長焉嗟夫祖宗積德
積善作則貽謀垂訓子孫者三百餘年今子孫蕃盛無慮
二千餘指可謂克昌厥後矣而不遵祖訓者亦不少也先
曾祖以為懼之以禍福則塞其自新之路不若示之以瑞
物俾其有所知悦除其凶暴而植其吉瑞為尤愈也於是
資之於山靈獲其秀氣而連理之木生焉此先曾祖訓廸
子孫之微意而凡為子孫者可不服膺斯訓而加自省哉
嗟夫連理得和氣而始生人為萬物之靈得天地中和之
正氣者乃反日生乖戾上陵下逆至於爭門訐亂而不已
焉可以人而不如草木者乎為之頌曰
維茲有木鬱然翠蓋根碩枝茂恒秀弗悴雙幹分起離隔
而寬横貫一枝緻於兩端膚理天生瑩無痕迹先曾之靈
神相之力是曰連枝理實為嘉禎示訓後人永息紛爭祥
自和興戾由乖作胡此薄忽上陵下逆悖亂及覆人為物
靈不如草木自今以始式相好矣無忝先曾無媿連理

明慈谿縣知縣陳其柱編輯

重建應天府學尊經閣碑記

重建應天府尊經閣餘一紀矣京尹李公敏府丞薛公某懼其久而昧所由興請言刻石以志夫自晉都江左金陵始立太學歷宋齊梁陳興革不一至南唐復國子監於秦淮之濱南唐亡宋天聖七年建江寧府學於浮橋東北景祐中陳執中徙於府治之東南即今之府學也建炎紹興再燬再建至慶元初張杓建閣以奉當時御書名曰御書閣元改江寧府學為建康路學改御書閣為尊經閣大德四年廟學災惟尊經閣獨存七年總管陳允凱重建國朝洪武初以學為國子監十四年徙國子監於雞籠山之陽遂以是學為應天府學永樂六年廟學火閣亦無存宣德四年襄城伯李公守備南京重建廟學而未及於閣八年秋今工部左侍郎廬陵周公載ゝ漕運冗資市材僦工創傑閣五間三層高四十有六尺深三十尺有奇而廣則六十尺也閣之上置三大廚以儲國朝頒降五經大全性理之書以及子史百家之籍且別蔽齋居四十餘間以為師生游息止宿之所經始於是年九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也惟天地之道備於聖人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六經備載天地聖人之道者也是道也何道也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法周公孔子垂世立教之明訓君得之則為明君臣得之則為賢臣父得之則為慈父子得之則為孝子推而行之於朝廷行之於家國行之於鄉黨閭巷又推而施之於九夷八蠻舟車所至之地人極由之而建彝倫由之而敘風俗由之而厚聲教由之而暨是知六經有益於世道蓋亘萬古而不可易者何其盛哉夫象犀珠玉金繒可寶之貨儲庤必有庫藏以其足以資於世用也然用之有時而盡珍之有時而棄而裒斂君子亦或弗之寶焉用之而無盡珍之可久而不棄天下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知所以寶之者則惟六經而已以象犀珠玉金繒可寶之貨猶儲之以庫藏而六經之有閣固其宜矣是閣燬於永樂戊子迄今三十餘年周公能特立興起於久廢之餘非知尊經重道之君子能然乎哉費力不出於民百工不取於官而皆發乎一心之經畫以成卓然莫大之事功而儼然觀且輪奐之巍巍也誠可謂難能也矣公奉勑巡撫江南餘十載朝廷之所寵眷下民之所倚賴督運國賦動以億萬計焉其出納斂散纖悉皆有定規宜其優有餘力而成傑構於不動聲色之中也如公偉才碩德方諸前人陳張諸公殆未有能過之者何其賢哉雖然是閣之建非徒以為觀

長五經百氏於是乎並蓋欲爲師者資之以爲教爲弟子者資之以爲學朝斯夕斯講習問辨之於斯佔畢偽永之於斯薰陶日久將皆克世厥猷道德之粹美卓世抱負材藝之博達出而列於庶官赫然發於功業之顯融斯不負興作之盛心若徒以爲登眺游觀之所吟清風嘯明月以快一時之樂者豈惟非公之意而亦負朝廷養育之鴻恩也宜各勉旃罔非報稱之期是爲記

重建董孝子廟記

寧波郡治南不百步有董孝子廟適於闤闠之中楹以十計門不再復歲久梁棟橈傾廢不治祀事具修神厥弗歆郡太守鄭公重念國家以孝理天下而孝子有廟若此何以勸勵風俗乃即鳩工庀材撤而新之彩繪增煥廟貌若生郡人具聽愈敬愈欽鳴呼盛矣按孝子諱黯字叔達鄞人也漢仲舒六世孫幼喪父養其母篤孝且敬母疾思飲大隱之水遠莫能致黯斲土埳於舍傍湧泉如之取以飲母疾遂愈東隣有王寄者家甚富王母以其縱酒亡行恆有憂色董母謂曰吾雖貧賴黯之能孝而恒有懽心王母以愉其子冀其有所感悟而寄乃懷忿毆辱董母而死黯號泣負土既葬痛念母讐不共戴天乃操戈往斬寄頭祭於其母之墓事聞和帝追考功郎邱森賁銘以釋其罪且旌異之名拜郎不就而卒事再聞特封董孝子純德微君即其故宅立廟以祀唐大歷十二年郡判史崔殷嘗葺其祠我聖朝洪武四年封爲漢董孝子之神每歲六月六日有司用剛鬣致祭隆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道之至重者也是故舜與武王周公皆大聖人爲善咸備無得而稱然尤必以大孝達孝貸之所以主極垂訓使萬世下咸知所重若微君之孝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貫金石永慰母心於不死矣宜乎錫封加祿歷世禮之以彰顯其孝行於無窮太守公事神治民百廢具舉而於此尤加意焉蓋欲使郡之凡爲人子者咸知慕黯之孝疾寄之逆以養其親其所以勸勵風俗爲厚彝倫之道至矣因事施教此太守公之善政也宜書以致休美於罔極鐫文有託詞愧不工謹書此以誌歲月云爾系之以詩曰

烈〻孝子翼〻其廟濯〻厥靈赫〻有耀孝子奉母既歡且安逆者犯之號泣旻天不與共戴斬頭祭墓氣奪三軍義冠千古旌德表行歷世祀之祀勿煌〻神實顧思國典欽崇郡守勵翼聿新輪奐孰不敬德孝子之孝徹地通天我作銘詩於萬斯年

遊幕府山記

駙馬都尉沐公上北京襄城伯李公合諸縉紳餞送於龍

江之滸舟次觀音山而別歸將經幕府山襄城伯曰此即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之所盍往一登衆皆解鞍從之山趾有寺寺僧俗不堪暫留乃從寺西小徑入山山雖不甚高峻而環抱深秀可愛登躋未數十步得一平林斬剃披草設射侯彎弓連發矢皆中的襄城伯麾下持弓挃刀環立以聽號令命某也射某也獵於是射者中的而有貫革之勇獵者獻獸而有鈎脅之忠焉雖刲庖割生刲甘而觴酌行焉大宗伯張公曰古者射以觀德君子所當務者乃與都督劉公耦而射皆中的其後射者各以其耦而中的獨襄城伯居多予獨不能中也衆皆譁然一笑相與釋弓而坐坐而復飲情酣氣豪議論宏博觴行方勤益以巨觥分朋勸酬各適其飲既分且合樂復具止於時林木歛華金飈厲涼禽鳥和鳴而宮商之音出於天然皆暢於懷已而聯鑣而歸不知夕陽之在山也噫樂矣哉惟昔元魏入寇瓜步宋文帝嘗登此山以覘形勢齊師伐梁敗績亦嘗退屯於此當是時爲戰草木亦且爲之震懼何有於樂焉今國家定鼎金陵萬方一統四聖相承六十餘年民生不見干戈唐虞三代雍熙之盛無以加此襄城伯文武兼資有出將入相才畧皇上特命備守南京統率士馬訓練惟勤仰惟皇上威德遠被四海謐寧故今日得以因事觀遊乘時爲樂皆皇上恩德所賜何敢忘其所自回視昔之蜂屯蟻聚於此者其盛衰哀樂奚啻霄壤哉山距都城十餘里鳥獸巢育聖化甚深昔之震懼於鋒鏑之下者今皆揚光獻秀吐音宣和於尊俎觴斂之間似亦有欣榮意焉山因時而勝人因時而樂同一際遇之盛也何其幸歟通政陳公爲之記矣而予復記之於其後者亦襄城伯意也

畫記

人物小畫一卷自虞舜至丁蘭通二十四事孝弟人倫之道備矣姑蘇鄭氏伯膺謹厚人也自少躬行孝弟儀刑一家達諸鄉邦來居京師今老矣而孝弟之念益篤弗衰以爲士族垂訓子孫此爲之本乃集古之聖賢而下子孝其親婦孝其姑與夫兄弟之相友愛者圖厥形像附載事略藏諸家庭以貽後昆俾夫子孫之篤厚彝倫知所取法甚盛心也夫虞舜人倫之至者而以大孝稱之所以標準萬世也故以弁諸卷端其他卓卓各有表異之行常人有不能及者皆相須附於其後事雖散見史冊伯膺表而出之集著爲訓其意豈不深且遠哉吾觀世之貽謀燕翼者廣田宅厚蓄積使其坐享溫飽永底逸樂斯爲遺後之良伯膺非無是之遺也而所遺者在彼而不在此重其本毋得君子務本之旨焉此伯膺所以賢於世之人也而凡爲其

子孫可不知所勉哉閲其圖玫其載述於吾事親之際念其所以孝而盡其孝於吾事長之際念其所以弟而盡其弟接於目感於心雖欲不爲孝不爲弟其可得乎伯膺之善訓其子孫如此雖春秋之義方何以加諸伯膺年逾六旬髮雖種々而雙瞳炯然處都城樓居之上右圖右史手不釋巻且善醫有來求療疾者輙命童子治善藥與之弗較其直又以見伯膺仁愛之施推之爲有自也二十有四事具列於左方

春暉堂記

海虞錢公汝周與其弟公達早失所怙獨奉母孺人以居綵侍鶴立雙膝聯攉得母氏之歡心孺人童顔鶴髮蔚爲壽徵汝周昆弟心亦甚喜然竊念恩德罔極莫知所以爲報假令獲盡海內珍異以奉千歲之懽莫及萬分之一乃取東野報德三春暉之句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所以志其靡及之深意且因以發其急也來徵言爲記吾觀夫氷霜摇落之餘榮者瘁崛者悴索然若無以爲生及乎春陽載熙和氣薰蒸然後萎者秀而華瘁者暢而茂生意勃然莫之能遏此非草木能然陽德發生之功也人子之於父母亦然其於母也劬勞尤甚當夫饋鯉之際裔焉惟母氏是賴鞠育拊愛保護惟謹俟其漸可免懷然後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意而開導其聰明所以冀其易長之心無所不至及其稍長則又孜々訓誨汲々欲其才且賢以爲宗嗣之光榮則母氏之恩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雖有欲報之心何能及之豈不亦寸草砂焉仁覆之下而欲上報春陽發生之恩其可得乎此春暉名堂之義所由著也汝周先大父謙齋先生以理之文鳴當世先甫君中得以積善之慶貽後人故汝周昆弟力學琢文皆達是稱可謂有光先德無忝慈訓者矣而尤惓々以圖報靡及爲不足非其性之至孝者能然哉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汝周昆弟得其旨矣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錢氏之嗣其孝者其有窮乎是爲記

水鈞軒記

郢府儀賓周公某請書禮賢清謹自持嘗於府第之東別築小軒以爲藏脩之所軒之廣表不逾二丈采椽不丹堊虛敞亢爽朴而不華軒之中葉爐圖史法書名畫而已無長物也軒之前列植脩竹數叢蓋歲烟宿霧藹々乎其蒼翠也韻颸音颸翛々乎其清越也月華滿坪凉影在地溶々乎其悠揚也況其爭不歧出母子依附有倫理之悟焉軒之又東則淵乎一池寬廣數畝池之中不植菱芡芙蕖而有魚數千尾鲂鲫鰱鯉之類皆肥大蕃息當夫涼雨

初霽清飈不興天光下垂澄波如鏡而鮮鱗出游於其上噞々喁々洋々圉々或躍或泳乍沈乍浮而魚水相歡焉憑闌觀之雖魯隱之如棠莊周之在濠其樂不異是也於是駙馬都尉沐公樂公之得其所而以水鈞名軒周公謁言為記惟駙馬儀賓皆貴戚也國家務極天下賢俊之選以當之沐公承父兄王公勳閥之舊而又身都戚里之貴乃惟存志乎詩書寓詞於詠歌脫略富貴而尚儒素無異凡在戚里之中者皆於公取法焉是以周公觀道德聽言論則之傚之汲々焉惟若有所不及此水鈞之軒所由作也雖然昔衛之詩人作菉竹之詩以美武公學問之進脩孟子喻道之有本則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駙馬公以水鈞名軒非徒以為觀美也其意有在矣使公能誦淇澳之章以繼美武公之學問讀觀水之篇以悟孟子喻道之旨則庶幾名軒之義於公為有益矣予不敢以為必然也公當持以質諸駙馬公倘予言之有契焉於斯公亦當知所以勉乎哉

江浦縣儒學題名記

江浦縣重脩儒學既落成通政使陳公記其顛末勒石於學門之東蓋昭乎其悉且備矣監察御史陳公綱省風視學預謂縣令丞曰科貢勒石以勵後進非缺典歟乃造學教諭某來請以記題名惟國家取人科貢為最重蓋以士之淬礪於庠校者率逺至十餘年始得扶其藝能試於鄉有司試於禮部試於大廷皆合程度然後登名天子而謂之進士復有選於鄉校貢於禮部試於翰林合程度焉然然登名太學而謂之貢士茲二者進之固不易而任之則甚重焉才雖等夷其初也不失為州縣之職若其卓々然者則必使之歷踐華要秉鈞持軸謀謨廟堂而柱石國家其功烈蓋表々焉無他學足以資於用也則科貢之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勒石異可緩哉夫士已表見於當世者其紀功述德有竹帛焉固不較其石之勒不勒也然而督勵是邦之政教者因是以為後學之勸亦鼓陶之一助耳堅珉既甃脩後具鐫俾凡在泮之秀相與銳志於殊觀之際脫穎於其聯之頃往者過而來者續前者奮而後者興伏縉紳譜擇庠序有雄而是石不為徒勒矣督勵之功大矣哉雖然江浦為京都屬邑密邇輦轂之士涵泳於鳶飛魚躍之化率有造而有德者矣以有造有德之士而復資此勸勵之助焉則繼今以後吾知文運勃興而是刻有不勝其書者矣予實有望焉

蒙城縣重脩儒學廟碑

聖朝稽古右文命天下郡縣並建廟學所以師尊孔子陶

鍾賢才七十餘年之間學校得人之盛古無與比鳳陽實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邦瓌偉豪杰之才多出焉蒙城乃
其屬邑舊有廟學元季毀於兵國朝洪武初剏建規制視
昔有加歲久頹廢永樂改元之癸年復加葺治正統丁巳
知縣步謹以規制少宏改建未脩而以滿去繼知縣事者
南越同蠡也蠡乃鳩工集材益宏舊規俾聖哲中殿群賢
翁廡門堂齋庖輪奐一新朴而不雕飾而不華無廢前闕
無侈後觀春秋薦奠籩豆鼓鐘蔚有儀文士子朝絃暮誦
率德蹈義咸底造就猗歟盛矣惟夫子師表萬世者也六
經奧義闡之而益明帝王道統傳之而益顯皇極之所以
立彝倫之所以叙政教之所由淑風俗之所厚賢才之所
由盛悉於孔子是頫然非廟以祀之則無以展尊崇之敬
非學以聚之亦無以施教養之法所以自三代而下歷漢
晉唐宋莫不務謹於斯而我朝尊崇教養之意爲尤勤縣
令六事學校爲首凡令於蒙城者不知其幾然求如步謹
同蠡克盡心於務者亦鮮克有儷焉是則上有以承朝廷尊
崇之盛心下有以啟士子務學之勤志步謹同蠡其有功
於蒙城學校多矣推此而求之則其他政事可知也嗟夫
二令其賢矣哉戶部主事王存智其邑人也書其興廢顛
末徵予言勒石以示於後俾來者知有考焉是爲記

虹縣重脩儒學記

古者自王公國都以及鄉黨閭巷莫不有學士之設置於
其間者教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以植其德教之以孝友睦
婣任卹以篤其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以博其藝不足
也而又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以節其性而防其淫焉所
以薰陶造就之者無所不至七年而責其小成九年而責
其大成自秀士而升之則爲選士自選士而升之則爲俊
士自俊士而升之則爲造士自造士而升之則爲進士論
進士之賢者官之爵之而後祿之其教之如此其詳選之
如此其精古昔人材之盛豈偶然哉漢唐宋學校養士之
方或得或失興廢不常我國家興學育才七十餘年而教
養之方得人之盛視昔益有加矣鳳陽虹縣舊有儒學孔
子廟規制庳隘棟宇窳朽不足以嚴祀典廣絃誦久忽弗
治學者病之正統丁巳興化何誠由太學生來宰斯邑清
介端謹仁恕豈弟吏民愛戴無異赤子之於父母恒念學
校乃有司首務經營措置以緩爲恥明年戊午首捐俸貲
以勸倡率邑民之恭義者皆樂助其所有於是鳩工庀材
撤而新之廟廡峻發黌舍雄敞講誦有堂藏脩有齋以至
廩庫庖湢咸有其所起事於是年九月迄工於明年二月
嚴嚴翼翼百里具瞻春秋祼獻聖靈歆假晨昏鼓鐘士子

懽忭揖讓之有其儀登降之有其容禮文郁〻何其盛哉
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載在六經垂訓萬世士之慕
而習之者必得高明軒敞之居以為師友講說誦讀之所
然後足以涵泳文藝優游道德以底於成而為世用今幸
遭遇聖朝崇尚儒術又得賢令尹作新學校鼓舞歆動以
興起其向慕之善心則他日賓興之際歌鹿鳴而薦春官
者必多虹之俊髦也何尹之功不為少矣而虹之士子盍
亦知所以奮勵之哉

葵軒記

廣州太守方公佐初為邑令於上海時嘗以葵名其軒而
徵言為記葵菜之微者也埤雅謂其心隨日光所轉故陸
士衡詩有云朝榮東北傾夕顏西南馳若然則是葵類乎
有知者也夫植物本無所知得春之雨露而生得夏之風
霆而長得陽和煦涵而暢茂薿焉而舒葩焉以敷其心欣
欣然而向榮若將有感恩之私焉宜其隨日光所向而傾
仰之也一草之微尚然況人為萬物之靈哉夫日君象也
君之於臣除殘去暴以衛其生分田制祿以厚其養錫封
頒爵以隆其名冠冕佩玉以華其躬恩極至矣而凡臣之
感是恩者非委身殉國一飯不忘不可也非尹吉甫之夙
夜匪懈諸葛孔明之鞠躬盡瘁亦不可也此方公葵軒之
名所由立也託物以見志因名以顯實夙夜鞠躬其所以
感戴歸仰圖報朝廷厚恩者其心宜何如哉公自太學生
一蹴而至縣令自縣令一蹴而至郡守非公之幸也由其
感恩之心念〻不忘亦猶葵之傾向太陽一刻而不相背
故天有以默相之耳詩所謂求福不回者也爵祿之崇也
其又可以涯涘之哉

崇禮堂記

海虞徐敏妹憫習俗之難變而歎敦叙之有乖也乃摭古
今人之義者編為同居集以示諸子曰能是則習俗可變
而令古人不難及矣諸子奉命惟謹因作堂延賓之右以
為男女會拜聽受教戒之所扁曰崇禮徵予言為記夫禮
之為用大矣哉是故君臣父子非禮弗嚴弗親夫婦昆弟
非禮弗別弗序籩豆簠簋禮之器也冠冕黼黻禮之章也
揖讓進退禮之容也孝慈友弟禮之修也而其本則惟在
乎敬而已矣敏妹年逾七衰惇善好義慨然有復古勵俗
之志每晨興坐於茲堂列諸子若孫諸女諸婦於堂之下
諭乎父子之親而截然尊卑之分也歡然昆弟之愛而秩
乎長幼之序也睦然夫婦之和而肅然男女之別也其揖
拜有儀其進退有度其飲食衣服有常其訓戒必以孝義
而其聽受則必以恭謹其家規節目必擇古人之良與今

人之宜然則茲堂也其有関於人倫風化大矣行之於家庭推之於郷黨用之以風勵於他邦亦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又何患習俗之難變哉雖然同居易事也而有至難者存何也祖宗立法子孫變之也祖宗之心百世之心也而不能與子孫相守於百世故自周尹氏而下迄於今矣啻千有餘年其間不異食者豈無其人謹其始而怠於終遂至泯焉而無聞者子孫無能述之志也嗟夫敏州之心百世之心也而凡爲敏州之子孫者當何如其用心哉使能善繼善述謹始而謹終焉則茲堂之禮可以崇之於百世而不替矣其勉旃哉其勉旃哉

涵素記

羽士友松清澹閒黙蕭然世外嘗以涵素名其所居徵言爲記予恒造其居而知友松之爲人矣居枕冶山之麓得仙宮最勝之地高亢爽塏超隔凡俗居之外石磴峻曲竹樹森列居之中道書仙籙薰爐茶竈而已無長物也可謂素矣非友松之所謂素乎夫太虛之中一元氣耳元氣之中一理而已日月星辰之所照明風霆之所鼓舞雨露之所以潤澤理爲之主而氣以充之於是鍾靈委秀而人物生焉得其最秀而最靈者爲人人於靈秀之中得其最清而最静者爲仙真爲羽士如友松之類是矣友松之心澄清瑩潔如氷如玉嘗夫空壇夜静之時明月正中灝氣凝結友松戴星冠披鶴氅誦老氏之書以求昊蒼幽元之奥於斯時也舉天下至清無以况吾靈臺之清此友松涵其素黙契太虛至清至静無極之妙所非有資於外物者也若夫漱泉石之菁飡烟霞之英吐呑真元以求所謂長生不死之術者友松能自知之非予所敢道也

漱素軒記

太學生周必都貌古而奇心潔而清滌垢盪瑕瑩然虛明、嘗以物之至漱素者莫如水吾心實似之因以漱素名軒而請言爲記必都湻篤博雅士也與儕輩居太學率嘗千餘多或至二三千人誰如其衣裳如其冠皆四方之英杰、必都友其賢而有德者落落無幾講明乎六經之言切琢乎仁義之學蓋庠弟子中卓乎其老成者也晨興趨太學程課之暇泊然退處一室窗明几净庭無俗觀左薰爐右圖史或撫琴一曲或寫古松數株興至則解衣盤礴淋漓揮灑以寄意於千巖萬壑之中其翕張變化如龍跳虎躍兎走鶻落不可羈逐其莫測之妙如雲行雨施風薄電掣不可踪跡蓋不知心手之所極不至神勞思苦不止也其好事有如此者既而或引觴獨詠或閉門孤坐儼乎若思茫乎若迷必都惟自識其趣而人固莫能窺其涯涘若必都

者可謂有清標拔俗蕭散出塵之高致矣而以激素名軒宜矣哉夫學所以為政也他日持是清潔之操施之於蒞官臨民之際有廉名焉君但隆虛譽而不見之於實用則固無所取矣止水涵明月在淵必都當於是益加澡雪之功是為記

梅月軒記

毘陵名縣甲於他邑者曰江陰江陰秀氣鍾會之所曰文林章甫進拔之士世居於文林之間者曰朱氏朱氏先世皆好讀書至維吉明敏清秀志尚脩潔嘗於宅第之東偏闢一小軒蓄古書數千卷琴　張彝鼎石刻副之軒之外惟植古梅數十株當夫氷雪淩厲之後陽和乍舒之時千葩萬蕊瑤琛的鑠素彩清艷欺瓊奪玉少焉暮色凝齋兎魄東升河漢澄影金波爛然於斯時也維吉宴坐於茲軒之中撤六藝之芳潤味百氏之英華推窗玩之但見疎影在地暗香襲人神遊物表與灝氣俱志趣超逸毛髮颯爽恍然似覺身在羅浮而登蹐廣寒之上矣於是挾謫仙之詩豪抽廣平之詩思發諸吟咏而得半窓明月浸梅花之句其師尤世儴因名其軒曰梅月鄉先達監察御史陳公遂為大書以勗進之且俾維吉請予為記凡物各有相合而人之志尚亦各有相契者竹之秀水映之而益清松之蒼雪冒之而愈古梅也雅素潔白如玉妃凌空而又月華瑩之則其皓然之姿愈益濯濯維吉與梅月論心托契攬其輝色以瑩吾之靈臺挹其芳可以滋吾之德譬夫物之相合類其迹而已而維吉之於梅月將資之以進德焉其契好之深為何如哉予雖不獲一造茲軒想其風致則浩乎東閣之興邈乎南樓之思亦沛然莫之能禦矣

墓芝記

李頤先妣墓宕產紫芝數本襄城伯李公頣之家長也乃遺書賀之曰此皆爾之誠孝所感和氣所鍾致產茲瑞吾不勝忻喜府軍衛指揮李景章等持是書謁予曰此美事也敢請一言記之夫芝之形色不一產無常所或赤或紫或黃或白或黝或形或如龍鳳如仙樺如寶蓋如金玉如靈禽異獸或產於澗溪巖谷幽窮隱伏之中或產於屋室楹柱園池邱隴之間自西漢以後皆稱之以為瑞蓋愈久而愈多也宋大中祥符間東封西祀王欽若丁謂之徒獻泰山芝蓋動以萬計故四方州縣爭相倡率窮搜遠採而來獻者其數極於三十萬而止何其多哉是以天聖明道一切拒之而不納而神奇之產遂銷伏委翳於蒿萊榛莽之間而天下始不知其為瑞矣然則或以為瑞或不以為瑞者固知出於一時好惡非芝有意於瑞不瑞也聞昔荀與

齡者滁之來安人也事母至孝母没廬於墓側有芝十五莖生於墓亭郡縣以聞下詔旌異我太宗文皇帝旣傳其事於孝順事實之中復論之於其後曰非其孝心至切感通神明曷能致哉旌其門以褒顯之宜矣此聖人之述作示天下之明訓也而不以芝爲之瑞可乎哉今季顯事實類此公稱其孝誠所感固非溢美顯在公之門謹言愼行持守禮法極爲公所重則其孝於親者可知孝爲百行之本感通神明莫大乎孝而顯有之可謂難得者矣他固不必詳言之也是爲記

歸全堂記

歸全堂者左副都御史吳公致政歸休之堂也不曰歸休而曰歸全全者無所玷缺之謂也公初以經術起按湖廣廣西二道監察御史陞右僉都而再陞今官歷職兩京臺憲資事三朝始終凡十有五年小心愼密未嘗少有過差而其可稱道者則甚多也是故泰山喬嶽德望之尊崇也長江鉅浸學問之淵源也鳳凰麒麟蔚乎其文章也秋霜烈日凜乎其風節也爰自三公九卿以下莫不愛之敬之惟恐其或去而公力以老去之意其華而收其實善其始而保厥終援禮以退斂福而歸則其謂之歸全也宜矣哉夫春生萬物而代之者夏則春之歸也其功全矣夏長萬物而代之者秋則夏之歸也其功亦全矣至於秋冬繼代以成萬物之功亦莫不皆然故曰四時代序功成者去君子當體法乎天而順乎四時公其得之矣古今人不知察此至有鍾鳴漏盡鳳蹲烏棲之譏而後去清議旣屬雖去亦晚矣又焉可與歸全者同日而語哉夫隋珠卞玉之無玷珠玉能保其全也商敦周彝之無缺敦彝能保其全也公挾珠玉敦彝之全以售於世而復挾珠玉敦彝之全以歸於家是即珠玉敦彝而已矣珍之實之公宜益加愼重者焉

重建武學碑記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撫有萬方革新治化首建太學於京師旣設庠序於郡縣以養天下之智才爰念文教誕敷由乎武功之有定中外宜力武臣雖已報功錫爵而故官子孫不可無敎養以世其祿於是作室數百區於定淮橋之南給祿以養之名之曰故官營建孔廟堂齋於虎踞　之北延儒師以教之名曰武學甚盛典也歲久學舍傾圮講肄弗勤乃正統辛酉朝廷命駙馬都尉趙公輝撤而新之飭五材鳩百工則有若少司空括蒼吳公董卒役大勸勞來備則有若指揮黃戚千戶嚴武程董布置總督程度則惟出於駙馬公之心計也於是有嘉其

覺有覺其礎而如翚斯飛矣淘之閎〻柰〻而周墉
聿崇矣先聖有神棲之殿師生有講肄之堂有游息之齋
以及廊廡次舍罔不悉備深廣高亢輪奐爲之一新猗歟
盛哉惟昔文武一道也三代而上教出於一而文武之才
各適其用書曰佚以明之詩曰在泮獻功禮曰受成於學
皆是矣至唐開元以後别設武學置武成王廟而文武之
教始異宋皆仍之設教授博武博武諭誘誨學者其法則
兼試策論弓馬以弓馬定去留而以策論定高下此特當
時訓武之方非如今日兼寓報功之思也念夫東征西伐
之際諸將官銜冒矢石出入死生以成大功固已賞延於
世而其子孫幼而寡識伏不教之以詩書六藝俾知君臣
父子忠孝大節不教之以武經兵法俾知智謀勇略神機
妙算之方雖其力足以挽強引重越騎運糧不過一卒之
麤才耳襲祖父之勲業則有忝焉今乃使之博通文武才
能以俟異日朝廷之顯用得人之盛有非唐宋之可擬倫
者雖然不難爲弟子而難於爲其師文武之學非十倍於
弟子者不足以當之有是師而弟子無成功吾未之聞也
趙公必有以處之矣既落成趙公屬予言記之於是乎書

重脩揚州府學碑記

揚州爲江左大郡自宋元以來其有廟學歷歲滋久其中
有不一之廢墜亦有不一之脩舉然工材弗及於堅確致
俾作輿而旋仆者亦不少也迺正統庚申春閩之韓侯宏
來守是邦慨神棲講肄之弗稱也於是謀之於寅佐以及
邦之儒紳爰自大成殿廡戟門神蓋之廚更衣之亭自明
倫堂藏書樓齋舍以及庖湢射圃易朽蠹鮮漫漶欹傾不
可支者撤而新之泯迹尚存遺址者創而足之其工材首
出於太守以下之俸金蜀資於官室之好事者而力役則
多及於訟爭者之自贖也經始於是年夏五月落成於丙
寅冬十月觀輪奐之維新聳儒黌之壯觀然則韓侯有功
於學校也大矣哉揚之學官士子慶斯文之有光也請鄉
之附爲郡府趙公來祈言以志惟先師孔子之道際乎天
而極乎地師表乎百王綱維乎萬世者也故歷代廟而祀
之學校爲朝廷養賢育才之地論思啓沃宣揚政化所以
堯舜乎君民者賴於是焉出故自三代以來莫不以興學
爲先務然而坐視其弊恬然不以介意者不知其幾韓侯
之爲是舉百費不擾於公私而經度規畫能幸成厥功於
不動聲色之中可謂尤難也已豈特知所先務而已哉當
夫有事獻奠之日禮備樂和百爾具脩神靈爲之歆假群
弟子登降周旋於衣冠俎豆之鄉沉潛涵泳乎仁義道德
之府脫略凡陋遊心高明莫不贊之曰此韓侯之賜也夫

郡守職兼政教者也韓侯惠政足以洽乎民文教足以淋諸學由是德化昭布禮讓興行而賢才蔚出矣古稱文翁化蜀其視韓侯夫豈相遠哉昔魯僖公嘗因舊以修泮宮故思樂泮水之作載之於頌既曰載色載笑又曰敬明其德然則魯僖能以身教者也宜其濟濟多士而有克廣德音之效焉今韓侯因舊作新之功與明德克廣之效不在魯僖之下魯僖有泮水之作於韓侯可無歌詠以播揚休美於無窮乎乃系之以詩曰

維揚大郡跨有江淮聿隆文教興學育才風薄日暄以圾以類誰其作新韓侯襄哉齋廬翼翼殿堂巍巍藏書有樓奎璧昭回鐘磬祝敔籩豆尊罍獻奠深脩神降錫釐遊心高明樂且有儀春誦夏絃朝斯夕斯拜服韓侯經之度之爾工爾材邦民弗知邦民其瞻曰噫曰嘻彌修前聞益隆舊規嗟惟韓侯政教並施邦之賢守民之父師思樂泮水爰頌魯僖詩歌韓侯百世同歸

黛碧亭記

江右山水之秀會於建昌建昌山水蜿蜒洄洑復萃其秀於廣昌廣昌邑之東郊巍然而高起者揭氏昆弟牀申牀元遊息之亭也亭之前則層巒疊嶂吐吞烟雲而翠色如黛亭之左右則瀅江迴繞天光上下而萬頃一碧黛與碧又皆鍾靈會秀並獻於茲亭之中故以黛碧名其亭焉亭雖數椽不雕不琢不黝不雘而軒敞昭達乃能總攬一郡江山之靈秀為一亭之都會亦可謂勝槩之傑然者矣揭氏昆弟時於是請求六藝鳴琴賦詩或朋簪宴樂肆情於觴豆之間或縱觀遐矚寄傲於千里之外於斯時也吾知山若益而彌崇水若增而愈碧亭若飾而愈煥人景交勝真一時之奇遇哉元季正閏博陵荏兆既為圖與記矣迄今百有餘年亭雖不存而江山勝槩宛然如昨昔周與記牀元之孫稽藏記與墨蹟猶新乃復裝潢成卷祈言記之夫所貴乎故家文獻之有賢子孫者祖宗德業之所託也子孫之賢不賢祖宗德業之傳不傳係焉是故瓊臺瑤榭雖侈麗適於崇愷而人或不肖為人賤視之將蔀屋之不若欲望其光昭先德難矣哉黛碧亭無珍奇雕鏤文彩之飾頹廢於百年之後而稽乃能表章圖記徵言縉紳俾記述詠歌昭先德於不朽顯舊業而維新非賢子孫而能之乎稽自永樂辛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廬州知府而陞廣西布政名位穹崚聲望赫然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非克脩厥德者能至是哉韓子曰莫為於前雖盛而不傳莫為於後雖美而不彰前之所以盛而傳後之所以美而彰祖孫相望皆可無愧嗟夫揭氏世德之遠其有窮乎哉

林泉清趣記

三光五嶽至清之氣具於吾之一心虚明洞澈無有底滓倘於其躬施於其家達諸鄕邦措諸事業盖無往而非清也惟世之役志於貨利溺意於聲色汩汩於市井糅轕之途逐逐於塵諠溷濁之區士君子於是厭之而始樂趣於林泉之清焉若令無爲朱處是矣盛清秀温潤丰神如玉好讀書鼓琴善畫山水人物居闤闠中頗厭喧囂遂卜居於郡城之外環所居皆佳山水也撥陽林之鮮花蔭交翳之長松泛霜籬之黃菊覩雪嶺之寒梅四時之景不同而各極其趣之清也星彩耀林月華流澗瀑底馴伏禽鳥和鳴朝暮之景異宜而亦各極其趣之清也盛於其間撫絃桐披陳編究姬孔之奧義播虞周之遺音濡毫染素以揮灑胸中之邱壑益將隨時以寄興焉則其趣之清也宜何如哉雖然此其跡之清耳使吾利欲戰鬪於胸中而所謂三光五嶽至清之氣有所不存跡雖清奚取焉盛尚嘗於是澄汰其渣滓以存吾至清之氣則心跡俱清而可以無愧於古之隱君子矣是爲記

日省軒記

駙馬都尉趙公嘗於府第之東闢一小軒以爲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日省請予言記之駙馬公於人臣爲極品且貴戚也非朝命有所委託政無鉅細皆不與其勤勞榮名碩望尊顯富貴無以復加隨意而行若可無事於檢察矣而猶以日省名軒何哉凡人窮苦貧賤則心志堅忍念慮深遠或可以寡過至於富貴逸樂則未免侈泰日肆如川之無防鮮不至於蕩然公天資高明知識超邁以爲富貴者驕奢所由集侈肆者逸欲所由滋人有驕奢逸欲則必至於失禮敗度其漸有不可禦之者故必朝省於斯夕省於斯出入起居於凡一言動之間無不於是而省察焉致能恂恂謹飭言与道合行与禮會而無一事之或失則所以克膺戚里之貴保有爵祿榮名於無窮者宜矣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孔子曰再思曾子子思則曰愼思曰三省公今以日省自勉非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其孰能之公府第宏深於娛樂之具無所不有而乃一切屏棄退然處於兹軒雅素之中左琴右書日与聖賢道德之言較其毫釐分寸其与世之溺於聲色拘焉者大相逕絶矣此公所以爲賢駙馬也因其請誦以規之

慕賢堂記

堂以慕賢名志孝也曷爲而志孝也昔者子路居窮約之時常自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養雖薄恒得親之懽心其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有重茵列

鼎之養而親沒不逮焉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孔子聞之曰若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矣而李文可慕之以勤及時之養則其作堂志孝宜矣哉文可錢唐人二親皆垂白尚康強無恙世居城郭闤闠間堂室奥邃庭宇潤潔旬有服密而輕煖之奉不缺厨多珍異而甘脆之奉有餘文可率厥婦子昕夕織侍為承顏養志之歡二親春秋高齊高鶴髮相映有眉壽偕老之徵可謂極天下之至樂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其盛哉雖然文可之慕子路汲汲於養親則善矣然子路其初勇人也得聖人為之依歸然後樂聞仁義道德之言與顏曾諸賢名列四科

配享廟庭令聖賢俱遠矣所可考者惟六經道德之言昭然具存文可倘能於侍親之暇親炙取友學問思辨以篤於行則進可以釣爵位拾青紫以為榮親之光榮退亦不失為今世之賢人君子矣二者於孝親為尤大若但以一衣之華一飯之豐於養親為已足則亦慕子路之淺淺者耳非予所以望於文可也予與文可未昧平生其鄉人蔣生嘗謁予代申其祈言之誠辰卷規之有學士沈公之隸古清卿王公之雄文在焉知文可之所交際為不下矣遂書此頌且規之

長林書屋記

吉水城南去縣治十五里有山曰青山山之麓茂林陰翳之中有居曰長林書屋今兵部郎中鄒公觧讀書之所也公世家邑市闤闠間布衣時篤志嗜學以避喧卜是別業居之居之前有佳花美木清池白石之勝四時之景清妍秀麗可以娛心而悅目居之中度列經史百氏之書甚富公延師及相與講習討論於其中歷其博而無成乃獨取春秋三傳胡氏諸書日誦數千百言不以寒暑而暫休或曰五經皆聖人書也而獨潛心於春秋何哉公曰先儒謂五經載道之書而春秋為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誠哉斯言士君子欲斷大事而不惑決大疑

而不失其當舍春秋何以哉於是紬深探微涉流求源凡百王之法度五霸之功罪列國之盛衰與夫災異之謹褒貶之嚴亂臣賊子之致討靡不究極其旨而推見聖人筆削之公所以垂訓者至矣乃永樂戊子秋江右論鄉取士公遂舉春秋雅為高選明年會試後期卒業於太學授刑部主事而陞今官當法律之詳明稽士馬之精確識見超詣聲實着聞荷蒙朝廷褒顯恩及於父而以子職封之是皆前日春秋之功所致何其榮哉昔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中其清苦絕與凡者其後洊歷顯職至拜大參功業炳煥於當時聲譽烜赫於後世今公之政事卓卓如山又安

知青山不爲令日之長白而郎中不爲往日之大參也耶亟休儼矣爭先後先於昔賢期無媿矣公聞述書屋之故來徵予言書以復之

寧波府重脩茅洲閘記

慈谿縣東十五里舊有茅洲閘一名茅砧碶不知㫃始何時既久而廢宋寶祐間沿海制置使吳潛再置閘於已之西嶼鄉棣基址沮洳之中伏流穿漏傳蓄易洩歲屢弗稔故元至正初郡人倪可久等以是閘之病白於部使者遷之於南五十步而近國朝洪武末年邑民復以不便奏遷於北土石弗堅隨脩隨崩有悞灌溉甚久今耆老白於郡太守陸公謀欲遷築之太守詢其故咨曰水利之不便也蓋湖出於大江而西流轉繞丈亭分入內江而復東經三股夾田官莊三橋而逵於茅洲又自茅洲經化紋駱駝二橋閘沿洄曲折二百餘里始達定海城下而止其間分入鄞縣之甬東分入三縣之諸港通可溉田四萬八千餘畝其利甚溥然以迭建之閘或門少而狹或石朽而塞或啓閉閘板不及其時故潮水不得滔滔而流閘北之水未及而閘南之潮已退爲悞灌溉益多矣太守公聞其言而歎曰此長民者之過也乃遂首捐己俸以倡邦民之樂助者而遂築寶祐之舊址焉於是募石工偏丁夫伐鉅石而壘五間每間闊一丈高若干朕一石梁於其上以通行旅之往來每間各下木板以爲蓄洩潮水之備潮來則啟板以納其入潮退則下板以止其出遇有亢旱三時皆得灌溉之利而無凶荒之虞嗟夫太守之用心父母斯民之心也恩德亦大矣予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夫養民之政莫亟於五穀五穀之資莫亟於水利蓄水利之本尤莫亟於閘壩閘壩堅則水不洩水不洩則灌溉足灌溉足則五穀秀而實穎而栗雖有鑠石流金焦林焦土之亢陽亦將無所慮其患矣此太守公所以汲汲於是閘之遷築者急先務也夫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水利之說興自後凡有民社之寄者莫不以水利爲急務爲若漢之召信臣爲南陽太守造鉗盧渠灌田二萬餘頃其後杜詩繼爲南陽復脩其業故當時有召父杜母之歌章帝建中初王景爲廬江太守脩築芍陂以溉萬頃之田順帝永和中馬臻爲會稽太守開鏡湖溉田九千餘頃唐長慶中白居易出刺杭州浚錢塘湖溉田一千五頃宋乾道中知明州張津開東錢湖以溉田當時民受豐穰之利史有不一之書今太守公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弟德量宏擴智慮深遠克舉其任於凡脩廢舉墜之中而尤惓惓於水利之是急者重民命也夫天以民命託之於聖天子聖

天子以民命託之於郡太守太守者民命之所寄也厚民之生寄民命之莫切於衣食衣食之本莫切於農事農事之須莫急於水利則茅洲之遶築太守可謂知重民命者矣於是百姓相與歌之曰閘之脩賢郡侯沾沔恩澤綿千利又歌曰閘一新福吾民仰戴侯德邁千春是歌也益將与南陽召父杜母之歌争光於史冊無疑矣王景而下亦固不乏多也嗟夫太守公其賢於人也遠矣哉是役之費募石工夫工總若干經始於天順戊寅成於次年日月費不料於民工不出於官成大功於不動聲色之中誠可謂難也已既落成慈谿知縣賈奭告予曰此縣令之職也而仰煩郡侯身任其勞宜惟百姓感恩而奭亦猶光庇多矣敢請一文勒諸貞珉以顯白賢郡侯之茂績於永久是所願也夫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用心當如是也遂因考其屢遷之顛末与今新遷之由述以為之記云

寶應縣重建儒學記

揚之寶應舊有儒學在縣治南廣惠橋西創自宋嘉定間兵燬於元至正癸巳入我皇明稽古右文首詔天下郡縣興舉學校乃洪武三年縣令王驥循故址重建工材弗良弗堅歷歲滋久遂至朽蠹弗支今四明朱公瑗來令茲邑告於衆曰此先務之急不宜少緩謀欲撤而新之又慮上煩朝廷下勞民供乃首捐俸金以倡恭義於是自同寅而下以及士庶皆翕然樂助惟恐後期用以市材募工斲石陶甓与一切供應之費弗匱有餘主之則朱公也若董役協贊經營籌畫則自縣丞黃致恭前監察御史高昭以下能各悉心盡力焉良材山積梓人獻藝衆力雲集百作具舉建大成殿於學宮之東先師孔子配哲塑像設爲東西廡從祀先賢木主繪像在焉南則重門設戟西則饌舍鮮次其講學則有堂肄業則有齋燕息則有居以至造饌有庖積粟有廩貯物有庫師弟子之所處与所資焉爲屋凡百有十九間經始於正統壬戌之冬落成於明年秋七月甲子增廣舊規聿隆新制層閣旅楹翬乎其壯觀也廣遠清穆窈乎其靜深也五色炳耀燦乎其文采也於是釋奠釋菜則聖靈歆格春誦夏弦則諸生有歸鄉飲鄉射則邑之耆俊咸得揖讓進退於衣冠俎豆之間莫不贊之曰吾等獲睹禮樂之盛如此是邑侯之賜也何可無文以紀其美來請予言爲記惟孔子之道媲乎覆載而不見其際貫乎古今而不見其極所以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者此道也所以立人紀建皇極紹百王道統之傳於前啟千載文明之運於後者亦此道也故歷世廟祀唐宋爲盛而尊崇之典至我朝爲尤盛也況得賢令如吾朱公克謹欽崇者哉烏

彝倫厚風俗敦禮讓興賢能一新舊規以復三代庠序之盛必自今日始矣豈特誇耀一時徒爲美觀而已哉宜乎勒之金石垂示後世以彰盛美於無極是爲記

鳳凰橋記

寧國古宛陵郡也郡城東有雙溪溪有二橋曰濟川曰鳳凰隋開皇中刺史王遐所建唐李白詩雙溪卧綵虹者是也宋淳祐初鳳凰橋爲溪漲衝毀乃聯舟爲梁以濟行者後屢爲霖潦所敗浮橋亦廢洪武中造舟渡之寧國當徽婺江浙往來之交官旅商販少壯老稚身舟而濟者足相踵而肩相摩也或值洪流泛溢覩者戰掉公私病沮太守袁公憫焉謀於衆曰視民之病而弗加之意非長民之道也吾欲循舊址復舊名架石以爲橋可乎衆皆曰良又曰經費不貲計將安出衆皆曰此吾民利也吾等願盡心焉於是富者傾稛畀者宣力智者獻謀藝者呈技輦石於山市鐵於肆百爾之需刻期咸集肇役於正統壬戌八月訖工於明年二月橋廣二十六尺修三百尺旁翼扶欄下分九洞堅壯雄傑聿壯其體是役也費雖廣而公帑不知其費力雖勞而田野不知其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亦曰己之所欲而樂從也是以官府而民不擾橋既成輸者過歸者續負者憩於斯疲者休斯耆者艾者歌舞於斯含風波不測之艱阻就蕩履通達之坦然莫不賴之曰是皆太守仁愛之及也橋之永固垂千百年太守之壽宜與爲拄人心之頌禱如此何其盛哉惟太守職務衆矣篤彝倫厚風俗務農重穀賢尊養老下至官府舍次川梁道途無所不當治者亦先王之道政也夫祠廟所以祀神公宇所以臨民學校所以養賢育才篤彝倫厚風俗敦本之道甫此焉出袁公經營繕治舉能惟新一郡之耳目矣又能推誠感動使郡之民不靳資力以成不世之功其爲人也賢矣哉昔子産相鄭善政多矣而以乘輿濟人孟子遂以不知爲政譏之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斯橋之作得夏令之時而有異乎不知爲政者矣皆信不誣也乃於是橋之旁復作一亭將伐石以紀斯橋之美合郡之人託宣城教諭錢公如埴祈予言以爲記此盛事也君子樂道人之善者吳可以不敏辭因併書其癈興顛末以示於久

寧波府重脩蕭皋碶碑記

鄞縣東二十里舊有碶曰蕭皋按郡志高十尺長十丈置三閘前瀕江後通三港東引萬金湖大堰之源西接銅盆浦龍神之澤南薄大江北通甬水灌溉七鄉之田四百十餘頃歲久而廢宋制閫章嘗復之故元大德丁未邑丞盧廷信又嘗葺治之久復崩塞至正己酉郡守劉脩德命嵩

田沾利者計其畝頃多寡出貲因舊毋復自至正迄今百
有餘年頽廢益甚蓄洩無備旱不得漑澇不得洩農民病
焉今郡太守姑蘇陸公首捐俸貲以倡樂助募石工備丁
夫償備不一之料命陰陽正術表成董工脩築之制不改
舊功倍於昔甃壘堅緻灌漑有賴官不妄費民無騷擾太
守公可謂善於爲政立事者矣書曰德惟善政、在養民、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太守公之謂乎予竊惟天生斯
民以植國家之本天命后稷播時百穀以資國家之用以
厚斯民之生國賦之盈縮民食之足給与否一皆係乎百
穀之豐凶何如也夫以百穀之生播種固皆及時然必得
灌漑之利而後可遂蕃生假令雨不時若一遇流金鑠石
之亢陽水利失於素講閘堨陂池失於素脩則山荒之患
可立而待此太守公汲汲於肅卑之是脩者知水利之不
可無備也毋汲連歲旱荒國賦不充遑備急迫丐杳盈路
民多菜色雖夙夜在公以催徵勸借富室以賑濟天時人
事如此終亦不能樂乎其心也懲悲心於既往與樂意於
將來是碶之脩其先謹預防之道哉自至正迄今若是其
甚久也其間蒞守於是邦者不知其幾矣而皆習然以爲
秦越不以介意人之智愚賢否固有不齊伏若劉脩德令
民計田出貲以脩是碶則是斂貲於民而欲要功於己矣
取焉其視今日貲出俸金利歸於民者相去奚啻千百哉
夫不可必者天時也所可盡心者人事也脩人事以俟天
時此敬天勤民善爲政之大端也太守公於是乎可無愧
矣何其賢哉是役也經始於天順之戊寅九月二十六日
奏功於是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戊申募石工夫工之費總
若干既落成鄞縣知縣胡驥請予文以顯茂績於不朽此
盛事也書以爲之記係之詩曰
有矗其碶亦孔之堅一碶三閘似隔實連石址石柱銅崖
鐵甕急流奔衝屹不動前江後港西浦東湖雨水北通
合流會諸啓閉蓄洩時其灌漑旱澇有防稼穡是賴廢
廢復、、矣再頹仰賴郡侯永覩厥成石葺於山工出於募
邦民弗知咸戴毋父侯有茂績頌、在民勒石載詞百歲
千春

重脩東嶽行祠記

維揚儀真城中有東嶽行祠創始於趙宋寧宗嘉定之十
四年至理宗嘉禧四年復葺新之歷歲既久寖以傾損歷
陸不治人多易覩我國家禮敬百神天下嶽鎮海瀆祠廟
命有司恒加葺治廼宣德元年夏不雨者甚久田疇禾槁
農民嗟咨儀真衛指揮金公某以東嶽聖靈非他神可比
遂率誠齋沐率諸寮屬躬詣行祠禱焉心感神靈雨隨雲

作甘霖渦沛四郊遍通公曰此神之貺也今祠宇既廢吾等可不竭力重脩少答神貺於萬一且得以副朝廷禮神之盛心也先是廟制一室無重複附翼之居像塑卧朴不足以聳動人之瞻敬公欲易其向背撤舊刱新隆且規制以宏壯觀然經營度量費以萬計不出於公謀將安措公曰事未有為之而弗就者於是捐俸金集衆貲鳩工庀材竭力以圖成之屋以間計正殿三寢殿五宰堂二則通連于二殿之間東西廊二則翼正殿左右以奉二司之神二司之前有門三則曰三門三門之外又有櫺門三曰洞門二門之間正道西有井亭一東有碑亭一又東則舊行祠也易朽蠹新漫漶存之以為脩建諷誦之所至於寢殿後又有樓三以奉聖母樓之前有小殿一以貯法物寶藏環樓之後与其左右則皆平湖繞之如壁水然其方丈法堂庖湢庫庾靡不悉備丹堊綵飾金碧輝映嚴嚴翼翼邃穆靜深神氣益增威靈彌著回視昔之頹廢不治庳隘陋觀相去蓋萬萬矣經始於是年月日落成於三年月日不亟不徐人樂趨事諸休協應百順孔宜如有默相之者當治址之初役夫於正殿東獲白金一釜其金益異於今世之所鑄者公曰豈非神蓄厥寶正待顯其靈於今日耶遂以獻於朝賜寶鈔二千四百錠以旌其誠既畢工乃走以職務上北京道經儀真公力邀致謁行祠觀焉既告其故且請予為記夫以朝廷之敬禮百神嶽神之顯靈以福其民誠在所當書者況公以英偉武勇之資倜儻豪傑之才統率士馬翊衛要衝訓練閑習威譽訴張而又能敬神恤民興廢舉墜如此要亦不可沒其善也遂為之記俾鐫諸石以傳不朽復系之以詩曰

維嶽有廟神所依四方尊仰分其祠儀真建宇龍江湄一室旅立陋且庳歷宋迄元逾歲時棟朽楹腐風雨欺靈不安兮神不棲過者不式易視之歲適火旱田拆龜有秋失望農民咨金公秉誠懷禱祈霖雨徧逾秀浹公答神貺畢厥思重建祠宇惟其宜高門廣殿宏新規靈宮深棟金碧輝祥氛瑞靄紛來披吳衆肅穆威靈馳風霆為駕雲為旗膟鸞与螭神來歸金公韜藝衆所推統率士馬皆熊羆敬神卹民拯災危公有陰德神所綏神本福民民罔知公感神應衆始奇名祥驅屬資神威民安物阜均恬熙千載祀事永弗隳

重建應天府上元縣碑記

上元縣肇設於唐肅宗上元年間其後名稱更易与廢置統屬皆不一而治所遷徙亦不常其詳備載金陵新志皆可考見歷宋及元歸於聖朝洪武改元之初新創縣治屬

應天府迨今八十餘年腐撓不勝其支矣正統甲子姜令德政來涖是邑周視公宇若廳若堂若序若集膳之房百物度閣之庫饌廩儲蓄之倉與重門繚垣旌善申明二亭以及諸所官舍或敧或夷或圯或窳朽人之居止於其下出入於其中咸有懼心於是謀及僚佐議捐己帑與公堂過所之金鳩工集材皆撤而新之不敢專也乃奏請於朝蒙賜俞允遂起事於是月日落成於丁卯月日輪奐煒聿新舊規整飭軒敞心目豁然則德政之有功於縣治大矣其同寅貳令喜公守之有光也乃相率請言勒石以誌夫縣治爲令丞簿施政之所下民之所具瞻者也況京師爲萬方都會所臨之民又皆選拔天下閭右豪傑以天下之豪傑都會於京師輦轂之下覩城闕之雄壯觀甲第之華麗閱見廣博有下視卑陋之心使其瞻仰於圮棟朽楹之前奔走於旁風上雨之下則肅敬之何由而興慢易怠忽之念從之而萌矣非所謂臨民以莊之道也德政明敏豈弟公平仁恕洞悉吏事深卹民隱下車無幾坊廂田野小民無老稚少壯皆翕然稱之玆於經營繕修民亦有子來之助新耳目之具瞻聳九衢之壯觀而未踰成功於不動聲色之中可謂難也矣昔明道程先生嘗主簿上元以攝縣事善政善教人皆思之而不忘淳熙初劉忠肅公珙祠先生於學宮朱晦庵記之略曰均田塞堤及民之政爲多脯龍折竿教民之政亦備其政教及於民如此然當時登台輔者若王安石呂惠卿丁謂之徒皆嘗知府事於此矣無一善見稱後世先生名績止於簿事而其政教加於台鼎之上至今從祀孔子廟廷若夫人之流芳百世豈必計其班資之崇卑哉德政一縣正也蒞官甫及半載已澤下民之頌禱稱稱矣使能力踐希賢之功克紹前人之志焉則於縣治之繕修豈不益有光哉其名益將與玆文並傳於不朽無疑矣德政昔嘗在弟子之列與予相親爲最厚故既紀其事復致其期勉之意者亦君子愛人以德之道也

鄞縣義民倉記

惟天生萬民必降百穀以資其生惟聖人養萬民必厚積百穀以預防其不給此天與聖人同一愛民之心也皇上憫仁元元若保赤子雖均田制產固有惰農然陰陽衍和寧免水旱故於救荒之政講求行之靡有遺缺猶以爲未也乃正統六年春復敕天下州縣敦勸良善富實之家出穀二千石之上以助賑卹者賜璽書封爲義民歲或不登所司量免徭役以激勸其餘於是寧波鄞縣令楊公壽奉敕行之惟謹而鄞之民又皆樂然傾廩輸之不少靳通得

斂穀萬餘石別建庚廩置諸邑中以備賑恤名爲義民倉甚盛典也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蓋欲康人之弗周矣自後法之近於古者粟則有李悝之平糴漢則有耿壽昌之常平隋以下則有義倉社倉惠民等倉然其糶糴斂散皆出於官而未有若今日勸出於良民富實有餘之家廩之於州縣道里適均之所掌之以公正廉幹不欺之官一有凶荒散之田野貧困不足之民官府不煩而民霑實惠者也是何也激勸之有其道也皇上敷仁布義以激勸於其下〻〻之人覩感興起以奉答乎其上有如賢令若吾楊公者又能體上恩德以諷屬獎賛於其閭宜其令出而事集名是而實孚其法之良足以繼夫成周而漢唐以下不能及矣猗歟盛哉夫水旱凶荒歷代有之雖堯湯之聖猶不能免然虞商之民所以無菜色者蓄積備也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心法堯湯保民之意蓄積既豐庾廩如櫛伏有堯湯之水旱又何患焉礱石告具楊公不遠千里走京師謁予記之夫以皇上切〻於愛民賢縣令孜孜於奉命鄉之民汲〻於慕義此誠然唐虞三代之風也是宜勒諸金石垂勸後世以擢無窮焉

重建慈湖書院碑記

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之於慈閣之前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之右又爲寺僧挾勢毀之至元丁未繡衣使者行部乃即文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齋舍咸備設官廩士制視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守如故　正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燬無遺惟存門屋三間遂遷奉文元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公禹郎龔公三侍御先後按節至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復作新爲己任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玘龔公譙二公之功而董督其事者實縣丞何龤主簿劉源也繼之以彝訓一堂之成則曰良李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賈公奭之功也彝訓垂成之際泉司僉憲廣信吳公立適值分巡至此按諸圖尚有步廊四齋東西十二楹未有謀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悉謀復之嚴〻翼〻肅穆靜深嶢棟翬飛焜然一新是則賛勸其成以全書院之舊規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泰運之亨嘉也吳公與陸公前後以石章相屬予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若四時寒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羲文周孔之學接洙泗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卑陵稷契

伊傅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龍黃
阜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君立心行己之本
志不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陸辭逆
鮮之言雖忠光宗悅之而不繹披肝瀝膽之勸雖勤寧宗
從之而不改有忠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
地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足鑒此心亦未如之何
也矣子思子曰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
世為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綱紀不振之
時宜文元公於左右輔弼以資論思顧乃止授州縣國博
秘閣閑散寺官則當時退君子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
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閱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
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丐祠可勝惜哉文元公知
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註書立言於簡峯慈湖
之上樂天知命於熙光詠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
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
守令相与悉心共成盛美獲睹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遺
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脩舉墜典於曠日
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則侍御
欽憲守令之成績同一並傳於不朽審矣何其盛哉礱石
既具遂因吴陸二公之請爰書其槩併勒置於書院之東
以昭示於罔極若夫文元公文学政事道德之詳宋史列
傳与其門人錢時行狀載之備矣茲不能悉是為記

六合縣重脩學記

六合縣庠唐咸通中肇建邑治東門街北光化間徙滁河
之南其地爲鹵再徙邑治之東宋治平中復徙城中百步
以臨滁河為河漲所侵又徙城隍廟東高岡之上建炎兵
燹寓縣倉東古官舍繼寓經藏廢院卒遷高岡故址紹興
癸丑縣令鄭綱陞其庠隘頗克廣之歷元至國朝洪武初
知縣陸梅改建殿廡堂齋迨今七十餘年棟柱朽腐弗支
綵飾漫漶弗鮮正統甲子監察御史彭公勗奉敕旨提
督直隸學校乃謀於巡撫並御周公撤而新之費不經
公帑悉出樂助鳩工集材百作具興董其役則知縣史思
古主簿宋秉吳典史楊文聰贊其成則教諭魏瑨訓導程
性張思魏、聖殿之尊巍、殿廡之序講肄有堂遊息有
齋儲粟有庫穆乎其靚深赫乎其顯敞聿新輪奐增宏舊
規允宜神靈妥寧訓受樂育有光斯文於是為盛惟學校
以育才為本而育才以德行為先成周盛世以鄉三物教
萬民教之六德教之六行然後教之六藝先其本而後其
末也故其賓興之賢無非濟、之多士藹、之吉人烏聖

朝崇尚儒術而以文學取士然其文皆出於六經聖賢五常之訓仁義忠信之言所謂六德六行六藝之教即此而在非若唐宋詩賦之比今莅其職者既切切以興學為務式睹盛美而凡誦習於其中者宜何如用其心哉事君必思所以竭其忠事親必思所以極其孝於凡兄弟夫婦朋友必思所以各致其極存之於心而不失措之於躬而弗違見之於事為而不可奪涵養純熟習成自然充之以學問發之於文辭蓋無非六經聖賢五常之訓仁義忠信之言與成周三物之教無以異他日出為賓興之賢何愧於濟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哉若但習為記誦浮靡之言僥倖科第以竊利祿是豈朝廷養賢之本意抑有負於諸君子興學之盛心也諸生勉乎哉

芳潤齋記

太學生陳康嘗名讀書之齋曰芳潤聞以謁予言為記予曰生之所謂芳潤者予不得而知也修五味之調和備八珍之甘脆豆籩豐盛暢達苾芬可以謂之芳乎曰非也攬山川之榮秀挹草木之華滋可以謂之芳乎曰非也象犀珷瑁金珠翡翠之積可以謂之潤乎曰非也廩庾錢穀之豐居室臺榭之富可以謂之潤乎曰非也先生之所謂芳潤者外物耳非思之所存也願聞其他使可進於道焉予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天地之至文也而有至理寓焉古今聖賢得其理而為詩書禮樂之文其言宏而博數而暢其義奧而深渾而有味生於是觀其文而肆其言則其言汪洋而不竭放其詞以發其義則其義充實而精密流動而光輝含其華而咀其華納其深清而飽其豐腴雖五味之相濟八珍之適口未足以喻其味之美也古人謂潄六藝之芳潤然則生之所謂芳潤者其殆是歟生曰愚雖不敏蓋嘗用心於是久矣而愧學之無成也予曰禮云學然後知不足蓋天下之事皆可以自足而惟學也益究而愈精愈求而難至苟能戒孔子之自畫而充務成湯之日新則亦何患學之不成哉生曰唯唯遂書是以為記

慕德堂記

富貴其可慕乎慕富貴世人之同情也然齊景公無德而稱而崔烈不免於銅臭故孔子有執鞭浮雲之訓是富貴之不可慕也明矣世之人知其不可慕而強慕之幸而得者其可鄙猶如此而不得之將必為仁義賊害之事矣其為患可勝道哉惟君子之所慕者則不然以為父母恩德罔極於其生存之時窮天下山海之珍苟可以為晨昏甘旨之奉者雖費千金之費亦將思有致吾孝養之誠也及其沒也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雖有倚頓之富季

民之貴不能致其養矣然則如之何其可也亦曰思之不忘而已詩云永言孝思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君子之所慕者在此而不在彼宜吾邑令張公之善慕德之堂所由作也公湖廣臨湘人端謹溫厚好學有文永樂乙未舉明經登名進士而擢今官顯榮在躬祿養斯及而不幸二親沒矣念罔極之莫報抱終天之深戚金珠玉帛可以致其富也三公九卿可以致及其貴也而皆漠然之不慕而惟二親恩德之慕積時日之思而至於歲積歲月之思而至於終吾之身自跬步而至於千萬里之外自飲食起居而至於臨民御衆之際無非思報親之德也念之深感之至於是接於夢寐見於羹牆如聞其聲如覩其形而有養我思成之効然則如公者不謂之孝可乎哉雖然吾之身親之遺也親雖亡而其遺固在是矣公能戰兢自持不虧不辱益增顯揚之輝將見褒贈光寵賁於九原而公之所慕不為徒慕矣此又孝之大者也公尚勗之哉

訥齋記

寧波訓導學周黃公嘗治室於私第之偏名之曰訥齋間屬予兄以書來北京求為記予謂公以文學為人師庠弟子所學天地陰陽五行之理仁義道德之奧六經百氏之書與山川草木鳥獸魚蟲之名義莫不各有至當之說為自孔子沒而其徒固已各自為書以相詆斥況千載之下紛紛籍籍而未有能合於一者為之師者當博通其言約會其旨論議辨析講去其非以就其是然後學者皆得以取衷焉韓子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道之傳業之授惑之解雖乾乾言之而不足況可以訥而為哉然則公以訥名其齋抑別有其說歟夫言行君子所當慎也古人名辯給為小人而稱慥慥為君子蓋以言浮於行則夸大不實而非學者所當務也故著之於書以戒飭後世者如是自戰國秦漢以來學者務多辯詐以立名故當時(儀秦)以游談而取顯爵啓夫以利口而得富貴甚者務於不根詭祕之言以驚世而駭俗其為可怪也極矣孔子知其然也乃曰木訥近仁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蓋欲使人言之於未行之先而不使行有不逮於言也名齋之義其必有取於斯焉抑聞太史公有言訥於文詞又曰辨於心而訥於言吾知公非訥於文詞訥於言而辨於心者也辨於心者則足以談道論事庠弟子扣之而應不窮訥於言則足以佩服先聖之訓而得近仁之名慥慥之實者矣辨其所當辨而訥其所當訥不謂之君子可乎然則公亦賢矣哉予與公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吾兄之命不敢辭姑書此以復

眉壽堂記

諸暨龎潤中年逾七旬童顔鶴髮尚康健無恙豐眉秀出神清而氣完有上壽之徵焉於是諸子若孫喜其壽之益高而福慶之具臻也乃名其養親之堂曰眉壽以益致其頌禱之意託吏部主事俞僩請言為記惟富貴利達爵祿顯榮皆可以人力致之而惟壽則係之於天不可強得天之賦於我與我之稟於天者豐厚而不嗇矣使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之道措之於其躬達之於人事無所往而不合乎天理焉則天相神佑百福攸萃而登躋於壽域不難矣借使措於其躬達於人事者無所往而不悖乎天理則雖賦稟之厚將銷鑠鐫剝不自知其日就於夭矣洪範五福壽為之首而必曰攸好德非是之謂歟潤中脩於其躬者仁義達於人事者忠信得於天者既厚而積於其躬者亦豐黃冠野服優游林泉之間而頤養之道又獲遂所願欲節宣動息以養其力駐蓄精液以養其氣慎言寡思以養其神又有諸子若孫滫瀡甘膬以養其口輕煖服容以養其體承顔侍膝以養其心志宜其懽欣愉愉心暢神怡永錫難老而猶未艾也眉壽名堂宜矣哉詩曰以介眉壽又曰眉壽無有害潤中得之矣尚與保愛之哉

寧菴記

新淦玉界金橋之原有土壠隆然而高起者鄒孺人之墓也墓之前有屋翼然而宏敞者寧菴也鄒為邑之著姓孺人為處士惟中之女三原衛經歷禮之配臨淮縣令光之母懿德高壽生順死安而光猶以寧名菴者義將安出張子有言沒吾寧也人子於親之沒當無一而不求其寧焉是故山迴川抱風氣藏納土厚水深草木豐茂五達既遠百歲不遷祔於棺者絶珠玉之珍異祔於身者無綺繡之服美內甍不作外難不侵此體魄由之而永寧也而玉界金橋之葬光其可無媿矣封塋壘域培植松柏祭掃以時禁絶樵牧輸歸莽喧不震不驚此神靈由之而永寧也光之寧親之道得不在於茲乎而猶未也夫人子之於親一氣感通無間幽明吉凶榮辱禍福得喪多所自致子欲求親之寧親亦歆求子之寧子寧則親自寧矣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然則寧親之要正有在於此矣光又奚怵焉古者墓而不墳近世塋域之矣而又有亭菴之属此光於展省之日致其如在之誠於斯菴之中也菴非能寧其親者託此以寓夫寧親之心焉爾此光所以為孝子也詩曰君子有孝思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光其有焉光嘗致書於予祈言以志君子樂道人之善予奚可辭遂

書此為之記

中和堂記

江右有名曰黃約遵禮者居吉水之芙蓉溪少穎敏嗜學嘗從遊於鄉先生楊翼溪李怡軒之門篤志於經史之文怡軒分教蜀中遵禮通洞庭歷三峽而往卒業焉於是文學益充以肆而有意於世用也適朝廷命有司選富貴有才行者為鄉賦之長公論無適於遵禮欲畢以公官無通負上下饗之以年邁辭事乃一新締構扁其堂曰中和以燕處於其中託翰林學士周公祈言記之是故氣稟一元理涵太虛靜無偏倚動罔乖戾此一心之中和也父慈子孝而無德色詳語之異兄友弟恭而無閱惱紛鬩之失此一家之中和也乾坤定位而卑高以陳胎生卵育而不殰不殈此天地萬物之中和也遵禮致一心之中和以養其德致一家之中和以養其福自一心之中和而推之一家之中和自一家之中和推之以化一鄉一邑之人借使天下之人皆能如遵禮之命名以自修而自警焉則天地其有不位萬物其有不育者乎夫以人心眇焉之微而欲致位育之極功蓋憂乎其難之矣公孫子有言形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子朱子亦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斯言有足徵者而遵禮名堂之義不既大矣哉遵禮顧嵩考於斯堂悅山水之清妍樂琴書之閒暇足以寡過矣而猶不忘乎涵養省察如此則凡為遵禮之子孫者其必有所法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然則名堂之意其又不在茲乎若遵禮者可謂賢而有德者也是為記

世義堂記

廬陵大族曰周氏今工部尚書恂如公之家也其爵祿之高福慶之厚錢穀之富如水涌而山出何其盛哉公奉勅巡撫江南督運國賦餘二十年而於救荒活民之政尤所勤切其弟恂友其子仁俊先嘗出穀各二千石以助賑濟饑民承璽書旌為義民其後又各獻良馬一十五匹以助肅清沙漠之功朝廷嘉其勸義並與冠帶以榮其身仁俊又嘗積穀山前貸濟鄉民之貧者而不取其息蓋欲紹先世助平義廉之遺意茲三者無非義心之所發也義者人所同得而惟周氏一家父子兄弟能爭先行之夫豈無所自哉予聞周氏世家武寧有諱世脩者仕宋江西漕運使值歲歉發粟賑饑活者甚衆諱益甫者仕秘書監丞兄弟五世義聚寧宗旌表其門賜以秋華堂大書并詩有曰皇朝二十四旌表卿是中興第五家之句諱應合者仕集賢大學士作義倉於里中甘羅坊賑貧覩隣諱天驥者以神

童仕元為吉安路總管入為中書參政封豫章郡公既致仕買田九邑收米萬餘石名曰助平義廩以助常平之不給子孫因占籍於郡城之北此其為吉安之始祖也豫章之孫伯明仕南康路知事致仕於家值歲祲民飢斗米白金一兩伯明倒囊易米煮粥以食餓者子遺安先生洪武初以助平義廩之田税繁役重且念每歲散米孰若給与之田為尤愈也遂以田悉散与耕者為常産而不計直周氏累世義事卓卓可書如此然則尚書公父子兄弟相繼蹈義而見於事功者蓋亦有所本也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中庸所謂善繼善述尚書公父子兄弟皆有焉昔韓魏公為體量安撫使時活飢民一百九十萬衆其子忠彦等五人有官至拜相者富鄭公知青州時河朔大水設法以活流民六七十萬遂登相位壽八十而終又有祝染施粥而其子為狀元者公令位登六卿壽逾稀有天之報於公者無忝古人而後世之為狀元吾於恂友仁俊諸公子有望焉惜吾老不及見之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作善降之百祥嗟夫周氏世載之澤其有窮乎哉是為記

重脩羅溪堤橋記

建昌邑治西有湖曰羅溪溪上有土堤堤東有板橋直亘湖中以通驛道當甌越閩廣之衝堤既卑狹橋亦朽腐弗支值雨潦浩渺之際普漫為湖駉騎行旅往來雖艱邑令張公宏謨淮民之餘脩學校脩青龍橋脩四義倉咸底成績而羅溪堤橋視他處尤所急者於是鑿石於山舟之舁之肩之負之積之如岡而如阜民之樂於効役者其來如雲而如蟻劇堤之土易之以石堤長三里有奇高七尺廣加高之五尺度堤東西適均之中則建三小橋以洩南湖之水注之鄱湖俾無汎溢之虞復剏一亭於三小橋之上以為行者憩息之所撤其舊板支以巨石設五門於是橋之下以通往來之舟造瓦屋十餘間於是橋之上而兩翼又扶之以石欄焉始事於正統戊辰之秋訖工於己巳之春由是過者無失跡之患較者無陷輪之懼步者無迷途之憂衣冠者靡褰裳之苦行衆於道者起平康之謡休息於亭者興憩茇之詠又莫不皆之曰是皆張侯之所賜也吾等何可忘其所自乃託邑庠教諭錢公如塤請言為記惟縣令親民職也凡有興作無非所以利乎民也脩學校所以興賢才脩才興則風俗厚矣民其有不利者乎脩青龍橋脩羅溪堤橋其所以利乎民者益又多矣昔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為政然則宏謨非知為政之道者能然乎哉漢唐史傳其

載循吏之善政以垂耀於後世使宏謨先慎厥終而益勉焉則忠政之及於民者又奚可量也哉竹帛不一之書與古人爭光先後爲可期矣姑書刻石以志

恩德堂記

惟臣子忠孝大節莫報乎父祖之德尤莫報乎朝廷之恩蓋朝廷之恩如天之廣如地之厚而父祖之德如山之高如海之深以吾一心之微眇也於天地山海之間果將何以酬之哉亦惟託諸文字傳之後世使知朝廷之恩如此其廣且厚也父祖之德如此其高且深也庶幾稱此以彰顯於悠久而少伸寸草春暉涓塵河嶽之報耳臣子忠孝大節將不於是而表見乎處之青田薛公希璉初由進士拜監察御史以謇諤著稱尋擢刑部右侍郎詰奸慝刑暴亂此其職也而不失仁恕爲心朝廷嘉其賢能又必推本於其父祖之賢贈其祖福父道銘並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考妣皆淑人而希璉與其配均受褒封誥命凡若干龍章玉璽日星昭回寵恩所加祥慶駢集一家父祖與妣潛德發幽榮光臨、而青田草木亦若增輝而增耀也何其盛哉自古大臣顯貴之家未始不本於父祖之積德與己德之自修然尤貴乎遭逢之有其時也若薛公之祖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訓其子孫公之父以德繼德亦克以祖之所以訓其子孫者垂訓後昆至於公服膺斯訓所力學者禮詩書禮樂之文所力行者孝弟忠信之道恭遇聖朝汲、求賢如不及之時是以一舉而爲名進士爲監察御史而峻擢六卿之亞天恩寵加貴及幽顯靜言思之不自知其何以得於此於是朝廷之恩如天之廣如地之厚感父祖之德如山之高如海之深又或懼其或忘也乃以恩德名堂俾常目在之思竭其力圖維報稱於萬一而後已屬予言以志於戲賞功錫爵而必推原其所自者朝廷待賢之盛典感恩懷德而思所以報之者臣子忠孝之誠心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公尚勉乎共哉

寧波府重修樟木碶碑記

國家養民之政莫重於稼穡稼穡之本莫切於水利爰自井田溝洫之制廢而後水利之說興秦漢而下至於唐宋以迄於今莫不用是道焉若史起引漳水以富魏鄭國開渠以富秦漢武開渭渠白渠以獲不貲之利此後又若南陽之鉗盧安豐之芍陂會稽之鏡湖杭城之錢塘湖以及歷代開浚湖陂修復水利者史有不一之書無非所以重農事利國而養民也寧波鄞縣二十都舊有碶曰乾婆置於宋延祐間久廢不存國朝洪武中本境重置一碶曰

樟木今已六十餘年後蕕損廢弛蓄洩無防灌溉失備致旱荒之相仍也郡太守姑蘇陸公慨然嘆曰此吾之責俾復其可緩乎夫是募夫工備灰石命醫學訓科張應麒董工而葺之壘石為址琢石為柱覆石為梁而置二閘高九尺間二丈二尺各設木板以備啟閉碶之前後兩岸各砌石堤以翠衛之前則高一丈長十五丈五尺後則高一丈長一十五丈五尺堅固壯實可久而不壞其碶之水東則東錢湖南則奉化之白杜西則林湖碶之港北則銅盆浦而接大江四面之水咸通於是碶之中水漲則啟板而洩之旱則閉板而蓄之則七鄉之田一萬九千六百餘畝均獲沾其灌溉之利而無浸淫之患焉功成於久廢而治之餘忠施於連旱無救之後太守公之仁德不既深且博哉夫國家不可一歲不供貢賦民生不可一日有缺饘粥貢賦缺則國用不足饘粥缺則民飢而死矣此水利所以不可不預講關填不可不預備而旱潦所以不可不預防也前人忽之而弗顧者有所恃焉身居高官家有厚祿庖有珍羞異味以為奉公守職足矣何必勞心於其他哉殊不知郡守者斯民之父母父母之於赤子未飢則預防其饑而先哺之未寒則預防其寒而先衣之獨享溫飽而不恤赤子之饑寒者此非父母之心也今太守公預懲連歲之旱荒既脩茅洲之閘矣復蕭皋之碶焉既脩蕭皋之碶矣而復脩此樟木之碶焉心懷怵惕惟恐一廢之不舉一墜之不興以病民若太守公父母保赤之心也豈直賢於今之人回視前代諸闕人講求水利有益於國家生民者亦可無愧矣嗟夫寧波之民何其幸歟是役也經始於天順戊寅九月二十四日奏功於是歲十二月初四日既落成鄞縣知縣胡旟請予文勒石載績以志不朽此盛事也書以為之記

積慶餘澤記

練川陸舉慨念先世餘休致有今茲因取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之義名其堂曰積慶餘澤請予言記之按舉之八世祖諱知宋徵仕奉議郎監臨安浙江稅紹興九年所賜符劄尚存高祖宣教郎有惠政曾祖毅然之前祖大本考繼先俱善庄樂善好施予並以潛著稱於時自奉議宣教咸有功利及人德之所積者厚故其慶之所及者至於適遠而彌也夫土不積不足以成邱陵水不積不足以成江河四時不積不足以成歲功士君子燕翼之謀而不務乎積德而欲其子孫百世難矣哉陸氏積德非一世矣今其孫舉以賢以能善繼善述將見益隆而弗替者有足徵矣夫以紹興九年至於今三百餘歲而奉議之符劄珍藏若

祈者盖以符初之於奉議猶甘棠之於召伯是以惓惓於先物之是寶切切於世德之是求不敢一息而或忘也亦可謂賢子孫矣唐之右拾遺謩乃魏徵之五代孫文宗因問曰卿家有舊書詔否謩對曰比多失墜惟笏尚存文宗令謩進之鄭覃曰在德不在笏文宗曰乃今之甘棠也夫以魏謩之賢猶不能存五代祖之書詔今舉於奉議為八世孫乃能謹藏之而不失豈不尤賢乎哉雖然保符初所以保先德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使舉益勉乎是而無忽焉陸氏遺澤之遠其有窮乎哉

存誠記

盈天地萬物一實理充之而已實理者誠之謂也聖人誠而明賢人明而誠衆人勉强於將得將失之間苟能擇之精存之久而守之固則可循至大賢君子之域矣聖人立言以訓萬世既已羨見於六經至曾子子思孟軻言之尤切無非欲世之學者孝親忠君持身待人至於一言行一動息之際皆真實而無僞篤信而合於道耳僞以養親僞以事君僞以持身僞以待人其為人也具體而已不足以謂之人也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德清鈕萬允高魁偉厖厚篤實不浮自德清徙居京師有年鬢髮皆皓然矣內而持身治家奉先貽後外而出言行事接禮賓賢一以誠信為本以故京師之人多愛重之其鄉貴僉都御史淩公因名存誠二字以勖其終始無妄也允高乃裝潢成卷謁予請言予聞朴茂産於巖穴而浮華盛於都會非其性之獨殊習使然也今允高居處閭閻泯泯乎四方冠服之中智巧不使移其實誕妄不能易其實猥褻哇淫不能改吾之所守不溺其習而惟誠之是存非其卓然有所見不能然也擇之既精守之益固真積力久無所間斷由是循至大賢君子之域不難矣若昧其名而不務其實此固允高之所不為亦非予所望於允高者也是為記

思養堂記

太學生俞斌質厚而氣充性淳而行篤既喪父獨奉母氏以居豈淵涸以隆慈侍之餘摛精誠以承嚴君之思樹蔽之咏木終風木之感消至目與存沒心情交註奉觴稱壽之際如覩其庭而侍絲承歡之餘若覿倚老益不敢以忍父之戚而廢養母之樂也於是賢士大夫命其所居之堂曰思養斌求謁拜請言為記嗟夫若斌者可謂能孝於其親者矣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在人為百行之本舜與武王所以為大聖人者亦不過克盡人倫之至而已孟子曰大孝中庸曰達孝舜與武王之謂矣下逮孔門弟子以及歷世賢哲書史所稱固皆有其人焉然亦未之多見也夫孝

親之道本乎降衷秉彝人子分内事耳而必舉駐賢以賛之蓋以世之不知孝其親者多故舉以訓萬世使人皆知人子之道必以孝親爲之本也觀斌於思養能文致其誠如此非知所以孝其親者能之乎雖然當君子當務其遠者大者斌今以文學列名鄉貢卒業成均表表六堂之中蓋駸駸乎其向用矣苟能益勵厥志克務時敏脩德凝道充賫光晔行將擢第春宫陟華蹊要於斯時也蒙國厚恩顯封幽贈俾存沒之間咸被光榮其爲孝也豈不大哉若舍是闊遠之圖而惟切切於思養之是勤抑末也斌尚勉其大者焉亦予之所望也是爲記

寧波府郡縣學鄉貢進士題名碑記

進士之名起於成周而未設特其科取士起於隋而盛於唐宋然亦以帖書墨義等科並進而未見其爲表表特異之榮我國家建學養士九十餘年取士之目雖云不一而於進士特重其選者重得賢也天下之士抱負英明俊偉之才磨礲淬厲於庠校之間師教之方日程計債之文然必以六德六行爲之本焉當朝廷賓興賢能之際浙諸所統郡縣學校士子各挾所長較藝於浙闈者奚啻千百拔其文之合格者十得其一不過百人一郡可得五十人而止明年春合京闈与各布政司中式舉人會試於禮闈者又奚啻二千餘人拔其尤可得百人而止嗟夫以天下鄉試萬餘之中拔出千餘以會試千餘之中遴選百人以登進士之科可謂難矣然又披肝瀝膽以應臨軒之試準今酌古以獻治安之道其後揭名金榜錫宴瓊林世所謂瀛洲之選不虛美也何其榮哉則朝廷所以特重其科者宜矣寧波爲浙江東名郡郡縣之學有六學者肄業於其間者皆聰秀明敏之士練習文學皆可登進拘其額而未能入豈不各有滄海遺珠之歎焉雖然遺珠固多竊恐掘井不能及泉爲山不及九仞者亦不少也此郡太守陸公進士題名之碑所由作也太守公之意若曰前輩所以擢第進士登第揚要者豈有異於人哉由其能苦心焦思窮經力學以厚決科之資敦行孝弟忠信以務立身之本天相神佑而致然耳非偶然也吾欲勒一定然之碑榮自某科通邑郡縣六學進士之名於其上附注小大職事於其下俾學者常目在茲以歆動其向慕之心興起其奮發之意而有凌駕前人之志焉又莫不相與指而議曰某也賢某也奸吾當效其賢者焉某也庶某也否吾當鼓其庶者焉一指顧之間而有奮志律己無窮之益豈不將与進其決科而已也是碑之作出者顯於朝而不沒其名處者脩其鄉而得進於學嗟夫太守公可謂苦於訓飭學者矣何其

賢哉自後大比之秋寧波舉子之名吾見其駢華接彩於浙闈鄉榜之中揚光騰㫬於金門黃榜之上題名之碑又將連續不絕有不一之鐫刻則未必不由太守公有以激勸之也太守公由名進拜監察御史而陞今官廉明豈弟甚政卓卓恒念學校為養賢之地禮義之所由興教化之所由出以言教之不若以不言化之為尤愈也是碑也豈非所謂不言而化者歟泮水之詩曰敬明其德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頌魯僖公之詩也吾敢用是而頌太守公焉礲石既具郡文學雲間陳瑄請予文以著茂績於不朽於是乎書

具慶堂記

昔孟子有言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嗟乎人子之於親豈特欲其俱存而已哉山之崇海之深等而上之至於天地之高厚二親之壽與之並存於悠久則庶乎人子愛日之誠也蓋父母之於子方其幼也撫之育之顧之復之惟恐念慮之不及保護之不周及其長也教之訓之欲其為賢為智為名公卿以顯榮當世而垂耀無窮嗟乎父母愛子之心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子之於父母寸草春暉昊天罔極果將何以報之哉宜乎祝親之壽如山海之崇深天地之高厚偕老具慶茲存於悠久也太學生王琪廣東瓊山縣人聰敏嗜學天性孝友寧肅容謁拜請予曰琪世家福建先祖來嘗知瓊事遂占籍於瓊今二親年踰六旬皆康強無恙琪兄弟五人又皆克敦友愛篤厚同氣之情賴二親教育成立俾有室家琪日與昆弟諸婦諸孫承顏侍綵奉觴稱壽期享永年於無極二親歡忻愉怡如坐春風和氣之中鄉人羨之以為世所難得因名其堂曰具慶願賜一言記之以為瓊山之光榮則琪一家之至幸也予聞之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朱子釋之以為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凡人懽樂則神暢氣和體舒心安自然百福攸萃登躋壽考今琪與昆弟諸婦孝友和睦如此吾知其二親登躋壽考如吾前之所云也無疑矣其慶名堂大豈誣哉自茲以往伏琪能勵志力學登華膴要祿養既豐而天恩斯及於斯時也二親之心其樂又當何如哉是為記

環翠樓記

無為州木石居郡城東門之內有樓巍然其高四望城外江山皆在目中若九華獻秀於其南銀屏列峰於其北三公九卿排青於其西長江巨浪迴遶於其東烟霏霧靄嵐光黛色出入潤澤於闌檻窗戶之間環其樓皆蒼翠也於是以環翠名樓徵言為記夫君子燕息遊觀貴得其所序

隘者抑塞晴昧者蔽固而汚陋者則渾濁而不潔也必得高明曠達之所以廣之然後足以宣暢沈鬱舒豁湮滯以遂吾怡情養性之樂歲淑脩清謐士也好詩書善琴尤工畫山水人物歲日於茲樓之上撫虞周之遺音而得高山流水之趣究姬孔之奧義而得樂山樂水之旨攬岸峰之秀色挹萬頃之波光吞吐胸中蔘之為翰墨發之為丹青揮灑奮迅而千巖萬壑之勢益得助其妙焉則茲樓之作豈徒於事於登眺遊觀而已哉夫人得地而靈地因人而勝無為相傳杉風門舊有九華樓楚澤門舊有明遠樓由當時米元章而名不朽晟州之秀民也而茲樓傳之永久又安知不與九華明遠並光先後哉哉其慎保之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三　明慈谿縣知縣陳桂編輯

樂山堂記

環奉川西南數十里其嶙峴崗峯挺奇拔秀於空濛香靄之間者鎮亭之山是也遠而望之其蜿蜒起伏之勢如龍蟠如虎踞如怒猊奔驥銜哭捋鬬以爭勇也如鸞翔鳳翥御風凌雲以適快也即而覩之其深林幽壑烟霏霧藹若有靈光神氣出沒恍惚而不可近也其懸崖絕壁屹立千仞目眩神悼若畏崩墮而不敢仰視也惟朝夕習熟於俛仰之間者知其可愛而不見其可畏知其可喜而不見其可愕也邑先庠士李君某初自鄞之仲夏徙居是山之陽心甚悅之因名此居之堂曰樂山今其孫文佐克嗣先志益篤而擴其宗而德生寓居北京請監察御史曹公習古中書舍人宋公琰求予文記之惟昔孔子有言仁者樂山又曰仁者靜凡人之心能安於義理之常而無奔逐於聲利之念者必其姿性厚重有似乎山不為外物所能動故其有所契而喜好之焉山不動而至靜也惟靜者能喜之深樂之焉觀吾文佐可以知其然矣文佐寄心跡於壑谷烟雲之外而得至樂於幽深僻靜之中是於後昆有光先德非用心於仁孝者有所不能也若文佐者豈非賢哉文

佐以仁孝之心貽先而裕後者如此吾知後之子孫必有
復能紹述者矣詩曰子〻孫〻勿替引之吾深有望焉

靜齋記

隱深遯僻可以為靜乎曰否屏視絕聽可以為靜乎曰非
陰陽翕闢萬物化生天地之體靜矣而未嘗不動立言垂
憲訓飭百世聖賢之心體乎靜者也而亦未嘗不動天地
之動得其正聖賢之動以其道茲其所以不違乎靜也自
夫人之失德敗度流而不知止也於是曾子有靜安之言
周子有主靜之說以發明心學之妙使人當知所以體乎
靜而為動發乎靜動而必由其道也苟知動必由其道雖
伏跡交輿馬之區身歷聲貨之市非目眩乎五色耳聵乎
五音而吾心之靜自若也如其心之不然雖使棄許由之
瓢對陶潛之菊將馳心騖志於聲色貨利之場而不能安
於其道矣是則君子之於靜固當以心而不以跡也漳南
柯士隆清心寡欲不事表襮衣不絲帛乘不輿馬卜居邑
左現瀛山水之間閉戶讀書世味澹然可謂心跡俱靜者
矣孔子云仁者靜士隆其仁者歟孔明曰學須靜也士隆
其靜學者歟周子無欲故靜士隆其無欲者歟大以靜為
學則志專志專則理得理得則私欲淨盡而可以至於仁
矣至於仁則凡天地聖賢動靜之道亦可以企而及之士
隆蓋亦勉乎是也士隆嘗自號曰靜齋其親友胡公宜衡
以文學從事翰林間以其名齋之義請予記之予亦靜者
也遂不辭而書此

畫林記

雜山水人物禽獸小畫共廿有二幅皆今之名畫者所作
乃聯為大軸名之曰畫林監察御史曹公習吉求而得之
而請予為記夫天下物之可喜而為人所好者眾矣象犀
珠玉之珍聲色狗馬之樂雖古人未嘗絕之一或留意焉
則其患又不可勝言者矣好之而不足以累吾心樂之而
不足以甚吾志舍書與畫何求哉蓋山川草木人物鳥獸
之為象也皆與天地生成之理具陰陽變化之妙君子於
是豈夫玩好而已固將有取焉寓之於目得之於心形之
於言發之於文辭可以窮物理究精微極而至於化育之
大則為君子所好宜矣公博雅君子也由名進士而冠豸
冠冰清玉潔威望凜然退朝之暇蕭然一室之內所覩者
薰爐書畫而已此畫林之所由作也窮物理究精微而至
於化育之大公將於是乎有得焉象犀珠玉之珍聲色犬
馬之樂公亦安能以此而易彼也在宋時駙馬都尉王晉
卿日夜從事於書畫而作寶繪之堂子瞻蘇公謂君子不
可留意於物至引王僧虔王濟諸人為戒書與畫無異味

足以移人古之人猶慎戒之如此況世之尤物足以爲既
者哉肖公潔身勵行務求無愧古人以宏遠大之圖士林
之所推重者也其於留意必能知所在矣豈待予之言哉
是爲記

容室記

中書舍人棠公仲容間謁予道其友人王思可之賢曰思
可明敏好學不以淺近涯涘自盈務欲使其含蓄淵深萬
理融貫無所不足而後已嘗扁其藏脩之所曰容室幸以
仲容之故賜之文則思可益得以進於道也予嘗觀易大
畜艮上乾下其卦有富聚含蓄之義焉在人爲學其象爲
有道德充積光輝日新之功焉然而道德充積必由學問
而後大天地陰陽五行之理古今聖賢六經百氏之文與
行事之成敗得失無不究得其旨而會之於心於是排徹
障蔽以啓其明擴充隘陋以宏其量然後萬事萬物之理
無所不容故曰君子多識前往行以畜其德良有用也思
可究心深造之學其聚蓄容納必厚矣而猶如是云者益
以舉世所得之物皆可以自足惟士君子學問之功其自
足則非所宜一有自足之心則於理也拒之而不入去之
而無容矣尚何足与言含蓄之功哉思可以容名其室誠
可謂知所務學者矣苟能於是力焉而不止則所蓄之德
光輝發越將必出爲世用而有不家食涉大川之慶者矣
古之君子未有不學而成德亦未有學成而不爲世用者
也亦在勉之而已耳若大容之爲義四明茅公尤作記之
悉矣茲不復贅

壽藏記

吾友陳公雷年〻六十有三擇金陵斜子岡爲壽藏以爲
後日歸老幽宅其岡東抱鍾山之壟西攬幕府之秀形勢
雄曠風氣完密草木暢茂望之蔚然樂哉斯岡誠永化之
吉卜儲祥之佳兆也可謂得其所矣或曰君子不預凶事
而子稱之何歟嗟夫是蓋不達者之論耳董子曰夫生之
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
此萬世不可易之名言也世之人貪生忌死崇其宮室臺
榭廣其池沼苑囿謂神仙虛無之書服金石毒烈之藥自
謂吾身可以千百年悠久不亡而於此則忌聞而諱聽之
也一旦不諱背旁有消長卜地有吉凶子孫拘忌陰陽之
說重於爲己輕於忘親暴露年久不可入土甚者安厝不
謹致罹水火漂焚之災不可追悔此不預凶事者之患也
今公知死生之故達幽明之理而克謹於人事之變灼見
在天有不可逃之數在己有不必懼之心而預爲此不必
諱之事則其識見之超詣非深於知道者能然乎哉唐之

姚昺亦嘗自爲壽藏於萬安山中署其兆曰歸居墳曰復真臺曰化臺當時人無有非之者則公亦今日之姚昺也稱之爲無疑矣公鄞人通儒術能詩甫通星厤醫卜之學永樂初爲五官靈臺郎從家天山觀星臺之址厥今三十餘年矣達官貴人造謁於其門者無虛日故名聲翕然動於京師縉紳間而於此尤服其志識之高也予與公爲同郡交好甚篤故特書此志之俾世之不敢預山事者知所取法焉

魯庵記

撫州太守王公日初以魯名庵徵言爲記按字訓魯者樸鈍之稱又曰愚也蓋自上古太樸未散之時其人皆淳龎渾厚簡素質樸不知爲宮室也而巢窟以爲居不知爲鼎飪也而燔捭以爲食以絲麻之未植也而羽皮以爲衣以登爵之未設也而汙尊以爲飲以聲樂之未備也而蕢土以爲懽後世雕繪以侈其居綺繡以華其衣八珍九醞象箸玉杯以適其口五色五音以娛悦其耳目知巧龐脹各騁其極其視古之人何其樸哉何其拙哉又何其愚哉然樸與愚魯所出也性不鑿情不偽道之質也孔門稱曾之徒用之以厚其德蘇張申韓之徒背之以賊其性君子之於魯其可易而觀哉公性淳而不鑿情真而不偽用力於人一已百之功以成學言必忠信而行必篤敬者也自爲進士爲羅田安成二縣令爲大理寺正而擢今官始終三十餘年左規矩右準繩未嘗一事與之相背治百姓必以忠感必以德化又必以身率之故所歷郡縣爲之大治每述職朝覲天下有司皆在焉公清謹簡默泊然處於衆人之中識者謂公君子也而狙詐狡儇之徒視公以爲何如哉名庵之義匪特自况亦將以諷世之人背古以媚今也夫太羹元酒味之至薄者而祀禮重之重其存乎古之道也禮曰元酒在室澄酒在下辨貴賤別尊卑也元酒且然况行古之道者哉公所以率德勵行所以脩政立事所以忠君而愛民者無非行古之道也魯之爲用其功不既大矣哉是爲記

吳氏祠堂記

浙江按察司僉憲吳公廣信貴溪人世家邑治之北里廿蘇舊有祠堂以爲奉先之所元季俳壁毀於兵燹久而未復國朝天順二年公以升進表文便道過家聚族會衆無閒咸咏首以謀復祠堂爲議合詞善之鳩工集材經營伊始相度舊基而闢隘弗稱於是捐私地以廣其基者公之兄曰大春曰大雅也捐私田以助春秋祭祀之費者公之族姪祖曰依曰貴文與其姪文曰世賢世傑世顯世綱世泰

世紀世隆及其弟日尚賢大旗也誠既定乃締構祠堂三間中作一大龕以奉安昭穆神主堂之東别作三小間以蓄遺書衣物祭器先為神座堂之西復作三小間以為庖爨之所是為神厨重門終垣肅穆軒敞無廢前閣無修後觀棲神之所足稱妥靈堂既成公以介廸至慈谿乃具實以請予言為記惟古者自天子以下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蓋以名爵有崇卑故廟數有隆殺祭祀有號數品物有豐儉所以辨等威也唐之大臣尤建家廟於京師宋之時惟文潞公建立於西京餘皆無聞焉而此制遂廢矣於是司馬温公改家廟為影堂文公先生以祭祀不宜用影又改之為祠堂今令仍之而不易若援古而論公五品大夫宜建家廟而曰祠堂云者辭尊居卑不敢違衆以鈞名也有識德焉然報本及始尊祖敬宗之心則一而已蓋不必較其堂廟之貴賤也自今伊始吾知吳氏子孫冠婚喪禮告於斯四時祭祀還納神主於斯朔望節序薦新薦熟於斯出告反面与凡致愛致慤致衛致下悉於是焉歸之一祠堂之建其所以篤彝倫序昭穆敦孝弟厚風俗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夫祖宗之所以望於後人者賢子孫也子孫賢則家道隆盛流澤縣遠雖千百世而不竭不賢焉欲其守其業於旦夕且不可得況散望其留心於祠堂哉若僉憲者豈非吳氏賢子孫之表表者歟然吾聞吳氏之先積德深厚德厚者福必有所鍾僉憲足以當之他日等而上列於六卿於斯時也改建祠堂為家廟以復古制則自公始矣吾於是卜之雖然志不可滿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僉憲其尚勉諸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吾於吳氏後世子孫深有望焉

翠筠軒記

古濠沐公儼黔寧先生之孫今太傅國公長子都督駙馬二公之賢姪也儼字景豐號瑞重志操潔脩不溺富貴紈綺之習而有出塵拔俗之趣乃於府第之西闢一小軒雖深廣不逾尋丈而瑩淨明朗無異仙府軒之中陳史葉爐琴張棋局而已無有長物軒之外列植脩竹數竿蒼翠蕭散烟霏露飛渺焉有渭川千畝之趣駙馬公甚賞愛之因以翠筠名軒且親為篆古揭諸楣間以益其清有以見愛其姪而及其軒也情亦厚矣夫嘉花美木足飾庭宇之貴富者世恒不少而獨有愛於此何哉凡玩物有喪志者矣有進德者矣穠麗芳馥譬猶小人之柔媚佞倖溺近之則足以移易吾之心志君子避之若竹也則不然視其挺直抗勁則有以厲吾廉不倚立不懼之志焉視其凌歷霜雪色貫四時則有以堅吾守常不變之操焉砥礪名節者

視其節而益貞虛心聽受者視其心而益謙穴之而出虞廷之音鏃之而成牧野之功視其材則又有以廣吾文武之資焉凡此數者小人之所弗親君子資之以成其德者也則儼之有愛於是宜矣且昔之愛竹者莫如子猷至謂不可一日無䑓者以爲子猷可謂愛竹而非知竹者也嘗聞之夫子適衛在淇有風動竹間蕭瑟團圝之音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非深知竹者不然儼之居是軒也於弦咏之暇正襟危坐然与之對凉颸拂如淸音瀏然方是時蓋不知此君之爲吾〻〻之爲此君矣有然契忘味之妙焉其視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知此者奚啻霄壤哉儼世襲軒冕者也而其賢如此則知屑屑紛於悠遠衍鴻厖於無窮者夫復何忝予嘗造是軒過奇斯文之愛屢請予言不得而辭也因書此爲之記云

眉壽堂記

百歲爲上壽古今人所罕得衛之武公漢之伏生宋之文潞公壽亦高矣而並止九十之上至道之九老洛陽之耆英年亦邁矣而皆在八十之下矣豈諸君子德不足以臻茲上壽哉由天之錫於人者有數故人之得於天者不可多使天之錫於人者無數而人之得於天者可多則雖均壽百歲之上亦奚足貴哉是以人子之愛其親必舉壽以誌祝頌之意者以此〻春官亞卿吳公廷用眉壽之堂所由作也公自甲申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洪熙初陞刑部右侍郎朝廷褒階頭銜推恩錫誥封其父京兆菊莊先生以子之官表章納煥日星昭回先生朱衣象笏佩服寵光厥今十有餘年〻適九十有三童顏宜髮尚康强無恙松貞柏古蒼然有百歲之徵視昔武公諸君子其遐算迨又過之此在天之南極在人之難老而在盛世之嘉祥也眉壽名堂豈溢美哉夫世之人壽固有矣或不足於貴富貴且富矣或不足於康寧康寧矣求其德行有可稱者則又鮮焉故範五福以壽爲首而必以攸好德爲之本也先生年幾百歲謂非眉壽可乎神清氣和精力不衰謂非康寧可乎仁義周於其躬而慶澤流於子孫謂非攸好德可乎若先生者誠可謂五福兼備而得古今人所罕得者矣是知天所以獨厚於先生者非偶然也公今調官禮部請朝命歸覲其親恩光煌煌鄉邦榮之年若增而遐壽若益而茂百歲是期有加無已求諸古今益又罕焉予与公爲同年恒以不獲揭拜堂下奉觴稱慶爲恨今不鄙屬予要敢以菲薄自解謹用書此志之且以致吾之私願焉

松雲軒記

京兆尹李公視事之暇篤於訓子〻琦克承嚴訓勵志舉

業日讀虞夏商周典謨訓誥之文以及孔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書數千百言能抑記不忘公訖太常少卿鄭公扁其藏脩之所曰松雲且請予申其義以昂之夫挺拔乎嶽盤摩厲乎霄漢震之以雷霆而欲舉壓之以氷雪而益茂蜿蜒太空如蛟龍之下垂而雲霧之晦冥也噓吸清風如笙簧之間奏而宮商之宣音也至於蒼翠之色奇怪之形堅剛之操四時之變態莫容模寫之妙者其松乎卷之則消波於無形舒之則彌綸乎六合暄之以搏光則變而為五色為翔龍為舞鳳鑠之以金烏則化為卿雲為祥光瑞氣為金柯玉葉再化而為車蓋為白衣蒼狗為奇峰怪嶽此豈陸之妙用亦莫罄其形容者其雲矣乎夫松植於地者也雲縣乎天者也以勢言之則有霄壤之懸絶今而合之以名茲軒非泰洪景之樂清聽而耽怡悅也意必有所託矣琦年少而氣銳心專而志堅學充而文富才裕而識博捽鞅秋闈揚袂春官醉瓊林而魁虎榜可以致之而俟矣是故建明堂者必掄良材掄良材者必之鄧林茲軒之松其鄧林之良材歟圖若治者必資良臣資良臣者必求商霖茲軒之雲其良臣之商霖歟夫抱負必動節者謂之松松而不得充乎明堂之選是自儕於樗櫟矣施雨澤而潤萬物者雲也雲而不得同乎商霖之功是自隨於草莽矣君子明經將以適用也以琦之所學所志如此異日棟明堂而顯功霈商霖以澤物則於是軒命名之訓信焉乎其有光矣琦尚勉乎哉慎勿以吾言為過褒而自畫也琦尚勉乎哉

浩翠堂記

平湖乍川有大族曰盛氏行素者自其父祖高曾而上積德累善敦尚詩書禮非一世矣至行素而克篤孝友益光先志家有園池花竹亭館臺榭之美而龍湫獨峯高公諸山皆對峙於戶庭之外迴抱起伏巍峩截嶭如怒猊奔驥如翔龍舞鳳如屏幛圖畫其狀不一山之南則滄溟萬頃極目無際洶涵乾坤吐吞日月魚龍蛟蜃鴻厖海若以至神奇幽怪靈異之物出沒於雲濤雪浪之間者其狀亦不一也山之烟雲蒼翠海之波濤浩渺英靈會合皆獻奇貢秀於盛氏一堂之上堂之几席煥若增飾因名之曰浩翠行素託其甥貢官主事沈公琮來請言為記惟天下故家大族挾形勢豫康之美者在所有之而其人或靡鄙縱陋不知其為美者亦多矣人雖衣縷儒雅敦尚禮義又或飭謹於其前而隳墜於其後者亦不少也今盛氏累世所積者德善所行者孝弟而所尚者詩禮內有園池花竹亭館臺榭以寄玩好怡適之樂外有層巒疊嶂鴻濤鉅浸以暢

眺覩軒鉊之懷人得地而益靈地得人而益勝可謂兩得其美者矣想當宿雨初霽旭日方升之時嵐氣絪縕潤澤圖史波光滉漾閃奪人目行素無休於茲堂之中何其樂也況於泉石素有與合因其性之厚重不遷也故愛其屹立而不動爲因其才之周流無滯也故愛其滔々而不息焉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然則行素其仁智者歟仁智之道非徒樂山樂水而已推而極之將無所不至也而希賢希聖亦不外乎是矣名堂之義其有資於行素豈淺々哉因其請書此爲記

恒樂軒記

天下之樂無窮惟樂天知命者能得之也是故窮通夭壽貧賤富貴莫非有命窮思通夭思壽貧賤而思富貴不得則役々汲々以求之又不得焉則怨天尤人終身憂之而無一日之樂者何限易曰樂天知命則不憂是命也惟明理君子爲能達此伊尹耕於有莘而樂堯舜之道顔子居於陋巷而樂孔子之道窮而不窮通而不通夭而不壽然而終身樂之而不厭者非徒樂乎堯舜孔子之道樂乎天之命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若王公得中其知命之君子乎得中嘉興人洪武中以聞右起貲京師築室都城江東門之外當闢一軒以爲燕息之所名之曰恒樂或恭武辭訓武与賓友文會日休々於其中若將終吾身者焉或問曰故鄉有華服之居膏腴之田歲時伏臘有宗族親故之會有溪山花竹之遊安土重遷宜其戚々於懷也頋乃日休々於恒樂之軒者果何所樂歟得中曰下邦小邑草野之人得爲京師太平之民遊觀華畿沾濡聖化得叢文觀國之光茲非可樂之大者歟況君子隨處而安處富貴則有富貴之樂處貧賤則有貧賤之樂正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豈以安土重遷爲我心之戚々哉京師搢紳聞其辭而賢之得中壽七十有五而終々後若干年矣其子奇日陟茲軒思其居處笑語思其周旋登降儼然容色之在目而聲音之在耳也乃來徵言爲記表揭茲軒之中以示永不忘乎其親也嗟乎奇誠謂之孝子矣夫以父之知樂天命不貽乎子之憂子知先紹先德定俯乎親之志是皆可書也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書此爲記不亦宜哉

勅書樓記

正統辛酉朝廷行備荒之政遣監察御史薛公分莅江右聞吉水龍氏復請父子疏財仗義乃躬詣其家以厘勸分復請吾曰此正吾志也況朝命乎亟命其子舉出穀三千斛用輸公廩舉奉命惟恐弗及薛公以其名聞朝廷嘉之

勞以肥羜上尊頒賜璽書旌為義民以復其家復清父子蒙沐頓首既登拜寵錫乃建樓三楹尊閣之名之曰勑書樓雲章下垂日星炳煥龍氏一家少長至於宗戚閭里以及山川草木無不沐浴恩光於昭回之中何其盛哉益龍氏先居金陵有景煌者仕宋吉水縣尉遂家吉水北門簪纓詩書至復清凡六世矣復清樂善好施歲入之餘輒推以濟貧困粥亦克承父志恩施益溥龍氏族屬甚蕃自元季兵燹散處六復能合復清父子為巨室以收一族之人凡數百指費鉅萬不少靳然則內有以收族入外有以周鄉黨上有以助公廩皆出其心之樂然不由勉强此無他義有以獎之也下以義施之故上以義勸之旌為義民表厥宅里俾吉水之人入其里則曰義民之里吾安敢不恭過其門則曰義民之門吾其可弗虔及其登斯樓也則莫不正冠肅容瞻拜崇仰若有以歆慕之者退而思之則曰義所賦與固有之善人心之所同也吾何為而獨不能然欲稍利以賈怨孰若積義以集慶於無窮哉又若有以追悔之者於是相率相勸義風動與吾見吉水之人皆化而為義民未必不由復清父子有以倡之也猗歟盛哉夫以一介之士恭承聖天子褒顯玉音藏於其家此曠古之奇遇士君子莫大之榮遇也而龍氏得之雖連城之璧照乘之珠世之稱為至寶者又何以加重於斯自今以始凡為龍氏之子孫者惟當益篤其義無負朝廷之寵命以欽佩聖訓於罔極則龍氏之福亦將與斯樓光顯於無窮矣樓既成其甥冬官亞卿周公請予言為記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故為志之如此俾世之篤於義者知所勸也

句容縣儒學射圃記

國家建學立師訓迪晴俊教之詩書六藝以宏博其知識而於射則別設圃於學宮之外寬閑之所以便獎夫應天府句容縣儒學舊有射圃邑長學師怠弛其教久棄弗理遂至迷失其所正統辛酉監察御史徐公巡歷句容乃欲追舉隆典詢諸故老得之於縣治之東已為邑民所居徐公勸率出價金贖復之廣袤十有餘畝方在剷除平治而徐公適值還朝弗果就緒己巳秀水浦洪來尹茲邑乃克嗣成厥功中建觀德亭而外則繚以垣墻焉每遇朔望邑長貳率厥師生習射於其中射必以耦而進勝者賞負者罰周旋進退於威儀禮讓之間觀者莫不贊之曰復舊業於既失之後興隆典於久廢之餘茲皆浦尹之功也何其賢哉於是學之師生司訓徐光大等相率請言為記惟射之義廣矣大矣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知重之周官司裘供王虎熊豹三侯設鵠諸侯熊豹二侯卿大夫麋侯

皆設鵠此大射之侯也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而州長射於州序其侯亦同賓射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皮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蓋三射之侯以其飾之多寡而別尊卑焉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所以明尊者所服之遠而卑者所服之近也其制度有如此者夫射不特設施諸武事將以習禮樂焉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也天子有事於郊廟必先習射於澤宮擇士以助祭

而士者諸侯所貢之士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否則不得與於祭而有慶讓黜陟之典焉所以簡有德也諸侯繼世而立矣卿大夫有功而升矣而又試之以射考其德行與其才之高下焉所以慎封爵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節者詩樂之節也必循其節以發矢焉則射豈可以藝道觀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敢入而惟幼壯孝弟耆耋好禮者得在賓位則射執弧矢者其賢可知也故曰射之義廣矣大矣夫豈不信與容即古州長射於州序之禮也浦君窮經力學且善琴知必資於禮樂而後射非特射志乎主皮而已也故於是圃之作惓惓焉亦可謂知為政之要矣而凡習射於是圃者苟能揖讓進退不失禮節內正其志外端其體操弧挾矢審固而發庶幾乎習禮觀德克合古道且無負賢邑令興學之盛意矣予故歷叙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樂制度以曉之使觀者咸知射禮之重如此而不敢易視之也諸生其敬慎之哉是為記

味易軒記

山陽畢生名玉專經義文嘗建小軒以為習業之所因名其軒曰味易來請言以自勖夫理隱於無極太極之先而易之名未著理顯於無極太極之後而易之名始彰伏羲

蹈易之理而卦畫生初未嘗有文也至文王周公孔子相繼而出乃始有繫卦繫爻釋經大小象傳之文焉其言精密而微妙其道廣大而悉備蓋範圍天地而無外包括陰陽而無內者也然則知易味之深者其惟四聖乎自孔子沒誦其書而不知其味者皆是也何以知其然易之文平實而簡沒非若他經可以探其跡而求其故循訓詁而即得其理者比也是以學者憚其難而昧之故孔子未嘗舉以教人而教人必以詩書執禮者以此其後紹述易學之儒者固不少而得四聖心學之與以發明人所未學者則

惟程朱二先生得其宗焉然程傳本乎理朱子本義主乎卜筮互有發明合為一經今畢生有志舉業以專是經然舉業文字非根本之學也何能知聖賢作易之旨哉欲知其味尤當虛心正己熟讀是經沉潛乎卦畫先天之精微反覆乎文彖象傳十翼之奧旨泝其流而求其源循程朱之階梯以造四聖之堂陛然後可以涵泳其精華咀嚼其芳潤亦庶幾乎知味矣畢生天資聰明而以味易名軒必有自得之妙者猶必求言以自勗其意以為不造其極不止也可尚也矣生其勉乎哉

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

聖朝設太學以崇文設武學以訓武文以致太平武以勘禍亂文武兼資長久之術也夫以二帝三王之聖文德足以致熙洽矣而猶不免於三苗葛伯崇密牧野之師非好用干戈也勢有不得已耳此武事所以不可不講也稽諸唐開元之世置師尚父廟配之以留侯張良哲之以古名將十人祭之以春秋二仲上戊牲樂皆視文宣王貞元初尊太公為武成王列古今名將六十人圖其像而配享焉至慶曆至紹興又建武學於武成王廟設教授武博武諭博士學諭等官選文武知兵者任之而教學者以兵書弓馬武藝不一之事當時程子嘗判武學朱子亦嘗為武學博士可謂重矣國家偃武脩文八十餘年而武生恒寓教於應天郡庠師不專其訓弟不專其業廢弛多矣乃正統壬戌監察御史以彭勗以為言朝廷命別設武學得吉地南京敦化坊遂除教授訓導以專教京衛武官之子習讀兵書參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忠義可訓者講釋之冀有成也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豐城侯李公賢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徐公琦然議復創先師孔子廟於是學之東奉安聖賢牌位於殿於廡一遵太學之制遂移軒敞金碧焜煌凡遇朔望師生謁拜於階墀之下肅雍瞻仰莫不悚然而起敬猗歟盛矣起事於正統戊辰十月訖工於景泰庚午七月首倡是議者則李徐二公贊之襄之則工部尚書周公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純都指揮僉事趙公倫也百工告成乃相與請予言為記惟孔子之道廣大配天地昭明併日月蓋前乎百王之既往其德因之而益顯後乎百王之方來其治資之以為法正三綱而叙五常尊中夏而黜夷狄禮樂征伐文武弛張莫不由孔子而後定所謂萬世永賴者也或曰前代尊武成王作廟享於武學之中今而易以孔子竊恐名之不稱也嗟乎是何足以知孔子哉孔子用兵之法乃帝王仁義之師也其言具載六經若易之師卦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又曰小人勿用書之牧誓

曰不從於五代六代七代乃止齊焉而哉夫子討之皇矣則曰是致是附是絕是肆弛張之道焉春秋夾谷之會齊師鼓譟而起孔子折之以禮而齊侯知愧禮之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者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是皆王者仁義之師宏綱大紀之要孔子錄之以垂憲於萬世者如此兵書云乎哉伏司教者先曉之六經行師之正而又諭之以兵書料敵制勝之奇講肄習熟無非文武之道異日出為朝廷之用遠溯遼陸宋勲立業將不在於古名將之下斯上不負建學立師之盛典下不負諸名公作興勸勵之盛心庶其可無愧矣諸公勉乎哉是為記

退思堂碑記

寧波政事廳後有堂曰退思巡撫浙江兵部尚書孫公大書具扁揭諸楣間郡太守姑蘇陸公請予文勒諸貞珉以自警嗟乎此太守之盛心也寧波大郡也統縣惟五地廣物衆民事浩攘自國賦軍政事神治民以及諸所不一之務蒞臬公牘日承之於上五縣閭井田野林壑窮僻之小民爭鬬訟奪姦殺不軌之詞日接之於下訟牒填委情偽雜出夫以一身有限之精力酬應剖決上下之公私欲上不愆期於委託下不枉抑其赴訴而又不曠吾之職守焉厥惟艱哉民吏既散於是與同寅諸公退休於茲堂之上息精敉神而周思之某事為先務之亟今則緩而未舉某事於公法為重今則忽而未行某也情本輕而決罰失之太重某也情本重而釋宥失之太輕學校為育材之地勸懲不可不嚴農桑水利為養民之本撫治不可不勤慮水旱之不常何以備蓄積計貧富之不齊何以施勸借厚風俗必痛革浮靡植善良必痛懲絕強暴持身以正正則殲邪無自入用人不可苟苟則威權為所竇言路不可塞擇其善者而從之幸門不可開設屏蔽而謹防至於旌節義勵廉恥敦孝弟崇禮讓當廉事而不思所以處得其道今日思之明日又思日日思之終以為常如是而不臻乎善治吾未為之信也或曰太守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凡自朝廷禮樂刑政綱紀法度以及郡縣有司一切鉅細緩急之務靡不閱見甚習將舉而措之有餘裕矣何待退思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公之聖欲兼禹湯文武之事猶且思之未得則夜以繼日思之既得則坐以待旦蓋欲急急行之惟恐其或怠也況下於周公者哉然則太守之與同寅其亦希賢希聖之君子欣將見蒞臬大臣薦賢名於朝廷而有褒嘉之寵命五邑蒙豈弟之恩德而有父母之頌稱又何古循良之足讓哉而謂何待退思者此必

誠佞之言而非愛人以德之言也太守宜自審察焉

鶴巢記

鶴巢寧波府經歷和姚公瀚別號也或曰鶴居羽族之一巢非人之所居其義安在解之者曰鳳凰之於飛鳥類也鳳居四靈之一蓋出乎其類者也鶴非出類之禽乎況其可稱有不一之德是故頂之朱文也羽之潔素也元裳而縞衣黑白分明也聲聞於天含養洪亮有諸中者形諸外也高視闊步氣宇軒昂有空岸之志焉一舉千里盤遊八極侶黃鵠於青霄之上其進未可量也飢啄青田之禾渴飲醴泉之水不止於他而獨巢於危峰古松之上沐浴日月之光華咽沆乾坤之元氣徙有欲仙之風骨焉然則鶴乃超羣拔萃之禽非凡羽之能等夷可知矣姚公積學有年吐詞成章文彩灼蔚滌雪其塵慮潔清其心神於凡莅政臨民之際發號施令賞善罰惡務在是非明白嘉擧達揚公退一室容膝而已無異巢居脫去凡近遊心高明馳神於太古有巢氏之上陋八荒而隘九區有雲霄萬里竟雖居民之遠岡焉由是觀之公將比德於鶴乎鶴將比德於公乎道並行而不相背將物我之無間也古之人比德於物者不一若衛武公之於竹陶宏景之於松靖節之於菊周濂溪之於蓮林和靖之於梅心之所慕各有所取然則姚公之有取於鶴豈非亦有所慕之者哉或者之疑釋因述解者之言書以爲記

同樂園記

予觀張子西銘之言曰天地之氣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蓋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矣可歧而觀之及觀司馬溫公適意園圃之中而以獨樂名園予竊惑焉予近得園林數畝於寺藏之傍環植松竹杉檜之木与桃李橘柚不一之果且以四時瓜蔬藥品雜植於其中或時幅巾藜杖遊目縱觀聽林鳥之和鳴俯溪魚之游泳魚鳥之性樂矣而吾心亦必与之同其樂觀松竹桃李瓜蔬藥品自花而自實自榮而自茂物性樂矣而吾心亦必与之而俱樂此無他吾与萬物雖各具一太極然太極一理也自吾一心之理推而極之於萬物之一心其理則同但吾心能知物性之樂而物性不能知吾心之同其樂人爲萬物之靈知覺運動有不同耳是即物吾同與之意也因名其園曰同樂然又觀溫公平日讀書自未始有形之前盤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由是觀之則其胸次宏博闊達足以包萬物之理於一心而同胞同與之樂即是而在又何必較其樂否於一草一木間而已哉則吾所謂同樂者亦狹矣書此爲記復系之以詩曰

花木欣々百果生園林藹々總芳榮閒泛溪上觀魚泳静
向林端聽鳥鳴愧与三才齊一體善於萬物最多情因忘
物我同娛樂贑續温公千載名

節孝堂記

姑蘇趙璟妻呂氏妙貞同邑士人志高女也自幼莊静柔懿淵慎有儀習嫻姆訓克勤女紅既笄志高擇所宜配而趙廷珪求以歸其子璟奉舅姑主中饋相夫理家克勤克儉上下安和大小順適生子俊甫三歲而璟以疾卒呂哀毀若不可生凡服食之豊華者必屏棄之曰此非未亡人所當御也而惟蔬悲之是甘母慮其少寡用微言察其志呂曰終身不改古有嚴訓惟當守死而已安敢有他且不能終養舅姑不孝不撫趙氏遺息以存宗祀不義不孝不義不祥莫大焉是生不如死也因指天自誓涕注不能止母知志不可奪遂力賛成之呂於是防範嚴慎益厲弥謹苦心刻志永矢弗渝姑嘗得風疾呂躬奉湯藥憂形於色疾篤則焚香籲天乞以身代疾愈乃止姑曰吾所以得全餘息賴新婦孝敬所感耳呂懇謝弗居且曰新婦所以必欲休全終始者正有仰於老姑々脫不起新婦何能獨存今幸全於無恙不獨天佑尊老姑而新婦亦得賴其餘庇矣於是人益稱其賢俊甫稍長呂諄切訓誨冀欲顯大趙氏後亦刻意遵承励若樹立期無忝於二親厥今紫盛蕃厚家温氣和舅姑壽康母子孝敬天之所以報施呂氏良厚不薄矣猗歟盛哉夫一家之盛衰由乎婦道之隆替關雎牝雞昭然著於六経自古然矣當璟既殁之際使呂氏之足一移又安可保有今日哉而呂也貞心堅如金石孝行著於閨門此趙氏之所以興而節孝之堂所由作也駙馬都尉沐公既為篆古揭於堂楣而其鄉之縉紳國子監丞諸公賢復述其作堂之榮請言為記予以斯堂為風教所係在君子所當樂道者也遂書此以著其賢且俾世之凡為人婦者知所勸云

竹月軒記

旗手衛親軍指揮使邾公景宣嘗搆小軒於居第之東以為公退之所名之曰竹月或問之何義公曰竹之為物其本固々以植吾之德其性直々以正吾之心其中虚々以充吾之量其節貞々以勵吾之操此吾所以有取於竹也月之魄有盈有虚因其盈虚以謹吾满損謙益之戒焉其行健因其健以進吾自强不息之功焉其氣清因其清以消融吾之渣滓焉其光朗因其朗以瑩潔吾之靈臺焉此吾所以有取於月也然猶未也當夫兎魄東升之時烟露澄霽天宇湛然光輝下燭明晃如畫而軒前之竹凝華浮

彩金華文錯凉影布散清氣满懐徽風徐来琅玕送音鏘然鏗然不啻簫韶之在虞廷而鈞天廣樂之迭奏也吾於其時撫瑤琴酌金罍歌停杯之詞而奇謫仙之才咏淇澳之章而恭武公之德追南樓之高興何其樂也想晉陽之清嘯何其壯也馳思於嵇阮而病其放屬意於子猷而偉其高心怡情愜自不知竹月之宜於我而我之宜於竹月也何其快哉名軒之義其在是矣嗟夫京師富貴之家朝歌暮絃馳騖於聲色犬馬之樂者何限公紹閥閱勲舊之後襲休承慶乃能脫略紈綺寓志文學遊心於高明比德於貞固其去人也奚啻千百而已哉嗚呼賢矣公開徵言為記予因述其言書以志之

恭默窩記

天君本恭然而以之名窩志儆也奚爲志儆利欲誘之是故耳目之聲色大欲所存欲誘於外而其中不隨以遷吾未之信也心爲一身之主心主乎內能使靡慢之色不接乎目淫哇之聲不接乎耳天下一切可欲之物不得動於其中如是而謂天君不恭然吾亦未之信也譬諸將帥爲三軍之主苟統制得其道則號令嚴明行陣整肅而可以坐收克敵之功否則反聽命於其下至有隨之而奔潰者亦多矣心之不能爲主而見奪於耳目之欲者無以異此

毘陵胡公克恭所以志儆於恭默窩者此也公天性淳篤志安而氣和日之所務皆古先聖賢之書是覩而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經乎其目惟仁義道德之言是聽而里巷之語鄭衛之音不得入乎其耳若然豈有他哉由其中有所主故足以力制於外而百體率從其令耳孟子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克恭其有得於是焉克恭令大宗伯令弟宗伯清心寡欲克溥彌綸參贊之功予因以知恭默相傳爲有自也君子觀人必本其父兄師友信矣

主敬齋記

長沙黄汝舟以主敬齋請言爲記敬者主宰一心本根萬事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古之聖賢若堯之欽舜之恭禹之祗成湯之聖敬文王之小心莫不用是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周程朱張亦莫不用是以承列聖之道統易曰敬以直内書曰慎敬厥德詩曰緝熙敬止禮曰毋不敬此又散見於五經垂訓於萬世者然也然則敬之爲用廣博切要雖古之帝王聖賢猶不敢忽況後世學者哉汝舟爲庠校弟子端謹温恭篤志文學凡其所以忠君孝親陞陟及修政立事蒞官臨民之大節與夫應事接物周旋禮讓之瑣瑣無一不以敬為之主

得聖賢相傳之道以爲學矣夫履千仞之岡而臨不測之淵御朽索之馬而馳峻絶之坂不亦懼乎哉懼有敬愼之至極也伏汝舟復能克謹於是以篤聖賢之學於一言一行克愼克戒蓋將無所往而非主敬之要矣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汝舟勉乎哉

翠筠軒記

廣昌有茂族曰李氏居廣昌中坊累世矣居之後有竹萬竿脩脩鉅而蒼翠李之先有諱德理者舉明經仕元福建廉訪僉事諱恒者國朝洪武中自太學生擢知湖廣靖州後子孫徙居中坊之左而舊居遂至荒棄而存竹園無恙也宣德壬子有曰瑄者僉事之姪孫靖州之猶子也慨念紹述之幾絶乃築室中坊舊址以復先業而所謂萬竹者益森然若有待於瑄也材宇聿新竹色增秀因名所居之軒曰翠筠來請言爲記惟竹以萬計也故其姿態亦自不一或行然肅挺立而不動則若端人正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也或跰容欹斜意向自如則有若山僧岩叟傲睨蕭散於林泉之下也或飄拂空虛逍遙汗漫則有若羽流仙客乘風御氣於霄漢之間也是皆足以發幽興而起遐思瑄也日坐茲軒之中視其根本盛大則曰此先德之所及也吾當益固其根本以滋榮其先德焉觀其枝葉繁茂則曰此遺澤之所滋也吾當勿翦其枝葉以益衍其遺澤焉觀其嚴霜凌厲而弗凋炎曦赫鑠而弗焦貫四時而常青也則曰此前人之勁節貞操不隨時而變易者也吾奚敢不儀式而則傚之焉嗟夫竹之所存先德之所存念之所在先德之所在續先德於沒世之後復先業於既墜之餘仁人孝子之用心可謂知所重矣傳曰善繼善述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瑄宜益勉其所未至者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李氏之福其可量也哉吾聞瑄爲廣昌學生倘異日登於成均焉吾必有以教之矣姑述此以爲之記

靳氏佳城圖記

佳城圖江寧靳聚所繪先壠之圖也本解州聞喜人洪武中聚之父復初以閣右來居京師隸籍江寧復初歿聚尚幼聚之姻戚葬復初於城南鳳臺鄉某山之原迄今若干年矣草木森蔚江山迴抱風氣完密靈秀攸鍾誠古之所謂佳城也四時奠掃完繕治克謹弗懈聚獨念景丁童稚之年生不得躬致其養死不得躬治其葬罔極之恩莫報而終天之恨無已今又爲官調所羈不得盧墓左右以展晨昏之誠於是祈善畫者繪爲邱隴之圖裝潢成册置諸几席俾朝夕覽觀以寓孝思蓋以圖之所在邱壠之所在

邱隴之所在吾親之所在聲音笑貌之所在也接之於目如覩其容儀聆之於耳如聞其謦咳如是則吾親雖沒而猶存吾雖不獲廬墓而猶在於墓之側也然則是圖之作具有益於聚之孝理也大矣吾觀京師閭閻之間不溺沒於聲色貨利之途則奔走於勢要權貴之門孜々汲々惟日不足者何限而聚也乃能惓々於先隴之是念嗟夫聚其賢矣哉吾雖不識聚之為人羽士張友松來請言為記書此獎勵之且因以為衆人勸也

敦睦堂記

邵武鳳池坊有茂族曰鄭氏鄭之先並以仁厚聞於鄉至德清而弥著德清生四子曰宗寧宗亮宗昇宗顯皆謹飭守道頴秀不凡德清沒宗寧昆弟佩服庭訓克篤孝友曰相与講明詩書禮樂敦行孝弟忠信一事不合於道一行不合於義宗寧兄弟必相聚切責各引其咎務合於道義而止衣服具兄不服弟弗敢先服飲食具兄不在弟弗敢先嘗有勞則少者代之而不敢及於其長有謀則長者主之而少者不敢以自專秩々如也怡々如也愉々如也因名其所居之堂曰敦睦來請言為記惟天生萬民本同一氣惟父母生昆弟又同氣之至親者也故天下古今語至親莫如兄弟幼而嬉々行相隨坐相依若不可暫相離者天性未鑿也及其既長各妻其妻各子其子然後情逐利遷義隨欲化乖戾漸生嫌隙攸著於是不相好而相渝以至於鬩墻移臂者比々矣今觀宗寧昆弟藹然同氣之親有伯塤仲箎倡和翕合之樂無鬩牆移臂相猶相渝乖戾之咎書曰惟孝友於兄弟詩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禮曰兄弟睦家之肥也語曰兄弟怡々晏子曰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宗寧兄弟皆有之矣敦睦名堂宜矣哉夫睦之至者和之極也和氣既極則休祥必應將見木生連理芝産五色甘露醴泉出不於其他而於宗寧昆弟之門又何疑焉古人有云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吾於鄭氏昆弟卜之

繡綵堂記

范太安人夏氏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霖之母年登七旬有五康寧樂豫有耄期之壽之徵正統辛酉霖以久曠定省請於朝蒙恩賜歸霖与諸弟曰齋安雩雩處盤諸子若孫羅拜堂下奉觴稱壽繡衣綵服群翩躚肰曰以繡綵名堂請言為記惟天下之為父母者孰不願子孫之衆多也衆多矣又孰不願其賢且能焉賢且能矣又孰不願其顯且貴焉是三者人所難得々其一者鮮矣得其二則又鮮也而能兼得之非一家積德累善深厚之至未易臻此夫連

城之璧必剖於荆璞照乘之珠必孕於龍淵干霄之木必産於鄧林千里之駿必媒於渥洼五嶽靈秀之所鍾三光精華之所凝而又培養之深厚也范氏世以詩書禮樂孝弟忠信訓其子孫至叅二親篤属茲訓為尤至積德累善如山阜如江河其淵深而高厚者似焉宜乎鴻慶繁祉鍾英毓秀於賢子孫也霖自宦德丁未進士擢今職蘭重清介益卓然為臺憲端人正士搢紳皆敬憚之霽雯雩霆五弟亦皆謹守家規克遵乎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訓雖苟與焉良見譽於當時者殆未能過之今者太安人儀服端嚴燕坐於茲堂之上顧視諸子如蘭玉如鳳麟衣繡者煌煌乎畫錦之榮衣綵者秩秩乎雲鴻之序伯塤仲箎唱和翕然於斯之時太安人之樂當何如哉鄉邦搢紳皆士莫不賛之曰此固天以福報范氏人力所不能致也猗歟盛哉夫以太安人壽而康寧衆之皆而顯貴諸兄季和而孝友古今所謂祥慶者咸萃於范氏之一門紀瑞丹書又何必見重於連理芝草醴泉甘露哉然則茲堂豈特足為閭里之誇耀蓋誠足為人道之光榮也是為記

承惟堂記

工科給事中劉公瑄初為邑庠生時翰林學士解公名其奉親之堂曰承惟且親為大書以勵其志厥今十有餘載而公二親皆年踰七旬康强壽考獲蒙朝廷恩封以為茲堂之榮劉公以未有記來請予言夫人子事親得親之歡心斯足為孝文繡以華其躬綵色以悅其目聲音以娛其耳甘脆以適其口貲貨以足其用輿馬以快其出入使嬖以愜其使令皆人所願欲而不可得者而親心之惟或有不在是焉學則周孔志則伊尹仕則夔龍言合乎道德行程乎規矩政足以翊贊世教功利足以及百姓名譽足以光竹帛備使奉養有不及而畢德居官克致是焉親心樂也夫人子固當以親心之所樂者力行以求其悅而不當以親心所不得重者强致其歡也倘能兼得以施之於承惟侍綵之間則其樂宜何如哉公抱負儒術獲身升簉崇階侍從之職身依日月之光恭拜初命歸封二親龍章絢赤鶴髮揮映公入則綵服出則畫錦俾桑梓里閈之間交口稱頌歡心載道於斯時也豈特茲堂之榮足為二親之榮又豈特二親之榮實閭里之榮抑亦邦家之光也然公之所謂承惟與二親之所樂者誠有在於此也其視世之專以口體之奉為事親之孝者輕重不侔矣永新　劉氏為吉望族自宋以來代有聞人至公二親積德深厚故能篤生賢子克臻五福同享爵祿榮名於無窮其豈偶然之故哉書以為記

風木哀思圖記

冬官郎中鄉友俞公思溫慨念久失持怙祿養弗及乃取皐魚之言繪為風木哀思圖裒演成卷徵言為記惟人子之於二親有終身之思焉欲其壽也則思所以頌禱之欲其無疾也則思所以調燮之欲其食之旨飲之甘衣之輕暖居處之安逸則思所以竭一家之奉以為養而恒若力不能繼也及其居有高堂華屋坐有細氊重裀出入則離軒文駟衣食則有綺繡瀡滫昔之所欲養而不可養得者令皆得之而又親有所不逮矣故曰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子不逮此俞公風木哀思之圖所由作也公自太學生歷陞今官凡十有餘年未嘗一日忘乎其親目有所接則思耳有所聞則思事有所感於心則思至於居處笑語志意嗜樂無不各致其思豈獨風木哉思之不置則發於聲嗟氣嘆而繼之以哀傷惻怛若不勝其痛者焉此孝子愛親之極至詩所謂哀〻孟子所謂終慕公皆有之矣公先為夏官主事時已蒙朝廷推恩贈其父如子之官母為安人今為郎中三年行將最績天官恩賜誥命益以光賁泉壤則天所以報公之能孝者為不薄矣公其益慎之哉

順壽堂記

姑蘇翁炳杲其父年逾七旬童顏鶴髮尚康強無恙炳杲嘗喜懼之秋奉之惟謹乃名其養親之堂曰順壽記大理少卿楊公徵言為記惟君子曰就衰邁必得所順養而可後可以登躋上壽然順養之道有內焉有外焉是故節宣動息養其內也貯蓄精液養其氣也懲忿窒欲養其性也慎言寡思養其神也行義達道養其德也凡此皆吾所自養〻之於內者也若夫瀡滫甘腴以養其口輕暖服容以養其體五章八音以養其耳目承懽侍綵以養其心志此人子之所以養之於外者也得乎外而遺乎其內與夫樂得其內而感於其外皆非所以致壽之徵也今炳杲之之父既能調燮保愛以養其內炳杲又能竭誠盡孝以養其外養之於內者可以得之助養之於外者可以得親之惟宜其永錫難老眉壽無有害也夫天下萬物常壽於保愛而恒夭於斲喪譬如商敦周彝歷千歲而永存者寶之篤而蓄之慎也不然其不僨於丸泥朝全而夕毀者幾希矣炳杲之孝愛其親豈特救此而已哉順壽名堂得愛親之至矣

鳴玉軒記

豫鳳陽陳信廣信鉛山人也世家鉛山鵞湖之址嘗於所居之側闢一軒以為藏脩之所環軒左右植修竹數百竿

蒼翠蔥蔚几席窗檻琴尊圖籍皆涵潤乎烟雲緑色之中觀其勁直抗直不屈也虛心含宏有容也密而不比群而不黨也孤块不附中立而不倚也貫四時而常青不易其操也是數者皆可以比君子之德焉當大禹賴俱寂清風徐興之際其戛擊之聲蕭蕭瑟瑟鏘然鏗然如琳球如琅璈如玉磬合奏於廣樂鈞天之府而金石之相間八音之相宣也因名其軒曰鳴玉焉別去若干歲矣於今倅府之第竹固不少而竹之聲亦不減於鵞湖第恨不得親近於梅翁象山講道之所以琴瑟乎當時議論之餘緒為不足耳雖然要之能比德於斯竹則固不必泥其新故也挺不屈之節蓄有容之德持中立不倚守常不變之操施諸政事以臨乎民則政平訟理小民家福而為南部佐無不宜矣鳴玉云乎哉

友梅軒記

寧波郡庠生方愚清俏雅澹士也能脫略一切繁華而以友梅名軒請言為記夫梅非凡品也其心貞以堅其性喜凝冱而厭暄燠其花縞素其香清馨當歲華搖落之際百卉凋零惟梅孤芳獨秀發榮於冰雪霜霰之中不少挫抑迨至春花穠豔桃杏灼灼而此梅花已謝去有遠小人之先見焉方生讀書於是軒之中想梅之心貞以堅則足以勵吾之操想梅之性喜凝冱而厭暄燠則足以固吾之守觀其花縞素如玉雪則足以滌吾濁而不緇之志挹其香之清以幽則足以薰吾之心屏絕汗濁之念當衆芳豔腴之際而此花辭謝而退避之則足以抑吾奔競而成吾廉讓之風矣然則方生友梅之意固非玩物之比資以益吾之德耳孔子稱直諒多聞為益友梅非君子也而所益又豈止三者而已哉觀方生之友於梅則其友於人可知矣昔淵明取菊之晚節而愛之子猷取竹之虛心勁節而愛之濂溪取蓮之中通外直而愛之和靖取梅之孤芳獨秀而愛之茲四者皆清品而四君子有取焉非其清德絕倫者能愛之乎然則資其益於梅如此使秋益進其齊德而不徒尚其虛文名又何古人之多讓哉然此特清事耳若能資其味而益進於調羹之事功則梅之有益於方生亦大矣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方生其尚勗於是

湖山平遠圖記

湖山平遠圖一卷今地官主事顏宗所作布景精到甚是珍愛奇筆也夫所謂平遠者無大山喬嶽峻嶺之勢足以隔其曠達之觀而原隰之衍迤江湖之渺茫極目於萬里之外如在咫尺其間有平疇沃壤春水方足而耕者鋤者殿牛者孜孜於稼穡之謀又有平湖廣澤浦溆之饒而舟

艇往來出沒於波光雲影之中網者釣者絕流而漁者亦汲汲於魚蝦之利他若仙宮梵宇之參差山林草木之暢茂有無窮之雅觀爲惟天地間曠達之境恒藏於寬閒寂寞之鄉惟幽人雅士樂得其趣而縉紳不與焉於是好事者繪之於絹素數萬里於咫尺之間展而玩之所謂曠達之觀皆在吾眉睫之下而適情寄興之樂蓋不特幽人雅士可得而獨專也平遠之作豈不宜哉宗南海人於凡山水人物蟲魚鳥獸無所不精亦當代之名流也是爲記

菊菴記

常熟張璇嘗擇所居之隙構一庵以爲燕休之所菴之中左琴右書筆床茶爐而已庵之前植菊數十本春苗夏莖秋而始花方其初植也本密則析之土瘠則肥之枝繁則翦之蟲傷則剔之修而弱者則扶之而汲井之具相尋於朝暮之間無少休息或曰草木之花可以供玩好比々子獨勤勞於是如此亦果何所取乎璇曰古昔神農氏取之以爲上藥禮記月令載之紀節候圓華高擎上準天極純黃不雜下法后土不與群芳競秀懷君子退讓之心冒霜露而吐妍抱正人遲暮之節况當盛開之際啟柴荊之三徑就東籬以采芳薄言掇之清香襲衣餐三閭之落英布南陽之島壽灊引一觴陶然以樂雖牡丹亭之富貴桃李園之芳菲吾所不讓濂溪之於蓮和靖之於梅人各有所嗜也吾雖勤勞莫辭焉遂以菊名庵求言爲記夫物之有契於心者心必樂菊雖微可以比德可以勵節可以頤壽可以遠俗宜乎璇之有取於是樂之終身而不厭也璇本周旋官府粮稅之間乃能脫然而爲瀟洒出塵之想其志趣又與索隱泉石巖壑者爲益高矣予嘉璇處汨々之俗能不汨々於勢利如此因其請書以志之

種柏記

大成殿東西兩廡下舊多植柳歲久根幹甚鉅枝柯覆壓簷脊春絮秋落不勝掃除其填積於丸欄間者霖雨以浥之冰雪以凝之皆腐汚狀以春暖融釋沁濡移淅皆朽又不勝其修葺矣柳之爲害甚大也駙馬都尉沐公謂予曰宜易之以柏先生爲我伐去之柏栽其當謀送居無何柏栽至矣計數以百高可五六尺蒼翠秀嫩可愛於是與監丞夏質循其舊柳之次行列而植之森然如青衿童子羽樂舞於殿庭之間秩然而有序也儼然如端人雅士聽請於兩廡之下拱立而不亂也駙馬公見而喜曰此亦退小人進君子之漸太學其多賢矣柏栽於宣德辛亥迄今癸酉二十餘年根幹壯碩枝柯交互高可三丈餘而干霄之勢蓋未可尋丈計也況得聖澤之滋養者哉夫柏之爲木

稟剛勁嚴凝之正氣抱堅確不撓之貞心雖寒折膠而愈
秀著鑠金而猶青有若君子雖過世難固守其節而不變
者焉今觀殿廡肅穆庭除潔清無飛絮落葉之枝雜而有
四時蒼翠之雅觀縉紳衿佩之士入其門歷其階目睹於
俯仰之間雖非執玉捧帛莫不肅然起敬如覩聖容於
几席之上也夫殿宇爲神棲之所殿宇潔清則神靈安寧
歆格享祀然則斯柏之栽其有益於事神之功亦大矣昨
徒以爲觀美也予自致政別去太學二載餘矣追思駙馬
公之盛心不可泯也因書此以誌栽柏之植與祿奉祭酒
吳先生敢煩刻其於小石置諸東廡之北以爲異日駙馬
公之甘棠云

敬軒記

敬軒者都尉沐公長子僖藏修之所也僖年未踰三十率
德勵行謙恭粹然穆如其衣裁如其冠而具如其儀望之
知其爲敬重君子也嘗謁予於太學揖而請曰敬軒駙馬
都尉先父所命之名其軒靜深閑廣其中蕭攄圖史而已
僖也朝夕於是處焉嘗欲傾名思義而未有文以發其與
願有以教之俾得益進於道也惟敬者一心之主宰操之
甚約而用之爲甚博自修身齊家推之於莅官臨民自接
賓友禮賢德推之於孝親忠君自言動食息推之於奉宗
廟享鬼神皆當以敬爲之主蓋心有所主則自治嚴肅而
所施各得其正舍是譬猶馬之失銜川之失防鮮不至於
縱逸是故虞夏商周之聖人猶且欽恭祇畏益隆盛德况
百倍於聖人之下者奚敢自忽之哉宜乎駙馬公以是名
軒用以訓其猶子也雖然君子常務其齋戒慎恐懼於不
睹不聞之時而內有操省之功則見諸外者無所往而非
敬矣若但飾謹於衆目所及之地退而恣所欲爲於幽暗
之中其敬也僞而已矣君子之所不取而亦僖所不爲也
僖承圭冕世德之厚洪度所鍾天資不凡於六經聖賢之
所謂敬者庭訓有素習誦之亦習推之於一心施之於萬
事得表裏俱敬之實而無矜飾之謀是誠可尚也矣夫恪
謹於容貌而肆縱於宿昔者人情之常僖處富貴紈綺之
中而謙慎有過焉茲其所以爲難得也用書曰敬勝怠者
吉禮曰無不敬斯二言足以盡之矣猶望以是承厥構與
焉

味淡齋記

味淡齋者錢塘陸得名氏樂道之所也得名自洪武中起
閭右來居京師閭閻中京師爲方之都會也象犀珠玉錦
繡綺紈之所富蓄馬駝羊牛山珍海錯之委輸絲竹歌舞
百戲技巧之所眩耀目之所娛耳之所濡孰不有動於中

而修心焉富者傾貲以苦志貧者妄求以迷禍若是者比
比然也而得名獨不然是故不采不斷不斵不腹居室之
淡者也葦編竹簡博山焦桐玩好之淡者也夏葛而冬褐
朝饘而暮粥服食之淡者也戒奢縱誰然修好謹者欲合心
之淡者也而於前之所謂諸珍衆異足以喪志而迷亂者
一切屏去不使少有動於其中則所養者恬靜而寡欲得
以樂吾之道於無窮矣夫寡欲樂道惟貧居陋巷窮林絶
壑之士之所宜有而得名乃能獨味淡於繁華都會之中
非素有所養者不能也可嘉也矣中庸曰君子之道淡而
不厭得名其有焉乎岡不識得名夏官郎中宋公其鄉人
也聞乎道其味淡之意故記之

種蘭記

花品至夥其香之最清者曰蘭蘭生深林邃谷之中蝴蝶罕
及蜂蝶不知椎妝之所見棄因得遂其叢生之秀世人之
所慕尚者紅紫豔麗耳蘭素無媚之態以資玩故惟
潔修君子知所重焉景泰六年春正月山客報曰蘭將花
矣乃命蒼頭入山谷求之得十餘本而歸於是選其尤茂
者登諸瓦盆培以沙土而灌之清泉則花葉益鮮欣欣向
榮似慶其有所遭遇之色因舉而置諸座隅掇採而探之
則傷孔子之不遇紉其花而佩之則悲屈原之孤忠家語
云蘭生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立道立德不以窮困
而改節其言又似孟子隱居求志之意乎雖傷孔子之列
聘與屈原之放逐然亦足勵吾自守不爲窮困而改節也
其有益於吾者多矣豈特玩物而已哉系之以古詩五章
章四句

蘭之猗猗其香幽幽左蕭右艾維蘭之羞　深谷有蘭其
葉蕤蕤荊之棘之維蘭之恥　有燁其花載菁載芳不採
而佩於蘭何傷　鐩之畚之爰登我盆爰處其逢載色欣
欣　世悅穠華蘭恥媚嫵我其則之恪守貞固

執玉齋記

仁和鄭環瑤夫恒念二親在堂思欲致力於承顔養志以
奉其惟慮其或懈也乃以執玉名齋以自警其父秋官郎
中良義請予言勗之禮曰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名齋之義其不在於茲乎夫秉持之
物皆在所當謹而惟玉乎哉鍾天地之沖和納陰陽之粹
精堅剛貞潔拔出乎寶衆之上者玉而已所謂受珠玉者
以掬飲玉爵者弗揮是即洞屬之意也不特是也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
之其聲清越以長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
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衆美兼備君

子於是乎比德焉而又為圭為璧以輯五瑞為瑚為璉以薦宗祀則其見重於郊廟朝廷又如此而執之奉之惟恐其失墜也宜矣哉夫父母之恩昊天罔極何以報之亦惟致謹於奉養而已未寒而進輕煖之衣惟恐其或寒也未飢而進旨甘之味惟恐其或飢也承歡養志惟恐其或弗樂也晨興而省曰安退而喜之夕寢而定曰安退而亦喜之惓惓乎其愛敬敬乎其慎也則其致謹之心又豈執玉奉盈洞洞屬屬之可以比倫哉是知瑶夫致謹於奉親之心固不異夫是矣夫執玉之謹生乎物之珍奉親之謹根乎心之孝以玉而方他物玉在所當謹以玉而方二親則連城之價其輕重何如哉瑶夫請書來禮甚恭二親固不藉是以自警而猶惓惓乎致意焉嗟夫瑶夫孝親之心其有窮乎哉

驄馬行春記

監察御史齊公間以驄馬行春卷請予言為記或曰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司朝廷綱紀法度之所由寄凡內外小大百官有司奸贓不法与四方豪猾兇暴冒干天憲者御史皆得以法繩之不少假借觀其冠獬廌之冠秉威肅之霜簡令行於柏府之中而人目慴於千里之外譬猶猛虎踞於深山藜藿為之不採鷹鸇戾乎層漢狐兔為之伏匿同一自然之勢也今齊公乃以驄馬行春題卷非其職矣予曰不然夫品物所以遂其生成者四時之化並行也善惡所以服其勸懲者威德刑賞兼施之也董子曰天道之大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德主生而刑主殺是故春者萬物資之以生夏者萬物資之以長至秋則肅殺之矣然則刑罰者其四時之秋歟使四時之令獨行乎秋而無春夏之生長焉則草木將無遺類矣是豈天之意哉君子為政亦猶是也仁而生義而長陽以舒之陰以斂之茲固不可偏廢者而行春之意其不在於茲乎齊公可謂恩威兼施者矣誠非或人之所能知也因書為記以復

仁榮堂記

常之宜興蔣公允氏世為邑之茂族自其先祖而下皆積德累善素以道義著稱至公允尤克惇敘五倫与其內宋氏協心家政勤儉朝夕以底豐裕賑窮乏拯艱困汲汲恒若不及處鄉黨接賓友恂恂似不能言生六子四女教之以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道教之以緝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承順父母舅姑之事晨興盥拜於一堂之上男女少長各以序列男不違乎男之教女不違乎女之訓聲和氣和祥慶駢集藹然仁道之所發見也仁道之榮豈有過於此哉因名其堂曰仁榮公允遣其子企來請言為記嗟夫

世之人惟知五等之爵顯融富貴之為榮而不知天爵之
蓋有加於五等之爵顯融富貴之上者也五等之爵非不
榮也使徒待其顯融富貴弗克盡夫忠君孝親脩身齊家
之道焉則辱矣即孟子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
衆者也今觀公允之家父慈子孝兄愛弟恭夫和妻柔尊
尊貴貴親親長長兄弟天倫之樂姻族稱之鄉黨慕焉是
豈惟一家上下小大之榮雖山川草木亦若增其光榮矣
然則五等之爵以不仁而及辱豈若五品之倫以居仁而
得榮哉軻書謂仁則榮不仁則辱非是之謂乎公允以是
名堂可謂名實相孚者矣而凡為公允之子孫者其尚勉
旃

永思堂記

寧波郡倅陝右郝公恒以久失怙恃而思慕之益切也乃
扁其公館之堂曰永思志不忘乎親也請記之惟父母之
於其子有昊天罔極之恩子之於父母有終身不忘之思
是故如山阜如岡陵如松柏人子祝願其親之壽者若是
其極至也而不幸有椿萱摧殺之戚焉謦欬不得而聞儀
容不得而接過庭之訓杳然而斷機之教亦從之而絶矣
於是念茲在茲靡日而不致其思焉過杯棬而不能飲過
簡冊而不能讀父母遺澤之所寓也過輕煖而不敢服過
滫瀡而不敢食父母之所嗜好也一出言一舉足推而至
於淵吾之身行吾之志達吾之道思貽父母之令名不敢
以羞辱貽累乎先志也自一日至於一歲自一歲達之於
終身無一念之不在於父母無一時之或忘乎二親者公
思有以報罔極之恩也公嘗歎曰昔者子路負米恒有菽
水之惟今吾祿足以養有重茵列鼎之資而二親則棄背
之矣皋魚所謂子欲養而親不逮則風木之感其能有間
於朝夕者哉此公之所以為賢孝也公以儒術發身學古
入官存心忠厚仁恕恒推老老幼幼之心以子惠乎五邑
之民故民亦愛戴之不啻如父母矣撫字有方政多閒暇
雅巻頌聲洋溢遐邇蓋孝為百行之先政事之淵孝之所由
推也詩曰永言孝思孟子曰終身慕父母其有焉方今聖
朝以孝理天下公適當九載政成之日承寵光膺峻擢顯
榮二親光賁泉壤悵報罔極於是乎在則孝思之實效也
是為記

終慕堂記

寧波太守姑蘇陸公痛念嚴慈棄背祿養弗切及乃名其
所居之堂曰終慕志不忘乎親也請予言為記夫慕之為
言思也人固各有所思是故貧賤則思富貴飢寒則思溫
飽勞苦則思安逸娛耳目悅心志則思聲色之與玩好此

固常人之所同慕而吾太守則不在於是也當夫扆階而升如覩步履之登降入戶而聽如聞謦欬之音聲遇晨昏則思定省之節遇羞嘗則思孝享之誠遇杯棬而不能飲則思口澤之所存遇簡冊而不能讀則思手澤之所在今日思之不以來日而不思積月累歲至於終吾之身不敢一息而或忘此太守之用心異於常人之所慕者如此非天性純孝有懷罔極之報者能然乎哉且太守初由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而陞令官領令祿足以養有重裀列鼎之資輕煖甘脆之奉而九原不作終天之恨無窮而風木之感切矣至於臨民之際雖公牘之填委庶政之叢脞未嘗因兄而有關雖簷旅之往復上下公私之酬應觸景興懷亦未嘗須刻而或忘由是觀之名堂之義夫豈濫美之哉詩曰永言孝思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太守有焉夫以舜與武王之大聖猶以孝爲賢德之本標準萬世況其下者哉然自天子達於士庶孝視之道則一則太守之終慕希聖希賢蓋亦有所本也太守忠厚仁恕清心寡欲以子惠下民故民亦愛戴之如父母蓋亦由終慕一念之所推也方今朝廷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以太守才德之超卓兼之以孝行之昭著將見郎卿落長顯擢高位吾恐寧波之民不得終太守之惠于是乎卜之

安分讀書記

六經具載古聖賢之言其理精密必心無外馳者可得探微闡幽非躁動之士所能及也是故天道躁動則四序失其序地道躁動則萬物乖其和人道躁動則心無所統其緒心無所統焉則貧者必慕乎富賤者必慕乎貴思慮昏亂利欲戰鬥如是而欲講求微言奧義以求造乎聖賢之門蓋亦難矣哉吾鄉方公德華其先世詳崧卿者仕宋淳熙間博士恬靜寡欲篤志嗜學惟慎造道之未至不計班資之崇卑富貴利達泊然無所動於其中所得俸金給供錄書之費而已紫陽朱夫子扁其堂曰安分讀書所以著其德也夫人莫不各有一定之分分之所在心之所安也君子能隨其分之所在而安之則執守貞固不爲外物之所搖奪故顏子不以陋巷累吾樂道之心原憲不以貧窶替吾素履之志以博士之賢宜在台鼎而乃恬然退處絕其出位之思況游于道德磨礱乎文藝以力致乎希聖希賢之功不造其極不止也朱子名堂之義夫豈過哉方氏子孫承訓弗忘故隱顯世有聞人至德華爲博士七世裔孫好古皆學安貧樂道今年七旬有五始終一心可謂有光先德矣聞屬予言以志紹述詩曰無念爾祖又曰紹我祖考德華可無媿矣而凡爲方氏之子孫者尚勉旃哉

讀易山房記

太學生吳彥崇用世居建陽考亭之西五峯之間方為邑庠生時嘗扁其藏脩之所曰讀易山房今茲來遊成均間請吾師鄧州太守陳公屬予為文記之惟易之義大矣哉天地因之以顯其道聖人則之以明其理而君子體之以措諸用也易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當太極未判之時易有其理而無其名至天地奠位聖人者出然後仰觀俯察畫卦命爻而易之名始彰其為教蓋將以順性命之道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是書也更歷三聖而卦爻彖辭始克備焉然致其制亦自有不同者羲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孔子之贊則又一主於理而不專於卜筮是豈聖人故為是相反哉因時立教以異其法而其道則未嘗不同也千載之下能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程氏而已迨乎朱子雖因古聖卜筮之意以立言而亦未嘗泥於術數以垂教故其詞簡而義益明有非諸儒所能及者朱子去今三百有餘年而士君子恭而學之久而益衆況崇用生於考亭之邦承其教之親而近者乎此讀易山房之所由名也崇用以至誠純厚之資而能盡心於深靜精微之教蓋不特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察之審而守之固而於三聖人畫卦命爻取象繫辭與夫程朱釋傳本義之要旨亦必能究其源委考其同異而探其微妙者焉此崇用之所以進德修業而揚名譽於縉紳之間也如是則於讀易山房之作可以無愧矣雖然易豈易言哉卦者易之已形者也爻者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固可以言求之而未形未見者則不可以名求之也崇用之於易也果能盡識其妙者哉亦尚勉之而已耳

思綵堂記

監察御史成公士浦恒念蚤失怙恃不得致祿養之豐乃名其所居之堂曰思綵蓋欲使朝夕覽觀而不忘乎其親閒嘗予記之惟孝子於親歿之後固無所不致其思也邱隴固矣而猶慮體魄之未安祭享豐矣而猶恐誠敬有未至神靈或不歆也升其堂而思居處入其室而思笑語至於寒暑之節霜露之朝亦莫不怵然而興感惕然有動乎中也何獨綵衣之是思乎追維其慶之日公既喜二親壽考康寧然猶恐其或有不樂乃著五色之衣習為老萊子之戲以娛其志焉方是時雖無簪紱之榮而童顏鶴髮怡然相歡公之心固自樂也今雖峩冠繡衣足以致其養而二親不幸沒矣欲求綵衣菽水之奉不可復得此公之所以惻惻乎懷而思綵之名所由立也曾子曰椎牛之奠不

如雖脈之逮親存也子路曰子欲養而親不待而歐陽子亦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然則公之心亦三子之心歟雖觸物而恭因事而思則事物有時磨滅而思慕之情因之替矣詩曰永言孝思孟子亦云終身慕父母然則孝子之慕乎親者又豈一事物所能寓吾之心哉公以文学才能任紀綱法度之司其所以敦孝理勵風俗必能率職為百司先也況公孝行出乎天性者哉公孝於親者若是則忠於國家者宜何如其可稱也他日聞有忠孝之士丞名國史者必公也公尚勗諸

江南小隱記

環慈谿縣治皆山去縣治直南不一里有小江、、有石橋曰騏馬唐房邨為御史時所築沿江岸而東轉百步有宅一區隱約於茂林竹樹之間隱君子吾兄光本居之其中有會有堂燕處有軒登眺有捿圃以蒔蔬田以藝禾池以畜泉環所居田圃植慈竹編以周之可廣數百步而江流環抱於其後也池當外門之中門之外皆平疇鱗次溝塍繡錯遠望百有餘頃平疇又東則有仙宮梵宇晨鐘夕梵之音相聞焉吾兄足不汙華利之途衣不緇市廛之塵但春及秋優游以休而不識世故之浮沉也縱目於江山有無之外眺覩於烟雲卉木之間心曠神怡而不知身境之超凡也生際隆平沐浴聖澤子孫不識徵求僮僕不知力役皞皞熙熙而不知何有於帝力也吾兄於是絕去外慕終身樂之而不厭乃名其所居曰江南小隱以自適焉夫艱於其初必裕於其後吾兄自幼服勞先役勤儉貧困克有今日天之報施吾人誠不爽矣則其享清福於暮年豈非宜哉雖然福亦不可過也富不忘貧逸不忘勞知止之之道也吾兄二子四孫俱皆克善繼承不墜父祖之志則福澤餘慶隆厚悠久其來蓋未艾也歸省有期尚當謁拜小隱之居重陳其說以瀆聽焉

江郊漁牧記

慈谿縣治南十里許曰淮浦鄉舍饒沃原野平曠草樹禾稼交青錯莽又有江河之流環抱其前而港諸浦漵仕復曲折紆縈乎其間可以投竿而漁可以散畜而牧治家養生足致富殷而吾邑鄭公子賓實居其地子賓清素淡薄有優游田野之志而無仕進之心嘗名其所居之室曰江郊漁牧間謁予記之或曰漁與牧皆非子賓之所能也漁之務在乎操舟鼓楫舉網持罟不畏波濤之險不辟風雪之侵然後可以得漁之利其牧也又非一事馬牛羊豕鵝鳧之屬皆在所當牧者分羣別類使之不相侵擾或弱或孱使之不失其持而後可以得牧之利子賓生長綺紈敷

富之家習閑逸樂其宵勞心朝夕暮逐於二者之間哉是不然古之人託名寄跡以求其樂而不圖其利者何限想當春雨初霽夕陽在山江郊遠近之際牛羊散亂犢兒叫鳴而漁舟釣艇浮沉上下烟波雪浪之中於是持子賓能酌既終賓友初退乃遂葛巾藜杖散步於郊原之上逍遥於江水之濱聽漁歌之互答聆牧唱之相詰意適神怡陶然以樂是即所謂漁与牧矣何必躬履其事而後可以名其室哉鄭氏為邑大姓而子賓又為鄭氏之翹楚与予有姻連之好於其請不可得而辭遂書此為之記

竹軒記

蘇州同知鄭卯公諱其先府君嘗以梅庵自號公乃列植修竹於所居之側亦以竹名其軒焉蓋有志於紹述也徵言為記夫竹植物也殊者擢拔而孤立似中立而不倚焉容者序列而不比似群居而不黨焉其中洞然而虛虛則有容其外挺然而直直則不屈其本深以固有恪守不拔之志焉其節堅而貞有砥礪浮薄之操焉歷寒暑而不變貫四時而常青若有恒性焉而君子似之故孔子適衛而忘味衛武公咏淇澳而進德子猷騎嗜而君之袁尹徑造而獨嘯其見重於古先聖賢君子若此公託以名軒豈非有所見哉當夫冰雪嚴凝之際萬物無遺榮矣而梅也有

璀璨之英素影的皪寒香襲人則梅庵之清思可知軒亭之下可以抗梅之清者竹而已而竹軒址其清而襲其芳又何恒焉夫父祖立德子孫承之先世作則後人式之公欲託物為祚匹休先志是矣而孝弟忠信之訓詩書禮樂之教梅庵所以垂戒於子孫者公宜何如其盡心耶公以文學擢身歷官郡倅有猷有為能卓卓則所以有光於先志者大矣竹軒云乎哉

明慈谿縣知縣陳集桂編輯

贈大司馬王公總督南征奏凱序

國家統御中夏七十餘年四海臣妾萬方職貢際天極地罔不歸心而蕞尔小醜麓川思任發自恃南徼險遠屯聚蜂蟻之衆梗化弗庭乃正統辛酉皇上命將出師往征之一時同拜命者監軍則太監吉公總師則定西伯蔣公左右叅將則都督李公劉公給餽糧餉則戶部侍郎徐公而糾違軍律則僉都御史丁公茲六君子皆知謀勇略之士也兵部尚書兼大理卿王公蓄文武將相雄剛之才德且素著西鄙韓范之功簡在帝心非一日矣於是復命公總督於其間俾賞罰黜陟以勵懲勸朝廷倚任六卿大臣莫此為重公遂祇奉上命以行精選騎卒堅利戈甲整齊部伍虎賁十萬旌旗蔽江而南號令嚴明軍中肅然靡不奮厲惟恐其或後也師抵順寧公命分東南二路以進復誓之曰萬里行師以征弗庭茲官衆糧深入諸將士用命不用命死生所係宜共戮力滅賊以圖報稱且与六君子熟計之曰反寇之所恃者山險之木柵之堅耳山險未可輕木柵則宜縱火而繼之以兵此萬全之策也衆皆然之自是南路則破大侯川破上溜江破杉木籠破馬安山皆如初計東路則破永帕烏木又破丙墮孟雷孟通諸寨亦如初計師抵麓川鼓鼙震驚如霆如雷將卒驍勇如熊如虎賊自柵中窺之莫不縮頸吐舌以為官軍從天而下也急欲從其震懾攻之公曰兵貴不驕無風未宜縱火姑少慎之天道必有陰助之者言未既風起縱火破之亦如初計賊之先後死於鋒鏑与其赴火投江而死者蓋未可以數萬計也於是遠近大小巢穴為之一空相望數千里之間洗滌掃蕩妖氛廓清乃遂班師振旅奏凱而旋夫以聖上威德無遠弗屆諸將帥雄才大畧無敵弗克而又得公駕御豪傑以作其氣則其克成大勲宜矣哉易之豫曰利建侯行師程子以為兵師之衆與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今觀公於將士雖有專制予奪之權然未嘗不与六君子者同心同德以協和其計謀也符豫卦行師之利焉然則永清南徼俾朝廷無復南顧之憂者公之功豈淺淺哉銘鼎彝而紀竹帛炳炳然直与古之儒將爭光後先昔同名韓公平淮南之夷李唐裴度平吳元濟江漢常武之雅至今頌稱後世少司馬徐公等公謂公之功業炳彪如此又何可無述作以紀其盛乃屬予言贈之公名驥自永樂丙成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山西按察司副使兵部侍郎而擢令官此儒者遭遇之極蓋不特縉紳之光實為邦家之光

也是爲序

送按使柯公序

惟天下萬事統乎綱紀朝廷天下之綱紀也都察院在內百寮之綱紀也按察司在外諸有司之綱紀也朝廷綱紀正於上矣而內外臺憲綱紀又皆正乎下則百寮率職諸有司奉法而天下治化之盛可以比隆三代矣建德柯公年十七中永樂乙酉鄉擧再會試中乙丑乙榜卒業太學預脩中秘大典遂入翰林擢户科給事中上疏極言在廷大臣缺政以匡正其綱紀太宗文皇帝召與論辨於殿陛之間正氣凜凜不可奪而大臣不能屈也江右劇邑惟永新吉水遂陞公知州俾涖其事以屈抑之然愈抑而其名愈彰夫松柏不悴於氷雪騏足不疲於險遠君子不困於盤錯其理一也少保東萊黃公武城吳公以其名薦聞擢浙江按察廉使夫至不可犯者天顔至不可忤者大臣權勢公乃不顧死生利害以干冒之惟知盡忠國家而不知有其己此士君子之所甚難也於甚難者尚然況一方面之綱紀乎廉使一司之憲長憲長綱紀正則一司無不正一司綱紀正則郡縣諸有司孰敢不正郡縣諸有司綱紀皆正而民有不得其正者吾未之聞也嗟夫浙江之民何其幸歟二少保之所擧存朝廷之所選用亦惟在於正綱紀安百姓而已也公其勉乎哉

友梅軒序

衍聖公孔公彥縉嘗以友梅名其軒焉吾觀坪雅有六梅逾淮而爲杏公魯人魯無梅而取之以爲友者慕之也蓋奇葩異卉艷麗嫵媚足以起人之嗜好者盈天下公皆弗之慕而惟梅之慕焉意蓋有所在矣是故芳香芬馥梅德之馨也而吾德之馨也以之縞素潔白梅德之貞也而吾德之貞也類爲吐花於氷雪搖落之際結實於桃李未開之先此梅德之卓冠於羣芳者也而吾德之拔乎其萃者期與之胞合矣紀之於說命台鼎之所資也咏之於召南婚姻以之爲節也其見稱於用世也大矣而吾之志其宵舍是而豔慕於無用之凡卉哉取之以爲友正其宜矣按字訓同志爲友有佑助之義語曰毋友不如己者孟子曰友其也者友其德也然則取梅以爲友亦惟資其德焉而已耳梅云乎哉聖公承孔氏之遺緒五十有餘世矣聖人之道德寄矣焉泰山洙泗之英靈萃焉朝廷之爵命須焉縉紳文學之士所以仰望於聖公者亦云重矣仰望於聖公仰望於先聖也而聖公宜知所以自重者焉夫以一梅可資於己德猶取之以爲友則其上友千古之賢下友天下之善從可知矣豈不足以爲縉紳文學之所仰望哉軒

之前後有小亭花雨等一十二景歌詠積有篇什乃託大理少卿揚公屬予序与各景之詩故為序之如此而詩則附列於其後也

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

詩自三百篇以後蘇李變為五言而建安曹劉諸子繼之辭氣高古足以羽翼六義至晉之陶唐之韋柳沖澹典則渾敦厚溫柔之遺意焉亦足以興衛風雅無忝矣世自蘇李以後千有餘年之間作者固多而或失綺靡或失之巧容無復唱歎之遺音可慨也後宋晦菴朱先生以道統之學上承先聖下開後人於訓釋經傳之餘時〻發諸詠歌衆體悉備而尤粹於五言蓋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而興致高遠則或過之蘊淡薄之味於太羹元酒之中揚淳古之音於朱絃疏越之外誠曠代之希聲也至於感興之作則又不徒以詩為詩者焉自夫天地陰陽之妙性命道德之懿古先聖賢開物成務立則垂訓之要歷世治亂興衰之跡与夫仙釋之妄誕教化之淪替悉於此焉發之所以正人心於不泯道邪說於復萌其有關於世教有功於學者大矣豈特陶情適性而已哉昔烝民之詩有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孔子贊之以為知道噫其先生之謂矣然則所謂羽翼六藝與衛風雅將不在於漢魏陶韋而在先生無疑矣今副都憲海虞吳公慨世人之罕知乃手錄先生五言之作自儗古至感興凡若干篇編錄成帖其甥張某將鋟梓以廣其傳也公乃屬予為序噫夫舉皓火以益日月之明揭纖塵以裨嵩華之高又奚可不自量哉第以平昔素所欽慕又重以吳公之有託也故敢忘其鄙陋書此以申其敬仰之意云

李氏族譜序

安城李氏迄今二十世矣大族也族大不可無譜〻其族者十九世孫今翰林學士君時勉也自一世節度使至學士君十九世食指以千計本大而枝益繁枝雖繁根乎其本有所宗而不背也源遠而派益分派雖分統乎其源有所歸而不散也又自十九世累至數十百世自節度一人之身積而至於千百人之身觀是譜也分者合散者聚如會列一堂之上尊〻親〻同一孝敬慈愛之心也學士君之用心仁矣哉安城李系出南唐烈祖昇之後昇之第五五子景江王景逷為信王時節度州昇没長子璟嗣是為元宗景逷兄也璟没第六子煜嗣是為後主景逷姪也當是時元宗後主咸酷好浮屠景逷知尊六經排斥異端不少撓屈在鎮十一年卒及國亡於宋時景逷幼子茂先以膺侍節度得潛踪處吉開授徒自給遂家安城是為安

城始祖詩書仁義之澤歷四百餘年而益茂其所由來遠矣說者以為元宗後主崇信釋教而國士嗣絕景遠排斥異端而先昌其後此邪正之所由驗誠公論也而以之施於同氣疑忍未安何也景遠不聞有規正之言又安可獨裡其美乎竊觀南唐書稱烈祖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是知今日安城之所以興豈獨景遠知尊六經而已烈祖仁厚恭儉安民之遺澤將不与唐祚俱亡也作譜之法必原本始乎故推而及之其亦學士君之心也歟

思菴藁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思庵吳先生集其平生著作分為前後二藁總若干卷屬予讀而序之先生之文端實簡嚴雅健典則其議論皆根於六經而雕鎪怪異之言無自入於其中詩詞歌頌又皆優柔沖澹敦厚和平各極其性情之正信所謂有德之言也先生為人清慎剛方毅然正色以不善諂俗年五十餘年始充遇知仁宗皇帝辟召為監察御史今上皇帝兩遣巡按浙江貴州二布政司名聲震動風節赫然既還朝在廷諸大臣推重先生才器交薦於朝峻擢今官先生檢察過嚴持正有餘人有不善必面折之不少恕得糾率百司之體焉故其見於文詞之間者一出乎正而不以訣也有以見世道之隆其言亦從之而隆矣

昔劉禹錫序柳子之文曰文章与時高下三光五嶽之氣分而大音不完必混合而後大振信哉斯言國家崇尚儒術造就文學之士六十餘年士之脩於家仕於朝莫不爭自磨礪以奮發乎文章韓子所謂正聲諧韶頀勁氣阻金石有足當之者先生其人也夫以漢唐宋全盛之日若馬班韓柳歐蘇諸君子出乎其時其文章之傳於後世者燦如日星逾遠而益光也光嶽之氣渾完必混合而後大振正有在於今日矣而炳然充与先正之文章爭並馳於無窮在先生何多讓焉先生名訥字敏德常熟人思菴其號也

贈太常魏先生赴任天官序

太常少卿魏先生簡靜清謹厚端恪朝廷以先生嘗任考功熟別賢才俾有公論乃擢試天官亞卿辟名蒞事濟行其鄉生朱瑛等二十餘人相率請予言以贈嗟夫先生亦榮矣哉惑天下賢才豈不一也本之以仁義忠信文之以詩書禮樂而表襮乎才德者有之矣德雖有餘而才實不足与才雖有餘而德實不足者亦有焉足恭色莊象貌而深中者多矣而大奸若愚大貪若廉者亦不少焉應對敏捷聽其言若可擇而施諸政務則失措舉止率易觀其容若不可用而見諸事業則有為假寬厚持重以沽恩肆

諂諛賄賂以求薦几若此者皆天官所當辨察也夫衡以權輕重鑑以別妍媸天下至公莫二物比焉先生持衡鑑者也天下賢才各有妍媸輕重其於黜陟進退之際求欲各當其所施亦難矣哉先生歷考功太常餘十載稔知天下人才之賢与否也進君子退小人隆實德屏虛聲遏濫貪汚剗削奸蠹杜諂諛之門塞僥倖之途清其源而潔其流如書所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者焉將見進用者皆稷契而皋夔矣吾又知先生有其榮而無其難也天官得人豈不足為天下賀哉

歸田清興倡和詩序

秋官亞卿樑庵俞先生以年老致政既恭謝聖工恩德陛辭南還乃於薊城道中回瞻天闕眷眷焉欲罔報終身而勉力有弗逮東望吳越於數千里外則淒切切焉有邱壠之思一進退之間百感其興遂成七言近體五首以攄寫其去住弗寧之懷蓋由其發乎真情本乎自然故其言意暢達志趣冲和音節高遠而非刻削窮苦以為工者比也昔韓昌黎謂歡娛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子亦謂愈窮則愈工彼有見於孟郊賈島梅聖俞諸君子而發正予所謂以窮苦刻削為工者也詩三百十一篇其可登歌郊廟者溫厚和平之什刻削之工無取焉先生歷事四朝寵眷隆厚位列九卿爵崇三品富貴顯榮餘三十年其製作之盛有如此者而謂歡娛之辭難工可乎先生志清而氣高學博而才富卓然以文章政事馳聲於公卿大夫間者甚久宜乎其製作之盛得溫厚和平治世之遺音也猗欤休哉夫先生之作珠輝而玉潔縉紳大夫屬而和者又皆金聲而玉振三光五嶽之氣鍾於太平盛世之賢士俾發而為詠歌揄揚國家治化之隆与朝廷所以優老待賢之厚播諸四方傳示無極其有關於世道甚大亦豈徒作也哉先生既集諸作裝潢成卷名之曰歸田清興予既屬而和之而復不鄙蕪陋僭言以為之序

唐詩正聲序

詩自虞夏商周歷漢至唐諸體悉備後世無以尚之蓋渢渢乎其甚盛也當時作者五百餘家以其不能無邪正雅俗之殊故唐宋諸公如姚合韋皆嘗選集擬其采華各隨所見求能合乎刪詩之公亦難矣楊仲弘所選唐音出於至正之間言志者多嘉之獨李杜二大家皆缺焉者不敢輕也李之詩雄張奇偉驅馳屈宋橫被六合力敵造化杜之作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夫觀泰山者不可以尋丈計其崇卑臨滄海者不可以限量窺其淺深讀李杜者又豈敢以錙銖柄其去取哉若前翰林典籍高公

廷擢兪而選之其才識可謂超出者矣然又歷觀諸家選本於人品既亞有進退於詩歌亦亞有詳略豈盡合乎取舍之公哉譬諸入萬寶之藏者衆彩焜燿易於奪目亦各因其所嗜而取之然皆不失為珍異而高公獨得之妙亦云富矣公所選自貞觀迄於龍紀三百餘年得作者陳子昂以下若干人五七言古律排絶若干首其聲之春容有黄鍾大呂之音體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則又有太羹玄酒之味焉正韓子所謂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者是也名其集曰唐詩正聲宜矣哉公編詩既成而沒殆今二十餘年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彭曜蓋從學於公者也深慮是編零落湮沒公志諜欲鋟梓以廣其傳求請言為序夫三百篇不可尚矣今茲獲睹是編之出俾學詩者得以辨諭邪正而取則焉豈曰小補之哉遂不敢以蕪陋為辭僭序於其端云

送右都御史熊公之南京序

宣德庚戌春江右熊公元節以大理卿巡撫吳越還覲北京皇上嘉其有靖民之功擢授都察院右都御史俾之分涖南京恩至隆也命下之日縉紳之在朝者莫不舉手以臺憲得人為慶且作為詩歌以餞其行大篇短章春容典則相交以道頌且規之可謂忠厚之至矣公歷監察御史按察使為執法之官二十餘年素以寬詳廉明著稱中外至其擢職大理受命咨詢則所以宣皇化明國法鋤強劇暴扶善植良庶之以秋霜烈日而滋之以和風甘雨既革且化均樂恬熙則其功為尤大頌以美之宜矣而復規焉不已過乎昔者尹吉甫作詩以送樊侯既備稱其德業之盛亦必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有以見詩人忠厚之意其來為有自矣且御史一道之職也按察使一方面之任也總朝廷耳目風紀之司者都御史而已凡內外百司諸所不法他職畏懾而不敢言者都御史得以執理於法度之中小者專決大者上聞廷辨是非莫之敢奪則其責任之益重且難可知矣宜乎作詩者之惓惓也雖然公才大而學博剖斷而有為譬諸萬斛之舟駕巨海之洪濤覩萬里於一息斯其稱乎公於是職亦猶是也將優為之而有餘豈曰重且難哉抑予謂振紀綱於朝端植風聲於天下此正公之所能而予亦以是望於公也予既為詩以塵篇什公復屬予序之於是乎言

送大理寺副萬公赴北京序

大理寺副萬公資中初自進士授職縣令將之官適朝廷纂脩太宗仁宗二聖皇帝實錄皇上命禮部翰林簡搢紳充脩史筆之任者凡得若干人公實与焉既叙館皇上臨

辛燕勞恩禮優渥四年而後書成錫賚宴頒金幣增祿秩公得推為今官士君子請書為文際遇恩榮之盛如此何其卒歟公明敏端慎學行為衆所推其在史職也寅入酉退弗懈益勤採摭有撰叙述典則鋪張鴻休文采炳蔚昔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薛元超以平生不得進士擢第及与脩國史為恨然則有其長而無其恨公之謂矣茲其所以為難得也方當進秩之時衆論謂公必居禁近公意泊然至領大理之命人若不足於公々意亦泊然及今歸大理而赴天官人咸榮公遷官進秩必復初論公亦泊然人竟莫能窺其涯涘茲其所以尤為難得也世之人屑々於去就得喪較其塵埃損益以為吾之忻戚榮辱者由其志卑識下學不足以充其量耳昔子文不喜愠於仕止進退之間聖人許之公亦可以無媿矣於其行監察御史李公安率諸同志請予言贈予昔侍講幄林与公同事史職雅相好也於其請書此贈之

驄馬行春詩序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錢唐吳公贊本當持驄馬行春圖請予曰是固假諸縉紳之作甚富幸不鄙祈一言序之昔桓典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々且止避驄馬御史吳公是圖其本蓋出於是歟夫御史之職上為朝廷通達耳目下為諸司劇劃奸蠹振肅風紀糾察非法威令之行如烈日秋霜使人凜然畏之不敢干犯今曰驄馬行春者蓋春為四時之首在天為四德之元在人為四端之仁其發生慈愛本同一理公之意豈不曰春生秋殺陽舒陰斂此剛柔相濟之道也御史職在嚴肅而不濟之發生慈愛之心則是以剛居剛而非剛柔相濟之義易六十四卦皆貴剛柔得中然後可無悔吝嗟夫行春之意其有在於斯乎被陽和之煦煥覩萬物之熙々必曰此天地生物之仁即朝廷欽卹之心也而嚴刑峻法可乎哉至於詰奸慝刑暴亂使一以發生慈愛之心縱法紀之則非紀綱糾察之職矣失之刻不可也失之縱亦不可也故曰春生秋殺陽舒陰斂剛柔貴得其中公其可以無愧矣或曰桓其過矣乎曰非也桓生靈獻濁亂之秋居其位不敢廢其職故君子有取焉公蒞官當代盛明之世刑罔濫施罪無冒及又豈可泥跡前人專以搏擊為尚哉古今治亂不同施之要各得其當也驄馬之詩行春之樂俱已狀諸歌咏茲不再及是為序

贈貞婦沈氏序

慈谿浪山有貞婦沈氏者邑人方禮初之妾也年十七而歸禮初二十而寡居且無所出貞婦屏去一切華飾誓守

志不奪躬任紡績縫紉井臼之勞以奉舅姑務得其懽心如禮初在時其接見姻族上下親疏之間動以禮防厥身令年四十餘矣其孝謹貞烈之行人稱之無間言予婿夫泰公伯倫與予道其賢若此且又徵文以勉終其志焉予居京師有年凡過忠臣孝子可以勵世而訓俗者未嘗不嘉歎而樂道之而惟竊怪婦人能以貞節見稱於時者何其少也豈以士大夫皆書明理易為力而婦人深居閨門其所守非出於天性者有不能也否則道不明教不行耳先王之教不特行於士大夫也而亦有婦教焉是故女子有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故以之為女則順而正以之為婦則変而慈不幸罹其所天則又能堅守其志而不失夫素履之節此風俗所由美而天下治也夫自二南之化行而閨門之行究柏舟之詩廢而婦人之節泯道不明教不行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洪惟聖朝以詩書禮樂廉恥節義之道化成於天下而於婦教尤必致其謹焉苟婦人之貞節者則必表其門以旌其德復其家以厚其生書之簡冊以貽勸於後世而先王之教於是乎復矣特患有司匿而不以上聞耳今貞婦之賢若此使能益固所守以終其節而泰公又能白於有司以達其賢於朝廷褒寵之榮旌異之典及於其門者可以致而俟矣予固不識貞婦而泰公端謹慎許可之士其言有足徵者況夫樂道人之善可以勵世而訓俗者又予之素心遂不辭而書此以勗其終焉

贈左副都御史吳公致仕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海虞吳公獻績於朝以年滿七十乞致政天官為之强留詔特許之且給道里費以榮其歸在廷縉紳莫不舉手相慶以為聖天子優老之恩可謂隆厚之至矣公博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議論通達古今其在臺憲十有餘年蹇〻諤〻正氣凜然〻其心寬厚仁恕未嘗察〻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持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茲非衆人之所以望於公也能不介然於懷乎雖然士君子出處進退貴皆合宜抱負才德壯而不仕不可也貪祿徇名老而不去亦不可也況大夫七十而致仕禮有定制今公壯仕於朝老歸於鄉豈非合乎禮之宜哉都高位而保終吉厭要津而全盛譽又以見公識見之高明為不可及矣粤自唐宋以來宰相臺諫引年而退者多矣而其患則各有不同范蜀公以門下侍郎再召而力辭文潞公以宿德元老一召而復起趙康靖公歷御史中丞以太子少師退居睢陽而猶採集古今諫林以奏之三君子者宜必有可

擇而從之者也然顧公在臺憲每有奏疏今雖退其心亦未嘗不在朝廷獻納之章必有過於諫林無疑矣若夫散金以為樂懸車以示榮青山之游行綠野之蕭散恐公之志不在是也演行其屬經歷御史吳守命若干人相率請予言贈故書此為之序

翰林編脩楊宗器省墓還咸寧序

翰林編脩楊鼎宗器居翰林餘十年蒙朝廷頒賜勅命恩及二親復得西還故鄉展省焚黃南京兵部尚書徐公宗器之鄉先達也屬予言贈惟士君子抱卓立之見不為富貴之所搖奪者此古人以為難而今世之所罕得者也當宗器居太學時蕭然窮舍之中孤守一經窮日夜浪〻然不少休頭視左右無三尺之童人不堪其清苦而宗器怡然自樂也宗器時未有配或勸之娶答曰父母在堂不告而娶非孝也適有一太守為其女擇婿甚勤聞宗器之賢遣媒致意宗器亦以是言答之太守託尚書公與予力主其事宗器不變初言益力或曰清貧之士而得太守富貴之女何相拒如是之峻宗器曰原憲雖貧其道則富猗頓雖富其道則貧又豈可以富貴奪吾之志哉卒不許既而會試中一甲第二入翰林為今職少師東里楊先生嘗對保傅學士以下一院之官言及宗器茲事衆皆稱重其後入侍經筵展書於御几之傍小心恭謹蚤起進退不失分寸重瞳眷注簡在帝心於是加敬者益衆正統己巳秋適遭胡寇之變宗器奉使巡撫山東恭有政聲既還朝〻議欲擢都御史倚為翊方重鎮宗器以才力弗任力辭方是時衆欲援餌以釣顯職者有所摩也而宗器辭之何志尚之不同哉夫力辭富貴之女於清貧之時力辭勢要之職於衆方爭趨之際可以戒貪得勵廉恥而抑奔競是誠所謂古人以為難而今世之所罕得者也何其賢哉今茲之歸當焚黃致事之餘咸設樽俎燕會鄉之故老賓友莫不贊之曰此不貪富貴而峻却太守之女者也不慕顯達而力辭都堂顯要之職者也有以見楊氏先世積德深厚而教子孫必正以其正幽明之間皆可無愧矣於其行申以贈之

贈侍郎俞公致仕歸四明序

國家優老尊賢凡在朝百司之職濫及耆艾者皆許引年而去禮大夫七十而致仕遵古制也乃宣德庚戌冬刑部侍郎俞公承名命至北京時年已七旬鬚髮皓然皇上憫之遂命其致政以歸恩至隆也公名士吉世家寧波之象山洪武中自學官言事擢監察御史永樂改元之初陞僉都臺奉使外藩治水東吳未幾出守襄陽大郡進秩山東

叅政今上皇帝在東朝以公有德望選入為詹事而陞今官敷政教振風紀理邦刑輔聖德宣忠効勞克勤夙夜功業烜赫表表可書故歷中外四十餘年歷事四朝為國元老伏公秉紳正笏優游廟堂日与三公九卿翊贊元化未為不可而皇上恩厚舊臣必及其強健之日以賜其歸有以見明良共合雖古昔際遇之盛不過是也何其榮且幸哉公儀觀脩巻丰神澡然望之如神仙中人其於言政事寓切直於雍容消急遽於詳緩人若不足己獨有餘恥於詭隨不為勢撓士或因是不甚親密而朝論貴之茲其所以荣被寵光晝錦而東歸也況吳越山水之勝其最秀而清者曰四明公之歸遊於其間忘勢位赫赫之尊叙鄉井熙熙之樂散宗金具賓餞或集宗姻故老与里中子弟舉酒獻酬咏行草歌既醉望上恩德所以保養黎元之厚併皆有所感信思盡其圖報之誠則是歸也有化及鄉人之功又豈特榮耀於一邑一郡而已哉公道經金陵介行有日其同寅秋官亞卿敱公率諸屬職設祖帳餞送於都門之外咸謂某与公有桑梓之好不可無言因書此以為行贈

金臺送別詩序

刑部尚書趙公以年滿七十致政南還少傅太和楊公少詹事永豊曾公合諸同志各賦詩以贈其行屬予序之公自初部郎官出叅大藩入亞六卿而擢今職迨今四十餘年矣寅亮四朝為國元老雅望清德寵眷當世功成之際爰舉引年都高位而保終吉何其榮且幸哉況公汴人昔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洛陽与高年不仕者胡杲輩為香山九老之會宋至和中杜祁公致仕居睢陽与太原王公輩又為睢陽五老之會元豊間文潞公留守西都与富韓公輩又為洛陽耆英之會三會皆河南盛事當時有詩与文傳誦於今不衰夫自唐而至元豊自元豊以至於今千有餘歲而洛中勝會無聞久矣則夫景先哲而紹今聞亟有待於公也公歸与洛中耆德相与燕會賦詩以咏歌國家太平之盛縉紳際遇之隆使閭里少長環觀而贊之曰此即昔之白刑部文潞公也休烈鉅美豈得專美於前哉楊詩所謂歸來同看洛陽花正有在於是也是為序

贈刑部郎中雍公考滿序

君子於人內焉而觀其德外焉而觀其政事固不在表禄而旺耀之也盖德不諠於內政事不循於外惟欲表禄眩耀沽名釣誉以資進身此固世人之所貴而君子之所甚恥者也司馬公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豈虛語哉考之分

宜羅公彌綸清慎端謹冲和謙粹砥礪言行篤勤文學其初膺英成均振華科第授秋官主事陞員官郎中再調刑部始終二十餘年於刑名甲兵之務卓卓可稱者甚偉可謂內而能謹其德外而能脩其政事者也其不謂之君子可乎惟君子而後能知君子他人固不識也今朝廷推任方面大臣必以六卿之屬簡拔練達老成端重之士以當其選公今獻績天官崇膺峻擢無疑矣演行其同寅主事楊和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贈御史韓公還山陰祭祖序

惟先世之望於子孫甚厚而子孫欲副先世之望其心亦甚切也是故都顯位享厚祿佽功業之以戴旂常而銘彝鼎者先世之所望也都顯位享厚祿而又得以歸榮故鄉光昭先德此後人欲副前人之望者其心尤惓惓也二者古今人所同然或有得有不得焉蓋由積於其前者有豐有薄而脩於其後者有善有不善也積於前者既豐脩於後者亦善顯位厚祿亦既得之矣使道逢非時來御職守而不得遂歸榮故鄉之願亦不少也然則士君子得祿位之顯厚而又獲遂歸榮之願者豈非難得者哉山陰韓公暘永樂丁酉縣邑庠生中鄉試高選授松江蘇州二郡學訓導正統丙辰陞丹陽縣學教諭明年行在太常卿姚公薦推貴州道監察御史歷職三載獻績考最援例請於朝獲遂東還展省邱墓韓為山陰大族先世積德深厚鍾慶在公公亦砥礪文學克謹繼承模範授徒英俊拔出擢莅臺憲風紀肅然然則積於前者既厚脩於後亦善宜其都顯位享厚祿光昭先德歸榮故鄉而足以慰答前人之願望也誠可謂之難得者矣昔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此欲以富貴誇耀於一鄉而已如司馬長卿之徒是也若公之志亦豈專在於是哉雖然驄馬既來繡衣煌煌里閭赫奕山嶽增煥大丈夫至此亦極一時之榮也謂之志不在是難矣演行秋官郎中謝公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送參政錢公之任序

廣西參政天台錢公士復故吳越武肅王鏐之裔孫洪武中自太學生授秋官主事永樂改元之初擢吏部員外郎出守廣信安慶二郡九年考績陞今職莅廣西踰三年報政上天官朝廷頒賜誥命恩及二代之親服榮佩寵祗返厥職既介行稽勳郎中趙公新微予言以贈夫天之生賢也不數國家之用賢也亦不苟賦之以仁義禮智以全其德所以成其賢也予之以祿位名爵以大其任所以用其才也天與國家所以待之甚厚如此為之賢者宜思有以

副之哉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嶽山降神以生甫侯申伯為之楨幹屏蔽以宣其德澤於天下此周室治道之所由隆也當趙宋方興之日武肅王以歸順功能使吳越之民不受干戈之患則其德之所積者厚澤之所及者遠至於今子孫賢茂益引勿替觀於公驗之矣公承武肅之遺澤故其得於天者全得於國家者厚躋華踐要歷中外休聲懋績俊偉光明克享福祿榮名於無窮者亦豈偶然之故哉夫士君子為政各以其時刑名錢穀簿書期會雖公素所練習政之小者也居今之職惟能如申甫之蕃宣足矣含其大而務其小非予所敢望於公也廣西當巴蜀楚越之交其俗尨雜其治宜靜而不擾公練達老成之士其設施措置必有卓卓可觀者矣待予言為哉倘有采焉亦未必無所助也

贈兩淮鹽運使耿公考滿序

兩淮運使耿公九疇蒞職既三載以獻績入覲循行其同寅運同葉公祈言以貽公之先山西平定州人公自永樂甲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九年陞兩淮運司同知掣執淮安商鹽公一以至公至廉統理之群商無不帖服而頌聲載道矣於是相與薦推今官丁內艱群商又以奪哀請復厥職吳儂赤子之於慈父母不可一日含也而公則益謹清德期必報稱無負焉嘗聞人言公之廉皆人所不能及者卧不裀褥而蒲薦有不備衣不綺繡而浣濯恒不完食不精鑿肴不魚肉而齏蔬粗惡之不厭推此則其他自守可知也鹽司之場二十有九其鹽有精麤地有遠近篁篋僻則得地近而鹽精篁篋不僻則得地遠而鹽麤公則量商鹽之多寡計鹽地之精麤遠近而均派之引紙有出於官鬻者有出於肆鬻者公則納其肆鬻者而拒其官鬻者以革其弊其散鹽引務從公堂不經吏人慝掏升名前人則撒收之吏得費法為奸公則務懸數日使群商通知明白而後收條簽課皆止追牌而不經差遣以防驚擾推此則其他施政又可知也由是頌聲洋溢有加於掣摯多矣方今錢穀之弊為多而鹽司尤甚其所以甚之者天下鉅商有不貲之貽餌之耳使能持廉潔之操以行公正之心如吾耿公者則鉅商不貲之貽何自而入哉此耿公清德雅望所以能卓立乎諸鹽司之上而諸鹽司之職亦將有聞風慕義觀感而興起者矣世所謂鹽司無正人是豈有德者之言哉姑行也其必有旌賢勸能賜金增秩之榮無疑矣因其請中以贈之

桂紀善輓詩序

禍福之至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則皆委之於命々懸於天而福善禍淫之報天實司之君子之爲善也蒙其福矣而或罹其禍小人之爲惡也罹其禍矣而或蒙其福揆之於理而冥々質之於神而漠々訴之於天而若不聞至於無可奈何則相委之曰君子爲善而得禍小人爲惡而得福皆其人之命也不然則胸中不平之氣無自伸而懸天尤人之恨相尋於無窮矣是豈君子脩身俟命之道哉

紀善桂公宗生嘗王右傅彥良先生仲子洪武中以明經薦達授知陝州其年逮事州之民詣闕訴而薦之陞平陽知府未幾復以事謫戍遼東時朝廷大舉禮文之事於是尚書呂公舉公文學薦入內庭与脩永樂大典書成而授今職復幾年獲重譴謫爲交州吏胥公挈其家以往既而不幸俱死於役可勝痛哉公坦々施々自家而達於爲官自少壯而至於老未嘗有疾言遽色忤於人其居官廉公而斷其臨民則慈父母之愛其子也其待人則務排去其惡而曲舉其善其賑窮卹乏雖輟朝暮之饔与之不靳也居顯職不爲獧々之喜罹大難不爲戚々之憂爲文与詩雖不甚求工於賓友觴酌之際諷詠偶永不啻吹竹彈絲戛金而擊石也公盛德士也宜益大以顯矣夫誰伏其至於此極哉不幸一身至於是矣而及於其子若孫其理安在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桂自先世至於右傅以及於公其澤當益衍而未艾也豈天降割於其子若孫而延拖厥禍於其躬耶不然則宜委之於命而不必求其所以然也公既卒訃聞於中外遠近親友之間無不相聚哭之曰桂公善士也其得酷如此使爲善者何所勸哉於是相与作爲哀輓之詩以悼其不幸凡得若干首其姪子善將爲大軸請予讚而序之嗚呼三良沒而黃鳥之詩作田橫死而薤露之歌作觀諸縉紳所以悼公之不幸者事雖不同其痛鬱悽惻之情視昔有加焉予讚之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遂書以爲序

蓬窗過雨詩序

京邑江寧令周公原慶得東吳夏仲昭所寫蓬窗過雨圖一卷縉紳能詩者咸有題詠琛然珠玉之光鏘然金石之奏皆傑作也公復請予言爲序夫畫竹始於唐之蕭悅後歷五代宋元其間作者奚啻百人然而名聞於時蔚爲人所稱道者有若文同與可蘇公子瞻趙公子昂不過數人入國朝又有九龍山人王公孟端孟端沒東吳夏公仲昭繼之皆爲縉紳士大夫之所慕仰此卷乃仲昭得意筆也夫竹之爲物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而君子皆好之亦必有所取矣虛心取其有容勁節取其不撓四

時常敢其不變存植而雖立取其不黨不比是皆足以勵
吾之德非若豈志之物可以從倚其一二者周公善畫松
又好竹嘗夫歲寒氷霜搖落之際而松竹之節梳凜然則
周公愛之可謂秉德之君子矣公治江寧甚有政聲於是
卜之信足徵矣

聽琴序

太學生浦洪善琴齋室靜容薰爐郁然予因名洪進而鼓
之美哉洋洋乎其渾古淡泊有大雅聖德之形容焉其清
迥幽奇有高山流水之雅趣焉其溫潤訓暢有清和治世
之遺音焉其感愴悽惋有羈孤怨怒之憂思焉觀其勢則
龍翔太虛而雲行乎水之上也究其音則幽谷出泉鶴鳴
九皋鳳之雎雎而雄雌之嬰嬰也予乃正襟危坐肅然而
聽之不覺心清慮澄神融氣和如寒潭皓月之湛然至璞
美玉之溫如也故曰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又
曰琴之為器天下之至神存焉士君子親之而不廢然後
邪心無自而入吾于是乎信之矣雖然樂莫古於琴聖人
之所制也用之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必仁慈德義忠信莊
敬之士鼓之然後合乎雅正之音矣若欲新其聲巧其弄
以取媚於世俗是豈古先聖人制琴之本意哉洪之於琴
善則善矣而於古今雅正之音亦豈無所戾乎去其新而
復乎古落其華而歸其實可一變而至道焉洪其勉乎哉

贈僉事莊公之任陝西序

皇上嗣登大寶之初少保戶部尚書黃公以學校不得賢
才為言上命在外按察使添設僉事各一南北直隸於巡
之外復設監察御史各一在廷大臣會舉文學深博者充
其任俾不理他務職專提督所屬學校務求賢才而國子
學正莊公今陞陝西按察僉事正其人也嗟夫學校不得
賢才豈特學者自怠之過哉師道不立所司姑息之政有
以誤之耳國家設科取士文學之優者為進士文學之次
者為教官天下學者素怠而不勤而又以其次者為之師
將之以文學則慮己有所困而蹈其短急之以政教則惴
彼有所怨而不親於是學者厚致其意以求遜為師者亦
厚致其愛而樂與之俱逸棄其訓廸之方溺於荒惰之習
而於聖經賢傳之學邈然若不相關遠夫科貢迫急澂然
復孜孜剽竊汲汲記誦校藝於所司則曰彼善於此勿求
其全也卒業於太學則曰進用有期勿復苦之也歷試於
諸司則曰勤苦至此在所當矜也至於銓選之際則又一
切循就雜試以吏胥之所能豈大施使安之教以荒其功
用姑息之政以勸其怠欲求天下學校賢才之用難矣哉
宜乎下勞大臣之言上瀆九重之聽而以賢才之效責望

於公等也公嘗典校於外庠又嘗贊教於太學師之不教弟子之不學公能深知其弊者矣務行也務在乎其興而新其習督屬懲勸鼓舞作興黜陟賢否與時更化使關陝之為師弟子者勇於進脩而樂於有成則賢才之効得矣大臣之所薦聞朝廷之所選用公可無媿焉公名觀徽州人端謹誠質樂聞善言今太常少卿魏先生多稱其德於其行中以贈之

書法序

書法生乎心而應乎手位置結束者手也而工拙妍醜心實主之古人諸家之法如珠林玉肆目之睞心之靈者得其連城照乘也而燕石魚目則棄之集諸體之精粹為一心之妙用其不造乎古人者未之信也雖然古法有限而物象無窮觀日月星辰以資其朗觀雷霆風雨以資其變觀山川以資其流峙觀鳥獸以資其奔逸觀蛟龍出沒以資其神觀草木花實以資其妍觀佩玉冠冕端人雅士以資其正兼是數者而有得於心焉寔止造乎古人而已哉廣生陳高年少而志銳氣溫而色和善行楷而未精知求古人之遺法而未得其所由也乃持素卷一軸請予書且祈言以起發其志嗟夫生之志則勤矣而取法於予則不知其所由也是故取法於物象者上也取法於古人次也取法於今人又其次也況予素不善書者哉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僅得於下若晉之鍾王唐之歐虞褚薛法之至良者也高能用心於是俾法與心融心與手一然後等而上之取法物象則心與象一變化不窮將古人不多讓矣予之書特起發生之志耳不足以為法也生其勉乎哉

九日登高詩序

宣德庚戌重九節是日天清日朗郡人洽和於是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忻然有登眺之行而駙馬都尉趙公禮部尚書張公都督陳劉李三公太常卿孫公少卿康公平江伯仲弟陳公少卿吳子騫公暨敬宗凡十有一人皆先後不約而集會於都城南門之外初登長干寺南羽人驃怡之樓凡城闕之雄壯都邑之華麗江山之形勝可以一寓目而盡得之肥羜既剝菊觴三行襄城公曰姑捐之以隨乃易大帽使服弓劍侍從徒步以登侍郎之岡頹謂衆嘗曰不易服者罰之以巨觥衆皆易服惟尚書公與敬宗失備無所易崎嶇莽蒼之間衆賓跋涉健捷而孫卿以老兼肩輿予以疾雖翔之不能及也比至衆賓已列坐岡脊極目於江山千里之外而淮揚滁泗之墟荊舒吳越之境了然皆在望中駙馬公作而言曰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帝王

天府之國誠有所賴襄城公繼之曰國家列聖相承恩德洽於夷夏四海治安萬方樂業於茲六十餘年由是觀之則又在德不在險也令某等忝遇太平佳節良辰時康不樂奚待遂命傳觴無算有頃廣人以三活雉供庖行庖命烹之復起散步迂廻曲徑觀故都督李公神道石刻碑寫字兩衆皆聽仰而已惟襄城公讀之琅然旋出大道登兩花臺、雖荒址而高平空曠足爲登臨勝地遂命列席以坐新醅芳烈雉炙苾芬水陸之珍不之奇也衆皆歡然劇飲襄城公曰盛事不可虛遂相与聯句凡若干韻蓋鏘乎金石之奏而淳乎治世之音也視昔龍山以落帽相嘲謔者固不侔矣大勝會貴逢其時得其地而尤貴乎主賓咸得其人若今日之會可無愧矣何其盛哉日夕既別襄城公屬敬宗錄其詩且俾爲之序詩曰

九秋屆授衣重陽值佳節 趙 氣清天宇澄爽徹涼飆發 襄城 元戎擁旌虎恩命主勲閥 張 鞬韡傍龍刀韜略萬人傑 孫 仙宮曉怡境四望總軒豁 都督陳 嘉賓樂行遊雅會愜英哲 劉 紫岡總平坂眺望逈空闊 都督李 慶雲凝鳳樓瑞彩浮丹闕 康 石城磐磅礴鍾阜聳巀嶭 平江陳 長江設天險萬里光一抹 塞帝居真紫微皇恩被髫髮 襄城 武嬉倚方名文恬媿稷契 國子陳 壯懷方浩蕩滯迹非特達 陟降凌蒼摩漢譜鐵碣 趙 雨花遺空臺揚幡建新剎 襄城 槩離南垂金穿石松屈鐵 張 供帳托平疇華席豈綿絕 孫 金玉耀危峯珠錯富羅列 康 雉羹錦羽鮮 都督陳 肺割者脂滑 都督劉 鸞刀不停割 都督李 犀節寫晉殽宴朱榴坼金浴霜梨剖玉屑 陳 醁醇愛杯深茗香知泉洌 趙 襄城既醉倏已醒欲罷總忘撤 張 蘭亭企博雅 孫 石鼎擬豪奪 康 爲什鏘琳琅 都督陳 文綵艷綺縞 都督劉 佩奐同俗尚 都督李 采菊自高潔 平江陳 落帽誠不檢沾衣陋輕咽 陳 盛時樂良會 趙 高致古莫埒 襄城 草裏回忻榮 張 地幽啟昭晰 孫 情酣意鴻暢 陳 興至詞激烈 都督劉 暮色起蒼茫 都督李 夕暉淡明滅 康 歸途向迢遞 平江陳 旋騎在勇決 塞 降陂石隨溜出林柘紫折 陳 通衢止停呼 趙 揖眠重携別 襄城 過家寫新句獨對谷臺月 張

送王教諭之任新建序

慈谿大族不過十數王氏其一也王氏世多聞人至國朝有曰彥貞號明白先生者魁梧特達讀書伏義言行皆可師法爲國子學正出尹廬氏生五子皆爲顯官尹發廣東參議尹質中書舍人出判潞州以書法名世尹和金溪知縣尹哲石城知縣令婿鍾永戶部侍郎陳宗問河南參政替絃赫奕金紫粹耀一門福慶沛乎其甚隆也故吾邑聞

閬之顯著者王為尤盛今 新建縣學教諭來賓明白之孫
金溪之子來生長於富貴紈綺之家乃能屏去一切驕奢
之習與其弟復閉戶讀書者十餘年來習禮復治詩各專
一經互相師授博聞強記志務決科潛心進學人皆不知
其能也廼宣德改元之初適當大比之秋來與復扶經持
策與郡縣庠序弟子群然角藝於有司不知者疑其為妄
進既而徹棘中選者四十有五來居第三録其文以為學
者程式復亦在前列於是人始驚愕且喜其昆弟學有得
於內而不駐於外有古學者為己之功焉明年春會試禮
部選益嚴來昆弟皆在乙榜咸惜之來領教新建復循例
家居苦學以俟昆弟皆怡然進退不以纖芥不足之意見
於詞色至是人益重之嗟夫古人兄弟聯桂者唐之張楚
金宋之蘇軾輩是矣當時榮之至於今人稱之不衰來之
昆弟今雖未能如古人之赫赫亦可謂有喬嫓且駕之志
矣利不利命也使來能弃今日之鈍淬礪新建士子之鋒
復之歸益進其所未至銳然以鼓後日之勇而奪天下之
魁其為利豈不益大哉如是則將增光先烈垂耀當時可
以無(愧)閬閬之後矣勉之無怠

龍江送別詩序

南京刑部郎中徐公祚既謝事歸於鄞鄉之縉紳太常少
卿鄭公率同志相與設供帳祖餞於龍江之滸酒半有酌
而言曰以徐公之才之能俾寄方面重任使之布宣德化
振肅風紀必有大施設者今而置諸散閒豈不惜哉或曰
昔蔡澤有言四時代序成功者去大登泰山之高者快則
快矣有危道焉航滄海之廣者樂則樂矣有險棙焉徐公
盍行也又安(知)其非福也耶或曰自古大賢君子身都將相
雖明哲保身者休咎之來勢亦難避進退窮達一皆委之
於命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進而忻忻退而戚戚此非大
賢君子之心而亦非徐公之志也或曰四方窮經博古懷
瑜握瑾之士不沾一命窮老於巖穴之下(者)比比今徐公舉
明經登太學授秋官主事陞郎中者二十餘年欽蒙須給
敕命以旌其能且推恩於其二親皆有顯褒其視終身不
沾一命老死於巖穴之下者相去霄壤矣況鄞之休致縉
紳有若尚寶袁公太守吉安陳公肇慶黄公廣西蔣公廬
州魏公優游於鄉余梓之樂蓋彬彬焉徐公歸列齒序之
席笑談於俎豆之間娛南山之筍蕨東海之鮮鱻或詠
或觴或棋或琴隨意所適各極其樂於斯之時雖萬鍾之
禄有所不易況其他哉或又曰吾聞老子有云仁人者贈
人以言今京師文游晨星落落矣公之去吾等其能已於
言乎於是命公繪龍江送別之圖在席者各賦詩一章咸

屬予為之序予不能文因述席上諸君子之論俗書於珠玉之端云

贈僉事夏公之任江西序

戶科給事中錢唐夏公歷職九載將趨覲行在獻績天官北轅既脂僕夫在途適朝命遣使擢公為江西按察司僉事南京縉紳大夫喜公不出戶庭以沐天恩莫不持酒相賀公亦盛設賓俎樂叙嘉會且徵贈言以誌別酒半或謂公曰江西大藩也士君子用儒術以登顯職者彬彬矣若其下者雖田野閭巷之童皆知誦習法律以相告訐僉事執法之官宜峻法以涖之使皆有所畏憚不敢相墉為訟亦澄清憲紀之一助也或曰法不可太弛太弛則廢弛不可以太峻太峻則民無所容而告訐益滋君子為政不能無訟而用峻法以激之豈安民之道哉或曰是蓋長民者之過非民之罪也使為守令者能作己愛民道之以仁義而行之以忠信則民雖有申韓之術儀秦之辯亦將斂之而弗肆矣公宜數去守令之貪暴存其廉且能者施德政以化之則民相勸為善雖賞之不為訟矣峻法亦奚所用焉此移風易俗端本澄源之至論孔子所謂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者是矣或曰公在朝廷甚久其於紀綱法度蓋稔聞而熟見者舉而措之有餘裕焉況公通達變化得乎時措之宜固有不待公等之立論也衆皆曰然於是錦衣衛指揮郭公珍舉酒相屬請予述衆論以為行贈故為序如此

贈太學生石大用序

太學生石大用薊州豐潤縣人自邑庠生登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惟強力務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甚知其為人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生因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爍先生老病弗能勝大用盛暑就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艱而子弟奚忍坐視大用察衆意不與己合乃退去閉門疏奏懇請自代先生亟遣人止之弗聽因筆亦注之大用奮然作色言朋友亟難詩歌脅令況師乎亦弗聽竟扶所奏走謁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遏遂以其請聞於上蒙旌擢之於是在廷文武縉紳莫不嘆息曰此前代之所僅有而近世之所絕無者也爭欲求識其面予聞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國子司業陽城坐送薛約貶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毋李讜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守闕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蕃等皆涕泣餞送立石紀德柳宗元致書蕃等賀之以為昔李膺嵇康時太學諸生叩闕執訴僕謂

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今大用乎乎如此亦謂自著以後訖千百年不可復見乃在今日也以著予伏聞數日來不得通与大用誠意悃愊能感天動聽排釋艱困於時刻之間則其賢似有過於古之人也大師固不與五倫而五倫亦得不明故於三事之道均為凡天下之為師為弟子者莫不知有是道也而謂訖千百年不可復見者蓋以師之為教無實德弟子之為學無實心上下名分依稀典故而已而於三事之道視之為虛器焉固無怪其不可復見也先生秉仁廸義凡所以施教於太學者無非實德太學恒二千人而陶鑄醇懿涵煦粹美者甚衆大用至是發其所積奮勇不顧利害惟義是嚮此固出於大用之素禀然亦先生導訓漸漬之強致然也先生之於陽公大用之於著予而可無愧而凡天下之為師弟子者豈不亦有聞風而興起者哉是歲大用以書經蹟擢京闈鄉試高等說者咸以為積善之報理或然矣是用搖諸歌詠以為後世名教勸詩曰

有偉右生義激於衷陳厥悃愊徹聽宸聰帝曰釋茲復厥
章服用顯名教雖新化育督纓貽瑞爰及儒紳合詞贊頌
卓哉斯人棫樸菁莪多士攸同翹楚錯薪禎朕奏功惟初
倡議衆且望望爰播頌聲純亦淵源三事道均云胡弗尊
孰為不篤衛負聖門師道茂起延千植之陶煦醞釀明效
在茲左右高往前後國士衆人之中大用崛起山有鉅材
庠木敵之貢琢明堂公輸恒怔天祐善類陳德弗報顯擢
高科斯文有輝昌黎紀傳集賢致書我作詩詩永揚令譽

東郭草亭詩序

正統二年春鴻臚卿楊公寄予以東郭草亭詩一集自少傅尚書三楊先生而下凡十首皆傑作也誦之知其亭之勝景之佳主賓勸酬倡和之樂望之如瀛洲然因竊以不得預左右為恨今年春予以報政趨朝於其復職而南也詹事王公學士李公期予餞別亭中備所願焉遂行適二公入侍經筵不果來於是太僕少卿沈公尚寶少卿袁公並一二同志相与載醖携肴聯轡出逍遥草亭而主人楊公亦躍馬而至時三月初吉桃杏盛開草木暢茂禽鳥和鳴於是袁公舉酒与數人者勸酬無算倘徉乎索極一時談笑之歡而後別予竊喜焉因告於主人曰去年瀛洲之之會不可及矣今日之樂伏王李二公知之亦豈不有同予之恨者哉楊公曰然不可無詩予雖不敢濫陳珠玉之後而楊公退餞之意不可孤也因勉為賦之奉以求教詩曰

草亭深處風光好桃杏花間晨日明遠客南歸辭帝闕大

御柬道出都城坐中勸我杯偏急門外佐人馬自鳴啼鳥自知留不得綠楊枝上不停聲忽憶去年良燕會錦袍玉帶滿瀛洲送教洛下誇真率木數山陰説禊遊啼鳥多情當樹席飛花有意落金甌主人寄我陽春曲古調希聲愧莫酬

贈秋官郎中陸公致政歸餘姚序

秋官郎中陸公安以年滿七十得請致政而歸於其去也予乃餞送於都門之外陸公曰安自洪武中与鄉里英俊薦名天官授以縣佐累擢今職更事五朝倏忽五十餘年其間榮辱升沉循環相尋者恒半之譬如萬花方盛而風雨薄之泛舟安流而波濤驚之攬轡康莊而行不虞銜橛之有變也跬步於既顛之餘興憂懷於方歡之日予之顛晦不常類如此焉然卒獲歸老故鄉者平生於歆福利害之至一皆委之於天豈非天之所賜哉且當時同被薦拔者五十餘人聰明特達非安所及今茲獲遂引年惟吏部驗封郎中陳公炳綱暨安二人而已甚可嘅也慨衆人之消落而幸予生之猶存則天之所以賜安者厚矣何敢忘所自哉願書俾歸為鄉榮可乎嗟夫天以至公之道付於人人用私智巧詐以逆之是以天罔佑助享福不遐公宋秘書裕觀之後溫厚和平与物無競於凡蒞官行己与一切利害禍福之至皆委順於天而不敢逆能以自天佑之宜至大夫壽逾七旬保有終吉而歸老故鄉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又曰天道福善禍淫觀公之於衆人可驗矣公予親友也故敢述其言以為行贈且因以致予之惓惓於炳綱云

贈同知彭公之任寧波序

宜春彭公鏞俊偉特達通變有才儀觀表表中實副之夙進北京胄監試事內廷不數年天官拔授寧波同知一躐而至五品大夫之列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將之任道經金陵謁予告曰先炳父秋官主事試先生同年友也鏞今獲蒞先生大邦願以先炳父同年之故言以勖之幸孰大焉按寧波禹貢揚州之域其星牽牛其次星紀其地帶江濱海而四明鄮峯諸山環列拱秀於其外邦之人鍾靈毓秀者多鴻生碩儒文武忠孝之懿懿見諸事業可攷而見雖田野小民亦皆淳厖朴茂易以化人故自唐宋以來號稱易治而凡蒞於是邦者皆有善政可稱況今太守鄭公誠愛兼濟克善撫綏判府查公肆欣心力克勤贊理以公之才之能而又協恭於其間嗟夫善政之可稱也吾知視昔為有加矣寧波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君子為政當先其難以圖其易則事功可成先其易以圖其難其不至於叢脞

者幾希譬諸絲易亂之物也慮其易亂而殫厥心力以理之則無不理矣怨爲而能理之者昔未之聞也民之治怨何以異此然予之始謂易治者予慈谿人父母之邦也慕孔子諱魯之私焉後之所謂難治者因公有請放回路贈言之公也公宜自擇以勉之則事功無不成而善政之可稱者不既多乎哉酒酣既傾序以識別

裘母詩卷序

裘母姜氏年未二十歸於裘君惟允恪恭婦道大小順職甫三載惟允得疾而卒姜時未有出也衆疑其少寡無子志必有他姜乃毀棄容飾泣謂人曰妾生爲裘氏婦死爲裘鬼禮之正也背禮違正則狗彘不食其餘矣言訖痛哭幾絶命治祔穴於夫塋之旁誓死無他其祖姑與其姑撫妾背曰吾等其有賴矣於是終其祖姑與其舅姑沒身之後不渝厥志而於婦道之所當盡與女紅之所當勤者亦無不盡其心焉妾今年六十有一以其姪惟讓次子爲後訓教有成發跡已出邑士桂公宗蕃既爲之傳能詩者人為詩以稱美之而惟讓復謁予以序為請惟古無節婦之名古非不崇節婦也勸勵之道不待於淳龐渾厚之世耳及乎三代之末亂風之詩作而知閨門之行猶柏舟之詠興而知節義之當立懲惰感嘆之中而有激勸諷勵之意然猶恐詩之言微而誦說之不廣也至漢劉向乃復采摭古之賢妃夫人淑德懿行與其死義守節貞烈之可稱足為後世閨門之法者集為一書名列女傳俾家傳而戶誦之而後勸勵之道大行於世矣今觀裘母自嫁而至於寡自少而至於老孝以養姑勤以治家守志不渝始終一節此固世教防範所致亦由其秉性貞確有以致然也觀風者尚有采焉吾見旌恩之表於其門不難矣是為序

送翁司訓之任序

師者道之所寄也天地之道寄在聖人聖人之道寄在六經明夫六經之言而闡乎天地聖人之道以淑諸庠弟子曰師傲而顓塞而通疑而釋隘而充庠弟子執經環立咸願有問焉而為之師者因其材之高下隨所問而辨答之使其各飫所欲充然有得而退則天地聖人之道所以寄於吾身者又皆散寄於庠弟子以為異日師資之具則是道也可以相傳萬世而不昧矣道之有賴於師者如此而師之任矣可輕也哉今世學者務外之心勝其得學校之職輒怫然不之喜蓋鄙其壽之弗充而不知其任有衛道之責焉不以衛道之責為己任者不知為人師者也紹興諸暨翁佐初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得乙榜例除學官佐郡之卒業太學朋得進士今年春復當大比倚天下士

試於禮部予進之曰得進士為長官至顧然科有利弗利焉備於學官命有所合宜以順受之為正矣既而果得福建南平之司訓佐以予言受之而不辭夫高官大爵朝命所重衆人之所榮也士君子或有不得焉則宜以道為之榮矣能以道為之榮則高官大爵之來自不可辭偕使終有不得而異日摩弟子得之其利澤之所施榮華之所及不既益多乎哉佐能進學以安其職不計爵祿之崇卑而惟師道之是盡吾言之有驗也不啻影之隨形將欲拒而不能矣佐莊靜潔脩寡言慎行篤志務學守道不渝蓋君子人也其尚勉之無怠

贈按察司僉事韋公之任序

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韋公克寬奉朝命擢廣東按察司僉事俾專提督屯田濟行其同寅江公玉琳等相率請言為贈惟屯田肇自洪武成於昭宣邊食且給且免轉輸無事則秉耒而耕有事則操戈而戰甚良法也歷代因之或兵或民或興或革事多不常惟唐以府軍置屯或隸司農或分州軍暨循行則有御少在輸則有御史助鞭則有他兵將官身先士卒則有若郭子儀之河中婁師德之於豐州是以得利甚廣而吏與不作我朝洪武中隨在設屯野無曠土立法之良視古有加公私足給兵民兩安宣德歸兵於農當今四海無虞為方寧謐兵惟坐食於農民困餉饋乃復耕墾如初總其事則有都司擇其功則有指揮以下至於旗校法至精密然而法出奸生令下詐起屯本紓民之力乃於害民之生其大者有數事焉不墾新撥占民納税熟田一也託以請佃為名白種民田不与輸税二也詐稱惱淘屯苗征奪牛畜入營某軍若往索取則反繫縛誣以偷竊三也擅離官屯分立私營以為逋逃淵藪四也擅稱鹽詰嚇取客商財貨五也禁奪居民山林樵採六也茲六者雖曰小軍為害實由經營官旗貪圖納貢故縱之耳又或上下相通使巡官庾備衆及有諸所不法則又不能具述之矣朝廷知其然故特選命風憲重臣賦專提督並欲禁奸革弊撫軍恤民俾無小無大各安職耳韋公廣西慶遠宜山人由宣德丁未進士授行在福建道監察御史調南京湖廣道而擢今官清慎剛介有古風憲謇諤之風嘗出巡四川貴州雲南令行禁止綽有能聲今茲往莅其事又必大有設施者矣禁奸革弊撫軍恤民棟拔庶能勤幹官兵如古人郭婁之匹率先督勵其耕而以時巡莅之此屯事之大者公為之益綽乎其有餘裕矣是足以副朝廷之付託也奚待予之言哉因諸公之請中以贈之

贈平度知州黃用深詩序

平度知州兼海用深不幸遭罹横逆得疾而卒凡縉紳之知用深者皆作詩以哀之積以成帙其姪文國子学録彦英請予序其首簡嗟夫士君子抱負材藝以涖州縣之民雖曰無所往而不可然不若得善地之為愈也用深初自太学生授長沙湘潭知縣湘潭之民良民也用深良吏也以良吏而撫良民譬猶慈母之撫孝子相得為益親矣故上自巡撫亞卿吳公以及藩臬長貳下至田野老稚無不頌稱用深之賢今兵部侍郎李公時為長沙太守惜用深任不滿其德也遂舉薦於朝擢知萊之平度平度齊地也其俗急功利喜夸詐有覇政之餘習至今其民驍悍恍暴輕蔑禮法侵辱公私肆無忌憚官府莫敢誰何故凡吏於平度者束手俯仰任其軒輊庶俟肩々碌々或縱之以法不以力擠則以計去鮮不落其彀中用深之為是州力欲鋤強剷暴痛掃宿弊興學勸農一新教化冀可復得湘潭治效而姦宄佞遂相与扇搆詐逆伏機以俟監察御史鄭嘉按節其邦知訟陷用深久矣凡三訟而三斥之至是用深曰此非辯對無以自明然以玉攻石能無碎乎天理有時而不明公道有時而不公復中以蜚語而鄭則不在矣吾其奈何遂憤懣得疾而卒嗚呼痛哉夫人猶器也置之安處則安置之危處則危倘使用深尚在湘潭則固無恙而移之於平度焉雖十用深亦將如之何哉故曰不若得善地之為愈也雖然地有美惡君子遇之亦有幸不幸者存天何容心於其間哉譬猶雪也或集於瓊樓玉宇之上或集於污泥糞壤之中幸不幸耳然用深之不幸亦未可全歸咎於平度也有命焉用深蓋亦歸之於命而已矣縉紳大夫作詩以哀其命之不幸宜矣哉

慶壽序

尚寶少卿致仕袁公壽登八旬之上今年十有一月七日乃其華誕壽域啟祥吉辰宜慶賀客滿堂金紫盈庭予以衰疾弗克走賀壽觴之勸然亦不能忘情也於是敘言以致惓々焉惟洪範九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古今人壽登八旬之上者有矣而克兼乎五福之全百無一二焉是故黃髮兒齒壽之高者也使其家窶匱乏藜羹糲飯不足以為養壽亦何益家累萬金田連阡陌可謂富矣使其神疲氣衰參苓不離於口雖有八珍九醞不能下咽壽何取焉厭飫烹宰醉飽終日神完而力強可謂康寧矣使其幼不巽弟長無可稱徒貽孔子之譏沾污簡宗何足謂之壽哉雖康寧而必繼之以攸好德者蓋好德尤為五福之本也四明袁氏自宋德祐忠臣之後至國朝贈太常少卿柳莊先生以直道事朝廷歸老於家尚

實賢子也承忠孝之遺澤襲詩書之餘慶奉列聖皇帝三十餘年而罔勿之功簡在帝心他人不能知也年六十餘跡乞致仕而還其所居巍々乎其堂構也盈々乎其倉廩庫藏也四郊之外山林川澤之饒乎畤沃壤之膏腴彌望而不可極也噫富矣哉今臻茲高年其步趨拜起雖少壯有所不及日與高人雅士鴻生碩儒倡和於壺觴俎豆之間雄飲終日未嘗言醉評議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歷々如指諸掌聞者莫不驚動而起格非之心此其德足以化及鄉人者亦博矣然則兼享五福之全者揆吾一郡之中尚寡一人而已何其盛哉吾聞古之詩人有頌禱之詞曰松柏曰岡陵曰川之方至予與公分雖朋友情同骨肉朋友五倫之一敢不倣詩人祝工之詞以祝吾友壽福於無窮孰曰不宜是為序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正統辛酉夏五月三日敬宗欽蒙聖恩賜歸故里祭掃既陞辭太宗伯胡公少宗伯泰和王公武城王公翰林學士李公錢公陳公太僕少卿沈公禮部郎中蔡正黃公皆餞送於鴻臚卿楊公東郭草亭各具酒肴而楊公復別設盛饌於亭後之雅集軒々亭左右有奇葩異卉清池怪石之勝足以供遊觀之樂物和景妍心怡情暢於是衆皆舉酒相屬曰足下畫錦之行今日飲不可辭予亦以為茲亭乃獨得都城最勝之地而禮部翰林又皆搢紳清貴之極選況復得鴻臚之賢以為東道主是誠斯文之希遇盛時之良會也乃遂劇飲過量盡歡而別噫夫蘭亭之群賢畢至醉翁之衆賓喧譁自昔相傳以為盛事以今觀之又豈二亭可得而儗美哉因賦七言古詩一首用紀一時之盛以傳示於後世詩曰

草亭宏開帝城東閬闠曼隔幽徑通含烟拂翠萬柳鞭眩目簇錦繁花濃戎時承恩辭九重冠蓋餞送皆名公紅纓紫鞚玉花驄解鞍齊至亭之中玉壺葡萄瀉綠醑況有內醞傾黃封鸞刀銀絲雪魚鱠脽盤庠助行馳峯軒中美景何能融亭前佳氣九鬱葱鶯聲如笛燕語滑倘能不用來歌童主人才華吐雲虹高談滿座生清風騄駒載途樂未終欲別更勸黃金鍾滁陽已嗟無醉翁會稽又嘆流觴空何如茲亭在都會勝事萬古傳無窮

大理少卿紫公挽詩序

嗚呼死生常理耳而於大理少卿柴公之沒也兩京縉紳賢士大夫皆痛惜之若欲求其生而不可得至形諸歌詠以哀其不幸於無窮豈縉紳大夫昧於死生之故而然耶抑公盛德自足以致人之不忘耶嗚呼是果何以得此於

人人哉公天性溫厚學行純謹自其給事大廷署丞京郡擢僉湖廣四川二司憲事入為大理寺丞而陞今官歷事四朝餘三十年可謂久於練達者矣方其居給事也而封駁糾舉之不避其丞京郡也而撫字催科之並勤其僉憲臺貳棘寺也而激揚清濁疏宣寬滯之咸舉當是之時凡其所以受其封駁糾舉者則曰至公受其撫字催科者則曰至仁受其激揚疏宣者則曰至當皆未嘗纖毫怨讟不平之言故內而在朝外而在野語及於公必曰賢哉若公世固不易得也至獲與公相接則躁者以靜乖者以和爭者以平醲然若飲醇酎而皆得其歡心嗚呼公之精盛德在人若是則今之沒也其能已於哀乎且夫一日之內則凡天下之人死者不知其幾其中泯焉無聞者半之毀察無所加損者半之雖已死猶疾其死之不速如鄉愿盜跖之徒又十居其二三焉或有善行可稱哀於一家者有之哀於一鄉一國者則寡矣求如柴公兩京縉紳賢士大夫皆哀之蓋百無一二者矣然則哀挽之作又豈得已於言乎夫爲物咸歸於盡人皆視之為暫然至於殊沉辭碎莫不失聲而痛惜之者無他世之所貴也物為世之所貴猶如此況公位列九卿而為朝廷之所倚重哉則縉紳大夫所以哀其不幸於無窮也宜矣雖露萬里之歌亦豈無所為哉

嘉會倡和詩序

大理寺丞鄭公我門賢縉紳也鄭氏自宋元以來族以義聚者凡若干世食指千計而皆會食於一堂之上尊尊親親孝義藹然雖古稱九世同居其敦厚雍穆無以尚此乃宣德五年寺丞公以憂制還家既服闋家之伯仲昆弟諸姪惜其不能久留乃日相與會飲於家庭如肩壽堂嘉樂軒聽雨樓蓋不一其所焉凡飲皆有詩更唱迭和諷咏疊出藹乎淳厚之言沖然和平之音蓋由其詩書禮樂之教孝弟忠信之實充積其中者有素故其發於言詞形諸歌詠者皆能得性情之正而非邪僻乖戾之作矣何其盛哉自昔文雅碩德之士如蘭亭習池香山耆英皆有會飲之作雖各極一時之妙然或寓情於感慨或寄興於曠達志有不同言亦殊趣豈若寺丞公同叙天倫之樂篤厚一家之親者哉常棣之詩所以燕兄弟而作則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行葦之詩所以燕父兄耆老而作則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觀此則鄭氏倡和之作即今之常棣行葦矣誠有非他作可得而擬也鄭氏積德二百餘年本大而末茂餘慶之悠遠也其有窮乎吾於此而信盖

南京禮部主事周中禮聞貴賜言序

南京禮部祠祭主事周旋中禮饒之鄱陽人登正統乙丑進士第而授今官景泰庚午秋聞母安人喪中禮哭泣毀瘠同寅郎中梅森等不忍其哀之踰制也求余言以節其哀夫人子之於親無不欲其永年而長存也一或有大故焉則五內分裂欲忘其生故先王恐其滅性立爲中制使不至於殞命者非欲教人子以薄蓋以徒傷其生亦無益於親也儀禮載之雖詳莫適後世之用子朱子斟酌古今而損益之如聞父母之喪於千里之外先對使者哭之盡哀遂解印綬易以素服絰帶麻屨日行百里過夜則止所以避害也道中哀至則哭望其鄉井至家皆哭入門則變服詣柩前再拜哭盡哀如聞喪後未得行則爲位而哭但不設奠若至家已葬則先之墓所哭拜如在家之儀然則聞喪之禮哭之亦有其時而中禮毀瘠如此豈其孝之切哀之極而至然耶抑於禮未之有聞也吾聞中禮五世祖梅山先生登宋咸淳進士任禮部尚書追封鄱陽侯高祖應奎元饒州路治中高叔祖伯琦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然則中禮哀至毀瘠是豈無所聞哉閥閱世家篤厚之所傳也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中禮之謂歟噫乎世固有聞父母喪飲酒食肉容色無異平時者矣斯人也豈不足爲中禮之罪人也哉因其請申以贈之

贈大尹賈公祈雨有應序

天順二年夏五月不雨者餘十日亢陽如焚土乾田焦其時旱禾方花苗葉欲枯邑令賈公乃秉虔齋沐屏絕葷酒宿於公廳每晨興適諸廟應神祠拜叩懇禱誠意感孚甘雨隨降旱禾復登六月復不雨晚禾失望公致禱如初得雨沾足七月初旬秋陽益熾晚禾秀而不實望甚渴公益虔弗懈致禱於山川神壇致懇於白龍永昌二潭即日甘雨沛然晚禾亦獲有濟民免菜色之憂邑耆老三十餘輩感公憂民之心甚切乃率相造門祈言以彰公德竊惟旱災自古有之然而未敢有一定之論以爲政治缺失所致則成湯伐桀救民日新其德而不免於七年之災武王牧野之師血流漂杵宜其必有凶歲而反致屢豐年之祥此當是國家大數天意有在莫測其端以常理觀之大抵和氣致祥偏氣致殃此爲不易之論夫天人有感應之機人道和於下則天道亦必和於上是故三光明而雨暘若此天道之和也政治脩而教化行綱常正而彝倫叙此人道之和也人道既和之於下則天道其有不順於上者乎由是雨暘若而災旱消五穀熟而下民得以遂其生矣董子有云人和則聲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其是之謂也予自幼時見鄉黨前輩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

老幼々尊々長々乘肀不作禮讓興行而有風淳俗美之稱甚後獨祿於朝四十餘年幸獲致政而歸濟觀鄉人進退不遠前輩多矣至於賊仁害義感傷天地之和者亦不少也旱災之降厥有攸自今幸獲遇賢令竭誠致禱祈憫工蒼年獲有秋之望此固天之所賜亦賢大尹愛民之切懇請之所致也何敢忘其所自祈言以彰公德夫豈溢美之哉

送陳炳敬省墓四川詩序

平江伯陳公遣其仲子炳敬往省太夫人之墓於成都且奉少傅先生所述銘文俾鐫石焉所以宣上恩昭先德摅孝誠重追遠也夫成都遠在西南萬里之外又當冰雪嚴凝之秋而炳敬汲々焉行之不少緩何哉蓋平江公總戎江淮督運糧餉久為朝廷之所倚重宿肯勳業無以復加獨念久抱終天之戚莫申罔極之報而先隴松楸又在異鄉四時蒸嘗不得躬脩掃奠之禮況淑德懿範幽潛未彰此心歉然若迫飢渴今者銘墓文碑石是勒平江公孝於其母以命其子炳敬炳敬孝於其父以承其志茲行也又奚敢以嚴凝險遠為辭哉士君子出處進退合乎義而已矣雖出慎之重道體也不憚險遠遵父命也炳敬於是乎合其義矣且炳敬好學而善吟昔司馬子長之文得之天下名山大川今炳敬歷觀乎洞庭三峽之嶮廬阜峨嵋之峻亦必有奔放浩蕩雄偉奇怪之作屢肴之餘錄以歸奉乎椿庭之觀俾知炳敬孝誠足以達乎九原而學問足以進踪古人平江伯有慊於心其樂宜何如哉於其行襄城伯李公交遊於叔敬父子之間情厚而義篤既率諸縉紳作為詩歌以餞其行復屬予序於作者之首於是乎書

贈太守王公序

饒州太守臨海王公初自進士任夏官主事以賢能著聲陞今官既蒞職六事孔脩百廢具舉禮遇群屬恩撫吏民鄱陽令重慶賈陞太用公屬職也蒙公禮遇為尤優厚感佩莫量其子典來尹慈谿恒欲請弁以代伸其父懷報之心職守無由乃循南京刑部郎中錢公請予文以致謝悰亦人子愛親之至情也惟守令親民職也民之於令尤所親附凡朝廷一切諸所不一之務如甲兵錢穀之類六卿檄諸其藩其檄郡守郡守不能獨理必檄諸縣令而後庶務可舉吾觀近世守之於令必威以臨之以速其報且有違程之譴為令者畏其督責以急其民須有稽期之罰於法愈嚴而民失所措令雖勤守亦不知賞其忠上下乖和而事愈脞嚴者固不少也王公慷慨特達才識通敏郡務雖繁公能簡以御之而不苦其繁公期雖亟公能寬以舒

之而不迫其亟得詩所謂敎政優游有焉誠可謂賢太守矣況大用亦能體上之心奉令惟謹凡一切公務所及必夙夜在公殫厥心力開慎在官之民畢集公務圖惟報稱而後已於是公益以禮遇之而弗褻大用益以敬承之而弗怠體統不紊上下一心而郡以大治其視假威勢以迫適使小民驚擾而不安者大有逕庭矣雖然昔董子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旨哉言乎蓋不特在乎集事而已宣上德以化乎民賢太守必能加之意焉則古之龔黃不足多矣予深有望於王公也是為序

燕會詩序

春官亞卿太原王先生擢拜大宗伯上特命祀事南京禮部參贊機務夏官亞卿徐公先生門生也乃盛設宴俎以燕賀之於時翰林侍讀學士周公冬官亞卿吳公左通政畢公太常少卿鄭公前翰林石首縣令陳公同尊座主鈺列下席廷振亞卿周公暨予二人以先生為同年併聯先生之席於其上徐公六人者序以行酒皆執門生之禮甚恭而先生亦歡然滿飲不辭自辰至酉極一日之樂盡醉而後罷誠斯文之嘉會也何其盛歟方酒之未半也學士公就席上賦一律有司馬多情尊座主之句於是在席者皆和獨予以老鈍退歸始感嘆夫門生座主之禮不講久矣或講之貌敬而心不然者何限然知所以致敬之者實雖亡名猶存焉而至於名實之俱亡者亦獨何心哉昔柳子厚有言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斯言也輔翊世道扶持名教之言也而徐公能尊禮座主如斯其賢於不知所自者相去遠矣哉抑予又有説焉宋之時范文正公以晏元獻公薦入館職故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少變徐公同升六卿可以剋期而跂矣誠願與文正公爭光後先使後之仰盛德於今日亦猶今日之仰盛德於文正也輔翊世道扶持名教舍徐公其誰哉

詩曰

宗伯承恩出九天滿堂朱紱慶華筵徵垣拜相遙聯代璧水談經愧老年綠醑頻傾金盞赤紅榴高插翠瓶妍知尊座主敦名教今古爭誇司馬賢

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

大理少卿廣信李公文集若干卷碑銘序記頌贊詩歌諸體悉備汪洋浩汗溫厚典則誠一代之傑作也其姪孫監察御史某請予序其首簡予謂文章以理為主自天地陰陽五行萬事萬物之理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具載六經根本乎六經以發諸文章斯為不苟作矣是故本之於

易以求羲文姬孔之學義本之於書以求虞夏商周之治道本之於詩俾知俗尚之美惡治亂之得失焉本之於春秋俾知隆君抑臣尊王賤霸与褒貶與奪之大法焉本之於禮俾知君臣父子尊卑長幼隆殺之節文焉然後會之於一心措之於述作則其言謹嚴而不誕其理篤實而不誇大篇之春容短章之精深以之用於朝廷則足以黼黻治道之盛用之於宗廟則足以歌咏盛德之形容用之於鄉黨閭巷則足以篤彝倫厚風俗感發善心而禁革其淫邪者焉其有關於四教也大矣公自國子學錄陞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而陞今官其爲人端重淳粹博達經史其見諸所述作務根柢乎六經而雕鎪粉繪与夫稀坐中幹詭理之說必痛絶之不使汩於其間宜乎上自宗廟朝廷下及鄉黨閭巷史臣皆可採錄而用之也何其盛哉自古文章之士多出於山林草布之間居顯職而能以文章名後世者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曾王元之虞趙等諸君子而已蓋不多見也是何也蓋志於文章政事不足以累其心志於政事者文章不足以留其意欲然文章政事足以顯名當時而流芳後世者今吾於李公蓋庶幾近之矣且太學之官以文字爲職業者雖工不足奇也及爲侍御爲棘寺卿報謂其不復留意於是矣乃益大放厥詞見之於諸所不一之作如水涌山出沛然莫之能禦也其視山林草布窮苦僻陋或雕冰鏤脂虛文眩耀奇々而怪々者宵壤不侔矣何其賢哉予與公會聚太學十有餘年情甚厚而不薄也於其請中以序之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

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自朝廷應制中外庭官省方撫民弔古平勉以及四方賢達所請若碑銘序記頌贊詩歌騷詞挽章之類諸體咸備溫醇端實雅健典則大篇春容短章精深或如冠冕佩玉可登廟堂以黼黻聖治之盛或如鐘磬柷敔可薦郊廟以咏贊盛德之形容或如菽粟布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敦化或詞嚴義正可勵在位之貪墨各隨所適而發之蓋炳乎蔚然一代之傑作也何其盛歟夫文章与政事相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則無以傳諸後五經之文道德政事之所寓百世仰之不可尚矣下逮兩漢唐宋若賈董司馬遷韓柳歐蘇諸君子之作皆當時致君澤民切實政事之言足爲後世法則今觀孫公之作蓋有志方駕古人於後先非苟作也公自永樂進士授禮部郎中陞河南參政浙江布政進兵部侍郎再進尚書勅命巡撫閩浙綜理軍務克平處州草寇厥功甚大歷事列聖皇帝四十餘年小心慎密罔有

失德於凡朝廷禮樂刑政紀綱法度固已稔聞而熟見之者况又兩撫雄藩之政甘棠所憩浔以歷覽名山大川攬充其器宇宏博其文學宜其著述之富表見於先賢先正忠臣孝子貞女烈婦節義之祠墓者炳々蔚々藹乎其有德之言也何其盛哉夫搢紳之在高位恒患文章政事不能兼也政事有餘而文學不足則無以援古證今或失之俗文學有餘而政事不足無以臨大事決大疑或失之迂今公政事如是其卓々也文章如是其炳々也其不謂之兼而有之可乎哉使其密勿朝堂參贊化育於都俞吁咈之間其功烈又豈止於如是而已哉予追昔隨侍先君尹於德興之日公與予實在髫齔其後同仕於朝情意厚今承示武作且以序文相屬公舊人也安敢以不敏辭遂書此序之視者幸勿謂其僭焉公名貞字原貞都易德興人也

送御史江公歸省詩序

福建道監察御史江公玉琳先以厥績書最蒙朝廷循賜勅命封贈父母且獲歸省於家濱行其僚友李公安等相率賦詩以贈徵予序之予聞江公之母太孺人年二十三喪其夫子一人即御史生甫八月上有舅姑太孺人煢然在疚躬親紡績奉舅姑撫幼子厥今年登七十始終一節有司以其守節不渝用請於朝以表厥宅里而適以畫錦歸省其樂當何如也夫以年少孀居而至於垂白苦志深閨之中而至顯白於世夙夜恭順勤守禮法而至於始終無瑕八月之孤教育訓誨而至於為進士為御史又能服膺母訓守身率職而至於推恩封贈太孺人無負於父母無負於舅姑無負其夫於冥々之中其心樂矣而御史樂母之樂又當何如其至也承母訓而至於貴母由子貴而至於顯母子俱賢是豈特閭里之光節孝立而風俗厚實邦家之光也公既歸侍於承歡侍膳奉觴稱壽之際出吾言而誦之其為樂有足徵者矣予與公素有斯文交好於李公之有請也故喜談而樂道之

贈醫士陳璿序

目司視者也六經子史百家之言非視無以燭其理々不燭則昧々焉昏々焉而已爾何以見之於言論發之於文章施之於政教措之於事功既不能兼非厥人也故聖人之所慎疾亦在焉予自幼讀書目睒々雖燈下竟夕不寐無所困滋年五十自翰林居先妣憂於家昕夕哭泣目光而燈下不敢觀書未幾叨掌教太學年六十而目赤發之疾大作坐臥室中醫治者四十餘日後疾雖愈而左目光不可復兩眶縮細不浔大張每遇觀書則昏花困総到手

即瘥甚苦之京師醫目者甚多訪壽明理有所傳授者予得陳璿為璿錢唐人七世祖太尉遇異僧羅合師授龍樹金鍼醫目之疾傳至璿伯父德中洪武乙丑太祖皇帝召試其術有奇驗授惠民局大使永樂中仁宗皇帝在東朝召璿之父景中用藥嘗賜甚厚璿溫厚淳粹克承家學故京師之醫目者多歸焉予因璿小心慎密用藥精當治内治外皆有源委伏予未至為廢人璿之功也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璿之醫豈特三世哉況其父祖伯父並見知遇於朝廷者乎披雲霧以覩日月俾予終不至為廢人予尚有望於璿之全功也中報謝於贈言之中冀加意於致懸之後不知璿之於予果能念之否歟

贈戶科給事張公秀滿序

國家與國為因天下兵民金穀之數不可以億萬計也何以能周知之哉版籍而已矣天下兵民金穀之數登之於版籍獻之於天府掌之於司徒猶之於浩汗之中會之於掌握之内其數益易知也然則版籍之有益於國家大矣則又慮其火盜之不測也旅廣居數百閒於元武湖之洲中以備之慮其防閑之不密也造舟為梁貫以鐵鎖而鑰之自國初至於今七十餘年版籍之貯於此者積之如山爲洲四面皆水慮其溫潤而浥爛之也乃遴近侍之職与司徒之屬牽以宜眼之若戶科給事中張公一德則尊涖其事者也公和之含山大族初自庠校登永樂甲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丁内外艱服闋而改今之戶科公之為人清慎詳雅計慮周密以為屋居水中陰氣蒸鬱又重以樹木之清翳版籍之不浥爛者幾希矣於是洗滌灌莽屏撤障蔽使日光為之暄燠鳥風氣為之宣暢焉又擇其濕潤之甚者以時而晾曝之焉如是雖欲求其浥爛其可得乎然則公之用心也亦勤矣使國家版籍全備而不缺悠久而不壞者公之功其可少之哉觀其小可以知其大即其近可以見其遠公今歷職九年行最績天官内而卿大夫外而藩臬兵戎府茲峻擢無疑矣吾固以是卜之也濱行秋官郎中鄭公文俊等相率請言為贈故序之如此

贈亞卿周公省墓序

冬官亞卿廬陵周公會識閉賦趨覲北京既竣事乃以省墓為請許之復賜楮鏹四千緡以資供祭之費恩至隆也公自永樂甲辰進士入官歷事四朝而擢今職餘四十年學益博而才益鉅德彌厚而望弥尊智愈明而志愈壯朝廷久念東南諸大郡賦重而難集民疲而難撫宣宗皇帝親以璽書命公集而撫之蓋欲上以為于國而下以為于民也公夙夜經畫立法精當施之以至公行之以直道息

者勤而弛者張隳者興而廢者舉賦雖重易集也民雖罷
易撫也一年而欣〻三年而然〻九年而易〻如也至是
賦益不集而自集民不必撫而自撫矣嗟夫朝廷委任得
人豈古之司賦者可得而儗哉夫君子為政貴獲乎上也
獲乎上有道信乎民也信乎民有道信乎己也公以精白
一心信乎己者孚信乎下能民故朝廷以信乎民者益信
於公矣上下胥信而不疑賦其有不集民其有不撫者哉
公自受頌託以來凡兩遭父母喪還家然皆奪哀而起未
遂人子邱隴之願
恩省墓並以償所願矣夫
之忠也推恩錫誥俾得歸
祭　人子之孝也以公之先志足以
自竭其孝矣有如朝廷弗許如周詩所謂不遑將父母焉
公雖孝誰為孝然則今日獲展孝誠於邱隴之間者又豈
可不知所自哉且天經地義忠孝為本忠孝臣子之大節
也而公能兩盡之則其人之賢何如哉雖然無私恩非孝
子無公義非忠臣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此
古人之遺訓今人之良規也公於祭掃之餘尚當式遄其
來庶幾上有以副朝廷側席之眷下有以慰江南老稚延
頸跂足之望也公來無遲〻焉予與公忝同年情厚而不
薄也故書此致其規頌之意焉是為序

贈大理卿楊公致仕序

南京大理少卿吳興楊公當最績榮擢之日即以老疾疏
乞致政而歸事下吏部吏部謂公年未及老疾可療愈而
老成諳練之才不可易得為之甚難公請益力吏部乃始
達其悃愊不得已之情皇上憫焉許之恩至隆也朝之縉
紳無不惜公之去而予則有說焉公自永樂丙戌進士授
監察御史大理寺丞廣西按察僉事而陞今官宦事四朝
始終三十餘年所以嚴內憲肅外紀廷評庶獄馳聲乎兩
京之間者蓋炳乎其赫然也知古今達事變著述文章出
入乎五經諸史者又蔚乎其鏗然也而一旦舍之而去則
吏部焉得而不留縉紳大夫焉得而不惜其去哉雖然士
君子都顯位享厚祿保初非難保終為難今公之去得易
所謂終吉者矣且四時代序功成者去君子動必合乎天
公又得古所謂奉若天道者矣史事多端歷涉變故濟大
川而罔波濤之恐馳峻阪而靡銜蹶之危公又得詩所謂
明哲保身者矣爵祿弗移於其心富貴不淫於其志脫然
遂去靡所戀慕又得禮之所謂難進易退者矣持滿而不
至於溢升高而不至於危晉其角矣歸於附焉非得老子
知止之說能之乎萬物固有定數聚而身勞則形凋心勞
則神憊與其因疾廢事終歸無益孰若投閑保和庶可或

盡餘忠又非知孔子之慎疾者能之乎公之一去而衆美具焉於以見縉紳所以惜公者為虛受朝廷所以全公始終者實天地生物之仁也猗歟休哉吳興為文獻大邦宣德以來致政而歸者自方伯王公太守黃公以下十有餘人皆尚在而無恙公今歸又能以文章歌詠倡和於諸公尊俎之間其為樂雖唐之香山宋之洛下不能過矣公之疾其瘳矣乎哉介眉壽而享鱗祉則又未可量也濵行南京六卿都憲凡与公知厚者咸賦詩以餞屬予僭序首簡予亦不敢辭也

贈都御史朱公致仕序

大夫七十致事著於禮經聖人立此中制以為士君子進退之節不使之過不使之不及此誠萬世不可易之標準故天地節而四時成四時成而萬物生天地四時踰其節則戾矣君子法乎陰陽順乎四時安其節而不過有亨通之吉否則悔吝生焉是以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年方耄及恒惟其或踰節也嘗上章引咎乞歸田里上不允明年章再上不允如初今年章復上朝廷許之公可謂慎之至矣夫以都憲之職朝廷之所倚重百司之所瞻仰奸宄之所震慴名位尊隆勢焰赫烈孰肯易而去之而公連章懇請至於必允而後止者蓋以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滿之際君子之所難處公其有所見矣合禮經進退之宜得羲易安節之言偉哉公其賢矣哉公自永樂己丑進士授湖廣按察僉事四川副使而擢今官寅事四朝餘三十年至是德彌尊而志彌謙知愈明而識愈高故銳志乞身而不可奪者有由然矣夫必求其去君子處身之大節不允其去者朝廷寵眷之殊禮而又終許之此則皇上優老之厚恩也明良際遇之隆藹然唐虞三代忠厚之意何其盛哉濵行其同寅都憲周公張公惜公之別去也乃屬予言贈之

贈吏部尚書黃公致事序

都高位而崇令名享眉壽而保終吉此四者古今縉紳之所同欲而能得兼之則鮮矣是何也德之脩於己未至耳德之脩於己者既至則奚止兼得乎四者而已哉故君子以五福必本於好德孟子以人爵必本於天爵能好德則諸福自無不至能脩天爵則人爵自無不從天相神祐自不能外於我矣天官太宰黃公學博而能鉅言謹而行莊洪武中自名進士授行人司副湖廣按察僉事監察御史歷事府丞行在吏部侍郎而陞今官寅亮五朝五十餘年凡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向言論之所及政事之所設施無非

上以為乎朝廷下以為乎民生非有他也至於銓鑒流品平均衡石陶鑄俊髦澄汰庸流一皆出於至公中外翕然稱之清忠介特人莫敢干以私渾厚慎密亦莫能窺其涯涘是其德之脩於己者無不至矣宜乎其壽冠六卿名聞四裔壽登八袠兩受誥命封贈三代祖禰而獲遂懸車之請將欲盛哉昔刑部尚書白居易祈國公杜衍韓國公富弼潞國公文彥博皆以高年耆德致政於唐宋之時後世仰之如景星鳳凰不可企及洪惟我國家列聖繼統克昇禹湯文武之為君也群賢在廷卑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也元首股肱正明良相逢萬世太平全盛之日而公乃以耆德致政而歸一節一心克保始終之吉視唐宋諸公何弱焉將過之也然則後世之仰景星鳳凰則又不在唐宋諸公而在於公矣何其盛哉滿行其偶相率請予言贈故為序之

贈僉事劉公之任序

南京行人司副劉公武欽陞廣東按察僉事俾專提督一道學校滿行户科給事中鄧公率諸同志祈言以贈惟國家設建學校以育天下之才八十餘年內而六卿百執事外而藩臬郡縣諸有司所以佐理治化撫綏黎庶者皆於是乎出其得人之盛足以比隆三代而漢唐宋不足論也然而聖天子猶以為未乃復分命御史按察副使僉事提督而振厲之者亦豈無其故也哉蓋由師道無策勵之勤學者無進脩之益而然耳夫天之生才均賦以高明之資粹美之質必賴名師模範造就而後可為世用譬猶美玉必資良工之雕琢而後瑚璉之可成良驥必藉圉人之調習而後革輅之可駕茲固理之必然也夫師者後學之模範其學問足以廣其識其德行足以端其本其言動足以表其儀式其勤勵足以背其怠忽然後學者事事皆有取法而日有進脩之功矣今皆不然宜乎重煩聖慮而有託於提調之職也夫所謂提調之職果何事耶譽令之不飭廩養之不豐青衿之未備庖大之欠虧此皆有司之責也則精有司以理之記誦之不習課業之不精孝弟之不謹操持之不廉不潔此學者之責也則督學者以進脩之然責雖在於有司由宮學不能以道自重故不足以致有司之起敬責雖在於學者由學官怠惰不廠不能正己表率故不足以致學者之從化表端影正源潔流清則教官之責為尤重也劉公由名進士擢居大行人之長言行端謹文學納蔚公務之餘誤經講道京師學者多從之遊咸有造就茲行也蓋不特足以表正學者而廣東教官仰道德之光華覩操履之清謹詩曰君子是傚亦必有所觀感

而興起者矣洪惟朝廷慎選提調之職必命御史臺憲大
臣薦舉底官之有德行文學者然後授任之書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若劉公之賢則舉者任
者皆可無愧矣委任得人豈非斯文之慶歟是為序

澹然先生文集卷之五　明莆[illegible]編輯

贈御史譚公考滿序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譚公善涖職九載獻績天官其同
寅相率請言為贈惟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朝廷風紀之
所由寄非他官可比古之人若韋思謙之明目張膽顏真
卿之辨雪冤獄張著李勉之彈劾不避李素立鵠乾之執
法極諫馬周之論樂工官爵孫載之辯詠新法進對必力
陳古道程明道之正心窒欲求賢育才此皆御史之職一
惟以公道正法自持而不計死生利害者也今之御史古
即古之御史也今之紀綱法度即古之紀綱法度也天之
生材愈久而愈盛又安知不有如古人者哉公由宣德丁
未進士授太常博士薦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正統壬戌調
今官而又通歷九年矣公在職於振綱振紀彰善癉惡之
道有可稱述而前後所陳奏疏不一皆切時政亦不必不
如古之人也洪惟聖朝於御史之職必慎重其選察有才
德出衆者必拔置方面亞卿之任茲行也書最天官榮膺
不次之擢無疑矣可以預為得人賀也予與公交厚而不
齊因其請申以贈之

贈僉事鄒公之任序

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鄺公朝命擢授浙江按察僉事併專督溫處之銀坑將行同道寅友張公誠請言贈之惟銀居五金之一二氣精華之所凝結山澤靈秀之所孕天地之秘寶也自古取之以資國用若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其二曰白金後魏昭應馬邑地出銀鑛而置銀官唐置衙信等州銀冶五十有八德宗時歲採銀以萬計皆領之於冶錢使而有私採之禁宋興産銀又有五十一場處州之慶成望際其二也至道天禧之末其歲課銀有至八十八萬三千餘兩亦云富矣然額過太重以殆民採之非時以防農備盜失覺以虧官而頑背刻削之弊人所不能堪者歷代皆有之夫利於公必病於私不病於私而能有利於公者斯為善矣我國家隨其地之所産以設坑冶額不重而民不勞所謂因其利而利之有利於公而不病於私者也正統初朝廷以國賦充羨命且停採十年於茲而備盜爭奪反致不靖宜乎朝廷維新舊政而鄺公有僉憲之擢也公名堘字廷弼廣州南海人初以儒術發身應賓興之詔授建寧崇安縣令薦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調南京浙江道而涖今官烈日秋霜凜乎其除惡之志也祥雲晨日藹乎其愛民之心也今茲往涖其事吾知公一以國賦為重而不敢忽一以愛民為切而不敢過採鈇有方而其課恆有餘防姦周密而盜爭之永絕也朝廷委任得人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贈撫州太守王公致仕序

正統乙丑春正月元旦萬方朝貢四海會同於是大明黜陟以勵懲勸撫州太守龍溪王公廉明仁厚公論攸屬方須周家采芹之錫用彰漢室增秩之典公獨懇懇乞身辛獲俞許而天官不能留也方是時天下諸郡縣小大百司之職其數奚啻千百於中昧其昏耄貪鄙惟圖僥倖冒濫於時者多矣亦固有諷諭使退而不知退斥逐使休而不知休惴惴焉惟恐失之至於搖尾乞憐全然不顧廉恥者亦不少也以公精強令聞上為朝廷之所奬擢下為吏民之所愛戴搢紳譽之甚隆天官留之不置宜未可遽去而投簪解組去之並力其視衆人之戀戀者其賢不肖何如哉夫七十致仕見於禮經古今立為中制所以節進退戒盈滿勵廉恥也士君子仕止皆有其節易曰安其節亨公知所以安其節者歟又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公知所以好謙者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公於進退皆合其義其知克謹廉恥者歟守志貞而信道篤宜乎其必欲去而不不可留也夫安節則無咎好謙則終吉知恥則不辱茲三者君子持身之大節也公能守之而不渝則其賢豈衆人

之所能及哉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所擢者四百七十餘人迨今四十餘年存者無幾然求能如公之脫略富貴名爵力辭而勇退者亦幾何人然則公不特賢於衆人有光於同年亦多矣乎與李公時勉爲兩京國子祭酒抗章乞身未獲償所願欲於公之去也能不歆豔之哉故因鄙衆人之當去而不去賛公之未當退而勇於求退者爲尤可尚也於其別中以贈之

贈督運參將湯公序

國賦必資於漕運漕運必資於人力漕運非難而督運之得人爲難督運非難而能使服役之人雖勞而不怨蓋其所以爲尤難也自漢唐以來皆藉此以供國賦然而督運得人卓然有光於史冊者如蕭相國劉晏裴耀卿之輩能幾何人求於古人若是其甚鮮也而今人能之豈非尤爲難哉夫國莫大之功業係於吾之一心一心以國賦爲重而不敢忽一心以人力之勞爲憂而不敢困威以厲之而不至於猛愛以恤之而不至於怠噫夫督運之責吾未見其爲甚難也惟安督運右參將湯公材正承父祖勳業歷天津高郵二衛揮使陞江西都指揮同知而擢今職清慎勤敏文武兼資而智謀勇略又有大過人者得古人儒將之風爲今茲榮膺簡命提督漕運萬艘相屬蔽於江淮軍民咸趨事功樂以忘勞蓋所謂一心以國賦爲重而不敢忽者也一心以人力之勞爲憂而不敢困者也威厲恩撫而不至於猛與怠者也以古人之所甚難而公處之若無事焉則公之賢於人也何如哉致仕司務楊觀高郵人也無以頌公之德延遣鄉之父老走京師求予言以彰顯之予亦知公者也因書此以贈且使凡爲督運者皆知有所勸云

山東參議孫公詩集序

山東參議海寧孫公集其平昔所作五七言古今近體凡若干篇春容典則鏗鏘炳耀而萬物之理咸備焉三光之昭明鬼神之幽怪高之於山嶽深之於河海微之於草木鳥獸變之雷霆風雨以至朝廷之禮樂民俗之歌謠皆能畢顯乎理曲暢微妙誠佳作也猗歟盛哉惟昔韓子有言歡娛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歐陽子亦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孫公初自永樂甲申進士授兵部主事陞郎中而擢今官爵位之崇峻輿服之顯榮聲望之隆重以至出入起居靡不隨所願欲固非窮苦者之比而其吟咏之工乃能若是豈其心亦有所未足者歟公歷中外餘三十年其文學政事材猷識見皆足以出人之右固當顯用於朝以獲舒其所蘊蓄乃令使之督治河道置

之散地志高而仕左其心不平也以不平之心處閒散之地宜其冥搜僻引探奇索怪得以肆志於吟詠以發舒其所蘊蓄暢達其所不平譬如三峽之水愈抑而勢愈高勢愈高則其知益宏矣韓歐二子之言亦豈無所驗乎以是序之孫公必有以教我哉

贈淮安太守彭公考滿序

予昔獻績北京道經淮安其時水災民饑朝廷蠲粟賑䘏之餘替々待餔於道途間者猶累々然也郡太守彭公過予舟中言所以救之々法甚良其憂民之心形於容色蓋惻然而不樂也推此可以見其愛民矣知其為政矣既九年當報政今秋官亞卿吾公舟次淮陰山陽教諭王麟託公祈予言贈惟郡守親民職也民之於郡守猶子之於父母郡守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民飢則思所以哺之民寒則思所以煖之民勞則思所以逸之至於不得其所則思所以安之不率教令則思所以訓之如是而百姓有不親戴吾未之聞也今觀彭公之於民父母保赤之心也饑思所以餔寒思所以煖不得其所思所以安不率教令思所以訓之者也自古水旱相仍百姓流離困苦至於餓殍盈路者皆是也而淮安之民不至如是之甚焉太守有以餔之也昔富鄭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劫民出粟活數十萬人即拜禮部侍郎今彭公當展績天官則所以荷眷寵擢又豈如富公而已哉此淮安之民感恩報德之私願也朝廷旌能賞功之公論也而予亦深致意於公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是為序

善政詩序

舒城令劉顯治舒城績々有善政民乃即事為圖々各賦詩以播其休秋官亞卿鄭公亦邑人也祈言為序予觀其圖屏峯私門獨居公署守之慎也載色載笑稽經諏律教之專也似載南畝緝麻治絲以紡以績女不惰於織男不惰於畊勸之勤也免免沾足禾為之龍法之良也沛然郊墟潤澤枯槁禱之虔也野有害稼之蟲鳥為啄之山有食人之獸神為逐之德足祛痾暴也町畦鱗次果蔬茂鬱則利人之澤溥且治矣縣令民之父母衣食之所由資也一夫饑由己饑之一夫寒由己寒之令公昔其樹藝以足其食使之冠婚有禮喪祭有儀尊賢養老之有其具勸其紡績以豐其衣使之前裾後裾冬裘夏葛公家織作之有其需勵其務學使之研窮經史識達道理而脩己治人之有其方農人之所畏者蟲蟊也棋人之所畏者猛獸也今皆祛之使田野山澤咸得去其害而蒙其利嗟夫劉公之職縣令視古循吏之有善政者如虎北渡河蝗不入境之類

侍中所載固不若是之多也則邑人繪之為圖搢紳大夫形諸歌詠以播其休美於無窮豈非宜哉世之貪殘刻暴不恤民之饑寒窮苦視劉公則自無容矣書以為之序亦足以為牧民者之勸

輓東阿知縣貝公詩并序

東阿知縣貝公秉彝治東阿十餘年以疾卒於官卒之日舉東阿之民皆棄其所務往哭於其門甚哀且曰天何奪吾父母之酷也初公舉進士為邵陽知縣邵陽民俗悍戾公獨以惠政化之聞父喪去官邑民之素無賴者皆知拜送道旁惜公之不能留也服闋改令東阿公之治東阿也厚風俗篤彝倫興學勸農以教以養至於禁奸除暴以扶善類邮煢獨而以豊年斂請行平糶以為遠近之法究獄囚之冤以續繼絶之後蓄積羨餘以省有費之用皆為公之善政也公之善政卑卑如此宜東阿之民哭之甚哀也予嘗觀漢唐史書循吏傳至其政有可稱者未嘗不歎恭其為人然亦不能無疑或出於史官潤色之文也以公觀之則公之可書者視古人為尤多矣然後信史官紀載之不妄也公狀貌魁梧有大志故其行事皆可方駕古人縣令特其小試耳而乃終於縣令者牽民之愛拘其職而不得進也使公進而大之其可書又豈止於如是哉然則得民者公之職亦公之不幸也予與公同年且同浙水故交好甚篤閔公之殁也其能已於哀乎作詩以洩其哀詩曰偉矣貝公有碩其德篤學勵行維古是式治洽邵陽化逮東阿善政宜民患實孔多義折庭訟道敦友睦盗抵誣斷明恩厚士奮於學農勸厥田督之訓之惟公其賢澤殊枯槀退飛災煌公實禱之豊年穰穰決瀦千頃膏壤是利憫囚育後儲粟有資公之利民卑卑若茲古稱循吏公實過之公方未來民困以痼公其沮止家室相慶公適淌去借冠於朝牧以順民旋公之歸公忠於終厄於二豎民哭之哀若喪母父天心愛民公允順之天奪其順民其怨咨曷食曷棺民具以殯執玉首邱予今親櫬會稽之求公墓在茲勒名昭德過者式之

積慶堂序

鴻臚卿楊公思敬新搆華堂於都城之南名其堂曰積慶朝紳賦詩美之請予序其首竊大惟全和之氣充塞而鬱勃然後在天則發之為祥雲甘露在地則萃之為芝草醴泉在物則發之為麟鳳龜龍山積厚而寶藏興淵積深而珠貝出君子之所積者善焉而已耳仁義道德孝弟忠信之道積善之謂也善積於厥躬則體安而氣平施之於父子則父慈而子順施之於兄弟則兄友而弟恭施之於夫

婦則夫和而娟柔善源汪洋福慶駢集不有連理之榮禾有同穎之禎鍾其秀於人則有鄧林梁棟之材廟堂瑚璉之器影纓曳組爲卿爲相以世繼世彌久而益隆此皆積善之慶見於不一之事功者也楊公世家北京輦轂之下其積善固非一世至於公擧龍鱗附鳳翼崛起於鄉校之中授職鴻臚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殿廷禮儀容通天顏未嘗一日不在左右數奏明暢聖心悅懌而寵眷日益隆盛茲非積慶之大驗歟況公東南近郊皆有名園廣袤皆百餘畝並列植奇花異卉佳蔬珍果布滿於其中養生賓祭之餘遠近佳植以利其用者亦不貲也鉅萬之積足爲貧困之所仰給又非積慶之餘驗乎夫諸福集於至和多慶生於積善々々之積不期於慶而慶自生和之至不期於福而福自集天理人心之狀其應如響觀於楊公有足徵者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嗟夫楊氏福慶之來其有窮乎哉宜乎搢紳大夫歌詠之不置也是爲序

送周副都紀之任序

天下者可不資其教而舉世用之者曰道士道士云者事也身心順理惟道是從々々道爲事故曰道士夫身心順理則無欲惟道是從則寡私無欲而寡私則其潔脩清淨雖使對越上帝交通神明可無瀆慢之責故自朝廷至於四方凡祀典禮樂与禱祀祈祝之事咸用其人以達其情於是天下立宮觀以處其中而朝廷復道錄道紀道會之職於內外以統之然非清心寡欲道德足以超群而服衆者亦不足以當其任雲間周宗道復庵自少聰明知讀孔氏書以厭棄流俗乃寄跡老子法中而脩煉於清淨之境悟真京觀亦既有年乃宣德戊申用推薦授松江副都紀既行其道反朝天宮提擧曹載清與諸同志謁予文贈曹於予爲方外交且同鄉請矣辭焉予惟復菴少知讀孔氏書蓋有志於脩仁義明道德而扶正人紀者矣而乃厭弃流俗寄迹老子法中今雖同歸用世較之彼此得失瞭然雖然世固有儒冠儒服而反泯々汙濁不能潔其身心如復菴者矣則復庵亦在所當取也今茲之雲間也想其脩煉之暇坐松陰之白石漱竹間之寒流弦清風而誦明月於斯之時予亦嘗有羨慕豈特濁々之所不如哉是爲序

贈寧國太守袁公考滿序

寧國太守袁公勵治職既三載將報政於天官都察院司務范節等請予言贈公撫之樂安人初自進士授重慶江津知縣有聲正統改元之初皇上勵精圖治勅在廷大臣慎擧堪任方面郡守之職公在擧中遂擢今官公仁明愷悌小心慎密夙夜兢惕惟恐無以報稱有孤國恩是以善

政彰聞吏民懷之而有贈言之請粤自漢唐以來郡守之有善政者具載史傳名曰循吏後世仰之如景星鳳凰以為不可企及然予觀其所載皆吾職所當務固非挾泰山超北海之難也今之人拘拘以奉公集事為能子子以小廉曲謹為賢至於化蜀比齊魯化刀劍為牛犢率皆視為迂闊而罔留之意焉嗟乎此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而仰之如景星鳳凰也古之人亦豈有異於人哉吾自不為耳今觀袁公善政若此使益勉而進之古之人不難到也書最有期增秩賜金之恩為可擬矣雖休竹帛予於袁公深有期望焉

贈御史王公考滿序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王公一理九年獻績其同寅陳仲華等請言贈之惟朝廷耳目風紀之司臺憲為重自都御史而下所以羽翼乎臺憲者監察御史而已監察御史無常職故知無不當言權勢之薰灼奸贓之縱橫強暴之猖獗與凡諸所不法皆得以舉而繩之在官有廉潔之節居家有孝弟之行巖穴畎畝有隱伏之賢與凡善之可以為世勸者亦得以舉而旌之至於伸其無所控訴之冤直其無所辯理之枉清其無所洗滌之汙顯其無所別白之晦昧此又御史之分內也而王公能一切盡心靡有或遺者焉誠可謂之賢御史矣公山西太原清源縣人自庠校舉易經中永樂庚子鄉試卒業太學而亂授今職其為人清謹莊重寡言慎行不以察察為明而所見自無不明不以赫赫為威而所行自無不威蓋有德之君子也朝廷察其克稱當賜初命以隆褒典且推恩封其父母以顯榮其所自非有德君子曷能致此夫御史清要之職士君子懷瑜握瑾者皆願為之而或有不得焉者脩於己者未至也父母俱存凡為人子者之所同欲而亦有不齊不具焉者感於天者未至也今公二親同沐天朝之厚恩則公之脩於己感於天者為何如哉況當九年獻績之秋膺峻擢躋顯階其所以益榮乎其身益顯乎其二親者蓋未可涯涘甄也誠可謂之難得者矣予亦喜公之有德者於其請中以贈之

贈吏部主事蕭公考滿序

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蕭公仰善清謹端實周密勤敏於凡職務無所不舉暇則精經閱史以益充其所學知古今達事變蓋卓卓乎其有用之通才也冢宰王公亞卿趙公凡稱屬司之能必曰仰善其賢可知矣文選所以甄別賢否銓請百司者也而政事有不在於茲焉壁積萬斛之舟不過江海千里之波閑於天風故益得以脩飾未乘蕃蓄

餘力養之於無事之秋施之於有用之日則沛然莫之禦矣九載厭績其同寅王公彥英等請言以贈惟昔丁未之春朝廷會試天下鄉貢士於南宮其時知貢舉則禮部尚書胡公典文衡則太常卿楊公翰林學士曾公予亦以侍講忝與同考得進士百人皆博達奇偉之才蓋極一時之精選若令仰善其一人也仰善學古入官即得能聲卓卓如此科第得人之盛何如哉自隋唐以來侍從宰輔多自科第擢用逮我聖朝內而三公九卿都御史外而藩府臬司州郡之守所以登華陟要垂聲遹烈者蓋炳乎其森然也得人之盛視昔奚啻十百以令仰善練達十年之久學益充而才益博德愈修而行愈高循資而進不失其為五品大夫而政待以不次之擢將與內外顯顯者同一垂聲遹烈炳乎其赫然者矣士君子志之所向名亦隨之亦在乎自立之而已希賢則賢希聖則聖況爵祿功業哉予深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武進縣令朱公考滿序

武進縣令朱公治武進滿九年行將獻績南京禮部侍郎趙公以與公姻故屬予言贈武進為常之望邑風俗之淳賢才之多民庶之繁錢穀之富甲於他邑然而地廣物夥亦因有孽芽於其間者公則敦孝弟以益厚其風俗興學校以益廣其賢才足衣食以益繁其民庶勸農桑以益豐其錢穀至於鋤強暴禁奸慝以扶植其善良剗穢蕪而長嘉穀威愛之道備矣邑有先聖孔子之廟吳延陵季子之祠山川社稷之壇壝皆祀典之所重者公守所以聳邑人之觀瞻道途津梁所以便行者之往來戍樓鼓有樓所以嚴昏旦之警禮賓有館所以適公使之安久則衆材撓腐丹雘湯漶圮坂崄巇人病阻艱公則一切治之俾撓腐者堅以良湯漶者澤以鮮圮坂以興崄巇以平聿新舊規益宏初制由是神靈歆祀典之嚴民吏聳仰臨之敬行者便而公使得其所善者勸而惡者有所戒號令施之而益嚴政教敷之而彌洽公之所以莅職九年垂聲遹烈於縉紳之間者豈偶然哉公鄞之甬東人永樂中入太學擢秋官主事從司徒黃公福撫南交而改令官公之為人倜儻通敏才識超邁不茹柔不吐剛蓋卓然有為之士也令之為縣令有豈弟矣而威不足以制強則失之懦得果殺矣而威不足於撫字則失之剛威以戢奸暴愛以植善良文武弛張之道宜並用而不可偏廢者朱公能兼用之矣而又以其餘力興舉百廢以增飾一邑之壯觀俾幽明之間咸被恩澤而各遂其所安嗟夫此朱公所以為賢令而他人所不能及也茲行也天官㝡其績朝廷旌其能郡守方

面之推無疑矣予實有望焉因其行中以贈之

贈監察御史李安考滿序

國家立法以一天下之心　厚注奉法以贊天下之治唐虞三代率用此道然奉法者易致弗謹故又設執法之官以糾繩之監察御史是矣御史為朝廷耳目風紀之司凡百官有司諸所奸贓不法皆得舉以上聞而論黜之政悄於臺閣几席之間而人怵惕於紀綱法度之下非廉介剛正忠厚直亮之士不足以居此故朝廷慎重其選必得在廷大臣有所舉薦而後授之否則寧虛其員而弗授也百官有司之所以怵惕者如此朝廷之所以慎重其選者又如此然則居是職者又安可不知所以自重哉饒州浮梁李公安初自庠校舉明經登永樂進士第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分治南京清脩文雅克謹職務好作詩好蓄古人法書名畫而尤好觀唐宋諸名臣奏議蓋有志古人論列百司之得失也方今治化隆盛風俗淳庬獄清閭閻萬姓樂業百官有司不藉糾察而皆奉法勤慎罔有違戾故李公在職九年得與衆人相安於無事而人皆知敬畏之者重其職也若必摭拾細故以沽直名則又非公之志而亦非朝廷所以望於御史也雖然積之厚者發必大公今獻績天官榮膺峻擢必將有忠言讜論裨益大政以惠澤天下之民生特非事糾察而已哉滿行其同寅王公　等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贈建昌知府楊公秩滿序

建昌太守楊公三載獻績知無為州王公仕錫致書於予曰楊公充之濟寧人初自太學生中永樂戊戌進士授監察御史改常之推官有聲在廷大臣交薦之遂擢今官奉勅涖事其為政威德並施廉明豈弟藹然有愛民之心以故吏畏其威民懷其德仕錫亦建昌人也感公之惠厚矣願祈一言以贈惟郡守親民職也務以得民為本是故豐衣足食使室家無凍餒之憂仰事俯育使父子無流離之困此百姓之所甚欲也科差逼迫使不得盡力於稼穡苛政荼毒使不得安居其田里此百姓之所甚惡也而凡為民牧者能順其所欲去其所惡則善矣若強其所惡拂其所欲而能獲乎民者吾未之聞也今觀楊公善政如此非誠有得乎民者曷克致善譽之隆若此哉古昔善於為郡登名史冊者無非以得民為本若黃霸之於潁川龔遂之於渤海即其人矣使楊公愛民之心益篤而不替焉則潁川渤海之績又何讓於古人哉況書冣天官有日將見家龍恩優渥顯榮而益大之則功業烜赫蓋又不止於如是而已也予於公深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禮部侍郎陳先生致仕序

自古國家委任六卿大臣必資老成文學博達之士輔弼左右以成太平之業至其老而衰也則不敢强勞其力俾之引年致政歸休田里蓋下之所以盡忠乎其上上之所以優禮乎其下有以見當時君臣際遇如此其極至洪惟聖朝稽古定制凡自六卿以下年滿七十者皆許其致政而歸不以其精力强健而强留之則所以優禮夫大臣者視昔為尤厚矣今禮部左侍郎羊城陳公其人焉公自洪武中繇庠校文學之官助教太學出知滁州陞郡太守擢四川按察廉使入為通政使而轉今官歷事五朝餘五十年公學博而文富性淳而行篤凡所以施之於教施之於政者無非慈祥愷弟溫厚寬大之道而不屑屑於拘檢以故君子小人皆得愛而親之而其休聲雅譽碩德重望表然於兩京搢紳之間視古名卿奚擇焉況其年過稀有精力强健無異少壯衆方期公盡力廟堂弼亮左右而公力以老請聖上優禮大臣之恩隆厚極至故不强之以重勞其精力也夫發生萬物春之職也發生之功既成而春去矣天固不强之使布德於其夏長養萬物夏之官也長養之功既成而夏去矣天亦不以强之使布德於其秋至於秋冬莫不皆然故曰四時代序成功者去若公之所以力請而去朝廷之所以不强而留其亦順天道之自然者歟順天道以決去就茲其所以保終吉而全令譽也公其賢矣哉湖行錦衣衛使郭公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

桂林詩序

盛事必有先也莫為之先雖盛而不傳盛事必有繼也莫為之後雖美而不彰自古公卿顯達之門必有詩書禮樂孝弟忠信之士積德累善於其先兆以家庭之間和氣充溢慶澤流衍或呈祥於草木或鍾秀於後人若三槐王氏之類皆是也此皆天相而神佑之夫豈偶然之故哉都察院副都御史髙安朱公其遠祖子厚嘗以桂齋自號宋淳祐中遂魁鄉貢其子毅炎咸淳中復為鄉貢之魁考之御覽謂月中有仙桂宋之問詩亦云桂子月中落故世之登科者遂擬之為攀桂焉蓋以攀桂月中明登科之不易耳子厚桂齋之稱蓋正有在於是而當時父子相繼為解元有其應矣夫自淳祐迄今幾三百年而都憲公之家有丹桂數株叢然而榮秀時當三秋金粟萬斛天香滿庭月華含芳露滋淑彩固無異於廣寒清虛之府因扁其所居曰桂林公自永樂辛卯進士授湖廣憲僉陞四川憲副而至今官距解元凡幾世矣前之桂齋而攀科為之於先而有傳也後之桂林而登第繼之於今而益彰也同一世德之

鍾慶和氣之召祥致榮於仙品而大顯於名人也晉之郤詵對策爲天下第一自謂桂林一枝五代竇禹鈞有子五人相繼登科人亦頌之爲丹桂五枝公文學博洽清慎閑重三登內外臺憲仁恕公正兩京搢紳皆稱之爲有德君子嗟夫前之積德累善者如此今之積德累善者又如此吾知公之子孫接踵於科第者蓋不止於一枝五枝而已也朱氏德慶之遠實可量也哉歌咏盈什公嘗屬予序之此盛事也予不敢辭故爲序之如此

贈陳太守復任吉安序

吉安太守陳公本深奉勑爲太守九年獻績天官吉安之民愛之不啻赤子之於慈母乃相率懇請乞留以終其惠

朝廷不能奪遂增秩三品俾歸仍治吉安從民欲也吉安大郡也自昔號稱難治故前之爲郡守者或以柔懦不立或以剛暴太過民惟恐其不去公色和而志剛內仁而外義夫一於和則民吏玩法政事以之而叢脞一於剛則民吏雖知畏法而於撫字之恩寡矣公今九年當遷民惟恐其去而戀慕乞留之若此蓋以公能剛柔相濟威愛並施政平訟理有古循良之風焉然則乞留之者非私愛也公義也公既還吉安吉安之官於太學者博士何省安王禎助教劉安止學錄楊翀請予言贈故畧叙其得民之故如此且系之以詩曰

辟雍橋門平旦開鶴聲送喜簷之隈遠瞻雙旌拂日起忽見五馬騰雲來吉安太守真奇才奉勑爲郡何榮哉昨聞獻績趍金臺忽而增秩承恩回我愛故人多好懷握手爲我傾金罍高論崢嶸凌高華老氣奮發軼龍媒君昔贈我湘皐蘭我亦贈君金陵梅相期同心保貞節留得清香播九垓

志隱堂詩序

志隱堂者廬陵周公尚志志乎隱而以名其堂也何以志乎隱高官大爵不以介乎其心簪纓黼黻不以華乎其躬富貴利達之念泊如也於是卜室東山之傍作堂南湖之上朝詩暮書以窮聖賢義利之奧幽人碩士不廢往來觴詠之樂雖非偶泉石友麋鹿逃窮避俗離倫絕類而其清標拔俗之趣蕭灑出塵之想自足与古之真隱者頡頏後先也何其高哉然吾聞公德行足以表世文學足以淑人誠有用之良才也今乃含貞茹和韜光匿耀泊然自無意於用世如此是豈天之意哉晦於今必顯於後不於其躬而於其子孫玆理勢之必然也公既卒其二子彥奇歷官至大理少卿南英由永樂甲申進士授刑部主事推恩贈官如南英之職嗟夫天固豊公以用世之才公稍斂之而

弗施乃以淵詁二子獲荷身後之命以垂光烈於無窮公豈無所見焉良金美玉雖久蝕土壤之中而終不能掩抑其光者至寶之氣有以發之也公之志隱似之矣搢紳大夫詠誦其德積以成什南豈祈予言弁其首故為序之如此

贈孫貴士宜均省兄還廬陵詩序

監察御史孫公奉勅提督江南學校其訓迪之方必先以德行為本苟文學有所未至而能謹於孝弟者公則曰此成周六行之旨也因奬譽之且紀載其姓名以為他學士子勸由是翕然皆以賢德實行為務而飭之以文藝焉公初家食時與其弟宜均養二親怡々如也愉々如也退而兄愛其弟々敬其兄翕如其和歡然以樂而孝友之道備矣繡衣公經行偕明初學教於江浦名邑又学教於松江大郡而擢今官暌離甚久二親年逾八旬尚康強無恙宜均乃奉親命來省其兄於南京南京搢紳大夫高宜均昆弟克重天倫而篤孝友也高軒之過駱從盈庭宜均好學能文善詩歌兼精地理之術然謙遜寡默恂々似不能言以故人益重之手足之情方勤而庭闈之念尤篤乃遂告其兄以歸文學之士咸賦詩以贈屬予為之序惟士君子大節孝友而已耳孝友之道百行之源古之聖人以是具載六經垂訓後世書曰惟孝友於兄弟詩曰兄弟既翕又曰因心則友又曰張仲孝友禮曰孝友睦婣任卹然則孝友之道根古重之當終身由之而不詩也世不古若彝倫攸斁至有不顧父母之養紾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觀吾宜均兄弟古道由之而復彝倫由之而厚風俗由之而友蓋千百中之卓然者也嗟夫孫氏昆弟其賢矣哉亦可謂無媿於詩書所載者矣予故述其重且大者頌之如此若夫觀城闕之宏麗攬江山之雄秀歸奉稽懃之歡而遂故鄉弁梓之樂備見詠歌之中茲不復道

贈臨洮太守劉公之任序

臨洮太守潞州劉公昭初自宣德庚戌進士授南京兵科給事中端重老成雅譽焯著户部右侍郎張公睿薦名於上而擢今官俾天官移檄之任循行其同寅劉有㮚等相率賦詩以贈而請予叙其簡首郡守秦官也漢景時更名太守宣帝時以為與共治惟良二千石者即其職耳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或自郡守入為三公唐改太守為刺史自後史守更相為名太宗親欽郡守之名於屏風以觀其人之善惡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宋制太守兼統兵民政無不總其見重於當時也如此惟我朝郡守之選視前代為尤慎重凡有缺員必勅在廷卿亞臺憲大臣擇

庶係之才德出衆擧薦其實而後任之若今劉公之於臨洮是已臨洮為陝西名郡風俗淳美人民質朴剛而不暴勇而畏法官府無爭訟之煩囹圄寡獄囚之繫而羊牛駞馬木麻菽麦遍滿於郊墟田野之間是以私廩有餘公賦弗匱蓋易治之邦也劉公有剸煩治劇文武之長才使如宋制兼統兵民以保障乎西陲斯足以發抒其所蘊蓄今而理兹民淳務簡易治之邦有餘裕焉雖然治民非難化民為難苟能因其易治而導之以詩書禮義之教吾知其不必三年而有成矣異日政績卓異如漢之入為三公也何有焉因其請申以贈之

慶壽序

翰林脩撰桂先生宗儒年登八旬有四精神不衰容色如童子今年八月既望乃其初誕之辰予以職守不得奉觴稱慶乃敢預獻一言以歷道祝之誠亦古人頌禱之遺意也惟浙東文獻故家多矣桂其最盛者也蓋自唐宋以來積德累善非一世簪纓袍笏振耀古今非一人至先生天資穎粹至性溫厚自其孝親家庭陞師太學節判大州載筆玉堂至引年致政而歸始終七十餘年藹然其和未嘗有慣悍乖戾之色溫然其言未嘗有急遽疾厲之語其行也徐徐其止也紆紆寬裕有容與物無競有光霽之高風焉誠可謂有道之君子矣故人於先生珍之如圭璋覩之如芝蘭尊之如嵩華奇之如麟鳳仰之如景星慶雲也則其享有高壽宜矣哉夫人之至難得者壽也洪範五福壽為之先然必以攸好德為之根本無德而獲壽富康寧者罔之生也幸而已矣何足謂之福哉夫五福必有其配六極是矣六極者五福之反也五福六極雖皆係之於天然得與不得其實由之於己所謂由之於己者好德是也能好德則壽富康寧雖係於天天必有以錫之天既錫之以壽富康寧則六極自不能及於我矣若先生之五福天錫之以報其德耳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夫百歲為上壽自今伊始吾知先生永錫難老而眉壽無有害也如南山之固如川之方增如松柏之恒茂以為鄉邦耆年碩德之表儀此則吾頌禱之意亦先生之所自當得者也吾亦老矣倘獲致政而歸尚當尋盟洛英酌九醞之醇醪祝百年之長壽行有日矣先生其俟之

倡和詩序

邳州太守止菴陳公嘗作近體五言律一首贈其友馮公道賦公既躋其武而和之邑士自錢公景寗而下相繼而和者凡若干首詩各有所述也伏巖穴者則頌軒冕之貴倦馳逐者則稱隱逸之高或道交好之誼或叙乖缺之情語

乎停雲之思伐木之遺音也兆公閒將持所作詞予請曰倡和不可無序幸為我請而序之惟古有賡詩賡其意倘賡韻非古也自唐以來諸作始有其體至宋而益盛然賡意亦間有之不全廢也夫作詩之法必求近古體製詞意俱古為上詞近而意遠次之詞意俱淺而體製又近非追古作者之意矣夫器之古者必曰商敦周彝文之古者必曰典謨訓誥詩之古者必曰國風雅頌下而近乎古者惟漢之蘇李與建安諸子五七言而已繼其後者益戛乎其難也今觀和詩諸作雖出一時之近然詞意閑雅格律不凡皆可稱慕予方嗟雅頌之不作慨音響之殊寥幸先生倡而和之猶覩珠玉之什不自知其神之適意之怡也

素菴鄒先生哀辭序

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素庵鄒先生仲熙抱道蓄德博學能文廉介剛方守正不阿初自里子學官入朝為國子助教陞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而擢今職登華踐要餘二十年出入禁庭小心慎密朝廷纂修國史與永樂大典諸書先生筆削之功居多凡遇國家盛事先生必有述作以稱頌功德使之鏗鏘振耀偉大光明而登之虞夏商周之上四方縉紳求為銘文詩詞必以得先生一言為快京闈禮部集試天下多士亦必得先生司文衡為慶先生學行卓然為當世所重如此然猶好學不倦益勵以勤不造古人之域不止是以年方五十有八竟以疾終初先生患癱疾甚危聖上憫焉遣醫療之而愈自後年漸衰積疾交攻而先生方有志於討論注述與惠後學是以一室之內書冊雜陳參斷之餘不廢披錄焦心苦思養不濟勞遂用伏枕兼旬以成大故嗚呼其可哀也矣且士林為士林之蓍龜後學之模範眾方屬望甚至而遽爾逝之其為可哀何如哉欽宗恭列門生自永樂甲申入翰林至於今未嘗與先生相離聽言論於左右觀道德之光華則所得於先生者多矣其為可哀也尤甚是宜託諸文詞以泄其悲哀之思其辭曰

嗟先生之碩學兮偉博古而通今擴高曠之識鑒兮蔚詞義之宏深觀洞庭與彭蠡兮歷廬阜之嶔崟鳳飛千仞以覽德兮遂翱翔乎禁林委衿佩之申申兮儼冀冀其儀容詠菁莪以樂育兮揚道德於辟雝負正氣而不撓兮信側目之寡從幸直諒其有合兮獲寵眷之愈隆既侍御於承明兮復進講乎青宮匪充席其莫陳兮惟姬孔之是崇勤夙夜以脩職兮懷小心之溫恭賦春遊以圖報兮極稱頌之颯颯啟東觀之巍巍兮燁國史之煌煌諒直筆之有托兮又況擅乎三者之長揭王道之大端兮舉國法之宏綱

賛帝業於軒虞之上兮又何比數乎漢唐成一代之盛典兮揚萬世之休光眷錫賚之孔厚兮金与綺之是將登金步玉澗廿祺兮老冉々其將至也周情孔思日光而玉潔寸志惓々其猶未也窮披將覽並勤以勵兮惹不知精力之愆也實叨着鍊乘虛以交襲兮致二豎之為厲也於是朝賦賈生之遺鵩兮夕夢孔氏之奠楹企曾參之易簀兮誦周詩之兢々達人世之昭々兮從九京之冥々啟手足以全歸兮夫何愧乎此生嗟先生負文學之淳正兮持操履之甚端謂仁者之必有壽兮何造化之茫々豈學篤而志苦兮乃植薄而厚戕抑修短之有數兮夜与旦之云常辨藉々其莫定兮緬彼蒼詎与詐也慨古今之皆然兮又何必深求其故也

流觴曲水圖序

秋官主事陳公武閒持漳州衛明威將軍帷中所繪曲水流觴圖請予觀而序之按晉王右軍羲之嘗修禊會稽蘭亭而有曲水流觴之會於時春和景明物情咸暢其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之勝右軍等四十二人列坐於清流曲澗之側因流傳觴賦詩以樂詩成二篇者右軍而下十一人一篇者郡功曹魏滂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酒者王獻之而下十六人雖其才有敏鈍然亦各極一時之興致右軍序以書之有足尚者矣夫自晉及今千有餘歲而其事益遠而愈傳者何也會稽山水之勝甲於東南因其地之勝耳曰非也羲獻父子与謝安諸公皆當時名賢曰其人之勝耳曰猶未也蘭亭一序一書精絕古今亦因其序与書之勝而然也後世之人愛其序与書之精因想慕其事之勝者不為不少而將軍復繪為之圖以永其傳焉豈非好事之尤者哉武以為將軍職之所當勤者蓋有不暇於是也予曰晉室永和之際方當多事之秋而王謝諸公猶且不廢燕樂況今國家承平武備素習而將軍以其餘暇因以玩之亦豈害於事也哉其視朝歌暮絃耽嗜酒色而又懈於其職者有間矣是亦可嘉也予因不識將軍而陳公之請不可辭因勉為書此為之序云

贈許太醫景芳詩序

人疾病衆矣其最重而急者有不可測焉者其內證為傷寒外證為咽喉咽喉視傷寒為尤急且重也何也蓋咽喉為司命之門氣之出入飲食之吐吞皆稍其關鍵之功一或陽火上炎陰水下涸毒焰熾灼血凝腫脹於是有乳蛾木舌纏喉走馬諸疾生焉當其疾之方作也吸門閉塞內厥不張氣隔呼吸之通痰涌咽噎之暴毒流于頰熱焦唇齒口秋而喋舌強而痛湯藥不得奏其功針砭莫或施其

巧睛目之間疾勢暴急而人於是乎死矣自非有通神妙絶之藝能療是疾也鮮有能致人之生者矣姑蘇許公景芳於醫無所不能而獨以口齒馳名於南北兩京者十有餘年蓋有他醫如公之能者甚衆而於口齒求能如公之神妙者極鮮也今年春吾姊翰林脩撰柱公之内病傷寒甚危初得許公鄉友重和劉公療之而愈繼而不謹辛辣餘毒流咽喉間危在吸呼他醫不能治得吾許公出奇能療之而疾遂瘳傷寒之毒流於咽喉而咽喉之毒流於齒牙許公以砭以劑劇蠹除腐以復新者數月而後盡拔其流毒之根許公謙慎寡默愈人疾病甚多未嘗伐己功能生於吾姊之疾有再生之仁柱公与予感謝不能置而公卒退然弗之居曰吾獨恨術之不精幸其術与疾進而獲愈也何以謝為嗚呼世之醫徒倖以為己功而求時射利者比比獨許公之言如此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哉夫乘時射利者固衆人所同許公能衆人之所不能而猶有不伐功不徒利如此可以知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柱公感其德而不能忘乃請縉紳之能詩者歌以贈之而以序屬予予亦感公之德甚深故不辭述此以為之序

春亭雅集詩序

三光五嶽清淑之氣鍾之於人則為英俊豪傑鍾之於草木則為奇葩異卉陳恭襄公尉公子五人並有文武長才所謂英俊豪傑者是矣去年春三月祓禊之辰村綱亭館牡丹盛開天香國色芳發猿猴所謂奇葩異卉者亦是矣其時三兄勳衛村度適值參贊征南軍務而至於是村綱設席燕賞以慶連枝之會而同氣之親高門之姬咸在焉袍笏滿床簪組輝映籩豆維旅盞斝序行塤篪之奏方勤而絲竹之音間作詩言俯觴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村綱得之矣夫青陽布暄天德和也丹葩獻芳物情和也依見友于人心和也三光五嶽之氣萃於一門村度於是即席賦詩以宣其和凡在席者亦皆賡酬其作以協其和而天倫之至樂極矣何其盛哉自古兄弟燕會者有矣而能即席倡和則鮮也即席倡和僅見於李白桃李園之作然皆出於儒者素習不足奇也村綱兄弟生長紈閥富貴之門擊毬走馬臨侈聲色是其習矣乃能一切屏去出奇作於獻酬之間宣至和於笑談之際誠可謂古今兄弟之翹楚者矣今勳衛以智謀勇略參贊南征之功榮膺峻擢予所謂有文武長才者夫豈溢美之哉又將方來而未艾也詩凡若干首具列於左方

贈存性張先生還南昌序

存性張先生南京監察御史彥之尊翁也彥道人迎養京

師時先生年七十有七或以老勸止之先生曰有子得為御史何辭一往既至彥率婦子羅拜堂下奉觴稱壽先生喜甚既而甘軟輕煖之奉以序而進先生曰吾來非為溫飽欲觀吾子之志耳夫以清忠持己糾正百司聰明朝廷之耳目振肅臺憲之風紀此御史職也吾子能之否乎對曰彥何敢不盡心於斯先生為之益喜有頃中禺填門賓客滿堂於是廣張賓筵以燕以樂彥冠豸冠衣繡衣將事左右惟慎賀客為之盡歡先生亦為之大喜明日亦然至於無日莫不皆然再越月先生命治舟還南昌彥之同寅陳公祚等合若干人留之不可得於是相率請言為贈惟昔韓忠獻公教子嚴肅第二子綜通判鄭州自西京謁告省覲忠獻以西京疑獄為問綜不能對忠獻責其不能舉職遂索杖必欲撻之諸子股栗故絳縝皆至宰相維拜門下侍郎今先生三子各授一經親為講授彥遂登永樂進士而擢今官先生猶或慮其未至乃不遠千里就而訓之何其愛子至於如是之篤嗟夫有是父必有是子先生既無媿於忠獻彥亦必能無媿於絳縝矣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吾未之信也世固有為父者汲汲以溫飽之計責其子為子者規規以口養體之養答其親觀於先生父子亦可以少愧矣揚舲大江睎息千里迎候塞途增光故鄉於斯時也先生之喜又當何如哉先生名昱字景昭敦厚清雅洪武中辟賢良弗起恆以琴書自樂故又號存性是為序

贈監察御史馬公序

士君子設施措置無所往而不得善譽者才之通也萬斛之舟能駕洶湧之濤而不能進於康莊千里之駿能馳峻嶮之阪而不能涉乎浩渺卞莊子能勇而不能繫舟求能繫而不能勇孟公綽能為趙魏老而不能為滕薛大夫長於此者短於彼是豈通才也哉監察御史馬公良滄洲之俊傑也才器倜儻知識超卓蜚英庠校選仕行在鴻臚序班珮琚鳴玉於殿陛之閒肅雍和敬秩然有儀用是薦擢監察御史剛正謇諤綽有威望朝廷以陝西行都司乃極邊之地胡寇出沒之所防禦不可不嚴於是退命公往涖之迺三載而後還恩撫威攝克靖西鄙今茲按巡於畿內之役節一年而後去郡縣率職名譽益隆夫以肅班行屬風紀名振遐徼而馳聲於畿內之邪隨遇設施無往不可誠可謂之通才也矣其視長於此而短於彼能具一不能具二者相去亦遠矣哉繡衣還朝驄馬介途地官亞卿徐公屬予言贈故書此以答其意

贈刑部郎中方公考滿序

刑部廣西司郎中浦江方公克明端謹凝重才器偉然博

通法律矜恤庶獄自太學生授秋官主事而擢今職始終餘二十年司勉受之僚友敬之縉紳譽之委署部堂有數四正己率下無異真宰持議御物周咸自矜少保兼戶部尚書東萊黃公舉薦之久而未遂於是衆議咸以公進之不銳為惜夫鄧林之材棟梁之具也鍾山嶽之靈秀滋雨露之潤澤有培植長養之功焉故用愈遲而材愈良荊山之璞瑚璉之資也陰陽毓其和三光孕其精而亦有含輝保貞之益焉故出之不輕而其名為益重矣公之材明堂之具也宗廟之資也培植於鄧林含輝於荊山而顯用於秋官者亦云久矣博通乎憲度磨礪乎事業材逾良而名益重茲行也吾知外而藩臬之長內而六卿之亞將赫赫明明委之以重任擢之以顯職方有在於今日也古人謂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夫豈可以易而論之哉公既九年獻績其同寅郎中鄭文俊等相率請予言贈故為序之如此又因以致予之朋望云

箐積集序

箐積集若干卷古樂府五七言歌行律絕若干首清新俊逸鏗鏘炳耀非稚學所能及也玉山孟舟沈先生持以謁予曰此吾子愚之所作敢祈書序以進之夫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商周雅頌之音薦於郊廟朝廷得其性情之正也漢魏以來蘇李曹劉諸君子五言之作猶為近古唐興再變而諸體悉備當時以詩名家若陳子昂高適岑參之輩彬彬濟濟而千載之下獨稱李杜焉李白天資高邁奇才縱逸如生蛇活龍驚雷掣電望之不可執捕非其才而欲學其放其失必至於不檢杜子美之作如長江巨浸渾涵汪洋不可窺其涯涘然其言皆時政所關有憂國愛民之心君子學之無非防範於規矩尺度而流連光景淫哇靡曼之言不得雜吾心胸之中雖不能造其精微然亦不失其為正也今觀集中所作皆佳作也蓋有志游乎李杜之門墻者矣使能落其華而收其實三復嗣詩而一反之於正焉近世學者欲企而及之不亦難乎予與孟舟交相好也故序此而不辭

古城耕讀詩序

吉水劉公仲禮世家邑之古城近於學宮日得與士子接見禮讓相閒弦歌之聲且家藏古書數千卷有汗牛充棟之富又有負郭田數百畝菑畬膏沃原隰鱗次仲禮治家及外本之以孝弟忠信文之以詩書禮樂其子若姪又皆明敏俊爽克承庭訓咸有科第之志仲禮課經之暇躬率僮僕驅耒耜揵犢於畎澮之中既芟且耕亞旅齊力收斂之厚至有百室盈止之富養耆老奉賓祭朋郵負匱家室

燕樂有古農人之遺風焉或曰仲禮懷瑜握瑾異才也不於冠冕珮玉之歡乃欲甘心於耒耜穡穫之勤何哉解之者曰若商之伊尹漢之兒寬諸葛亮初未嘗不服勤於稼穡也而功烈如彼其盛蓋古者士出於農故周之詩曰烝我髦士則農之見重當世而有取於聖人也如此今仲禮佩服乎六經仁義道德之訓循通乎子史百氏階達之言敦本力穡罔有浮靡奔外之習皆文熙茂書行不詩大為鄉人之所推重而可無愧髦士之稱今國家孜孜求賢野無遺佚仲禮雖匿德潛耀人其舍之哉況其弟長孺自中書出參大藩聲譽卓然吾卜其雙鳳齊翥聯璧並耀蔚為搢紳之所瞻仰有日矣豈終為沮溺丈人之儔匹也哉仲禮嘗以古城耕讀扁其室以自娛其鄉視都憲熊公求得兩京諸名公詩歌頌稱其賢而以序屬予於是乎言

贈提調學校湖廣僉憲韓公之任序

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韓公初自永樂丁酉鄉貢中會試乙榜兩任松江蘇州府學司訓陞丹陽教諭而擢今職在職六年毅然以風紀自任百司憚之遂用薦擢湖廣按察僉事俾專提調學校循行秋官郎中樓公文昌等請言為贈惟國家設郡縣學校以育賢才必選賢累秀異者為弟子簡文行淵懿者為之師俾講說六經道義以博其學而宏其詞繼晷而以豐其廩養蠲力役以復其身家嗟夫自三代而下養賢之道未之能過然而未獲賢才之用致煩聖慮專命憲臣督屬之者未必皆學者之罪為師者不能辭其責矣成周設教先六德六行而後及於六藝故胡安定之教蘇湖本之以仁義道德以明其體敦之以經義治事以適其用是以出於其門列仕於朝者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餘政事文學卓然見稱當時者不可勝數嗟夫今之為師者豈復有如安定者哉既耐教學之功又避困教之惡於是假託兒厚息以卒歲因循縱肆遂至廢弛間有通迫記誦偶得一舉即為己功又不知六德六行之教為何事亦有不飭簠簋倒持紀綱日弛群弟子引酒相狎以待不稱之稱者比比皆是不能成之又反壞之而師之罪為尤大嗟夫今之為弟子者又安得如范純仁之輩出為世用者哉若之何而不上煩於聖慮也韓公名陽宗忠獻魏公琦之後清慎簡文外溫而內嚴所過化者三學至今科第得人多公弟子今挾是道儀式於湖南學校之間理以辨之刑以威之使為師者皆化而為安定為弟子者皆化而為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者有必至者矣風紀之職實兼師道之任朝廷委任得人豈惟斯文之光抑亦邦家之光也歟他日

有自湖南來遊於太學者必有德有造之君子也於此可以贊公之成績矣予深有望焉是為序

雲山清隱序

雲山清隱常熟張璣託此以自晦也惟古有遺逸之民匿德藏耀韜光晦跡寵之以名爵則避招之以禮幣則辭惟恐入山不深入林不密甘与木石鹿豕為伍終身樂之不斁斯人也不可得而復見中世之士有身居幽隱心慕利達外切高尚之名中蓄求售之志一旦徵車在門則抗塵走俗汲汲於名爵孜孜於富貴取世盗名將市井之不若矣今璣之於隱也豈真匿德藏耀以遂其高欤抑徇名眛實以求其售欤吾皆不得而知也璣隱約田里力穡以厚其生積德以滋其本亦鄉邦之善人也用之則進而不避舍之則退而不求如是則人謂璣君子矣清隱之名何足為璣輕重哉

贈主事王公奉使西蜀序

春官儀曹主事王公士華奉使西蜀册封王妃謁予請曰茲當萬里行過何以教我予曰肅將朝命重事也而册封王妃事之尤重者也當戰兢自持不可使有一念之不謹金册在匣冊匣在舟浮大江歷荆湘進之以冒三峽之險朝惕夕厲惟恐防之失當亦不可使有一時之不謹蜀王朝廷宗親朝見之際當率禮秉虔以宣達上恩應對俯仰使上不失朝廷之尊下不失臣子之敬斯為得之茲又不可使有纖毫之不謹能謹是三者則蹈履享奉禮儀卒度慶典容數允協終吉朝廷尊崇使命有輝庶其可以無忝昔周之詩人作詩以送仲山甫有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又曰仲山甫之德小心翼翼是則古人之明訓予亦敢以是為公告也雖然公由名進士為翰林庶吉士而授今官歷今二十餘年凡朝廷典禮蓋稔聞而熟見者也況公明敏練達才識老成間任日隆心益謙慎茲行也吾知公克慎克敬光濟厥美有餘裕焉以彝訓不自知其為濟歷矣若夫睹劍閣之峥嵘使吾之志与之為峥嵘見瞿塘之奔放使吾之文与之為奔放窺峨峨之崔巍使吾之學与之為崔巍此則在公宜有自得之妙紀行有錄賦咏有編還朝之日尚當於公求觀之也

華陽春曉圖序

華陽春曉圖圖中所畫皆馬也馬有四仰身浴塵者一黃騮也嚙首齧草者一青驄也相聚而飲泉者二其一之色粉黃而其一則赤驃也後有二奚官相傾笑語意甚閑暇人与馬各極其趣咸有可觀廣州太守方公得之徵言為記按華陽乃華山之陽武成所謂歸馬華山之陽即此是

矣當商受末世民政不綱萬物失遂茲馬也驅馳於戎甲之間疲困於戰門之下芻秣弗及待斃而已一旦周之武王伐罪救民遏絕亂略牧野之師既臻而天下遂底大定於是戢戈橐矢偃兵息民歸馬華山之陽而示天下以弗服茲其時矣今觀是圖之馬脫去羈絡謝絕鞍韉既無戰鬪之勞又免馳逐之困齕飲芻秣而得自適於寬閒之野草既豐茂泉亦甘洌飲齕之餘至於仰身浴土舒暢筋血其樂當何如哉回視昔之所以待斃於鋒鏑甲冑之間者否泰不侔矣嗟夫民物貴各有所遇也烈火之下無全物桀紂之世無全民豈特馬而已哉展卷三嘆序以識之

贈太守程公序

惟郡縣有司之職得民心為本饑者求食寒者求衣勞者求逸不得其所者求得其所凡此雖堯舜所難而為有司者果何以得其民哉惟之以公道拯之以寬仁齊之以禮法無魁然以厚己賦斂平而征役均無橫科驗援之害而遂俯仰稱鑒之樂如是則雖飢寒勞苦有不得所異之虞一皆委之於命而不以歸怨於有司是則所謂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也能得其心將愛慕之如慈父母矣何肯舍其去哉淮安太守程公宗魯兗州金鄉縣人初領鄉舉卒業太學授淮安同知九年秩滿淮安二州九縣之民合辭薦名於朝乞留終惠而陞今官淮安俗尚勁悍士扶氣節自昔產於是邦者若韓信之將略枚乘枚皋張耒之文學徐積之節孝趙師旦之死勇至於今其遺風餘烈猶有存者非德量器識冠乎數君子之外者未易得是邦之民合辭而爲留之也宗魯鍾岱宗洙泗之靈秀生長乎聖賢道德之邦漸染乎詩書禮樂之教故其言語政事得窺我子貢冉有季路之正措而施之於二州九縣之民無非法古而為治也則吾前之所云九事之目能福乎民而不以病乎民可知矣昔二州九縣之民如赤子之於慈父母寧肯舍其去而不留乎昔漢光武再命寇恂為潁川太守潁川冦竊既平恂遂不拜郡守之命而去潁川吏民遮光武於道乞借寇恂一年今淮安之民乞留程公以終其惠益欲其永久而不去耳一年去乎哉則公之德政於是益可徵矣南京太僕卿汴陽仲昌公託江都主簿蔣祉徵予言以贈予亦識程公者故為書此以復且冀太守慎終如始焉是為序

贈大理寺丞李公還朝詩序

南京為國家根本重地城池之宏壯兵甲之堅利士馬之強勇百官有司布列於庶位者各供厥職是以宗社奠安四夷賓服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八十餘年何其盛哉

然其法久則必玩法玩則人心怠而事不脩舉矣能無慮乎於是皇上選命大理寺右寺丞李公參南京俾城池之不究固者究固之兵甲之不堅利者堅利之士馬之不強勇者練習之庶獄之有冤滯者洗雪之百官有司貪墨者則繩之以法老弱罷懦不任事者罷黜之朝廷委託之任莫重於此而能勝其任者則亦無逾於李公也公江西吉水人唐西平忠武王晟之後登正統己未進士歷陞今官器量宏博才識卓異居公守慎簡出入奉行勅旨之外不加毫末以庶僚為政務之首乃詢之於昭昭察之於冥冥而進退各適其當以庶獄為人命所係則又深體欽恤之意加登詳焉至於固城池利兵甲訓練士馬則各精其所同司而分理之咸底成功既還朝駙馬都尉趙公等賦詩以餞其鄉姻秋官員外郎王公佐黃公愬請予言為序自古國家不難於圖治而難於用人不難於用人而難於任賢任賢以圖治則明足以燭兆非公足以辨邪正況今眷之以朝廷赫赫之命涖之以大理肅肅之威則貪者廉懦者立怯者勇而百廢無不舉矣此李公所以克副朝廷之委任也昔周之詩人贊詠仲山甫之德言其肅將王命以式百辟而又不吐剛不茹柔不侮矜寡不畏強禦故能明哲保身以事一人李公其似之矣孰謂古之賢者不可企及哉丞當奏對闕下仰天顏之悅懌沐聖恩之寵榮賞功加秩以勸將來豈特為縉紳之光抑亦邦家之光也歟是為序

贈太守陳公致政還四明序

太守四明陳公初受帝勅治吉安而郡以大治九年獻績朝廷以吉安非公不能理乃陞大叅秩正三品俾之仍涖吉安而郡益以大治今年春適逢朝覲會同之日公述職居俟命方當增秩贈金以旌其賢公獨白於執政引年求退執政難之公強之執政亦強之公請之益力不屈乃遂疏以上聞特賜俞允朝紳咸惜其去贈章之富足以汗牛而南京尚寶司丞宋公率諸同志亦賦詩以贈請予序其首竊惟吉安大郡天下之人皆稱其為難治古之人居守輔臺閣以功業德政顯著當時而垂耀後世者若歐陽公劉沆楊萬里周必大諸大賢君子是也今之人以三公九卿布列於兩京者如少師楊公冢宰王公以下恒數十百人其文章政事炳炳煜煜不在古人之左以如是之郡有如是之賢而猶稱難治果何如哉蓋由君子少而小人多小人之惡足以掩乎君子之善況前之為守者臨民不以其道則其治之不易也宜矣公自秋官主事陞員外郎而擢今職慈祥豈弟有古循吏之風覩其臨民之際主之

以公道孚之以誠信浹之以仁愛而弗畢也然後刑以一之法以繩之大者上聞小者立斷雖有老奸宿蠹莫不銷縮摧沮無所遯其形迹由是善者勸而惡者戒教化大行而相安於無事之域矣夫天下未有無可化之俗亦未有不可治之民然則非吉郡之難治實郡守之難遇也有由然哉予与公同郡又同為秋官主事相好三十餘年今皆髮兙種種而公乃得先承優老之恩在公則為甚喜而予則不能無介然於懷也若夫致鄉晝錦之榮洛中耆英之歡諸作者能賦之矣茲固不道

贈上元姜知縣考滿序

上元為畿内第一邑邑之民皆四方閩右起實京師之數僦也性有不一之性習有不一之習剛柔美惡雜居錯處乎其中至難齊一況其地密邇輦轂之下而凡百爾之需雖金珠玉帛價登鉅萬者緩急之間必首及之京師都會物貨山積自足酬應惟在會計處分得其均耳一有不均則下必有起爭訟之端上必有悞公務之急政事叢脞不得為良有司也必矣予自永樂甲申中為進士見吾先兄煥宰是邑而知邑務之煩劇也務雖煩劇而先兄秉廉公之心施均平之政民皆愛戴如視父母至今思之弗忘自後送故迎新不知其幾而予未之有聞迨今四十餘年而復得吾姜尹德政焉德政之宰是邑凡民之多寡与家產之貧富皆編注圖格附寫簿籍一歲之中凡遇科差則照圖格貧次出民力者限役幾日而退安田里無再役之憂出民資者必因其貧富以輕重其供應無吏胥之怨至於坊甲裡老馭之必以至公瑣屑泛雜棊草亦有條教務在省節浮費以恤小民而邑遂以大治在朝搢紳大夫咸稱其能泚職三載將獻績於天官其同寅請予言贈夫君子之馭煩劇貴乎有綱有紀提其綱而衆目無不舉焉則事不煩而民不擾不能者如治亂絲而棼之則事愈滯而民益困雖欲求治而愈不得治此有司賢愚之所由別也若德政者其有綱有紀之賢者欤茲行也吾知書最天官榮膺不次之擢未可知也吾深有所望焉是為序

贈江西布政司羅參議之任序

國家選進方面必勑在廷卿亞臺憲大臣於六科各道部屬之中拔其賢且能者薦名於上俾夫官量其才德若大參者憲使僉副度其可稱者而任之其秉賢之法精慎如此乃正統戊辰春南京刑部員外郎廣東番禺羅宗閔子玉例循領薦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子玉初自鄉舉卒業太學校刑部司務而陞員外郎三年報政即陞今官可謂出乎其類者矣欽惟朝廷治侔唐虞凡小大庶職必滿三

考而後黜陟今不待三考而膺峻擢如此豈非豪傑之士哉江右為西南大藩人民有不一之性風俗有不一之習文學之士紆青曳紫納笏於兩京而彯纓綰綬者又皆布列於州郡此其士之高者也下此則以法律為詩書以告訐為衣食又有圓冠大帶望之儒者也而不知其内之所蓄者異乎外竟言罔趨望之君子也而不知其心之所存者殊乎行子玉於巡歷郡縣之際訴牒倥傯其來如雲情偽棼出是非錯亂於斯之時衆皆瞠目傾耳以聽一言之決嗟乎其亦難矣哉子玉練達秋官衆咸推其老成於凡守令之賢否民情之誠偽獄訟之是非曲直審之精熟久矣此固不足慮也雖然秋官之政以法為主而仁以濟之藩府之政以仁為主而法以輔之亦各有其時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子玉其尚審於時為消行其同寅郎中蕭公守中率諸同志請予言贈予亦知子玉者也故書此以塞責

贈鄧公考滿序

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鄧公履純膺少司寇鄭公之薦擢署山東司郎中事厥今適滿九年行將献績入覲其同寅蕭公守中等祈言以贈惟秋官以詰奸慝刑暴亂為職人命攸繫何可以弗欽弗恤昔呂侯為穆王司寇王命訓刑以詰四方雖云贖法非古然其中哀矜惻怛之言猶有三代之遺意焉何以知其然也當夫兩造既具之際必其清矣又必質於師聽之五辭五辭簡孚無可疑矣然後正之於五刑以定其罪儻其中辭與刑有不相應者則為可疑之刑矣辭與刑既有可疑則必降而正之於五罰辭與罰又或有不相應者則必正之於五過而宥免之也其詳且慎至於如此其極又何有濫及無辜之患哉然又慮典獄之官有所蔽誘之也故又有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均之訓焉蓋欲敬忌五者之至罔有擇言在身則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矣此則典獄用刑之極功惟仁恕君子足以當之也方今聖天子布至仁之大德敦好生之鴻恩遴選典獄之官屢頒慎罰之令鄧公仁恕君子也初自吉水庠校中宣德庚戌進士授行在刑部湖廣司主事而擢今官獄囚滯冤遠無濫及不為威屈不為利誘如呂侯刑書之訓豈惟矜慎允詳而已殆將過也鄭公之薦宜矣哉兹當書最天官將必有峻擢寵異之恩矣此同寅之所欲亦區區之所深望者也是為序

贈博士王楨考滿序

南京國子博士王楨希稷淮職三年行將献績天官來祈言以自勗惟博士之職道之所由寓也夫所謂之道者何道

也六經所載古聖賢相傳之道也五倫資之以叙五常藉之以明君子用之以誠身學者賴之以脩業博士施之以爲教則六經所載古聖賢相傳之道不在六經而在博士矣自非通經博古洽聞多識履行清醇卓爾茂異有志於任師道之責者莫宜居此漢之桓榮唐之韓愈宋之胡安國輩可以無媿今希稷爲太學博士博士秩正八品比之高官顯爵似未滿其才德然六館多士英俊豪杰者數以千計有所述作必求正於其師師正之而又合千人之所作送之於博士博士通得考校駁正之然後以其不合於聖賢六經之訓者呈送於祭酒司業而撻以懲之六館多士得自勵以進德脩業者博士之功居多然則師道之尊隆固不在於高官顯爵之下夫士君明乎六經聖賢之道者貴有所傳而尤貴乎得其地博士爲率勵多士之職太學爲英才都會之所孟子曰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於此而不樂而有樂於其他則陋矣希稷之志則不在於是也希稷自太和司訓而擢今官所謂通經博古洽聞多識者也所謂履行清醇卓異有志於任師道之責者也使其行有所弗急則古人亦不難到匡贊裨益予亦有所賴焉雖然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道德不足以累其心人固各有志也予豈敢任一己之見以强人之志向哉在希稷自擇而處之何如耳於其有請也申以贈之

贈荊州何太守之任序

荊州太守何寅亮之初自太學生授冬官主事其爲人警敏通變如明珠在盤圓轉無礙也如駕輕車就熟路而且駛也故能諳練政事識達世故而爲不器之良才具時工部侍郎周公巡撫江南督運國賦奏達亮之協贊厥任偉有成績繼委巡泒齊魯河道啟閉濟寧上下水閘糧運萬艘往來稍使都督武公總督應天蘇公常鎮兩浙湖湘諸郡俊奏亮之董促其程罔俾後期公夙夜盡心無敢有遲慢之者於是戶部尚書金公遂薦授今官命下之日僉曰宜哉荊爲古之大州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是也春秋時爲郢都自秦以後爲南郡爲荊州改建不常今爲荊州府統縣有七其地控扼巴蜀襟帶吳楚爲西南之名邦古人之仕於此者若晉之陶侃謝安唐之張柬之姚崇韓愈其産於茲者若唐之岑文本宋之唐介今之少保石首楊公都憲江陵張公皆名臣也亮之昔巡歷於南北都邑之間嘗總友於是邦蓋深知民隱洞察夫弊者也今之出守於茲苟於利之所當興害之所當除急於舉賢才而恤鰥寡親君子而遠小人國賦不可緩也而亦不可亟軍需不可

愆也而亦不可捜舉吾昔之所聞見者行之不失其當焉則荆州之民再受其恵不既多乎哉於吾前之所云古今名臣亦足以爭先後矣下不負大臣之舉薦上不負朝廷之委任嗟乎亮之賢矣哉吾於亮之有師弟子之義相知將二十年既之任來謁别且乞予言以勗故歷叙其能以褒美之又因以寓夫規勉之意焉

贈御史向公祭祖序

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向佩希顔以獻績入覲疏請還家祭祖許之遂行御縉紳秋官亞卿鄭公屬予書贈士君子學古入官仕不必尊在乎德之尊爵不必高貴乎行之高孝為移忠之資而能績其孝義為制事之本而能貽其義信能行是二者其於為政乎何有希顔廬之巢縣人自邑庠弟子領郷薦卒業太學判平凉靖寧州而薦擢今官其為人端重清謹公勤廉介自庠校至居憲府一言一行皆不違乎矩度於職務罔不修飭而未嘗見其有所作為於憲綱無不振舉而未嘗見其赫赫而烈烈也至与人論辯邪正曲直詳讞疑獄及凡法所當糾者則毅然執正不可屈撓希顔德之尊行之高百司所以敬憚之者蓋不專在於御史之爵位也希顔年二十五喪内甫生一子未離頑復其母戒之曰年少喪妻勢必再娶須慎擇有賢德者勿伏吾之孫為閔損也希顔感母之言誓不敢有意於繼室迄今三十餘年未嘗少有變志夫遵母命孝也不再娶義也孝之至義之盡有非常人所可能者而希顔能之非賢者乎夫人居官之賢不隳其職足矣於德行孝義本源之道則有所未盡也而希顔本之於德行孝義以為政則其賢異於世人之所謂賢者矣今茲歸祭先隴錦衣之煜煜牲醴之豐潔皆外物也而於對越祖宗父母之際内省不疚於心可謂無愧是足以感通幽冥而光顯先德矣内不愧於心斯可以無媿於祖宗父母抑而推盡忠於朝廷抑又何所媿焉嗟夫希顔其賢矣哉希顔与予有舊十有餘年敬予之心甚厚而予愛希顔之心亦不薄也於其請中以贈之

贈李公巡撫還朝詩序

儒術不外乎吏道吏道必本乎儒術不明儒術而欲吏道之當乎理吾未之見也六經具載唐虞三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儒者必明乎六經而後可以致用五刑之法備紀於書雖見於史志歷代纂述法律務求合乎六經之精義徹意而後用之於世世非世俗之吏所能識必通經博古而後能知之也上為朝廷明目達聰下為生民除奸去弊儒者用世之效豈淺鮮哉監察御史李公奎初自郷舉司

教廣昌權國子學正温厚和粹淳正端謹博觀六經百氏之言深造閫奥作為文章詩歌汪洋浩汗一歸於理與之論事皆合乎儒者正道非淺見薄識者可得窺測正統戊午薦試都堂擢監察御史慨然以耳目紀綱澄清沙汰自任當其巡歷浙江時戶部侍郎河南王公翶運鉞唐顒失紀律李公即劾奏之今又奉命巡歷蘇松諸郡蘇松之人莫不驚動曰是即劾王侍郎之御史也老奸宿贓無不消縮摧沮剖析一切事情引經據史出於世俗之表人咸家駭以為不可企及茲當滿代還朝南京諸縉紳咸賦詩以贈屬予為之序夫士君子才識超卓必資學問以充之而有後有以異於人歷觀古之君子為監察御史者若呂黎橫、渠明道三先生其人矣三先生者內之所蘊無非六經道義之與外之所發無非六經道義之言其心淳而正其氣剛而直故不嚴而自威不令而自肅今公以儒術濟吏事以詩書議法律以道義酌人情其亦三先生之高徒也歟世謂古今人不相及使進之而不已焉夫豈大相遠哉士希賢賢希聖公之所希吾知其沛然莫之能禦矣茲當超覲天顏承寵褒膺峻擢則亦未可量也因其行中以贈之

贈安慶葉太守之任詩序

安慶太守葉瓚彥英初自泉州司訓陞南京國子學錄九年獻績尚書陳公德遵薦陞今官既之任合太學同寅翰林編脩官監丞事訪詩義等二十有九人設祖帳於東門之外各賦詩以豔其行而請予言為序予以老疾固辭詩義等曰聖朝建設太學八十餘年師儒之官拔居鄉亞方面之任者僅數人而止何其寥寥也今彥英乃能挺然振出而與斯文爭光後先執事又何惜一言不使其益自振勵之哉予曰諸君子之言是也彥英學行端謹沉靜簡默遇事則直言無隱然每聞其議論百官有司自六卿都憲藩臬方面郡守而下則曰職事有小大政務有重輕要當一以端本澄源奉公守法各秉忠君愛民之心為本如是而政務有不舉紀綱有不立名節廉恥有不勵吾未之聞也聽其言若可立見功效予固知學錄不足以揜其才而其志則在有為也於今見之矣安慶大郡也其所統六邑地方千有餘里而六邑錯居其間邑有令丞簿史以及諸司小官群吏其實數百下民之屬聚托處者又不知其幾千百萬也太守以一身涖乎其上一言不孫諸理一行不合乎度一政事之施或失其當一刑訟之決或戾乎法衆皆傾耳側目群聚而議之矣然則太守之任亦難矣哉雖然天下之事言之非艱而行之惟艱故語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彥英尚

當致力於是無臨静言庸違之誚可也昔之生於是邦者漢有文翁以詩書化乎蜀守於是邦者宋有游酢以德義化乎民前有文翁爲邦之彦後有游酢爲邦之守吾知安慶亦禮義之郡也彦英素所抱負如此而又能施之以德義使無忝於游先生者焉吁乎史稱漢唐循吏吴足多讓哉彦英於予有門生故吏之寵予於彦英又有鄉里姻戚之雅而復重以編修諸同寅之請也故爲序之以兼致大規頌之意焉彦英其毋以予言爲僭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公之任序

福建按察副使劉公棨初自進士爲御史九年而擢今職拜命之官道經金陵鄉之朝紳相率請予文贈惟按察之官起自唐貞觀間遣大使巡省天下諸州而有廵察安撫之名其即漢直指使者至後有曰按察曰按察採訪處置曰黜陟曰觀察處置等名雖不同綱紏之職一也宋淳化間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訟而按刑獄併察其所部官吏之不法者有元各道置提刑按察使且有副焉則副使之官自有元始也國朝有天下置各布政使司以統府州若縣置各都司以統諸衛若所復置各按察司以總覈二司所統之屬司有按察使副使僉事之官自二司而下官吏之臧否政務之治忽軍民之利病与凡爭盜奸宄獄訟冤抑諸所不法按察之官則有糾劾疏滌之政焉有桀奸除暴之法焉小者立斷大者驛聞令行於户庭之間而人慴服於湖山千里之外自非仁足以愛物勇足以振滯剛足以禁暴智足以燭奸不和同不詭隨者鮮克勝其任矣夫綱紀法度之不立和同有以害之也然和同不足以立法而足以保身此世之人寧緩其法而重以自愛者多矣如此而欲求其報稱難矣哉國家耳目之官在外惟按察司處聰達明行或有所不逮蔽其明塞其聰惟欲安享名爵以求無事非國家之委任意也吾知公必不爲是矣公生於世宦之族沉静寡言智謀深密予入翰林十餘年公領鄉薦登第爲御史見其志操卓卓卯有遠大之期令茲之膺是職也其爲政必有異於人可知況福建爲詩書禮義之邦易治之俗也以易治之俗而又得公司其憲爲將見紀綱正而法度脩公益能振之無疑矣遷職得人當遠爲閩士賀之於其行書以爲贈

姚節婦厚六孺人鄭氏傳

節婦姓鄭諱玉字如瓊浙之慈谿溎浦人子瑔女也性溫惠能諳女内則字義年十六適邑庠生姚愈如閏如閏予友也爲衣纓如瓊相之克盡婦道尤綜理家務故如閏免内顧之憂而獲就於學永樂庚子有司貢升成均居無何

以勤苦致疾卒於京邸骨卬癯如瓊衰毀不欲生時年二十有九女甫十歲子甫二歲如閏既没惟曾祖母潘祖母馮垂白在堂如瓊奉事晨昏尤謹不以貧苦有怠意自是屏去膏沐珥笄之飾不出戶閾或有微諷之者如瓊泣曰昔夏令女有言閔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彼人也吾亦人也吾何獨不然妾未亡人旦暮死即從君子遊無他志也卒不可奪迨撫孤幼稍長能讀父書嘗誨曰汝父讀書思効勞朝廷既賚志而沒汝今克承其志吾死無憾矣歲時享祀必親必敬處娣姒無間言視諸姪猶己子若廣部郎中堂東光司訓墨雖宦遊時致饋養凡百所為宗黨咸以為持範迨今壽考七十有七尚康壯無恙嗚呼無節婦孤子孰字宗祀孰尸乎是不可不汲汲焉而不白於世也

贊曰語云不知其朋視其戶不知其家知有婦觀鄭氏之克相其夫善育厥孤百艱備嘗不變初志家聲賴以不墜者是亦難能也已視彼有家而虧其行者大有徑庭矣用書以為婦人之規

書晦庵先生遺墨卷後

右徽國公晦庵先生上時宰王淮劄子前一劄乃淳熙五年知南康軍時值歲饑乞減星子縣稅後一劄乃八年為浙東常平茶鹽時亦值歲饑繩治婺之豪民年譜載婺有富民以貲得官素交貴近米山積不糶一粒宜鐫其官恐即其人茲二事俱已入奏此觀劄中祈叩之至有冀其亟賜俞允也而淮視之漠然亦有唐仲友者與淮同里閈為姻家仲友知台州時貪盜淫虐蓄養亡命徽國按得其實章凡十上淮皆匿之徽國論之益力至於不得已始取初章與仲友所自辯辨進覽竟脫仲友重譴觀此則二劄妄投也豈徽國一時昧於知淮者哉夫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責也親君子遠小人人主之要務也徽國歷事孝光寧宗屢以正心誠意與當世急務勸進經帷上方開納延覽而左右輔弼輒肆沮抑主命臺諫排擊偽學使其擯斥不得進用徽國自進士五十年仕於外者凡九立朝纔四十日而已奸佞在內賢者踈之於外淮欲辭其責可乎朝廷偏據一隅祖宗之讎不復而任相如此宋祚亦可知已淮婺之金華人後人不知重此二劄殘棄湮沒乃為鄉之賢士傳

子肩得之非其後人不知慎此正以先世居廟堂之上而不能進用賢者蓄此適足以益重先世之愧耳豚也棄之也宜哉子肩知寶先賢遺墨珍藏逾百年因装潢成卷遣其子寧求予題敬為書此以歸

題貢師泰送謝原功序後

此貢泰甫為户部尚書漕粟閩海時送謝原功文元正至十九年張士誠僭據平江原功博辭氣慨然欲白丞相以獻偃兵息民之謀又欲薦名有司入對大廷一吐胸中之奇以圖國家大利而皆無所遇焉乃獲以文學過知泰甫執經海上日相与講明論辨至於赤面汗背必當於理而後止此有以見泰甫能忘其勢原功能忘人之勢而得古人交際之心者矣泰甫以文學知名當時此文累千餘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不可窺其涯涘又必能以理為之主且欲原功察時變慎出處不可降志辱身以就富貴至引伊尹太公不輕自用与大振燕齊門以為之戒又以見泰甫於原功去留之際一本乎道義而非苟焉者也可謂忠厚之至矣史稱泰甫喜援引後進不問識不識即加推轂觀此亦豈不深知泰甫者哉原功名肅號密庵上虞人今其孫澤為刑部主事清謹自持充充先德又以見仁者必有後矣

題羅漢白描卷

鬼神無常形畫愈怪則筆愈奇非若人物鳥獸山川草木有形似者比也譬諸六經聖賢之言學者不敢妄出怪僻之語以驚駭世俗有實理為之諮據耳而釋老談空論无其說茫如捕風世之人聾瞽其視聽則反以其道極高至遠不可企及是何也蓋其無實理可以證據故益得肆其怪誕以愚天下之人嗟夫鬼神無常形釋老無常理鑒畫者當有以辨之也此圖所畫皆羅漢羅漢乎素所不識雖然觀其筆意精妙變化不測非梁楷之徒不能作去彼取此亦有可觀江公其慎蓄之哉

讀蘇武傳

蘇武忠貫日月炳若丹青不屈於匈奴十九年而歸頭顱盡白其正誼足以激昂萬代而所封僅止典屬國而已嗟夫漢室亦寡恩哉當時衛律虞常李陵皆降虜之臣也不以失節辱身為恥反以虜廷富貴百計誘武俱降是猶淫汙婦人引貞女以分其恥何其醜哉吾觀近世不惟直蓋如崔烈之徒乃反勸人同於己者亦不少也其失節一而已矣又豈止衛律輩遺臭於千古哉因併識之

題九歌圖

離騷九歌楚屈原作也昔沅湘之俗信鬼而好祀祀必使

丑現作樂歌以娛神其詞鄙俚不足觀屈原以放逐至此因為更定且自寓其忠愛之心焉唐人好事者繪為九神以傳於世宋龍眠李伯時臨之元張渥叔厚又臨之此叔厚之所臨者其精妙猶如是也畫之精妙固無益於世道而俞紫芝所書小楷足為後學師法紫芝之書與托是圖以永其傳乎則以為是圖託紫芝而有傳也可謂兩得其助矣而二者均得其足傳豈非九有精乎九歌之辭有忠君愛國之心哉以彼方此其輕重較然矣夏官主事沈公持是圖徵予題公其珍藏之勿失

題趙文敏公所書洛神賦真蹟

松雪書初本學李邕其後將眾晉唐筆法之妙遂自成一家然李之體骨二王虞褚之精神未嘗不具今觀所書洛神賦或遒逸散逸如羽流仙客吞吐烟霞於林泉之下或端謹雅飭如莊人正士垂紳秉笏於廟堂之上或流轉動宕轉如游龍翔鳳乘風雲御風於太虛之中其變化有無窮之妙足与古名筆爭驅並駕於晉唐人之間真無忝矣此書今冢宰黃公得之屬予題其後敬用書此歸之

題趙文敏公書樂毅報燕惠王書卷

此樂毅報燕惠王書明白激切洞見肺腑書燕之所以下齊七十餘城而成不世之功齊之所以破燕殺將復得齊城故地而貽後世之恥者無昭明於知人惠王昧於知人故也戰國文章之妙此為最勝史傳所載千有餘年至趙文敏公表出而書之其必有所慕矣書凡八百餘字溫潤圓熟變化入神觀其用筆略不經意而皆不失二王法度誠可寶也流傳又二百餘年而為廬陵周仁迪所得仁迪巡撫江南冬官亞卿之仲子聰敏好學得此奚啻拱璧夫以望諸君之文章文敏公之字畫雖非儒者猶知愛慕況仁迪嗜學好古者哉仁迪請題展卷書之敬仰敬仰

題延陵季子墓碑後

昔吳季子封延陵延陵今為常州江陰乃常之屬邑嘗時季子沒葬江陰申港之側先聖孔子題其墓碑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乃篆刻也是刻歲久湮沒唐元宗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朝潤州刺史蕭定又重刻之宋徽宗時朱彥守常州又重刻之凡三傳刻矣而古法古意尚不失孔子遺則聖人之筆諡之至而不敢忽也墓舊有廟廟有像國朝洪武初復設建廟像於郡城之內久漸頹廢今太守莫公愚武進縣令朱公煜一新舊規視昔有加摹刻孔子所書立碑廟庭謁拜以時祀典益隆甚盛心也自古王公貴人之墓不逾百年廢而不存者多矣季子沒今千有餘年而其墓石祠廟皆得葺治完好者季子有泰伯子臧之

謀德且自吳聘魯請觀周樂而知列國之興廢歷聘齊鄭衛晉而知政治之得喪則其明睿博通賢於他國之俊乂遠甚名節表表並將與霄壤同於不朽而茲墓石鬼神猶知呵護況人乎哉吳朱二公既嚴江陰樵牧之禁又新郡城廟貌之規事神如此治民可知也夫以孔子之聖猶季子之墓碑唐宋諸公知所欽仰與今二公知所尊賢而尚德是皆不可沒者故書此列於碑石之左俾凡涖官於是者皆知所以景慕焉

題九歌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卷

九歌楚三閭大夫屈平所作自東皇太乙以下諸神宋龍眠居士李公麟畫也今太常丞戴公裝潢成卷徵予識之夫平之盡忠於楚也其志可與日月爭光懷王信上官靳尚之讒而見疏襄王又聽子蘭之諂而見逐平至沉湘之間因史定巫覡事神之樂歌以寓其忠君愛國不忘之本意冀一感悟有旋軫之望焉而一斥不復遂至懷沙投汨而死悲夫三閭以被讒放逐不以怨誹而惆悵戀慕之誠至死而益切嗟夫世之貳高位食厚祿諛佞固寵而終身不知圖報者觀是圖也能不顏厚而忸怩哉閭之妙世固無與比者而戴公珍藏之其所重則又不耑在於妙不妙也知是說者可以見戴公之心矣

題黃山谷書李白贈懷素草書歌

此山谷道人草書述宿奇偉變化莫測方諸李白歌詩極寫形容可與懷素頡頏伯仲真名筆也道人名庭堅字魯直號山谷洪州分寧人仕宋吏部員外郎學書三十年工正楷行草初師趙越故二十年不脫俗氣晚觀蘇子美書及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各墨蹟始窺筆法之妙其得與君謨元章並稱宜矣雖然二王草書之祖也山谷之所師者懷素高閑之流耳韓子序高閑草書頹廢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嗟夫此山谷所以不能二王也歟

題草蟲卷後

設色草蟲一幅凡十餘種筆墨精妙生氣可掬都督沐公令子倩蓄為家藏珍玩題曰吳炳草蟲徵言識之炳毘陵人宋紹興間畫院待詔工畫花鳥寫生折枝可奪造化光宗李后愛其精妙恩賚甚厚至賜以金帶世之所傳記者如此而未嘗聞其善草蟲也豈草蟲是其餘能傳布不廣故人知之者罕也抑好古博雅之士失之於傳記者耶予不得而知也雖然亦一時之名筆蓄為家藏珍玩亦可謂知所鑒別者矣

題米芾遺筆

右米芾大行書几二百字前後所書似出兩手亦云恐非

一時筆然亦各臻其妙未可異而視之有宋書法名家以蘇黄米蔡並稱觀此則名不虛得矣芾字元章初居襄陽至芾徙於吳以母侍宣仁舊恩歷官至禮部員外郎崇寧間除書畫兩学博士博文尚古倜岸不羈嘗與名流評其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蔵又議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人而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夫文以理為主必氣以充之然後根據而不苟字以規矩為主必氣以馭之然後豪邁而不萎元章素負豪邁之氣者其書似其為人亦其宜而妄生異議者君子有所不取烏監察御史雷復持以求予題書此以俟識者鑒之

題抄録歐陽四六文集後

文章自六經以後變古作者不一其體至漢末乃變為儷對唐陳宣公又變為儷閑雅柳子厚晩年亦所不免宋歐陽公直欲追蹤六經然亦与東坡間出四六如詔誥表啟批答之類亦當時之所尚也文章与時高下豈不信然武学司訓狄鴻陳先生録得歐陽四六之作一帙属予題於簡末大賢君子之文雖片簡隻字不啻精金粹玉皆足寶愛奚敢容喙於其間哉謹為書此以納

題解学士大書畫錦堂卷後

右卷首畫錦堂三大字翰林学士解先生所書俊逸遒勁如干將出匣寒芒鑠人而不可狎玩如促翮摩空風迴掣之而益迅如端人莊士正氣凜凜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誠一代名筆也先生歿三十餘年矣而遺墨煥然尚新展而玩之宛然玉堂之上而覩神采之煌煌也今為廣生鄭主所珍藏求書歐陽文忠公所作畫錦堂記以亞三大字之後異有所指而不孤先生予座主也謹用書此以誌景仰之意云

書賜大理寺卿胡公制勑後

國家治化隆盛萬方寧謐適惟常鎮蘇松諸郡鉅豪肆强凌虐吞併縱横其間有司憚其猖獗莫敢控制仁宗皇帝不忍善良之罹其毒也特勑大理寺卿臣胡槩往巡撫之今上皇帝嗣登大寶委任益重卿剷兇除惡去奸草薙禽獮痛絕根株由是蘇枯起弱善類勃興頌聲上聞聖情悅懌重念付託得人宜加奬諭乃宣德三年七月明年五月兩命翰林撰勑賜之宸章炳煥寵光昭回褒崇嘉美勗勉兼至中外搢紳莫不以為榮慶而卿則夙夜兢惕祇懼益深又明年卿入覲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賞功旌能僉曰實宜都憲有屬允愜群望而際遇之隆罕有及者夫以前代同心一德以成治功莫不皆以漢唐宋為可稱今聖天子有堯舜知人之明而在廷臣僚又皆有當時賢相輔弼

之效是宜姓績熙載而協和萬邦觀於卿驗之矣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我朝明良際遇足以比隆唐虞而漢唐宋不足讓也猗歟盛哉卿欲鐫刻二勅於貞珉歸以寶藏於家傳之百世昭示罔極乃屬敘宗書之且俾誌於其下不敢辭也遂薰沐拜手謹書并識

題香山九老圖

香山九老圖蘇州郡倅邵信之託繪事者作也南都楊公跋語引白居易自序有云狄兼謨盧真年皆未及七十與其會不及其列或説李元爽僧滿如近之也予觀唐史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東都履道坊疏沼種樹築石樓香山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會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及觀司馬温公耆英會序有云光年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與於會若然則狄盧二公當在九老之數而南都公新以李元爽僧滿如為近是予固不能無所惑也且白公非純正之士而宋之雎陽雖中諸公皆慕而為之重其尚齒也尚齒風化之本厚俗之道也邵公之為是圖其亦有在於斯歟不然則將為後日歸老偕始甫求之會欲追配乎前聞人計也

書李氏族譜後

作譜以所著受姓之原明始祖之所自出紀世次分宗派辨昭穆別尊卑等親疏而隆孝敬也合族之道於是乎備其有關於世教也大矣監察御史李公文奎其先家於饒信至文奎始遷弋陽之九州先世遺文故牒喪失於元季兵燹之餘存者無幾而文奎乃能博致舊聞增益未備攄其所可知者而作為是譜爲叙列精確於吾前之所云皆可無愧孝子慈孫用心之仁厚若此文奎誠可謂之賢矣世之人有歷一再傳而遂不知先世之諱與字者何限使是譜以嗣以續益遠而弗替焉雖百世可知也嗟夫文奎其賢矣哉

書西溪朱氏族譜

譜奚為而作蓋乎百世之既往祖宗之所自出可知也後乎百世之方來子孫之所由嗣續可考也千百人之衆合而書之如在一堂之上支分派別散處於四方之遠聚而列之若會一門之内昭穆尊卑秩乎其不紊井乎其不亂尊尊親親孝敬之彝寓譜之有關於人道世教也大矣此都憲朱公西溪族譜之所繇作也朱自宋紹興中有諱良臣號唐西者由南康徙居萬安西溪至於公凡十世故家大族詩書禮樂之教孝弟忠信之行耳濡目染於家庭之間有其來為有自舉鴻詞舉孝廉為祕書郡守者有矣丞

吾父子以明經魁名鄉貢者世固不可多得也而公復以名進士都憲臺端嗟夫朱氏世德之遠何其盛哉吾知後世子孫覩感興起繼繼繩繩振遏於後光者則未可量也然則是諸之作公之所以不忘乎先世啟迪乎後人者誠可謂無忝於唐西而為朱氏之賢子孫矣公間書是諸屬予題其後澂用書此以歸

題故宋二勅後

右宋初上通其一天聖褒鄭運使天益之政績其一紹興嘉鄭武顕琪之功能武顕實運使　世孫也自天聖至紹興凡百有餘年武顕乃能攄扶堅敵趾美前休實藏仁廟之訓躬膺高廟之褒詩不云乎貽厥孫謀運使有之繩其祖武武顕可愧矣然自天聖至紹興又三百餘年當宋季元末之際兵燹無慮二勅具存非先世德澤之遠後人保護之密其孰有存者百無一二其裔孫伯膺又能裝潢成卷表而出之得當代賢士大夫題識甚富俾天聖紹興奬賢進秩之典章運使武顕卿氏克敵之功業振耀百世彌遠而彰則伯膺之克善繼承益可以無愧昔魏徵五世孫蕃仕唐文宗為起居舍人文宗嘗閲御家書詔頗有存否蕃對以惟笏尚在史稱蕃挺挺有乃祖風烈蕃非不賢也而書詔僅歷五世已無存者況伯膺之於運使若是其遠且久哉方之古人又可無愧伯膺年逾八旬善嗜學夫邇不勅其運使之賢子孫也若夫世守兹勅以為傳家之寶尚有望於伯膺之子孫焉

書宋太祖賜魏仁浦詩卷後

右宋太祖賜魏仁浦詩其一於建隆元年仁浦為學士時所賜其一則乾德二年仁浦以侍郎獲請罷政時所得也元歐陽原功有記謂仁浦乃唐鄭國公徵之八世孫自仁浦歷十四世至諱君瑞者乃以御賜的本授其長子國用勝新者授其仲子國珍今監察御史淡國珍第四孫也以勝新御詩裝潢成卷請予題其後嗟夫魏氏世德之遠也於此有足徵者矣何其盛哉然攷之陳子桱宋鑑續編則書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遂以乞罷之史傳則謂以同刑部尚書入宋進位右僕射而罷守本官三者所書歷官不一要必有足當之論未之能考焉鄭國公忠犯人主功施社稷本大而末茂源遠而流長是宜後世子賢孫以賢繼賢光顕先德於無窮也淡今為監察御史有文學表表在人而於御詩之藏保愛慎重如此其賢益可知也韓子有云莫為之前雖盛不傳莫為之後雖美不彰魏氏祖孫之謂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淡尚勉之

題鮮于伯機書歸去來辭真蹟卷後

右元太常典簿鮮于樞所書歸去來辭全用晉唐人筆法而稍變其形迹耳滋潤而不媚圓勁而不放亦足以自成一家可敬也許者謂太常早年嘗攻案牘書故不多間有俗筆此所謂求微瑕於美玉者也君子所宜畧之

題宋誥勅卷後

右趙宋誥勅二卷共七通俱自慶歷至嘉泰所頒者上虞郭氏曰昭簡曰隨曰照曰仲先曰與敬曰圭歷世之所受也推恩進秩其有侯焉世襲軒冕輝映後先何郭氏之多賢也郭系出汾陽汾陽位極人臣功蓋天下休光偉烈炳耀唐史則其積之厚而發之盛宜矣然自慶歷距今四百餘年興替不常變故亦不少也而是勅具存非其奕世子孫克善繼承知重先德什襲珍藏以不忘當時恩禮之盛者不能然也今常熟主簿世南於昭簡為十二世孫持是卷謁予題冀有永光先德於無窮亦可謂汾陽之賢子孫矣為世南之子孫者尚當有以謹其傳焉

題思親堂卷

少師陸平侯張公名位尊崇功業烜赫顯榮壽考五福咸備歷事五朝寵眷隆厚給賜誥券封贈三代祖考所以報于其親者至矣而猶以思親名堂重其本也蓋謂名器富貴本乎祖宗父母積德累善垂慶後人所致何敢忘所自哉夫不忘乎其所自孝之至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公所以推誠宣力以盡忠於國家者孝之所由推也公皆能盡之嗟夫張氏世祿之遠其有窮乎哉

題趙文敏公一家遺墨卷

此趙文敏公一家遺墨凡六幅首之以行可類記事一封公親札也而其天然之妙無容喙矣次之以漁父詞四首公之內親魏國管夫人仲姬所作亦親書之詞婉而筆清而勁非工於詞翰者未易能及次之以送剛父學正詩趙孟頫作或以為文敏弟也而其筆意絕不類其家傳果何如哉又次以秋興八首趙奕仲光和元中郎中之作仲光文敏之子仲穆之弟隱居不仕日以詩酒自娛故其詩与字綽有父兄風致又其次孝廉某先生乞粟疏趙麟彥徵所作彥徵文敏孫仲穆之子也一疏甚工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況其書惇實典則蓋亦無忝於祖父者矣又其次乃王子猷訪戴安道叙前後截去姓名不知其為誰作也昔元之仁宗嘗取公合魏國夫人及子允書裝為卷軸識以御寶命藏之秘書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也嗟夫公書一家翰墨已為當時人之所重如此況後世學者哉此卷為公鄉生俞全所集寶之重之異當圭

壁間請予識於其後予之言何足為公重輕哉書此以致
敬仰之意云爾

題解學士草書

學士解先生草書其筆勢超忽揮霍如蛇驚電掣奔馬之下峻坂其清曠散逸如秋鶴唳空雲鴻戲海仙冠羽衣乘風御氣於太虛之表然其筆意皆不出乎晉唐人規矩法度之外誠一代之名筆也昔蘇子瞻評書以蔡君謨為近歲第一筆余亦敢以子瞻之評君謨者評先生於今日也駙馬都尉趙公素有定論不知以予言為然否

題欹器圖卷

宥坐之器設以警衆之器也其意則皆在乎執中秉正與持滿之有其道焉若堯舜成湯之執中用中益之滿招損禹之不自滿曾子孟子董子之正心正道正誼皆是矣易言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者自滿之謂也滿則過中失正不合古先聖之道是以虧之變之害之而惡者焉孔子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持滿之要言也使能守此而不失焉則豈有傾覆之患哉將益之福之而得不一之慶矣長興錢宗義氏家藏宥坐之圖託大理少卿楊公屬予言識之且曰宗義之為人智而若愚敏而若拙勇而若怯富而若貧又且能謙而不爭嗟夫宗義其有得乎古先聖賢之遺訓矣保富貴於悠久保祖宗世業於無窮端有兆於今日嗟夫宗義其賢矣哉是圖蓋松雪翁所作亦設喻儆衆垂訓後人之遺意固不在乎筆意之工不工也宗義勉乎哉

題晦菴先生書簡墨蹟卷後

昔南軒張先生謂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晦庵朱先生謂韓魏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行草勢此與荊公之急迫正相反果於是竊有警焉今觀此書雖若略不經意而端嚴謹重具存法度之中其詞又皆謙虛溫潤無非道義之所發乃知先生雖已造大賢之域亦有資乎警察涵養之功也先生上承列聖道統之傳雖一書札猶足以師法後學況其大者哉駙馬都尉趙公出是以示予故書此以識景仰之意

跋蔡襄真蹟卷

蔡端明工字書大字鉅數尺不失結密小字如毫髮不失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諸體草書各極其妙而尤長於行也筆力遒勁安媚有餘自謂有龍翔鳳舞之勢知者不以為過史稱為當時第一觀是帖信不誣矣端明博

古尚氣節宋仁宗命其書元舅隴西王碑文則書之命其書温成后父張堯封碑則辭曰此待詔職耳不敢奉詔一書一不書之間有以見其志節之不可撓矣其為諫官可知也唐柳誠懸能以筆諫而知其心之端蔡端明不書張堯封之碑又何愧於誠懸哉今少保黄公賢子琮持是帖求予題嗟夫是帖之可寶愛蓋不特專在乎書也琮宜慎蓄之

跋唐韋莊借樂章帖

右唐韋莊借樂章遺墨六十八字國朝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得之於流落之餘今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復得之於遺佚之後唐宋距今六百餘年而墨色如新誠可寶也莊字端己杜陵人在昭宗乾寧間舉進士時中原多故往依蜀節度使王建建薦為掌書記起居舍人歷官至平章事以行書名於當時莊以依王建得官事業可知但其字畫温潤清腴得晉人風格為近有足觀者矣字首尾有政和宣和收藏印記復有紹興內府圖書則是南渡時流落越中後為宋公所得宋公為學士居京師又為士人得之是帖決非士人歷匿所藏之物譽之美玉豈汙壞所能蝕哉李公得此表而出之可謂得所託矣誠足為端己百世之幸也

跋燕集圖記後

燕集圖刑部右侍郎段公民所作先是廣東參政楊公勉菴作是圖少詹事曾公棨為之記曾沒段公以其事同錄曾舊作於楊公卷中屬予傳寫之且俾補其未備惟昔太宗文皇帝極意文學之選俾之績學中秘得今詹事等二十八人太宗文皇帝見之喜遂命翰林閑文淵閣給書籍筆札工部布几席擇近居與家以便宜名禮部給夜誦膏賫金光祿供饌羞醞茗果品日三行庖食罷許出遊息仍賜免朝使不困億神思復歷舉兩漢唐宋班馬韓柳歐蘇諸名家期與之並所以篤勵優待之者備極其至今工部右侍郎周公忱時亦在選次獨奏御曰臣誠不敢孤負太宗文皇帝嘉其有志益嘉領命今少保黄公淮贈禮部尚書胡公廣添注選中通得二十九人於是日相與磨礪乎學問奮發乎文章以期無負聖恩於萬一然過休暇則又相與出遊近郊盤薄乎幽勝之地觴詠蕭然有物外之趣厥今二十餘年矣古今勝事久而至於湮沒者何限此段公燕集圖所由作也作圖非志逸樂也猶念遭遇聖明涵煦造就鉛鍊琢璞曲成令器今皆登躋顯要仰戴朝廷恩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惕勵省躬抵感莫報況太宗文皇帝鼎湖既遠而吾二十九人又漸以職務散去什況

死生各隨遷遷思欲如前日之文會内廷觴詠休暇不可復得茲圖之作所以寓夫感今念昔懷報靡及之深意且以伏天下後世知聖朝養賢之厚待士之隆有所觀感興起而作新之也特欲盛哉夫勝事之傳由乎人唐之房杜輩伙文才不足以稱則登瀛之選奚取焉今二十九人者其中文章政事卓然有足報稱者矣又況如段公之偉然者哉獨敬宗朽鈍不振慚負聖恩惟夙夜祇懼而已二十九人姓氏官爵曽公舊作詳之但失書天台章朴与周冬官事〻貴紀實今皆補之庶幾後世有足徵者

題諒山知府易公忠節堂卷

交趾版圖歸聖朝為郡縣餘二十年賊孽黎利復肆反側適有歸順以抗王師時賊勢猖獗守土者多束手陷沒獨諒山知府易公堅守孤城不少屈撓約束土民死生以之民皆奮勇聽命戮力効死無一人敢有異心至勢窮援絶度不可支公乃歎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自經而死諒山為交趾屬郡民亦交趾夷人也獸思舊穴鳥戀故巢夷狄禽獸同此心也公懷仁服義秉忠持節其死蓋出乎天性在公不以為難獨其化導助順伏蠻夷之人忘其故土之歸而致死力於必亡之地茲其所以為難也雖古之王蠋張巡何以過之朝廷寵之以褒章崇之以大爵紀於策書以為凡為人臣者之勸宜矣哉忠節名堂信矣嗚呼公雖死萬世猶不死也公諱先字太初湖廣湘陰人云

題顏魯公遺墨卷

此稿魯公祭文草也公自蒲州刺史封丹陽縣侯乾元元年御史唐旻誣効貶刺饒州至東京作此文以祭伯父及其一門之親約可三百餘字雖改擦塗抹數字〻皆有規矩不失常度予每觀公平生碑刻其正書則峻聳如山嶽廉利若斧戟其嚴毅莊重如端人雅士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不敢褻近此則小行書也剛勁而圓熟与争座帖大畧相似亦未敢以伯仲許之争座石刻此墨蹟尤為可寶者自乾元迄今千有餘年絹素完美筆畫爽朗而精神英發雖在草〻之閒正氣凜然史稱其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非虛語也宜乎博雅君子珍藏什襲愈久而不失也公歷官至太子太師李國狀忌之盧杞疾之屢遭貶逐年八十遣使李希烈雖不屈罵賊而死亦少知幾哉悲夫

讀李白詩

李白詩話有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盃水此蓋不得志之言也白初以文名結知元宗召入金馬元宗降輦步迎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寵亦極矣遂命供奉翰

林天寶中元宗与貴妃賞牡丹於沉香亭屏去梨園弟子出金花箋命白供清平調〻成促李龜年歌之喜極妃主方是之時一字可値千金何須萬言自汙永王璘斥流夜郎之後遂放迹縱酒浮沉於四方湖海之間其見諸詩歌雖多雄偉豪放然亦出於淹滯之餘似少和平豔桓瑣璐知舊恩終不可復於是乃有不及一杯水之嘆古云臣失其君虎變鼠白之謂矣夫以白之天才元宗有意於綸綍久矣而高閑深媿脫靴之恥乃摘清平調中飛燕之語激怒太真遂終身不沾一命而卒宋敏求云一命不沾四海稱屈予亦云然悲夫

題㜷子山學士書米漢延眞京兆谷李文德爲書後

書本心畫必氣祭以充之筆力以發之然後遒勁神彩流羕動宕而不至於萎薾昏滯晉唐人得之者多今覩子山学士所書雄健流動神彩煥發而又不出乎規矩之外可以知其心正而氣充矣史稱其雅知經國大體評書者又謂元時以書名世自趙文敏公之後公無媿爲斯言得之矣廣文靖公一敍乃其筆於旨肯之餘者尤爲難得要不可以工拙論之也滁守彭公得而寶之可謂知所重矣

題大勝關八景詩卷

天下江山勝形萃於金陵而大勝関者又形勝之都會也國家定鼎於茲七十餘年武弁之守是関者不知其幾然或武而不文或文而不雅雖有形勝不知所以紀述者何限金吾衛指揮彭公來守是関甚久乃作草堂於関之上摘其景之尤勝者名曰大勝關八景而一時縉紳大夫皆爲詩文以紀述歌咏之積以成卷公於職務之暇乃燕坐於草堂之中仰望都之壯槩覽八景之雄秀時展卷而諷誦之心与景融陶然以樂則草堂者又是関形勝者都會也若公者可謂武而能文〻而又雅者矣其賢於不知紀詠而有孤於形勝者何其遠哉公間持是卷請予題於其後故爲識之如此

題三友圖卷

歲寒三友松竹梅是也松之貞心堅操竹之虛心勁節梅之氷姿玉質皆品彙之傑出者也世因謂之三友當氷霜嚴凝之際草木搖落殆盡而三友者蒼翠芳潔挺然特立於霜崖雪谷之中傲睨歲寒不隨時以改遷故君子深有所取夫三友物之微者也以其志節之同獲締交契之義如此况人爲萬物之靈其取友當何如哉亦曰友直友諒友多聞至於工友千古而已繡衣劉公歷事四朝三十餘年皆於直諒多聞上友千古誠非一日而猶取於三友者非特重其志節也有棟梁簡編調鼎之須焉耳公之志其

可量乎吾將於是爲卜之

題義門陳氏家譜後

昔九江德安義門陳氏食指三千餘家無異財廚無異爨
其詩書禮樂之言孝友忠信之行父祖傳諸子孫子孫傳
之無窮無少長男女皆行、胥厥各盡其當務之職協心
同志義以聚之以故自有唐歷宋元以迄於今雖千百年
之遠數十世之多而孝義之風益振弗替此天下古今大
家世族之所能難也太學生陳康賢其遺裔康之始祖諱
績宋紹興間由進士授興安鎭監鎭遂居興安興安即今
之安仁也德安初祖僕之太邱長寔而義聚則始唐之御
史大夫崇安仁之族分自德安自續而至於康凡歷十有
二世矣而詩書禮樂孝友忠信有遺教焉康明敏俊秀好
學而文居太學有年益敬、然其有爵祿崇名而能振揚
先德者矣誠無愧於義門之後也夫枝之繁由乎本之茂
流之長本乎源之深義門積德深厚而其子孫明敏而好
學亦其理之自然康雖祖於安仁乃能推本所自合德安
之譜集而爲一閒嘗請予題其後予觀譜中所載唐宋名
賢序贊多矣予亦奚贅第嘉康有尊祖敬宗水木本源之
志不可不答其所請書此以歸

題空谷和尚語錄

儒而墨鄒孟氏拒之墨而儒昌黎子進之所以拒之者正
人心也所以進之者叙迷途也空谷和尚墨而儒者也觀
其集中所錄偈頌之類乃其宗教之語固不必究其眞妄
至若序記詩歌之作則與文人詞客理致聲韻爭光後先
吾安得而不進之使其尚在當與論明乎六經聖賢仁義
道德之訓以返其轍而空寂已久可勝惜哉今其徒文盛
持是錄謁予題其首簡空谷之作不可少而文盛隆師之
心志亦不可私也書此歸之

題刑部侍郎鄭公惟一卷

一者天地位分太極之理也天地得之以爲天地人物得
之以爲人物一誠而無妄一眞而無僞故舜禹以精一爲
授受心法伊尹太甲以一德爲訓戒之詞子思以一誠爲
九經之本凡天下希賢希聖之君子苟不勉焉以致力於
斯吾未見其能造乎其極也鄭公以惟一名軒其知所以
致力於斯者哉然吾聞天地一而四時成四時成而萬物
生君子之心一而萬事皆合乎道鄭公之心誠一而不雜
眞實而無僞故一言一行皆得合乎其理則其享有福祿
於無窮宜矣哉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鄭公有焉又曰終
始惟一鄭公其尚勗諸

書宋高宗賜呂忠穆公手詔後

此宋思陵起吕忠穆公頤浩知潭州時手詔也考之紹興
元年公与秦檜並相君子小人勢不兩立明甚秦檜風他
偽倡内修外接之議出公都督江淮荆浙諸軍尋爲侍御
史辛炳論其不以時奏災異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五年六月岳武穆大破湖寇楊太湖湘悉平慮其剽
輕易變復起公無聞之中以鎮撫之即此詔是也夫公以
文武將相才能身任社稷安危志在興師北向恢復中原
以雪君父之耻鎮撫湖湘非公所急宜其抗章固避有啼
於懷然則使宋祚終歸於不振豈徒奸檜一人之罪有由
然矣嗚呼惜哉此詔藏於吕氏幾三百年今其九世孫大
理少卿竹出示敬宗俾題其後庶使百世子孫皆知寶藏
敬宗既以欽思陵宸翰之永存又以悟忠穆忠義之弗竟
且以重少卿公之旨爲其後也謹升書之以歸

題尊經閣中秋倡和詩後

中秋宴尊經閣七言近體若干首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
周公崇述新淦司訓劉公子欽所倡而翰林侍讀苗公衷
與以下屬而和之和平典則鏗鏘振雅蓋得乎治世之音
也何其盛哉既撤棘劉公彙次成卷屬予題後當國家大
比之秋諸君子奉朝命承禮聘相与校文京闈鐵内士子
歌鹿鳴而來者動以千計文字填積美惡雜進淘揩金於
沙石剖玉璞於碔砆必心目俱存精力皆到然後可無遺
珠之歎終日兀兀豈暇復有他事而諸君子考閱精敏取
舍至當方且從容休暇得燕會之樂而盡觴詠之歡非諸
君子學力有餘熟閑衡鑒何能臻此劉公与予與聞二十
餘年恒想跋涉世故易及昏眊而乃精神康健無異盛年
有以見公處之有道無入而不自得也其得壽考之徵宜
矣哉因併誌其欽敬之意云

題二十八宿卷後

敬宗以朽鈍之資荷蒙太宗文皇帝選与二十八人之末
俾績學中秘期至古人祇惧弗勝黽勉二十餘年無以報
稱萬一少壯且然況日就衰朽矣所冀哉是以早夜怵惕
慚負益深尚賴同志諸公能以文學政事黼黻盛美藉倚
餘芘以掩瑕疵然亦不能無内愧也雖然又安敢不竭盡
心力以圖涓塵河嶽之報哉展卷執筆爲之惕然

題孝感卷

刲股孝也嘗藥獨非孝乎嘗藥之同衆而爲刲股獨奇
則非孝矣醫藥弗能效至情廹切能用刲股以愈親之疾
謂之非孝亦不可也在行中庸之道者猶有可議焉而閨
門能之茲其所以爲孝也噫世固有不知深愛其親者視
孝女豈不深可愧哉

題長江萬里圖卷

長江萬里圖一幅始自鄱陽鎮而終於會稽之西興歷武昌南康金陵錢塘凡三十有四景若廬山九華鍾阜大江虎邱西湖又景之傑然者也其間層巒疊嶂驚波鉅濤城郭之遠近樓閣之參差與夫草木芊蔚魚鳥翔泳莫不隱顯於烟霄窅靄之際出没於空曠有無之中寓千里於尺素會多景於一日筆精色妙奇巧迭出亦當時之名蹟也不識為可愛惜乎鄱陽之西有峨峨西興之東有天台雁蕩咸久斯缺不及見之矣此圖流傳閩中今為鳳陽張英所得英以世官而居金陵乃託國子學錄李奎徵言題之予嘉英之好事而又重李之請也書此誌之

題趙文敏公真跡後

趙文敏公書清麗奇逸似其神氣欲仙飄飄然有出塵之想雖不甚工書亦知其為佳也觀此秋興四詩非得公重題以為證誠難矣哉公自至元三年以行臺程侍御鉅夫初薦入朝歷事五帝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九而卒皆為至治二年六月公自謂此詩是昔四十年前所書逆而推之乃公初入朝為兵部郎中時筆也少年筆意未甚精絕公重題以示後人宜矣題後不逾數月而卒敬仰之餘亦可慨夫

題登高倡和詩卷後

宣德庚戌秋駙馬都尉趙公襄城伯李公暨吏部尚書張公而下凡十有一人以重九節同登城南雨花臺屏騎從易盛服徒步以陟臺岡之顛於時天清日明涼飈薦爽近觀遠矚四裔豁然長天江塹龍盤虎踞帝王天府之國萬世永賴生際隆平又逢佳節崇幸感恩游衍及時衆乃相顧曰良會不可孤於是設酒殽迭獻酬情暢意適樂甚劇歡又相謂曰不可無述以紀勝會乃倣唐人聯句凡得若干韻翌日襄城公錄所作遣人持送駙馬都尉沐公觀之公以塞公伯榮在列且能詩遂別成近體二首以贈伯榮伯榮既理其韻錄以示予曰願有以識之夫九日之作惟杜子美藍田崔氏莊一詩雄渾沉着冠絕古今然而遊非其時意出强歡今觀倡和二詩無沉鬱感慨之情而有溫厚和平之意誠治世之遺音也何其盛哉予亦忝與登高之列者因喜為題此以歸

題吳氏族譜後

譜者譜吾祖之所自出也自吾祖一人之身傳而至於千百人之身自吾祖一世之近積而至於千百世之遠其間支分派別昭穆尊卑情服隆殺之不一窮通賢否生卒夭壽之不齊自非譜以述之而欲使生於千百世之下者逆

知之於千百世之上亦難矣譜之作奚可少哉吾觀甬東
吳氏之譜自其始祖助教東明公至於其孫友璘凡十有
二世其昭穆尊卑親疏遠近之詳可以一展玩而盡得之
雖百世之遠不言可知也豈特十二世而已哉夫百川之
流歸於一源千尋之木發乎一本孰謂千百世之子孫而
不本乎一世之祖乎散而下之則為萬殊推而上之則為
一本此非仁人孝子有所不能知也友璘其賢矣哉繼今
而後伏為友璘之子孫者皆能善繼善述以永其傳吾見
尊親孝弟之人皆於吳氏之門出矣而亦本於友璘垂訓
之功也然則為吳氏子孫者可不勉哉

題德祐忠臣卷後

宋興三百餘年至德祐丙子其事殆矣詔將握重兵於外
者不為降城之謀則為敗逃之計及賈與賈似道依違行
陣又反忌功疾能使汪立信之謀困而不用致有丁家洲
之敗於斯時也國勢解體士卒寒心雖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可為矣而吾鄉先達袁公鏞無寸兵尺箠之藏乃欲以
大節折衝元兵至於死而不悔豈其智有不及哉由其素
懷敵愾之心惰將士之不用命故於元兵之至不顧死生
利害揄以順逆禍福異一捱其全鋒以存垂亡之祚此其
忠義之志誠足格天地貫金石而其死固公之所甚輕也

或以為公之志大矣而不能察趙謝二人之所貴何也殊
不知殺身成仁公之志節定矣雖非二人亦必分死一往
矣職計其貴与不貴也又況二人不足以抗元兵哉若然
則公舉家赴溺而死又孰使之然耶推公之志使得出与
文履善汪立信諸君子慨慷中外掃退北敵其事或有所
濟惜乎以布衣赤手徒死於烈焰之中可勝慨哉自古忠
臣之死國難者衆矣求能如公之烈烈亦幾何人而史氏
泯焉不傳豈當時執筆者或有所怵故不欲使其事之表
襮耶抑采摭者或有遺佚也夫公之忠義志節譬猶精金
雖伏埋蝕土壤其神光寶氣自有不可掩者豈一時史氏
所能泯哉公之死幾二百年其四世孫珙珙之子忠徹遭
逢聖明顯榮於朝其事遂光大顯赫為文士紀述可謂屈
於一時而信於千百年之下者矣又以見有德者之必有
後也敬宗忝居太學欽仰英烈久矣忠徹今為尚寶少卿
与敬宗友善聞以蔣公所作之傳出示觀之因謹識其歲
月以歸

題趙松雪書戴表元所撰危公遠虛　記墨跡後

觀趙松雪墨跡多矣此本沉着清勁雖姿態少豐而冠冕
珮玉不失為端人正士因与常所見者稍異故觀者不能
無疑聞昔松雪与草廬吳先生作字率多楷書故能深知

松雪楷法之妙後見先生題松雪他本楷書云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於時松雪尚在已有疑者況後世哉此本乃臨川危氏家藏之筆今河南僉憲劉公士資嘗究心鍾王書法因購於危氏之孫得而藏之士資與予有夙昔之好間持以示予噫誠可寶也亦可慨也

題雪菴真書心經墨蹟後

楷法至顏魯公備矣魯公之書嚴毅方正渾厚沉着其法不可復加後之宗魯公者甚衆而惟黄太史山谷識其妙太史雖稍變化欲自成一家而骨氣亦少緩矣近觀釋雪菴所書茶榜其勁正得之魯公而意頗殊黄太史今又獲觀其所書心經險峻曲折奇崛若古劍若戈戟相向視者爲之悚然較之茶榜老氣則又過之誠可謂一時之名筆矣昔者昌黎韓子謂高閑上人書象其顛墜之氣雪菴心跡同乎高閑而其書法古健如此蓋亦釋中之卓然者也吾友向寶少卿表公間出此以示予予亦素知其筆法之妙故爲題其後

書族譜後

慈谿陳氏族譜其受姓本源高祖繼復創業顛末歷世祖父出處顯晦之詳諸名公譜叙備矣不敢重贅陳自高曾以上無譜可攷五世孫德興今贈南京祭酒諱棁者敬宗之先君也始撰作之敬宗任翰林侍講時增述之今自祭酒還家去侍講時又二十餘年矣簡武子孫未收錄者尚多也乃命七世孫塈者收錄四支之遺編入之然後是譜始大備世以數計則九食指以數計則二千而女婦不與焉嗚呼盛矣其皆曰祖宗積德累仁餘慶所及安能忘厥攸自夫祖宗之所以望乎子孫者欲其皆賢也賢者固尚多然亦不能無不肖者焉豈徒不肖之罪亦繇父兄之失教也豈徒失教又從而率之從而縱之者亦豈無人焉如是而欲副祖宗之期望亦難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移人善惡至易而不難如一人爲不善十人規之十人爲不善百人箴之雖欲爲不善不可得矣又如一人爲惡衆人皆曰彼有父兄勿招其嗔傍觀竊笑視如路人彼將何所忌憚而不爲於是人皆效之相習爲非博者竊者鬥狠者下逮工者蕩然於禮法之外矣爲非者狃於習而不以爲怪恥爲父兄者利其所入恬然不以爲怪爲長上者一切視如途人不知所以禁戒之嗚呼子孫雖蕃衆果何益於是譜之榮辱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使爲父兄者繼今以往能嚴切而訓飭之爲子孫者能遵父兄之訓易心改慮翻然悔過而自新

則亦陳氏之賢子孫矣書曰改過不吝語曰過則勿憚改余尚有望於諸子姪姪孫也祖宗遠矣先世叔父皆已背棄矣予亦耄老矣且無賢而有力者為之左右輔弼又何能有所振舉其廢墜哉先是族譜時予先君稟已同邑古香桂先生序於前族譜成予又祈祭酒胡先生少師楊先生為之序懇諸子姪姪孫輩徒〻為習為故常而不省所以立言之意也因以筆舌代鍼砭嚴切之訓代夏楚庶我知愧恥者有所警惧覩君子遠小人去惡而為善矣且有光於是譜亦多而凡為陳氏之子孫者尚勉旃哉以無忝祖宗殷〻屬望并不負予屬筆之意乎

題春原芳意圖

春原芳意圖〻中皆春草也餘姚鄭昭孟所作太醫院御醫賀公從善得之列為畫品以為珍玩公沒其子懋重謂手澤具存徵言識之惟京師繁華之地佳花美木妖冶豔麗可以供玩好悅心志厭嗜慾烟乎具在目者比屋有之公皆弗之取而惟娛意乎纖微之草芥何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草固微物而有生〻之意存焉故自神農以來至於和緩倉扁華陀之流皆紀之於經籍之以療萬民之疾蓋質眇而德鉅體微而用廣品芳而功溥者也奚可易而觀哉大冶容豔質花木之妖者也好之足以伐性而喪志草無奇香異色可以娛悅人之心志取而用之足以怡壽而養靈公從儒入醫惠及札瘥名在朝廷當大陽和布德時庶草蕃廡葳乎蔚然而各具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公亦克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心者也故於觀察物理之際神會氣合不自知其玩好之極也養生之於伐性去彼取此其得失較

題邉宜人卷

婦主中饋順事也人可能之至於屣艱困而有康濟之方羅變故而得順適之效宏營建而成聿新之功此衆人之所難者而宜人能之豈非難得者哉宜人邉氏尚寶少卿袁公之賢內也端莊溫厚淑慎有儀當其尊翁太常先生艱困之時宜人極力維製以助不給而先生賴以無虞則平昔孝於舅姑可知及其變起屏帷宜人極力處分以篤和好則平昔睦於妯娌可見尚寶公奉職於朝宜人命工營建以聿新輪奐則其天稟之高而有相內及外之德蓋不特善於中饋之事而已也凡此非特婦人以為難雖係男子亦或難之夫天欲昌大高門必生賢婦人以為之助袁氏忠孝相承非一世矣至少卿先生與公父子為尤顯也以公之賢治於外以宜人之賢助於內則所以鍾慶集福膺朝廷誥命之褒致上天瑞芝之應宜矣哉尚寶公嘗出是卷示予曰為我讀而識之故書此於卷末俾世之人知袁氏世德之遠為有所助也

題遊武當山詩後

嘗請郭景純遊仙詩其宏放縱逸如乘鸞駕鴻凌風而御氣也其曠達閒遠如獨立九霄隘六合而狹八荒也其超凡入仙真如把浮邱之袖而拍洪崖之肩也然豈誠有是理哉但以不得志於當時故託此以寓言耳今觀太常少卿前河南僉憲鄭公遊武當之作吐吞靈異出入造化得景純超凡欲仙之趣不多讓也公由名進士累擢今官博學能文而尤精於古篆蓋不特長於詩而已敬羨敬羨

跋俞紫芝行書墨跡後

俞紫芝之書筆意清婉姿態豐潤蓋能兼松雪之神魄至不能別其真贋可愛也伏能用心於跳天門而臥鳳閣噫其可量也哉

跋四勿齋後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良嗣其官以四勿名齋請書其中去年秋中鄉舉高等計偕北上有志奪魁南宮便道趨庭適勤湯藥之奉弗果於行因來求書四箴揭諸齋中督勵自省務期孟太以就可嘉也矣朱子謂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書故惟顏淵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勉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若某之力學非有得於程朱之遺訓不能也因其請書以勗之

跋草蟲卷

右設色草蟲畫一幅縱長廿有餘尺蟬蝶蜂蛾蜥蜴蛙蚓蜻蜓莎雞螳螂蝸牛之屬凡若干果蓏竹石金芭碧草又相与映帶紛錯於其間筆意精到工奪妙化翩翩超騰蠢動髣髴之態与含靈秉性者無異使得氣以充之決非縱素間所蓄物也何其精絕之至哉凡畫有入目即厭不欲再觀者筆繆意淺故耳此畫愈玩愈佳久益不厭茲其所以為難得也但首尾皆無題識印記識見不博莫辨為誰之筆亦一艾事稽之歷世草蟲之作自晉顧野王迄元曾達臣不過十有餘人雖皆名筆然亦未敢冒記其名大抵唐人五代畫絹麤厚宋絹輕細此畫以絹素觀之或宣和畫院執學所作亦未敢以為誠然也今襄城伯李公嵩是畫甚久嘗請予題其後公文武兼資博雅君子也嘗識明鑑必得其人敬為書此以質之

跋趙文敏公樂辭

此趙文敏公聖節應制樂辭其愛上之誠忠厚悃愊藹然溢於言外有頌禱之深意焉詩曰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又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以為古之詩人頌禱其君備極其至今觀詞中至言与天齊壽則其言為尤切矣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不可必者壽而已文敏公其知所以忠愛其君者哉況其翰墨又深得晉唐人遺意千載之下皆足以使人敬之山陽教諭王觪珍藏之甚謹宜矣

題經筵盛典卷後

經筵盛典卷乃行在禮部左侍郎兼行在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公直錄其進講之章与紀述燕錫之詩也出示觀之典則威美足以傳諸後世惟皇上以至聖之德嗣承大統屬精圖治萬方底寧而猶不自滿假乃日御經筵講求六經之言与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以為出治之本復簡拔左右輔弼之臣以為講讀之官公其一也公以雄文博學內相翰林餘三十餘剛方端謹直諒宏毅正色立朝不可屈撓故其進講之章詞嚴義正足以啟沃聖心有程河南之遺直焉皇上虛心聽納益懋聖德燕錫便蕃形諸歌咏明良際遇之隆古無與比猗歟盛哉夫二帝三王之治本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乎心皇上以一心主宰萬化其所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由乎一心之正有以齊一之也而正心之原經筵是資經筵之責得人為本皇上文式聖神而又得正直之臣以為進講之官宜乎二帝三王之治道復有見於今日矣國家萬世太平之慶四海蒼生之福豈不亦有賴於講官之言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曰佛是仔肩示我顯行德皇上所以望於廷經之言切

矣王公其益懋敬之哉

題九島魚池卷

湘潭黄鼎善畫魚予命其作九島圖鼎不解所云予告之曰昔陶朱公所至輒累億金人問其故荅曰夫治生之術有五養魚第一其法以六畝地為池求懷子鯉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四頭於二月上旬納池中魚散子而生不可數計養魚處寖遠行則肥故於池中累石作九島俾魚環繞九島之間日行千里此其養魚之法也鼎然之退而如吾言作為是圖凡九島之間巨細之鮮無慮數百魚亦異類各以其類聚之所謂同隊魚也或浮或沉或跳或躍圉圉洋ゝ唱ゝ喁ゝ各樂其所性之天所謂得其所哉是也其中又有芙蕖菱芡水草不一之品映帶於九島之間有無窮之景趣焉展而玩之益恍然若與范蠡同泛舟於五湖之上俯觀九島之魚以樂其樂亦快矣哉昔者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又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以余觀之惠子之言非也夫物吾同與者也吾心之樂是即魚之樂魚之樂即吾心之樂也又何必多辯哉因併及此識之

題米元章遺墨卷

米芾字元章吳人歷官雍丘知縣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獻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此書為太常博士時筆也史稱其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王獻之筆意非虛語矣其為人丰神蕭散冠服必效唐人為文險峻以不蹈襲為工見奇石至具衣冠拜之呼為兄亦好奇之過也世或以是少之

跋梁楷畫羅漢

秋官郎中張公顒間持水墨羅漢一軸詔予以誌其後且曰此先君之所遺也紙尾舊有梁楷名及鐵崖先生題識歲久零落洪武中予託邑工李仲義裝治鬱攸構難遂至迷失永樂間人有持此畫貨於市中者為予復購得之以存舊物幸志之以示子孫俾知先德益遠而彌著致之梁楷善畫人物山水釋道鬼神宋寧宗朝為畫院待詔賜金帶楷弗受挂於院內惟以日飲酒自娛當時人以風子目之畫甚精絕院人無不敬服但傳於世者多年ゝ謂之減筆觀此畫筆意精到恐不在減筆之列羅漢予所未曉以梁楷之筆張氏之家藏失而復得郎中公之克紹先德以彰厥志皆可尚也書以歸之

題趙文敏公鮮于樞表文清公遺墨

鮮于太常行草極為趙文敏公所推重評者謂太常不免

間有俗氣觀茲二帖信矣袁文清公詩豫章謂其有所拘牽公亦不足以此增重其名固魏魏也然皆一代名筆後学豈易及哉是巻出於周翰林家藏攷卷之際為之慨然

書李敬小傳後

姑蘇李敬嘗封股肉以療祖母之疾通政使羊城陳公乃為作傳以彰敬之能孝敬復持以謁予祈言以識其後予嘗攷之封股不見經訓自唐陳藏器著本草拾遺以為人肉可以療羸疾故世之知孝其親者往往封刲股肝刲腦以得顯褒觀於唐宋元史列傳可徵矣然柳子厚作孝門銘以為李興淳孝宜加旌褒韓子作鄠人對則曰父母有疾烹藥石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也茍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矣又曰不幸且致於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而為不孝孰甚焉又安可旌其門以表異之至宋祁則又曰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乃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三子者論各不同而世之君子亦將奚所取衷哉蓋非韓不足以防殺身之禍於將然非柳不足以敦孝親之道於後世非宋則又不能委曲匡救並行而不相悖也且予聞敬極善醫藥舍醫藥而有事於封股蓋必有取於陳藏器之論矣若敬者其亦孝矣乎予故應叙衆說於茲傳之後使敬觀之庶幾亦有所擇焉

書流觴曲水圖

流觴曲水圖謝公庭循效李龍眠作也監察御史予鄉友曹公習吉得之裝潢成軸請予書蘭亭叙於其上惟右軍得意之筆獨蘭亭初本後雖極力重寫皆不能及是以自古帝王以及學者咸知寶愛至有終身臨搨不能得其彷彿者若歐陽率更褚河南蓋古今之傑然者也予自幼頗留意於是怡然異其難而不敢下筆誠所謂畫而不進者也今老矣追悔奚及焉曹公擧進士為名御史博雅君子也愛蓄法書名畫因強見及立焉以待乃命學徒累命作大斗方予既素不曾臨搨又當逼迫之求拘牽草率不能愜意書此以復曹公其無以為罪也

書神草傳後

翰雅本草所載卽陸英生於田野与蒿艾為伍今乃蔚然舒秀於憲府堦墀之下去邪就正脫凡近而遊高明也百草之葉皆青翠今翰雅一本二莖而其葉各分青白者焉有諸中者形諸外表其德之潔白也童子折其白葉之莖不適旬而復生如故志剛氣盛不可屈撓也且於一葉之內中分青白又以見造化之妙神變之莫測也於時萬安為四川憲副見而異之名曰神草既自為之傳且屬予識於其後公端方簡重疾邪秉正脫凡近而遊高明者也操

歷陛深秉德之清白者也志剛氣盛不可屈撓者也發奸摘伏神變之莫測者也夫慶以類應祥繇德生公具是衆善之美如此宜乎天相神祐依類顯象以彰公德何其盛哉故書此以復

書宋哲宗視太學詩卷後

宋元祐二年哲宗謁拜先師孔子視於太學祭酒豐稷司業趙挺之請無逸諸經書從臣自宰相以下皆序立而聽甚盛典也尚書右僕射呂大防賦七言律一首以歌咏其休美右相馮京劉摯蘇頌參知政事王巖叟范百祿學士梁燾中書侍郎傅堯俞右僕射韓忠彥門下侍郎蘇轍等諸君子凡七十二人皆屬和之李格非復序於諸作之首豐趙二公集序與詩勒石開封府庠迨今幾四百年石刻尚存字畫稍就磨滅、今兵科都給事中葉公盛適以公務至開封因得印本裝潢成卷請予題於其後觀諸序詩無非所以鳴有宋崇儒重道治化之美亦云盛矣欽惟聖朝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今上皇帝皆嘗躬備法駕先後祇謁孔子廟廷遂幸太學命祭酒司業講經文武臣僚肅然序列其觀聽禮文之備非有宋可比而在朝文學縉紳又皆表、於大防諸君子之上宜乎咸有述作播諸聲詩勒之金石以耀後世然皆謙讓而未遑者亦盛世之缺典也夫以帝王治化功業之隆詞臣黼黻贊治之盛莫有大於此者繼今有作為倡而和之發國家盛大之業光明俊偉鏗鍧振耀超出乎有宋之上則大防諸君子不得專美於前矣葉公好古之心既篤於予之言必有契焉倡而和之非葉公其誰哉

題蘭亭臨本墨跡卷後

右蘭亭墨本一卷說者以為褚遂良所臨用筆精熟略不經意然神氣完容風韻溫雅體格規矩咄、逼真誠非他人所能到者昔虞世南既沒唐太宗嘗興無與論書之歎魏徵因薦遂良入為侍書當時購求右軍真跡甚富真贋莫辨遂良一、鑒別如辨黑白遂致右軍精魄故後世多其所臨刻本今亦罕得予意當時必擇其精者刻之此其次本散落人間流傳至今耳亦足為希世之珍也好古博雅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宜姑俟之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官至尚書右僕射封河南縣公云

題宋仲溫遺墨

宋克仲溫遺墨一卷遒勁老健不失矩度含滋潤於銀鉤鐵畫之中誠一代之名筆也初仲溫師鍾繇、力學二十餘年至於嘔血發仲將之冢盡得蔡邕筆法之妙自成一家善真楷八分行草刻於名臣法帖者真書第一草次之

令仲温天資俊爽雖不事元常之苦學乃能兼得其所長可謂難得者矣遺墨散見於世間卷如者甚多此其一也仲偕宜珍藏之

題元陶隱居士諱公墓銘後

南呂陶隱居士諱霑叔字必誠姓諱氏其爲人學行甚高當元中世嘗以其學一試禮部不遇即棄去不復留意於仕進乃退處一室謝絶人事蓋超然於物之外也故能全真葆和抱道匿輝樂天自得以底高壽而卒誠可謂得難者矣然居士之隱自可以無愧古人而文必擬乎陶者何也蓋君子不孑々以違世不汲々以徇祿有所慕則進有所見則退蓋無意於固必也陶靖節拓脫不羈任眞自得當覩老家貧之時起爲彭澤令忻然而不辭有所慕也及其不肯折腰督郵舍之而即去亦欣然而不惜有所見也不孑々以違世不汲々以徇祿非有道君子不能然也今居士之於出處進退有所似矣其慕乎陶也宜矣哉今其世孫興爲太學生乃出前翰林國史院官滕公符所撰墓銘徵予言題其末故書此歸之

題吾侍郎像贊

粹乎玉署之英偉矣石渠之髦叅大藩於夾服貳司寇於秋曹堂々盛容煌々絳袍位望聿崇德音孔昭其屬林也

濯冰玉以自潔其抗節也俯嵩華而益高其處默也是以紹三緘之戒其肆辯也足以推一世之豪縱詞翰於談笑脫凡近而獨超茲其所以異富貴之常流而承寵眷於聖朝也

桂偕撰像贊

鍾詩書之善慶篤厚之醇資粹乎牧貳之良蔚乎翰苑之宜儀惟言温而氣和与人怡而物嬉肆學充而才富恒慎發而寡施優老家恩暫輟金馬玉堂之貴懸車遂請適從香山洛下之期名祿既崇進退亦宜茲其所以保全終始爲美玉之無疵者歟

趙駙馬像贊

丰姿炯然文采蔚如瑞麟祥鳳清冰玉壺翹々縉紳之英濯々戚畹之秀位益隆而志不驕名愈重而學逾懋象笏朱衣玉帶金貂日趨覲於九重俾承眷於四朝蓋由其心之所存者忠孝身之所蹈者仁義是以享福祿於無窮保富貴而弗替也

太常表先生像贊

色毅而莊行直而方儼衣冠之翼々偉容貌之堂々學究精微心通神妙叅造化以翱翔宜予其識真龍於潛邸佀鳴鳳於朝陽贊謀猷於容勿司禮樂於太常慶風雲之嘉

會而沐乎日月之清光也

禮部侍郎陳公像贊

維山峻極伊德之尊江漢洋洋學之博也維玉之潤伊性之温儀鳳九苞文之焯也是用樂育乎外庠陶鑄乎太學施名邦之豈弟肅憲府之鑑銓司喉舌於銀臺而贊寅清於宗伯也此眞國家之偉碩士林之蓍龜君子之所視倣學者之所瞻依寅事五朝始終一致年彌高而德彌卲名愈隆而志愈厲佩玉冠冕肅穆盛容蓄之厚者發必大觀其外可以知其中懔懔乎老臣之忠蓋坦坦乎仁者之心胸宜其享爵祿於永久而膺壽福於無窮也

禮部金亞卿像贊

承華東寮視草北扉備宏文之顧問貳秩宗之禮儀詮宮坊之輔導參廊廟之論思被累朝之寵眷荷列聖之遇知履夷險於一節偉毅閎之四馳是宜享有五福登躋高壽而耄及之也歟

氷壺贊

氷之清心與之徹而道與之凝壺之虛量與之俱而德宏有餘壺之有氷洞徹而明剛嚴之操君子履貞水柔氷堅變化之功學以似之萬里昭融既瑩吾臟復潔吾廬終身光明吁嗟氷壺

程鉅夫贊

五嶽鍾秀三光儲精博達群書海貫六經從容乎集賢翰林論思密勿出入乎行臺廉訪沙汰澄清省院參用南人自公伊始詔令易書漢字從此而吏議貢舉必主乎程朱痛華浮詞之習訪遺逸首薦乎趙葉期臻治道之平劾尋政之奸臣不避桑哥殺身之既獻弭災之良策廢舉桑林格天之誠是宜中統許其必顯必貴皇慶贊其惟忠惟貞使適中華盛明之日豈不足與唐宋賢相方駕而並稱者哉

大理寺丞李公像贊

名顯乎金榜之英位崇乎棘寺之丞日通籍乎禁闥時奏對承明謹三虛而審冤資五聽而察情惟欽惟恤惟公惟平邈矣皋陶異悉心而方駕賢哉定國期奉職以齊名是宜致兩京之推敬而沐九重之恩榮也

户科給事中鄧公像贊

恩承乎金馬玉堂之榮名重乎青瑣黃門之貴時載筆於鳳池日紀言於丹陛念版圖之浩穰舉田籍之攸寄於是沉元武之澄波攬鍾山之蒼翠當綠邊老成之年際熙洽盛明之世發從容乎事功遂優游之志意是宜聲譽之遠馳而俯仰之無愧也

怡々子鄭寺丞賛

德豊而道肬體安而氣舒言似緩而不迂行實迴而若拘左琴右書逍遥以娛其心休々其色愉々薰然和樂而固識聲紆趨乎悦怪而靡有嘆吁智足以窮理而極乎太古之初学有以為己而純乎君子之儒茲其所以為義門之耆碩享高壽而揚令譽也歟

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王公像賛

鍾川嶽清淑之靈際國家明盛之世禮闈丑選分教儒黌之英薦膺魁名榮推繡衣之貴布宣皇德於薇省焜煌乎大参方伯之班總挺朝綱於柏臺賛襄乎中丞主憲之位平蠻勦寇錫褫肸乎元戎錫爵報功命仍兼乎大理進司空於八座戴陟頭附事列聖於五朝屢蒙寵賜鳳飛虜溪乘風雲之佳期舟涉大川楫帆檝以宏濟詩歌明哲易賛時哉茲其所以克善始終者芳名於青史也

承德堂賛有序

吾郡鄭之袁氏自唐宋以來世有令德國朝太常少卿柳庄先生与其子尚寶少卿忠徹公遭遇聖明寵眷隆厚襲休承慶克光先德公歷事四朝三十餘年夙夜在公靡遑家室嗣績繁茂堂構弗稱公之内宜人邊乃克鳩工庀材聿新厥居有嚴有異巍乎煥然誠一邑之壯觀也迄功未幾中堂之东柱庄瑞芝焉不識者指去之既而復生如初顏色徵頳文彩熀煜草木增輝門庭有耀此皆袁之先世積德深厚公与宜人克孝克敬足以紹承先德之徵也名其堂曰承德宜矣哉為之賛曰

有異其堂有偉厥楹煜々瑞芝於楹是生如玉之頳如霞之蒸文彩煜々維光維榮維楹有芝匪土焉附匪栽匪植伊本自固神運化々執測其故德以名祥克篤斯祜赫々名卿先德是承匪芝之禎維德之馨蟓々宜人克承先德益衍餘慶永錫是極

張羽士畫像賛

遊心乎鈞天廣樂之府託跡乎蓬海仙妃之宮飄々乎拔俗出塵之想浩々乎含真葆道之功其心之靜也斂九霄之靈豁其氣之運也御八極之清風茲其所以造无極眾妙化而上友崆峒也

江玉琳御史母像賛

有淑厥姿有婉令儀二十有歸言旋背斯痛我未亡屏膏絶沐氷蘖是甘畫厥笑獨奉姑教子紡績勤勞无靡他質諸鬼神白璧無瑕婉茲貞潔自少及老始終一節子貴以顯母壽而貴我作賛辭懿德永傳

吳侍郎外祖像賛

偉乎其容德之充也盎乎其外粹乎其中也家庭肅穆正厥躬也化及鄉人秉正公也以為德耶則琴劍豪放而有湖海之風以為顯耶則衣冠蕭散而有林壑之致蓋將任情性之真隨所寓而惟道義之是從也

工部侍郎羅公像賛

學博而文富志剛而氣充負卓卓之奇 偉堂堂之盛容戴筆詞林儼縉紳之傑特振綱憲府凜臺諫之清風聖眷益隆擢貳司空宣化南交不假陸生之辯揚威西鄙克成范老之功將矢石有所不避冒猖獗之敢辭先宜乎惆臣節之孤立頻帝勅於九重賜歸老於故鄉而保終吉於無窮也

僉都御史嚴公像賛

貌豐而氣充才高而位隆偉然廊廟之器毅然臺閣之風肅乎其外溫乎其中寓仁厚於嚴峻清憲紀於雍容噫哉其所以承三朝之寵眷而揚令名於無窮也歟

遵常堂賛

天道有常法乎陰陽常道在人亦篤其倫琴堂陶鮑布帛菽粟常者安之不獻而足曰有君子惟常是遵非惡淡泊豈曰賤貧衣祿以誠公諸而彰人實鄙焉乃為公良蘇張共孔道無極滲忝之盈庶幾朝夕惟常可久惟公實有

偉矣令名期永弗朽

許芳洲像賛

凝乎其思神莫測其所之資藝能於倉扁窮道術於軒岐叅陰陽之妙用得造化之先機裕乎其積博乎其施人用壽寧物用罔疵癘噫孰其所以為國之醫師也歟

子欽劉先生像賛

優游乎金馬玉堂之榮磨礪乎東觀石渠之秘將期密勿乎廟堂孟有以成公之志固夫何理刑秋曹分教外庠乃為造物者之所戲弄焉足以蓋公之所長哉而學問足以淑人文章足以傳後立君子之令名享仁者之高壽保終吉以懋卓斯亦足以炳聲光於不朽也

李處士像賛

古貌貞心挺然松柏之操龐眉皓齒信乎龜鶴之齡栗鄉孟氏之正性而排釋氏之縱同王彥方之公直而訓鄉人之爭鄙饑窮而傾倉廩之實憫病涉而造舟梁之成是皆為人之所憚為能人之所不能者也若夫勤稼穡於田野篤孝友於家庭鍾祥慶於蘭玉傳詩書於孫曾此又福善之報足為後世圭組之光榮也噫

題 處士畫像

沉潛乎六經之言涉獵乎百家之語屏俗士之浮習蹈先

哲之遺矩時于東山追謝公之幽蹤時乎剡溪想王猷之
清趣玉蘊石以莫售珠藏淵而自媚茲其所以優游盛福
而永終乎令譽也

吏部左侍郎魏公像贊

淵乎道德之光粹乎仁義之容曳組彩纓侍晨涵於雙闕
垂紳正笏覲天顏於九重肅乎其益謹者事上之敬恪乎
其固守者報國之忠所欲退者漢室之宏禹所欲進者虞廷
之夔龍剴海內之禺望稱天下之至公期仰答乎聖眷而
又同志而寡從丙入太常致虔恭於郊廟載登禮部貳寅
清於扶宗復秉銓之華秩賠南京之優崇繇是學問益博
若水涌而山出文斯益富則非外而閎中位彌高而望彌
重德愈厚而壽愈隆噫茲其所以為有道君子而享五福
於無窮也

鄭寺丞像贊

孝友之秀忠義之英廣額修髯偉厥儀形肅冰霜於烏府
勵謇諤於明廷仰青宮而翊贊躋大理於清平奉職勤上
端謹至誠茲其所以承三朝之寵眷享爵祿而著榮名也
歟

養思堂贊

監察御史合肥吳郡彥嚴覲之壽考痛慈侍之違榮乃以
養思名堂徵予贊之
維椿在庭堂有萱止戴欣戴榮式燕且喜椿齡孔修霜隕
及萱莫克偕老孤我顧言爰依庭止久懷堂背怫遠其昭
匪怙依恃服膺義方慈訓罔聆奉歡之餘憂思聿升鐵冠
作思顯封幽賠爰報孝誠百世之慶

劉處士像贊

冠儒之冠服儒之服道古人之格言迹往哲之遐躅在禮
為席上之珍在詩為人中之玉師聖賢於東魯講詩書於
西塾承子衿之青〻踏文義之郁〻教之孝弟以敦親睦
之風教之敬讓以篤長厚之俗訓嚴貲子俾助教於成均
化及邦人知講信於鄉曲宜其壽登古稀而享太平之盛
福也

訥庵何處士像贊

孝足以配江革而致親之安貧足以方原憲而其志益堅
學足以淑後人而其道有傳操足以辭爵辟而其名愈全
對聖賢於詩書樂耒布於林泉茲其所以不愧怍於俯仰
而享康寧之福於高年也

節順祖撫州司訓像贊

謂職不崇也而居師席之尊謂道不行也而諸生之在門
身靡孤貉之溫而不愧子路之恥家無庾廩之富而恪守

原憲之貧惟詩書之是傳而孝友之攸敦茲所以沒世而有聞也

九十一介賓叔仁壽先生像贊

如春之融積善厥躬華於德容如玉之潤守道以默守神以靜惟恬惟熙樂我天性既華我後亦喧我前我靜我然保我怡壽八旬有二天錫高年上尊有賜不愧不怍不慾不尤式昭令德百世之休

琴銘

龍骨雁足玉軫金徽流水高山伯牙子期朱絃疏越宜薦郊廟孔宣傷悼猗蘭有操不離琴瑟謹德禁邪獨鼓解穢吁其可嗟

几銘

假寐斯伏疲困則憑神安體舒心清氣寧黃壚在前琴書左右頹齡有託期與終壽

敬銘

毋闕根以速讒毋奢淫以捐軀毋暴虐以覆家毋干憲以族誅惟敬惟欽兢兢四者如蹈淵冰朽索六馬古聖謹茲具載六經況今之人盼為當業丶而兢丶罔念作狂克念希聖禍福吉凶各有類應我作斯銘垂訓後昆服膺拳丶庶紹前聞

樂靜軒銘

有宏厥居有靜斯軒深靚幽密屏絕塵喧表實行內湛乎靈臺出與理俱入與道俱靜必有動戒發訣聖鑑誠本無望安斯罔豚目眩妖冶耳荒哇淫情隨欲遷毒志蠱心耽嗜六典玩索三墳一室閒燕殊乎無閑勿謂己至動根靜根一念不謹衆莫紛併心與境契惟寧其安鼎哉公子終始弗喧

訥齋銘

惟古聖賢數言六經一詞不妄萬世是程君子謹之戰丶兢丶慎爾出話敏於力行事由言宣言非不美不貴三緘貴在合理翩丶斜丶拉丶惜丶巧言如簧小人輕傑南箕哆丶亦孔之醜公子存之惟訥是守利口覆邦辨詞覺爭禍福由之言豈可輕穴蟻穿山涓泉成河戒傲不謹尤來奈何振丶公子踐履慥丶非法不言非理不道空言無補置之座隅終始克戒永揚令聲

虛舟銘

虛其中惟道之充與物無競何有怨恫中之虛惟道之娛物我俱忘坦丶舒丶胡為能然懲忿克己篤慎而謹是為君子豈之實今於襄陽消靜以化其名孔彰弗矜其能曷致怨爭庶幾終始永隆厥聲

虛菴銘

盈則溢虛乃容志敵然理實充物無競相雍々匪詭隨與道從昇若損益以隆斂音華貴厥躬曰禹顏猶謙沖暴聖賢名無窮作銘詩慎厥終

鏡銘

心澄以正貌莊而飭謹外及內伊鑑之力金玉是資服乎帶攸飾日新光輝君子之德

杖銘

扶吾顛其身則安扶吾危身實賴之顛危不扶置爾何為杖斯有銘君子之規

枕銘

正以寸首不側而安正側在人枕何與焉或反或側自失其正昏亂而惑自伐其性衽席寢處亦各有銘持身以正沒世其寧

履銘

周旋規矩擇地而蹈或蹶或墜端繇安躁弗戒下堂自貽憂處動履繇己君子慎諸

硯銘

質鈍而堅剛毅近仁磨而不磷天性之真伊嗟管城既銛且利銛者一時鈍者百世

爵銘

中雖有容過滿則溢百拜獻酬罔有失德假𢘆惟狂沈湎晝夜喪家失國千古永戒

周處士哀辭

伊若人之姱脩兮集衆美而為容慨遂古之綿邈兮嗟世遠其難逢躬彝訓以飭厲兮厥趨偷之憧々泝洄沅以搴芳兮佩蘭蕙而自潔擢中林與杜若兮香菲々其郁烈慕先哲之遠遊兮汎長淮之洪濤魚龍導前以弭棹兮倏西席之見招朝紘而暮誦兮春秋遞其來過琅虞淵之末景兮髮種々而皓々僨首邱之素心兮懷道義而難忘妻大化之自然兮憫一坏之非故鄉兕跡躅以徘徊兮悲朝露之溘然駕虛舟之浩渺兮聆白鷺之與青原風蕭々以落木兮雲冥々兮猿鶴以悲歷考槃之故墟兮予心怛而淒其佳城鬱其莪々兮玄宅窈其幽々嗟九原之不可作兮悼若人之孔脩學固足以授徒兮處沈淪兕玉瘞土而彌光兮何必丸礫之長存

范處士哀詞

偉若人之好脩兮內美蘊而彌彰涵六藝之芳潤兮炳道德之輝光紉蘭佩以自薰兮芙蓉集而為裳心固欲其皭然兮芬菲々其遠芳肇先世之降嘉允于龍駒嬀兮鳳雛

胡造化之爲戲兮冉六籟而涯注以枯方衰〻以悲其淪
沓兮忽恨悦而夢諧曰兒固有所託兮與之宗而拯子協
異兆以毓秀兮質圭璋而琥璜不涵〻以下趍兮蔡姬孔
而翱翔當元綱之既頹兮紛鸞皆而頹社方剝極而來復
兮吾寡邱壑之是從生盤石以自娛兮極嶧陽之孤桐隘
八荒以騁軼兮眄冥〻之寥鴻既植菊之百本兮又滋蘭
而執孫飽兮香以自足兮又何必膏粱之甍吞日月忽其
不淹兮倏驚電以流光悟晝夜於死生兮鄙彭殤之荒唐
矗佳城之峩〻兮松柏鬱其蒼〻風露淒而猿鶴怨兮情
悃愊而盡傷迹固隱而道則顯兮況鳳毛炳乎其彩章文
之本瑞之鄉風氣完密兮業茂其冈珠沉玉瘞兮哲人斯
箴千秋百歲兮潛德之光

林諭德哀辭

嗟夫人之修姱兮蓄內美而孔臧珠藏淵兮而玉韞石兮
雖弗眩而彌彰瞰兮潤於六藝兮擬百氏之奇英奪天孫
之巧思兮織雲錦以爲裳呈補袞之妙製兮宣五綵於明
堂絢餘輝以衣被兮裡巢髮乎其文章石渠天祿進之而
黼黻兮煒聖道之彌光託綸綍於辭命兮資輔導於直方
承息眷朔必於永久兮何遂一疾而云亡嗟公之鉛汞豆
以及仙兮豈屑求乎扁倉術其術祇足以澤物兮胡寡害
已而弗防昔去醫之聖兮曰岐與黃塚纍〻兮理亦茫
茫均之稟賦兮死生其常壽命之所窮兮嗟脈救其短長
靈車搖〻兮在潞之陽有子哀〻兮歸於故鄉揆理在所
當遣兮情實難忘懷我斯人兮能不盡傷

王生哀辭

嗟生之挹茂質而朗秀兮心孔聰而慧靈性端謹而不凡
兮夐卓異乎羣英誦姬孔之微言兮窮奧義於六經沛詞
華之浩汗兮注鶩溺於滄溟根修翮而遠遊兮九苞炫兮
五色騁迭足而駿奔兮悉崑崙與西極倏顛躓而萎頓兮
復野鵬之罹咸哀大生之額夭兮痛悼於今昔蘭蕙蔫
而隕霜兮羌委秀而不芳璧辭璞而遭焚兮嗟何全於圭
璋質之美者爲造物之所忌兮嗟亦理之固常豈生之才
而嗇其壽兮而又何傷哉生之而不淑兮徒延歲蓋雖死
而有足稱兮彌永其休怡生死於夜旦兮等一旦於千秋
亮九原之不復作兮徒隕涕而滂流

濳然集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陳敬宗撰敬宗字光世號濳然居士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預修永樂大典官至國子監祭酒贈禮部侍郎謚文定事迹具明史本傳敬宗與李時勉同舉進士同時爲南北祭酒時勉立朝剛勁而待諸生則平恕敬宗亦立身端直而待諸生則甚嚴然同以德望爲士林師範世不得而優劣之惟文章質朴太甚又遜於時勉耳所著詩文集明史藝文志作十八卷此本乃萬歷四十四年慈谿知縣吳門陳其柱所編僅詩三卷文二卷亦非完本也

覺非集十卷（一）

〔明〕羅亨信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羅哲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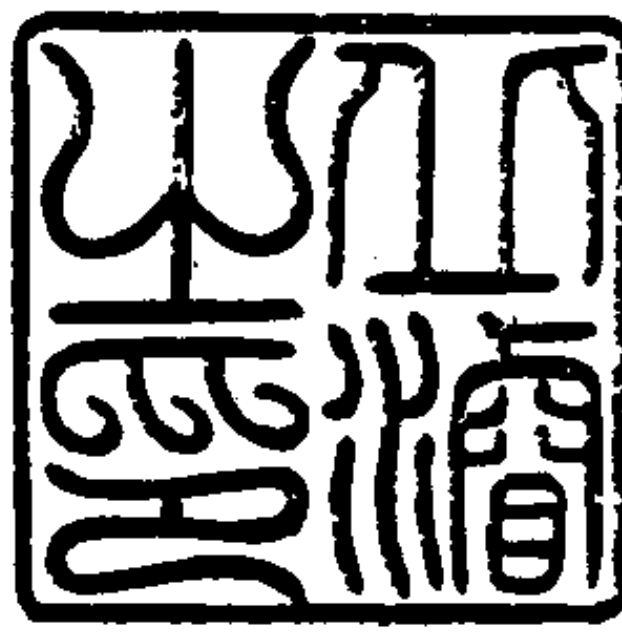
樂素羅公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用實號樂素羊城之東莞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阯未幾起爲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常

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

同府爲最久功績著茂而
請築土木城堡宣府城二
事尤爲卓偉致其事以去
卒於家也久矣士大夫習
知邊事者到今尤嗟公之
先卓識以爲不可及噫向
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
車駕有菹止之所則後來
決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
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屛
之固則將來或有南牧之
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
故事而已可勝歎哉公爲
文和平溫雅類其爲人而
尤喜爲詩其詩不事鍛鍊
用眼前語寫心中事諷詠
之可以知其心之洞達明
無城府町畦也公之孫珙
裒集公遺文得四百五十

餘首用公別號名之曰覺
非集來
京師求予文序其首嗚呼
公豈待此詩文而顯於世
哉
旹
成化四年歲舍戊子夏四
月中澣
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修
國史總裁
經筵官瓊臺後學丘濬識

覺非集序

論文章者當論平生歐陽永叔謂魯公書借使不工世必珍之以其人可重也噫論文獨不然乎余讀鄉

先達樂素羅公所著覺非集未嘗不歛衽起敬世有知其人則必珍其文矣集中古詩歌行律絕共二百餘首序記名贊雜文共一

百九十篇公平生著述雖多恒不留稾其孫珙收拾於散逸之餘僅得斯耳於乎公平生之手澤於斯存焉精神心術於斯寓焉學

問道德於斯考焉是集其可少哉公生東莞士族毓奇挺秀才器異常登永樂甲申進士釋褐爲給事坐累謫交南復被薦爲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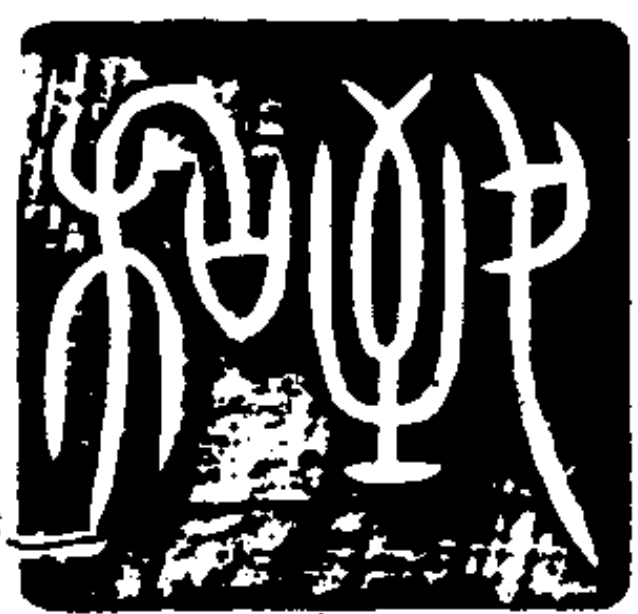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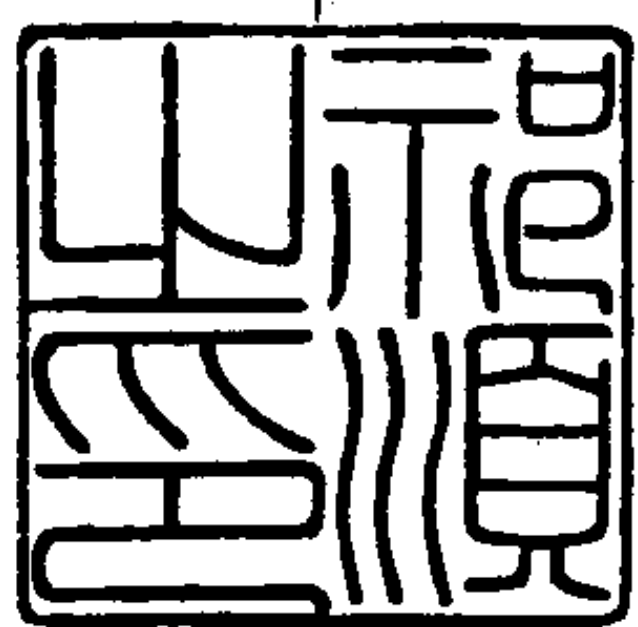
御史陞僉都御史參贊甘
肅戎務復遷左副都御史
巡撫大同宣府引軍致政
壽八十有一而終平生善
政最多而鎮邊尤著勞績

所至實儲蓄恤軍士修城
堡嚴武備邊境帖然正統
己巳北 犯大同遠近疑
懼公居宣府卒無他虞其
忠義勳望

朝廷知之士夫壯之邊人思
之可謂名世之英傑者也
文章固其餘事然世之能
是者幾何人哉而稱其文
當不在顏公書法下是宜

珙之裴演珍襲以傳後人
也昔魏徵爲唐名臣其簪
笏至裔孫暮僅有存者文
宗猶以甘棠比之矧文章
載道之器視簪笏孰輕而

孰重耶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型三復斯言敬爲之序
旹
弘治五年秋七月之吉
賜進士中順大夫江南布政

司左參政改知貴州石阡
府前戶部郎中
賜一品服同邑後學祁順書

覺非集序

余薄遊東粵時與寳安祁
子爾嘉相晤對嘗偕其子
婿文學羅哲來謁余道及
伊祖樂素羅先生爲前朝

御史中丞由進士起家歷
諫垣陟都憲直聲偉烈著
聞當時既而出其遺藁覺
非集問序於余余展卷旁
皇歎先正典型於茲未墜

廼拜手而言曰昔叔孫豹之論三不朽也曰立德立功立言夫太上固貴立德至于名世偉人因時著績手持國是道濟生民厥功偉焉即出其緒餘論列天人俯仰今古上而陳謨作誥黼黻皇猷次而賦詩論文揄揚風雅皆足以傳當世示來茲與盛德大業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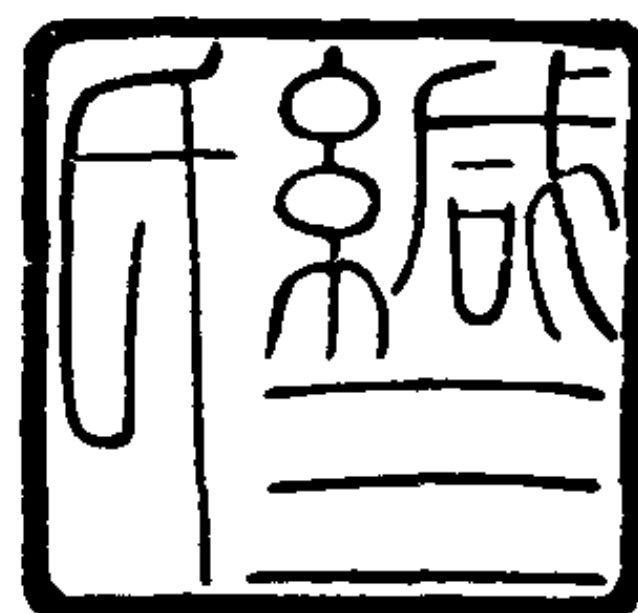
高千古所謂不朽者於是乎在今觀覺非集知先生遭逢盛世躋列崇階恆以忠君愛國之心爲致治保邦之計履常蹈變皆能謀出萬全如正統土木之事衆議惶惑將棄城而奔先生時鎮宣府仗劍當門捍危城以安京邑功在社稷迄今猶彪炳史冊也至其

著作博大周詳不入風雲月露之習其光明俊偉之槩大抵文如其人夫功德之表也言德之章也先生立功如是立言如是總由

生平忠孝之德發爲勳業文章用躋三不朽之列噫何其盛哉是集行世垂二百年自閱滄桑遂令揭日揆天半付殘篇斷簡今其

孫哲念先烈之昭垂恐遺文之湮沒重付剞劂以懸國門譬之龍泉太阿或迷塵土而光燭斗牛之間自有不可磨滅者如是而先

生之言傳先生之功與德因之愈傳先生之爲先生豈非與天壤同不朽哉並質祁子當不以余爲阿所好也

姚江後學戴錫綸誤

覺非集卷之一目錄

序

覺非集卷之一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序

送太守徐公之任潯州序

郡守之任古愼其選誠以生民休戚之所關政治得失之所係非才德兼優政體明達之士未足以膺其任也故漢宣帝嘗曰使庶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或增秩賜金公卿有缺選以補用唐太宗亦日爲朕養民惟在都督敕史疏其名于屏風善惡之跡皆註於下以備黜陟其職之重信可知矣　聖朝因之郡各置守秩視古則貴責在今尤嚴擢任之際必精其選而得人之效尤盛以致政敎修明黎民於變熙熙乎三代之風也嶺南陽江徐公某世爲衣冠官族讀書登第代有聞人公少佩庭訓積學有文由太學上舍生擢浙江紹興府同知九

載秩滿課最天官今年冬陞授廣西潯州府知府擁節戒行其友洗均子名等來徵予文以送之予惟駕扁舟以濟巨川必先理其帆柁則風濤無所虞御良馬以馳峻坂必先固其六轡則險阻有所備今出守太郡而爲千里之師帥得不思善其德攻仁其撫綏以慰一方之望哉况潯爲八桂偏郡往來醜類負險竊發無時公之往也誠能如龔遂之治渤海華刀劍而爲牛犢化小人以爲君子庶不負爵秩之榮責任之重也然而公以才諝釋褐郡佐已能平其政德其

民矣茲行但推所以佐紹興者以治潯將無所施而不得無所往而不化又何患强梗之不治禮義之不興乎他日政績著聞榮膺　賜金之寵或補公卿之任俾功名節義與古人並垂于史冊則襲黃不得專美于昔矣公其勉之姑書此以俟

贈左都督楊公出鎭朔方序

古今論邊將之禦戎□恒以守而不失爲賢竊兵黷武爲戒其故何也夫將者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庸戰猶思審察天時地利量敵而進況于□□如鷹準之輕豺豕之突容可不自重以輕舉浪發哉故日守而不失者爲賢也昔李牧之居雁門惟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寇小至則收入保以此人無亡失邊得田畜士得休養一旦寇大至人皆奮勇破□□十餘萬使□不敢再窺北邊無事殆且十年蓋牧不貪

小利不邀近效曰眞良將得守邊之術也趙充國之禦金城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上屯田便宜之計長轡遠馭縻以歲月士卒不勞而羌戎自破蓋國圖事揆策惟用常勝之兵曰眞智將可爲萬世法也彼貪利邀劾躍馬撫劍僥倖以取勝亦奚足用哉仰惟　天朝　列聖繼統於凡命將分閫必遴德望老臣優於猷畧者然後任之崇其宴勞授以成算　陛辭之日又戒以誅伐必當毋妄戮于無辜勿窮追以墮計此誠古昔聖賢好生惡殺守而不失之宏規是

以海內晏安政化熙洽幾百十年於茲矣丁卯之秋上谷闕將告缺　上命後軍左都督楊公佩鎭朔將軍印總戎於斯朝野咸曰公篤厚沉勇誠無忝茲任蓋公自少出戍開平由百夫長屢策殊勳歷陞都府授遊擊將軍鎭於蜀威耀北塞二十餘年其於天時地利邊情□勢靡不身歷而熟悉之至於古今將帥之賢否撫士保民之恩信亦皆究于心而見諸施設矣舉茲而措夫何有焉登閫之日上自元僚藩翰下及戎伍嗇夫舉相慶曰我公之來其將推惠以及一

方歟又將去殘暴以安鰥寡歟商賈林於市行旅歌於途於是統鎭右少監灤陽趙公請文爲贈予以猥耄出巡塞北於政雖無所裨亦惟欲邊境淸寧兵民咸遂故旣序賢將禦守之跡于前而願望于公者又豈無其說乎邊備未嚴兵甲未利亦思何以整飭之恩澤未敷貧弱尚困亦思何以宣布而矜恤之則名譽日彰人皆激勸一旦寇至以我逸而待彼勞一鼓可破俾不敢再睨塞垣疆宇有萬年磐石之安公亦永享爵祿于悠久矣若狥小以遺大見利而忘害則

非禦邊之長策公無取焉又曰鄧禹爲將不妄殺一人後封高密侯子孫爲公者二人侯二十九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貴顯累業其盛矣哉向聞公凡出戰必戒將校勿窮追無妄殺存心與禹蓋無異矣子姪甥婿見居都帥揮使千百夫長所鎮者無慮數十人其來方駸駸而未艾加之奮勵將見功愈高爵日厚進封侯伯子孫濟美如瓜瓞之與彌遠而彌盛史傳續書與禹比績

俾天下後世誦之詎不偉歟於是乎序

贈永寧伯譚公榮陞序

古之將臣惟思修其職業祿秩之崇卑則不暇計然而國家錫予之命又未嘗少緩焉是故出車彤弓之雅作所以勞還帥而饗有功麒麟凌烟之閣興則又紀大勳而旌碩德也成周漢唐褒崇之典可謂盛矣恭惟　聖朝統一寰宇爲治一本乎古七八十年海內晏安邊鄙寧謐豈非命將得人報功崇德之所致與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世家丹徒自少卓犖不凡從親奮起戎伍入事　太祖高皇帝恒備宿衛愼翼

小心動無過舉洪武己巳擢燕山左護衛百戶居藩邸以勤敏稱歲己卯會　太宗文皇帝舉兵肅清內難大建奇勳累官至僉大寧都指揮事永樂庚寅封神機將軍統領騎卒隨　駕北征殘□辛卯調守大同甲午復征殺敗□寇陞都督僉事甲辰秋　仁宗昭皇帝履祚之初簡任勳舊老成進公中軍左都督命佩鎮朔將軍印總鎮于茲賜白金紋綺凡若干宣宗章皇帝卽位賞賚益厚公感荷　列聖付畀之重夙夜寅恭罔敢或懈飭城池繕甲兵營邊壘嚴斥

堠訓卒練兵開墾屯種由是兵得其養人樂於耕□人閒風遠遁塞外　九重無北顧之慮者實公之力也暇則建學立師教育將校子弟務敦禮讓之風創設壇壝春秋祭享以崇報本之禮又修釋道二宮授徒演教俾人知趨吉避凶而免乎夭札數十年間武備修倉廩實田野闢軍庶安方於古之名將誠無忝矣公天性凝重喜怒不形律己以廉馭庶以寬撫士卒如所生親寅佐猶骨肉位雖隆服用質樸恒若乎布衣齒已邁體貌康強無異於少年惟以忠誠弗盡

職業未修爲憂其於功名利達則泊然無所與也正統辛酉冬□寇肆摽我邊　上命公整肅六師遣裨將往擊之不旬日應期而捷生縛醜類以獻於　廷深加奬歎仲冬之吉　璽書下臨封公爲永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上自官寮將士下逮戎伍喬夫莫不胥慶僉謂公鎮邊歲久勲績已多未階爵賞一旦榮膺峻擢鐵券貂蟬光輝將閫不宜無述以彰其美於是萬全都帥馬昇等合詞請予文以壯之昔馬援年六十有二爲將出討五溪被甲上馬據鞍顧盻光武歎曰矍鑠哉是翁也今公以八袠之年尚握重兵爲大將以扞北□視援豈不尤爲難得哉宜乎享有重祿爲世名臣以藩屏乎　帝室也尚宜罄竭丹忠以圖報稱他日功勒燕然名昭史冊使天下誦之四□誦之後世誦之於無窮顧不韙與公其勉之是爲序

慶戶部右侍郎劉公授職序

君子積學毓德所以明乎聖賢體用之理達夫古今事變之宜一旦出而見用則左之而無不宜右之而無不有者何也學博而才充識宏而見遠若孟公綽之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彼蓋局于一才一藝豈足以稱不器之君子哉予友姑蘇劉公宗華早遊鄉校藏修養晦躭經玩史體用之理通變之宜靡不講貫而詳究之遂捷鄉闈登黃甲釋褐內臺忠言讜論聞于　朝著按節蕃閫豺狼屏跡吏民畏

威出叅大藩敦慈愛之風民懷其惠焉其識通變之宜槩可見矣洪熙元年　仁宗皇帝擢其才之可用于是命佐總戎左都督譚公統重兵鎮禦宣府或謂公俎豆雖聞軍旅未習公曰文武豈二途哉理一而已爾苟理之明舉天下之事將優爲之况武事乎乃談笑從事日以古今理亂成敗戰守進退之勢懇懇爲譚公言之無不心悅誠服深以爲得良佐也相與同寅協恭經營圖爲葺治城垣剷築邊壘嚴卒伍繕甲兵不踰再朞凡邊疆所宜用者無一之不備復慮兵無所統覈于調度乃奏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分兵控禦北塞□人聞風遠遁而不敢少干我邊又計歲用夷考各處糧芻出納之數清其簿書革其奸弊二十餘年邊嶠爲之肅清兵民咸得其所若非劉公德備于己才周于用而能然乎今年秋歷從二品俸又登九載例膺陟庸　九重眷念公深達邊情實符衆望不欲遷調以失人心于是特陞爲戶部右侍郎俾仍總兵機糧餉之務豈以該博之士世所稀有通變之才爲難得乎拜承之日人皆踴躍於是都帥董

君偕其寮采來徵予言爲賀夫士之平居皆曰足以有爲及任之政則倉皇失措奚足論哉劉公之佐武事惟思謹守不貪小利以邀近功則若李牧之在雁門掌錢穀務期養兵給餉餽亦未嘗匱乏又類蕭何之居漢室然則小司徒之任非幸致也宜也嗟乎周于德者必享高爵懋厥功者宜陟崇階公積有勤勞勳庸顯著不次之擢行有日矣將見榮膺大拜登於宰輔則施德澤以及于天下豈止專惠一方哉因書此以期之

贈戶部右侍郎劉公榮陞序

賢才有俾於政化也尚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然則賢俊之生鍾山川之秀負經濟之才又豈不足以安國家而維持疆宇者哉恭惟　聖朝稽古爲治謂佐理莫急于用賢首興學校敦其敎養嚴立課試登庸之日量能任官度德定位七八十年政化休明四□賓服猗歟盛哉東吳劉公宗華氣質清明天資淳篤少從尊翁入居京郡以聰敏舉充庠生潛心子藉永樂辛卯以蔡氏書領

鄉薦明年拔萃禮闈尋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豸冠繡服正笏朝端謇諤之風聞于中外甲辰春超拜山東藩省右叅政無何得代還京洪熙改元會　仁宗昭皇帝即位更新治化方選將鎮禦北塞然武弁惟能摧鋒破敵至若圖事揆策因時制勝則又資乎文士以討論籌畧因簡才識宏博者以贊理之公實預焉遂銜　命出佐總戎鎮朔將軍譚公于上谷其地千餘里密邇京師逼臨□□思維付畀之重業業兢兢罔敢少逸利所宜興弊所宜革者靡不力贊而行之繕甲兵飭營壘嚴斥堠謹烽火惟勸總戎用常勝之兵思以遠圖不求其近効□亦未嘗入寇　九重倚之以爲長城二十年而無北顧之慮非公贊襄之力疇克爾耶宣德乙卯九載秩滿書最天官僉議公久練邊情不宜他陟奏請方伯俸仍典戎機今　上皇帝改元正統塞外糧芻虛耗滋濫又奉　璽書兼督兵餉屯田期於兵食充儲蓄富公乃約歲用度盈縮嚴關防慎稽勘由是宿蠹盡祛吏守成法罔敢效尤又挈兵增廣屯種歲収其租以斛計者數萬庾有

餘粟庫有贏財芻藁如山委積陳腐境土晏然狠烟屏息豈非任賢圖治之效驗與今年七月又登九載公以年垂六十久典機要氣衰而力罷乃預疏其情上聞於　朝丐人至期交代還京以伺黜陟五月之吉特奉　綸音陞公爲戶部右侍郎贊理如故　命下之日凡邊閫文武官僚與夫嗇夫將校莫不舉相慶忭喜公終惠于我也于是鎮守少監趙公合諸寅佐速予文以華之予以衰陋出巡于斯辱愛于公厚矣能無一言以勗之乎昔趙充國之禦金城惟持重

謹守益兵屯田長轡遠馭士卒不勞而羌戎自破古今賢之以為法則今公佐戎歲久用兵未嘗敗北餽給亦無匱乏權雖握于總戎而經營圖回無一不出于公又豈非善於法古而長於謀猷者乎位並列卿榮膺重爵咸曰宜哉尤當殫心力竭忠誠以圖報稱他日名昭汗簡與前賢匹美于千載之上則不徒為宗祖之榮實邦家之光也公其勉之是為序

贈戶部右侍郎沈君榮任序

周禮地官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人民圖籍其貳則曰侍郎蓋周官小司徒大夫之職秩雖小間而經國制用內以利民外以濟邊所係未嘗不同也欲任其人必寬宏直諒才智通敏優於治體者庶克稱斯否則吾未之見丹陽沈君仲威貌魁而氣平言遜而禮甚恭初領鄉貢計階卒業于大司成釋褐沂陽別駕仁而能愛部使者廉其才陞戶部員外郎復進郎中時長沙夏公為尚書謹厚慎許可屬官鮮有當其意君

進退唯喏超出等夷屢委以機要奏牘先意承顏綽綽有餘裕大為公所愛至許以重任亡何方岳之賢播山東藩省右參政豪曹方發硎竟代而還會邊閫有言將臣惟能用武若制策運謀實有資乎文士仁宗皇帝特簡君銜命佐理戎務于雲中早作夜思孜孜以裨于政訓卒練兵謹嚴斥堠凡有益于邊而利乎下者皆身體而力贊之尋以塞北糧芻虛耗滋濫命君同御史釐而正之仍俾總其出內之數君乃清其簿書度其盈縮鉤稽磨勘卓有成規由是宿蠹

盡除而無遺孽又增廣屯田收其租入以益儲蓄暇則修學校勵生徒十年間邊徼肅清兵民咸得其所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財上下相安士風爲之丕變中外交譽之而無異詞宣德辛丑歷任三考帥閫保留命請方伯俸仍領其事今年夏又滿九載鎮守總戎僉曰三考黜陟幽明古今大典沈君有該博之才于兹歲久祿雖增而秩則未進將以之京恐登樞要吾屬失其良佐矣因狀以　上聞五月之吉特奉
綸音授君爲戶部右侍郎周理邊務　聖恩俯徇輿

情何其至哉自連帥守令以至耆夫胥隸莫不踴躍慶忭得君以終惠於我一方也翼日鎮守大監郭公總戎朱公叅將石公咸謂沈君久居藩佐一旦膺榮亞卿之任不宜無述以彰其盛合詞屬予文以壯之夫士之事君惟患忠誠不盡職業未修則不暇計其祿秩之崇卑然而旌賢勵士之禮又未嘗少緩焉世之貪冒幸進少不遂意則勃然見諸色沈君曾無一毫願慕之心而榮命之加自不容已經曰修天爵則人爵至詎不信與昔宋范仲淹久治西陲積有勞蹟
仁宗因歐陽修之薦任以叅知政事芳名著於史冊
昭若日星方今抜擢老成共理庶政邂逅之公舍君其誰與浮雲赤電行見騁于天衢又豈老於伏櫪也哉尚期勗諸書此以俟

賀總戎武進伯朱公朝京榮回序
聖皇嗣登宸極宵旰惓惓恒體天佑下民作君作師
之意謂非一人所能獨治必資賢共理既舉國政而
任之相顧惟外治之修尤不可緩復舉兵政而屬之
將文武之用雖殊而所以為民者一也凡四方藩鎮
咸命將分閫統師以涖焉是以□□率服歲時貢獻
梯航而至者相屬于道大同郎古雲中郡自漢唐以
來號為三邊阨塞蓋内衛邦家外遏□□實為重地
正統己未今武進伯沂陽朱公佩征西前將軍印總

戎於斯為人沉雄篤厚廉慎而識大體其先侯忠靖
公乃中興名將嘗總戎遼左仁勇剛毅有古良將風
公少服嚴訓經籍子史蓋嘗講習至若孫吳兵法與
古今戰守之蹟靡不悉之于心可謂克紹箕裘之業
矣永樂中以勳胄選侍　宣宗皇帝操習武藝久而
益精所謂風雲蛇鳥奇正分聚之形皆熟悉而無遺
策繼襲華勳握重兵出巡朔漠聲威震懾羣醜遠來
大同防邊禦寇之猷撫兵仁民之畧公雖素蘊于中
然必與統鎮諸公籌度而行十載之間上下協和百

廢興舉士馬強盛兵甲利堅勍敵勁寇不足克也然
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遠人慕義通好皆厚往薄
來使之心悅誠服以故邊徼晏然人得安于耕鑿實
公之力為多此非守先訓之傳得為將之要疇克爾
耶其視徒讀父書而不知變卒至敗亡者賢否遼絕
矣重惟太夫人壽登耋耄孝養久違恒邑鬱不自樂
皇上採知其情今年夏四月特詔以詣京咨詢邊務
且順寧其親公捧詔即日就道　陛見之日喜溢
天表慰諭甚至因言時政若干皆可施行翌日宴勞

于廷賜寶楮一萬暨肥羜上尊俾歸為母壽忠孝光
榮世所未有逮辭復有寶楮金龍綵幣鍪鎧豪曹弓
矢之貺蓋與成周出車之勞還帥彤弓之錫有功同
一揆也　恩誠曠蕩哉稱公之往閫郡吏民咸遮道
賷涕恐公之不復來既還莫不踴躍趍迓歡聲載路
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訓之信不誣矣鎮守太監郭
公請文以為一方賀予聞古昔聖人惟用仁義之兵
故命將出師必擇文武慈祥之士降及後世專尚詐
力不復知有仁義可勝歎哉仰惟　列聖凡恭行天

討惟伐其所當誅未始妄戮于無辜此誠仁義之師矣我公之為大將不邀功不好殺蓋得古為將之體無忝忠靖公賢嗣誠當代之名臣也異時功銘彝鼎貌繪凌烟則與鄧訓父子媲美于千載之上又何愧乎故特書以俟史官採錄焉

慶後軍都督僉事石公榮陞序

崇德報功古今大典也然必為將者能成制勝克敵之功則錫予褒嘉之禮又豈或緩焉此成周出車彤弓之詩所以作也恭惟　聖朝統一寰內四方萬國罔不攄誠向化惟北鄙殘□叛順靡常屢為邊患癸亥之冬兀良哈之寇肆侵上郡守兵少懈為其所剽九重震怒命邊將各發兵邀而擊之於時大同左叅將都師石公將所部千七百騎出靖邊從間道北哨甲子正月二日抵金山西北牛頭山之東兩山掩隔

前鋒已過中軍偶與寇遇其勢且大地又阨險倉卒間二卒為流矢所中衆皆駭或曰未戰而傷我卒此不祥之兆欲引退公乃麾劍令軍中曰養兵所以禦敵而保民今賊入剽民罹其毒既遇于此敢有生疑沮志而不舍生殺賊者即血此劍遂作奇正之陣自巳至酉凡戰數合生擒斬首搶獲原擄男女暨兵器鎧甲馬疋凡若干於是賊勢披靡我軍追逐皆亡命奔遁而去公乃收兵振旅而還二月之吉捷聞于朝上方有事于南郊覽奏忻悅進公為後軍都督府僉

事復降　制曰爾能奮勇敵愾忠義可嘉茲特遷一人賞以白金綵幣用旌爾勞拜承之日邊關文武官僚士庶莫不舉相慶忭翌日鎮守太監郭公敬奉御葛公廷馬公慶總戎武進伯朱公冕右叅將都飭馬公義叅謀亞卿沈公固來徵予言爲賀嘗聞善爲將者先定其心雖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者何也一心於破敵利害有不暇顧也昔唐李孝恭之討輔公祏兵發杯水化爲血士皆失色孝恭曰公祏罪惡貫盈杯血乃授首之徵卒果平之石

公遇寇之頃苟不定其心而惑于衆議將何以作士氣而成其功哉蓋公世家京兆少有大志養于昔者有素逮承世勳任京衞指揮以才識知名執宰薦僉戎閫繼充叅將屢策邊功歷陞都指揮使前後賜予金帛無慮數十茲又奮忠賈勇擊賊寧邊誠可謂善將兵者矣爵賞之加豈幸致也哉尤宜殫竭心力期于報稱思以遠圖而不求其近效撫士卒嚴斥堠謹烽火必若李牧之守雁門使□不得入寇俾朔漠肅清民兵安堵則才譽日彰功勳益懋將見爲大將專鎮一方委任之重爵位之隆蓋未可量也公其勉之於是乎言

慶太監郭公受印序

百職之有印章其來尚矣周曰璽節秦漢至于晉宋則曰印曰章皆因時變更而異其制大小闊狹則視官之崇卑以爲等殺然上以取信於下下以達誠於上其義又未嘗不同也恭惟　聖朝稽古爲治凡內外百司莫不制爲印章頒賜給用上下之等秩然而不紊是以庶績咸熙克邁前古猗與盛哉大同爲西北要衝恒置重兵以控禦北□既命大將以握其柄復簡內臣優於智謀者以總督戎事於是今印綬監

太監平陽郭公實膺其任公以老成該博之才豈弟慈祥之德丕承　列聖心腹之寄鎮于雲中垂二十年惟日孜孜罔敢或怠凡有係於邊而利於人者靡不身體而力行之遂使邊嶠肅清民物康泰大庭倚之以爲長城其責可謂重矣邇年□使入貢相屬於道送往迎來殆無虛歲公撫綏勞徠盡得其情□人無小大莫不心悅誠服罔有怨懟豈非克盡其忠不辜所任者乎其奏章獻納皆邊情機要有非衆職之可擬然未有印信則無以辨其眞僞斯爲缺典乃正統癸亥春二月之吉　九重特制鎮守大同之印函封固審命使馳傳給付於公以便奏牘文移出入之用委任之意不亦愈重乎公拜承祇慎凡在戎閫將士以至嗇夫校卒相與踴躍慶忭咸曰　朝廷所以付託于公者既至公之所以惠于我寧不厚與翌日總戎武進伯朱公合諸寅佐徵予言爲賀予以衰朽出巡塞外沐愛於公久矣際茲盛事烏可無一言以頌之乎昔漢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得其裨將十餘人以還武帝使使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授

青諸將皆以兵屬焉彼蓋一時之事名高史冊昭乎百世之上公禦茲歲久勳績茂著行見統率重兵出靜朔方則金章紫綬之錫信有日矣又豈止鎮守之印而已哉遂因諸公之請書此以俟復係以歌歌曰

聖人御極寰宇清四方萬國皆來庭惟茲西北曰鉅鎮宿兵任將爲長城汾陽華胄秉忠烈雲中久鎮民心悅名重三邊狐兔藏威揚萬里狼烟絕　天心眷遇寵渥濃勞賚給繹來　九重芳春又降印綬至付託益重恩愈隆卓犖如公世稀有偉貌堂堂威赳赳

會覩提兵滅賊徒歸取金印大如斗我作詩歌繼頌
聲祝公壽福如岡陵邊疆寧謐民安堵共樂雍熙慶
太平

賀太監郭公朝京受恩序

予讀商書至仲虺之誥告成湯有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未嘗不歎乎古之聖君賢相相與告戒任賢圖治以成其政化於當時垂功烈於後世也恭惟我朝列聖相承爲治一本乎古尊賢使能報功崇德則又過之士得舒翹揚英用智肆力者莫不爭自刮磨淬勵以立顯名于天地間鎭守大同太監郭公世爲夏臺望族實汾陽王子儀之裔孫少有大志早歲簡爲內臣祇畏愼密當　太宗文皇帝誓師靖難之秋左

右馮翊積有戰功未歸之於己逮乎　大命旣集九五龍飛進公爲長隨日侍　宮幃恒寄以腹心機要而能悉慮奉承靡有違忒益見信任屢使絕域往還動踰年歲事妥而人懷之永樂甲辰秋銜　命出鎭大同實古雲中郡地大而邇東衞京師南控雁門西距黃河北接大漠曼延數千里實阨要害凡邊情緩急士卒衆寡糧芻盈耗田野荒闢與夫吏治兵民之臧否戚休並聽攬而正之責重不輕審矣公夙夜匪懈安輯撫諭嚴卒伍完甲兵謹烽燧□閘遠邇不敢

少覘塞垣比歲諸羌[illegible]相繼入貢公奉宣威德勞來
欵慰咸適其宜二十年間遐徼宴安公敎戒遏弭之
力爲多可謂勤誠克効勳績茂著矣乙丑春防護[illegible]
使方歸　九重眷念先朝舊老久勞于外思得一見
以資啓沃孟夏之吉　詔以來朝公即日就道暨進
名馬諸物陛覲之際喜溢　天表慰問深至數日是
誠練達老成也公因言時政若干皆切于邊務俱可
而行之翌日　詔大官賜宴仍　命內監諸司各設
筵欵留一月常侍殿陛瀕行特賜白金五十兩玉帶

一金龍緋衣三綵幣七表裏寶楮七萬三千貫洎鍪
鎧干將內醞柔毛欲增其秩謂太監內臣之品已極
不可復加遂官其嗣子忠爲錦衣衛左所實授百戶
皇上眷遇勳舊之恩何其至哉仲夏旣望奉命而還
天光下臨寅采官僚莫不踴躍兵民老稚奔走迓迎
山川爲之改色草木因以增榮于是總戎武進伯朱
公奉御葛公馬公叅將石公馬公亞卿沈公合詞徵
言爲賀予謂有莫大之勳斯享非常之　寵命我公
鎭兹歲久實德孚于人心大功紀於司馬將膺重錫
子陟華階者乃　朝廷報功崇德之盛意豈尋常僥
倖所能致哉文以慶之禮之宜也尚殫心力期于報
稱異時父子濟美名登史籍與古人匹休於百世之
上使海內誦之遠□誦之後世誦之予老歸林下尚
亦引領而望之

慶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壽誕序

正統丁卯四月十日實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初度之晨壽登六旬有六矣是日也時雨初霽六合輝明風氣惠和萬彙暢遂農忭于野商歌于市百司羣校莫不以手加額祝公之壽而願其永奠茲土也總戎朱公以下登公之堂舉酒相屬莫不樂公已然之壽而頌其方來之福也既而相率徵言於予以揄揚厥美予承　命出塞於茲有年知公爲深遂不辭而言曰壽固嚮用五福之本而德實致福之原近者乎其德

孰若遠者懷之乎親者貴者樂其壽孰若疎者賤者祝之乎總戎等受閫外之寄而公以中貴監軍凡百軍政斷決如流動中機會所資者多矣是宜樂公之壽也有若軍校有若庶民商賈勢疎而跡賤而亦樂公壽而致祝者是必有道矣夫守邊以養兵爲先養兵以安民爲務饑寒之不卹而或侵孟其中其得養乎或瘵矣于東西或叫囂于南北其得安乎茲于公之壽辰而同聲以樂合辭以祝者豈刑勢所驅迫哉此可以觀人心矣然人心之樂其樂推厥所自實由乎　國家威德所被醜□納欵稱藩故可樂耳不然則桴鼓立矢石之不遑可暇樂乎哉樂形於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此予之所不能自已者也歌曰

昨宵南極懸中天寶猊香靄沉檀烟杏桃始花錦滿川春風有待氣不偏童顔鶴髮人中仙邊陲坐鎮逾卄年三軍萬姓皆晏然祝公壽與喬松肩伊昔　高皇馭八埏洸洸神武威三邊九□八□效恭虔輦琛奉贄爭後先　文皇繼統光重宣六師壘出殲□□數十年來息戈鋋斯民鼓腹歌大田樂公之壽慶得

賢得賢遠勝長城堅老我慚無筆似椽紀公勳績竊崖鐫

慶鎮守太監郭公壽序

昔箕子敘洪範以壽爲五福之一惟仁而有德者乃能享之是故孔子曰仁者壽子思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信斯言矣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昔爲平陽世家子少入　內庭事　太宗文皇帝小心愼翌常奉使絶域善于應對所至酋長咸加禮重䟫事還朝遂託以心腹委理機務克殫心力績用有成大被奬與

仁宗皇帝履祚之初以大同爲西北要衝控制朔方扞禦殘□既命大將以統戎事復簡內臣分飭邊防

因命公總鎮于茲凡政務巨細軍民休戚悉聽治焉所任甚匪輕也今　上皇帝又進公令秩仍鎮其地賞賚益厚公追惟感荷　列聖付畀之重寅恭夙夜罔敢或渝御下以禮撫衆以恩遠人欽附暨來朝貢者無虛歲公傾心吐誠敷宣　朝廷德意以嘉惠之□人見則日是我慈父也數十年間民安盜息北鄙以寧公之力居多焉非仁德之所推能若是乎宜其享有壽考介茲景福也辛酉孟夏上澣乃公花甲一周之辰年登耳順古人謂宜杖於鄉養於國不與戎服矣公則動止康強上馬矍鑠又非他人所能及者自總戎而下舉相慶忭稱觴爲賀謂公久鎮邊陲勞績懋著際茲壽誕不宜無述以紀其盛相與徵言爲贈予以衰陋巡撫於斯辱愛于公多矣奚庸固辭嗟乎上天降衷于下民莫不錫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祉然所稟不齊積累有淺深存養有能否故弗克全其所付而有短折之患公賦性純粹自少至老操存省察之功無少間斷故能攄誠竭慮效忠于國爵位壽福之隆豈幸致也哉將見天佑吉人期頤

百歲以終惠于一方者爲可必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詩頌是爲序

慶鎮守宣府少監趙公壽詩有序

歲閼逢困敦月柔兆困敦日閼逢涒灘之旦玉宇熹微參橫斗轉南極吐祥衆目共瞻咸曰異哉厥明實惟鎮守宣府少監趙公花甲重逢之日於時瑞雪初霽和氣滿庭瑶池王母有蟠桃戎閫官僚莫不舉相慶忭奉卮酒以爲公壽復曰我公鎮茲歲久豈弟之風昭于遠邇慈愛之德周乎困窮屆茲壽誕雖承筐奉幣以效其誠然非文則不足以彰賀意於是總戎武定侯郭公偕諸寅佐屬予言爲贈予曰昔箕子敘

洪範九疇曰五福以壽爲首蓋壽者人所同欲惟賢而有德者乃能享之故傳有之曰仁者壽又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詎不信與趙公昔爲櫟陽世家子資性惇厚少登內庭服膺　列聖之訓忠誠之懿仁愛之實聞之有素逮承　恩命出鎮于斯多歷年所惟思撫士卒繕甲兵謹烽火嚴卒伍使□不得入冦蓋由公之威德足以懾遠人恩信有以懷士卒故兵民得以安于耕鑿而樂乎雍熙之化者實公之賜焉壽誕之臨應於星象豈無其故乎官僚胥慶禮之宜也將見鷹膺祿壽以終惠一方他日名昭汗簡功紀太常其德業詎可量哉予以衰陋撫巡塞外沐愛于公最厚爰因諸公之請謹拜手而爲之詩曰

穆穆我　皇萬壽無疆簡任英傑奠此朔方斯爲雄藩瀕于大漠外控殘□內安中國趙公受命夙夜靡寧謹嚴斥堠整飭戎兵數載之間烽烟屏息柔遠人來獻琛奉璧　大廷倚注眷遇日隆賞賚絡繹恩渥愈濃壽誕載臨一陽初復瑞應星纏歡騰華屋真仙戾止滿進霞栝祝公壽福如川方來岡陵之高松栢

之茂不愆不忘耋耄耇永鎮宣城嘉惠羣生安邊定遠共樂昇平

壽總戎武進伯朱公六十一序

賢才爲國柱石尚矣其敷政于內也而能基太平安社稷分閫于外也復能闢土宇福生民天地儲精篤生賢哲豈偶然哉昔伊尹致阿衡之任呂望佐尚父之尊良有以歟總戎雲中武進伯沂陽朱公實勳閥之胄抱負沉雄氣岸宏豁早襲華勳益自振勵出鎮於斯屹然長城之寄日以練兵餙武爲務防範謹嚴塞垣靡警十餘年間士得休養民安耕鑿公遏弭之力爲多焉己巳五月下澣乃公花甲重逢之吉官僚

士庶莫不踴躍慶忭於是統鎮太監郭公合諸寅佐繪壽仙下降圖奉幣陳酒升堂以爲公壽屬予爲文以壯之嗟乎壽爲五福之一而德爲之首蓋謂有德者乃能享其壽也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又曰仁者壽詎不信與公爲鎮將不貪利不邀功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愛士卒如己子視偏裨猶昆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非有德能之乎茲年踰耳順體貌康強趨蹌矍鑠又莫非陰騭所扶神明默相也將見前膺大年壽祿彌昌百歲期頤黃耇鮐背爲可必矣則不須數海屋之籌服玄鹿之脯然後知其年之永也予聞軒轅時有神止于壽丘曰南極老人歲五八月下降人間見者三百歲圖之所繪無乃是歟太監諸公祝頌之意可謂厚矣予既序之復係以詩曰

聖皇御極簡任將臣鎮彼朔方以綏遠人遠人來歸獻琛奉璧羽檄稀傳烽烟寢息文興詩禮武戢干戈元戎是庇孰云其他惟我元戎民之慈父壽誕斯臨耄倪鼓舞祝公壽耉如岡如陵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終惠一邦有永無斁共樂雍熙安於治世功銘鼎彝

貌繪凌烟與國同休垂千百年

慶總戎武進伯朱公壽序

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蓋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事必先有其志然後致於用猶在乎資質之美問學之勤斯有以成其材而無愧爲乾陽之貴也榮祿大夫武進伯朱公世家沂郡儲休委祉由于宗先至其尊翁忠靖公從　太宗文皇帝克靜內難歷官至左軍都督出守雲中再調遼陽功績懋著遂進封伯爵壽終于鎮所將吏悲悼若失慈母焉逮公襲封益加奮勵經籍子史之言與孫吳兵書之法

靡不深心講習　宣宗章皇帝在位嘗備宿衛以忠謹見稱今　上皇帝改元正統之三年來監邊事尋統騎卒護送□使北歸明年春　命進公武進伯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就鎮雲中俾承父志公溫恭遜順愼默寡言處下僚屬寅恭協和喜怒不形于色屏絕貴介之習輕裘緩帶日以練兵訓卒爲務遠人來歸撫綏勞徠盡得其情三年之間恩威兼致醜□聞風遠遁邊嚆爲之肅清　大廷從無西顧之慮者實公之力也可謂無忝所生能副委任之重矣辛酉仲夏吉日適公初度之辰年踰知命鎭守太監郭公洎諸寅佐咸致禮爲賀先是公得口齒疾累醫不效日以見甚因達　上聞亟　命太醫院能醫馳傳來治至則施以神鍼投以良劑不踰月而疾即愈衆謂公克盡忠誠故能感動　宸衷眷顧之厚屆茲華誕非文無以彰其賀相與來徵予言爲贈昔唐李勣治并州威聞遠邇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致勞中國工築長城今我用李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于長城遠矣勣感暴疾醫用鬚灰太宗自剪鬚和藥其見

重于君若此公鎭茲數年戎□未始敢規我邊視勣蓋不多讓有疾尚醫來治其被　恩寵亦可謂至矣尤竭忠殫力以圖報稱將見受天之佑眉壽百年前膺大拜進爵加封異時圖像凌烟勒功彝鼎與古人並稱于千載之上則不徒爲邦家之光實祖宗之榮遂因諸公之請併書此以爲公壽云

賀梁餘慶七十一序

壽者人所同欲而弗克享之何也由其稟受有厚薄持守有勤怠保養有臧否之殊故孟軻氏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豈苟云乎哉然上古之人恒百餘歲中古之人幾百歲世漸遠風日漓七情恣肆扞格不勝夭札滋廣乃有人生七十古稀之歎若夫今之人能躋稀有之年者豈不為可尚哉此衞君守正輩所以徵文為其友梁公餘慶賀也公世為寶安善族少穎悟入鄉校受學未幾出從邑事皡然有聲詿誤謫

戍冀北垂二十年奔趨帥閫油幕人又莫不才其能而德其惠宣德初以老得代歸鄉閒居晏如惟以詩酒耕釣為樂童顏鶴髮熙然太古之民今年春二月吉日適屆七袠有一之晨兒孫滿前稱觴上壽舞斕斑而視耋耄者懽聲襍遝和氣藹然自非稟受之厚持守之貞保養之固曷能致是哉昔箕子敘疇以壽為五福之一人鮮能膺公今享之殆非偶然尤宜慎自攝調以介景福敦慈孝之風篤天倫之義俾鄉人士子皆視為表率則登乎百歲為可期矣予與公有姻親之義遂因諸友之請用書以為貽

送太監郭公歸鄉序

忠孝事君親之大節人鮮克盡之者何也勢不兩立也士方少居家惟知養親則未敢踰孝而遽言忠逮壯而仕則國爾忘家思竭誠効力又豈可後忠而專言孝此古之忠臣孝子於驅馳行役之際往往形諸詠歎者蓋亦悲乎臣子之道不得兩盡也有能卓然自奮使君親弗遺忠孝兼至得不謂之大丈夫已乎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世爲夏臺望族實唐汾陽王子儀之後宗先積慶公實承之性至孝少事二

親色養甚至人無間言既而簡爲內臣祇事 列聖小心謹畏孳孳罔敢或怠若奉宣出使招徠羌酋委釐樞要靡不允協于衷永樂甲辰冬銜 命來鎮大同實古雲中郡控制西北要害間歲守將怠於防弭北鄙狠孽潛伏塞下乘釁入剽人爲弗堪公至日與總鎮大臣同心協謀飭兵秣馬以掩襲之渠魁乃俘餘黨悉遁大漠既清狠烟爲之頓息二十年間人皆奠枕而臥以遂其休養生息之利僉謂公籌策撫循之力爲多 大廷倚注雖趙之李牧唐之李勣莫之

踰也正統乙丑夏 九重念公先朝故舊久勞于外欲一見之以咨禦邊長策因命乘傳詣京既至大被旌賞宴勞有金帛錦綺龍衣玉帶百物之貺復官其嗣子忠爲侍衞武臣斯皆忠誠節義所至又非尋常僥倖而得也 聖恩眷顧之至言莫能旣矣今年春追維先隴久曠省祀太夫人權殯遷葬未果中心戚戚不寧因上疏懇言三月吉旦 天章下臨可其所奏俾歸葬祭畢日棘回鎮所仍理邊務戒行有日戎閫諸公皆有離索之懷速予言以贈之嘗聞仕宦而

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今昔之所榮人情之所同也今公之歸喜慶將何如公曰不然予備官使迄今四十餘載幸而無失爲臣之職亦少盡矣茲行先塋得展母魂獲安爲子之道又庶幾無愧其于矜耀鄉閭亦豈本心哉雖然麝過而草自馨豹隱而文則著公雖一心于孝而人之瞻望者不啻景星鳳凰之見莫不爭先快覩予知葬祭之頃鄉之父老咸集必皆喞喞歎曰吾邑自司馬文正公沒于今數百年寥寥無聞我公衣錦而歸山川爲之改觀鄉邑因以增輝

吾儕亦預有榮何其幸與相與奉卮酒以爲公壽則起今古之思發存沒之歎感慨之情又何如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大禮旣成星言返駕用慰一方之徯望以勉成終始之勳業異時壽登耆耉謝事而歸與香山九老徜徉于林壑以盡餘年之樂則功存社稷名重當時太史氏之傳忠孝捨公其誰歟庸書以俟

送奉御馬公省墓序

孝子之思其親不以存沒而有間者何也身所從出也知身之出本乎親又烏可頃刻而忘之此蓼莪之詩所由作王裒之不忍讀者其亦天理民彝之發見與鎭備大同奉御馬公昔爲太原祁邑茂族積慶垂休代不乏賢至其曾大父安國翁克邁種德含章蓄和不求聞達惟以孝友訓其子孫家庭雍如鄕邑推重翁四子時中進中用中建中合族子姓凡若干可謂盛矣進中之子武乃奉御之父也　國朝洪武壬申籍民丁夥者從校戍朔方武因隷役蔚州衞時奉御公方八齡祖念嫡孫欲留撫育公曰父煢然從戍吾忍獨存乎悲號以隨遂至於蔚父出入必俱未嘗廢離左右人見其幼而克媚于親莫不嗟歎歲己卯會　太宗文皇帝舉靖難之師蔚之將校咸在陳力就列公時已弱冠又曰父效勞國事吾忍自安乎復從父往征白溝夾河皆捷辛巳秋旋師通州父得疾竟卒哀毀不欲生見者又莫不恰其少而克孝旣而裹其遺櫬責八持歸葬于先隴歲壬午選入內庭長

爲長蘆尚冠夙夜惟寅罔敢少懈日見親信逮事
四朝咸以勤敏稱宣德乙卯春今　上皇帝嗣大歷
服肆惟大同實西北鉅鎮外以捍羌□內以衛中國
特簡公來佐太監郭公統領神機以鎮其地公忠誠
素蘊不遑暇逸惟日孜孜以裨于治凡有益於邊而
利於人者靡不力贊而行之數載之間政通人和君
子又謂公孝行所推云今年冬護送□使朝貢謁京
事集人懷榮膺寵錫緬懷先隴久違祭享廢缺上言
衷悃　聖恩憫其誠孝賜歸省祀蘇還治所恭修乃

職公既徵予譔其先塋之碑序述世德歸揭於墓瀕
行太監郭公總戎朱公偕諸寅采復囑予言以壯之
嗟乎孝者百行之原忠者立身之本公少惇孝敬惟
親是從不幸親沒于軍間關行陣卒能收葬而無失
身係于官四十餘年宗祖恒不忘於念慮茲特請歸
展祀非誠孝出於天性仁愛存乎本心疇克爾耶行
當拜瞻丘隴恭薦蘋藻不惟起風木之遐思尤足發
鄉人之永歎矣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私義非忠
臣也祭禮云畢式遄而還以竭盡心力期于報稱則
功勳益著名譽益隆他日太史特書曰馬氏有忠臣
有孝子不尤偉與公其勉之

送趙廷傑省親還洮陽序

人子之于親惟其所在而致省者禮也閭閻傭販思盡其道而況于故家文獻飫聞禮義之訓其可後乎此都督趙公之冢嗣廷傑汲汲于行以盡晨昏定省之禮者其亦天理民彝之必然者與趙氏世家洮陽其遠祖嘗以寧羌有大功于宋因賜姓曰趙由金歷元建武功登顯宦者代有其人入 國朝公之大兄厥績尤偉我 太宗文皇帝御宇之初思得干城之將以控禦戎□公應薦而起試以庶事績用有成敭

歷三十餘年自百夫長沿堦而進至同知左軍都督所至皆煒然有聲命鎮鄉郡化洽政熙人用寧泰乙卯秋西鄙殘□入剽我邊 上命公爲副將統洮岷臨鞏八衛勁卒來殄滅之兵團武威兩越寒暑練兵訓卒夙夜惟勤聲威振于遐邇去年冬 朝廷念將士久勞邊戍民罷轉輸欲一舉以絕其釁乃命大司馬來司賞罰分遣大將各率所部以夾攻之公馭衆北出武威散卒襲鐵門諸阨塞寇爲西兵所擊敗而東潰者悉爲我兵所擒既獻其俘 九重深加奬諭

廷傑重念嚴親遠涉風霜躬歷險阻仲夏之吉自洮來省於涼下氣怡色旨甘以時人咸謂能盡事親之禮適遇 玉音下降推報功之典渙頒爵賞進公爲會川伯階榮祿大夫歲食祿二千斛錫以宴勞白金紋綺凡若干父子歡樂一門慶忭公追念所由實皆祖考之庇茲遣廷傑歸告于廟舉修蒸嘗卽日就道涼之士友惜其去而不可留因來徵言爲贈予忝贊戎事與公處三年耳其言論無非忠孝之實及觀廷傑如芝蘭玉樹之美溫和遜順而尤篤乎孝敬可謂

有是父而有是子矣非祖宗積德之厚而能然乎廷傑歸竣祀事奉萱幹蠱之暇孜孜經史以講明忠孝之義俾德業日修學問倍進異時膺榮重寄繼述勳華委身盡節以報 聖恩太史將大書特書曰趙氏有忠臣又有孝子俾天下誦之後世誦之詎不偉與若徒以聲色犬馬相尚見利于一時則君子所深戒固非予所望于子也廷傑勉之故序

贈錦衣衞百戶致仕郭公榮歸序

朝廷於內臣有能效勞國事則必論功定爵以寵異之若弟姪侍從効力者亦必量授以職蓋所以勸忠良而勵節義也　聖皇眷顧臣下之恩視諸古昔可謂厚且至矣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世爲晉邦夏臺望族實唐汾陽王子儀之胤孫忠孝慈愛出于天性自幼入爲內侍篤厚沉雄嘗侍　太宗文皇帝廓清內難剿滅□□洎屢使諸番積有勞勩由長隨奉御歷陞今秩奉　命出鎮雲中幾三十年殫厥心

力知無不爲爲無不當兵民仰如慈父遠人敬若神明可謂國之老成矣　皇上眷念不忘乙丑夏特詔以詣京宴賞有加欲增其爵秩謂太監內臣之品已極猶子忠自幼鍾公之愛凡公平□使□南征北討忠未嘗一日廢離左右因授爲錦衣衛左所實授百戶循例給與　誥命以旌勵之復推恩封其父義如忠之官母妻俱封安人　命下之日義冠帶望闕謝恩致政於家先塋桑梓母妻珠翟霞帔輝映庭幃一門之間兄弟子婦咸被　恩寵榮幸爲何如哉

傳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子孫特達貴顯亦無非祖宗積德以致之也郭氏自汾陽克邁種德于前歷若干世至於夏臺乃有良卿陰隲及于閭里珍德昆仲克紹先志培植善基於後篤生太監爲　國內臣久鎮邊疆又能推其恩惠以及一方黎庶世德誕乎其來非一日矣宜其曾孫濟濟奕葉光華有如是也義年踰七衮鶴髮童顏榮膺褒錫衣錦在鄉今年孟夏初吉實太監公壽誕之晨義遠自夏臺而來展慶洎序天倫之樂延款越月情好甚篤茲輾車言旋總

戎諸公囑予爲文以壯之聞昔鄧攸避兵全兄子而遺己子美名昭于千古今太監公於義爲從兄初不鞠嫡姪而愛從姪今獲階顯榮得非體攸之志哉君子存心仁厚天報之速若是也義歸宜身率諸子姪謹守禮法孝以奉先勤以力穡謙和處鄉黨忠謹盡臣節將見家庭雍睦壽祿彌昌世澤之流益遠而益隆矣尙勉之哉

送同利邑幕賓黎公赴任序

聖皇嗣大歷服更新爲治期臻熙皡之化用底隆平之盛以爲致理莫急于任賢而得人尤在乎簡拔也於是首　詔吏部將聽選之士嚴加攷察賢而有才者錄用之其有衰老貪鄙事罔通政不達者悉皆黜而不用焉甚盛舉也東莞黎公無逸時在選列凡經三揀一試然後得錄用之數無何擢交址同利邑幕賓捧檄將之任宦途鄉友咸屬予敘以送之予惟鄧林之木非不多而良工之所採惟楩楠杞梓焉冀北

之馬非不衆而伯樂之所顧惟騏驥驊騮焉夫以賢才之士萃于吏部非不廣也而藻鑑之明掄選之公僅得若干人豈非取十一于千百者乎厥惟艱哉無逸能獲是是其賢于人遠矣今得膺邑幕之寄秩雖卑而有人民社稷之重位雖小而有獄訟錢穀之繁况南交又有新附之地人情詭譎氣習澆漓無逸玆行可不思責任之重以盡贊畫之勤哉必孜孜以佐其令察於百里之內化有未通何以能使恩威兼至俗有未革何以能使禮讓興行至於詞訟未簡賦役未輕又何以坦息而均平也學校或廢田野或荒盜賊尚滋更何以興起墾闢而禁弭也如是則無忝於拔擢之公而負積學之勤也然而無逸昔以儒術聞於鄉復以廉能從事中外所至有聲操履之篤持守之貞固非一日矣舉斯心而措之觸類以長之夫何難哉將見政績克成譽聞遠邇行有不次之擢枳棘不能爲鸞鳳之久留也勉之勉之故序

送俞克大赴吉安郡學司訓序

孟軻氏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又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謂士阨窮荐罹灾患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事理究通德知成立否則芻豢其食井甕其覩而不知世味酸辛天日光大者豈足與論于道哉予故友上虞俞鵬漢遠宣德中從戍寓京師與予居相邇日得接乎言論其爲人耿介尚志節善瑩咏好作諸家書尤精董米山水人爭慕之有以利來干輒見叱絕士大夫間

得其數筆愛之不啻拱璧內外多稱其賢交章上薦方期效用于時竟以疾殁識者莫不悲漢遠有才而不逮用也卒之日貧無以爲斂其友劉仲淵周宗盛李文玉合諸鄉人具棺衿函以責僕便舟還錢塘付其妻子而葬之長子都字克大時在弱齡傫然旅次而無爲學之資適宗盛授江西藩省理官因攜往任所延師以教克大痛世業之飄零憫故父之不幸刻志自勵孜孜不少懈居無何遂通春秋胡氏學合譽燁然榮膺薦剡今年秋合多士試于

廷克大褎然中居前列九月之吉擢吉安郡學司訓凡舊交於其父者皆喜漢遠之有子嘉克大之能自振相與來徵予言以華其行嘗歎乎衣純綿者不知旃毳之寒享太牢者豈識藜莧之味紈綺子弟惟藉父兄之富貴將謂輕裘肥馬以終其身沉酣燕遊不知詩書禮義爲何物一旦勢衰財竭商也則賈于貧士則不辨甲乙農罔知稼穡之艱借食于人而無容足之地所謂世味酸辛天日光大漠然于中其于人賢不肖何如也克大甘辛茹苦學成其才今出爲郡校之師擁皐

皮有模範之尊膺好爵得天祿之養可謂去卑辱而升貴顯離轗軻而享膏粱矣非志之堅誠之篤而能臻此哉倘思吉爲文獻之邦山川秀麗賢才彬彬遊歌在泮之士必皆俊偉之英不煩程督自知爲學惟患已德之未修學之未至耳誠能溫習舊聞而益求其未能刮磨淬勵拓充其道德循循善誘以淑諸人則人皆勸勉爭自振拔取捷于科名矣功業亦何患乎不懋哉異時奏最

大廷非膺超擢以躋顯要則師國子教育英賢夫如是庶不負清苦積學之勤而

父亦少慰于泉壤矣若謂名成學至而不加勉是晝
地以自限吾恐得之如升天失之如燎毛豈不深可
惜哉予與若父至舊克大之行偹書此以規之云

送司訓王廷贊先生之任序

師之爲道大矣非實德修諸己理學優於人者未足
以居之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德之
不修理之未明其能傳道授業解惑哉知乎此則爲
師之道其庶幾焉古之師若濂溪至理洞明橫渠學
行淳正乃能成顥頤與叔季明之才後世論師道必
歸之今庠序之師其進有二曰科貢則郡邑之所造
就曰薦舉則山林散逸與官家子弟然必上之天官
進于　大廷考其才德可者任之否者黜之取之之

嚴若是也爲教之要則又未嘗不以周張朱程道學
爲本數十年間得人之效蓋無愧於古會稽王輔廷
贊年富而質美德粹而才充乃吾邑大尹尚瑀公之
少子自早歲從親宦遊佩服廷訓修己治人之術經
史子籍之文靡不研究厥旨而尤長于禮學楷法亦
臻其妙歲乙丑復來京師謁太常博士許先生以益
科舉之業由是才望犇然聞于遠邇今年秋提督畿
內學校監察御史李奎薦其名于　朝檄召至京程
試中式八月之吉授無錫邑庠司訓命下之日咸謂

廷贊之才之德足膺是寄束裝將之任於是冬官司
務彭誼合諸同志各賦詩繪圖以壯其行屬予爲之
序夫古之爲教必先德行而後文藝今之取士之法
亦不過實德實學而已况無錫爲江南甲邑風俗淳
厚詩書之習有素教之爲尤易也廷贊果能不自滿
足溫習舊學推之以淑諸人予知賢才之出彬彬于
科目矣他日論功課最榮膺峻擢所進詎可量哉廷
贊尚勉之詩凡若干首書之左方云

送王生廷翔還會稽序

正統甲子秋東莞大尹會稽王公以朝　覲會同詣
京因偕其冢嗣頴而至明年乙丑正月既竣事將還
治所乃謂頴曰子之于父固盡職以俟寒燠而奉其
廿旨然顯親揚名尤孝之大若依依膝下爲旦夕養
者則亦末耳汝且壯宜取科名入仕爲宗祖榮遂留
頴寓京師從大常博士許先生授大小戴禮蓋頴于
經書百氏素所講習尤善書翰逮從先生晝夜孜孜
評究乎恭儉莊敬之旨禮樂喪祭之文作爲文章詞

理俱至先生甚器重之期以下科必能取捷仲秋之
望將別師暫還會稽祀祖則之嶺表省其父而復來
卒業于是邑中仕寓于京者相與謁予言以壯其行
予曰人之立身宜志遠大若棲遲鄉邑欲其德充業
廣猶坐井覆豈見天日之光大乎大尹有見乎此所
以汲汲命頴來從大人長者以益其見聞誠欲成其
材器之大以待用于時也今未越歲而遽言歸得無
一暴十寒之患哉客曰不然君子爲學不以彼此而
間其工寒暑而易其志頴性孝勤去親日久定省音

問之疎思而不置玆學既有得行攜經史時復思繹則寧親務學兩盡其美矣嗟乎親之于子誠望其賢昔無恤出簡于懷猶足慰親之心頡歸大尹有問必告之曰經史疑難既問辨矣詞章蘊奥亦通習矣親之喜慰寧不過于簡子乎尤當益篤其學愈博其文春和治裝北上再從先生以終始其事吾知秋闈一試膺魁選爲可必矣夫然庶不負尊翁期望之至可不勉哉系以詩曰

上生會稽彥皎皎冰雪姿侍親邑大尹孝行素所推妙齡事探討經史恒孳孳楷法

既精妙詩律尤清奇自視若不足惟思遠從師去冬入京國趨拜太常墀三禮日講貫諸子時論思詞鋒峻而厲才譽人爭馳秋高念先隴迥在浙水湄趁得潞河船千里思依依祀畢渡庾嶺用慰嚴親私賓邑南海隅黎庶多困疲而翁敦豈弟撫育推仁慈至今閭里間善政傳口碑子歸候安否復來勿稽遲學業務充足詞賦毋留遺蟬宮高岧嶢早攀仙桂枝龍門固險峻占取鰲頭魁鴻鵠奮霄漢鸞鳳來羽儀丈夫生兩間際遇從古稀願言堅厥志遠大以爲期

贈肇昌府醫學正科張翌彥昭序

醫之爲道大矣人生兩間飲食起居或乖乎節度疾病不能無之非資醫以治而不至于顛危奪算者幾希焉是以古昔聖人制爲醫藥所以衛人命脉俾得安享太平以同躋仁壽之域良有以歟然而爲醫者苟不明乎天人感應之理陰陽表裏之機而欲收其神聖工巧之效不亦難乎隴西張翌字彥昭昔爲望族世業軒岐之術若問難本草脉訣及古今明賢集方諸書靡不詳究厥旨蓋自其祖洎伯父咸以醫道

鳴至彥昭凡三世矣學誠得乎家傳非凡庸之可擬宣德中以能醫辟授今職其爲人慈祥豈弟宅心恒恕人有疾求莫不傾心往視審脉辨證必造其源投以良劑一再輒效遂使患者復堅弱者復強羸者復壯闔郡之內德其惠甚衆相與顏其居曰濟生堂蓋表其術之精本乎理之明也翰林編修蕭先生常爲文以記其事今年秋掌肇昌衛都帥汪公遣其冢嗣釗族子英進獻名馬諸物詣　京既竣事乃謁于予曰執事往歲督操肇城辱愛于釗父子甚厚邇年家

之長幼凡有疾病嘗造彥昭需藥以治治則立愈闔門骨肉悉保壽康者實其賜也酬以金帛皆辭思無以報盛德茲幸覲尊顏欲丐一言歸贈庶彰彥昭之能少伸父子之敬也嗟乎生不生之權雖非操于醫然愈不愈之疾實在乎藥疾有淺深輕重藥有溫良補瀉在醫明辨而用之也昔秦越人孫思邈治疾能起死還生效應如響亦惟明乎一理而已若彥昭得不謂明理之醫哉復能不汲汲于利欲惟以活濟爲心吾知陰騭之報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矣宜乎汪

公不遠萬里命子求文爲贈非感荷之至能若是乎予故書之以贈彥昭並告世之爲醫者醫亦明乎理而已

贈金河禪寺住持静海朝宗入院序

佛之爲道大矣所以黙幹化機陰毘治道凡有國家者必崇尚之以佐政令導民而爲善授徒演教俾竭誠供奉罔有怠忽若叢林大刹則遴誠篤謹厚內學超詣者一人以領袖之職斯任者其重矣乎蔚郡之東昔有五台山奇偉俊拔粤自如來滅度文殊師利東涉膽州郎駐錫於斯欲就說法化導羣迷後覓地隘不足以容衆善因往西五臺清涼山結會召集諸天擁護遂成勝境然佛祖所過聖跡常存府現神光

不可思議昔人即山址創建崇宇以延奉師香火歷代尊崇其來遠矣逮元季擾攘寺燬於兵　皇朝內附北藩徒衆稀寂莫任作興宣德改元丙午有大比丘懿然法師與其徒清忍乃發宏願以恢復爲已責持鉢徒跣遍叩十方宦達咸施財助力乃披荊棘闢雪霜首建正殿暨伽藍祖師堂山門廊廡僧舍諸廨宇甫就懿然忽罹回祿之變清忍復忍死鋭志百計經營再期大舉適遇順聖川督牧御馬中官阮公普崇夙欽佛乘好植福基因樂捨衣資無慮千百久而

靡吝賛助之工殆難殫述凡十五寒暑而寺始成巍樓大殿金碧爭輝廣廡修廊連甍接棟名卿碩士來登覽者莫不胥慶宗門光顯作興有人名山得以增重豈意淸忍又于戊辰夏膺疾而逝諸徒遑遑如喪嚴父而莫知所措其首上弟子靜海字朝宗素鍾師愛凡經營幹理常住出納鉅細靡不預知僉曰吾師辛勤萬狀成此勝事一旦奄故惟靜海可繼其跡海拜且泣曰眇然末行才謭學疎曷足以負重寄衆請益堅苦辭不獲計偕上儀曹季秋之吉檄授金河禪

寺住持俾領衆祝釐于是俛順輿情諏日入院考鐘伐鼓據座說法誓於衆曰佛祖化基久廢弗治亡師盡瘁復興工成而卒今畀於海諸衆長者吾叔兄事之幼者弟姪禮之能守規範各持勤勵仰憑佛力共畢未就之緒上以恭祈　天佑下以濟度羣生願烽烟之永息保邊徼之肅淸庶不忝爲釋氏之徒否則佛祖有靈無常歸寂恐難見亡師于幽壤衆皆拜曰惟師言是聽罔敢違越作禮而退蓋海乃阮公所度門徒常愛其謹敏玆聞斯言益嘉海少而能立也來請予爲文以勉其愼終如始因稽寺興建之由并次海誓衆之語筆以贈之云

贈大機顯禪師主清泉寺序

粵自像教東傳招提肇建住持之名未有也蓋其初緇流志專夫道雖有生肢體猶且曰空尚肯夫名與利哉是故鹿衣糲食野處巖棲凡覺先於我者咸師事焉厥後宗教滋繁梵宇日廣至唐有大法師曰百丈者謂徒行之衆必得人爲之領袖庶教有所統體有所循乃于一寺則立住持蓋所以尊崇師道惠淑後進維持綱紀而弭乎凌犯悖逆之風亦時宜然也洪惟　聖朝崇尚釋教以裨政治凡內外名山大刹

必選道行純誠學業精專者以主一寺綱領其責不輕而重審矣比年有大功德中貴喬公於上谷蔚州東北桑乾之滸山水回合之間卽古刹遺基發宏大願種福德田樂捨已貲爲倡衆信聞而樂助鼎建禪林一所塑粧諸佛龍天鳩集僧徒昕夕焚修上祝
皇圖之永固下保邊疆之清寧久未有名師以主之斯爲缺典而寺亦未有名額乃正統丙寅夏達于鎭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灤陽趙公封章上聞于朝特奉　綸音賜名曰清泉禪寺仍　命儀曹掄高僧大機顯公來爲住持以六月十九日吉旦寺之徒衆恭備幡幢香燭至于宣城迎逕扁額與大機入院凡鎭守諸名公皆餞于洋河之濱北至叅禮云畢大機乃據獅子座振海潮音大衆肅聽規敎而退人咸謂大機足以表率其徒棟梁斯道爲無忝矣翌日順聖川督牧御馬中官阮公暨金河禪主忍無礙與喬公夙有契緣又與大機昔嘗同師雅喜宗門得人謁予爲文以壯之夫釋氏之敎大矣不有名師以訓戒儀範之則雖聰慧之士亦無自而進于道自今以往將見

宗風大振教雨宏施三乘經文無不講習後進之士內學精專廣博清淨之境爲易登圓通正覺之路不難至矣他日大機盛名益顯于世進登叢林大刹以主廣大之衆又豈山菴小院之足淹哉尚期勗諸

贈玉峯璟上人榮授都綱序

釋氏之敎謂能誨蒸羣迷悉歸正覺斡旋造化默贊
皇猷然必得望重緇流道叅玄奥者爲之師庶幾後
學有所取式宗敎賴以扶持否則名存而實亡亦豈
足尙哉灤州有大比丘曰廣璟字玉峯者道行圓融
天資篤實少從洪朗禪師爲徒其于三藏經文泊諸
釋典靡不研精要旨學者宗之名聞遠邇乃者郡之
前都綱以老退休講席不可以虛於是僉擧玉峯補
其員缺今年夏薦陞銓曹程試中式疏聞于　上特

授永平府僧綱司都綱聞者莫不以宗門得人爲賀
鎭守宣府少監趙公於玉峯有鄉邦契愛之舊因徵
言爲贈予惟有官守者盡其職乃聖人之明訓也玉
峯旣領都綱之任宜身率其屬謹守淸規旦夕孜孜
講明乎陰陽造化之理輪回報應之機俾人咸知善
之當爲惡之當避免乎夌犯天罰之患同登仁壽之
域是夫有功于世豈不偉歟若徒以幽閑自珍闃寂
自守人之憂樂漠然若無所預寧不有負積學之勤
而孤委任之重哉敢以是爲玉峯囑焉因係以頌曰

佛性眞空慈悲方便作善降祥由感而現有偉玉峯
夙棄塵緣外行謹恪內思靜專講席之人謂師宜補
交上薦章登名銓部荷蒙　聖恩寵敎名邦綱維斯
道濟世慈航大振宗風弘施雨化普度有情同登淨
土三邊靡警萬國咸寧永綏福祉共樂昇平

羅浮志序

羅浮廣東之鎮山也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五百餘里世傳昔有羅山堯時洪水漂蕩有山自會稽浮來與羅山合而爲一故曰羅浮云其間峯巒秀峙巖洞窈深泉石幽勝珍禽異獸之繁多奇葩艷卉之綽約與夫琳宮梵宇佛踪仙跡殆難殫述道家所謂第七洞天又曰三十一福地詎不信與舊有志歷歲已久僅得抄錄之餘又多缺謬來登眺者欲稽其事跡莫得而詳未嘗不爲致恨永樂中同邑琴軒陳先生以宏

才篤學由國子助教出知滁陽考績詣京偶得錄本于神樂觀道士鄧能宗所持歸暇日重加考訂去其殘缺正其舛訛旁捜傳記更加採摭增而修之別立凡例釐爲一十五卷若山水寺觀樓閣祠宇菴院臺塔之類與夫古今仙釋人物詩文靡不詳備誠足以發茲山之勝槩爲仙覽之快覩也繕寫已完自序其首付能宗持歸山中先生留靜藁自隨近以禮部左侍郎致事歸老于家間寄示予俾爲之序嗟乎廃生末學才識膚淺烏足以語此久無以應命今年春書來見速竊惟羅浮之景勝矣不有圖志以表襮亦孰得而知之然作者若非該洽大儒淹貫乎史籍又奚能以考其事跡而見諸稱述哉蓋先生發身科目與敎郡國出守畿甸長憲外臺入貳大司成再貳宗伯其于育才化民振綱佐治咸有成績好學之心至老不倦平生所制作遺藁無慮百十帙詩文傳誦于江湖者多膾炙人口此志特其餘事爾然尚有望於賢守今校錄正直俾壽諸梓以永其傳則不惟使羅浮之景不致于湮沒而亦無負先生之用心也

贈增城大尹諶公琴堂春曉詩序

昔宓子賤治單父惟務以德化民人不見其設施日彈七絃之琴於堂而邑大治後世治邑者因稱其治所曰琴堂焉歷代相傳今馨人口廣藩增城邑居東南之偏山川秀麗人習詩禮有太古遺風正統戊午奉新諶君作令于斯推愛以及其民戴之眞若慈母蓋無忝單父之于子賤矣中外譽之無間言內翰廣平程先生爲篆琴堂春曉四字馳贈于君君寶之不啻拱璧裝演成軸持以謁予請序其端嗟乎一歲之

始在于春一日之始在于曉春則東作之當興曉則人事之當務於斯時也令尹坐于琴堂得不有所思乎田疇荒蕪何以闢之民力疲困何以寬之農工未勤身率以勸之灾眚或至修德以禳之若然民得盡力于南畝終歲固有所望矣民食足則禮讓興禮讓興則風俗淳政績既修名譽益著課功殿最階重爵享厚祿豈難致哉若夫旭日融融惠風和煦燕遊之念生惕勵之志惰聲色犬馬何以致之甕樓綺席戒將樂之生民休戚非己所知斯牧民所深戒亦非君子之所存也諶君才優而質美學博而性淳涖事以來寅恭自持廉愼爲務英聲播于遐邇蓋非一日予知其必能勉其所當爲而去其所不當爲他日所就詎可量乎茲因其請不以頌而以規聲詩君子又從而係之以辭

贈周誠宗兄蘭軒序

廣之南海龍頭鄉有隱德君子曰羅周誠翁性端慤行凝重好清修而慕芳潔少孤特立先志弗違日督僮僕耕稼以給公賦於紛華勢利淡然無營惟以詩禮訓迪其子孫不知秋髮之種種恒卽居傍構軒四楹以爲頤老娛賓之所因植蘭若干本于庭堦滋培灌溉蔚然敷榮當夏秋盛開清馥襲人翁棲遲其間情怡氣悅恍然披光風而入楚畹因名其室爲蘭軒焉然久未有記其事者冢嗣裔由明經入補太學上

舍生間謁于予曰老父雅尙樸素物無以當意惟蘭是玩願先生爲序之夫百草之在天下甚衆至芳則莫如蘭是以楚大夫屈平嘗紉以爲佩者蓋謂其有幽香美質可擬君子之德能勵志士之操也今翁以七袠之齡而猶芳馨自潔不與溷濁同流其賢于人遠矣然嘗聞有詰于翁者曰君子爲學在乎明德新民以翁克修于身何難出而見用樹當世顯名而乃高蹈遠引終期於隱毋亦過於韜晦乎翁曰不然予少罹艱棘學廢志灰功名已非己事倘濟世之業亦惟以此敎我後人也由是觀之則成己成物翁何嘗不廑于中此又非果于忘世者比矣今裔翹楚士林聲稱久著國學行當拾芥魁名以發翁未達隱德則攀月中之桂看上苑之花其馨香被于天下豈止蘭軒芬郁惟翁自潔一室也哉軒蓋未造筆不能詳茲畧其槩以贈翁且以勉夫翁之子也

贈湯仁厚翠筠軒詩序

植物爲人所好者多矣然愛之衆而嗜之篤者又莫如竹焉夫松傲霜雪而不凋恒產於山林非庭院之所植梅雖可致遇冬始花不得久玩惟竹可植于軒窻之間貫四序而色青青歷歲寒其姿婥婥此蘇子瞻所以有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之句至今膾炙人口云昔衛武公以耋耄之年猶修德不倦詩人爲賦淇澳之詩以美之後世苦節操行之士往往景慕取竹名其藏修之所者誠欲淬勵其德業也同郡瑺

江湯仁厚貌古而神清言遜而禮至籍先世祖父之基壐培醞籍家目以裕嘗慕衛武之爲人卽舍旁搆軒數楹種竹若干爲燕息養素之所歲久蔭蔚成林仁厚棲遲其間朝唫夕誦恍然如坐淇園湘浦佳趣浩然因揭翠筠二字于軒之楣鄉之獻者從而歌詠以詩仁厚積集成卷今年秋詣予京邸請言爲序嗟乎君子明德將以新民積學期于進用若自潔其身高蹈遠引古人又所不取以仁厚之才豈不足以匡濟哉惜未遇乎知者薦之是以蹉跎歲月不覺老之將至焉雖然嘗觀其子復昂藏若千里之駒溫潤類荊山之璞方好學慕修予知青雲之器其在于復與仁厚誠能孜孜以敎之俾學益力德彌充他日取爵祿以爲宗祖榮寵是軒之光顯蓋未可量也若徒烟霞笑傲玩物流連而於濟人利物之念漠然不動于中固非君子之志亦豈予之所厚望哉用書于首卷併以致勉云

贈薊溪陳觀祖漁隱圖序

寶安茶山之西曰下薊鉅族陳氏世居之其地多林木池沼之勝前瞰大溪雲烟吐吞江波澄澈沙鷗屬玉浮沉于洲渚漁舟客舫往還於江皐視輞川鑑湖之景誠不多讓族之彥觀祖徜徉其間蓋有年矣每風晨月夕登臨眺望盡得溪之山趣因號薊溪漁隱以自况人亦以漁隱翁稱之既而走書金陵拜求少宗伯同邑陳公爲繪其圖觀祖棲遲唫咏將終其身間徵予序其端予惟隱者未仕之通稱觀祖之隱於

漁不過寄興于斯未必身自漁也今夫漁者生計惟在江湖妻子團欒榮辱不知得魚沽酒對月唫風亦云樂矣是以古之賢者恒假號焉若陸龜蒙之居松江則曰江湖散人張志和之隱婺州則曰烟波釣徒是皆託跡于漁以爲樂也觀祖之志其亦志于二子乎方今　聖明在上孜孜圖治屢下招隱之詔海濱巖谷歌白駒而彈塵冠者肩摩武接以觀祖之賢獨未遇而年則已邁矣雖然諸子堂堂玉立皆抱才藝似非久于隱者誠能益加誨勵成其德業俾出而仕取爵祿以顯親揚名他日爲是溪之榮者尤有望于後人也尚期勗諸

贈雲巖書舍圖序

寶安之景有八海月巖其一也在邑西南之海壖巖則居石山之顛深廣幾二十尋雲烟出沒泉流淸徹昔人嘗卽巖建祠崇奉浮屠曁海神以祈景貺曾有仙人來遊于此又曰仙巖焉前瞰巨浸傷多沃壤茂林修竹桑麻之盛物產之饒無出其右者宜秀民碩氏之隱處焉大族劉氏世居其陽子孫衆多比屋鱗砌篤詩禮之風敦婣睦之行者蓋多其人有號雲巖翁者體貌瓌奇襟懷灑落聲利不干而甘恬退嘗搆

一室爲養晦之所爽塏夷曠不藻不華積書書於中日以坐玩爲樂因額曰雲巖書舍庠生翁廷信爲圖其景林木蒼翠筆意淸潤翁棲遲偃仰不知老之將至間俾予序其端予惟雲者山川之靈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興則致雨而萬物潤亦能護隱居翳巖谷取以爲號得無意乎惜乎其年則已邁矣誠能敎其子及孫以成其德業他日顯而見用如雲出雨施大沛甘霖于天下庶不負命名之義也夫

追封景城伯馬公挽詩序

挽詩之作始於齊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敘哀後世相承以爲挽歌名曰薤露之歌蓋悲乎死者不可以復生惜其才弗克盡施於用相與咨嗟咏歎情不能已則發爲歌詩以寓乎哀挽之意孝子慈孫從而裒集以傳誦于人往往見諸篇什豈非厚之至與右軍都督府右都督彭城馬公廷顯善騎射富猷畧有古名將風年五十二而卒　九重爲之震悼輟朝旣命官祭之以禮復念公有靖難平□之殊勳追封爲

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景城伯謚壯武一時朝士大夫洎諸縉紳聞而知者咸作詩以挽之長篇短章無慮數十詞皆婉而不迫哀而不傷蓋得乎性情之正冢嗣萬全都指揮使昇乃編其始末拜受　制誥諭祭之文與諸名公銘誌挽詩合爲一帙題曰孝子思錄志不忘乎親也繕寫已完將鋟梓以永其傳謂詩尚未有序問請於予嗟乎親者身之所從出可不思乎況有世祿遺我後人所賴以階顯融又烏可須刻而或忘恒慨世之爲武弁者藉父

祖之蔭位高爵享厚祿肥馬輕裘曾不念前人積累之勤今昇孜孜焉於斯其孝誠可嘉也然而古之爲將臣者不少若漢之衞霍李趙唐之蘇李裴薛功烈非不著名譽則亦甚隆不知當時之沒褒錫封謚有如馬公之異數否大夫君子悲悼亦能播諸聲詩否豈有之而無賢子孫以傳之乎公雖不獲享乎高壽榮命則過於古人又有孝子昭其潛德垂于不朽是不壽而壽者矣復何憾乎惜予言蕪不足以發諸作之意遂因昇之請僭書于首簡云

吳處士挽詩序

凡哀傷見諸咏歎者皆有由也黃鳥之詩秦人哀三良之殉也七哀之篇王仲宣輩傷違別憫孤嫠感今古人事之變而賦八哀之什則又杜少陵悲當時諸賢存沒不齊思其人而不能忘者情之所發雖或不同其哀慕感歎之意則無少異後世薤露高里之歌蓋權輿于此姑蘇吳文德翁早歲以藝能起居兩京性樸厚行端慤聲色貨利淡然無慮于中惟汲汲以敎其子敏俾棄舊業專用力于儒尤工書法嘗曰諸

家者流惟儒最貴進則爲公卿大夫士退亦不失爲君子汝愼毋易厥志敏惟日孜孜罔敢自逸乃以善書馳名京師凡士林慶餞贈送卷軸莫不謁求揮染戶外之屨恒滿至若館閣臺部諸名公製作亦多詣請由是大名益顯時作詩文傳誦於人皆有可觀內外官達納交於敏者咸嘉翁得義方之要能成其子之才若是也歲乙丑翁年八秩壽終于家聞者皆悲孝子之失賢父相與哭弔盡哀或爲銘爲誄以著其行或作詩作歌以寫其懷情詞婉切則若黃鳥之悼

三良感慨流連則若七哀之傷遠別至其悲深頹木而興古人不作之感者卽杜少陵所以哀諸賢之什乎是非翁有盛德感人敏之文章動衆而能傾慕一世也哉此其哀挽之章是不可不垂示子孫以昭來裔於是敏以子辱在知交特請爲序以褒集成編予因思昔竇燕山畜德丘園惟以義方式訓卒能使其子皆以文章顯融家傳五桂至今人載口碑今翁雖未見用于時而能善敎其子以文章書法名駭京師行將應辟而起奮立功名以爲翁光寵者蓋有待矣

九苞之鳳豈終爲凡物也哉茲僭書首簡並致望于敏云

凝然禪師挽詩序

士大夫之沒逢掖縉紳悲悼感慕形諸歌詠者尙矣其浮屠師之化去里巷走弔者有之王公貴人爲詩以哀之者則鮮何也其敎專尙寂滅一切人我有無是非榮辱並皆曰空烏用其爲文字哉然或生平道德有以淑諸人儀範足以表於世圓寂之日而人追慕相與咨嗟咏歎間見乎文詞是亦秉彝好德之心也雲中凝然禪師族出懷仁薛氏父名均佑母李姓師諱海湛凝然其字自幼資性不凡卽有出塵之想

甫七齡求爲釋氏弟子二親從之命禮郡僧福瀰爲師祝髮受具布衣糲食屏去華靡孜孜惟攻內學師甚愛之不數年釋典既通儒書亦博禪林尊宿莫不稱爲白眉永樂丙申郡二千石舉授僧綱司副都綱躬率徒衆旦夕焚修闡揚宗敎期無忝厥任詎意雙目失明遂退休守靜惟口誦諸經上以祝延 聖壽下以濟度羣生正統己巳二月既望忽謂侍者曰吾其歸矣亟命具湯澡浴淨髮更衣正襟結跏危坐留偈數言而逝乃是月十有六日也越七日祖送茶毘

士庶塞道旣而代藩諸郡王若鎭守太監郭公洎文武官僚皆嗟悼不已咸作爲歌詩以寓哀挽之意其首上弟子澄存乃師族之猶子裒錄爲帙將永其傳託太監郭公請予序其端嗟乎人之寓世如夢一覺其間悲喜憂樂萬有不齊但俯仰無愧庶不忝于三才彼狗苟蠅營一旦奄棄則與草木同朽尙奚足論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師雖居空門壽考而終有徒克紹其業復得王公貴人詩文以悲悼之令名將垂無窮矣亦何憾焉詩凡若干首書此爲之引云

覺非集卷之二目錄

族譜序

覺非集卷之十二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族譜序

東官城北何氏族譜序

士欲尊祖而親親舍譜無如之何也蓋昭穆序則尊卑之分明親疎辨則同氣之義篤孟軻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謂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凶不問不慶不問途人矣夫以同高祖之親易世遠曰途人豈不悲乎隋唐重譜系之學又設官以掌之名宗望姓之譜無不載焉故徵服窮親盡之數自譜牒之敎不修世家失守有能推本以厚其宗又烏可不明其世次哉此歐蘇之譜所由作仁人君子宜取則焉吾邑何氏其先汝江人系出周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世遠譜湮莫詳其派至宋崇寧中有曰宏者負才藝擢令四會攝政東莞克敦豈弟民甚戴之壽終于官吏民有桐鄉之愛葬于邑東復留其子中居城之北中

謹厚好學不事華靡惟以植德裕後為務一二傳子姓日蕃擢巍科躋膴仕代不乏人負儒名尚隱操亦多偉士邑稱詩禮大家必歸焉十一世孫濬珍濬淵夙佩庭訓友愛甚篤嘗修族譜以統其宗蓋本歐蘇氏之遺法上世失傳闕而不錄斷以縣令為一世祖首立凡例以嗚作譜之意次列譜圖以序尊卑之等又考世德著為小傳顯晦行蹟生娶卒葬靡不備書之合族幾百人春秋禴祀少長咸集吉凶慶弔後先畢至怡然孝友之風豈有覗至親如途人之失哉濬

珍昆弟之志誠可嘉也既求名公為之序辱不鄙予而亦有請忝聯姻戚義不容辭乃曰徂徠昂霄聳壑鬱鬱茂盛者其本之固也崑崙之川亘古至今滔滔不息者其源之遠也何氏自縣令公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綿綿不替亦惟蓄之深積之厚而衍其慶之長也後人可不思繼述哉今濬淵之子實彥信之子睿俱為邑校生執經受學誠能奮志勵行取爵祿以顯揚宗祖是譜之傳愈遠而有耀矣勉之哉

東官茶園衛氏族譜序

東莞茶園衛氏著姓也其先魏人實周文王少子康叔之後上世譜牒弗傳莫究其始至宋有曰弘者以才擢福州同知建炎中昆弟四人宦遊至廣孟早世仲占勝番禺叔與其季擇地于東莞愛茶園風土之美因定居焉買田築室好善樂施歷元迄今遂成詩禮鉅族人稱茶園大家必以衛氏為首十世孫守正少孤克自力學循循雅謹恒以尊祖敬宗為務既建祠以表其先復修譜以明本始統其族人請求大儒

文之詳矣復以譜來京請予序其端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氏族之傳其來尚矣然自宗法廢世家失統非有譜以紀之歷世滋久遷徙靡常仁人孝子欲遡其源則亦難矣此守正所以汲汲焉於是也玆譜斷以弘為東莞祖又推弘之父寧遠為所自出之祖自寧遠至守正凡十世守正而下又三世矣闔族幾二百人亦盛矣哉其間或仕或隱娶某氏葬某山有行義見稱于人者無不備書之誠得古人作譜之遺意嗟乎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

身幸而不至相視如途人者賴有譜耳若守正可謂知所重與凡名登于譜者宜心守正之心思水木本源之義孜孜勉勉敦孝敬之風篤仁義之行善繼善述以光昭祖德于無窮是譜將傳之百世而未艾豈止十世而已乎若徒以家世自矜而不克勉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非予所願望也予與守正有鄉閭契愛之厚因書此以勵其族人云

東莞章閣楊氏族譜序

楊氏族譜一篇譜楊氏之族也楊氏系出周武王少子唐叔虞之後伯倫封楊侯子孫因以爲氏至漢太尉震世家弘農明經博覽當時稱爲關西夫子予寓京師嘗觀楊氏大同譜謂凡天下之楊爲太尉之後宋有爲江西經畧安撫使者卒于其官子孫多居廬陵後散處四方今考吾邑章閣楊氏之祖其先自安福來居寶安所謂紫崖居士者得非廬陵之派乎世遠譜逸莫得而詳六世孫和質美嗜學竊祖父之早

世慨譜牒之散亡流離遷播今幸來歸一族之間僅存和與其兄永手足相依憂勤夙夜葺故居理墳墓世業幾廢而復完祖澤將斷而更續乃旁搜博采得紫崖而下六世昭穆相承之序因著楊氏族譜一篇首立凡例次列譜圖後復備書累世行實由是尊卑之分明親疎之殺別祖考雖遠生娶卒葬歷歷可知族屬之嗣或傳或否班班可考微攀援之謬得傳信之眞誠足昭示來裔矣間徵予序其端嗟乎人之生則必由乎祖有祖則有宗欲尊祖以厚其宗舍譜奚

由哉然自宗法廢世家失守本始既忘末流益昧是致倫紀不明視爲秦越悲夫故歐蘇氏本史記年表與禮大小宗法自序世次修明譜系以統族人則無昧祖遺親之失可爲後世法也和永昆仲汲汲于斯誠知所重矣爲其子孫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和永再造之力塞本以暢其枝植德垂裕于後則楊氏之澤綿綿若瓜瓞之與是譜亦傳于有永矣予忝鄉邑之末因書此以昜云

東莞白沙劉氏族譜序

寶安白沙劉氏其先乃閩之泉州人宋季間有爲都統者率兵勤王航海至廣幼主既亡士卒解散都統愛吾邑白沙風土之美遂買田築室而居生三子大明小明有明分爲三派子孫日蕃皆雅尚詩書不樂仕進恒以農畝爲業入　國朝洪武中七世孫觀舉俊秀補邑庠弟子員以明經登太學恒念祖宗積德之深至有今日族屬既多非譜以統之傳世滋久恐或昧焉因按舊譜再加增飾斷以都統爲白沙始祖

列圖析派昭穆相承遠近親疎秩然不紊生娶卒葬所知者備書之其不知者則畧焉蓋得乎歐蘇作譜之遺意譜成拜求掌監通政陳公敘其前覲自敘其後誠足考世德訓來裔珍而秘之不啻金玉後覲辭老歸鄉持以示予請序其左嗟乎千百人之身其初一人之身幸不致視如途人者賴有譜耳今閱斯譜自都統公至德禎凡八世宗支雖繁展圖歷歷可考俾後人無昧祖遺宗之失者非觀用心之厚而能然乎爲劉氏之子孫尤宜勉勉孜孜篤尊祖敬宗之心

敦孝弟慈愛之行以嗣以續益光前休則都統之澤傳之百世而未艾是譜亦垂于無窮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請以是爲頌

東莞章村鄔氏族譜序

嘗稽古昔聖賢之裔多垂爲名宗著姓以衍奕斯于不窮自譜牒不修世遠代更遂致莫詳其派此歐蘇之譜所由作也我親友駱中鄔君則而效之惓惓焉推明世系以昭示子孫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也駱中少孤穎悟博學洪武己卯以文學領辟舉官跡所至卓卓有聲　宣德丙午秩滿致仕恒以尊祖敬宗爲心旣建著存堂以祀先復修家譜以統族凡世系源流祖功宗德昭穆親疎之等生娶卒葬之殊

編緝成帙屬予序首簡予誼忝姻戚奚容謝不敏乃曰本之厚者其末必盛源之深者其流必長人之富貴通顯亦豈非祖宗積功累仁所致哉予觀鄔氏系出先賢諱單之後至宋曰大所登致和壬辰進士僉判廣州舊居惠州河源邑一再傳曰撫敎者高宗南渡時始遷東莞之章村乃駱中五世祖也斷以撫敎爲一世祖撫敎生應元仕宋中奉大夫應元生文卿仕元行省員外郎文卿生濟可仕元大理寺評事父子祖孫簪紱蟬聯猗與盛哉濟可生二子長仲瑛文

仲琛而駭中乃仲琛之子也各房之下隨其子孫而系之俾後人知水木之有本源篤孝敬而無或忽也若駭中者可謂能亢厥宗不忝先賢之裔矣爲其子若孫克自振拔以光前烈垂裕後昆則繼述無窮是譜傳之益遠而益顯斯無負作譜之意亦不失予之所望焉是爲序

羅浮周氏族譜序

予友致仕監察御史羅浮周君岐後不遠數百里持其所修族譜謁予序之嘗記永樂中與君同官瑣闈後坐事同謫交阯暇日君修是譜命妾織縑作卷大如牛腰君手圖其宗派錄其世德粲然具備復求豫章范敬先廬陵廖去息二公序之甚詳珍藏于家歲乙巳偕予被薦同拜御史之命明年君按節交阯値邊將還兵方命貽累籍其家斯譜竟失君曁家口繫於獄者七八年會今　天子卽位大施曠蕩之恩

遂得釋君年則已老矣因得致政歸休君腹記是譜示序文不遺一字仍手錄成帙來請予言嗚呼先哲有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豈虛語哉嘗聞君尊人孟遜翁居亂離中佐郡豪保境土惟勸其勿輕殺人卒依翁言活者甚衆君立心仁恕逮爲執法繩愆糾繆讞問獄囚亦未嘗妄屈一人是皆能推愛物之心以及乎人也向同君被係者無慮十百存者無幾君獨與其子孫弟姪俱保無恙以歸豈非天相之耶爲其後人尙思祖禰積德累仁之厚乃有今日宜敦孝弟

之風篤睦婣之行庶毋忝爲周氏之子孫是譜將傳之百世而未艾若曰吾衣冠之裔而不加勉則非予所望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勉之哉

番禺車陂羅氏族譜序

羅之先本祝融之後初封于宜城周末居長沙後曼延于天下世多聞人不可勝紀其能傳道則有宋豫章仲素先生凡今羅莫不宗焉番禺之族其先南雄人譜牒失傳莫考其來之自宋季清之公始自南雄徙番禺因家邑之永泰里車陂村清之生鳴鳴生維盛維清維盛生震原友原震原生彥寶彥雄彥明彥寶負才畧元之季世辟廣東道副元帥保嶺海仁惠鄉閭有聲于當時人稱車陂羅氏由元帥而益顯友

原生彥英兄弟五人彥英生國寶國寶生貞欽吉亨國朝洪武丙子貞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登乙榜授以儒職由池陽入武司訓歷上猶教諭辭祿而歸欽以才幹從事藩垣累官至連江邑簿有德于民人甚戴之亦以年耄致政貞欽兄弟於辭老歸休之暇時切祖功宗德之思爰是修明族譜以統族人其自清之公以前譜失其傳缺而不錄以後世次所知墳墓可見則詳書之列圖析派井然有條秩然不紊深得古人作譜之意既成適予以葬事歸欽偕其子素猶子

文乘舟謁予廬下請序首簡嗚呼予居東莞去車陂僅幾百里彼此一隅初未嘗識其族歲丙子始識貞于鄉闈永樂初予忝官黃門又識欽于京師自是恒以同宗昆弟相呼情義日篤然未暇詢宗支本末今稽是譜乃知其始祖所由來也嗟乎予之先世亦居南雄宋末始徙東莞又安知其初不同出一祖耶夫生民之初一人而已况同姓乎又况于先同鄉徙同府居又同郡而近乎乃世遠代湮各宗其祖勢固然矣予因序是譜能無木本水源之感乎茲承欽之請

同姓之誼無所用其諛詞惟是敘歷代之源流與先世之積累以勉爾後人耳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請援是以勸乎來者

南海李氏族譜序

李之初嬴姓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殷末有理徵者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為李至唐之國族則出自隴西宗室既繁勳臣貴戚又多賜以國姓是以天下士族莫李氏之夥也南海之李其先蓋隴西人果宗室之派耶抑賜姓之裔耶世遠譜湮莫詳其始予友李君孟昭敦厚典雅以明經領鄉薦入成均歲壬午會　太宗文皇帝履祚之初思得賢臣共釐

庶政君首被薦擢戶科給事中慎翌小心多歷年所政績有成出守劇郡豈弟之風著于南服起佐藩省豪曹方試遽丁內艱而歸今年秋起復至京年已七袠得請致事將言別出其所修族譜俾予序之予與君生同郡少同官黃門且篤交好知其為世家子迺日縻于政不暇詢其族所從來今觀是譜本末乃詳嗚呼隋唐最重譜牒當時世家右族之譜皆紀于官設局置官掌之世之選舉則稽簿狀家之婚姻必由譜牒故無昧祖亡親之失爰自宗法廢譜學不修士

大夫家始自為譜以統其宗然宦遊遷播世變代更能存譜牒者百無一二焉今李氏之譜蓋得于兵燹之餘不無脫畧而世澤之源流祖德之顯晦亦秩然可考者蓋孟昭修明編緝之力也為之子若孫者誠能篤親親之恩崇孝敬之行思以繼述于無窮則李氏之族愈遠而愈昌是譜傳之百世而不替矣可不勉哉

潮州海陽王氏族譜序

王之先本姬姓蓋周靈王太子晉之後歷漢晉自北海以下為二十一望族至唐又定為三望曰琅琊曰太原曰京兆所謂閩王審知者則出自琅琊由威武節度使以綏靖邦民有功進封王爵居閩為最久生長子孫遂成茂族世傳閩之王氏多其遺胤焉有曰玠者又自閩徙居興化後避宋季景炎之難族屬散處旁郡潮州海陽一派實玠之裔也昔當承平世譜紀載甚備自罹兵燹以還無復存者今八世孫刑部

主事彰上念本源之世遠下欲綿慶澤于將來乃喟然歎曰自初祖來潮迄今九世族人存者毋慮百人籍雖異而里則聯爨或分而居鄰比凡吉凶慶弔與夫春秋論祀無不畢至亦不失為詩禮之家然未有譜以統之恐歷世滋遠至有遺本忘親之失豈不深可悲乎于是取家藏世系重加考訂而增修之一依宋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斷以來潮之祖為一世至三世則分為四房四房之下各隨其子孫而系之庶俾後人知水木之有本源篤孝敬而無或忽也

若彰者可謂能亢厥宗矣譜成問謁予爲之序因得周覽本末其間負儒名敦慤操者代有其人而擢科躋仕則未之見至彰始從師鄉庠業春秋胡氏學正統己未以進士起家釋褐今官有聲中朝族子度又領辛丑鄉薦赴禮闈登乙榜擢柳州教授豈積之久而後發裔于昔則豐于今與物理固如是也嗟乎王氏之族由唐而宋歷元至今慶澤之流綿綿未艾後人誠能修德以培善基砥續而崇宦業則祖澤愈遠而愈盛是譜之傳寧有旣哉予與彰有鄉邦契愛之

好因書此爲之序云

丹徒譚氏族譜序

氏族其來尚矣昔周小史定世系辨昭穆左氏傳春秋亦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土而命之氏然則人之得姓受氏又豈無所本與譚之先蓋周襄王時大夫譚子所封之國後爲齊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唐世多顯人皆其遺裔也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仲宏其先河南人汴梁間有宦遊江左者因家丹徒當元盛時其族甚夥咸敦尚詩禮蔚爲名宗迨季世亂逃難散之四方惟公少孤克自樹立　國朝洪武中

奮起戎伍由卒長歷官至中軍左都督佩鎮朔將軍印握重兵禦北塞幾二十年邊徼肅清士民安堵
朝廷倚之以爲長城正統辛酉冬復以軍功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公追惟感荷　列聖眷遇之隆榮膺爵命實祖宗積德所致不勝木本水源之思乃喟然歎曰世譜旣失不可復考自高祖而下尚能知之苟不別立小宗譜以示後人恐一旦溘先朝露則吾子孫益昧所自矣因著譚公氏族譜一通斷以高祖爲一

世祖至于其孫凡七世倣歐陽文忠公譜例別圖析派昭昭如指諸掌復立小傳備書累世行跡其間墳墓或遺踐履稍畧是蓋罹于兵革有不忍言者然于尊祖敬宗之義亦庶幾焉間以示予請序首簡嗟乎譜者譜其實也世系之源流祖德之顯晦尊卑親疎之等殺莫不于此考焉作譜者可不審愼而漫爲之強附也哉恒慨世有攀高慕貴舍已祖而祖他人其亂瀆有莫甚者此正倫之鑿杜固崇韜之泣汾陽所以至今而爲世恥也今觀公之譜不輕附所不知惟

錄其所知無援引之謬得憑據之眞誠足信當今而傳後世矣雖然非積于其先無以有今日之盛不作之今日又何以爲後人之基是作者固難而繼之者尤不易也爲其子若孫誠能勉效忠勤懋修德業以繼述勳績于無窮則先烈益光祖澤之傳永永而不替矣若徒聲色貨利之是尚而于建功立業無所用心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非予所願望也尚期勗諸

沂陽朱氏族譜序

氏族爲古史官所紀之書昔堯賜伯禹姓姒氏曰夏伯夷姓羌氏曰呂此姓氏之始也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嬴秦滅學諸侯子姓失其本系漢司馬遷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以明世家當時世勳官族尚知世系之所由出晉宋至于隋唐咸重譜系置局設官以掌之氏族之傳歷代重而無忽慨自譜學不修陵谷更變世家忘其本始有知水木本源之義者必自譜以統其宗此衣冠之族所以必重譜牒

之書也總戎雲中武進伯朱公彦文閒謁予曰先子奮跡于民入隷戎籍荷 列聖眷遇之隆由卒長歷至左軍都督扈蹕剿滅殘□進歷伯爵鎮于遼左沒而封侯僕菲薄無似忝承世勳復統重兵出禦北塞此皆先世積累所致迺上世譜系既失其傳不可復考高曾而下咸被 恩典襃榮苟不譜以示後傳之愈遠不幾于昧本而忘其所自乎因著沂陽朱氏族譜一通斷以高祖爲一世祖首立凡例次列譜圖由是作譜之意明尊卑之殺辨又書累世行蹟別爲小

傳以附于後知者詳不知者畧無妄引攀援之謬得
憑據傳信之眞誠足垂訓于子孫矣因請言序其首
簡嗟乎祖者吾身之所從出昆弟子姓實同一氣而
生欲尊祖以篤親親之恩舍譜其奚以哉世有視至
親若途人由譜之不明也公汲汲于斯誠知所重矣
雖然明譜系者敦本之道也修己德者亢宗之實也
昔鄧禹爲將能以不嗜殺人爲心子孫貴顯載之史
册昭如日星嘗聞尊翁昔佐　太宗文皇帝入淸內
難出鎭朔方洎南征北討惟以好殺爲戒今公鎭禦

邊城刑罰未始妄加于人可謂克承先志懋修厥德
矣將見朱氏之族世祿延于後嗣愈久而彌隆是譜
之傳永永不替矣爲其子孫尚勉之哉

臨洮趙氏族譜序

世有仁孝之士憫其宗之不振奮然特立克致顯揚
豈非卓犖不凡之英傑哉予觀會川伯趙公所修之
譜未嘗不感於斯也趙氏其先西羌人世居蜀董卜
之地初未嘗有姓逮宋仁宗朝其遠祖阿葛昌以武
藝入仕官壘州等處軍民安撫使率師討平壘西州
叛寇有大勳勞因賜姓曰趙命鎭臨洮壽終于官追
封忠武王由是子孫享有祿秩爲國名臣世守臨洮
臨洮有趙氏實自忠武王始三傳曰汝楫汝翌汝勵

昆仲三人俱登顯宦子孫繁盛遂分爲三房歷宋至
元簪紱蟬聯後先相映封公封侯者各二官宣撫使
鎭國將軍總帥御史中丞者五其他尹郡邑佐百司
殆不可以一二計吁貴顯之榮何其盛哉　國朝洪
武初次房八世孫琦由元陝西行省平章順義來歸
大祖高皇帝嘉納其誠授臨洮衞指揮同知鎭于鄉
郡以不謹憲度乃殞厥功他房族屬從戍公恒念祖
澤未泯汲汲以期光復無何我　太宗文皇帝嗣大
曆服思得干城之將以控□□間詢趙氏之裔近臣

舉以公對召之因獻名馬詣京　上見公狀貌奇偉
曰壯哉世勳之子也旣授以百戶之職屢命使絕域
咸克稱旨日見親信凡五領所部扈　駕北征積有
勞效累官至臨洮衛指揮同知　宣宗皇帝改元宣
德之明年丁未進陝西都指揮同知命爲叅將克服
松潘陞左軍都督僉事乙卯春今　上皇帝卽位有
平□之舉復陞都督同知充右副總兵統洮岷等衛
勁卒以鎭西涼防禦嚴謹戊午春分兵出塞擣其巢
穴擒滅醜類西鄙以寧　皇上嘉之封公爲會川伯

歲食祿一千石榮幸極矣公追念所由實皆祖考之
庇世譜已修猶有未備因重訂世次而增益之一依
歐陽文忠公譜例間用蘇氏作譜之意斷以忠武王
爲一世祖三房支派則分圖以系之歷世各立小傳
凡仕進爵位隱晦行蹟生娶卒葬靡不備書之深得
古人遺法誠足以昭示來茲間徵言爲序予自督操
八衛兵洎贊戎事與公相從幾歷寒暑公器識宏遠
有古良將風無忝爲文獻之裔今又汲汲于尊祖敬
宗可謂厚之至也嗚呼趙氏之族十世矣自忠武王
桓勇啓之於前汝楫昆仲接跡而起伯通公用繼而
述之雖罹顚沛不絕如縷公卒能歷登高爵益光前
休非仁孝而能然乎詩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又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信不誣矣爲之子若孫宜思祖
宗積累之勤爲臣竭忠以報于　國爲子盡孝以事
其親則德業日隆祖澤彌遠是譜將傳之百世而益
耀矣尚期勗諸

武川潘氏族譜序

潘氏之先本與姬同姓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子季孫食采于潘後子孫因以爲氏然則潘爲周之後明矣爰自列國至于唐宋潘氏之賢以才藝政事顯融于當時者不可勝紀今太學生潘郊子其先鳳陽人元政不綱羣雄奮起海內生民遑遑無所依我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集豪傑提三尺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時郊父仕傑翁年少英毅奮身以效其勤從　龍渡江克平僭僞繼至浙東遘疾留寓金華逮

疾愈　高帝則已定鼎金陵翁煢煢孤立故鄉修阻無所於歸亦愛武義山水之勝因買田築室遂爲其鄉編戶生三子長曰遂次曰郊曰勝郊舉俊秀入爲邑校生以明經貢登太學恒慨陵谷變遷嚴親卽世祖宗丘隴無由而知世系淵源眛然莫考每一念及五內爲之裂然于是推父之考桂爲一世祖至其孫砫凡五世別立小宗倣宋歐陽文忠公譜例創爲武川潘氏族譜一篇以示其後俾知水木本源之義焉去年春偕予奉　命出巡塞外暇日持譜示予請序首簡嗟乎祖者身之所從出而譜又以昭其祖之所自來修之不可以不謹也世有攀高慕遠祖他人以爲祖非惟譜不足信亦反爲後世之誤今觀郊之譜近而不支簡而靡雜誠得古人遺意傳之百世復何疑焉雖然土不積不能爲山岳之高水不積無以成河海之大善不積亦何以衍悠久之慶哉今翁以一身遷播之餘潘氏之澤漸幾于斬卒能自立以有諸子承繼之賢郊復汲汲孜孜篤本支明世系日以尊祖敬宗爲念郊行當謁選天官以膺峻擢其光前啓

後者有日矣若非先世積累之厚而能如是乎爲其後人宜心郊之心敦孝敬之風篤仁愛之行善繼善述于無窮是譜之傳益遠而有耀矣可不勉哉

京口沈氏族譜序

譜系之作有關于世敎也大矣蓋昭穆序則尊卑之分明親疎辨則同氣之義篤苟不明乎譜系遂使卑踰尊疎間戚人道不幾於熄乎然自宦遊遷徙世變譜湮仁人君子欲泝其源旣無統緒之可尋若不別立小譜以後傳之愈遠則子孫益昧其所自出不亦悲乎此戶部左侍郎沈君仲威之譜所由作也沈氏其初系出梁武帝尚書僕射約之後子孫散居濠潁間至宋高宗南渡有日應奎者從潁上徙家京口遊

學江浙累官至隆興郡守京口之有沈氏實自應奎始焉當元盛際譜牒具全族有所統季世騷驛譜罹兵燹失之仲威恒慨其先世夊不可復考間即所知剏修沈氏族譜一通斷以高唐昌嗣爲一世祖昌嗣生壽壽生通通生維一維一生簡簡生儉儉生元亨吉亨利亨純一純一生亮兄弟七人七人之子悰等十有四人孫又八人此其族也一本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井然有條由是尊卑之分明親疎之殺辨又考累世行蹟著爲小傳至若　聖朝頒給制誥命詞與當代名賢譔述詩文有關于世德者悉附于後可謂詳且備矣因請予言爲序予以衰陋出巡塞外君由郎署歷藩省叅政贊理戎樞兼督邊餉于雲中復進今官廉愼之操久而不解茲又修明譜系可謂克世其家無忝爲文獻之裔矣予何言哉雖然木之茂者由其本之固水之遠者因其源之深人之魁梧顯達亦豈非本于祖乎自梁宋歷元迄今數百年世澤之傳不絕如縷亦維積之深蓄之固而衍其慶之長也爲其後人宜思祖宗積累之勤侍郎繼述之

力必孜孜修德問學期有光于祖庶無忝爲人之子孫若然則世澤彌久而彌昌是譜傳之百世而有耀矣尚勉之哉

渭南石氏族譜序

征西叅將僉後軍都督石公修其族譜成持以示予請序首簡因得周覽本末乃喟然興歎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不足徵與按石氏其先居晉上世有仕于唐者子孫樂關中風土之美因家京兆之渭南歷五季至宋元遂成鉅族擢科躋仕卓有其人好善樂施亦多偉人入 國朝公之伯祖仲章由前元萬戶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大父仲賢尚義疎財篤修善行伯父巖卓犖仁慈素閑武畧洪武中出戍塞北從

太宗文皇帝平內難靖朔方建立功勳未嘗妄戮一人官至京衛指揮僉事父琇秉性寬弘尤務周人之急累世植德積慶儲休遂鍾于公公自少明敏氣宇不凡初舉邑庠生孜孜問學方期進用無何伯父沒而嗣鈌所司謂公嫡姪檄以之京因襲其爵得列侍衛者數年小心愼密大爲司馬所器重超拜雲中師閫僉都指揮事尋陞叅將握重兵控禦北□屢策戰功三轉復進今官居則戒征斂以養勇鋭出則與士卒同其甘苦廉勤智勇聞於中外公感荷 聖恩榮膺爵命嚴親早違祿養弗逮風木之悲朝夕靡寧復念世澤之傳由唐迄今數百年不絶舊譜旣失源委不可復考所知者僅惟五世于是取則前賢剏修譜牒斷以高祖爲一世祖其他不知者缺而不錄焉庶俾後人少知水木本源之義是非祖父垂訓安能致此哉嗚呼先生因族以立宗明譜以統族使尊卑有別疎戚有倫貧窮患難則相恤吉凶慶弔之不遺者誠欲厚民彝而敦敎化也爲其後人宜心叅將之心益敦孝敬而無少懈則石氏之譜愈遠而愈盛矣是譜之傳亦寧有旣哉

鳳翔霍氏族譜序

人之得姓受氏皆有所自也霍之先蓋周文王子霍叔武之後其國在河東今霍邑縣是也後爲晉獻公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有去病光即其遺胤歷世既久族屬益繁不可勝紀鳳翔之派其初本居眞定之南宮至宋大觀中有日吉者仕至武節大夫西蜀道右護軍行營副都統制勳烈著于當時壽終于位吉生武顯大夫鄭州團練使榮州刺史起起生鎭國上將軍山東轉運司判官端佑端佑有子十人其第六

子玉嘗侍父官遊秦隴愛其風土之厚因家麟遊縣玉生山山生瑞又徙居鳳翔迄今九世矣以才諝躋祿仕者代有其人晦跡山林亦多儒雅之士藹然詩禮之風其族可謂盛矣　國朝永樂癸卯瑞六世孫瑄始由郡校以易經領鄉薦入補太學生淬勵其德業正統改元擢大同府判歷任九載吏畏民懷清愼之操彌篤藩閫諸重臣合詞舉瑄宜居郡守　皇上嘉之特陞本府知府瑄感荷祇愼竭盡忠誠期于報稱然溯厥本源實由祖宗積慶而致恒念先世屢經遷播譜牒未明族人散處四方多不及識嗟嗟初乃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也可悲乎因取家藏舊譜遺敍重加考訂增其未備創修鳳翔霍氏族譜一通首立凡例次立譜圖後作歷世小傳斷以一世吉至三世端佑爲南宮祖四世玉爲麟遊祖六世瑞爲鳳翔祖由是源流轉徙展卷而知昭穆親疎按圖可見上下數百年昭昭如指諸掌又豈有忘祖遺親之失哉若瑄者可謂知敦本之義矣間請言爲序予觀其上三世咸以武功顯克積陰德旣立善基于其始五

世而下雖多隱處亦樂善好施復培善根于其終是以子孫詵詵彌蕃而彌盛有若瑄之明敏豁達積善之報信足徵與嗟乎徂徠之木自拱把至于連抱碩大堅貞可爲舟車廊廟之具者植本之固也崑崙之川由栢勺至于浩蕩滔滔不息能以載巨艦而運貨財者源流之遠也士以一介修身勵行至于光華俊偉陟崇階宰郡邑受民人土地之寄等而上之于以黼太平而安社稷者亦豈非先世慶澤流衍之所致與瑄誠知所自勉孜孜殫竭心力以撫育斯民俾闔

郡之內咸被其澤則名譽日彰宦業益隆庶上不負
天子擢用之恩下無忝祖宗積累之厚是譜傳之百
世而未已也

六合楊氏族譜序

夫山由拳石至于高大物產富饒寶藏彙興者積厚而用博也水由一勺而至于不測龍魚生育貨財繁殖者源遠而利廣也士自一介策立華勳身都貴顯智足克敵制勝勇足定國經邦亦豈非先世慶澤涵蓄之久而發之盛大也與予觀六合楊氏之譜蓋有感于斯矣楊氏系出唐播州宣慰之後至宋有諱斬者爲六合令終于官子孫有桐鄉之愛因家焉八傳至順順生政當元革命海內鼎沸我 太祖高皇帝

龍飛淮甸以拯斯民于水火時豪傑感風雲之會爭自振勵以取名爵政實預焉從 龍渡江屢策戰功官至昭信校尉漢中衞世襲百戶政生景景襲授其爵景生宣府總戎都督公洪字宗道少有大志膂力絕人永樂初承父廕調守開平以孤城抗于北寨胡[illegible]寇標竊殆無寧歲公雖居末僚心懷忠憤每與大將籌論禦寇防邊之策目如曙光辨若懸河人皆壯之嘗統驍騎出巡禦敵輒克芳譽日起乃奏遷鎮城人居獨石以控扼北塞創築藩墉拓地千餘里布列營

壁分兵以守諸要害遂由千夫長階衛使轉都帥歷後軍左都督授遊擊將軍聲威振播羣醜邊徼為之晏然自　宣廟皇帝迄今二十餘年委以長城之寄公與諸子姪感激奮勵協力同心誓不孤委任蓋公一念之忠在于　朝廷是以鬼神呵護身凡數十戰未嘗敗北丁卯秋佩鎮朔將軍印來鎮宣城仍命其冢嗣都帥俊守于獨石父子節鉞各控一方雖古之名將亦未多讓斯皆本乎世澤所致夫豈偶然哉宜夫公之不忘所自汲汲焉命俊修明是譜以昭來裔

也嗚呼不積之于先無以有今日之盛非効勞于國亦奚能致勛業之隆公父子誠能竭盡忠誠以奠安北鄙俾疆宇有萬年磐石之安則爵秩益隆名昭汗簡將與漢鄧禹唐郭汾陽匹休于千載之上是譜傳之百世而益榮矣尚勉之哉

夏縣郭氏族譜序

郭之先本姬姓周王季之子受封於虢因以為氏後為晉所滅虢公醜奔周遂姓郭郭者虢聲之轉也然則郭之得姓其權輿于此與鎮守大同印綬監太監郭公間謁予言曰嘗聞士大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世代之盛衰祖德之顯晦莫不于此考焉而吾夏縣郭氏祖禰相傳蓋為唐郭子儀之後子儀昔歷華州歷事四朝累官至尚父太尉兼中書令富貴安榮始終一致八子七壻皆為顯官諸孫數十壽八十

五而終圖像凌烟封汾陽王謚忠武功被當時慶延後裔夏臺一派實其遺胤而無冒妄也元宋以前譜系甚詳族有統緒不幸失于兵燹世次不可復續恒欲以所知之祖與今日子孫立譜以示來裔予少備宮使入事　內廷荷蒙　列聖眷遇之隆奉使四方殆無寧歲出鎮于斯政務紛繁亦不暇給聞予素知宗法願有請焉予曰人之有宗祖猶水木之有本源也源深則流長本固則末茂理必然矣嘗慨為人後者自謂發由乎己不念積之自先豈足語是哉今稽

郭氏歷唐而宋由元迄今幾千百年慶澤之傳綿綿而未艾者亦惟汾陽忠誠節義立善基于前曾祖祖父篤修陰德培善根于後公鎭邊二十餘年心存仁恕政尚寬平兵民莫不視之如子寒者授衣饑者賑粟死不能殮者製棺以與之恩信誕敷遠邇懷惠可謂敦崇善行光昭先德矣兹又汲汲焉修明譜系以篤尊祖敬宗之義其賢于人豈不遠哉昔吳興朱承逸樂善好施周人危急後二孫皆登高第仕至顯官稱爲望族今郭氏累世積德未盡其報將見後嗣之

賢彬彬輩出顯融于斯陰騭之徵寧有爽乎自慚疎陋不足以表章譜牒重公之請庸書此以告其族人宜壅本以暢其枝濬源而疏其流則世澤之傳愈遠而愈盛斯無愧爲汾陽之裔孫尚勉之哉

灤陽趙氏族譜序

古者井田之法行民皆比閭而處老不出鄉吉凶慶弔少長咸集祖考識其孫曾羣從知其伯叔譜可無述也逮乎世遠代更遷徙靡常苟非譜以載之一再傳後則有視至親如塗人之失仁人君子未嘗不爲之興感者此灤陽趙氏之譜所由作也趙氏其先中山人不知何代來居右北平之薊州玉田縣楊樊驛綵亭橋當元盛際族人凡數百擢科躋仕者代有其人焉於時世譜具存先塋紀載甚備至正間有曰善

者覩其族日夥地隘不足以容乃相鄰壤豐潤縣胥家庄土沃夷曠因徙居之又遷其考輿福翁洎妣之喪改葬兹土善三子曰恕忠敬忠守忠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擾攘逃難各之四方　國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又徙永平府灤州橋頭社王胡庄去胥家庄三里而近喪葬合爲一塋春秋禴祭無不畢至怡然爲一善族今鎭守宜府尙膳監右少監趙公琮乃善之嫡孫自少簡爲內臣祇事　列聖小心愼密由長隨奉御歷至今官出

鎮塞北二十餘年邊鄙晏安兵民咸得其所蓋公秉性慈仁存心忠孝誠無忝乎文獻之裔旣酌古禮立兄子禮爲嗣復慨譜牒失傳世次不可復考所知者惟曾祖與福翁以下七世因別立小宗一依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剏修藁陽趙氏族譜一通以藏于家庶俾後人少知水木本源之義而不昧其所自出也間持以示予請序首簡嗟乎譜者譜其實也世有不知其祖乃冒他人而祖之反自取辱耳尚奚足論哉昔杜正倫欲附城南之譜郭崇韜拜汾陽之

墓皆不免君子之誚今觀其譜不書位不書爵質而不誣近而可信蓋無妄冒之謬得乎憑據之眞誠足傳于後世矣爲其子孫者尚思祖宗積累之勤少監繼述之力必孜孜爲善進德修業以光昭于祖考是譜傳之益遠而益榮矣若徒以世望自矜而不克勉則不惟有負作譜之意亦豈予之所望哉是爲序

樂平劉氏族譜序

族有譜所以尊祖而親親也夫祖乃吾身所從出族人本一氣而分苟譜系不明或致視至親若塗人者豈不深可悲乎此歐蘇氏之譜所由作仁人君子宜取法焉太原樂平劉氏其先本孟州人當金元間有曰邦瑞者徙居和順縣之牛川邦瑞之子曰廷廷之子曰成曰聚曰興元季俶擾成又徙縣之三吉聚與則徙平定州樂平縣皆辟地也聚曾孫準以儒業起家擢任教職三轉來爲萬全郡學教授恒念高曾屢遷族屬散處地之相去則邇歲時輯聚或希恐世遠

譜湮致有昧本忘親之失因取家藏宗圖重加考訂頗倣歐陽氏譜例剏修樂平劉氏族譜一通首立凡例次列譜圖又書累世行畧立爲小傳附于其後上世譜罹兵燹無所攷據缺而不錄斷以所知之祖邦瑞爲一世廷爲二世成聚興爲三世三世子孫各隨其派而系焉自邦瑞至準之子若姪凡七世闔族僅六十餘人本幹枝分間無或漏若準之用心誠無忝爲人後可謂知水木本源之義矣譜旣成自序其本

末間請予言弁諸首簡嗚呼譜牒古史官所紀降及後世宗法旣廢士大夫始自爲譜以統其族崇本始篤倫理莫重乎此然則譜固不可以不修而修之尤不可以不愼也世有恥其門地卑陋務攀顯貴以張大之皆不免識者之誚今觀是譜列七世爲一圖上自高祖下至于玄孫夫高祖吾雖不及見吾之曾祖與祖則見之玄孫吾雖不及見吾之孫與曾孫則見之此近也質也近則不妄質則不誣傳之百世復何疑哉又在于繼述者何如耳爲劉氏之子孫誠能心

郡博之心持身勵行篤學好禮實是譜以敬承之尊祖雖遠泝而求之無非本乎一氣族屬雖繁身以體之實皆出于一人亦豈有彼此之間哉情見于服服見乎親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仁愛之風於是乎厚則是譜不徒爲劉氏之光適足以勵澆薄之俗矣幸勉之哉

定遠陶氏族譜序

天下名宗大姓多古昔聖賢之裔世遠代更遂致湮沒無聞可勝歎哉有能推明本始著之簡冊將以昭示後人得不謂之仁孝之君子已乎予覩萬全都帥陶君尙節所修族譜深有感于斯焉陶氏之先本帝堯之後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于陶故號曰陶唐氏厥後子孫因以爲姓濠梁定遠之派歷世雖遠祖禰相傳爲其苗裔蓋不誣矣上世有譜紀載甚詳喪亂以還無復存者世次漫不可考茲以所知自高祖

之父至于已之子凡七世闔族若干別立小宗頗倣歐陽文忠公譜例列圖析派創爲定遠陶氏族譜一篇藏之于家俾昆弟子姪曉然氏之初生而不昧其身所從出庶共勉乎孝思之誼焉譜成持以謁予請序首簡嗟乎山之高大者積之厚川之廣遠者源之深人之顯達富貴亦無非祖宗德澤涵蓄之所致也陶氏系出聖神篤生賢哲餘慶流衍至于濠梁益多振厲有若宗厚周貧不倦永茂樹德惟勤廷璧肇建勳庸伯威善撫士卒彥績謙退自居有功不伐是皆

仁義忠愛光華俊偉克篤前人積累之業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宜其孫曾詵詵繩其祖武彌遠而彌盛也又聞尚節于禦邊閱武之餘延儒師以討論經史每見古今忠臣孝子之行必景慕流連悲歌不已雖爲武弁饒有縉紳逢掖之風此雖佩于庭訓者深亦忠孝之性亶于天者厚也今汲汲焉修明是譜以光昭先德垂裕後昆可謂知敦本之道不忝爲聖神之裔矣雖然尚節久爲鎮將　朝廷方有事于北陲誠能竭忠效勤樹立嘉績以取高爵于當時則名譽日

彰祖宗益顯是譜之傳永永有煇矣

澤州侯氏族譜序

譜牒係于氏族也大矣夫以一人之身分而爲千百人非有譜以統之其不至視如塗人者鮮矣然世之作譜者往往攀高慕遠以張大其族不惟無以尊其祖抑且亦以亂其宗今觀澤州侯氏之譜首立凡例以明作譜之意次列譜圖以別昭穆之序僅止于六世不書位不書爵惟錄其所知不強附其所不知無攀援之謬得傳信之眞誠足以統族人而垂裕後裔兹五世孫璡由明經舉進士歷官至兵部職方司主

事有聲中朝去年冬從大司馬監軍征剿殘□旅寓西凉事平將凱還因持其所修族譜謁予爲序予惟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唐太宗亦嘗詔儒臣收天下譜牒作氏族志當時故家宦族之譜無不載焉後世譜牒之政不修士大夫始自爲譜譜之可法者則莫過于歐蘇歐依漢年表蘇以禮大小宗皆足以考其世次是譜之修殆亦得其遺意歟嗟乎木之茂密必其本固水之汪洋必其源深人之繁衍盛大又豈非宗祖積累之厚所致耶凡登名于譜當思水木本

源之義孜孜爲善篤尊祖敬宗之心敦孝友睦婣之行以繼續祖德于無窮庶無忝爲侯氏之後若徒抱斯譜以自矜于鄉而不知加勉則非予所望也予重璡之請恪書此以弁其端

靈壽柳氏族譜序

族有譜蓋以尊祖而親親也夫民生旣繁歷世日遠非譜以紀之罹難去鄉者則有遺祖忘親之歎仁人君子能不惻然於中乎此靈壽柳氏之譜所由作也柳氏其先雲中山陰人當元革命我　太祖高皇帝奮武威平海內惟殘□遁于北塞時擾我邊雲中地爲弗寧柳氏之彥日興度不能保謀於諸弟曰與其守祖而亡身莫若存身以繼祖於是遂攜長幼度雁門瞻衡岳徘徊靈壽愛茲風土之美假館而休焉無何議下凡流亡得隨寓占籍因爲其邑編戶實洪武四年也經營田廬肆力於耕老安而少勤漸成大族歲時往還山陰省墓衎衎不敢憚勞仲曰旺旺生敬敬生文英英敏而好學入郡校攻舉子業歲乙卯領鄉薦明年赴禮闈登黃甲釋褐主事地官有聲　朝著恒念世譜失傳先塋修阻苟不以父兄言筆於冊數世傳益昧矣因著族譜一通凡五世羣從四十餘人做歐陽氏譜例列圖衍派昭穆明親疎辨生娶卒葬隱晦行義無不備書之誠足考世德而裕後昆矣

關徵予言以爲序予與文英有夙好不果辭乃曰人莫不有祖宗亦莫不有族屬遠易忽疎難親勢也予不以疎遠有間汲汲而聯屬是譜先隴雖在異郡展卷可知則無脉祖之失同氣散處他鄉按圖可見又豈有忘親之嗟子之用心仁且孝矣尚夙夜惟寅懋修職業將見譽愈隆位益顯于以光前啓後是譜亦傳之不朽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其子孫勉之哉

覺非集卷之三

記

敕賜寧福禪寺記

敕賜安福寺記

敕賜金河禪寺記

敕賜彌陀禪寺記

敕賜保寧禪寺記

敕賜昭化寺記

敕賜莊嚴寺記

敕賜華嚴寺記

敕賜華嚴寺創建記 代作

天城衛顯化禪寺興建記

團山寶峯寺重建記

宣府重修武安王廟記

宣府重建真武廟記

大同遷建五岳廟感應記

潮郡廣濟橋寧波神祠記

香山縣重修儒學記

覺非集卷之三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記

敕賜寧福禪寺記

大同古雲中郡又曰平城西晉末魏拓跋嘗都焉遼金爲西京元立宣慰司　國朝洪武初改爲大同府復立山西行都司指揮使統重兵築堅城以捍禦北

□古今稱爲巨鎮名山大刹稽之郡誌多建自元魏遼金兵革以還存者無幾城東舊有觀音寺毁于元季基址尚存洪熙改元太監平陽郭公敬奉　璽書出鎭于斯暇日訪求遺跡因履其地感創始之孔艱慨傾圮之未復乃捐己貲建殿三間以棲大士之主欲肖其像恐際于政而未克仰賴　列聖在天之靈大士神明之庇年穀屢登外海不作忽形夜夢有人報曰明府蓋寺無佛而佛自現覺而不悟其旨正統戊午春統騎卒護送□使北歸還過糧城兒適見廢

寺遺基有石琢觀音文殊普賢佛像三尊委棄蓁莽思符前夢遂昇歸置殿中加之堊飾容儀儼然殿屹臏郊四顧夐寂因濬二渠引玉河之水環寺左右沿堤藝柳以爲蔭護不再朞茂蔚成林然猶卑隘無以延僧供奉於永久卽其後建大雄寶殿中塑釋迦藥師毘盧佛前作山門東西翌以廊廡四大天王伽藍侍衛五十三叅暨諸羅漢又皆依次而列金碧交輝丹堊炳煥殿後建轉輪藏內貯大藏寶經爲部五千四十又八復造重閣覆其上閣後築基甃層臺立窣

聖塔高九丈二尺有奇身矗而■腰作十二級中龕五方佛上龕十方佛頂藏■牙舍利加■瓶焉塔後有堂則塑法王設法諸佛皆梵相人見爲之悚然至若修設善事則請聖有殿普度有橋法堂禪屋方丈講堂僧舍庖湢儲庫鍾鼓器用寺所宜者靡不畢具蓋欲上祝　皇圖之永固下保邊境之清寧卜日落成尙未定其名額庚申秋狀聞于　上特賜名曰寧福禪寺復命禮部授京僧守慶等十人來主寺事俾專諷誦諸品經文闡揚法旨以祈景貺也始終興建之費與凡供用一出公之私帑纖毫不預諸人寺南鑿池瀦水池外有隙地若干畝穠植梨杏桃李諸菓得水灌溢生意暢舒永爲供佛濟僧之資公之用心可謂周且至矣間屬予紀其本末勒諸貞石用傳不朽於戲佛氏之教自後漢永平間入中國迄今千數百年謂其能導民爲善是以歷代尊之以佐政令或曰生死輪迴亦未見其明驗然佛法之興又莫盛于今日授徒無慮數萬崇祠廣宇內自京師外至郡邑洎諸名山勝境無不有焉營構粧飾不極其華麗不

止世之奉佛旣竭其誠佛得不思所以護國而福民哉嘗閱釋典言佛有大福德能救百難苦又云昔有五百乘舟之人入海採寶遇巨魚開口海水奔趨舟勢駛疾將入魚口人各亟念南無佛魚遂逝去舟人悉保無恙又有比丘患疾得貧人持阿梨勒菓施之遂愈貧人後得生天成佛享諸快樂由此觀之佛之報應于人不爽毫髮茲鎭守重臣罄竭己貲建造大刹以事諸佛棟宇翬飛殿堂輪奐曉鍾昏鼓早晩供齋香火綿綿而不替佛誠能大顯神通役其所謂天

龍八部殄□寇北遁陰山瀚海之外則狠烟永息邊徼肅清西鄙兵民安于耕鑿以享富貴康寧之福默佑我　聖子神之傳億萬斯年以垂無疆之休則人皆曰佛誠足信也頌不遑與係以頌曰

於昭世尊昔居西土像教東傳代有由緒其教伊何方便慈悲陰施默幹跡若無為業授專門藝宗其學彼詆此排方枘圓鑿有偉郭公該博貫通由儒入釋移孝為忠思報四恩作大功德寶殿巍巍金谷赫赫永鎮邊城普濟羣生民安物阜共樂昇平

敕賜安福寺記

印綬監太監夏臺郭公出鎮雲中二十有六年矣百廢具興武備益嚴疆宇有磐石之安衆庶享承平之福公曰斯豈已之所能實賴　列聖在天之靈宗先積慶而致夙夜祇懼思無以答洪庥光昭祖德正統丙寅春四境無虞民安耕鑿因疏請歸省先塋涓選葬其祖考于邑涑水之陽大禮既成乃相墓之東南隙壤夷衍亢爽剙建梵宇一區以奉如來諸佛延請僧衆旦夕焚修上祝　聖壽于萬年下濟羣生于彼

岸越三年其工始畢巍樓鉅殿金碧光輝廣廡長廊榱題藻麗鐘鼓物器凡所宜有者種種咸具力役募之傭取財用惟出己貲于人纖無所預名額則未敢私議戊辰夏緘詞上請六月吉旦儀曹特奉　玉音賜名安福寺命僧人寧滿主其事度行童宗仁等十人為僧習誦經典仍賜大藏寶經一藏以鎮玆山永充供奉降　敕護持務崇欽敬擬構傑閣以貯之

皇上寵顧之恩可謂渥且至矣嗚呼公以慎密內臣歷事四十餘年今出膺邊寄累受　朝廷重恩錫賚

之隆不可勝紀玆復賜與寺額頒給經藏度僧祈福以保佑家邦此皆忠勤惕勵之所感格固非尋常僥倖而得也宜乎公惓惓不忘徵文勒石以垂不朽嗚呼有經邦定遠之才斯受分閫安邊之寄非克勝厥任亦奚能致如是之寵榮哉爲其子若孫誠能心公之心紹公之志臣則竭忠子焉盡孝將見福祉集于一門祚胤綿于百世是寺益隆香火不替慶澤之流寧有已乎予不讓謹序如右系以銘曰

於昭世尊衆生慈父蠢動含靈莫不依怙卓哉內監

久鎮邊藩忠誠克盡欲報四恩乃建雄祠安奉諸佛冥福俯希濟度存歿金仙濟濟時降吉祥叅斯繁夥爵秩榮昌德業勉修繩其祖武不愆不忘益邁前緒肯堂肯構貽厥孫謀翌翌招提垂千百秋

敕賜金河禪寺記

天下名山奧壤多爲佛氏所宅者何也豈川岳孕靈有以致之歟抑佛聖神非幽勝不足以居之歟稽之載籍若天竺雙林靈隱虎丘匡廬諸山皆江南形勝悉爲梵王之宮雖屢經塵刼廢興修復自不泯滅恒若有神爲之翌衞者塞北蔚州之陽山多奇峻其東八十里有五峯尤爲秀拔名曰五臺山聞昔如來滅度文殊師利東涉贍州曾遊此山欲就說法化導羣迷後覺其地偪隘不足以容衆善因往西五臺淸涼

山啓建道場召集諸天擁護以成勝會然而佛祖所過靈跡常存神光屢現有足感人登覽者多甃塔其上至北魏文帝太和間有僧寶普賢相臺東北五十里四山回合中有曠墟天然禪窟乃創大刹以延奉師利香火于其中寺趾有河由東南曲折而出于北當水涸日麗沙石閃爍如金故曰金河云又按淸涼傳西五臺大孚寺亦北魏文帝所建金河之創實與之同時爰自陵谷變更薦罹騷驛寺燬于兵燹蓋不知其幾至大金承安洎元大德間有僧智滿義聰相

繼修營復燬于季世之亂遺基雖存翳爲叢莽國
朝內附後塞花筅衆希寂作興振厲疇克任之而山川靈跡則不與時俱化逮永樂間屢有比丘淨惠輩夙聞茲山聖跡因殫誠登謁徧詣諸臺見舊塔在在而有輒作禮宣梵各覩神光煒燿或于光中見橋梁金燈及兜羅綿世界五臺聖境或見羅漢頂包三五而行及自身影相移時不滅莫不稽顙贊歎自後避者踵至咸曰異哉宣德改元丙午有大比丘懿然法師與其徒清忍等乃發宏願曰佛祖行道之所千數

百年靈跡若斯吾儕既爲釋氏弟子忍視其廢而不恤乎乃即故基披荊棘夷險崎結草爲菴僅蔽雨雪誓以興復爲已責徧叩名宦衆信人皆忻悅富者捨財貧者施力治蕪穢輦瓦礫堙坎以就其夷匠氏伐材埏師陶甓首建佛殿于正中伽藍有位祖師有堂前作天王殿外作山門廊廡禪堂僧舍庖廩以次而立彤髹藻繪甫及完美正殿懿然忽遭回祿之災清忍即欲興之俱焚顧惟死則無裨于教且負亡師之託復忍死銳志以圖再興乃齋沐燃指告天祝曰苟爾末徒行緣淺薄必資大方功德斯能維持始終側聞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月庭居士順聖川督牧御馬中貴阮公普崇素尚佛乘好修善果徑走謁曰文殊聖跡寶剎方興遽罹灾變仰賴護教大臣共成勝事二公忻然即捨白金數百爲倡譚公復助以材木梓匠重建正殿五間高三丈七尺深如高之數闊四丈有五尺內奉釋迦藥師彌陀佛旁侍阿難迦葉殿後築臺建毘盧閣七間凡四層高六丈五尺深五丈二尺闊則加深二丈三尺內奉盧舍那佛坐以千葉

化佛蓮花左右則列文殊普賢二大士旁侍梵釋天神香花侍者閣之下則爲法堂兩掖又立小閣二各三間高三丈五尺深二丈六尺闊加深之二丈而殺四尺左居觀音羅漢右奉地藏十王巍樓大殿棟宇翬飛傑閣修廊榱題宏廓藻飾華彩金碧爭妍誠塞北禪林之冠乎以撫巡嘗一至焉寺處居山麓下臨深河地惟石屑瓦礫徑路迂狹凡修營埏飾雖升土片瓦必須僧行于山口五里傴僂背負而入山門之外一澗其深無底架木爲梁名曰天橋言其危也西

有陡崖瀕于河岸高百十丈曰捨身臺昔人甃石爲盤寘其巔俾捨身者於斯澡浴投崖而殞竟致昇仙其境之幽邃殆難殫述雖江南福地亦未之多讓宜乎聖神所棲離塵脫俗者之所隱也雖然是寺之營自丙午迄庚申十五年而始成厥惟艱哉非譚阮二公誠心喜捨固不能種莫大之福田微清忍始終勤勵亦豈能成如是之功德雖曰興廢有常而實神人協贊也自今宗風永振法雨宏施俾斯世斯民共享太平之福此寺亘萬古豈有替哉清忍謁予爲銘因

詳書其本末勒之貞石以垂不朽俾來者知興建之孔艱思以嗣續傳于無窮則佛祖化基愈遠而愈隆矣焉以頌曰

惟蔚之東昔有五臺景物幽勝山峯崔嵬大士文殊曾兹駐錫遺跡猶存神光顯赫北剏梵宇是曰金河建自北魏歷歲則多廢而復興物理定數塵刼雖經鬼神呵護　皇明啓運象教載隆叢林大剎靡問西東斯爲名山祖庭法窟宗敎之傳奚宜汩沒有大比丘曰惟懿然誓欲振舉塵世遽捐其徒清忍特承遺囑鞠躬盡瘁期于恢復徒跣持鉢徧叩諸方胼胝手足櫛月風霜檀越伊誰曰譚曰阮捨金助材孜孜不倦十有五載功德乃成殿堂樓閣金碧輝熒封章
上聞仍賜舊額　天章下臨山川改色曉叅暮禮鐘鼓鏗鏘金仙戾止降福穰穰民樂雍熙　皇圖永固邊燧不興修文偃武　聖子神孫傳祚綿綿乾坤清泰億萬斯年

敕賜彌陀禪寺記

宣府距京師三百餘里當西北要衝卽古上谷郡地今立萬全都指揮使司恒命大將統重兵以涖焉蓋所以内屛邦畿外遏戎□實鉅鎮也自永寧伯譚公總兵于斯百廢俱興遠□歘附二十年間邊徼靡金革之聲而安耕鑿之樂乃推其餘力崇飭三教之宮曁諸神祇壇宇俾人知敬仰而不懈于祈報以希神惠焉城内舊有彌陀寺乃元相安童所創歸附後城墟蕩爲瓦礫惟僅存其佛殿然飄零落寞風雨弗支

公廓而新之規模宏豁塑莊諸佛極其精華復奏設僧綱司授官領衆焚修集福以保佑邊疆今 上皇帝履祚以來恒欲錫福斯民拳拳焉崇尚敎道度僧之命屢下所司奉承惟謹正統丙寅夏鎭守宣城趙公顧惟天下名藩大郡寺宇皆有賜與名額而斯獨缺何以揚顯而肅觀瞻因封章上聞六月之吉特奉敕旨仍賜舊額曰彌陀禪寺太書華扁金碧莊嚴降臨邊閫山川爲之改觀神人莫不瞻仰其榮矣哉冬十一月復遣中官黎覲馳送大藏寶經而至頒 敕護持其畧曰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刊印是經頒賜天下用廣流傳兹以一藏與爾宣府可置之大寺永爲供養俾僧徒看誦讃揚上爲國家祝釐下爲生民祈福 恩至渥也於時内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備禦奉御陳公叅將朱公紀公督備戶部右侍郎劉公都帥董公等莫不祗愼踴躍乃諏日命副都綱相福召集諸山僧衆開函披閱轉誦一月而周僉謂皇上憫念臣鄰或昧于修省致罹罪愆頒兹釋典以化導之俾咸歸于正覺而超乎塵刼卽古聖人歛五

福以錫萬民之意感荷之至爲何如哉爰庀工伐材構崇閣於毘盧殿之北高明輪奐内作龕若干矢第納經于匭凡展誦則依次以取畢則隨號而收罔敢遺紊復曰覆載之恩不可思議苟無文以紀其盛何以昭示將來相與囑予爲文勒石以垂不朽惟昔如來滅度象敎東傳于今千三百八十餘載凡有國家者咸知敦尚以禪政化導民爲善而弭乎凌犯之虞然崇敬之極莫過于今日弘宮峻宇殆周于海内兹又渙頒經典廣布四方將見臣忠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咸臻于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祉而免
乎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患矣何其幸哉寺之興建
始末堂殿崇隘深廣少傅楊先生記之備矣茲可畧
也系以銘曰
北藩之城昔剏梵宇恭事瞿曇邦人依怙名額未賜
僉曰缺焉緘詞　上請　王音載宣大書彌陀賜之
舊額雲漢昭回煌煌金碧復降釋典化導羣迷俾知
警悟正覺同歸臣庶歎嗟恩誠深厚敢不修勉以永
終壽乃建傑閣以貯眞銓披揚讃誦保衆寧邊共祝

皇圖安如磐石億萬斯年有永無極

敕賜保寧禪寺記

北藩保安州昔在禹貢冀州之域周職方幽州之境
秦上谷郡地漢屬涿鹿縣唐爲新州後唐置團練使
以總山後八軍遼改奉聖州元因之隷宣德府後爲
坤道失寧改爲保安州舊亦名灤陽郡　國朝洪武
二年天兵壓境旣内附則徙其民入居腹裏遂爲曠
墟永樂十三年乙未始置保安衞命將統師以鎭焉
明年又設保安州治則遷内郡宥過官吏黎庶以充
其民凡若干里墾辟耕耨地上沃衍黍稷豐盈數歲

之間兵民咸得其養知感荷之有歸顧延祝之靡所
衞帥州牧方議剏祠奉神以伸祈報公私旁午而未
暇及宣德乙卯適有蔚郡僧淸曉轝輦金莊地藏一
尊經于本城官屬衆信欲留供奉以希冥福宣府總
戎永寧伯譚公克體　朝廷保民之心聞而甚悅亟
命工掄材更琢道明和尚大辯長者暨佛光蓮座莊
嚴具備俾州衞擇地建祠妥奉祈福以佑兵民於是
指揮使李實知州余深合諸寅佐謀度咨訪得城南
郭東隙地一區高明亢爽宜爲梵宇平治蕪穢草創

解舍以安聖像逮正統五年庚申三農之暇募工辟土建寺偶得鐵鐘二銘已剝落雲板一鑄曰致和元年十月望日保寧禪寺住持東巖義定謹誌豈非鬼神默相天秘其藏物之作興固有時與又值遊方僧眞瑄遠自鎮陽而至請住茲山卽以興復爲己任頗爲人居甫定城郭方興諸務叢挫財用未充宣府鎮守趙公與總戎譚公夙慕眞乘好修善果樂與共成勝事各捐材木白金積粟爲倡後諸宦達或揮金發廩或施力助財趙公又施寺旁莊地百五十畝果樹

二百餘株永供常住之用卽基之中築臺創殿六楹內奉釋迦文殊普賢三佛列侍阿難迦葉梵釋天神背座觀音壁繪天龍八部儼然靈山一會北爲地藏殿南立金剛殿一水橫經寺門作橋以通賓旅前啓山門垣墉周繞伽藍祖師各有地次鐘鼓丈室僧房庖庫靡不咸備其興舉維持雖本于鎮守總戎與師攸之用心而督視經營孜孜不倦卒賴完美者實眞瑄之力也丙寅夏寺已告完而無名額衆亦欲舉眞瑄永住茲山以領徒衆上祝　聖壽于無疆下保邊藩之永固於是譚公緘詞遣官馳奏京師五月吉旦特奉　玉音仍賜保寧禪寺舊額就命眞瑄爲其住持金書華扁賁於禪關山川爲之改觀邊郡因以增榮非天人感應之妙而能臻此哉眞瑄復曰寺建而名立矣苟無文以紀其本末來者亦孰知營建之艱乃具事狀謁予爲文勒石以垂不朽惟釋氏之敎其來遠矣雄祠廣宇殆周于海內廢興修創而不與塵刼俱泯蓋有神爲之呵護是寺之廢已久一旦復興夫豈偶然哉欽惟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惟欲人歸

于善同樂雍熙崇敎之命屢頒子民之恩廣布人生斯世抑何幸歟將見天神降祥諸福畢至邊峰屏息遠□來歸四方萬國永享太平之福於無窮矣謹拜手以頌曰

聖人御極海宇澄清恩威宣布治敎休明惟茲北藩立之帥牧式備舉修黎元並育羌夷率俾載戢干戈耕食鑿飲歲豐時和惟天之休亦神之錫恩報孳方歸于佛力建祠妥像七載而成規模宏豁輪奐崢嶸棟宇巍巍殿堂屹屹邦人來瞻敬恭歎息朝夕慕禮

鐘鼓喤喤金仙矣止降福降祥疵癘不生雨暘順序
四境無虞士民安堵　皇圖鞏固帝德輝光永奠邦
家萬壽無疆

敕賜昭化寺記

懷安衛東二十里昔置懷安縣隸興和路元運既終
普天率土咸歸于我職方以縣地臨□□盡徙其民
入居腹裏城空阨險而不利于戰守洪武壬申乃相
西郊高明夷曠築城宿兵以鎮焉衛則因縣之舊也
城西隅初創永慶禪寺爲祝禧道場規模宏豁神人
具瞻歲久風雨飄零日就凋弊于時邊鎮政殷修葺
有不暇及竟致傾圮遺基雖存鞠爲茂草見者莫不
興歎永樂甲辰秋　仁宗昭皇帝嗣大曆服更新治
化選將總師控制西北復簡中官才識超邁者統領
神機分涖邊衞以鎮禦塞垣於是奉御公王武公住
相繼來禦懷安衞衞東自新河口西至西陽河延袤
幾三百里俱瀕北塞實爲要衝二公更相往守二十
年于玆仰賴　列聖威靈醜類遠遁邊塵不興士卒
安于耕牧恒若有神爲之默相旦夕思爲酬荅令悵
祝延無所忽夜形夢寐有人對曰明府欲報四恩惟
修古刹獲福無量覺而訪之耆舊曰城西舊有廢寺
時現神光夢之所感其惟是邪乃齊沐躬謁拜許鼎

新修建塑莊諸佛上祝　皇圖永固下保邊境清寧先捨己貲爲倡官僚士庶聞而翕然樂從咸曰斯寺之廢已久一旦幸遇明公舉修殆非偶然於是富者助財貧者捨力謀猷相度僦工庀材諏日興作治其繁蕪擴其規製中立大雄寶殿次列天王殿前辟山門東居觀音羅漢西奉地藏十王後建三大士殿伽藍有位護法有堂僧房丈室庖湢廩庫供具器物種種咸備修廊廣廈棟宇翬飛曲檻雕闌榱題藻麗像設尊嚴金碧炳煥誠足以覺羣迷而化善類矣經始

于正統改元丙辰某月落成于癸亥春二月二公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乃具本末疏聞于　朝將奉玉音賜額曰昭化寺命儀曹授僧人印穩爲住持俾率其徒披誦眞詮以祈景貺復念斯寺之建非一日而成苟無文以紀其績將何以示後人因奉狀以徵予言勒諸貞石以垂不朽嗚呼粤自如來滅度象教東傳迄今千三百八十餘載矣凡有國家者咸知尊奉以裨政化叢林大剎宏豁壯麗則又莫過于今日其據闤闠而擅形勝者殆周于天下何其盛哉二公來禦是邦同寅協恭撫綏士卒政教興行兵民咸遂不惟克舉其職尤能集福以利于人其志誠可嘉矣後之嗣守于斯者尚思前人創建之勤相與維持協贊而無或弛則香火綿綿而不替福澤彌遠而彌隆是寺歷百世而愈昌矣系以銘曰

佛法東傳肇于後漢歷代咸尊華夷靡間塞北蕃鎭日惟懷安昔建梵剎化導愚頑歲久圮傾崇基儼若鬼神護呵有待興作中官出鎭瞻拜歎驚自任其責鼎新建營首捐己貲復化衆力焦思勞心不僻朝夕

八載工成厥惟艱哉諸天像設堂殿周回伐鼓考鐘曉叅暮禮緇衲雲從金仙戾止降福簡簡密裨化機兵無戰伐民樂雍熙　聖子神孫安居天位丕烈顯謨昭于萬世

敕賜莊嚴寺記

鎭朔右叅將僉後軍都督朱公謙昔任萬全都指揮使嘗統精騎三千駐于葛峪堡以防禦□冦公小心寅畏夙夜罔敢自寧厲兵秣馬謹嚴斥堠二十年間纖塵不興邊徼晏然斯雖仰賴　聖天子神武威德所致亦若有神爲之陰翊者思感荷之有歸愧祀延之無所將校或云堡西柳河川有古刹遺址時現神光道侶結茅僅修事其土主耕收于斯者灾旱禱而輒應公聞而往謁果見廢寺荒基翳于草莽乃發弘

願曰佛以弘利普濟爲用其重在于安國而庇民吾爲邊將豈忍坐視廢棄而不爲之修復乎於是樂捨已資力假傭販方卜日僝工顧督視乏人適有弘通妙戒普慧善應慈濟輔國闡敎灌頂淨覺西天佛子大國師首上弟子鎖南剳失雲遊而至與公夙有契緣因懇留維持是役始終以成善果師忻然而就遂卽故基更加開拓中建正殿三間幽邃靚深內奉釋迦藥師彌陀佛旁侍阿難迦葉護法金剛前作天王殿外闢山門門內東西設迦藍位淸源崇寧二眞君在焉左右甃以廊廡後爲方丈禪堂僧舍庖湢庫倫次而立四周繚以高墉棟宇巍峩榱題輪奐鐘鼓物器靡不完具塑裝諸佛龍天金碧藻麗咸臻至妙誠足以上祝　皇圖仰荅神庥矣鎭守宣城趙公聞而嘉之施旁沃壤五頃以贍僧衆公亦捨本川莊窠一所永充常住之用寺基及旁地洎莊共二千餘畝是寺自正統戊午庀工至丙寅始完凡九歷寒暑人勤而匠瘁可謂勞矣然無名額何以顯揚而稱頌之丁卯夏封章上聞于　朝特奉　綸音賜名莊嚴禪

寺仍命儀曹授鎖南剳失爲住持度行童淨定等三十五名爲僧在寺焚修習誦經典以祈景貺福佑兵民　皇上眷遇之恩何其至哉謂無文紀其本末來者不知創修之由因謁予爲之記嗟乎朱公之建是寺也惟祈利濟　國家奠安邊鄙未嘗私之于己將見冥福之報降如山阜岡陵川之方至不足以喩其盛大悠久矣嗣守于斯者尙思前人創守之艱廢興修復而無或弛則福基之傳永永而不替矣可不勉哉系以頌曰

惟佛聖神慈悲廣大蠢動含靈孰不仰戴塞垣延迤爲國屏藩發兵控禦期于晏安仰賴神庥陰持默佑二十年間靡有宊咎邊將曰嘻佛誠英靈民安盜遏女織男耕感荷威光莫知爲報建寺祝禧仰荅穹昊朝參暮禮鐘鼓喤喤諸福畢至日禎日祥　國祚綿長狼烟屏息遠人來歸獻琛奉璧甲兵堅利士馬精強邊藩鞏固永樂時康

敕賜華嚴寺記

釋氏之教有俾于政化也尚矣論者謂其神通廣大故能濟度艱危福綏物類但發誠心禱無不應是以崇敬恭奉者皆獲吉祥如意豈虛語哉中貴崇本門副撒公英奴字普惠乃楚之慈利縣世家子洪武中入事內庭小心謹厚繼事　太宗文皇帝克效忠勤嘗奉使四方靡不稱旨永樂戊戌會廷臣有言塞北順聖川平衍寬廣桑乾大河經其南泉甘而草肥河之源出朔州金龍池昔唐尉遲恭於斯得龍馬蓋河源之深有龍潛焉馬之產者特異若于是川孳牧必得良馬　上善之命兵部尚書趙羾太監唐春都督章安等躬履其地東自十八盤西至金龍池延袤三百餘里劃廐凡十有六所明年己亥特簡撒公於御馬監選兒騍馬若千來分各廐牧養就于天城衛原屯方城堡立爲廨宇命公總督懷來宣府蔚州萬全左右興和廣昌八衛所官軍千餘人以時孳牧務期馬政舉修兵民安堵歲惟壬寅傾覺軍餘疾疫馬匹耗損且間□寇剽我邊廷官軍惶懼晝夜爲之弗寧

公乃率其寮屬齋沐上告　天地拜許建寺一座塑裝諸佛以祈景貺保佑人馬安康自禱厥後雨暘順序疵癘不生孳牧蕃息公遂竭已資爲倡復化衆助市材於山陶瓦於野鳩工募匠卜日擇地得堡東隙壤一區治其蕪薉築爲崇基高明爽塏中建殿五間內奉三世佛列侍阿難迦葉護法之神殿左右壁繪八十一龕東爲觀音殿曁十八羅漢西爲地藏殿曁閻羅十王前爲天王殿外作山門兩廊壁畫一百二十水陸及五十三叅後建殿五間內奉五方佛壁畫

五臺勝境曁五百羅漢金碧交輝棟宇輪奐至若伽藍有位鍾鼓有樓丈室僧房庖湢廩庫亦皆依次而立供具物器靡不咸備剏始于宣德壬子秋八月落成于正統壬戌夏五月十年始完公左經右營朝思夕慮雖祈寒暑雨手足胼胝有所不恤可謂勤且勞矣仍具其實奏聞于　上深加奬歎特賜額曰華嚴寺命禮部授僧人淸寶爲住持俾領僧衆諷誦諸品經文用祈人馬利亨永綏吉慶公復曰寺既建而名已賜矣無文以紀其本末將何以示將來于是奉狀速予言刻諸石以垂不朽於戲佛法自入中國迄今千三百餘載矣其敎雖若無爲而陰施默幹福祓于人者在在有之尤係乎人之敬信何如耳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撒公罄竭心力建玆大剎以奉諸佛上以祝　聖壽之無疆下以濟羣生于彼岸不惟克盡爲臣之忠又能推其惠衆之仁矣夫豈偶然哉來者誠能心公之心體公之志益勤祇奉而無或墜則香火綿綿而不替是寺之傳歷百世而彌昌矣系以詩曰

如來象教從東傳歷代恭奉心彌堅名山勝境江海堧巍樓大殿遥相連塞北順聖古名川桑乾水出金龍源　聖朝牧馬周郊原薦膺灾青離迍邅內臣心懼憂惻然竭誠籲告于蒼天建寺祠佛爲保延果蒙降福來綿綿康寧壽考人安便驪黃牝牡盈數千賓賴我佛威力全顧玆梵宇誠福田晨鍾昏鼓聲喧闐金仙雜遝來蹁躚琅函貝葉府被宣上祝　皇圖億萬年

敕賜華嚴寺創建記 代作

塞北順聖川卽今之弘州屬地自　國朝內附盡徙其民入居腹裏遂爲曠墟先是邊鎭恒分兵營屯歲供租稅逮永樂戊戌廷議是川地大以衍水草便利宜孳牧禦馬因簡中官老成才幹者統領將校凡若干以涖焉比歲瘥癘間作人馬弗安總督撒公遂發弘大願於方城望建寺一座塑裝諸天佛像竭誠供奉用祈景貺果獲洪庥人臻福慶畜牧滋繁五穀屢豐四時順序公捐已資爲倡復勸衆助經營勞勩十

年而寺始完奏聞于　上特賜今額其殿堂廊廡樓閣廚庫僧舍湢諸供具建置本末都憲羅公文之甚詳撒公復念斯寺之創始終規畫雖由于已而助財協力皆出于衆苟或闕而不書又何以勸示將來乃命淸寶筆之堅珉以垂不朽嗚呼佛祖粵自西來惟以慈悲方便爲心誠欲普度衆生咸登彼岸而超乎塵刼但發善心而無不應況公恭承　帝命督牧于斯其求福也則上爲　國家下爲生民又非希徼而利于已我佛于杳冥之中其感應爲何如哉是宜大書助緣協力官員與手董工匠作姓名咸列于左俾來者得知創始之艱相與維持于永久敝則葺廢復興尙有望于後日好善樂施之君子云

天城衞顯化禪寺興建記

粤自釋氏之教入于中國迄今千三百八十餘歲歷代宗之與吾儒並立而無或弛者謂其能導民爲善民既爲善則政化成而習俗美宗之亦不害其爲善治也恭惟　聖朝法古爲治儒術既敦釋教亦尚佛祠僧寺在在有之據闤闠擅形勝殆徧于天下廢者興敝者葺弘豁壯麗靡不咸臻其極俾授徒敷教垂戒于人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七八十年民樂熙皞而無凌犯爭鬭之風猗與盛哉大同天城衞稽之輿誌

昔爲天城縣隸興和路元政不綱天兵壓境民空壁而遁內附後則增築其城設兵捍禦狄寇退遯千里四裏山舊有盆兒寺燬于季世擾攘遺基雖存鞠爲榛莽宣德元年丙午春牧子樵于斯見東山有衣黃綠紅三人坐于石狀貌奇偉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問牧子曰城中何人主之荅曰有鎭守官曰爾回言我三人在此因忽不見牧子駭奔還道其故厥後欽差備禦內官傅安保內使王成偕都指揮劉銘率衞所官屬往謁焉則皆無所有但見頹垣新礫草木萋萋鳥鳴上下相與徘徊感歎久之遂發弘大願恭對荒基焚香禱告佛既有靈顯茲神化其寺必當復興歸而謀曰苟不勉成斯寺非所以祈福而惠于衆也乃各捐己貲爲倡官僚士庶聞而翕然樂從富者施財貧者捨力度其延袤審其規製購財募工猶未敢擅興土木三年戊申六月內使王成具實奏聞于朝奉　宣廟皇帝敕旨可其奏造用祈景貺福我邊氓于是工師獻藝陶冶效勤衆信一心芟蕪治穢堙坎就夷基則仍其舊而加飭中爲三寶殿後建毘盧

殿前創天王殿前闢山門左右翼以廊廡伽藍護法各有其位僧舍庖湢依次而立又即山門之右隙地建殿以奉大士回拱于佛興工于是年九月二十一日以己酉十月十五日落成復授僧人智敏等以主寺事至若鐘鼓供用器物寺所宜有者靡不咸具約每歲各出粟若干以爲供佛飯僧之用其勢則面西南高明爽塏徑路委蛇而出于北山口甃塔鎭焉人望之知爲禪林也僉議寺由神顯而興乃更名曰顯化禪寺傅公之用心其至矣哉予以撫巡往還于斯

聞其事爲甚詳因請言勒諸石嗟乎變化不測之謂神清淨無爲之謂佛然神與佛恒相運用是以佛現乎神通斯寺之廢已久不有三神顯化孰得而知之論者謂黃衣爲二郎綠衣爲關公紅衣乃護法之神理或然也嘗揆諸事廢而復興者莫若神祠佛刹是非山川之萃靈則神人之感應夫豈偶然哉傳公素蘊忠誠禦邊歲久政通而人和宜其格于神明昭茲靈異而成勝事繼今以往來守是邦者宜體傳公之心益勸祇奉將見 覺皇降鑑大闡威光以密祐乎

聖化俾國家如磐石之安北鄙兵民永享太平之福庶不負今日作興之盛意也系以詞曰

大雄之居恒宅幽勝廢則復興有感而應天城之南石山巖巖昔建梵刹恭事瞿曇遭時之屯燬于兵燹神秘其藏遇故乃顯守臣驚歎封章 上聞惟 帝曰喜佛誠聖神命建殿堂表茲靈異佑我邦家安于百世衆工效勞不日成之棟宇弘敞矩度合儀像設尊嚴金容顯赫香火綿綿終始弗斁貝葉琅函晨夕披宣上祝 皇圖億萬斯年

圓山寶峯寺重建記

梵王之宮古今崇尙廢興葺復而無或弛恒若有神爲之默相者豈其敎足以感人而人信之之篤與蔚州東北七十里桑乾之滸峯巒秀峙山勢回合中有古刹曰寶峯禪寺乃創於元至正間季世擾亂寺燬于兵基趾雖存鞠爲榛莽 國朝宣德庚戌懷來衛指揮同知黃鑑率兵芟牧御馬于順聖川其上廐則密邇是寺比歲疵癘間作人畜爲之弗寧徧禮于神未之有感將校遑遑然莫知所措或曰廐東有廢寺

時現神光盍往禱焉若獲利亨則共修以祈景貺適有比丘淸安飛錫而來誓言以興擧爲已任遂卜日齋沐恭禱于荒基果蒙庥庇灾眚潛消畜牧繁息人無疾役邊關將士莫不感佛力之靈而應之速也遂于壬子歲三農旣暇相率治其繁蕪審其規制首建前殿六楹以妥三世佛餘工尙夥力未能勝是秋予奉 璽書來總馬政于斯誠欲事集人和職修政擧因往謁焉乃喟然歎曰木石之工豈一人之力所能濟遂罄已貲仍勸衆助相與經營圖爲復創後殿三

問內奉毘盧佛前殿壁繪八十四龕十二圓覺東崖之巓構堂奉龍王之神用祈雨澤以興農事西山之趾建閣奉觀音大士救諸苦難嘉惠羣生壁繪十六高僧後殿之左作丈室齋廚右爲禪堂僧舍前侔山門南臨河岸又設闌楯捍衛俾登眺者有所憑凭而免乎傾躋之虞鑑與清安之用心可謂勤且勞矣間來請曰是寺之廢已久不有將校攸馬于茲疇能興復又幸明公踵至協力同心斯能完美苟無文以紀其本末後人亦孰知創建之艱哉予因書其興廢之由鑴於貞石俾後之來者相與維持葺理將見福澤被人源源而不替矣香火之傳寧有已乎復系以銘曰

釋敎東傳肇乎炎漢祠寺勝幽東西靡間維蔚之北
乃有名山湍水瀠紆岡阜鬱盤中有曠墟昔創崇宇
恭事如來莫稽由緒元季騷驛燬棄于兵遺基雖存
疇克作輿有偉比丘乃發弘願盟于收帥協謀鼎建
殿堂輪奐像設尊嚴物類蒙福神人具瞻仰荷慈仁
難名恩德滄海無涯昊天罔極重淸法界大闡威光
暮鼓晨鐘旛旐悠揚諸天繽紛陟降廷只錫類降祥
其來亹亹我文匪工庸紀始終勒之堅珉昭于無窮

宣府重修武安王廟記

世之所謂神者皆古之忠臣名將至人莊士生有功德于民沒則英靈上昇萃而爲神復能捍災拯難利物濟人是以廟食于古今不特京畿方岳祀之至於遐陬邊塞亦皆建祠肖像而事焉此宣府鎮城東隅義勇武安王廟所由創也稽之傳記王關姓羽名雲長其字河東解良人也貌魁偉美鬚髯顏如渥丹少事蜀主劉備與諸葛孔明輩誓欲復漢祚觀其刺顏良降于禁斬龐德梁郟陸渾當時威振華夏雖曹操之奸雄亦怯其鋭若假之以年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不逆奸謀竟中危機使王齎志以沒惜哉而其英氣凜然則不與烟雲同散天又命之爲神入居雷部凡災旱妖孽悉令清蕩是生存既有大功于斯民而上昇亦普恩威於下界廟食萬世不亦宜乎宣城之廟建自　國朝洪武中規模陋隘棟宇卑陋歲久且敝誠不足以妥神居正統四年己酉春尚膳監少監瀼陽趙公奉　璽書來鎮是邦誠欲邊徼肅清兵民咸遂屢謁祠下乃喟然歎曰護國福民之神祠宇弗稱

何以祈禳而仰戴也於是謀于前總戎永寧伯譚公撤舊更新扩其規制又得叅將都督楊公助以材木因葦石陶甓諏日呑匠中癸崇基構殿四楹摶土肖王像於正中旁侍子平泊諸將士其詹榜曰義勇之殿前辟山門南嚮通衢塑繪神馬侍從之狀則扁曰武安王廟輪奐藻飾煒然增輝殿後建堂與東西廂凡九間俾道侶居之以給朝夕香燈灑掃之役鐘鼓物器靡不咸具創始于壬戌四月以是年九月落成越公之用心可謂勤矣間徵予紀其修建本末勒之貞石以垂不朽予惟王之忠義著于當時功烈昭于萬世福被生民功存社稷有不待言而後顯然而鎮守重臣仰王之威以綏靖朔方者其意則無窮焉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將見大闡威靈默斡化機殄醜□于陰山瀚海之外俾斯民永享太平無疆之福者爲可必矣系以詩曰

惟王義勇忠在漢庭沒而不沒其神英靈陟降兩間在　帝左右掃蕩妖氛滌除災咎乃有血食廟于四方上谷之祠隘陋弗揚守臣歎嗟協謀更作不日而

成棟宇宏廓丹堊藻繪像設尊嚴攷鐘伐鼓神人具
瞻降福穰穰五風十雨邊燧不與遠□欵附金湯永
固海宇澄淸於萬斯年共樂昇平

宣府重建眞武廟記

北極玄武之神世通祀之其來遠矣內自京師外及名藩大邑靡不建祠肖像而事焉謂其神能禦巨菑而捍大患祀之者於禮爲宜宣城之北　國朝洪武中守臣創北極神祠事以祈福歲久且敝非徒不足以妥神棲而亦無以起人瞻敬茲後軍都督僉事朱公謙自京衛揮使擢萬全都指揮出守于茲嘗思塞北內衛京師外控殘□醜類竊發無時雖伏兵以剿亦賴神以默相之於是恭事北極之神飲食夢寐而

無或忘出入起居惟神是賴凡厥穢諸物一切屛絕二十年間追擒斬馘未嘗敗北實神之佑也屢謁祠下覩其堂宇傾圮亟欲鼎新營建顧力未有及乃日積月累輟俸市財陶甓輦石三農之暇傭工以理之拓其規模宏其儀度勢則面陽高明亢爽中建正殿六楹摶土塑神于正中服袞冕秉珪爲朝天之相侍以玉女大神皂纛印劍各有所執水火則捧其足左右列以十帥神威赫然前作儀門塑六丁六甲神將後作寢殿又範銅鑄神乃被髮伏劍爲降魔之相左

右亦侍八帥東西翌以長廊廣廡壁繪神功行之跡外闢山門墉垣周繚叅將之用心其勤矣哉鎭守內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僃禦奉御陳公叅謀劉公叅將紀公都帥董公輩咸嘉叅將能祈福以惠民或施金捨粟或協力助財共成勝事自正統已未興創至壬戌落成殿堂壯麗像設尊嚴可謂盛矣因屬予爲文以記之嗟乎變化不測之謂神大而化之之謂聖嘗閱道經云玄武之神乃金闕化身精修行滿白日飛昇天則命之爲神鎭于北極所以翌衛邦家普

濟物類慕道精專者禱無不應宜乎朱公乾乾於斯也傳日有其誠則有其神信不誣矣將見聖神大闡威光以綏靜朔方俾兵無戰鬬人樂雍熙邊鎭有萬年磐石之安神亦永享一方無窮之祀猗與休哉因作迎送神曲一章俾祈報者歌以祀神云

神之來兮耀玄旗風凄凄兮萬騎隨入新廟兮其樂怡怡登宸庭兮俯覽軒墀伐鼓淵淵兮雜奏笙箎酒醴苾芬兮牲牷腯肥焄蒿悽愴兮享此多儀神之返兮控馭雲輿雷電奔屬兮朱雀前驅降福簡簡兮惠我寰區狼烟屛息兮邊境無虞蓬門欵附兮極梯航于海隅慶一統之文明兮壯萬世之皇圖

大同遷建五嶽廟感應記

五嶽有祠其來尚矣三代皆建都河洛之間故以嵩高爲中岳泰華衡常各如其方歷代褒崇之典損益不同而春秋享祀未嘗或廢也謂其神能安國庇民捍災拯難是以廟食古今不特有國家者祭于其方封內郡邑鄉市亦皆創祠以祀比比有焉至若通祀五岳爲一則未之多見大同郡城東隅洪武中不知何人創建五岳行祠規模隘陋將校之居處其四周非徒不足以妥神居而亦無以起人瞻敬宣德乙卯

春今 天子嗣登大寶分遣祠官徧禮岳鎭海瀆諸神復命所司修飭境內神祠以時登享用祈福祉嘉惠羣生守臣祇奉惟謹而恒謂其祠弗克稱正統改元丙辰鎭守內臣郭公前總戎都督方公相與謀度得城之東廓隙地一區夷衍高爽宜爲神宅又得醫官常本等施旁地若干以益其規模東西有六丈五尺南北加廣之八丈而築爲崇基市材于山陶甓于野力資傭販兵民無預焉北建正殿內肖五嶽之神嵩高居中餘以次列服皆袞冕左右拱侍四相則衣朝衣南爲中殿東西翼以廊廡肖四太尉像赫然侍衛于門中殿兩旁建小祠二東居炳靈司命西列土主眞官前闢山門南臨周道又設龍虎之神小祠左右作齋堂與道侶之室庖湢廪庫靡不完美亦可謂宏麗周備矣經始于是年秋九月以丁巳冬十二月落成命道士許通玄主之歲辛酉自春徂夏亢陽不雨田苗皆爲將稿四民憂惘僚庶徬徨於是內臣郭公合總戎武進伯朱公暨諸寅屬議曰苗稿則五穀不登民食斯缺而神亦無以爲享典守之責也乃齋

沐潔衷以五日朔旦禱于祠下仍俾通玄等修設醮事越三日之午方拜懺謝表忽有五色祥雲從西北起徑轉而南片雲如蓋覆于表端微雨霏下衆目共瞻莫不爲之踴躍禮畢回壇太雨如注自昔迄旦憂渥霑足二麥秀結五穀敷榮遂成豐歲實神之惠也思無以答景貺乃具狀謁予以紀其事或曰大同蓋代地屬北岳之分今通祀五岳不亦侈乎予曰鬼神之在天下如水行地中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能盡誠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又豈有彼此之間哉眞

守諸公竭誠以事神爲民而祈福神之報應捷于影響是用書其本末感應之由勒之貞石俾來者知鬼神之果足信而無或忽焉係以詩曰

維岳有神奠于五方載之彝典禋祀有常伊昔雲中合祠五岳棟宇隘卑協謀更作移建城東地位高明神入新廟歡忻以寧重光作噩春夏不雨苗稼欲枯民食何恃守臣兢惕歸咎于躬祇禱岳神毋病顓蒙章表方宜甘雨隨降自午達辰恩斯蕩曠來牟既穫黍稷亦登惟天之錫亦感之神知感有歸非文弗著

伐石勒詞穹碑載樹羣蒿悽愴來格洋洋福如肹蠁日蕆日祥民樂雍熙狠烟屏息疵癘不生品彙繁殖我作詩歌頌神之功廟貌有嚴昭于無窮

潮郡廣濟橋寧波神祠記

世之所謂神者以其能錫福惠乎民茲得廟食于一方此寧波神祠所由建也潮郡城東有大溪廣幾六里前代跨溪爲橋以通往來又創神祠于橋東以捍水患宋季橋廢祠亦傾圮前後爲之守若令者視之漠然曾不介意雖設四舟爲渡春夏潦漲旬日阻滯公私徭期民甚病焉欽惟　天朝列聖相承興隆治道簡拔俊良分任郡邑宣德乙卯冬大司馬職方郎中清漳王君啓澤實領潮守之命中外咸稱得人既

上官吝于有衆凡有利可興弊未革者皆奮勇而爲之父老間以是橋病涉爲告君惕然于懷若己之病遂卜日徧告諸神手撰題疏推舉公廉者獻爲勸首闔郡文武官僚士庶聞而義之富者出錢粟貧者效勤勞樂成惟恐或後君躬相度品其規制命知事鄧某董其役人皆懽忻鼓舞以趨事伐木石于山範甎瓦于野即溪故址東西兩岸橫波下橋疊石造墩凡二十有三架長木鉅石爲橋空則殺墩之二復屋其上甃其下苫其傍以蔽風雨亭其兩端榜以石號以

壯觀瞻中流水深且迅則造二十四舟纜以鐵鎖架板爲浮梁接于東西岸其工雖大不再期而成堅緻軒敞視昔有加四方之人行經于斯者靡不感君之德也初君爲是舉人或哂曰王守能作此橋吾足不踐逮落成則愧悚以爲有神今年夏命工仍于橋東建寧波神祠一所正殿三間深邃宏曠兩廡及門間亦如之任人以主祠事歲時奠獻著爲常典誠欲神闡威靈妥其水怒俾橋得以永固而無虞也君之用心可謂至矣祠成未有記適予以葬事歸自京師辱

君以予爲同年不遠千里命郡博士歐陽隆狀其實走書速予文諸石用傳不朽嗚呼非郡守之賢不能成莫大之功非神明之相豈能致悠久之福登斯祠者宜思創建之艱保佑之力必欽必敬毋或忽怠則神永亨乎廟食是橋亦垂於無窮書曰鬼神無常亨亨于克誠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請以是爲郡人頌

香山縣重修儒學記

香山爲邑居廣藩東南之海壖地幾七百里自昔爲鎮隷東莞宋紹興間始陞爲邑舊有儒學建于城之東隅季世遷於西隅元大曆中盱江左祥爲縣尹以其地卑隘弗稱教育復遷東隅故址地位高爽規度弘豁誠爲祠聖講道之所詳見翰林學士臨川吳澄所爲記恭惟 聖朝尊崇儒術學校大興詩書禮樂之教徧于海內香山士風翕然而盛人材車馬爲時所稱廟學建置則仍其舊雖敝者整壞者完時常修

葺但日久歲深傾圮愈甚惟時莆田林希哲由明經來典邑教明年浮梁馮誠亦以名進士作宰于斯首注意學校廟謁之日慨然與希哲議圖重建率其同僚各捐已俸倡諸好義者亦無不樂觀厥成於是守禦千戶錢惠劉誠百戶周聰輩泊邑之士民咸欣然致助伐木于山陶瓦于野肇工于正統二年冬十月落成于次年春二月殿前廊廡煥然一新所未治者儀門齋舍庖庫器用龜積而已無何誠拜監察御史自是而後闔郡鄭萬奎杭川郭安定同司訓事亦能

以是爲心惓惓與今邑令黃新主簿周成復捐俸募緣補所未治始克成其完美焉誠在邑日嘗請通政使陳公廷器爲之記未果鐫刻屢致書儒者楊餘蔭周慈堅俾爲立石邑令黃公等能成後功尚未有記因徵予文紀其始末庶後可考嗟乎學校之設自三代以迄于今凡有民社皆莫之敢後者誠以政治係于人材人材本諸學校士之爲學亦惟吾夫子之敎所是式也凡科第貢舉名登仕版者誠于經則欲其明于行則欲其修俾儒風大振禮讓興行變海陬之

地爲鄒魯之邦則建勳業于當時流芳聲于後世庶上不負 朝廷敎育之恩下不負令簿作新之意來游來歌者尚期昜記是爲記

宣府新城記

邊城之建所以壯中國威遠□而安衆庶也塞北宣府古幽州屬地元置宣德府秦爲上谷郡分野當析木之交入尾一度地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經其南柳川出于陰古今斯爲鉅鎮恒宿重兵以控禦北□我 朝太祖高皇帝誕膺景命奄有華□遂電掃妖氛殘□爲之遁跡其地旣入職方然謂瀕于朔漠盡徙居民遷入內郡玆土曠墟洪武初歲發兵營屯二十五年壬申始立宣府前左右三衞遣將帥兵以鎭

之癸酉又命谷王來治焉捍外衞內之意益嚴矣舊城湊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戌展築土城方二十有四里闢七門以通耕牧東曰安定西曰大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承安北曰廣靈曰高遠歲己卯 太宗文皇帝舉靖難之師王遣城還京府止留四門其宣德承安高遠並窒之以愼所守永樂甲辰秋 仁宗昭皇帝嗣大歷服詔曰西北二□很子野心未易以恩信結不可不爲之備于是分遣將臣大飭邊防命永寧伯譚公廣佩鎭朔將軍印充總兵官來鎭于斯修

營壘繕甲兵嚴斥堠復命工甃圈四門刱建城樓角
樓各四座以謹候望屋于雉堞之間者又若干以嚴
巡徼二十年間邊燧不興兵民安于無事　宣宗章
皇帝履祚改元宣德之五年庚戌立萬全都指揮使
司統攝宣府萬全懷保蔚州保安懷來永寧龍門開
平等一十九衛所控地東西千餘里今　皇帝繼登
大寶改元正統之五年庚申夏四月予自內臺奉
璽書出巡塞北凡兵民安否糧芻盈耗邊務弛張刑
獄清濫並聽釐而正之覩其城土不堅每雨輒傾圮

非直人疲于修築遇警亦不利于戰守因封章　上
聞特命前都指揮使馬昇督屬分兵伐石陶甓煉石
爲灰以包砌之自辛酉夏啓工時則有鎮守尚膳監
右少監趙公琮僃禦中官陳公美叅將都督僉事朱
公謙都指揮紀公廣叅謀戶部右侍郎劉公璉同寅
協恭左右賛理乙丑秋又得今總戎武定侯郭公玹
以戚里世勲之重來代譚公委心自任夙夜孜孜督
同都指揮使董斌暨諸官屬嚴飭士卒殫力竭誠至
丙寅秋九月其工始完城基厚四丈五寸址甃石三
層餘用磚砌至堞口高二丈八尺雉堞又崇七尺高
三丈有五尺面闊則減基之一丈七尺四門之外各
環以甕城甃砌如正城之法甕城之外又築墻作門
設釣橋遇警則起以絕奸路隍壍淺狹尚有待於濬
滌復即城東偏之中築崇臺建高樓七間崇四丈七
尺餘五寸深四丈五尺廣則加深之二丈五尺五寸
焉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曉昏晝夜十二時之節俾人
知儆動而不懈于經理其簷二級南扁曰鎮朔北扁
曰麗譙蓋取鎮靜高華之義其規制可謂弘麗而周

密矣總鎮諸公乃曰比歲□使來朝動餘千數邊關
急于斂遇鎮城修築人不憚勞乃能成斯永固之功
苟無文以紀其本末來者亦孰知修營之艱哉因速
予爲之記予惟城池者古今保民之藩屏也粵自周
公營洛邑其制乃僃後世因之以基太平之治我
國家列聖相承措天下于泰山磐石之安者亦惟城
池是賴雖中州內郡列城相望而況于邊塞乎諸公
汲汲焉于斯可謂眞知邊務而不孤委任之重矣嗟
乎欲建萬世不拔之基必思久遠無窮之計斯城之

建前人創之始諸公成于終雖勞力一時實獲久安之利自今以往人望層城萬堞樓櫓翬飛雖古之金城天府亦未多讓外侮尚奚足慮哉是用書其創修之由勒之貞石以昭示于無窮焉系以詩曰

北有名藩曰惟上谷原隰衍夷山川清淑三邊阨塞斯爲要衝內衛中國外遏羌□立之屏翰鎮服疆圉戍卒雲屯如貔如虎都城匪堅鼎新砌營輦石運甓六載而成諸將效誠衆功畢力手足胼胝一勞百逸金湯鞏固□□畏威海晏河清共樂雍熙我作詩歌紀功載政萬世無虞四方底定 聖人御極壽祿無疆永保家邦地久天長

賜書閣記

今夫君天下之道莫先于明人倫而敘五典故綱常之理雖具于人心然使之各率其性各循其道則又在于君師焉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周公孔子之所以教未嘗舍此而他求也我 祖宗繼天立極幾百年海內晏安風俗淳厚咸重斯文以爲大典逮皇考宣宗皇帝在御之日命館閣之臣采輯經史與往哲前賢所有嘉言懿行纘修五倫書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將俾臣庶皆勉修以盡其道誠欲彝倫攸序比屋可封實爲治道之要務也今上皇帝嗣大歷服政教休明人民於變又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與諸儒講論古昔聖賢修齊治平之法與夫垂範立政開物成務移風易俗褒善貶惡之格言因 命翰林將五倫書及四書五經重加較錄鋟梓翻印嘉與四方共之明年夏五月告完首賜在廷文武大臣各頒其一其奉使于外則給之子弟告夫內外學校亦以次頒此誠千載一時之遇曠典之所未有士生斯世何其幸與總戎武定侯郭公時鎮守

大同　皇上特遣使乘傳函封一部馳賜于公公拜
承祇懼什襲珍藏還故鄉構崇閣于先祠之南作廚
以貯遺孫子復徵予為文刻石以垂不朽嗚呼公抱
雄才遠畧久鎮邊藩聲威振攝羌□功烈昭于汗簡
數十年間賞賚之厚殆不可勝紀茲復賜以是書其
寵榮更非諸凡錫予之可擬者為其後人宜于習誦
之頃務存恭敬玩詞以究厥旨繹義而體諸身篤恩
愛以厚人倫竭忠誠以建勳業則祖宗有光名位日
顯庶無負　聖恩寵錫之隆亦所以體公築閣崇書

之意也可不勉哉是為記

郭氏祠堂記

建祠以祀其祖考所以重報本而敦孝敬也然而遊
宦驅馳有不暇及仁人君子未嘗不感恨于斯果能
一旦歸榮其于安靈尸祝之祀容可少緩乎此夏臺
郭氏祀祖之堂所由剏也郭氏之先華州人實唐汾
陽王子儀之後子儀八子七壻皆為顯官散居他郡
夏臺一派實其遺胤世譜既失其傳所知者四世而
已四世之祖由秀生艮卿艮卿生珍德珍生義義生
忠浩全全德生信敬信生昇端斌鵬鎮暹通敬自少

簡為內臣有兄子忠為嗣授錦衣衛百戶敬祇事
列聖多效勤勞克著成績由長隨歷陞印綬監太監
永樂甲辰冬出鎮大同迄今二十餘年民物康阜羌
□賓服受國長城之寄可謂無忝矣茲以得請歸省
先塋暨遷葬其考妣大祀既成乃嗣古制卽居第之
東構堂四楹以奉高曾祖考神主旁作兩廂各三間
東為神廚西藏祭品直中甃為神道外列門屋晨昏
啓闔凡四時祭享薦奠之儀悉遵文公家禮而行若
公可謂能盡奉祖之誠而知報本之禮矣間徵予紀

其本末勤之貞石以垂不朽嗚呼雨露既濡君子履之而有怵惕之心者孝之所感也公之志固可尚矣為其子孫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太監公肇造之力維持繼述而無或怠則斯堂傳之百世而益隆矣尚勉之哉

負郭莊記

負郭莊者地官主事麻城鄒來學時敏之別業也鄒氏世居邑西太平鄉洪武中時敏父希魯翁以精軒岐之術辟邑醫學掾居鄉遠不利于惠民相城西二里有隙地爽塏夷曠購而得之芟蕪治翳屋其上而池其下藝柳樹篁蔚然以興復買田百畝飭僕力耕歲收其入奉賓客供蒸嘗裕如也因命曰負郭莊蓋取近城之義翁間謂時敏曰士生兩間非博學無以成其名非顯仕無以亢厥宗汝盍取科第自振父志

不足尚也時敏遂從鄉正受麟經肄舉子學宣德丙午薦于其鄉明年試春官不利還翁亦即世時敏甫畢喪事即負擔之廬陵謁碩儒以廣其學學果大進名聞遐邇來從之士雲集起復登癸丑進士釋褐今官可謂善承先志矣然恒念祿養之弗逮慨手澤之猶存既葺其規復求縉紳文以彰之則是莊之名將垂不朽茲奉　命來督邊儲往還姑藏有信夕之留辱不鄙予而亦有請自慙荒耗強為言曰人子莫大于尊親尊親莫大于顯揚翁嘗是庄豈外求哉亦不

過勵而學耳聾諸耕則欲其穫植則欲其成予既勤于志決科濟仕英聲日起是猶耕植而收其利矣更宜砥乃行懋厥功將見譽愈隆秩益進其所以顯親揚名爲是庄之榮者方進而未艾若夫庄之景物未履其地不能述其詳故茲紀其大者

南海羅曉宗兄耕雲軒記

耕雲軒者南海逸士羅曉之別號也羅氏其先南雄人宋有宦遊五年者因家南海邑由鄉擢桂里至曉凡若干世咸敦尚詩禮爲時所稱曉性恬淡不事華麗惟務本力農物情世好豁如也嘗卽其居之東構軒數楹爲讀書養晦之所因額曰耕雲蓋取古詩所謂朝耕隴上雲之義今年秋託其族人國子生裔來請予爲之記夫古之耕者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與雲若無所預焉然耕者嘗

戴星而出當其隴上叱犢之際適與雲會好事者則不徒曰耕而曰耕雲焉雲未必可耕而耕者託興于雲也曉之意其在于斯歟然予聞曉承世業良田無慮數百畝分佃與鄉之細民歲收其租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不必躬自耕矣曉則曰周公以大聖人猶乾乾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使瞽矇旦夕諷誦豳詩以告戒之吾亦何人而不務乎農業使子孫坐享其利不幾于驕奢怠惰乎因擇膏腴附郭之地命僕而耕曉則策杖督課俾布種及時耕耨不

後庶獲有秋之望用是名軒非燕安自娛旦夕惕勵也歷乎雲雖不可耕而能爲霖以濟世田雖可耕而有俟在其中古君子于託跡于是者亦惟積學以成身修德而待用耳若伊尹之于成湯孔明之于先主豈竟以耕終哉一旦遇乎聘顧之勤則幡然而起樹豐功偉績于當世方今 聖人在上旁求俊彥共理庶政以處之才必非老于丘壑將見鳴騶上道鶴書赴隴畝而登仕籍豈爲耕雲之久寓也遂因齋之請書此以勉其志云

清泉禪寺住持顯公大機功行之記

世有好修慕潔之士能成其道而爲人所敬仰者豈非卓然立身之君子已乎蔚郡東北桑乾之滸山川盤鬱中有古刹遺基委于叢莽 國朝宣德間中貴喬公福明乃交南世胄夙慕佛乘因督耕于此見其景貺淒清乃喟然歎曰昔人種德以祈冥福安可使之竟成廢棄于是卽發弘願期以復興鳩工庀材重剏梵宇一區軒豁壯麗塑粧諸佛龍天會集僧徒習誦經典上以祝延 聖壽下以保已寧邊顧維持尙

之其人於是遠求博訪得顯公大機禪師以領袖焉師族出晉夏臺李氏父曰通母范姓皆好善樂施鄉邑推重師自幼頴異出塵厭浮華慕幽寂屢求出家以脫離煩惱二親不辱其志永樂壬寅負笈至東五臺山金河大刹卽古文殊師利初渡應州卓錫之所境界靜深宜脫超者之所隱因投寺僧懿然和尚爲師夙夜叅究三乘奧旨旣而師曰學者慕道惟兀坐荒山何以豁心目廣見聞汝盍遊名山探古蹟叩謁叢林尊宿資之啓迪乃杖錫西遊洛河歲甲辰至伏

牛山結菴跡種叅師問學影不出者三年宣德丙午詣京請給度牒祝髮于大慶壽寺秋七月附舟至錢塘升壇受具圓滿函往古峯山邑東明禪師會下結千日長期二次復涉海登普陀洛伽山求謁觀音大士白衣眞相現于巖端瞻禮而退辛亥還京掛荅廣恩寺甲子二月回于金河師已化去服心喪甫周丙寅秋喬公與衲子福寛閒師學業精專道行純粹來請住持清泉以棟梁斯道模範後進師固辭弗獲諷日入院據座說法化導諸徒俾學者翕然樂道事有

關于釋敎必勉而行之惟恐弗逮間曰寺雖建而無
朝廷賜予名額何以起人之瞻而昭來後因達鎮守
宣府內臣趙公總戎武定侯郭公緘詞上奏特奉
綸音賜以舊額曰清泉禪寺金書華扁賁于林丘
恩至渥矣又與喬公同發誠悃印造大藏寶經二藏四大部經各一部華嚴妙法蓮華圓覺多羅了義經俱一十二部延請緇流披閱藏經三遍結千日長期二次百日中期三次四府供奉罔敢少懈先後度僧百有餘衆剏造同塔院爲徒衆歸寂棲神之所作延壽堂俾感疾者居之以靜休養復見諸僧衣盂頗槩鑿旁地千五百畝力耕以給常住鑿渠一道延亘十餘里引泉灌漑旱則無虞其積修經理之勤若此顯公誠可謂卓然自奮不孤委託之重者也喬公囑紀其功行刻石以示將來予出巡塞外亦嘉其能作興釋敎有光禪林遂不讓而爲之序復系以詩曰

如來滅度像敎東傳歷漢迄今踰千百年化被華□
恩覃海宇師派源流遠有攸緒顯公解脫夙慕眞誠義叅玄奧理悟死生道行圓融學徒仰戴延住名山

經營匪懈訓厲徒衆扶植敎門內通三昧上報四恩檀樾日噫師誠碩德伐石勒詞載其行蹟來者嗣之勿怠勿忘共祝　皇圖萬世永昌

覺非集卷之四目錄

墓碑銘

覺非集卷之四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碑銘

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前將軍總兵官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遼東之鎮所訃聞 皇帝爲之悲悼輟朝廷臣皆縞素越明日詔禮部遣官諭祭賻賵其家定議追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謚忠靖九月喪柩至京十月九日 賜地葬于宛平縣京西鄉盧溝橋西之原既求翰林學士曾棨誌其壙迄今二十有一年矣其冢嗣今大同總戎襲封武進伯冕大懼公之豐功盛烈弗白于世又慮乎後人或怠于進修則無以報聖恩而繩其祖武於是泣恃叅謀戶部右侍郎沈君仲威所具事狀謁予撰其神道之碑予以哀陋出巡塞北辱愛於總戎甚厚義不容辭按狀公諱榮字仲

華姓朱氏世爲兗之沂州大家元季擾攘田廬蕩盡
承平奉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懽公賦性剛毅
體貌豐偉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絕人初同父僑
寓表伯葉氏家葉間戲曰男子非士則爲農商以自
立胡爲託跡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勵公曰人亦奮發
有時耳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爲都督乎聞者甚壯
其志無何　朝廷下令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
郡以公應　詔而起擢爲府軍衛驃騎舍人實洪武
九年丙辰也武藝日修常備宿衛尋授卒長領騎五

十人時滇南諸■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命大將西
平侯帥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建昌烏撒
烏蒙諸郡壬戌復征積有勞效授世襲百戶戊辰征
金山一迷河哈剌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寧前衛左
所副千戶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　太宗文
皇帝舉兵入清內難十月　駕臨大寧公審知天命
已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請見大被賞賚卽陞本
衛指揮僉事扈蹕還至鄭村垻遇敵大戰又奪九門
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西庚寅攻蔚州大同戰白溝

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滄州東昌辛巳夾河
藁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上肥
河敵皆披靡既而收兵復戰公率精騎伏險大破之
復攻小河靈璧泗州渡淮克盱眙下揚州招撫鎮江
敷宣德意人皆安堵夏六月渡江入京　上登寶位
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參
贊元僚永樂四年交阯黎季犛肆爲不靜毒痛生靈
神人共怒　上命征□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其罪
公翌贊元戎大建勳績六年渠魁旣俘超陞右都督

明年餘孽負固搆亂公復征遂平東西兩郡列其地
爲郡邑置守令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受賞
八年春北鄙殘□屢剽我邊　上親率六師以剿之
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酋本雅失理至紅山口靜
□鎭□寇阿魯台逆戰公鼓勇取勝寇亡命奔遁遷
左都督十二年復征于和林蒼崖峽衝入賊陣大破
瓦刺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鎮守督操軍馬守
禦邊疆□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十五年召還十六
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東徼晏然二十年復征

兆□公由東路兩與冦遇奮勇破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頒賜　誥命鐵券褒封三代眷遇日隆屢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譽之二十二年復征北□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嗣位簡任老成分涖邊鎮謂公停實有古良將才是年春遣使持征□前將軍印綬授公充總兵官鎮禦其地思惟畀付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罄丹衷以毋負委任意夏六月

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醫往治弗克竟卒凡將校士庶莫不悲泣如喪所親距所生己亥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公之曾大父成大父得父原賜初皆封武進伯追封武進侯曾祖母葉氏祖母濟氏母施氏俱已卒配楊氏貞靜恭懿婦德母儀著于閨閫壽康在堂初皆封武進伯夫人追封武進侯夫人子男六長郎冕襲封武進伯正統四年　命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大同文武兼資慈祥豈弟綽有父風娶陳氏泰寧侯珪之女封武進伯夫人恭儉慈柔克相于內次黻孝友莊謹娶唐氏楊出也次杲早世次昇次昌次昱俱庶子踉蹌俊邁克世其家女二長適山東都指揮馮凱次適遂安伯陳英亦楊出孫男十五琦瓚瑛璉瑋璘琛璁瑀冕之子瑾瑄琰珍黼之子理昇之子璽昌之子孫女二俱在室嗚呼予聞公之爲人謙退而能容有功而不伐運籌決勝之方素所講習每同大將東征西討摧鋒破敵惟殲其所當誅未嘗妄戮一人恭承閫外之寄思以遠圖不僥倖以成功徼詭而取勝孜孜以安輯爲務所至兵民無不

仰戴由其宅心平恕智識高明才力超邁是以所施靡不咸適其宜視之古人信不多讓矣豈非治世之勳臣中興之名將與是用紀其本末勒諸貞石以垂無窮焉薦以銘曰

聖人御極簡拔豪英公起畝畝卓犖崢嶸俾長卒徒殲厥南服大建奇勳乃有世祿擴清沙塞武畧洊膺出守雄藩是日大寧居維卑閫內難斯作　皇秉天戈奸回戢削遂登九五肆攬乾綱四方萬國莫不來王公功最多官登都府賛貳戎樞闡揚威武股肱心

脊爲國干城雄才遠略中外咸稱南越既平朔方亦
定伯爵進封榮膺顯命丹書鐵券簪紱煌煌崇德報
功恩數異常鸞誥再頒光昭祖禰胙土分茅山河帶
礪屢承闕寄　寵眷益隆荷德感恩誓竭其忠一疾
弗瘳溘爾云逝當宁日憶元勲已矣追惟石艾錫謚
加封襲其寵嫡復總兵戎　賜葬京畿西山之麓封
築孔堅巍巍夏屋穹碑載樹勒此銘章永利後人百
世不忘

鎮朔將軍總兵官武定侯郭公墓誌銘

正統十二年丁卯七月十有六日鎮朔將軍總兵官
武定侯郭公以暴疾卒于宣城之鎮所守臣遣使馳
奏京師十九日訃聞　皇上爲之悲悼輟朝在廷文
武之臣莫不駭歎翌日詔所司俾護其喪還九月朔
柩車至京寓朝陽門外命禮部致祭如儀賻贈其家
擇是月十七日歸窆懷柔縣紅螺山先妣太夫人徐
氏墓次仍命工部營理葬事其冢嗣聰跣以奉狀泣
予言曰惟執事與亡父相知惟最深奄兹不幸敢以

墓銘請予以衰耄出巡塞外公繼總戎于斯凡有利
于人而益于邊者必共論其可否塞垣嚴謹烟塵不
興方慶　朝廷任將得人兵民咸得其所豈意公遽
云亡其可悲已乎予不果以拙陋辭乃重涕爲之序
曰郭氏世爲鳳陽之臨淮縣望族在昔元運既終四
方鼎沸我　太祖高皇帝應天順人舉兵奮起畎畝
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當時豪傑感風雲之會皆肆
力效忠左右輔弼公之伯祖與祖父英尤其超毅者
竝統雄師東殲西伐南招北討既而妖氛蕩息遂奄

有華□洪武戊申　上即帝位于金陵論功定爵興
封鞏昌侯没贈陝國公謚宣武英封武定侯没贈營
國公謚威襄伯父鎮尚　永嘉公主爲駙馬都尉父
銘任遼府典寶後没於國事母徐氏實中山王叔都
督同知成之女年未三十喪其夫誓死教育二子長
曰琮初授府軍衛千戶繼陞指揮僉事次即公諱玹
字貞白永樂九年以世勳子授錦衣衛指揮僉事轉
漢府護衛指揮二十二年甲辰秋　仁宗皇帝嗣位
召還超陞左軍都督同知冬十一月襲封祖父武定

侯爵給賜誥命追封故父銘爲武定侯祖母嚴氏封
營國公夫人母徐氏封太夫人故妻鄧氏繼室林氏
俱封夫人宣德二年掌署宗人府事纘修玉牒成被
賞三年九月統領右掖軍馬扈從　宣宗皇帝出境
巡邊至會州命總大營十月送俘獲醜類男女牛羊
還京後隨車駕畤獵近郊屢命居守京師總理五軍
諸司庶務其見重類如此今　上皇帝即位益隆委
任正統三年八月命往鳳陽督修　皇陵洎白塔諸
陵竣事還京九年十一月掛鎮朔將軍印統總兵官

鎮禦宣府於時邊鎮政殷狠烟四起公夙夜罔敢自
逸與鎮守諸重臣籌議禦寇保民之策於是整戎伍
精器械嚴斥堠謹烽火砌完宣府城垣及重修邊壘
二百餘里■寇聞風遠遁朔漠晏然外■歲來朝貢
人畜動踰數千公撫綏勞徠人皆歡悅三年之間事
集人懷利興廢舉　國家倚爲長城士卒仰如慈父
內外莫不交譽之一旦溘然長逝將校如喪所親豈
不重可悲也耶没距所生洪武乙亥十月五日享年
五十有三初娶方氏贈威遠伯政之弟女再娶鄧氏

王氏陳氏又娶沐氏黔國公晟之女也子男五長即
聰錦衣衛散騎舍人次耽驥聲聞皆知學好禮一女
尚幼嗚呼公以世勳戚里之胤賦性溫醇丰儀俊爽
幼孤能自力學善書翰工經史事母克盡其孝處弟
尤篤友于與朋友交久而益敬入典戎樞則推其仁
心以撫愛士卒出爲邊將復謙退自居以好賢下士
其禦戎■也惟用常勝之兵而不求其近效視古之
名將若趙充國李牧諸人信不多讓矣使天假之以
年所就詎可量哉今不可作矣玆因聰之請深愧不

贋之辭不足以發公之善姑述其槩以告來裔云銘
日
濠梁郭氏開國元勳陰德所基世多顯人惟公之生
俊偉純粹早襲華勳卓有才藝攝政宗人淸譽著聞
玉牒纘修克愼克勤掌握兵戎扈蹕出塞殲厥醜徒
竭誠匪懈　宣皇儆郊簡公畱守俾領五軍威武糾
糾邊閫乏人簡公出鎭俾總戎師授以將印丈夫至
此咸曰榮哉邊政甫就梁木遽摧　當宁振驚朝野
悲悼君子云亡於乎何好紅螺之原先隴在焉祔葬

于斯百世弗諼佳氣所鍾山明水秀我銘其幽永利
爾後

朝列大夫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李
公墓碣銘
公諱寧字志寧昔爲廣之南海茂族高祖而上諱牒
失傳曾祖庭秀祖伯超父道名世居郡城仙鄰街咸
隱德弗耀公生質淸而粹弱冠舉充郡校弟子員修
身積學克自振厲善書翰工瑩詠爲文能達其理永
樂元年癸未以詩經領鄉貢明年赴春官取捷禮闈
廷試登二甲進士復推優等改授庶吉士入中秘纂
修大典無何丁外艱歸守苫塊繼罹母喪葬祭一循

大禮居廬凡六七年歲壬辰起復謁選天官得授襄
強丞專理馬政奉職勤謹督牧以時蕃息充牣爲所
司奬與九載膺薦陞六安知州州爲南甸政務叢脞
公敦行豈弟處之以平易人皆悅服不踰再朞政興
弊革調知欒州乃在輦轂下征賦尤夥前政惟尚嚴
峻民多流移公第民貧富均其徭役耕之牛種者則
貸于富家復戒豪右勿得侵漁由是逋者復窘者充
相與語曰吾屬得安田里實守之賜也部使廉其能
冢宰課其最正統丁巳進南京戶部山西司郎中孜

孜以毘于治罔有怠忽歲乙丑在廷大臣舉公宜居方面擻授今官乘傳赴任丙寅秋進賀表之京九月一日舟次洞庭遇暴風與少子慶俱溺水而沒得鄉人常德守蔡壽命人撈其䰟具棺衾送至南京停寓神宇未果克葬景泰元年孟冬會予辭老歸休道出白下聞公之喪重念交好往哭奠之旣而其長子祥奉事狀踵予泣曰父遊宦四方久歷年所故鄉修阻無親可歸茲卜十月望日奉柩葬江寧縣安德某山之原惟大人與父相知爲詳幸紀其本末揭諸墓道

亡父有知將不悼其不幸吾後人苟或成立亦克考世德而不致于昧昧也嗚呼予與公生同年居同郡同膺鄉貢同登進士授庶吉士則釋褐同官生平意氣貽金蘭同誼一旦幽明永隔千里異鄉悲九泉之不作亦烏能已于言乎嘗論公以宏才碩學敭歷四十餘年宜陟華階膺重寄乃久淹州牧郎署逮老始登藩位方期展素蘊以綏遠□詎意遭逢至此豈天命使然而非人修之所可易也公生洪武丁巳八月二十有一日卒今正統丙寅九月一日享年七十初娶同邑董氏育女三長適武邑縣典史林某男士顒次適邑人周瑜三適六安州吏目王銘男俊登鄉貢進士繼娶衛水王氏生一男卽祥娶陳氏生二女逼政司經歷楊榮男勝戶部員外郎陶寧男昇其壻也側室■氏生一男卽慶茲因祥之請爲序其槩如右復繫以銘曰

粵南李氏系出隴西世有祿仕奕葉光輝仙鄉之宗世譜湮晦曾祖祖父僅傳三代君才卓冠奮於賢科仕雖不顯才猷則過卒于仕途故鄉遼隔旅葬于茲

庶安遺䰟我銘其阡昭告後人夷考世德視此銘文

中順大夫南康郡守翟公墓銘

嗚呼予友翟公既捐館舍訃音遠聞悲悼不已景泰二年春予家　恩致事歸往哭之翌日其孤周等奉狀來乞銘予悲益甚憶自洪武癸酉與公同爲邑庠生而長其四歲義雖朋友情若弟昆同受經于司訓黄先生肄業公穎敏倍予多所資益問嘗語予曰我輩苟得成名當守憲度修職業以無忝所生其志不安于小成也可知矣越十年　太宗文皇帝卽位改元永樂歲當大比與公同領鄉薦會試禮闈同登進

士第予授工科給事中公賜歸以俟召用歲丙戌擢池之清陽令地僻民貧公因其土俗敎之以禮懷之以恩民甚戴之邑通九華山麓適有猛虎傷人公曰民罹虎患令之過也乃齋沐造文檄告山神歸咎于躬三日民獲巨虎于城下其患遂息人咸謂公誠悃所格云己丑丁太安人葉氏憂喪葬以禮起復調知新淦邑大政繁素稱難治公均其繇役時其征斂民皆悅服會營造事興恒督夫數萬採巨木于湖廣諸山設施得宜人不勞而事具集逮回邑値藉奸黨外親民多被誣鄉里騷動公狀其情欲聞于　朝誣乃止民賴以安辛丑考績天官冢宰師逵見公體貌豐偉閑于禮度詢爲永樂初科進士命考功嚴試以覩其學識連日命題首作北京八景上巳修禊古詩各一篇繼作漢雲臺二十八將唐十八學士優劣論四善二十七最策韓柳元白辯甘露頌陶泓傳勍布政司官怠政奏章等文逵覽之歎曰誠篤學也欲擢以不次之任偶北藩有事竟止書其最曰撫字有方詞章可錄復其任宣德元年秋九載秩滿詣京歷刑部

主事持已以廉用刑以恕六年尊翁卒于遼左守待弟華送櫬至函歸與太安人合葬先塋建祠室東以奉祖考四時享祭悉尊古禮服闋還朝遷員外郎恒曰刑獄至重豈宜輕忽凡鞫問罪人至于再三務得其情若大辟則終夜不寐吁嗟久之諸子問其故公曰聖人作律使民易避而難犯斯人罪當死吾不敢屈法求其生而不得是以永歎正統丙辰春大司寇魏公薦擢南康郡守至則防民情周疾苦省刑罰禁橫征先是民有盜官粟與竊漂流木者前守悉置之

死公曰民迫于饑寒誤罹憲章情非故犯皆杖而釋
之不踰朞民安多服因訪匡廬古迹至白鹿洞見考
亭文公所建書院遺址尚存與寮屬捐俸市材重建
宣聖殿兩廡講堂煥然一新延師簡民子弟受業其
中朔望躬謁命諸生講論經史有切于綱常倫理則
反覆誨諭郡人來觀者百十計復取仙居令陳襄教
民俗言刻之印散民間俾觀感循化丙寅夏考績上
天官年纔六十有六辭以老疾亞卿趙新嘗巡撫江
右知公爲詳厲聲曰翟某爲江西郡守第一未老豈

宜遽退公懇告三日始得致仕別郡之際屬縣官吏
多持白金爲贐公皆郤之纖毫不受父老挽舟涕泣
不能舍家居五年終日閉戶讀書非其人不友惟教
子孫講誦史籍間遇知己則觴咏盡歡足不至公庭
口不言有司得失嘗語諸子曰吾不能積金以遺後
人爲刑官頗無冤濫或有陰德汝曹勉旃公出處操
履類若此公諱溥字溥福又字本德別號愼菴姓翟
氏先世家南雄宋季宦遊南海因家東莞族甚夥譜
逸靡傳所知者進義生野航官至府尉府尉生熙子
信子信子千公則高祖曾祖仲實大父忠卿俱不仕
考彥修好學善吟詠坐累謫戍遼海懼世次失墜作
譜系寄示於公母太安人有賢行公少鞬屢侍凡積
學篤德涖官持己得于慈訓爲多公生　國朝洪武
辛酉四月二十有九日卒景泰庚午十月十八日享
年七十配余氏柔惠恭靜克相于內先公九年卒周
等卜以辛未十二月三十日奉柩與其配合窆白坭
坑祖塋之次丈夫子六敦厚先卒次周次愼登庚午
鄉貢次謙任豐城縣學訓導子之子壻皆余氏所出

次約藩司從事側室李氏所出女三王琛鄧肅李發
其壻也孫男十二俊傑侃儀僖憊懋淸[illegible]公
病將屬纊謂諸子曰吾平生性僻寡合于人無稗于
世知我者其惟都憲公又締姻好葬得公之銘無憾
矣嗚呼公以篤厚之資經濟之學才優識遠居大藩
列台輔孰曰不宜位止郎署郡守而遽歸休豈非急
流勇退者哉猥予學膚言陋不足以發揮盛德姑述
梗槩以告來裔銘曰
翟氏伊始家于南雄遠遷寶安蔚爲名宗公生德門

發跡賢科兩宰劇邑政通人和載陞秋官心存欽恤
鞫獄精詳人無冤抑出守大郡廉慎寬平民安物阜
化洽利興知幾審時未老辭祿退休居家藏輝韞玉
閉門謝客友不妄交課子讀書其樂最眞壽登古稀
倏然遐逝生榮死哀亦復何愧白𡉏之原有崇新阡
勒石刻銘百世其傳

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鄭公墓碑銘

尹友戶部四川淸吏司郎中靈壽鄭君昌以年登七
袠得辭祿歸休于其鄉因泣別于尹曰考妣卽世窀
木已拱墓石未有刻詞恐無以侈　上恩而光昭先
德昌辱知于子願有述焉尹曰孝子不忘其親君有
之矣不果以衰拙辭按鄭氏世爲靈壽鉅族宋季有
諱普者積善毓德爲時所稱普生守德仕元帥府經
歷守德生溫有智畧善騎射仕元策立武功由右掖
衛總管累官至浙江行省右丞以老致仕薨于家追

封趙國公配張氏臧氏封趙國夫人實公之高祖曾
祖欽祖克謙父惟和咸藉祖廕世膺爵秩公諱彬字
文質生元丁亥正月十三日早孤奉母克盡其孝年
十四襲授右掖衛親軍千戶妙齡雋爽慷慨有大志
卓有祖風人咸謂公無忝世勲之胄元運旣終河朔
騷驛公爲宦家子人多欲利其財族屬各之四方公
獨逃難近地隱匿山谷間卒保無恙旣而　大明麗
天四方底定民得各安其業遂還故居田廬則已蕩
然公夙夜經營漸復其舊洪武初屬籍爲編戶輸應

租庸之外晏然自如而無一毫物欲之累暇日嘗戒
諸子曰先世雖以武功顯恒以不嗜殺人爲心今吾
有八子實祖宗積德之報幸際亨嘉汝曹其習文藝
取祿爵爲祖宗榮因遣昌就學邑庠訓之甚篤以明
經領永樂乙酉鄉貢擢北京行部工曹主事尋調工
部營繕主事克舉其職洪熙改元給授　敕命以嘉
褒之父母皆有封贈公則已没于癸巳九月三十日
享年六十有七葬邑城東北園祖塋之次昌後以九
載秩滿陞吏曹郎中調戸部江西淸吏司郎中復授

誥命公初贈承德郎工部主事繼贈奉政大夫戸部
郎中配高氏元縣尹思敬之孫女貞靜恭懿婦德母
儀著于閨閫凡公居官避難歸營教子順承相助實
多力焉生元丁酉二月十六日卒今正統丙辰正月
初一日享年八十初封安人繼封宜人祔葬于公昌
丁毋憂起復任今官子男八長即昌勤勵淸愼歴仕
三十餘年始終無間次隆亨通泰昭遠盛女一適同
邑某人孫男十九人廣慶等咸知禮好學曾孫男若
干人女若干人嗚呼公以故家文獻之裔當干戈搶
攘之際盜賊四起能不爲强暴所陷者幾何人哉公
煢然孤立卒完以歸遂使鄭氏之祀幾絶而復續非
有大過人者疇能爾耶逮于承平教子積學立身克
致通顯公雖不及祿養其没也榮膺　國家褒錫之
命輝及泉壤豈非盛德流光善不虚報天意人事有
足徵與予因昌之請摭其本末揭於墓道俾來者有
所考云其辭曰
鄭氏之興發跡于元武功奕奕珪組蟬聯七世至公
才華卓犖早遘艱危晩遂康樂教子諄諄期躋顯融

逮頒　恩典公則已終綸綍熒煌降于　霄漢雖不
躬膺九京則煥松栢桓桓城北之園祖孫同兆慶澤
常存雲仍詵詵踵躋俊偉有開自先世濟其美爰勒
貞珉昭告後昆夷考世德徵此銘文

贈承德郎户部主事尹公墓表

聖朝之御戎■不以治安而忘其武備恒遣重臣分飭邊防況居庸爲京師後藩北有兀良哈之寇叛順靡常尤爲要地特簡後軍都督楊公爲遊擊將軍統重兵鎮于獨石又慮武弁或疎籌策爲選文臣優于才智者以毘贊之乃命户部主事汝寧尹聰爲郎中往涖焉數載之間協恭同寅防備嚴謹北鄙以寧皇上嘉之錫以誥命聰被此寵榮每念二親早違蘇養弗逮風木之感昕夕靡寧於是奉狀請文表其考

承德公妣安人劉氏之墓予昔居六察與聰常篤交誼義不可辭按尹氏其先太原交城人曾祖仲謙祖■父■咸清隱操元季繹騷宗族逃難四方承德公則偕其兄三老由太行渡孟津徙奔而南三老疾留偃師承德公至汝寧之西平見其土沃民淳乃止焉居亡何我　太祖高皇帝建極金陵海内底定因爲其邑編户買田築室娶安人以居焉安人蓋元平章劉公與之女克閑婦德勤恭儉約以治于内是致家業漸興承德公諱成字士美性質樸端謹不事華靡生平攻習書史喜交遊間遇相知則談說古今孝弟之事以訓迪子孫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惡則掩而不言由是人皆稱爲長者日惟督僕勤耕家積裕饒恒推其餘以周恤貧乏歲時伏臘奉先祀祖則必欽必敬每引領故鄉松楸修阻輒感慨悲傷泫然出涕尤篤友于之義躬詣偃師迎兄同居西平以敘天倫之樂兄沒撫其孤若已子衣食必均而無彼此之別是非懿德存于生初孝弟由乎天性而能立品之賢若是乎善譽旣彰邑令欲薦公不喜以軒冕易其丘

園竟辭弗就乃舉其仲子聰爲庠生承德公與安人督之甚嚴凡奉師取友賚無少吝由是聰德業大進永樂辛卯以詩經領鄉貢會試禮闈登乙榜肄藝翰林釋褐户部陝西司主事清愼有爲克舉其職給敕命以嘉褒之得贈其考爲承德郎户部主事妣劉氏爲安人鄉邦胥慶存殁有輝承德生元戊子九月初八日卒今永樂丁酉六月十二日安人生元辛丑五月十二日卒永樂辛丑五月十三日合葬邑西沙岡之原子男四長忠次郎總次恕次愍女二皆歸士

族孫男十五吉甫暹耕萃茂昂福昊英晃華昌鐸銘
曾孫男十二玘璘瑄玫璊珣珩瓚璉璽琦瓘嗚呼公
孝友之行著于家庭仁愛之譽昭于鄉里生雖不階
祿仕有子奮身儒業以取顯爵 寵命之榮光賁泉
壤可謂無愧無憾者矣茲因聰之請摭其本末表揭
墓道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
遭時之迍卒保其身景運更新屬籍編民教子惟勤
奮于儒紳爲世名臣光被 寵恩榮及其親潛德恐
湮思顯而伸徵我銘文昭告後昆勒茲貞珉垂千百

春

贈懷遠將軍指揮同知董公墓誌銘

公諱暹幼字釋迦奴世爲鞏昌隴西人其先世炎莫
評至金末有諱秀者爲鎮遠軍節度使防禦管軍元
帥後歸元征蜀有功賜金符授鞏昌便宜總帥府叅
議實公七世祖由是世纘武功代有聞人六傳至禔
以才畧襲父膺任鞏昌府萬戶元運告終天兵西下
禔知眞命已有所屬遂同總帥汪公德誠納欵我
太祖高皇帝嘉其忠義授鞏昌衞中所副千戶招撫
流亡安輯邊境禔則公之父也公生岐嶷長有大智

英姿甚偉膂力絕人盡孝以事二親友于以愛諸弟
宗族鄉黨稱之皆無間言洪武丙子父以疾辭祿公
代之益自奮拔仁以恤下和以處衆敏以臨事歲壬
午率兵禦寧夏永樂癸未征火里火都丁亥操備甘
州所至有聲以驍勇受知 太宗文皇帝時有肅清
沙漠之舉自戊子至丙申凡八奉 璽書命公精選
土居番達軍民勇銳能戰者率以扈 駕北勦殘□
公奮忠賈勇出輒當前鋒勤勞顯著功績懋焉 皇
上嘉之進武德將軍管軍正千戶前後錫賚白金紋

綺楮幣凡若干嘗居母汪氏喪哀毁踰禮會葬有期
値天久雨公齋沐禱曰暹不孝獲罪于天願雨止以
畢母喪罰則無憾言訖天果霽人咸謂公孝誠所感
又慮世系弗傳子孫將忘所自於是著修族譜求當
代翰苑名公文之甚詳是皆賢子人者歲丁酉九月
初十日忽嬰疾卒于家距所生戊申十一月初五日
享年五十又四娶蹇氏故千戶保佑之女貞靜柔懿
克相於內冢嗣儁初襲正千戶仍領父兵北征有功
陞指揮僉事宣德二年復陞懷遠將軍鞏昌衛指揮

同知給賜　誥命追贈公如儁之官蹇氏封太淑人
公既以卒之十二月吉日葬邑西三角城之原迄今
十又六年矣而墓未有銘儁痛念潛德弗彰則無以
示將來正統元年予以撫邊至鞏儁因狀公行實請
銘表于墓道予惟董氏自秀至公凡七葉並以武弁
相承守于西土公復立樹勳績益光前休其實德素
行又烏可泯滅不傳哉遂因儁之請敍次如右俾鐫
於石以垂無窮焉子男二長卽儁娶呂氏次庸娶劉
氏女二鞏昌衛指揮使王溶河州衛千戶趙禮是其

婿也孫男三瑛琮玘孫女三長贅王潤次適指揮使
孫安次在室銘曰
繄惟董氏久居西裔由金及元咸習武藝世守隴西
人用緝熙當元革命順義來歸　高皇寵顧爵于故
土冠佩巍峩有光烈祖逮公繼承克效忠誠簡著
宸衷屢荷恩榮奄以疾卒　九重嗟惻命子襲官纘
其勳績懷遠進封眷遇實隆沒猶不沒益迋其逢邑
西之原桓桓松栢封之若堂爲公幽宅爰勒斯銘用
昭德馨後人永利百世其興

贈左都督譚公與太夫人胡氏合葬墓碑銘

鎮朔將軍宣府總戎永寧伯譚公廣既葬其考妣之十有五年乃泣謂予曰廣少孤代父戎役間關行陣由百夫長歷至左軍都督握兵出守北塞二十年於茲惭無汗馬之勞荷蒙　列聖眷遇褒崇三代進封伯爵皆由祖宗積慶儲休以致享有厚祿然二親見背孝養早違每一念及五內俱摧今墓門之表尚乏碑文恐無以侈　上恩而昭先德惟執事搢紳之舊幸丐一言勒之貞石庶裨後人知積累之勤而思繼

述之事予出巡于斯重辱總戎之愛義不容辭按狀譚氏世爲丹徒鉅族喪亂以還譜所知者七世七世之祖由盛生永春永春生𤯔𤯔生文貴貴乃總戎之考也字曰崇道行四自少賦性明敏剛毅知幾素爲鄉閭所重當元革命羣雄竝興生民遑遑無措我太祖高皇帝集義兵奮起淮右以拯斯民于塗炭之中歲丙申元戎湯大夫兵臨丹徒文貴審知大命有歸首率衆詣降城中之人得以免于屠戮者實受其賜也尋歸麾下從征金壇常州蘇湖諸郡邑冀立寸功以得升斗之祿爲祖宗光榮豈期繼至浙東留守明州衛居無何竟以疾卒實洪武壬子四月十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娶胡氏幽德貞閑克勤克儉恪守婦道教育諸孤壽終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宣德五年庚戌七月某日合葬保定府滿城縣紫口山之原公以子貴贈榮祿大夫都督府左都督胡氏贈太夫人子男二長曰壽別從戎役早卒次即總戎孫男四曰亨曰亮曰淵曰高孫女三陳倫都指揮高亮男璘指揮同知唐琳則其壻也曾孫男三綱經

綸曾孫女六俱在室嗚呼公以豪傑之資奮起戎伍方期建勲立業以取當世顯融豈知功垂成而竟卒未得以展所抱之奇此豈非命也耶然墓木未拱有子善承其志能使功銘彝鼎名重邊陲伯爵榮封覃恩所自是亦厚德流光爲善必報者之不爽也予用是書其本末俾來者有所考証而復係以銘焉銘曰

緊維譚氏世家丹徒代有偉人望重鄉閭四世伊誰曰惟文貴秉時效忠期顯當世天不假年五十而終有子接跡大建勳庸由階而升歷官極品伯爵加封

益光將閭疏恩錫命榮及其親錦誥渙頒玉軸龍紋生榮死哀忠成孝備人生兩間斯又何愧紫口之山神秀所鍾墓道勒銘昭于無窮

贈文林郎都督府都事劉先生墓誌銘

桂林有端恪淵靜之士曰劉子雅先生以 國朝宣德辛亥七月十七日壽終于正寢葬郡城南走馬田先塋之次後十有三年癸亥是爲正統八年其孤戶部主事湛奉狀匍于泣曰僕無似克有今日者實祖父積德所致亡考之葬棺衾麤備而壙中之誌尚缺恐陵谷變遷致于或眛願畀之銘將追納諸幽先德用傳不朽于嘗辱知于湛義不容辭按狀先生諱郁子雅其字世爲廬陵右族曾祖明道祖良卿俱隱德

弗耀父永秀以才仕元擢溥之平南尹治績著於當時季世繹騷故鄉修阻因寓桂林時廣西行省平章也兒吉尼重其學行署書院山長俾教諸生學者宗之先生時亦知學佩服庭訓凡經史子籍靡不究研無何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海宇寧謐凡流寓並許占籍因定居焉二親相繼捐館先生棲遲桂水之上恬淡自娛物情世好泊如也或勸之仕先生曰士之用舍務合于義苟違道干譽不幾于衒玉求售乎聞者高之惟啓館授徒以道爲樂時作歌詩以適

其興及見仲子湛性聰慧可教遂遣從師邑庠肄舉子業先生督之甚嚴以明經領永樂癸未鄉貢補太學生府　太宗文皇帝營建北京宮闕遴監生才幹者若干人賜之冠帶以董其事湛實預焉工完用陽武侯薛祿薦授後軍都督府都事案牘詳明奏對惟允朝野稱之會都督山雲奉　命爲征蠻將軍出鎮廣西湛與偕行贊襄戎務得以衣錦而歸府先生方康強無恙蒼顏鶴髮湛於公退之餘日承色養鄉邦宗族莫不榮之豈意先生溘焉而逝距所生甲午正

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六君子又莫不悲其祿養靡終湛以喪去官起復調右軍都事給授　敕命以嘉褒之先生得贈文林郎都督府都事配黃氏封太孺人子男三孟曰洞仲卽湛季曰渭孫男三棨棐梁孫女二湛歷任九載陞戶部湖廣司主事復丁母憂起復調山西司主事出理邊餉于上谷清愼有爲蓋無忝爲儒家子嗚呼先生以故家文獻之裔藏修養晦雖不階祿仕而能教子顯融榮膺　寵錫之命遂使泉壤有光鄉閭胥慶可謂無愧無憾者矣爲之銘曰

緊惟劉氏肯居廬陵儒術傳家奕業有聲自永秀翁抱負才藝作宇平南丁元之季四方搶攘違違故鄉僑寓桂林幸際時康樂玆風土入爲編戶問舍求田爰定其處翁遺郎世子則先生能讀父書晦跡弗矜教授於鄉學者取式尤善歌詩坐詠自適孜孜誨子期躋顯融于先有光以亢厥宗子克奮勵窮探經史拔萃鄉闈蜚聲國子贊理戎機才譽實隆　賜敕褒贈先生已終綸綍煌煌光賁泉室哲人雖亡令名不沒馬鬣巍然城南之原父子同兆百世弗諼我銘其

幽用昭潛德孫子繩繩服之無斁

武畧將軍千戶蕭君墓碑銘

士之抱負才猷生能干城建功沒則垂休委祉是宜摭其素行勒之貞珉以表襮于當時用垂于後世此荆州衛千戶蕭君墓碑所由作也君諱宗字世英別號雪月軒蕭氏世為江右之高安望族高曾而上仕蹟弗著曰志高者君之祖也富才畧尚志節為前元萬戶季世騷繹集義兵保障鄉邑人賴以寧子曰艮君之考也克承父志而有其衆歲戊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詔告四方艮竭誠來歸擢興武衛百

戶後轉衛姑蘇從征滇南屢策戰功洪武壬戌陞海南衛世襲副千戶階武畧將軍克平未附黎寇觸冒瘴癘辛未終于官君以嫡嗣扶櫬涉險歸殯故里東溝之原既而詣京陰受父爵復之海南道出臨江拜求前史官張美和為銘父墓君自童年於事視講武之餘輒從文人碩士討論經史嶺海時有謫宦名儒趙撝謙王彥舉者素稱博洽君嘗從師受學問以公務之京徘徊旅次中亦必賚賢請益若翰林學士劉公三吾解公諱縉祭酒胡公季安是皆位高望重為時名卿君又莫不折節納交以薰蒸其道德時有簡牘往來迭相勗勉歲乙亥調守廣西龍州轉于鳳儀復任桂林桂林總戎都督韓公遇下嚴峻將士鮮有當其意者獨刮目于君因羅致幕下每與籌議邊機言如貫珠辨若懸河韓公壯之恒命率兵出剿柳慶義寧荔波諸蠻□所至獻捷勞徠有加丁丑創建上林城池籍徭民二千九百有奇布列屯戍事集人懷時譽歸重永樂丁亥移鎮北藩朔州衛控遏□□未幾 太宗文皇帝興師廓清狄虜君以武毅見稱嘗

領所部扈從勞勩既多賞賚駢集宣德庚戌年踰六秩循例命冢嗣幹代爵辭老退休遂得優游桑梓居家惟以詩禮訓迪子孫俾敦孝弟歲時祭祀奠獻一遵乎古和風麗日則與賢士大夫賡和登詠談論今古晉邦藩臬諸公行部至朔必造焉否以閭閻利病言切人情聽者為之忘倦嘗出其交游名公書翰以共觀之咸嘖嘖加歎以為不可多得君生于洪武庚戌五月二十三日卒今正統戊辰月日與生同享年七十有九將屬纊作詩以自挽其年六月十九日葬

朔州北河之原初娶李氏又娶孫氏側室任氏張氏子男六長卽幹奉職廉愼綽有父風無忝爲世臣之嗣次曰廣儀立文鳳皆知學好禮女四其一爲■代藩襄垣王妃餘並歸勳族孫男三韶福壽孫女二俱在室嗚呼君少有穎敏之資復得名公大儒爲之師友麗澤刮磨擴充其德業故出而仕也委身致力樹立功勳夙光昭祖考退而歸也含英咀華播之歌詠以黼黻太平誠可謂文武兼全隱顯一致者矣跡其始終踐履固卓然有過人者然自爲偏裨南攘北討

幾四十年曾不階一命豈有功而不伐近效之不邀與是亦孟之反之流亞而所存者乃李牧之志也謂非正誼明道之君子可乎既葬之明年幹泣持郡人劉貞所具事狀來請銘予嘗辱知于君義不容讓爲序其槩揭于墓道俾來者有所考云銘曰

筠陽蕭氏昔爲大家簪紱蟬聯奕葉光華惟君挺生卓犖奇瑰早襲華勳益振而厲南綏夷徼北奠雁門英聲赫赫威武桓桓耳順之年神情衰耗致政歸休山林寄傲升高舒嘯臨流賦詩勢利不關其樂怡怡中壽既躋溘爾云逝生順死安斯復何愧朔城之北堂封峩峩銘以載德百世不磨

處士陳君墓表

東莞之靖康有倜儻卓犖之士曰陳仲肇以永樂辛丑五月十有三日卒距所生壬寅九月六日享年六十是歲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西瀝山之原後二十有一年壬戌是爲正統七年其季子堅不遠萬里含哀奉狀走北京請于予曰不肖孤不自滅亡考妣早世二兄亦相繼而卒門衰祚薄子然惟有一身深懼先德弗白則無以昭示後人茲欲遷先妣喪與考合窆吾丈怜而畀之銘考妣有知將不悼其不孝矣嗚呼

予少與君同壻劉府君之門蓋有姻婭之好則予于君忍銘不忍銘按陳氏系出胡公滿之後其先世家南雄宋末徙靖康譜牒不傳失其源委曾大父道佑以明經仕元爲循州儒學教授文風著于當時大父世榮父擇善咸敦尚詩禮隱處弗仕君少孤事母許安人能盡孝道兄仲郊仲莊素性嚴厲君事之惟謹凡理家政非咨稟一不敢自己出祖遺田廬悉讓之兄寧自植家業經營勤儉遂致家積素封常好周人之急若祖庸輪應必身先之歲時祠祖謹恪而無違禮燕退于私手足怡怡人咸謂君得孝敬之道至于義方教子則使之親師取友以廣其見聞凡有所資必無或吝有甥女幼失怙恃君教育及笄則擇善族以歸生平慷慨有志嘗于燕會之餘謂予曰僕以失學不爲世用子宜決科以取顯融後子泰登進士拜官瑣闥喜不自勝及謫交趾屢致書勉以自重逮還君已歿矣配孺人劉氏實予妻姊淑慎有婦德凡孝親敬長立家樹産內助之力爲多恒戒其夫善事君子以積學立名毋作驕態先君十八年卒乃甲申

十月二十三日也距所生庚戌二月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五子男四長曰彝次曰倫君沒後卒于非命三郎堅四曰中早夭女二繼室所出鄧恭張矩其壻也孫男端韶靖翊歆竣吁君有美德壽止六旬孺人備懿行而年不永二子又爲之早傷是豈非命也耶系以銘曰

陳氏之先世家南雄逮遷東莞益振而豐譜逸靡傳莫稽其始高曾而下家以儒起君少失怙志則不羣教禮迪義敬兄孝親夢奠兩楹終于下壽天佑吉人

於乎何究蓮峯之麓西瀝之陽爲公窆室永固其藏
我銘其阡昭告來裔慶澤繩繩有永毋替

李處士墓碣銘

士之奮立以成其名思以顯揚于親者得不謂之孝乎然人之成立甚難或時之不偶志願乖違功垂成而見黜仁人孝子恒慨于斯有能卓然自勵卒遂其志名成而親顯予觀于同邑李端彦豫其庶幾乎端之言曰僕無似藉前人之庇乃有今日痛惟亡考匿德藏光儲休委祉而沒已三十年懸繂之石未有刻詞大懼潛德弗彰無以昭示來裔敢圖不朽于執事

按狀處士諱仁安字[illegible]姓李氏其先南雄人宋季

曾大父士成貿遷至東莞愛茶園風土之美因家焉生子可信爲其祖尤善治生可信生公佑爲其父篤好詩禮鄉稱善人母鍾氏有婦德處士生而岐嶷比長莊重不妄言笑性穎悟多智識宅心夷恕里閭姻族藹如也尤急于敎子嘗曰孝者百行之原忠者立身之本予生遭亂離不果卒業兒輩其明德務學取爵祿爲祖宗榮善事二親不違其志洪武辛酉鄕邑弗寧奉親逃難鄰郡備嘗艱險甘旨未始廢闕不幸二親客卒于外道梗弗獲歸葬晝夜悲號聞者哀之

逮事平兄仁德亦卒仁富就别業而居惟處士復故鄉治田園葺墳墓返葬親喪其心始安居家惟尚儉約服用不事華靡經理恭勤家日以裕周貧恤匱樂施恒若不足處士平生素行之賢不可殫述而跡其踐履類多若此生于元至正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今永樂丁亥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七葬北嶺之原配黃氏克閑婦德以相于內生子男五長彥謙次郎端謹厚詳雅由里選從事藩垣三轉得椽大司馬聲稱𤏡然滿考程試中式天官奏給冠帶肄事戶

曹將授以職又其次彥晉彥恒彥泰皆濟濟蹌蹌克世其家女一歸士族孫男十五曾孫男若干於戲處士內有所養而不撓于物外無所慕而不累夫名誠可謂古之賢士矣而有子若端者身立名成以顯其其親九原亦可少慰焉銘曰

生而順沒而寧子孫詵詵永克繼承北嶺之原水秀山清過者式之斯隱君子之塋

郭母太夫人徐氏墓碑銘

皇正統癸亥三月八日追封武定侯郭公之夫人徐氏以壽終于北京之官第訃聞　朝廷遣中官渝祭賻贈以禮仍命所司營理襄事是年六月一日葬懷柔縣紅螺山之原既求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石首楊先生爲銘納諸幽矣越三年乙丑其冢嗣今宣府總戎襲封武定侯玹間踵予泣曰僕無似藉前人之庇克有今日痛惟先君早世惟賴母慈鞠育教戒至于成立荷　列聖眷遇薦膺爵秩夙夜祇

畏思無以報　聖恩而光昭先德亡母之逝玹奉使代藩毋病不知侍弗及奉湯藥卒不知日莫能聽永訣之言殮不得少展其衾逮歸棺則已掩矣抱戚終天爲之奈何惟執事縉紳之舊幸矜而文諸墓道庶少慰乎孝思予出巡塞外辱知于總戎不果以衰拙辭按狀徐郭昔爲鳳都鉅族衣冠烜赫世多顯人元政不綱海內鼎沸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倡義兵奮起淮右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時則有徐公達郭公英從龍戡定禍亂大建奇勳逮于　帝業既成論

功定爵徐公位太傅沒封中山王郭公階武定侯沒
封營國公盖二姓匹休世締姻好夫人實中山王叔
都督同知成之女少貞靜克循姆訓內融懿德外精
女紅既笄歸于郭氏爲武定侯冢婦世勳閥閱閨範
整嚴夫人事舅姑奉宗廟舉無違禮宗戚姻黨往還
煦煦有恩御媵妾撫卑幼亦各均其惠內外人無間
言歲壬午追封武定侯公效忠國事沒于泗州遺命
夫人爲育諸孤時年未三十長子琮方九齡玹始七
歲二女皆幼稚夫人含哀茹苦受遺孤之託躬治麻

枲織紝朝夕不少懈鬻簪珥延師友以敎琮玹酌古
禮擇保傅以訓二女歲時伏臘語及泗州死節事輒
涕淚不食者累日曰未亡人雖生不如死也繼見琮
玹克自振勵表表出于等夷二女亦柔惠端恪心竊
稍安永樂中　太宗文皇帝萬幾之暇念及夫人外
戚之懿兩遣中官召同諸子女至內庭慰問甚至及
見諸幼禮度詳謹歎曰誠毋忝世勳之胤因官琮爲
正千戶復進府軍衛指揮玹爲錦衣衛指揮並支僉
事全俸俾養夫人又命長女爲東宮妃次女嬪于漢

府凡粧奩服用物器皆出于內帑一不煩其家賜賚
尤厚歲甲辰　仁宗昭皇帝嗣位冊妃爲恭肅貴妃
時琮已卒進玹左軍都督同知未幾襲封先祖侯爵
故公銘追封武定侯母封太夫人斯雖本夫先德所
基而實夫人教戒之力也夫豈偶然哉嗟夫夫人貴
而能勤富而能儉嫠居四十餘載始終氷玉自持卒
能訓成諸子以膺　寵眷之隆又非他人所能及也
夫人生洪武甲寅年某月某日距終時享年七十孫
男四長聰散騎舍人次珫次聲次聞女一孑閒婦人

之德不聞于外其重則在于敎子昔孟軻陶侃之母
善行載諸史籍者人人誦之然則夫人善行淑德又
烏可泯滅不傳于世哉遂因玹之請撫其本末勒諸
貞石以垂無窮焉銘曰
赫赫徐氏世家濠梁開國元勳奕葉耀光曰都督公
中山仲父德邁羣倫才兼文武篤生夫人淑德幽貞
歸于郭氏克孝克誠天奚不祐夫君奄故諸幼傫然
亦復何怙忍死敎育漸克有誠男顯女歸實賴　聖
明爵秩旣加妃嬪亦定宗祖增輝室家胥慶躬膺祿

養餘三十年惟福有五夫人獨全一疾弗醫倏然退
逝生榮死哀斯亦無愧螺山之原卜此基阡孫子繩
繩百世弗諼

朱都督太夫人趙氏墓碑銘

夫人諱惠敬姓趙氏世爲東昌南峪人生一歲從父
母出戍塞北之蔚州年十八歸鳳陽留守左衛指揮
僉事朱公眞朱氏世家河南歸德州之屈嶞鄉當元
季世眞之父明避亂流寓東昌洪武三年亦撥戍蔚
州二姓匹休締爲婣好明既老眞代之歲己卯我
太宗文皇帝興師廓清內難庚辰兵臨于蔚舉城效
順眞從征大同白溝藁城東昌濟南小河靈壁等處
復踰淮渡江竝功書最由隊長歷陞前職永樂戊子

終于官葬兗州寧陽縣四庄社古城嫡嗣謙襲其廕
以少毅遜侍　宣宗皇帝操習戎馬後隨太保陽武
侯薛祿策立戰功超陞指揮使宣德中擢萬全都指
揮僉事常統精騎三千以禦邊寇二矢獲功陞都指
揮使正統甲子擒殺醜□進後軍都督僉事復拜右
叅將鎭禦宣府夫榮子貴誠爲婦德之徵然溯夫人
初嬪眞於戎伍中艱危險阻征遣無時凡衣裝糧糗
製縫齎裹必躬任其勞服事舅姑家雖貧亦未嘗少
失其養後得重祿父恒以奉親不逮爲慼不幸夫亡

卽屏去膏沐紈綺終身惟茹齋服素且以忠義督訓其子切切焉以戒謙曰而父百死一生樹立勳庸今畀于汝能守憲度則世祿可延否則前功盡廢凡遇出戰則又曰愼勿以我老忽若事能忠君卽孝于親也旣行曉暮禮佛祝曰願吾兒強健得以盡忠報國一拜一豆積久囊盈其計數斗至人有疾無論尊卑貴賤輒爲之求醫治療屬庭或有不諧則喩之以禮人咸稱爲女師謙亦肅雍盡孝溫凊甘旨甚適其宜家政非稟命夫人一不敢自專乎已夫弟玉早卒

撫其遺孤敬諒誠視猶己子衣食無少異長並爲之擇配其婦道之賢類多若此夫人生洪武戊申八月十日卒正統丙寅八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九是月二十有五日葬柳河川東北山之原子男二長卽謙次讓女二羽林前衛千戶閆貴武功中衛指揮張睿是其壻也孫男七名某某[illegible]孫女三長適宣府前衛指揮使文瑄次許萬全右衛指揮李恭男洪次尚幼嗚呼夫人爲婦而能孝爲妻而能順爲母能教其子效忠于國以榮竆祿秩其閨德克全處而盡善如此可不謂女中之君子乎昔王陵母語其子曰善事漢王勿以母懷二心史載其事赫赫在人耳目今觀夫人之戒謙蓋有異世而同符者又烏可泯滅而不爲之表白也哉遂因謙之請摭其大槩勒之墓道以爲世勸云銘曰

淑順靜恭惟婦之德嗟哉夫人其儀不忒相夫以禮敎子竭忠載隆宦業乃亢厥宗祿養榮膺節義之報八袠云亡壽登耋耄陰陽晝夜理數更遷生寄死歸亦何慼焉柳川之原卜兹幽宅永利後人百世無斁

吳母太淑人范氏墓碑銘

維正統十有三祀夏五月癸卯征西右參將吳君浩之母太淑人范氏壽終于雲中之官第既殮之三日浩扶疚徒跣踵予泣曰僕生三歲嚴親奄棄賴母鞠育教戒乃有今日罪惡深重不自滅亡咎延於母玆將歸窆懸繂之石宜有刻詞敢圖不朽于執事予以衰陋不腆之文曷足以紓孝子之哀固辭弗獲按前大理丞仰瞻所述事狀淑人諱妙壽姓范氏世爲滁陽著纓右族父曰琳當　國朝洪武初策武功位列

校未幾引疾歸休尋起任山東藩省布政淑人賦性貞靜克循姆訓內融婦德外精女工甚鍾二親之愛年既笄擇所配得和州世勳子吳能才智超邁琳曰是可壻吾女矣乃行媒知名六禮既備歸于吳氏閨範甚嚴事舅姑奉宗廟撫卑幼舉無違禮內外宗戚咸宜之歲乙卯　太宗文皇帝興師靡清內難能兄達時爲副將戰沒于陣　上悲悼不已既襲其子昇爲指揮使復官能僉指揮事以酬達功能感激自奮竭忠以期報稱辛巳春鏖戰蘽城竟卒于鋒鏑淑人年甫二十有六訃聞即欲自絕姑力止之曰兒死國事臣節已盡汝欲從之固烈婦之行其如孀姑稚子何淑人仰天慟哭水漿不入口者累日乃誓死養姑育其孤子浩屏去膏沐惟茹齋服素時家道艱甚躬治麻枲織絍以供祭養浩八齡遣就外傅甯箸珥以奉其師旦夕督之務學嘗曰而父捐軀委命樹立勳績今界于汝能成則親顯名揚否則庸夫爾奚足論哉浩孜孜不怠漸克自立越十年姑壽終勉治葬祭悉遵乎禮人尤賢之永樂丙申浩襲授鎮□衛指揮

同知控禦北塞則戒之謹以持身勤以奉職仁以卹下庶幾無忝宣德乙卯大司馬薦陞山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嘗統精騎出剿殘□又戒以竭誠報國勿以母老缺侍爲念能忠君即孝于親也聞者嘉之正統戊辰二月特奉　璽書命浩爲右參將贊貳元戎鎮禦邊鄙斯雖祖宗積累所致實亦淑人敎戒之力也淑人生洪武乙卯六月一日卒今正統戊辰五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四卜以是年六月十九日葬陽和城北織錦庄之原子男一即浩一女妙寧適遂安

伯叔陳榮嗚呼昔王陵陶侃皆藉母訓以成其才名昭汗簡人人誦之今觀于浩篤厚沉勇卓有才猷非由母敎而能然乎淑人嫠居五十載始終冰玉自勵訓成其子享有壽祿蒼蒼者于節義之報誠不爽矣溢爾云亡夫復何憾遂因浩之請摭其懿行勒之貞石揭于墓道俾世之爲人母者有所勸云銘曰

滁陽范氏世稱德門衣冠奕葉簪紱蟬聯淑人之生徽柔貞靜來嬪于吳室家胥慶年踰二紀遽隕厥夫恐死未亡育子事姑子爲將臣奠安西鄙戒玆忠誠

光昭祖禰榮膺祿養幾四十年壽考而終亦何憾焉陽城之陰卜茲幽宅體魄斯藏永固無斁山川清淑松栢桓桓我銘其阡百世弗諼

鄔母柳氏孺人墓碑銘

孺人諱婉童幼字寄生姓柳氏柳氏其先河東人譜牒失傳莫詳其始高祖四八府君嘗仕汴宋後從龍南渡策戰功官至進義校尉曾祖諱永新省補提領大父諱伯成隱居東莞之三杞因屬籍爲編戶父諱孔燦習書史尚志節元季倅增城邑簿轉梅州判官初娶羅氏實孑之從姑時鄉邑騷繹避地惠城姑竟卒于彼繼娶蘇氏生一子曰顧幼字黎生一女卽孺人洪武五年始還東莞僑居章村孺人淑愼沉默勤

于女工事親敬兄能盡乎誠孝年二十嬪邑人鄔君玄中玄中少孤以聰敏聞鄉閭凡儒術書數史律若佛老之流與夫卜筮星命靡不硏究孺人歸相于內奉宗廟養孀姑待姻族舉無違禮歲丙子鄔君被誣弗復白於所司謫戍平城之豐州孺人侍行明年丁丑至其地卽漢明妃青塚之傍蓋極北苦寒寂寞之鄉於氊車中育長子因名軺坐蓐困頓中飲食不能給艱苦萬狀孺人惟歸命于天未嘗出一語以忤於君戊寅又育次子轄歲己卯下詔求賢當道以文學

薦君于　朝庚辰春徵書召至夫婦喜動顏色復間關萬里偕以之京君試中程式得授閩之興化募長便道謁家九月抵任癸未滿考詣京課最復職歸展先塋將還閩孺人曰往見諸同官多為妻孥所累弗克終其任吾寧與諸子守先隴君其自往請毋忘豐州之艱以得罪于民庶上不負　聖恩下不玷祖禰他年辭老而歸垂白相守妾所願也九載秩滿調普安衞庾使再遷交趾九真州巡檢所至卓卓有聲宣德丁未績考天官陞正九品秩無缺肆政禮部孺人

居家三十年惟以勤儉自守奉先慈姑咸適其宜婚嫁子女必擇士族人尤賢之歲己酉君得　賜老歸休遂集聚之樂者十有七年詎兩目喪明不得終事于君悒鬱成疾而卒乃正統乙丑十月二日也距所生洪武辛亥三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其年十一月望葬邑東岡英嶺之原凡生男女九人惟存一男曰轄一女曰典奴適同邑陳謙餘皆夭故孫男三徵義信孫女二長適錢永用次在室嗚呼孺人歸鄔君五十餘年君罹謫播遷備嘗艱險自常情觀之誠有大不堪者孺人甘辛茹苦終無怨尤遂使君于困阨中奮志勵行得膺薦剡躋乎祿仕為鄉邦祖宗之榮晚歸田里同享子孫之養齊眉舉案壽考以終豈非蒼蒼於賢德之報有必然乎予與孺人有姑舅兄妹之誼於君則為表親故君不遠萬里致書附行囑銘孺人之墓予義不容辭為序如右復系以銘曰柔惠靜嘉維德之貞嬪于名門克孝克誠辱則無怨寵亦不矜志士或渝孺人乃弁卒享壽考子孫繩繩天佑吉人信而足徵堂封崇崇英嶺之垌銘以載德

昭于千齡

覺非集卷之五目錄

覺非集卷之五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碑銘

鎮守大同太監郭公先塋碑銘

記曰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先儒謂孔子父墓在防奉母喪以合葬築土

為塋域壟而記之俾人不得犯已不致于或忘是以後世仁人君子之葬其祖考則必立墳墓樹碑碣紀其世德以昭示將來者豈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與鎮守大同太監郭公敬世家平陽夏縣高祖某妣某氏曾祖國賓妣常氏俱以壽終于元合葬邑西夏晁村涑水之陽距司馬文正公墓一里而近元季大父良卿徙居曹張鎮大父與妣黃氏之沒則葬鎮東北之原協佳兆也伯父子玉伯母雷氏考子成妣崔氏暨兄信嫂衛氏從嫂周氏相繼淪亡並依昭穆從葬

于斯合爲一塋春秋修其祀事公追惟自少效用于
朝叨荷　聖恩多歷年所用克有今日者實祖宗積
德所致得祿欲養親皆弗逮不勝風木之悲茲焉秋
髮種種苟不以祖宗墳墓誌之于石一旦恐先朝露
子孫不幾于昧本而失祀乎因具事狀謁予撰其先
塋之碑予按郭氏乃夏之右族上世擢巍科躋膴仕
者代有其人譜失其傳莫得而考至曾祖國寶翁植
德含章爲鄉邑所重恒遇歲饑輒發粟以濟鄉之貧
者人咸祝曰願公有賢子孫以昌而後吾屬無以報

德也儲休委祉實萃于公公年甫十八入侍內庭以
忠謹小心受知于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選
充長隨日得給事宮庭歲己丑至甲午■寇屢剽我
邊民爲弗寧　上親率六師以剿滅之公累同太監
馬定都督郗昇等領兵前驅擒獲賊衆論功陞授二
級加賞白金五十兩綵錦十表裏寶楮一萬貫丙申
母夫人日感暴疾時公奉使甘肅因奏順回省覲蒙
賜服藥一小銀罐持歸以治母目二次藥盡其罐復
盈疾以隨愈人謂公之孝誠所感云戊戌修建北京
白塔議得佛骨以鎮之聞昔五百羅漢入滅于西域
命公同太監魯安等往阿里八力玉兒番取到佛骨
凡若干回日焰光燭道大被賞賚陞印綬監左監丞
己亥諸番貢使靡不來庭惟極西遠邦欲至無由遂
命公佩金符把總同內官傅安保等往扯闌于闐等
國開通道路踰崑崙山至漢使張騫立碑之地往返
不知幾千萬里至辛丑始同番使入朝　上甚嘉歎
甲辰冬奉　仁宗皇帝璽書管領神機前來大同鎮
守宣德元年丙午宗藩潛謀不軌神人共怒　宣宗

皇帝躬率將士往討其罪詔公扈駕事平受賞而回
戊申遼東■寇肆掠邊郡命公同總兵官成國公朱
勇等領兵道劉家口直抵女直哈剌哈孫等處斬獲
賊首若干擄其男婦五百牛羊駝馬萬數陞本監
太監仍鎮大同辛亥洎甲寅屢有殘■潛伏塞下欲
爲邊患公同參將曹儉等領兵出境生縛賊首哈荅
國公等并男女八百餘口牛羊駝馬萬餘解京咸服
其辜今　上皇帝即位眷遇益厚自正統元年丙辰
至今瓦剌使臣歲來朝貢人馬動以千數狼子野心

譎詐難測公同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叅將石亨等統率精兵往來防範欵勞慰諭靡不咸適其宜狄人亦皆心悅誠服　朝廷倚託重莫踰焉於戲公以謹厚之資歷事　四朝忠勤惕勵老而彌篤其奉使四方所至酋長咸加禮重事集而人和非善於專對不辱君命者乎若夫提兵擊賊出則輒收成功而未嘗敗北非勇而有謀克盡其力者乎至于鎮禦朔方垂二十年恩威兼致遂使士民安堵邊境無虞又非善于撫循不負委任之重者乎視諸古之賢哲信不多讓矣雖然木之茂者由其本固水之遠者由其源深人之俊偉騰達又安得不本于祖宗積累之厚乎今公拳拳然以尊祖敬宗爲心修塋表墓用昭先德誠可謂知所本矣傳曰孝子必能忠君仁者必能愛親尚期發厥丹衷以圖稱報則異日名高史傳望重鄉閭其所以光前啓後者詎可量哉係以銘曰

郭氏之先系出汾陽歷唐而宋源流深長曰惟國寶隱居樂道恤匱周貧未食其報有開必先慶澤綿延四世至公克孝克賢榮膺重　命出鎮邊境弭盜安

民爲國藩屏職業既修思闡前休諭述世德貽厥孫謀徵我銘文勒之貞石匪溢而浮乃質而實碑樹巍巍洓水之湄昭告來裔百世無期

灤州葛氏先塋碑銘

鎮禦大同奉御葛公延間偕其從子春謁予言曰僕先世乃趙之中山人譜失其傳不知何代來居右北平因家灤之梅庙社葛家庄上世之祖皆葬庄北共爲一塋松楸陰翳蔚然茂盛是爲北墳久而地隘不可復陪至于元至元間六世祖弘舉孝廉擢郡之石城縣令能推惠以及民人戴之若慈父後以老致事而歸惟訓飭子孫務本力農家致殷富每遇歲饑輒發其積粟以濟鄉之貧者人尤德之縣令之卒則葬

庄南距北墳不五里而近是爲南墳縣令六子長曰惟良實延之高祖克承父志好善樂施爲鄉閭所重次曰惟忠惟義惟孝惟讓惟裕咸敦禮尚義其歿而葬也則祔于縣令焉曾祖子義祖仲賢父士信皆克世其家不墜先業後先謝世竝依昭穆葬于南墳曾祖妣任氏祖妣張氏母張氏暨叔父與先海馬月兒楊州嬸母張陳高張氏與羣從昆弟若婦之亡也亦以次合窆春秋修其祀事恒念父兄早世延亦侵乎暮景一旦恐先朝露子孫罔知報本追遠之道不幾于忘祖而失祀乎願先生一言誌之碑石俾來者庶知水木本源之義而無或忽予曰嗚呼昔太公封于營丘五世皆返葬于周蓋樂其所生而不忘其本也世有感于風水親喪必擇地以葬而不祔于其祖易世則忘先隴之所在誠可悲已乎今觀葛氏之族歷十餘世祖孫之歿葬不出鄉又豈有忘本之失哉公又汲汲焉求文刻石以垂戒于後人尊祖敬宗之心可謂至矣蓋公自少入事內庭服膺 列聖之訓忠孝之大聞之有素逮領 神機出鎮于斯餘二十年邊

疆寧謐政通而人和非有大過人者其能若是歟爲葛氏之後者宜心公之心體公之志春秋拜瞻丘隴思祖宗體魄所安于此必盡其孝敬之誠以繼述德業于後世則聖子賢孫出而見用于時以光榮宗族慶澤之傳益遠而益隆矣系以銘曰

葛氏之先世居中山迨遷于灤族日以蕃六世伊誰曰惟縣令子惠黎元老而致政敎子力耕家業則豐散其積粟周恤困窮卒葬南墳新阡孔爽孫曾竝祔過者必式有孝玄孫奉御內庭出鎮北塞民賴以寧

職業既修思昭先德徵我銘文勒之貞石用告來裔篤爾孝思禴祀蒸嘗毋忽其期祖澤綿延被于百世螽斯詵詵有永無替

祁縣馬氏先塋碑銘

士之克卓然建樹功勲以爲祖宗光寵者豈非孝乎然人莫不有是心顧所立何如耳蓋身立而後名揚名揚而後幽者顯没者榮先被祖宗慶延後裔豈偶然哉鎮備大同奉御馬公慶間泣以語予曰慶昔爲太原祁縣世家自宋元迄今凡十餘世惟居縣東之高村薦罹兵燹譜牒散亡世次莫考所知者惟曾祖以下而已上世之祖皆葬村東北八里之原至若曾祖祖父伯叔考妣之没洎羣從昆弟若婦之喪亦依

昭穆祔葬于斯合爲一塋春秋致祭慶兹得請歸以展祀事願丐一言刻之貞石俾後世子孫不敢或忘乎先隴焉予曰嗚呼孝子不忘其親公有之矣按狀馬氏之先世有令德儲休委祉未食其報至其曾祖安國翁好善樂施克篤前烈韜晦自娛不干禄仕惟以詩禮訓迪子孫府爲鄉邑所重生四子府中進中用中建中皆踉蹌俊偉篤學好修安國翁嘗曰諸家者流惟陰陽頗易學習之者能知吉凶禍福之理亦進德之階也由是子姓咸世其業凡地理卜筮星命

遐擇靡不通焉腑中娶張氏生二子曰翱曰粲翱生
英見爲邑陰陽學訓術其子曰文仲粲之子曰郁進
中卽慶之祖娶董氏生二子曰益曰武益生小轉武
生安寧及慶也用中娶閻氏生二子曰海曰旭旭生
伯原建中洪武初擢陰陽學訓術娶張氏生二子曰
鳳曰榮鳳亦任訓術二子曰宣曰俊宣二子曰景曰
祥榮之子曰振此馬氏一派之族也慶少從父出戍
蔚州洪武己卯會我　太宗文皇帝舉義兵肅清內
難隨父征進白溝夾河等處歲壬午入侍內庭授爲

長隨尙寇愼習小心罔敢少逸歷事　四朝勳無過
舉宣德乙卯春今　上皇帝卽位夏六月特奉　聖
書命公來涖大同管領神機騎卒以備■寇思惟付
畀之重寅恭夙夜訓卒練兵整飭戎伍正統丙辰同
總兵官都督方政楊洪統領官軍往斷頭山等處追
殺躂寇丁巳春同鎭守太監郭敬總兵官武進伯朱
冕率兵護送■使北歸至金山等處當年秋復同都
督陳懷深入將巢地面追剿■酋官音保等冬十二
月論功進陞今職甲子冬護送瓦剌貢使詣京特蒙

賞賚旣叅事因思去鄕歲久祭掃闕然具疏陳情
上可其奏俾歸展祀所以遂其孝思也公追惟祖宗
恩德之深昊天罔極欲報無由高祖以前墳墓雖存
而無碑碣可考痛嗟莫及曾祖而下倘幸知之苟無
文以誌傳之數世幾于或昧此碑文之所以請也嗟
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士大夫以官爲家生長子孫
忘其桑梓嘗有不知先隴之所在者所謂一本之義
謂何乎今馬公奮身內侍策立邊功汲汲乞歸省其
先隴復求文刻石　其不朽可謂身立名揚光昭乃

祖其賢于人豈鮮淺哉昔韓魏公得五世祖墓于深
州乃新其封植爲文以記使子孫不至于或忘今馬
氏之祖歷十餘世葬不出鄕又有銘文可考寧有失
祀之虞乎爲其後者宜思祖宗積累之勤奉御顯揚
之力相與繼述于無窮則先德愈傳而愈遠世澤益
遠而益傳矣可不勉哉系以銘曰
顯顯馬氏系出趙奢代有聞人奕業光華太原之族
世居祁邑宗支浩繁孫曾蟄蟄滄桑更變世遠譜湮
文獻莫徵丘隴則存有孝奉御聿懷先祖歸拜封塋

恭修樽俎爰勒貞石以紀孝思水木本源念茲在茲
我銘其所昭告來裔不愆不忘傳于百世

蠡縣栢氏先塋碑銘

君子克致通顯而思光昭其祖考非仁愛稟于天性孝敬存乎本心者不能也以予觀於中貴栢公可謂無愧於斯焉公名玉世爲保定蠡縣望族自其鼻祖迄今凡若干世惟居邑東河社之湖村積善種德代有聞人爰自中原多難譜牒失傳源委不可復考至公之大父得林翁姿性篤實以行義著于鄉尚隱操而不樂仕日惟務本力農物情世好泊如也洪武庚午　太祖高皇帝憂念黎元因詔天下郡邑各舉耆

年碩德之士詢以民間疾苦于是邑尹以翁公廉耿直爲衆所推薦以詣京陛見之日　天顏愉悅諭問懇至翁奏對皆剴切欲任以職竟以老邁辭不就被賚而還仍命勸民孝親敬長以敦姻睦之風勤力農桑以厚衣食之本毋興告訐毋作賊盜以永享太平之福公敬承天語祇慎靡率後以壽終于家葬居西二里之原祖妣安氏與叔祖成林叔祖母賈氏先考敬叔父讓堅常先妣田氏嬸陳氏李氏相繼淪沒並依昭穆祔葬于斯合爲一塋春秋修其祀事而不敢

或息玉賴宗先積慶自洪武已卯簡爲內臣祗事
列聖宣德改元丙午奉使迤西至撒麻兒罕之地招
徠遠■往還動踰年歲事妥而人懷之歲庚戌奉
聖書統領神機來溢塞北懷安衛鎮禦邊疆迄今餘
二十年邊境肅清兵民安于耕牧而得遂其仰事俯
育之願者實公之力焉公有從弟珍先代父旗役戍
于保定公則奏取來禦懷安此其處昆弟間又盡友
于之義也自正統戊午同都督僉事陳友出使外■
瓦剌諸處積有勞效歲丙寅進陞錦衣衛百戶斯雖

仰賴　聖天子恩德所致實亦祖宗之默佑也恒念
遠離桑梓丘隴久違不得少伸展拜之誠茲焉秋髮
種種季父貴泰雖存亦已垂老一旦恐先朝露則後
之子孫遠而或忘不幾于昧本而失祀乎烏私情
悒悒不自安於是具其先祖履歷之詳與丘隴所在
湓寻撰其先塋之碑庶少慰乎孝思於戲昔孔子既
得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蓋而識之使人不得犯已
不至于或忘後世仁人孝子之葬其祖考必論序世
德生卒歲月刻爲碑碣揭諸墓道者蓋上以師夫聖
人下以垂示來裔誠不可後也然近世士大夫以官
爲家生長子孫忘其桑梓至忘先隴之所在蓋由碑
刻之不明後世雖有賢孝子孫無從考質其可悲已
乎栢公早入內庭服膺訓戒忠孝蘊之於中者有素
矣今既竭忠于邊而又切切不忘其祖求文勒石俾
子孫篤乎孝敬豈非仁孝之至乎爲其後人尚思祖
宗積累之勤我公興復之力春秋拜瞻丘隴知祖宗
體魄所安于斯起敬起孝以敦崇善行則官業愈昌
世澤益遠而益隆矣可不勉哉系以銘曰

爨之名宗曰惟栢氏世譜失傳莫稽攸系曰得林翁
積善累仁望重于鄉咸曰吉人薦諸京師恭承　帝
問民隱歷陳奏對惟允欲授以祿竟以疾辭秩賚歸
鄉閭里表儀眉壽而終葬于西壟馬鬣巍巍松楸藝
樹考叔之卒亦並祔焉妣嫡相繼合爲一阡禴祀蒸
嘗春秋霜露濡履愴悽敢忘烈祖來陟斯丘孝之敬
之永永相承百世無期

灤陽趙氏先塋碑銘

君子生際承平位登貴顯克效勤勞以著勳績復思光昭其祖考垂裕於後昆豈非忠孝兼全仁愛兩盡者乎以予觀於鎮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灤陽趙公琮可謂無愧於斯矣趙氏其先中山人常金泰和間來居薊州玉田縣楊樊驛採青橋至元末有諱善者實琮之大父覩其族屬蕃盛地土陿隘乃相隣壤豐潤縣胥家莊沃衍爽塏因徙居之又遷其考與福翁洎妣張氏二喪改葬于彼善三子曰恕忠敬忠守忠

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擾攘逃難各之四方　國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又徙永平府灤州橋頭社王胡莊去胥家莊三里而近守忠則琮之父也琮少俊偉聰慧洪武辛巳年甫弱冠簡爲內臣歲壬午　太宗文皇帝即位明年癸未改元永樂進爲長隨十四年進奉御十七年擢尚膳監右監丞日見親幸二十年夏五月賜宅一區于都城之北後扈蹕出剿殘[illegible]多效勤勞宣德元年蒙宣宗皇帝特恩蠲免戶下該徵糧草馬匹鹽糧洎諸雜役當年八月隨　駕征克武定州回京大被賞賚九年九月奉　敕同恭順侯出塞巡哨至伯顏山與和諸處擒獲醜[illegible]完者帖木兒還京十年正月今上皇帝繼承大統九月銜命鎮守宣府於時兵備未嚴日與總兵官永寧伯譚廣等籌議禦寇保民之策於是飭營壘謹烽火整戎伍利甲兵數年之間寇聞遠遁邊徼爲之晏然正統六年十月有小醜潛伏塞下奉　敕率兵撲滅之至閔安山北擒獲[illegible]寇脫火赤等俘獻于　廷蒙恩陞右少監仍鎮宣府有白金

綵幣之賜斯皆異數也公追惟感荷　列聖眷遇之隆實由宗先積德所致得祿欲養親皆弗逮恒念自吾曾祖祖父二伯及考與諸妣俱葬胥家莊合爲一塋羣從昆弟若子姪與婦後先亡沒者亦祔於此春秋修其禴祀茲焉秋髮種種二兒亦耄一旦恐先朝露苟無文以紀于墓來者亦孰辨其昭穆之序以展其報本之誠哉問謁予爲文揭於墓道予出巡塞北辱愛于公甚厚不果以拙老辭按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而有

怵惕之念者斯皆孝子愛敬之誠感孵觸物而動于中也今趙公效忠于邊既盡爲臣之職而又不忘乎祖以竭愛敬之誠豈非仁至義盡而能若是乎其視以官爲家致忘先隴之所在者其賢否大相懸絶矣爲趙氏之後者來登先隴宜思先人體魄所藏拜瞻奠獻必誠必敬以期降格于幽靈庶無負少監公今日訓戒之心而亦不失予作銘期望之意也係以銘曰

溧之趙氏昔居楊樊豐潤再遷經營孔艱相彼胥莊

土沃衍夷爰構居室復剏兆基徙其二喪改厝於彼堂封有嚴牛眠福地自茲以降沒者祔焉迄今數世合爲一阡惟祖及宗咸奠厥位若昭與穆各有倫矣山明水秀神氣所鍾庇于後人慶澤無窮有偉令孫念之在茲勒文置墓用表孝思貽爾子孫不愆不忘來陟斯丘請視銘章

秀士趙文聰墓誌銘

鎮守宣府尚膳監右少監溧陽趙公之猶子文聰以正統丁卯十二月六日感中風疾卒於宣城之官舍公哭之極哀越明日自總戎而下官僚士庶以次來弔咸曰惜哉文聰少而遽亡也既而文聰之子順跪奉事狀懇予泣曰惟父煢然獨立奉養老祖于家歲來省視叔祖未嘗敢廢奄茲不幸上不能終事二尊下不能育我孤子抱此無涯之恨痛也何如茲歸葬有日惟大人先生矜而畀之銘庶少慰乎冥冥也予

出巡塞外辱愛于少監公厚矣奚容固辭按狀趙氏其先中山人後官遊薊州因家玉田縣楊樊驛梯青橋當宋元時族人凡數百逮至正間有諱善者乃文聰之曾祖覩其族夥地隘因徙居鄰邑豐潤縣胥家莊善三子恕忠敬忠守忠生長子孫分爲三房季世驛騷逃難四方　國朝平定來歸恕忠敬忠二房仍居豐潤縣守忠一房又徙溧州橋頭社王胡莊守忠則文聰之祖也父曰興文聰生而岐嶷長而穎敏狀貌雄偉膂力絶人於凡武藝騎射皆不學而自能早

喪生母劉事嫡母周踰於所親叔父入爲內侍夙夜
小心罔敢自逸宣德十年扈從　車駕出巡邊塞至
會州等處往還數千里文聰從侍左右多效勤勞今
年仲冬念叔父初度日臨遠自灤陽而來拜慶禮畢
治裝將歸忽感暴疾而卒距所生永樂甲申十月十
七日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姚氏生一子曰順二女長
適劉海次在室繼娶劉氏生二子顯顯一女尚幼卜
以戊辰正月二十二日遷故室姚氏喪合葬宥家莊
祖塋之次嗟乎人之寓世惟能顯乎忠孝庶幾無忝

文聰生際承平曾不沾一命以著臣節父叔俱老又
弗及送終以盡子職一旦溘然夭逝豈不重可悲已
乎既爲序次如右復系以銘曰
顯顯趙氏灤之世家代有聞人奕業光華文聰之生
亢宗偉器天不慭遺四十而逝闔門失仰諸幼遑遑
九京飲恨曷曰能忘爰卜吉辰歸殯故里體魄斯藏
後人永利

大檀樾樂善居士阮公壽塔銘

居士姓阮名賓字普崇樂善其號也世爲交阯慈廉
縣人永樂五年丁亥簡爲內臣入肆事于司禮監歲
己亥庚子督理營造壬寅往蘇杭幹理公務竣事還
朝咸被賞賚是年轉理御馬監事癸卯會塞北順聖
川督收御馬中官缺員　上命居士來涖焉所統懷
來宣府等衛所將校凡若干小心愼密夙夜靡寧謹
以持身仁以撫衆不數載馬政畢修駼駓如雲歲遷
其良進之內廐屢蒙旌勞公暇之餘淡然無慮惟茹

素誦經上祝　皇圖永固下保邊境清寧俾兵民永
享太平無疆之福適有蔚州金河禪主忍無礙過而
叩曰　佛祖文殊化基薦罹兵刦廢而未興釋子志
欲剏營力有不任仰賴大方護救共成勝果居士喟
然歎曰福不種則無自而生善不修亦何由以積於
是首捐白金百兩爲倡復發粟帛暨傭工匠以助之
歲以爲常而無或暫自宣德丙午啓工迄正統庚申
其寺始完居士恒往還登覽愛其境界靜幽間囑無
礙曰吾年六十有奇一旦不諱其葬于斯俾得永依

淨土無礙乃僦工礱石建塔于河南山麓隙地去寺僅百餘步因請予言勒石以垂于後嗟乎人生寓世誠一夢耳彼營營聲利亦豈知進退之機哉公洞曠于斯可謂超乎塵俗者矣昔陶潛自撰墓銘杜牧預爲墓誌其有見于此與居士生洪武乙丑十二月某日壽終于某年某月某日恩養義子五人貴聚成保七剃度門僧八人淨海淨和福成福慶淨賢淨果淨讓道整云銘曰

賜明陰晦生寄死歸世惟賢哲乃識其機有偉中官

存亡深契耳順之年預營後事禪林建塔遺蛻藏焉其寧于斯垂千百年

司禮監右少監孔公壽塔銘

公名哲字繼明姓孔氏其初本先聖之裔後有宦遊河朔者因家眞定趙州之柏鄉縣歷宋元迄今若干世矣積善種德代有聞人譜牒失傳無所稽考公之父彬母管氏尤輕財尚義樂善好施爲鄉閭所重彬嘗曰吾不爲惡子孫必有興者生三子伯曰昇仲曰懷季即公少聰敏警悟洪武中邑宰舉入鄉校從師習讀大誥悉通其義二十九年丙子詣南京朝見

太祖高皇帝嘉之賜寶楮五錠而還三十三年辛巳

簡爲內臣祇事　太宗文皇帝于藩邸愼密小心深加器重永樂四年赴南京命爲長隨擢侍　春宮十二年奉　命旨提督印造華嚴諸經仰荅　聖母慈恩既而復曰佛法玄奧誠未易知特遣公詣奉西天教智光大國師叅問要旨未幾遂得口傳心授之懿拳拳服膺不忘十八年冬陞侍　車駕至北京陞授奉御二十二年秋　仁宗昭皇帝嗣位改授承奉侍梁王出府宣德四年往湖廣安陸州之國六年　宣宗章皇帝召還進司禮監右監丞賜錦繡紗羅衣各

一襲蟒龍紵絲通袖膝襴襖子各一領寶石帽頂金
相鶴頂帶嵌龍角絲環二副泊佛像佛龕香爐花瓶
諸物牀帳鋪蓋金銀茶酒壺湯鼓臺盞等器并寶楮
一萬貫白金一百兩此皆異數也九年隨 駕巡邊
至塞北洗馬林等處回還復陞右少監十年五月西
天佛子大國師智光疾革命公于大能仁寺守護至
六月十三日示寂殯送荼毘既畢奉其遺櫬擇京城
西北六十里順天府昌平縣陽臺山造塔安葬仍建
寺宇賜名西竺撥僧供奉香火公惟人之寓世光陰

易邁至道難聞復念國師誨蒸深思殞首莫報乃卽
師塔左偏建塔一座高若干級及菴一所佛祠門廡
鐘樓僧舍供用咸備以俟己之一旦無常則爲棲神
之所仍酌古禮立姪孫孔洪爲嗣公生于洪武甲子
十二月十二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享壽若干所有
義子一曰孔銓度門僧六曰薩歇室哩曰徵撥耶室
哩曰囉的納巴辣曰不荅星葛曰不羅疑牙薩葛羅
曰廣惠各給度牒受戒 天敘守奉香燈永永毋忽績
奉 敕旨命公總督大國師某率領番僧三十餘衆

常于能仁寺修建大齋上荅 天庥祝延 聖壽用
吉祥如意公復曰吾身後之事雖已預爲然無文以
紀其實來者亦孰知之乃遣百戶李良具狀來徵予
撰其壽塔之銘嗟乎人生以百歲爲未足能知死生
之機存亡之理者幾何人哉昔陶潛自撰墓誌樂天
預爲墓銘皆有卓見之明君子以爲知命也公今于
生死了然如蜉蝣蟬蛻無一毫外物是累視諸古人
亦何愧哉銘曰

人生如寄沒則曰歸自非賢哲孰識其機有偉孔公

深明其理克審榮枯預知生死乃建崇塔依于法師
佛燈不滅賴有光輝京北之墟斯爲淨土遺蛻藏焉
允矣爲固勒此銘章昭告後人永矢弗諼垂千百春

永寧伯譚公傳

永寧伯譚公名廣字仲宏丹徒河門人也當元革命海內鼎沸生民遑遑無所依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克平僭偽以拯斯民于水火之中歲丙申大將湯大夫兵臨丹徒公之父文貴翁審知　天命已有所歸遂降于麾下從征金壇常州諸郡邑吳元年入明州就留守禦壬子父卒公甫十齡所司收補戎役之京畿隸驍騎衛年二十充小旗出捕海寇丁卯征金山一迷河戊辰討捕魚兒海子哈剌哈之地陞錦

衣衛總旗入備宿衛己巳授燕山中護衛世襲百戶壬申調左護衛以忠謹見稱于藩邸己卯秋奸臣齊泰等變亂　朝政戕害宗室　太宗文皇帝奉　祖訓舉義兵入清內難公奮身效勤間關行陣將旁郡彰德驚駭匿銅冶礦者以萬數南兵欲屠之　上命公往諭以天命禍福人皆拜曰乃是善良若免殺戮咸願效力因得壯士五千人　上甚嘉之後累戰鄭村壩薊州遵化密雲雄縣茂州俱勝之攻真定廣昌蔚州大同濟南亦皆克捷既而白溝夾河槀城東昌凡四大戰功並書最由副千戶歷陞保定後衛指揮使時敵兵來攻保定甚急城將陷公為砲石所傷裹瘡晝夜督戰卒保無恙壬午秋　皇上既登寶位論功定賞進公大寧都司都指揮僉事永樂五年丁亥興建北京　宮闕命公往紫荊關督運鉅木山徑險隘萬卒張徨力莫能措公沿崖鑿石以通正塗事濟而入安己丑詣京操練庚寅封神機將軍領兵扈駕北征大破■寇本雅失里之衆甲午復征至九龍口有寇騎從山巔而來勢且大　上顧謂公曰寇將至

汝何以敵之公曰彼雖據高而無步卒臣以鋭兵從巖畔以火銃擊之使其馬駭亂竄及以步卒持長刀斫其馬足是可勝也　上然其計遂領千人列陣以鑼聲為號衆銃齊發寇人馬辟易中傷仆崖掛樹而死者千數又應左右哨寅夜逐北寇皆遠遁師還至三叉口他兵食盡饑餒公於所部減糧五百石分之人賴以蘇抵京　上謂廷臣曰譚廣智勇過人雖古之關羽尉遲恭莫之或先復張黃檣揭名獎諭特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加賞白金百兩綵緞八表裏

及椒椒蘇木諸物父日　上御萬歲山召問宴勞又
賜內廄良馬錦繡錦衣各一襲公常領神機騎卒五
千於京師操練人見勇銳桓桓則曰是譚家馬也中
外因有是名或息從北征　上亦曰譚廣人馬甫驅
醜■遙見雉搖標揚甲胄光耀卽駭曰好漢子譚家
馬來也歲丙申以營建需涿州白玉石爲殿基洎闌
楯之用方擇人以董其役而未得　上曰譚廣篤實
宜任之所領兵民工匠二十五萬公夙夜惟寅罔有
私悳愛人而猶巳子病有醫藥以療之饑有飯堂以

濟之人皆得所而忘其勞竣事而歸多不忍舍甲辰
秋　仁宗昭皇帝嗣大寶服念公勳舊久著勞勤特
陞左都督僉事鎮宣府操練軍馬備禦邊疆公小心
愼翌撫士卒習武藝修城池繕甲兵謹烽火墾辟屯
田蓄積糧芻洪熙改元乙巳春又奉　璽書掛鎮朔
將軍印充總兵官仍鎮其地　宣宗暨今　上皇帝
相繼卽位咸賜　敕褒諭賞賚有加益隆委任公愈
祇愼罔敢或渝修邊與嚴斥堠復奏設萬全都司布
列衛所分鎮邊陲■人聞風遠遁塞外　大廷無北

顧之憂者實公之力也三農之暇剏立風雲雷雨山
川社稷等壇春秋祭享以敦祈報之禮又建儒釋道
三教祠宇立師教育諸生設僧道官授徒演法俾人
咸知避凶趨吉而免乎凌犯夭札保安衛南有桑乾
大河夏秋水溢人畜經涉多所墊溺公甚憫焉疏聞
于　朝上可其建橋以便往來公首捐白金百兩粟
百餘石爲倡官僚咸助焉命工采伐木石造大橋七
空四年而成人甚德之辛酉冬有小醜潛伏塞下欲
入爲寇鬬得其情奏之　上命嚴卒伍遣裨將掩襲

之生縛以獻　上深加獎歎乃下制畧曰卿守邊歲
久疆宇晏然特封爲永寧伯食祿一千一百石仍鎮
于斯
傳曰公資性樸茂少負奇偉之氣持身克謹愼默而
寡言歷仕　五朝咸以誠篤見重于　列聖跡其始
終所踐履固已卓然有過人者年六十握統重兵控
禦北塞受國長城之寄二十年衣不重裘食不兼味
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仁愛恒存諸己刑罰不濫
加人壽雖登耋耄上馬矍鑠舉止恒若少年邊鄙晏

安未嘗有所亡失豈非威德足以懾遠人恩信有以懷士卒才周于用而能然與其覦僥倖以成功詭徼而取名者其賢否何如也昔李牧守雁門惟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使■不得入寇當時人皆以為怯而牧則不以為恥卒成良將之名今公之禦上谷守備之略已聞攻戰之績未著誠有類于牧然自朝廷至于戎伍咸謂公能以謹重自持而不輕于戰伐寇亦未始敢窺我邊蓋得古之為將之體不亦宜乎予因紀其本末庸俟史官采擇云

同邑禮部侍郎陳琴軒公行狀

公諱璉字廷器別號琴軒其先汴梁人九世祖譽宋建炎間為鎮國上將軍兼嶺南清海軍節度使終于官子晏廕東莞令子孫因家邑之延福鄉大橋頭高祖諱祖舜曾祖諱誠子大父諱用廣父諱宗彝號善齋俱不仕母翟氏兄弟四人公居其長自幼聰敏異常為邑庠生從司訓黃先生勤授書經洪武庚午年二十一登廣東鄉貢明年禮闈會試不利卒業胄監二十三年七月大司成奉　旨選太學諸生年踰自

立有學行及領鄉薦不獲登名南宮者遣詣有司程其文學拔其中乎矩度者得二百六十有五人翌日天官卿赴　闕下列其名于牘奏之例授以教官之職　皇上垂意斯文賚予優渥一時在朝之士莫不榮茲選公考取前列除授廣西桂林府儒學教授先是諸生多不務學公條陳規範講明經史習作文章唯詞順理到而不求其工巧由是生徒各相勸勉不數年賢才彬彬出膺顯擢時　朝廷詔武臣子弟詣學講禮義公隨其高下誘掖得宜咸克以禮度自檢

而知忠君愛親之道斯郡爲會府首學諸司政有未
通事有可疑咸趨質正公告以順逆禍福之理罔不
心悅誠服總戎都督韓觀馭下嚴峻屬官鮮有當其
意者公至必以先生稱之相與序賓主之禮歲辛巳
九載秩滿去官人皆不忍別書最銓曹陞國子監助
教公道明行敦館下之士莫不傾心向學永樂元年
太宗皇帝登大寶位大布維新之政近臣薦公有剸
煩之才居閑散之地取赴吏部試策二道考中高等
陞除河南開封府許州知州初至或以迂儒易之居

旬餘灼知人之善惡有所發擿一郡皆驚乃更以寬
厚民皆翕然從化修郡誌藁成前守復職得代赴部
永樂三年改除直隸滁州知州州爲近京要地政務
繁冗公驗民丁賦均其徭役征斂以時㬥橫禁止境
內帖然以安乃作郡誌三農之服修理學校推餘力
葺醉翁亭作記亭上又修釀泉亭凡一泉一石前人
品題皆爲賡詠郡人稱爲小歐陽云五年二月考滿
詣京上平安南頌吏部考最復職六年爲陜西鄉試
考官七年二月　聖駕巡幸北京經滁上巡狩頌時

吏部都察院奉　敕差官考察直隸府州縣官吏工
部郎中王肅禮部員外郎左洋監察御史方霖到州
考得公廉以律已公以服人農桑勸舉學校修明民
無催科之擾咸樂其生吏有準繩之法皆革其弊治
有異效因召至京議欲陞擢本州父老赴京保留本
官到任以來公勤廉幹撫字有方賦役均平上遵禮
法下得民心乞留同州署事使民得所疏聞時　仁
宗皇帝在儲貳覽疏喜曰　朝廷設牧民之官正欲
其承流宣化惠養黎庶今知州陳璉能體　朝廷之

意廉以守已勤以撫字一州之民各安其業及察其
實徵召至京州之父老尤不忍舍詣　闕保留俯徇
民情特陞揚州府知府掌滁州事仍令禮部賞紵絲
服一套寶鈔五百貫並賜筵宴以旌賢能爾吏部奉
行次日宴于禮部蹇呂二尚書主席受賞給驛還任
本年八月上平胡頌又上鐃歌古吹曲九年爲順天
府鄉試考官十年爲禮部會試同考官十二年爲順
天府鄉試同考官十三年爲禮部會試同考官十五
年爲浙江鄉試考官十七年丁父憂十八年十一月

奪情起復伊掌滁州事十九年考滿二十一年爲順
天府鄉試同考官二十二年自知府掌滁州事九年
通考陞除四川憲使憲司舊吏姦黠有易黑白亂是
非者公至廉得其情發姦摘伏有如神明其弊乃息
戎衛舊有暴橫爲軍民之害者號七虎三彪一 太歲
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公密遣人捕之並治以重罪
人乃獲安又建言修武備愼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
風俗廣邊儲興水利等九事皆切時之急務 上嘉
納之居歲餘臺綱肅然宣德九年 欽召至京改除

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領袖諸生公申明學規身
以勸之人皆奮學二年丁母憂居家修先祠祖墓洎
海月巖神宇及永濟橋五年起復仍任南京通政使
出納諸司文移接覽內外奏疏罔不敷陳詳切靡有
差忒六年十二月 恩賜制誥以褒崇之階嘉議大
夫通政使司通政贈祖用廣父宗彝如已之官祖母
蔡氏李氏母翟氏妻袁氏並爲淑人正統元年調陞
南京禮部左侍郎寅恭儼恪以督其屬禮度儀文悉
循典則而無違越六年夏以考績詣北京年踰七十

上疏辭祿家 恩致仕而歸修家廟增築萬卷堂以
貯古今書籍又築修橋東草堂雜蒔花果爲燕遊之
所比歲復之邑城南隅建宅一區爲往來朝賀寓宿
之舍正統己巳秋忽土孽黃蕭養搆亂剽掠遠近聚
衆來攻南海衞鎭城公時在城中晝夜與衛使童俊
等籌議禦寇安民之策卒保無恙公之力爲多公學
博行淳爲鄉邦之仰慕遠近來求碑記誌序贊頌者
戶屨恒滿公藻思泉湧酬答畧無凝滯制作傳之四
方連篇累牘誠一代 儒碩也在許州修潁川誌滁

州修永陽誌羅浮誌四川修成都誌居家修寶安誌
考摭之功俱極詳備平生所作詩文有琴軒集若祇
受 制誥與名公所贈詩文彙爲一帙名曰家慶集
俱板行于世又采本邑宋元迄今名賢所作詩文四
帙名曰寶安詩集題山川景致一帙及歸田稾若干
卷並藏于家公於 國朝洪武庚戌五月七日生景
泰甲戌十月十六日壽終于邑城寓舍之正寢享年
八十有五配淑人袁氏有婦行邑之名族先卒葬邑
城南三十里竹溪山辛向之原娩娶侯氏終後于公

子男二鼎儀亦先卒女四嫁士人王勝鍾譽何秉良王璋孫男二鎰鑑將以明年二月初三日奉柩與淑人合葬鎰來請于余曰先祖素行惟尊丈知之幸述爲狀用求當代名公爲撰碑銘垂示于後庶不忘祖之志也嗚呼公之德行信于朋友孚于閭里著于
朝廷播之湖海政事見于設施惠澤存乎黎庶有不待銘誌而後顯矣然爲子孫汲汲焉以表襮者禮之宜也顧予衰耄不能詳記姑錄其槩于右尚有望于詞林鉅公大筆採擇而發揮焉謹狀

覺非集卷之六

贊

默菴陳先生贊

徐知府影神贊

周御史贊

考功員外郎夏公瑾贊

棲碧戴先生贊

處士梁祖惠贊

東莞縣丞周軾贊

樂典史母傳神贊

溫大尹父贊

張巡宰父贊

張巡宰母贊

張巡宰岳母贊

大理寺丞仰公小影贊 諱瞻

羅監生岳父梁處士贊

羅監生岳母黃孺人贊

李隱君贊

說

書跋

祭文

祝文

覺非集卷之六

東官羅亨信用實甫著
同邑祁　順致和甫
瓊海丘　濬仲深甫　編

贊

默菴陳先生贊

皓髮蒼顏黃冠素服襟度涵泓威儀整肅謂爲神仙之侶則有子有孫有宗有族謂爲軒冕之流則無嬰無譽無榮無辱噫人其伊周我其巢由行無所拘止

無所留寄閑情于笑傲樂暮景之優游也

徐知府影神贊

生鍾川嶽之秀出遇　聖明之時淬德器于成均馭別駕于會稽推慈愛以及人恢政教之弘施兩守劇郡象簡朱衣勞心撫字介譽昭而疏上引年之請恩特賜以榮歸腰金衣錦鄉邑有輝耆英結會詩酒自怡何駒隙之易邁嗟薤露之速晞儵振袂以遐征起親舊之歔欷顧遺澤之尚存子孫食其報者無窮期也

周御史贊

貌古而淸行方而平博通經史高擢科名官黃門能成偉績陞烏府克著佳聲年既登于稀有　恩特賜其歸榮懸廣德之安車結洛社之耆英暢閑情于故里介遐福于暮齡也

考功員外郎夏公瑾贊

抑抑威儀偉冠裳也爽旦趨朝珮璧鏘也冢宰之屬尚書郎也簡任賢英佐　聖皇也夙夜惟寅戒怠荒也考覈精詳別否臧也攄忠竭誠被寵光也　鸞誥

奐頒親顯揚也士克致斯匪尋常也愼厥始終宦業昌也

棲碧戴先生贊

少習孔孟之言旁通黃老之學寄塵跡于碧山暢高懷于幽壑惟敎子以詩書恒潛心于禮樂既無毀而無譽亦何愧而何怍噫斯人也豈非太古之逸民道林之先覺者與

處士梁祖惠贊

質美而温行篤而淳睦婣宗戚友愛弟昆隱居以求

厥志樂道自甘其貧宜安車之見召竟垂老而無聞

吁若人也豈非香山之耆舊葛天之逸民者與

東莞縣丞周軾贊

體貌魁梧衣冠整肅學博而弘性溫而篤膺　九重

之寵命佐百里之民牧恭順自持恬淡無慾思推愛

以及人俾老稚而家福蓋無忝爲文獻之裔而永享

乎天祿也

樂典史母傳神贊

有淑其容有美其德育子惟賢早登仕籍藹蓮幕之

清風著花縣之偉績慈訓足徵母儀可則是宜享祿

養于暮齡躋期頤于壽域也

溫大尹父贊

雅素之懷醇厚之質棲遲衡門韜晦其跡敎子惟勤

早登仕籍膺邑令之榮命著循良之嘉績嚴訓足徵

義方可則意若公者豈非盛世之偉人洛社之耆德

者乎

張巡宰父贊

容貌怡然冠裳偉然養高里閈晦迹林泉遂忘情于

軒冕惟敎子之攻專于旣登于顯達祿養克致乎甘

鮮宜其志樂情閑終壽考于天年也

張巡宰母贊

粹乎其容肅乎其儀歸于名宗室家孔宜篤生賢子

效用于時才華俊偉名譽昭而慈訓足徵懿範可師

視陶崔之母蓋不多讓宜享壽考于期頤也

張巡宰岳母贊

婦德幽閑母儀整肅作配仕賢育女貞淑擇壻得人

迎養就祿孫甥娛侍孝敬雍睢安享旨甘豐乎綺縠

豈非天佑吉人而錫以遐福者耶

大理寺丞仰公小影贊諱瞻

衣冠整肅氣質清明早膺峻擢列侍　彤庭贊戎樞

才華卓絕遷棘寺平反有聲每勞心于讞獄惟詳慎

以用刑蓋無忝爲廷尉之貳宜介壽福于百齡也

羅監生岳父梁處士贊

衣冠整肅容貌端莊讀書尚志晦跡五羊亦何心于

利祿惟敎子以義方安恬淡以養神樂甘旨于壽康

此蓋由其得于天者厚所以垂裕于後昆者彌遠而

攝昌也

羅監生岳母黃孺人贊

有淑其儀有美其德恭順孝慈柔嘉維則旣雍睦于家庭復和諧于宗戚是宜與君子之偕老享遐福于無斁也

李隱君贊　八十七歲

貌雖矍而神則完履素篤而內益專早罹艱棘跋涉周旋乃能子幹理勤拳復邑城之屋宇护宗祖之田園公則心忘物我耳絕囂喧端居晏如襟度灑然樂

甘旨之孝養介壽福之綿延此皆由其所積者厚而得于天者獨全也

味菜鄔先生畫像贊　葦玄中

容貌端莊德性溫良文藝精粹蘊藉汪洋進而三仕未獲罄其所長退而十樂身晦而名益彰一生清約菜味馨香壽考耄耋厥後克昌噫若先生者其在國則邦家之光其在鄉為閭里之良者也

鄔母柳氏孺人畫像贊　玄中内

淑德幽閒柔儀整肅里族諧和姻親雍睦相夫以禮履寵辱而不驚教子惟勤力田園以自足宜其享祿養以永天年樂安康而蒙景福噫若孺人者誠可與黔婁之婦萬陶之母聯芳而繼躅也

諸葛武侯像贊

躬耕南陽兮不求聞達于諸侯三顧殷勤兮遂應先主之徵求鞠躬盡瘁兮欲復漢室之神州嗟將星之遽殞兮俾功業而中休仰蜀山之巍巍兮望蜀水之悠悠惟我侯之忠義兮亘萬古而千秋

說

翟謙子遜字說

凡物之命名必有厥義焉日月星辰以照臨得名山嶽江河以流峙得名麟鳳龜龍以靈而名鐘鼓管籥以音而名微而至于昆蟲草木或象其形或因其能或以其聲或以其文名之莫不各有義焉古之人有以獸自名者矣若夔龍羆虎皆可以擬才而比德焉有以器自名者矣若殳斨輿軾皆無愧于用焉有不比擬於物而特加以美名者若漢之良平唐之靖勣

崇璟宋之琦弼道學之膺頤不可悉舉蓋皆無愧乎名者也苟名美而實則不稱是猶鴞而曰鳳麕而曰麟識者孰不鄙且笑哉吾友南康太守翟公與予同鄉學同門同登科第同官于　朝相與以義不以忻戚夷險而易予長女妻其甥諄季女妻其子謙通家之好彌篤也比謙以知者薦爲江西豐城司訓以書抵予曰謙無似忝屬子壻靡祿遠方弗得熏炙大人先生先華居常怏怏弱冠時賓命以字曰子遜未有繹其義者先生不鄙而賜之說俾謙諷誦愼修敬謹不忘猶譬欬之日聆也惟謙之一字闡自大易卦以昭其象爻以演其說係以致其詳奚容予喙然遜與謙訓無二義謙以居之遜以出之猶敬之恭忠之恕尊其名故遜以表之耳抑予聞商書遜志之說不得不爲謙陳也人之爲學自滿者不滿自高者不高惟能遜其志視有若無視實若虛進進不已則厥修乃來道積厥躬矣子今居謙謙之地宜遜志于學學之至而益謙卦之九三所謂勞謙君子萬民服者豈不可以馴致哉實以副其名德以稱其字以今人而企

古人予於子深有望焉予耄矣言恐畔夫道試以達尊翁而詮諸

焦瑀廷璨字說

予友威遠衛千戶焦君永齡任錦衣衞鎮撫㽞其第六子瑀嘗以聰俊選入　文淵閣從儒師習緬甸字蓋有年矣正統丙寅秋　上命翰林學士同冢宰宗伯合凡習四夷字者若干人試于　廷瑀褎然中居前列翌日給以冠帶月得請祿以斛計者六命曰譯字官俟再考則授之以職其榮矣哉瑀以予辱知于其父乃過謁焉因跽而請曰父命名曰瑀師字之曰廷璨久未有釋其義者惟執事幸卒教之予曰夫物

之至貴者莫如玉所謂瑀者玉之文也璨者玉之色也玉之最美其文堅細而色光潤玉人𤪌而磨礲琢以為珪璋瑚璉璧琮薦于　朝廷郊廟于以朝聘諸侯奉天地享百神尤貴之貴者也君子比德往往有取焉予生長宦家質清氣和能脫畧紈綺之習而以勤苦自勵以成其業茲獲登首選誠有類乎玉之遇雕琢以成其器貴重為何如哉父之命名師之配字可謂無忝矣雖然古人之于名字蓋自別而稱于人初不計其美否周公孔子皆大聖乃以禽魚加其子之名與字以人之貴顯不專在乎是也學者在勉其德業而成尒名瑀也果能不自滿足益篤其行愈懋其功將見榮膺峻擢列職華要日得近乎淸光亦猶珪璋瑚璉璧琮陳于　廟廷之上藻麗炳煥俾人瞻仰起敬以挹其餘輝詎不偉歟若徒修其名而不務其實則名字雖美亦何益于人哉瑀歸告于父必以予言為不謬遂書以貽之

書跋

書吏部尚書蹇公　欽賜忠貞圖書卷後

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吏部尚書謚忠定重慶蹇公當永樂初元以篤厚老成位冢宰進退百官小心寅畏克慎克勤　太宗文皇帝甚寵遇之明年春　仁宗昭皇帝肇登儲位命公兼詹事以輔導于東朝歲己丑　大駕巡狩北京百職景從特留公奉　儲皇監國以贊理庶政公惟付畀之重夙夜兢惕殫厥心力艱險不辭獻可而替否政無鉅纖靡不允協于中

庚寅冬　駕還深加奬賚甲辰秋　鼎湖龍昇　仁宗昭皇帝嗣承大統陞公少傅進少師仍兼冢宰公忠誠益懋潔白自持始終一節于是　仁宗不忘疇昔共理之艱因製忠貞圖書以賜公復降　敕褒與眷顧之恩可謂至矣於時臣亨信偎以鄙陋給事吏科凡銓選機要常偕進奏覩公臨事決議至誠精一而無毫髮怠忽所謂忠謹而貞固者誠無忝矣嗚呼非公之篤厚不足以當　聖訓之褒非　聖德之昭明亦豈能知公之忠哉傳曰知臣莫若君于斯益信矣爲其子若孫誠能上體　列聖眷遇之隆克紹前人之志臣焉竭忠子焉盡孝則忠貞之譽播之四方傳之萬世永永而不磨矣冢嗣尚寶司丞英請予誌其後因書此以復云

書太淑人湯氏祭文後

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丹陽洗公因以宏才篤學奉璽書出贊戎務兼督邊餉于雲中蓋有年矣正統乙丑秋七月其母　誥封太淑人湯氏以壽登九袠終于家訃聞天官奏之　聖皇若日固久居邊鎮政通人和不可以私恩而廢公義俾乘傳歸治葬畢即起復視事如故復　命鎮江府同知臣王理諭祭於其母畧曰爾能訓成其子職貳地官贊襄邊備獲受褒封榮膺祿養茲以壽終夫復何憾　天章下臨山川

爲之改觀可謂生榮死哀矣於是在朝文武公卿咸緘詞遣祭若邊關總鎮諸重臣下逮藩臬戎衛郡邑鄉校暨親友亦皆以次奠祭如禮哀悼之詞極其揄揚贊美爲不可尚公裒錄成帙將以傳示于子孫庶永感　聖恩而不忘諸名公之盛意間以示予請題其後嗟乎有孟陶崔氏之母乃能成軻侃玄暐之賢否則雖有美質而能自立者蓋鮮洗公魁梧謹厚非本之于母乎可謂有是母而有是子矣　寵恩之褒諸賢之頌豈溢美也哉是用書之以告世之爲人母者

書琴川送別卷

士有聞于鄉達之郡國復見稱于邊闕非才適行乎禮恭而氣和者未之能也孔子曰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詎不信歟海虞秦叔渭名澄昔爲世家子手儀秀朗養蒙藏修卓自振厲善書翰好揮灑孝親弟長聲稱燁然無何二千石辟從郡事非其志也刼于勢不可辭始黽勉起就夙夜兢兢罔敢怠忽六載詣京師肄政內庭日得近乎　淸光益勤祗慎達官貴人多賢其能會藩

鎮之人卿　命來居雲中帥闔幕下總戎武進公甚器之參佐而下皆愛其謙而謹厚至若閭閻武夫亦被其惠由是譽聞達邇瓜期倏及將課最天官進取顯融上下咸不欲舍乃合詞列狀上聞于　朝檄召至京合多士試于　廷澄褎然中在首選謂舉果不謬授以都臺照磨俾仍來贊幕事數載之間同寅協恭政務修舉人加敬慕非才適行乎禮恭而氣和能臻此哉予出巡于斯屢得相接亦喜其循循雅飭間持其鄉邑士友贈行詩卷示予請題其端歷觀製作

諸體咸備文采亦皆可觀所以稱美期望于澄者至矣其聞于鄉達之郡國見稱于邊閫者豈不足徵歟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澄誠能懋修不懈慎終如始則他日所就未可量也尚期勗諸

書琴川張氏族譜

人莫不有祖宗也苟無賢嗣以紀其世次一再傳後至親遂爲路人高曾漠然不知豈不深可悲已乎然則譜系之修誠足以厚民彝而敦教化也近覲員融禪翁修其族姓琴川張氏之譜自始祖思道至明善凡十世明善乃員融俗名譜惟錄其本派一脉之傳其諱某字某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葬某山皆備書之他則不及或及亦甚畧焉蓋尊其所尊而親其所親也吁觀是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昔蘇明允作譜曰惟我之親得書諱某字某其他遂名之者何也譜爲親作也若翁可謂善法古矣亦可謂不忘其所自出矣雖然翁少從釋氏兄賢亦已早世茲遠遊塞外又日掛錫臨清年則衰邁一旦恐先朝露萬金之譜授將疇託莫若棘歸擇人爲父之後俾譜與之則世澤不致于或墜斯尤孝之大者也若夫宗祖歷履之詳諸作文之至矣予不贅

祭文

祭南康郡守翟公文

嗚呼予與公生同鄉學同門意氣相孚情義契合同登科甲各仕一方後復同官于　朝締爲姻好義雖朋友恩猶骨肉數十年間切切偲偲未嘗有間人生契愛若此亦云鮮矣公先辭疾歸休蹇予乖滯七十有五方得致仕謂公素善保養必躋遐算滿期聚首共樂餘年舟次洪都忽聞公已於去冬謝世矣嗚呼哀哉公之才德淳厚俊偉宜居大位黼黻太平而僅止郡守論者曰梗楠豫章爵爲棟梁以扶明堂而惟榱題節棁之用渥洼神駿必駕大輅以鳴和鸞而惟叅乘鞘鞚之需豈不重可惜乎雖然公幼學壯仕未老而歸能審進退之幾矣稀年而沒六子三孫或仕或隱俱克振勵又可謂壽而昌後矣胡復何憾顧予生負神明弗及與公一晤而別爲終身之恨幽冥迥隔將奈何哉輀車戒行有日恭修尊俎薄奠一觴公則英靈歆茲哀悃伏惟尚饗

祭總兵官武定侯文

惟公生于戚畹世勳之家資性純粹丰儀秀朗襲封侯爵攝政宗人二十餘年可謂清且貴矣甲子之秋誕膺　寵命出鎮北藩掌握雄師控地數千里又可謂重且榮矣　朝廷倚爲長城士卒仰如嚴父遠[illegible]畏威懷德詎意忽感暴疾而卒聞者莫不駭汗嗚呼哀哉予以衰耄出巡于斯辱公不鄙特加垂愛繾綣之情言猶在耳豈知公遽捨我而亡也嗚呼痛哉予回京有日輀車發引恐莫能執紼恭奠一觴與公訣別言有盡意則無窮公知也耶不知也耶哀哉尚饗

祭永寧伯譚公文

惟公少負雄偉之資際遇　聖明之世奮于戎伍屢策奇勳歷官都督進封伯爵可謂克盡忠勤懋成厥績矣壽膺　重命出鎮朔方受國長城之寄餘二十年百廢具興兵民咸遂其禦戎■也惟思遠圖而不求其近效邊徼肅清無所亡失又可謂恩威兼濟不孤委任之重矣年登八袠　詔以還朝優老于家曾未兩月溘爾云亡凡在官僚莫不悲悼雖然生寄死歸固為常理公忠在　朝廷名昭汗簡壽祿俱全子

孫濟美人生至此　何憾焉關山修阻躬弔無由南望馳情含哀致奠尚饗

祭戶部員外石君文敬文

惟君早遊鄉校取捷秋闈復入成均益淬勵其德業于昔居六察宣德中同監生若干人整理楮幣法于京師君實與焉寅恭夙夜情義相孚者凡數載君擢司春官之務慎密小心大為宗伯所器重九載書最超拜今官督儲臨清遘疾而卒嗚呼惜哉騏驥之逸方奮康莊未見其止而遽斃豪曹之利新發于硎未大厥施而竟摧豈不深可悲已乎追念舊交曷勝哀悼恭奠一卮用伸芹意君其鑒之哀哉尚饗

祭父中憲公文

嗚呼予生六歲值鄉邑亂干戈縱橫父約予背而逃夜泊東莆寇追甚急父子度不兩全置予榛莽中父匿他所予為寇所執且欲貨之偶得鄉婦曰是良家子幸勿貨必有重贖後父訪知賫贖而還骨肉復完若非祖宗神明之相幾為他人之子矣又豈有今日哉既而復有降民之擾府欲挈家避亂則老稚難俱若委身就之則宗祀遂絕乃寄予契識父母避地惠境實洪武癸亥也明年事寧父始還于故鄉葺舊居

闢田園家漸安予亦駸長延師來教朝誦夕勵期予有成歲戊辰母卒庚午父足沾患遍醫求禱尤賴繼母冼扶治三年方起遂成廢疾于時稅役叢挫父疾吾幼莫能支吾嘗託表兄陳伊保偕予出入歲癸酉予年十七親朋或曰是子亦聰慧盍為庠生非特暫舒差繇且冀異日光祖是因遣就學邑校父奮之甚嚴每宿學舍一弟夭喪煢煢孑立幹蠱讀書永樂初元領鄉薦會試禮闈復登黃甲拜官近侍丙戌丁繼母憂起復調吏科壬辰屬官坐事累謫交阯一身而往妻子在家酷遭離間使父不得與孫親協光陰荏苒九載來歸父子相逆悲喜交集入京膺薦擢登內臺勤慎自持罔敢或怠　寵恩眷顧賜　敕褒嘉封父為監察御史衣綉居家鄉人榮之壬子聞繼母何喪　上命給驛歸治葬父子相見一月還　朝意謂父植德含章必登上壽尚冀辭老歸送父終乙卯春今　天子履帝位會有寧西之舉簡拔廷臣分飭邊備壓予為右僉都御史叅贊戎務于甘肅父竟以丁巳六月十九日卒于家訃至西陲慟哭幾絕奪情視

事未許奔喪去年戊午邊事已寧奏陳哀悃始得命而歸間關萬里乘傳抵家蓋棺閉圍父顏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父病予不知時湯藥不得以奉父卒十載始知其日斂不得以拭其衽人子之道中心若何爰卜吉日招先母之魂奉吾父之柩合葬于麻嶺祖塋之左輀車啓行在於明旦茲當永決奠以菲儀嗚呼哀哉父母之恩劬勞罔極雖磬萬言豈能備述吾父英靈來歆來格伏惟尚饗

祭廣藩叅將張公文

惟公資性純粹學博德充早登祿仕歷政顯融冬官佐理才譽最隆陞貳大藩政尚廉公吏除積弊俗變淳風蹇予小子忝官風紀拜　命形𢧐叅軍西鄙違聞父喪奪情視事子弱家貧葬儀莫備公弔惻然嗟悼不置曰孔遇喪脫驂賻之堯夫委麥乃義之宜吾獨何人忍不顧茲議于僚屬各捐俸貲覓匠市利令人督持予尋奉　命得歸治葬工料已具不煩他倆卜日之良奉柩于壙殯墓畢工規度弘敞方期走謝

聞公感恙意謂德人壽考彌敦倏云傾逝使我悲辛懷德未報隕涕沾巾緘詞設奠薄致衷勤惟公英靈欽此苾芬伏惟尚饗

祭廣東都司花公文

惟公少負雄偉之資早習孫吳之畧席先世之華勳享　聖朝之高爵鎮嶺表人戴之若慈父克交南貌已圖于麟閣宜其優遊于晩節而康健矍鑠也夫何一疾遽爾云亡某居治下久沐餘光遽聞音訃灑淚悲傷居廬守服走弔未遑馳情致奠薦此豆觴英靈儼若來格洋洋伏惟尚饗

會祭寧夏總兵官都督黃公文

惟靈生鍾嶽秀際遇　聖明從龍靖難勳業夙成特荷　恩榮叅鎮朔北戎政畢修很烟屏息復承　寵眷出莫西陲金印如斗桓桓武威聲竭忠誠期于報稱病患薦嬰還　朝得請歸心激切朔風號寒寮宷固留戚戚弗安歲晏登程在途疾作乃殞厥軀夢屬冥寞輀車則返道于雲中朋舊來弔悲悼何窮恭奠菲儀少伸哀思英靈洋洋來歆來止尚饗

祭　母夫人趙氏文

惟靈生乎望族作配名宗相夫以禮從事兵戎早失所天冰潔自勵教子惟勤嫺習武藝乃承世祿策立戰功榮遷藩閫爵秩日隆夫人壽康榮膺孝養子握重兵載壁叅將滿期百歲壽考無疆胡然一病八秦而亡于交令子情若弟昆聞訃悲傷如喪所親恭奠菲儀用伸芹意歆靈洋洋來歆來止伏惟尚饗

祭母黃氏恭人文

嗚呼聖善慈惠生我劬瘁洪武戊辰一疾而逝年纔三十玉顏凋墜已殯先塋惑于婦議謂卒厲滅火化斯美荐發而焚委燼于水予昨眛然莫之能止後漸長成念母弗置每登丘隴悲感奚已春秋霜露灑淚如雨竊祿于朝　恩榮屢被贈母恭人冠服有煒母則不知徒切瞻企丁巳仲夏嚴父卽世卜葬有期麻嶺之地母魂飄蕩歲久何倚巫陽爲招合窆以禮吾母來歸其寧于此潔茲殽饈奠以醇醴馬鬣將封高碑穹崎潛德載彰永告來裔吾母有知歆此甘旨伏惟尚饗

祝文

大同縣學修造興工祝文

惟聖人之道耿古今而常存故講學之宮薄海內而並設顧茲大同縣學乃爲附郭典守者惟郡學之是務遂使傾圮弗稱教養爰備材木卜茲吉日興工修建恭備牲醴祇告于　王尚冀　聖德之昭回默佑工程之速就載輪載奐重瞻堂殿之巍巍學禮學詩共覩文風之濟濟伏惟尚饗

大同縣學落成祭先師祝文

惟王道德彼乎兩間儀範垂于萬世帝王師法華夏瞻依惟此大同縣學創自國初歲久傾圮爰備材木鼎新修建工已告完聖賢像設偉冠服之煌煌棟宇翬飛屹殿堂之翌翌卜茲吉日恭備牲醴庶品薦告于　王以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希聖化佑我　皇明武備舉修保邊疆之鞏固賢才輩出慶學校之光榮伏惟尚饗

凉州祭孔子祝文

惟王集羣聖之大成參　天地之化育立綱常于萬世垂儀範于百王歷代尊崇無間遐邇惟此西凉故郡久存詩禮之風學校未興固為缺典守臣奏請降俞允于玉音匠氏伐材成殿堂之輪奐　聖賢繪塑仰瞻冠冕之巍峩吉日落成恭備牲醪之清潔是用祭告于　王以兗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希　聖化之昭回佑我　皇圖之鞏固邊疆寧謐永無烽火之虞士子來遊共覩文明之盛伏惟尚饗

祈雨告　敕封淵濟侯雷公祝文

惟神生而正直沒則爲神感應之名著于古昔是以廟食一方邦民仰賴無異祖考惟茲大同自舊歲一冬無雪至今四月已半未降時雨夏田麥豆苗稼將稿秋田土乾不能布種豈典守者愆尤之積歟兵民獲罪于　天歟致茲灾咎民將不得粒食神亦無以爲享卜茲吉日恭率官屬祇告于神幸上奏　天庭早降霖雨以濟萬民庶不負羣黎之仰望也謹以牲醴用伸祭告伏惟尚饗

新廟遷主祝文

古者將營宮廟宗室爲先所以重報本而致孝敬也亨信仰荷祖宗福慶父母生成忝由科第發身歷職臺佐實皆祖宗父母所庇近爲奏准回家葬父惟見奉先無所爰于室東創建祠堂一座安奉四世神主祖伯叔兄無後者各以班祔茲以吉日落成遷主入于新廟伏惟尊靈安茲幽靜永享宗祀尚企福我後人也恭備清酌用伸虔告